新編諸子集成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五册目錄

總類

考據

香東漫筆二卷……民　況周頤撰
經餘隨筆二卷……民　繆　楷撰
學林考證一卷……民　孫文昱撰
讀朱筆記四卷……日　漁村源元撰

名言

任子一卷……漢　任　奕撰
經子法語二十四卷……宋　洪　邁輯
善學齋睟語一卷……清　楊光儀著
稚黃子一卷……清　毛先舒著
東江子一卷……清　沈　謙著
艾言一卷……清　徐元美著
拙翁庸語一卷……清　劉芳喆著
醉筆堂三十六善一卷……清　李日景訂
娛親雅言六卷……清　嚴元照撰
育書一卷……清　張登瀛編
六事箴言一卷……清　葉玉屏撰
格書聯璧一卷……清　金　纓輯

蕙風社　湖南文　崇明　一　一五　九
陶社　湖南文　崇明　二　七　六　七
湖南文　崇明　七　七　一　七　五　一
崇明　是　居　廬　二　一　八　五　三
崇明　是　居　廬　一　六　七　二　一
崇明　是　居　廬　一　五　九　三　一
崇明　是　居　廬　二　八　五　三　一
崇明　是　居　廬　二　九　三　三　一
崇明　是　居　廬　三　〇　一　三　一
崇明　是　居　廬　三　〇　七　三　一
崇明　是　居　廬　三　一　五　三　一
崇明　是　居　廬　三　一　九　三　一
崇明　是　居　廬　三　二　五　三　一
崇明　是　居　廬　四　三　七　三　一
有福讀書　四　四　三　四　六　一
有福讀書　四　四　四　四　六　一

子史粹言二卷……清丁晏輯　頤志齋刻……四八五
諸子粹言一卷……四八七
讀史粹言一卷……四九九
日錄雜說一卷……清魏禧著　昭代叢書……五一五
竹溪雜述一卷……清殷曙著　昭代叢書……五二五
松溪子一卷……清王晫著　昭代叢書……五三三
偶書一卷……清魏際瑞著　昭代叢書……五三九
格言僅錄一卷……清王仕雲著　昭代叢書……五四九
觀物篇一卷……清石龐著　昭代叢書……五五七
吳鰲放言一卷……清吳莊著　昭代叢書……五六五
漁談一卷……清郭欽華著　昭代叢書……五九一
廣連珠一卷……清陳濟生著　昭代叢書……六〇三
膚言一卷……清黃之雋著　昭代叢書……六一五
悟語一卷……清石龐著　昭代叢書……六三九
隨感錄一卷……民胡淵著　樸學齋叢書……六四七
二十五等人圖一卷……不著撰人　雪堂叢書……六五三
仁齋日札一卷……日伊藤維楨著　甘雨亭叢書……六五九
東涯漫筆二卷……日伊藤長胤著　甘雨亭叢書……六七三
天民遺言二卷……日永崇永父撰　崇文書局……七一七

香東漫筆

丙午丁未閒賃廬金陵閒西鄰有水閣曰周河廳數年前掘地得石碣刻嫻香樓三大字廳主人思其有神靈也亟復瘞之余曾得見拓本白門寥落意多違迕幸与嫻香結鄰耳

金石錄唐劉黑仁等造徘徊碑（永淳二年）按通雅徘徊屋兩簷也造徘徊者始即修造屋之兩簷歟

前筆辨青房作青島之譌按抱樸子黃帝相地則書青烏之說注青烏彭祖弟子又文獻通攷秦有青烏子著書青房經風俗通漢有青房子善術數則青房子不止一人又崇文總目青房子風論一卷則鑒家亦有青房子王應麟姓氏

氏急就篇三烏青房五鳩爽鳩

軍機處繕寫　諭旨員字从貝屬字从屬皆曾經　御筆如此寫遂恪遵不易內閣繕寫簽支疎防疎字不得作疏彈參參字不得作參如誤从充彡則竟須換簽票簽簽字不得作籤

或謂上牋言事唯臣對於君用之按魏志崔林傳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晉書劉卞為縣小吏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作与刺史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此猶對於較尊者而言晉書石勒載記遣張賓奉牋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淺自效勒之与琨無尊卑之分亦曰奉牋則猶上書上記云爾牋奏體式略

同桓譚奏書董賢龐參奏記鄧騭亦臣下白事之通稱非必臣對於君牋後可用也

東山詞揭簾飛瓦雹聲焦朱世寒食有拋堶（音陀）之戲葢兒童飛瓦石也下云九曲池遶楊柳陌香輪軋軋馬蕭蕭亦寒食風景

乾隆寫本白石道人集霊鶼閣藏余曾迻鈔一本白石自序後有洪武十年八世孫福四謹志略云公詩一卷歌曲六卷早已板行暮年復加刪竄定為五卷無雕本藏於家經兵火帖軸無隻字而是編獨存錄寫兩本一付兒子一詔猶子通世世珢之又萬厤二十一年十六世孫鰲謹書略云此青坡徵君手書以遺侍御哦客公者今又二百餘年楮雖蝕落而字蹟猶在因付匠整頓且命鯉弟以側理漿紙照本臨出用時莊誦焉又乾隆甲子二十世孫虬錄謹書略云公詩初本刻於嘉泰閒晚又塗改刪汰錄為定本藏於家五六百年世無知者爰按取各家刊本彼此讎勘坿以累朝詩話掌固有入近代者並為箋略獨篇什不敢擅為增損閒有捃拾僅以坿別之余藏白石詩集常熟汲古閣本江都陸鍾輝本華亭張奕樞本歙洪正治本華亭姜氏祠堂本臨桂倪鴻本王鵬運本仁和許增本許本參互各家葡極精審除此寫本未見外所据各本与余所藏略同寫本葡錄所見各本序跋有康熙庚寅通越諸錦序康熙戊戌廣陵書局刻本龍渓曾時燦序為許氏及

余所未見所錄詩話詞評軼聞故事亦眡刻本為多閒有
虹緣自識亦極該博又有姜氏世系白石年譜足資攷證
祠堂本姜熙序以世表無
攷為恨亦未見此寫本　坿采五絕二首訪全老於淨林
戴沈傳師碑陸
茂宗畫二　和朴翁悼爭牛一首刻本有三高祠
首刻本有　七絕二首越女鏡心即法曲
貧名爲不爭勞塡詞二首獻仙音刻本無　細讀兩詞雖非集中
棄作朕如前闋雨緒路後闋綺幾醉等均自是白石風格
非竄入宅人之作也

越女鏡心二首　姜夔

風竹吹香水楓鳴綠睡覺涼生金縷鏡底同心枕前雙
玉相看轉傷幽素傍綺閣輕陰度飛來鑑湖雨　近重
午燠銀簧暗薰海暑羅扇小空寫數行怨苦纖手結芳

蘭且休歌九辯裹楚故國情多對溪山都是離緒但一
川煙草恨滿西陵歸路別席毛瑩　周顯校元注題疑有誤字
檀撥么弦象奩雙陸舊日留歡情意寵別銀屏恨裁蘭
燭香篝夜閒羞被料燕子重來地桐陰鎖窗綺　倦梳
洗暈芳鈿自羞鶯鏡羅袖冷疏竹畫簾半倚淺雨滲酴
釄指東風芳事餘幾院落黃昏怕春鬥吠人顛頓倩柔
紅約定喚起玉簫同醉　春晚

周顯校右詞二闋采坿注審詞調有与法曲獻仙音小異者前段輕陰度重來地
叶後段空寫數行怨字半字去聲是也有与法曲獻仙音略合者前闋前段風竹竹字暗
綠綠字睡覺覺字後段故國國字後闋前段檀擫擫字雙陸陸字舊日日字後段院落落字竝入聲是也守律
若是謹嚴自是白石家法

九真姜氏世系表略　校姜氏望天水後分上邽九真即系公系本九真故春日書載有九真何遽遽乃在漓湟尾語

公輔　忠誠　媛

唐上元進士　左拾遺　貞元十六年　唐末荆州據　五季南平高
德宗朝宰相　進士少府大　事　氏辟從事
謚忠肅　愛
州籍家欽州　監

靜　泮　岵　僊　頤

宋初擢慶府　饒州教授因　承信郎
判　家上饒

俊民　元鼒　匪　夔　瓊

紹興八年進　太學錄　紹興三十年　歲元五年以　太廟齋郎
士秘閣修撰　進士知灊陽　縣　錄事準解
自饒州徙湖
州

周顯校據世系姜氏為公輔之裔公輔籍愛州日南則
白石故粵產也

白石道人詩詞年譜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二年甲申

公父肅父公宰灊陽　校肅父公諱璽紹興庚辰進士時公尚幼
隨任在沔見採春慢詞序

乾道元年乙酉　至　九年癸巳

公在沔有女郎山詩　校晚歲有書裹詩垂姊
公在沔有女郎山詩　校晚歲有書裹詩垂姊
湯大別寺春草　郎官湖皆在沔事境
氏嫁灊川據採春慢詞序有中去復來幾二十
年云云語在丙午冬故知屬戊子已
丑數年也　肅父公卒　昔遊詩序稱早歲
覲事也　貧當在乾道間

淳熙元年甲午　二年乙未

公依姊氏山陽閒歸饒州　有于越
亭詩

三年丙申

至日過維揚　有揚
州慢　校公念奴嬌詞序予客武

陵昔遊詩昔遊洞庭山先太白馬渡及放舟龍陽縣洞庭包五河皆武陵境湖北

治在馬攻千巖老人曾參議湖北公客武陵始

客蕭邱蕭耶蕭字東夫名德藻肅父公同楊進士乾道閒舉烏程因留家弁山所居有千巖之勝自號千巖傳誦蕭以兄子妻公雖未定何年大朱陵是在雪舊後殆又一時也至雲密峯遇若士以詩說見投

秋登祝融峯有覽裳中七月既望楊聲伯時典序弟一

十三年丙午

客長沙昔遊詩青草長沙境洞庭渺相連又蕭湘陰縣寂寂黃陵祠皆長沙境有過湘陰寄人日登定王臺有一立夏日遊南于巖詩岳昔遊詩昔遊衡山上未曉入幽谷當指是時以下有雷雨句可證又昔遊衡山下看水人

十四年丁未

十五年戊申

十六年己酉

寓苕溪早春寻梅北山沈氏圖有夜行船詞夏与蕭時父賦酒南郭有琵琶仙詞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

十居白石洞下因號白石道人有白石歌 校公已

酉以前但僑寄霅川未成十築故夜行船詞序止稱歲寓吳興且其指蒼弁爲北山又載酒曰南郭則寓荏郡中絕非山林可知而辛亥除夕別石湖乃稱歸苕曰歸則居然有家矣據前後兩年事蹟竝論則公之十築荏是年無疑周方泉題公新成草堂詩有多種竹將挑筍哄旋栽松待斫柴燒及猶有住山窮活計与公自序所謂与白石洞天爲鄰脇合則所居已在山非復城市明矣

二年辛亥

正月二十四日發合肥有浣溪紗晦日泛巢湖有平江紅寒食寓合肥城南赤闌橋西有黃柳 夏六月復度巢湖刻仙姥來詞于荏閒過牛渚有詩至金陵謁楊誠齋有送朝天集歸誠齋詩及酬吟商小品楊有送公謁石湖長句公有次誠齋韻作秋寓合肥有凄涼犯 冬載雪詣石湖有石湖詩 校酬

冬過吳淞有點絳脣詞 冬還吳興張仲遠家有百宜嬌詞未知荏何年

客臨安還寓苕溪校公嘗寓吳興張仲遠家有百宜嬌詞未知荏何年

夜歸苕溪十絕雪後過垂虹有小紅低唱之詩

三年壬子

校辛亥除夕詩但得明年少行役是歲始居君不出

四年癸丑

春客越中有越九歌同張平甫遊禹廟詩越中士女春遊詩臥龍山及文杜翁登臥龍山及文杜翁蘭亭詩有女蓬萊閣瀛宮春詞里梅詩蘭山詩上下西興錢清閒欲家未果有微招詞夜泛鑑湖水龍吟詞有玲瓏四犯詞歲暮留越

五年甲寅

春同張平甫自越還吳客湖上時覩梅於孤山之西村有鷺蹏綰紅櫻及阮招詞

六年乙卯

春与張平甫自南昌同遊西山有鷓鴣天序

二年丙辰

春与張平甫約治舟往封禺見鷓鴣天序以乖然阮郎歸詞有平甫壽日同宿湖西定香寺恐防風之約未必果往渡生日歲欲往

甫會飲張達可家有蜂詞是秋依杜翁寓封禺有秋与張功

康丞宅詠韋牛花詩冬与張平甫俞商卿鉆杜翁自封公有云平甫欲翻錫山之用以養某疑即是時道經吳禺同載詣梁溪之田餘詞尤延之將詣淮不果有

淞宮春止梁溪月餘當在爾時

梅引遂歸有隔溪梅臘月与商卿杜翁同寓新安溪莊

舍有浣溪紗歲不盡五日歸舟過吳淞有浣溪紗

三年丁巳

元日家居有鷓鴣天夏四月上書論雅樂並進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詔付奉常同寺官校正不合歸秋寓湖上有七月望書事又和轉庵丹桂詩

四年戊午

寓湖上有戊午春帖子

五年己未

上聖宋饒歌鼓吹曲十二章詔免解与試礼部不第

六年庚申

寓湖上有湖上寓居數詩并雜詠校公詩釣窗不忍見南山下有三雛骨未寒是公已殯三子知在杭非一日矣又云未了葛裘一悵然知公欲家焉未能也

嘉泰元年辛酉

昔遊詩當作於是秋校小序云數年以來始獲甯處今歷考編年惟戊申己酉庚戌三載及丁巳以來至是年不從遠役而初刻本列是詩於卷末知爲辛酉詩無疑也

二年壬戌

上元同杜翁過淨林有詩見咸淳臨安志又有訪全老及觀洗碑隆圖二詩見咸淳志秋客雲閒有華亭錢參政圖池詩至日編歌曲

六卷成雲閒錢希武刻諸東巖之讀書堂
三年癸亥
詩集二卷當刻於是年　以集中有華亭錢園
詩知枉王戌後
是歲後詩無成刻事蹟亦無可徵惟春詩二首
乃嘉定四年辛未歲作餘皆輟落故不復誰
得九峰書院刻本中州樂府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連序
跋共九十葉前有嘉靖十五年灤嘉彭汝寔序稱中州樂
府金尚書令史元遺山集也凡三十六人一百二十四首
以其父明德翁終焉人有小敘志之蜀左轄儼山陸先生
偶得是編閩刻之嘉定守貴陽高登遂刻之九峰書院後

有屬吏麻城毛鳳韶跋汲古閣刻中州集據明宏治刻本
刻樂府即據此本子晉識云小傳已見詩集不復贅殊不
知鄧千江宗室文卿張信甫王玄佐折元禮五人俱未見
詩中小敘一概刪去未免失檢書貴舊刻益信錢塘丁氏
善本堂所藏中州集亦宏治刻本樂府亦即此本又一寫
毛氏復刻本　宏治刻中州集未刻樂府嘉靖刻樂府不附屬中
州集毛氏復刻乃合而爲一耳
御選歷代詩餘每調臚列如干首每填一調就諸家名作
參互比勘一聲一字務求合虖古人毋託一二不合者以
自恕則不特聲均無誤卽宮律之微亦可由此研入
白石詞少年情事老來悲宋朱服句而今樂事它年泪二

語合參可悟一意化兩之法宋周端臣木蘭花慢句云料
今朝別後宅時有牆應寢今朝与而今句同意
放翁出妻為作釵頭鳳者姓唐名琬和放翁釵頭鳳詞見
御選歷代詩餘詞話及林下詞選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
昏花易落曉風乾泪痕幾欲箋心事獨語斜闌難難難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
問咽泪妝歡瞞瞞前後段俱轉平均与放翁詞不同者
續聞云其婦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悵不得其
全闋
潘仙客　瀛選　新荷葉句云雛姓嫩霽似垂髫小女盈盈未
經人道
襄欲作南昌兩鐵香鑪攷塵事瘝故迄未屬稿大安寺鐵

香鑪朱竹垞曝書亭金石跋尾馮柳東石經閣金石跋文
並箸錄寺在南昌府治後鑪頂高一尺二寸圍徑三尺蓋
高一尺八寸圍徑八尺八寸鑪身高二尺六寸圍徑一丈
一尺蓮花腳高二尺七寸圍徑一丈六尺五寸通計高八
尺三寸吳太和五年七月造陽識竹垞跋尾有釋文捐貲
人姓名不全普賢寺鐵香鑪金石書未經箸錄寺在南昌
惠民門內鑪蓮花形下三鐵勇士頂立爲腳鑪高二尺五
寸腳高二尺一寸圍徑七尺六寸口寬二尺四寸勇士缺
一以石補之陽識文曰城居高說發心鑄香鑪一所重一
千餘斤捨入隆興寺正殿永充供養者時大宋紹定庚寅
七月旦日謹記匠人熊子明

內閣早班中書每日到軍機處領事同直房上軍機擋少
遲六科筆帖式到內閣領事蓋尚沿明制茶餘客語明制
六科縣通政司我　朝雍正時始縣都察院
馬援誡兄子書郡將下車輒切齒蓋崇武事諸刺史太守
皆稱將如皇甫規自訟疏吏推報將之怨張奐奏記段熲
得過州將等皆是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因學紀聞引韓文瑣語
云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集證陳耀文天
中記引唐釋法琳破邪論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按蘧時佛未入中國故昌黎云黃老於蘧後即佛老並稱
矣佛以清淨無為為宗恰与吾中國為黃帝之言者（蓋公之流
政同蘧明帝始崇信佛法平原襄楷上疏曰聞宮中立黃
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可知佛之与黃其揆一
也黃帝堯舜統紀相承仲尼祖述堯舜謂為黃帝之弟子
可即謂為佛之弟子亦何不可讀書貴以意逆志何庸契
舟求劒索解於緇流曲說耶
男子出家亦稱尼魏書劉銓妻許氏母子俱出家為尼
江甯稱白鍾蓋白門鍾山各省其一字見池北偶談
宋史秦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犯斷偕郡守李誠之竭力
捍禦城破与李率兵巷戰歸署赴一室自焚老卒圖火挽
出之叱曰我為國死擊衣就欲子浚先出兵至還同弟濕
從父死敏程哲曰蔣樓（叢說致史檜無子以妻兄王暐孽瘠為
子鉅及浚灌故王氏肩奸臣何常有忠孝裔也）
次膺傳秦檜為其妻兄王仲爰致兩官次膺劾其奴事朱
勔又幼知撫州毛暐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
屈鄒金人王氏之先亦奸臣也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人貴
自立奸臣沒無忠孝裔則易云幹蠱者何耶
宋人稱它人父曰先大夫孫覿鴻慶集慰劉仲冘左司帖
先大夫偶感微恙遂至大故仲冘遭罹巨痛追悼諒無以
為情又与葉彥忠學士帖自從先大夫捐舍館高才雅望
罹此大故號慕之餘進道益德稱它人妻曰閤中鴻慶集
与惠次山帖忽聞閤中臥病何為遽至此也伉儷之重追
働奈何

吳中行与孫南川同年月日時生同登辛未進士第同出
龍洲王師門中行入翰林南川外授雄縣令見中行賜餘
堂集孫南川年兄令雄縣序未審南川繼此遭遇与中行
同異若何棨致（明人稱同榻曰年兄今為座主對於門生之稱）
明初秀才禰衫飛魚補騎驢青絹繖永樂朝教習庶士甚
嚴曾子啟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者說令捜大木何
秀才之幸而翰林之不幸也
戰國策（魏）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齊戰魏於馬陵名
民曰黔首不自秦政始
壻稱子壻妻父稱丈人自唐已狀劉賓客文集劉氏集略
說子壻博陵崔生闢言曰某也羈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

新書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媿起於顏閒
律詩重字但義異即無妨劉賓客集蘇州白舍人寄新詩
有歎早白無兒之句因以贈之第二三聯云雪裏高山頭
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詠守何煩曉鏡
悲自注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有殊古之詩流曉此
劉賓客董氏武陵集紀兵興以還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
惠濟為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閒故其風寖息樂府協律
不能足去聲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宋寥無紀又歷陽書事
詩久坐羅衣皺杯傾粉面騅夜諷字騅字甚新
匋齋藏小宛寶章帖山谷書杜牧山行詩遠上寒山石徑
斜白雲生處有人家此詩世盛傳深處作生處不如生字

傳

乾隆庚戌已前會試有明通榜例得中書猶鄉試之有副
車也長洲王惕甫芑孫素有才名上計時和相欲致之門
下王拒之不通一刺和深憾之會試王中明通榜和特奏
停止將榜撤回會試明通榜遂自庚戌永遠停止矣

古茅第二字通用見前筆國策魏三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垝
津而以之臨河內魏將与秦攻韓史記地作茅國策當是作第同
音傳譌作地

薄笨車笨當作輦三國志魏志常林傳注其始之官乘薄
輦音飯車黃特牛布被囊裴潛傳注出入薄輦車又蠢笨之
笨當作本奔去聲見齊民要術

更僧道者壽百姓等云云唐時僧道見重如此金偉軍
奮金陵待徵錄明五大寺每季考於禮部取僧錄法華等
經命題其考卷皆四股入比入選者移祠部為老師同輩
為僧衣充僧錄等官有耳比刻其試卷黃俞邰曾見之此
專考僧不与各色人同考与元制不同

抱朴子酒誡篇豐厓得皐以戴尊銜杯挹射陽石門画
象有人形趺坐者朱士端定為豐厓之豐徵引記載涉豐
厓者甚詳獨未及此

胡震亨讀書雜記言其友秀水屠用明威元皇慶三年鄉
試錄中一條云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醫匠陰陽寫算
門廚典雇未完等戶願試者以本戶籍貫赴試僧尼道赴
試甚奇桉舊五代史唐末帝清泰二年三月功德使奏每
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
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欲立經法科
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梵修科以試其能否
從之此僧尼道赴試之濫觴也劉賓客文集謝冬衣表伏
奉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

得徐北溟寫校鬼谷子一冊楷灑樣茂每葉二十行行二
十一字悉仍宋本之舊北溟跋云甲寅夏鮑君以文出所
藏鬼谷子注鈔本屬余与坊刻對勘坊刻之道盛譌敓
至多鮑君所藏為錢遵王述古堂舊物乃據宋本傳錄者
余既研朱細勘復手繕清本屬錢君廣伯正定之桉秦氏
石研齋所刻鬼谷子与此本同徐氏朱批亦全收入唯行
數字數全改不如此寫本猶存宋本面目為可珎也北溟
名鯤蕭山增廣生阮文達弟子詁經精舍高材生

江甯梁吳平侯蕭景闕反左書徐嵒前塵鞍鼞鎲反左書
通所創始疑梁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
景闕即孔書石刻中別品也四川雲陽龍脊石宋魯九齡
等題名王長卿指書尤僅見拓本高四尺五寸寬四尺三
寸十行行十字字徑四寸正書峻整遒逸

治平乙巳歲上春朔日口駕部外郎軍守魯九齡嚴省
玉邑宰張二褒侍禁護戎蛛宗言廷直擢征王孝和新
宰樂溫王僅録參趙庠贊府錢禹卿前銅梁簿李仲連
同遊龍脊灘修故事也下幕試校書郎馮越石謹志歲
時王長卿奉命染指書以題
校周保緒濟介庵詩詞多常州舊軼聞湯貞愍官樂清
副戎引疾歸寄保緒春水園貞愍暨其配雙湖夫人俱擅
詞及詩詠之

董小狂進上元諸生為詩肆口而成結菲塋處名曰窺園

丹青有画梅樓雙照保緒為題浣溪沙詞有暗香雙護玉
樓人旁人剛道是梅魂之句貞愍奉命弋捕改道士裝入
羅浮經月乃出既罷寫其裝為琴隱圖琴隱園所由名也
又有十二古琴書屋填詞圖張翰風初名翊改名與權後
定名琦陸郎生故宅有龍蛇影外風雨聲中之軒庭中古
槍二後燬於火

保緒春水園詩序略云甲申四月始買金陵江氏致園易
貞愍大父緯堂先生名大奎字曾一字緯堂乾隆丙午冬知臺南鳳
山縣林爽文起彰化賊目許光來曾伯達犯鳳山城破貞
愍尊人与竹先生名荀業字楚儒一字与竹侍父立堂皇賊至父
子戰竗堂上節止庵文湯与竹先生遺像讚序貞愍護
逆陷金陵殉難案檠忠貞史冊不多覯也緯堂先生著有

青龍黃土帶其辰巽曲池三疊漫其麓喬林四起蔭其巔
步山南下曰綠波畫舫垂絲拂衣怪峯拱祓轉而東曰水
樂軒小橋乍通游魚可數轉而北曰來鷗館延梅覆水連
梧入雲曰爽來閣高棚踞涼丹楓送夕轉而東曰貯素樓
朝霞漫檻圓月洞窗曰珍叢館丹蓼連疇翠條遠翥曰止
庵余所匿息也麋籬縈碧菱蔕浮香桉致園在盧妃巷天鷹
志一名美人巷全椒江氏所創見金偉軍趙金陵待徵錄保緒姬
人蘇佩襲有貯素樓詞印雪為糕餅以脂澤積雪山面公
筋為林貯素樓韵事也保緒屬湯樂民貞愍公子作玉歲圖有
詞及詩詠之

董小狂進上元諸生為詩肆口而成結菲塋處名曰窺園

与湯貞愍為弟弟交貞愍忠疚不時往小狂怪之曰恒欲
得浴曰窺園不可浴耶曰無抑搔者曰曷用老兄即劑藥
竭湯浴貞愍躯抑搔之所善何蘇衫客游小狂圖其形壁
閒飲酒輒設梧勺若勸訓何子成兒幼小狂悉惜逾己子
成兒夭飲食坐臥及為詩無非哭成兒者節止庵文董小狂傳今之
狂也薄小狂始古之狂歟其厚可風也蕉衫名瑞芝

保緒春水園詩序略云甲申四月始買金陵江氏致園易
貞愍大父緯堂先生名大奎字曾一字緯堂乾隆丙午冬知臺南鳳
山縣林爽文起彰化賊目許光來曾伯達犯鳳山城破貞
愍尊人与竹先生名荀業字楚儒一字与竹侍父立堂皇賊至父
子戰竗堂上節止庵文湯与竹先生遺像讚序貞愍護
逆陷金陵殉難案檠忠貞史冊不多覯也緯堂先生著有

貞愍太夫人楊氏武進人知州奎女与竹先生殉難時太夫人寄寓福州奉姑歸里訓子成名貞愍清風亮節得力慈訓為多曾繪吟釵圖以誌慕太夫人有斷釵吟七絶二首并序見　國朝閨秀正始續集集均奎須閻切与凡通鼻張毛羽自奮

貞愍女公子嘉民善画尤工仕女適河工同知某子某某年入贅湯氏江甯殤月堉孱嬛返清江氏鎮江犁明某不告女先渡江留書与訣頌言其兒不歸恐騰婢嫗咲也女不得已大歸越四年隨貞愍投荷池殉難

瑯環記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食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王采薇孫淵如夫人　長離閣之名本此酉事

珥云博白有遠郁號緣含皆高山大樹人跡少至郁民嘗謂其山多鳳大如鵝五色有冠而尾甚長喜居大樹之巔姓明則雙飛而出所過諸鳥斂翼俛首伏不敢鳴者久之始即南方之比翼鳳矣　博白縣屬廣西鬱林州

初學調五聲陰平陽平上去入　苦入聲無定轉明章糊字道常嘉定人韻學集成以屋沃覺為東冬江之入質物月曷黠屑為真文元寒刪先之入藥為陽之入緝合葉洽為侵覃鹽咸之入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有上去無入

鄭如英字無美小字妥娘工詩詞与卞養寇湄相胡翊也桃花扇傳奇眠香選優等齣以阿丑之詼諧作無盬之刻画肆筆打諢若瓦衙陋俗一丁不識者胠始末深效虞山金陵雜題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閒開閨集

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板橋雜記謂頓老琵琶妥娘詞曲祇應天上難得人閒漁洋秋柳詩唐保年云為妥娘作風調可想妥娘詩載列朝詩選閨集雨中送期蓮生云執手難分處前車問板橋愁從風裏長魂向別時銷客路雲兼樹妝樓暮与朝心旌誰復定幽寤任搖搖春日寄襄云月露西軒夜色闌孤衾不耐五更寒君情莫作花梢露纔對朝曦溼便乾沈沈無語意如癡春到窗前竟不知忽見寒梅香欲褪一枝猶憶寄相思所箸紅豆詞采入衆香集集凡禮樂射御書數六冊余所厭棄樂御數三冊妥娘詞在數冊中有目無詞甚恨事也　明貂璫史鑑中官阿丑善詼諧於上前作院本有東方謝諫之風

明詞綜鄭妥一名如英浪淘沙云日午倦梳頭風靜簾鉤一窗花影擁香篝試問別來多少恨江水悠悠　新燕語春秋泪溼羅裯何時重語水邊樓纔到天涯芳草暮不見歸舟

柳如是書駐鶴二字正兼分體徑約五六寸鑄太湖石上枉金陵某氏園中　惜未詳　李文石云錢塘吳裒仙刺史曾以拓本屬題裒仙名若煨湘浦河帥公子阮文達外孫其母夫人緻贈中多名蹟清玩此拓本即其一也如是本楊氏名隱雯小字影憐後自更姓柳名是字如是初適雲閒孝廉為妾孝廉能文章工書法教之作詩寫字婉媚絶倫見顧云美　苓　撰傳

徐淑秀自號昭陽遺子前朝南渡時宮人也甲申後流落金臺後歸泰州邵某為詩多抑鬱哀憤之音有昭陽遺子旺漁歌爾樂波濤我為何人畫無人知是我倚闌看蝶認為花之句所著一葉落詞衆香集錄四闋女邵笠字澹菴菩薩蠻云亂堪愧破流蘇簾櫻桃露灑花梢重小蟬促梳頭開奩滿鏡愁　畫眉人不在感損雙螺黛淡日上紅紗輕蟬鬢影斜虞美人後段云翠窗一霎愁拳鎖援碎芙蓉朵問伊底事忽嬌嗔道是采花掠亂髮梢雲淑秀詞視澹菴文集有書哈什河經石後即此石也

書哈什河經石後　陳善仁

此石為唐古忒所書綽霍勒贊旦經嘉慶已卯秋徐舍人星伯從伊犁將軍晉昌獵於哈什河得諸吉里白虎嶺下舊多石璞上鐫蒙古及唐古忒字佛經蓋其先棄石為主以祀神謂之鄂博因刻佛經其上此書自左而右橫行讀之特紀元無可考哈什河為烏孫國距京萬有一千餘里星伯載歸贈余余載以歸杭又越三千餘里荒徼文字見於吾杭者不少雲林寺借秋閣有咸平三年外裔所進貝葉梵經萬松嶺烏龍祉有蒙古字鐘銘今是石又越萬有四千餘里而至金石之刻日出不窮豈獨茲石也哉

匋齋藏石記中有非石刻二種一北叅高僑為妻王汇如造木版墨蹟字尚明顯唯背面稍模糊一唐麗山府果毅都尉梁君妻李氏墓誌甎朱漆書未經鐫刻凡五百九十

七字磨泐者僅九字誠異品也木版背面刻江妃焚物有
故柞棟一枚跋云棟即梳之變體疏从充可變从束作蔬
梳作棟即例此釋棟字亦礪亦涪
北涼且渠安周觚寺功德刻石中書郎中夏侯□作今在
德國柏林博物院桉崔鴻十六國春秋安周茂虔弟七弟
封屋蘭縣侯為樂都太守後據鄯善因而自王遣使詣建
康入貢宋主詔授涼州刺史河西王後為蠕蠕所并鄯善
即今鄯善沙磧在天山北路此碑必得自新疆無疑德人
瑏悉甚至其國中流傳有影本無搨本愚戡椎或損毀也
渥陽尚書以玫瞥政治赴德僅得二搨本歸其一本尚缺
四分之一其不足之本以詒歲風老人　益中國無弟三本也

北涼且渠安周觚寺功德刻石釋文
拓本高四尺四寸五分寬二尺八寸五分缺第一行見
存二十二行行四十七字字徑八分分書
中書郎中夏侯□作

□□□

鑒獨肋不遑之輪不二而轉彼墀之遐超昇其巖既昇
其巖又釣其□□中流濟彼二遑我見不逝我疾弗
閑果而不證滅而无刊隨化現生壹變大千道不孤運
德必有隣韋韝匪懈聖敬□□請之友自遠而臻補
處之覺對揚清顯拯隧三塗弘道交淪雖曰法王亦賴
輔仁於鑠弥勒妙識淵鏡策以行隆土□□始殺惟
愁一直弥競道與世與負荷顛命恢恢大酬弘在嗣正
謨謨哉王猱斤俟躬名以表實像亦載形虛空无際□
□名功成實庄来踐法庭玄珠一曜億土皆明何得
何證利益我生有□斯應无求不盈遐矣括王寔天彼
讀覽彼華□□樣般澡流洗心望樹理輸檀式晃率

經始法館興回民□崇不終旦□尉其麗有炳其煥德
輔難舉尅在信心滇達□□應□虛衿沖懷寞契古亦
猶今豈伊寶盖詭意爭簪英右一興齊高等□憑斯致
永闡法林俾我億兆飜飛十蔭
□□平三年歲次大梁月呂无射量功興造龍集星紀
朱明咸辰都竟監□□佈法鎧典作御史索寧

按日本東京大學有藏畫象石凡七皆吾山東嵡梁祠
物丹麥國人何樂禮游歷陝西命匠摹刻景教流行中
國碑欲以易吾舊者洋務局知而尼之乃載新刻者以
去唐薛璐華志石日本人以三十金購去近又以鉅貲
購吾滄州王僧誌石外人垂涎吾有乃至斷碑殘礎亦
在所不免吾中國收藏家之子孫惟利是視棄之如遺
是可忍孰不可忍

吳草廬澄臨江仙詞九日舟泊安慶城下晚憩臨江水驛

于時月明風清水共天碧情景佳甚与徐道川方復齋況
肩吾方清之驛亭草酌以妹鄉又逢秋晚分均得妹字去
晨家山重九日西風短帽蕭娖如今堪物幾會妹舒州城
下月未覺此身孤　勝友二三成草草只憐有酒無茱江
涵萬象碧霄虛客星何処是光彩近辰居有元一代吾宗
國實尤少亟記之

辛卯壬辰閒余客吳門与子芾未問素心晨夕冷韵閒酔
不知有人世升沈也某夕漏未三商招子芾讌集不至未
問得浣溪沙前四句余足成之公様詞人天様遥翠衾貪
度可憐宵　名翠翠　未應箋管換釵翹　破面春風防粉爪
　閒　画屏新月戀香豪柳顰花咲奈明朝　笙翼日有怡園之

吾性靈与相浹而俱化乃真實為吾有而外物不能奪三十年前以此法為日課養成不入時之性情不還也

人靜簾垂鐙昏香直窗外芙蓉幾葉颯颯作秋聲与砌蟲相和倉據梧興坐湛襄息機每一念起輒設理想排遣之乃至萬緣俱空吾心忽瑩然開朗如滿月肌骨清涼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時若有無端哀怨悵觸於蔪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虛幌筆牀硯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詞境也三十年前或月一至今不可復得矣

詞中求詞不如詞外求詞外求詞之道一曰多讀書二曰謹避俗俗者詞之賊也

初學作詞最宜聯句和韵始作取辦而已毋存咸拙者勝之見久之靈源日濬機捂日熟名章俊語紛交衡有進益於不自覺者矣手生重理舊彈者亦然離羣索居日對古人研精覃思肅無心得未若取徑虜此之捷而適也

填詞要天資要學力平日之閱歷目前之境界亦与有關係無詞境即無詞心矯揉而彊為之非合作也境之窮達天也無可如何者也雅俗人也可擇而處者也

近人學夢窗幟從密處入手夢窗密處能令無數麗字一一生動飛舞如萬花為春非若珊瑚鞭繡蒙無生氣也如何能運動無數麗字恃聰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夢窗密處易學厚處難學

夢窗句云心事稱炎妝淚紅七字兼情意妝束容色

玉梅後詞歸江仙云妍風吹墜彩雲香彩雲麗矣而又有香且是妍風吹墜七字三層意

楊澤民和清真慕山溪云平生疆項未肯輕魚水余亦云肰

宮調之學失傳久矣嘗欲輯兩宋人詞注明宮調者都為一帙取其相同之調參互比勘當有消息可尋惜塵羈苦無暇也

元以詞曲取士於載籍無徵唯宋時詞人遭遇極盛清熙閒御舟過斷橋見酒肆屏風上有風入松詞高宗稱賞良久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也即日子釋褐（中興詞話）是以詞試從臣且評定甲乙矣政和癸巳大晟樂府告成蔡元長薦晁次膺赴闕下會禁中嘉蓮生進並蒂芙蓉詞稱旨充大晟協律（能改齋漫錄）李邴少日作遊宮春脤炙人口時王黼為首相忽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家姬數十人皆絕色酒半羣唱是詞侑觴大醉而歸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玉照新志）是皆以詞得官矣詞衰於元唯曲盛行士夫精研宮律者有之未聞君相之提倡詞曲取士之說不知何據而云肰也

晏同叔賦性剛峻而詞語特婉麗蔣竹山詞極穠麗其人則襄節終身何文縝少時會飲貴城家侍兒惠柔慕公丰

標解帊為贈約牡丹時再集何賦虞美人詞有重來約花牡丹時只恐花枝相妒故開遲之句後為靖康中諸節名臣 國朝彭羨門 孫遹 延露詞吐屬香豔多涉閨襜与夫人伉儷綦篤生平無姬侍詞固不可槩人也

揚州有兩文選樓昭明太子文選樓在太平橋北庭忠寺中作禪宇無仄音子道先生必有所本

見唐揚夔文選樓序宋王觀揚州賦隋曹憲文選樓在文選巷見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梁蒨林云昭明文選樓不在揚州誤 選巷 蔵談 劉繼莊廣陽雜記維揚精忠廟乃梁昭明太子文選樓故址其殿額大雄之殿乃唐顏魯公所書尚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緻墨色精純溪潘流滒見 天祿琳琅溪潘流滒不得其解見前筆 李文石云溪字是奚字諸天牌位皆出魯公手今為王阮亭易去唯存殿額耳後為岳武穆王改建報忠也其樓聯云一代忠臣寺千秋帝子祠精忠廟即旌忠寺

廣陵散謝玄唐猶存當晉嵇康之物並未失傳也崇文總目廣陵止息譜一卷唐呂渭譔凡三十六拍

曹子建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絲衣以娛親疑伯瑜即老萊子矣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則老萊子亦孔子之友也

光武故人子陵之外有牛牢字君直高獲字敬公牢之言曰丈夫立義不与帝友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其詞甚倨子陵對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主相迫耶何其婉而巧也故獨冇諫議大夫之命夫英明如光武對於故人猶不免以語言為厚薄矧晚近鉅公大寮以言取人者庳菱景詞蝶戀花云吹暈殘香豔多涉閨襜与夫偎自苦銷魂弟一流鶯語既庳其言之矣

賜餘堂詩到処逢迎唯自愧涓埃未稗聖明朝甲戌請告歸汎風雨

元鄭玉師山文集辯義田再嫁者与三十千當是族人之嫁次女故視長女有殺非謂改適人者范公平生義而後動再嫁人之大倫詎於此有謬

明王世貞宋版藏書跋桑皮紙白潔如玉字大者如錢絕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緻墨色精純溪潘流滒見 天祿琳琅溪潘流滒不得其解見前筆 李文石云溪字是奚字之譌南唐奚廷珪 廷珪父奚超南唐主賜姓李氏世為墨官宋潘谷皆造墨名家

薛浪語集和錢都官詩道學從初小況雄文光萬丈吐長虹見前筆 按況雄荀況揚雄也

宋吳可箬溪海詩語 四庫全書提要云不詳其人履歷墨莊漫錄撰近人絕句佳者吳可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病酒無聊對矮春簾幔重重密掩門寒雨斜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妝院宇寒猶在曉絮狂風不肯飛因漫錄知可字思道可以葡它日之致右日本西島元齡慎夏漫筆一則 元齡漫筆頗能穿穴未元人說部即如此段足見看書留心彼都

人士何嘗不研究文詞也撰字作擇字用古誼可憙吳詩
曉絮句絕新
郡陽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灌書地理志師古曰采者謂采取金之處據
文畫蓍畫箱也杜佑通典謂即鵲也小而難中實之初筵釋文高歡立
法盜私物十萌五盜官物十萌三後周詔侵盜倉廩雖經
赦免徵萌如法萌音培償補也今作賠惠棟松崖筆記女几陳市
上酒嬪也陳仲以素書倚質也酒于几家几盜寫學其術攷
記校采訓采取之處蕃訓箱鵲訓鵲荀訓賠倚訓質編檢
各字書竝無此訓朱黃休復菲亭客語元祐癸酉石京後
餘載而世莫得其間也僅字亦異誼東坡寄劉孝叔詩
東海取證漫戲皮為鼓也音誼同鞔又游霊隱寺
戲贈開軒李居士詩巧麻如今也被漫浸与瞄同今字書
漫字無鞔瞄二誼

姜虬綠字秋磵有漫遊草乾隆元年遊霍童二年遊武夷
紀行詩均曰記校虬綠為白石二十世孫靈鶼閣感寫本
白石道人集即虬綠所編定也
戴風雜詩同是蛾眉窈窕人尹那靚面倍相親上官令尹
何嬍豸不殺靈均志不伸因余有等是蛾眉妒亦甘之句
而作

古今書刻上下編二卷長沙葉氏觀古堂叢書　明周弘祖誤上編載各直省所刻書籍下編錄各直省所存石刻弘祖明史有傳其書明史藝文志及各家藏書目均不著錄　四庫未經采入亦未存目吾廣西書石錄左

廣西書籍

布政司　皇朝理學名臣錄　皇明名臣錄

按察司　問刑條例　崇古文訣　武學經傳

桂林府　府志　曹鄴傳

南甯府　府志　傳習錄

石刻

桂林府　唐帝祠石刻　宋張栻有謁廟詞刻於石在府東北　舜山磨崖　唐韓雲卿記在府城北　華景山遺刻　洞中多唐人遺刻在府城北　鎮南峯碑　唐大曆中刻平蠻頌於石崖宋狄青平儂智高勒碑巖上在府城北　風洞銘　宋開作在府東七星山　逍遙樓扁刻　顏真卿書在府城東　讀書巖石刻　有刻宋顏延之五君詠在府北獨秀山　三先生祠碑記　周程三先生張栻有記在府學

柳州府　鶺鴒書院碑　文剝落在府城東　柳侯祠碑　舊羅池廟以祀柳宗元韓愈譔記　蘇軾書在府城東　真仙巖磨崖　宋張孝祥磨崖大書天下第一真仙之巖在縣東　白象巖篆字　有二字如篆不可識在縣容縣南

梧州府　公井銘　元結作在府城東北　范滂傳石刻　黃庭堅書在慶遠府城上　十箴堂石刻　刻朱周必大在平樂府賀縣　清心堂碑　宋王慶立在舊州治　將軍洞十字　在電白縣南　光華亭石刻　刻秦觀像与文田詩在貴縣南山　蓮巢亭石刻　刻蘇軾書帖在府貴縣　南山石刻　有宋人龍

南甯府　題詩巖刻字　有朝天門洞仙女有橫州二大字在武緣縣　牛皮石鐫　字在橫州西

唐劉公夫人楊氏墓誌銘在廣西見寶應朱士端宜祿堂金石記惜未詳劉公何名刻石何年在廣西何縣

宣德五年遣內臣孟陶往廣西采買翎毛蟲魚敕書內開有陰顆鳥陽顆鳥不知何禽也　程哲蓉槎蠡說

韓湘詩送夜流瓊波淩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硃砂桉廣西北流縣有白砂洞石膏玉英散采流光凡砂生於此其色獨白　同前

瀼伏波將軍馬援祠在臨桂伏波門外伏波山之半祠側一亭俛臨灕江　國初定南肚武王孔有德鎮粵常遊憩於此手書聚翠二大字顏之楣閒

張公同敞號別山江陵人文忠公居正曾孫祖敬修為文忠七子文忠殁怨家煽禍奉旨簿錄資產時欽差侍郎邱橤持之急敬修不堪逼迫自經死懸書于肘荷言其父冤以力屑國事結怨于人屍骨未寒遽遭奇禍祖母年九旬有五歷蒙太后皇上殊恩見今与眷屬同閉斗室飢寒交

困臬願捐此微生以誄當世伏望矜全祖母俾保殘年云
云時同司籍沒事者為太監張誠感其情辭哀切以聞
奏聞神宗憫之令寬其事而給養文忠之母終身公幼孤
奮志讀書成進士上書陳冤文忠始得復官予謚後授廣
西桂林府推官蒞陞巡道永厤建國桂林巡撫瞿公式耜
入內閣公為兵部尚書　本朝大兵破全州諸將焦璉丁
魁楚等戰死永厤奔梧州以瞿公為留守公副之未幾大
兵至二人力持月餘城破同被執主將定南王孔有德欲
降之不屈幽於一室二公相對賦詩酌酒不異平時孔貴
勸降不可回遂与瞿公同日死公臨危時首墜地復奮躍
而起者三項無點血視刑官惶懼狂走觸於牆頭裂而斃

崇咸異之与瞿公同葬水東門外棲霞山下事定後瞿公
之子還柩歸常熟而公墓仍在故所淪落荒烟蔓草中幾
泯沒矣康熙閒海甯陳公元龍巡撫廣西訪求得之為之
封兆域立墓碑置祭田植樹木使棲霞寺僧世為守護歲
春秋致祭勇墓在棲霞寺前百餘步後枕棲霞山面對灘
江伏波獨秀兩峯分峙隔岸若旗鼓肰石碣大書明別山
張公之墓蓋陳公修墓時明史尚未告竣未知褒貶云何
不敢書官位僅稱其姓字而已校明史居正弟五子允修
字建初廕尚寶丞崇禎十七年正月張獻忠掠荊州允修
題詩於壁不食死何張氏之多賢裔也
俏渾融者督師何雪從之部曲也何督師亾後遂披薙為

俏劉獻廷廣陽雜記
吳儋有谿園自怡集南渡初為靜江倅詞人姓氏　御選歷代詩餘
十萬山在廣西上思州城東西南三面凡八十里萬峯巉
嶸直至安南國祿州地故名十萬山凡有八隘蕭超伯麓蒼錄
丁酉客揚州張幼丹通守心泰詒余臨桂石刻拓本如干
種內有數種為謝志所無甲辰客常州金湜生同轊武祥
詒余都嶠石刻拓本如干種皆謝志所無丁未戊申間客
江甯閱繆氏荄風堂藏石目著錄粵石多謝志所未載商
之荄風先生陸續借歸釋文合以金君所詒及張君所詒
中之數種通計得如干種寫次成帙名曰粵西金石略補
所記二百一十六種手拓者一百六十九種而謝志著錄
遺玫謝志荄文志劉玉麐桂林巖洞題刻記三冊初成稿
全省金石僅四百八十三種宜其缺佚猥夥余補遺如干
本闕南
種皆得之客中異日言旋言歸掖巖尋壑從事氈椎所得
奚啻十倍惜虖長卿游倦莽榎依肰此願知何日償耳

粵西金石略補遺目錄

唐

韋敬辨智城碑萬歲通天二年四月　韋敬一妻　正
都嶠石刻六種在容縣
南漲
都嶠山五百羅漢記貞和四年八月　陳億撰　正書

都嶠山造佛像幾碑陳德撰　楊悅信書　行書
碑陰題名　杜儁書　王伯珪立　分書
羅潾融造陁羅尼幢　乾和十三年十月　羅貴寬書　正書
梁懷義造佛像碑　大寶四年正月　盧保宗書　正書
靈景寺慶讚齋記　大寶七年二月　張白撰書
碑陰游都嶠山七律二首　宋開寶七年　張白撰
區若谷等題名　康定元年　行書　在臨桂縣
曾晉卿等題名　皇祐庚寅
閻廿五娘造陁羅尼殘幢　正書
宋
仙奕山立魚石室題刻七段　在馬平縣
裴象罗等題名　元豐二年九月　正書
曹現等題名　元祐壬申重九日　正書
李耆俊等題名　紹熙甲辰重九日　正書
涂四友等題名　紹熙辛亥九日　行書
李大有等題名　端平丙申仲秋　正書
艾田登立魚山詩　嘉熙庚子重陽日　行書
鄭鎮等題名　丁亥二月　分書
曾布雉山題名　元豐二年上巳　篆書　在臨桂縣
核諏志著錄曾布和陳倩曾公巖詩及龍隱巖兩題名疊綵山伏波巖題名並正書此題名云南豐曾布已未上巳盡室泛舟應覽東觀巖穴之勝遂遊雉山四行行六字字徑六寸篆書
西山功德記　紹聖丙子孟秋月　額　在桂城土州

海陽山靈澤廟記　淳熙十四年三月　正書　額正書　在靈川縣
宜州新建學記　淳熙　宜山縣　張栻記　正書　在宜山縣
招隱二大字　張敬夫書　正書　在臨桂縣
朱希顏龍隱巖詩　紹熙改元十月　正書　在臨桂縣
核詩云聖主龍飛已在天洞中猶有老龍眠便須吸盡西江水霈作商霖大有年宇蹟完整無稍剝蝕前有小序与詩連屬誠志有序撫詩跋云詩已漫滅當是所據拓本不全打碑人遺漏數行憚於補拓輒錯口漫滅未暨躬自覆勘遂為所誤北省拓二有留省紙少拓數行者尤為惡習
龍谿祠碑　嘉定乙亥七月　張自明撰　張自本書　正書　張自立篆額　在宜山縣
宜州鐵城記　贊祐乙卯日長至　黃應至書　正書　楊挺篆蓋　何應壬在宜山縣
宜州鐵城頌　贊祐四年三月　額正書　在宜山縣
西山寺常住碑　咸淳元年孟夏　梁嵩書　正書　在桂城土州
遊西山詩　紹聖戊寅季春　林毅撰　韋肅書　正書
行書　韋汝明篆額　在桂城土州
口觀國等讀書巖題名　宣和乙巳六月　正書　在臨桂縣
裴夔覲等題名　紹興癸丑七月　正書　在臨桂縣
核紹興紹熙皆有癸丑據桂勝夔覲別有清秀山題名衡陽太守裴夔覲祖塋前一日魏彥濟陳景淵同遊云末云甲寅二月十有二日亦無年號而伏波巖有紹興四年孫仲益何陳景淵題名以此證之知夔覲題名當在紹興時甲寅即紹興四年癸丑三年
范至能等瑩天觀題名　淳熙乙未　行書　在臨桂縣
核此題名云淳熙乙未廿八日酌別碧虛七人復過虛天姓字在栖霞三行弟一行八字弟二三行行七字字徑四寸同日棲霞洞題名云范至能赴成都牽致祝元膺王仲顯游子明林行出周直夫諸葛叔時酌別碧虛淳熙乙未廿八日棲霞洞題名以志著錄
馬子嚴海陽山禱雨記　淳熙己亥八月　正書　在興安縣

元

僧師澄讀書叢詩至順壬申孟夏　行書　在臨桂縣

無時代

韶音洞三大字　正書　在臨桂縣

湘灘二水之源六大字　正書

博士泉三大字　分書　劉燕庭云在廣西

右唐一種南漘六種宋二十二種元一種無時代三種

最三十三種

廣西省志山川略據方輿勝覽云容江在普寧縣即馬援所云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者是也按飛鳶墮水在交趾浪泊一名西湖爲今越南北寧河內兩省閒地与容縣相

去幾二千里譙志誤

湘竹瀰竹出西粵山中其地多猫獞所居非裹糧徒步冒煙瘴犯霜雪不致也舟行六千里得至江南擇其篁孫之美好者臕肌猩暈斷以爲管始爲徐陵珊架上物亦勤且勩矣崇禎戊辰家仲父別駕桂林前後多有攜歸每得百餘管覩之不重也余年家文文起相國余友吳次尾頗好之多有所遺二十年來零落殆盡所存不及十餘遥望西粵何異天上朕中年離亂江淹五色湘東銀筆安所用之況海內知交稀鍛王琴多化爲異物騷魂徒賦筆冢成封

陽張公祠十種之外尚有張漪墓志一石爲吾邑唐子實先生　啟華　所得載歸粵中釋文見楊海琴先生粵西得碑記　記於子實先生名誤效啟字　唐氏有別墅在吾邑南鄉六塘三十年前即已荒蕪此誌石不知尚存否

唐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張府君墓誌銘　并序

姪子愿述

全州謝良琦醉白堂文集臨桂王氏四印齋有刻本　二厚本

惜印行僅數十部　曾前余一部友人借去未還當時以爲易得也　半唐逝後書版

不知所之此書不可復得

宋小岑有弔柳雜劇九芝草堂詩泊儀徵云餳香粥白曉雪天紅豆扇絲記少年今日真州僊掌路更無杯酒酹屯田諸暨郭春林毓　爲小岑序分綠窗雜劇以青藤爲比

余女兄三其仲適黃名俊熙字顧卿顧卿之曾祖蓼園先生有詞選梓行　詞選無先生名名待攷　起元真子漁歌子訖周美成六醜最二百二十四闋竝渾雅温麗極合倚聲消息每闋有箋徵引贍博余年十二女兄于歸詒余是編如獲拱璧

心維口誦輒昉爲之是余詞之導師也先生選詞若是之精斲無不工填詞之理顧所作迄未得見可知吾粵詞人湮沒不彰者緜矣　黃氏家祠內有偶彭樓詞選版貯其上竝可眺城西田色女兄以余幼故請登樓弗許當時爲之惘然至今不知

襄陽張氏唐墓誌十種　玄瀏　景之　脁　孚　慶之　軫　點　敬之　曄　杜襄

君諱淄字若水范陽方城人四代祖策從後梁宣帝入
西魏子孫遂家襄陽爲隨澧陽令諱則府君之曾孫
皇都督安隨鄖沔四州諸軍事安州刺史諱玄弼府君
之嫡孫特進中書令漢陽王諱柬之府君之冢子天縱
明達家傳孝友質而能史文而不華周舉成均進士擢
第上　聖歷封事一命愷州武陟尉後應長材廣度科
再轉洛州登封主簿糺肅畿甸望雄臺省累遷左補闕
擢惟樊侯緝我衮職而狡童怙寵碩人之萬多士側目
莫之敢指君疾彼蠹政上害苗書　帝嘉其言且未能
用除著作佐郎　恩示累加寶遠之也尋而益有巨力
將生大變故　我王父昇堂秉鈞勦其凶邪有以興復

狐鼠何有城社惟艱蓋老智謨之少壯決之內有獻納
外則糺合匡定之力君參半焉洎　王父錫券受封
恩欲別開君邑　王父辭曰　天飛聖也利見時也臣
且餐竊猗何力之有焉　帝曰曩在春闈嘗見卿子敢
言時事朕實拒之今乃同昇諸公果集是績真其兆也
卿奚讓焉對曰同室協謀父子偕邑非典也父執政子
開封重嫌也　恩實天啟人謂臣何頓首固辭然後遜
已於是稍加朝散授大著作頒厥貲也尒後王辭廟堂
　恩拜本郡君表乞扶侍采蘭樊河無幾而　太妃薨
棘人欒欒哀毀滅性未卒哭終於倚廬嗚呼痛哉壯年
世有七君丕承烈光克稟彝訓虎變詞囿翰飛天衢自

祖及身皆秀才觀國遡源巨浪三葉一枝故七澧官秩
六承　恩拜而典要有禮變通適宜所居之政皆爲後
式雖光塵混物而雅素恆真口絕薰味心多禪悅非夫
體合道而行中權歟是蓄希聲將登大用天實冥昧降
此鞠凶凡百君子靡不震悼夫人成紀郡君李氏　皇
朝贏州司法參軍昭佶之女也洵淑且都柔嘉惟則誦
采蘋而服禮示斷機而流訓隙有罅隟潭無藏山以開
元廿年十一月廿五日寢疾怛化於靖安里之私館春
秋六十二越明年孟冬月才生魄與君合窆於相城舊
塋　王墳口甲從先也子孚毓勗軟勗歷荊府倉曹參
軍事不幸早世先夫人云亡孚鄖城縣丞毓邠
王府掾白華半落綵衣長罷陟岵奚望風枝結哀愿不
天早歲無怙　伯父垂訓嚴君若存孚生孤藐以至成
立恩深罔極思報無階茹血申哀務傳家政禮也銘曰
在爸雲雷邁屯華夏　王祖伯父克勤　宗祉翼戴飛
龍肅清天下君臣一合名器無假讒搆于朝忠弃于野
惟伯扶侍除官告罷　太妃俄薨血淚交灑荼苦過制
因淪大雅今則有之古所無也未諗忠孝空塋松檟非
斯慟乎孰可悲口　釋文據得碑記逐寫字體未能悉依元石

桂林唐子實者庸華側儁多才學寇侵疆畔
畫構圖亭去城數十里背山臨流極泉石之盛余
過桂林以所得唐碑見贈多拓梅伯言先生記云張滿
爲唐張柬之子道光二十一年桂林唐子實得其墓碑
於襄陽峴首北二里載歸官蕃作郎及侍父襄陽皆与
史合惟史言長子恩次子漪碑則謂漪爲長子恩乃漪之

姪銘其墓者也史傳与碑誌異文往往如是然史之要在一代之成敗得失是非非為一人作家傳也而言企石者或以是為史乘矣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九日上元梅曾亮識書法筆意勁企學褚登善提頓使轉為楷法極則右軍唐氏柱林唐碑當以此為冠也粵西得碑記

謝中丞啟昆纂修廣西通志嘉慶五年正月開局六年正月進呈正本書凡二百八十卷八十冊需時不及三年而體例精審徵引該博為各省志書之冠前人辦事無因循虛糜之習非輓近所及

正月十六日開志局於秀峯書院志事二首東裘山樹見經堂詩續集前有已未除夜雪至元旦未已志喜二首二日復得大雪曼均二首八日迎喜神於郊外二首十四日登七星崖二首与此詩相連屬知其為庚申作也

歸川舊志已消磨李穆堂先生桂管圖經孰正訛七十年來傷散佚三千里外賞搜羅采風端賴輶軒使紀事深求耆逸科鈴幕畫閑避務少可容老子共編摩

落鐙時節載書來秀嶺春歸別館開敢謝衙官偕屈宋謂胡雒君龍編盡入探謂二張任王關周諸君須知藪澤有鄒枚朱小岑驪手象譯應資博物材文館事增師掌故蠻陬典冊上蘭臺

樹經堂詩續集有飛來鐘歌自注鐘在太平土州北二里馱廟村側交趾思琅州刺史兼廣源思琅等州節度觀察使太傅宏農郡公楊素通造戶部員外郎充集賢院學士曹局輔撰銘稱會祥太慶四年正月十五日記校會祥大慶大太通用交趾李乾德年號其四年當宋政和二年謝氏未詳

庚辰慈山王延年慶元丁巳三山李君紹定庚寅雙井黃杞題名三則及杜昱嘉定十二年趙進臣無年月子王皆缺志所無范文穆經略勸諭乾道十年祭新冢壙壺天觀銘皆刻桂林巖壑缺志亦失之壺天觀銘尤佳絕

康熙閒廣西文官正雜三百十八員學官一百十四員武官一百九十八員廣陽雜記

道光中京師言宋學者則有倭文端曾文正何文貞吳侍郎廷棟邵員外懿辰丁郎中彥傳言漢學者則有何願船蕙綬張州判穆苗賁生夔陳御史慶鏞言古文辭者則有梅郎中曾亮朱御史琦王通政拯馮按察志沂黃彭年漢

明末常熟瞿忠宣公在粵西時公子元錦往尋之家譜云
卒葬修仁見嘉定瞿木夫先生中落年譜先生曾屬其甥
修仁令陳應兆 訪之
余家舊藏浮觚集手稿一冊 國初白嶽程宜中不偏著
前有順治戊戌黃中通庚子胡養忠汪繼昌等序汪字融侶香光
不偏幕遊永州永之形侶觚浮於瀟湘之閒故以浮觚名
集其詩一百五十六首以存其人黃鶴樓和高刺
史云無古無今東去水古人霸業今已矣黃鶴遺蛻何處
尋遥聞孤唳白雲裏舉首相招不肯來雞鳴舊闕膻荒涪
江上鼓聲猶未絕吳中簫管聲難迴一番憑眺一番悲滄
海澄清知幾時跋浪鯨鯢攙龍窟樓頭斫劍嘯馮夷過釣

臺云不向南中老今朝入富春西風遥短棹斜日下寒蕪
七里看山色千秋思古人依然垂釣處獨有石粼粼
何桂枝桂林人幼失父母為人婢攜之揚州轉售為妾自
怨已命作歌一篇見 國朝閨秀正始續集詩凡五百七
十九言如銀瓶瀉水一氣貫注就其沈著樸厚論之即謂
直追瀛魏可也雖精研韵事者未易猝辦弱齡女子何由
具此力量所謂天籟本庳性情者也正始續集錄粵西閨
秀詩凡七家秦玉梅陽朔人孫玉娥融縣人陳秀貞臨桂人唐氏柳州人朱氏
薛桂人石采玉藤縣人何桂枝桂林人

悲命詩

何桂枝

六月六夜雨聲急有女不眠悲思集側耳東方人睡酣
倚牀低首羅巾濕有恨無可伸有語向誰陳坐對中宵
雨長嗟薄命身我本廣西城裏女此處爺娘非我親暗
想八九年前事寸心耿耿獨傷神憶我六七歲父母雙
拋棄寄養向貧親貧親無好意潸梧將軍門下客一時
假虎作威勢與得金錢知幾何甘心驚我作人婢爾時
幼小只從他薄命漂零可若何當年攜到揚州地山程
水程萬里多揚州一入主翁宅年復一年誰愛惜朝捧
茶飯暮捧湯寒皴衣裳飢皴食主翁有時稍見憐主母
鞭箠那禁得忽然年來情意改當作親生女兒 我
呼爺与呼娘梳頭裹足勤勞倍不知奸計險於坑漫道
厚恩深似海簫管琵琶學已終牙牌雙陸亦教通纔延
李姐傳歌曲又向張姑學繡工事事求全勤督責朝謀

夜議誰能測春來春去時匆匆道我長大好顏色嫁得
富家貴公子終身享用無盡極昨朝客到敝華堂逼我
堂前見客忙不識誰家輕薄子周身上下細端相但見
爺娘喜滿面我正無顏歸繡房驚猜不敢問自知徒自
恨耳聞堂上言贏得心頭悶方知堂上賓乃是浙中人
工科給事官名重六十無兒娶妾新豈是尋常行禮節
只聞次弟講金銀怪煞爺娘心慘絕千金百金爭未欲
我生時日我不知朦朧造作与人說初五聘定初七嫁
卻道行程圖快捷可憐我貌空如花可憐我命真如葉
今日人家呼作兒來日人家呼作妾似此傷心怨復嗟
夜淺掩涕肝腸裂早知粉面換黃金悔不當年墮江月

已矣哉且莫哀不見揚州舊風俗親生兒女嫁天涯天涯復海角骨肉之間豺虎態我復何須淚零落淚零落情未休長江之水無西流風俗不改古人愁寄語紅顏綠髮閨中女來生書莫生揚州

謝志金石待訪目韋厥碑即韋敬辦習城碑碑在上林縣謝志標目下注象州習城作智城並誤

伏波巖有米南宮題名翁覃溪誤米年誰謂伏波巖即龍隱巖誤覃溪製詩境墨概放翁書即方孚若刻龍隱巖者

二老堂詩話廣西有趙鼎得處於海上東坡謫儋耳時為致中州書問坡嘗題其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蔡京父子既刻元祐諸賢姓名後金人至汴見鼎問之太息曰宋室君臣顛倒如此安得不亾

香二 十六

助培壅於是接栽晚稻一切種法与早稻同秋分含苞及霜降後大熟又可收割俗謂之二苗此兩造也粵中田事苟簡農不習勞過人舊法拘墟早種又不常見余作事謀始日与農夫講問於田課人力占天時惟擇其所可用餘皆參考成法及他省農功之簡便者躬自指示而作興之隨時繼屑事宜不能葡述但摭其簡要者如此

洪武鈔甌正面長五寸五分寬二寸二分半厚九分有洪武二年四字正書徑一寸陽文在正面重今權三斤二兩廣西全州出土不下數千方尚有極大者此其小者匋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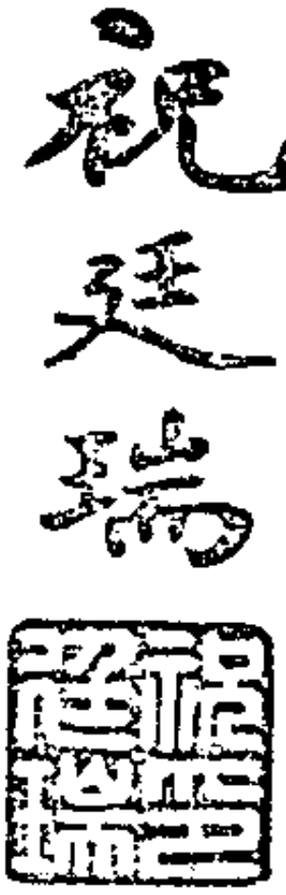
香東漫筆卷弟二

吳縣受業柴　瓊秀林校字

經 餘 必 讀

甲

成仲敖



孔子有四十九表（路史發揮引史記反字）其一也白虎通聖人篇論衡講瑞篇並云孔子反字（原誤翻依校勘記及文義證訂正）徐鍇繫傳云妍也从頁从翩省讀若翩（原誤翩依校勘記及文義證訂正）徐鍇繫傳云書傳多言孔子反字作此頯字云頭頂凹屋峻起象尼丘山是也論衡骨相篇孔子反羽（原誤羽依校勘記及文義證訂正）徐鍇繫傳云羽即頯之省借廣韻頯孔子頭也專醫之孔子爲解跡矣路史後紀言孔子生而頯頂故名丘字仲尼羅苹注引世本史記家譜並作圩頂云言頂上窊也頯頂不辭作圩亦非

沈佺期詩不知黃雀語能兇冶長災世人習稱公冶長通鳥語其來久矣此事皇侃論語義疏敘之甚詳疏引論釋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原誤

史餘論羅氏又本於孔氏家譜及孔氏祖庭廣記皆用史記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之說是年十月庚子爲夏正八月二十七日也其實孔子生年月日當從公穀說較史公爲得其實公穀春秋兩傳並於襄公二十一年末書曰庚子孔子生上承春秋冬十月庚辰朔之文則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也惟今本公羊傳庚子上有十有一月四字據陸德明釋文所據本無此四字故釋之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　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是有此四字者爲別本之誤陸氏已辨之也孔廣森公羊通義云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知譌作十一月者誤孔說亦是也蓋庚辰又十日爲庚寅又十日即庚子爲二十一日安得十一月復有庚子之理洪興祖闕里系譜云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孔廣森先聖生年月日是也後人從史公而不知從公穀致使先聖生年月日不塙過矣孔廣森又云周十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解詁云時歲在己卯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占之金匱式云六陽皆爲六合臨時之方青龍聚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騰蛇始以龍見終以蛇藏

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堺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已死嫗兒即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冶長道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冶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是似解鳥語主教問冶長雀何所道而笑之冶長曰雀鳴嘖嘖嘖嘖嘖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

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案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介葛盧知牛鳴載於左傳蔡邕釋誨稱伯翳綜鳥語是古人原有此學公冶長事不可謂其必無特說者不無附會耳至以之釋經則真新奇之義也

馬驌繹史九十五引留青日札云公冶長貧而閑居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馱羊窮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子長如其言往取食之及亡羊者迹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爲之白於魯君亦不解也於是歎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未發子長在獄舍雀

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棄之勿彷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勿信也姑如其言往迹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辭不受蓋恥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案此與皇疏所引論釋之說異論釋之說已是可疑留青日札爲明田藝衡所作更不知何所本矣

皇侃論語義疏尚有新奇之說伯夷叔齊不念舊惡云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

立也毒伯氏駢邑三百云伯氏名僱卞莊子之勇云卞莊于與家臣卞壽途中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欲前以劍揕之家臣曰牛者虎之美食牛盡虎未飽二虎必鬬大者傷小者亡然後可以揕之果如卞壽之言召怒死之云召怒投河而死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云夷齊返首陽山真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遷西令支縣祜家白彊石虎往蒲坂采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凱遂不食七日餓死案以伯夷爲庶子伯氏之名曰僱卞莊子之家臣曰卞壽召怒之魯君魯君不由於采材人之言皆異聞也

明陳士元孟子雜記有方言一類凡二十一條然二十一條中惟揔字合於揚雄書別語之例紾字理字餂字合於揚雄書通語之例餘皆臆說不足據也孟子自多齊魯方言特陳氏未之知耳今爲博攷以補之方言云俊老也東齊魯衛之閒凡尊老謂之俊俊與叟同梁惠王篇有叟字此方言也又云垤封場也楚鄧以南謂之封垤中齊語也又云浼汚也東齊海岱之閒或曰浼又云醜同也東齊曰醜又云快東齊海岱之閒曰快公孫丑篇有垤字浼字醜字快字校字此方言也又云居東齊海岱之閒或曰廬又云酋東齊謂之楄朕文公篇有廬字楄字此方言也又云盂宋楚魏之閒或謂之盌盌孫爽孟子音義載丁公著說引方言作海岱之閒謂盌爲椀是

益與棯同告子篇有棯字此方言也又云顙也東齊謂之顙又云巨大也齊宋之閒曰巨又云圍棋自關而東齊魯之閒皆謂之弈孟子顙字巨字弈字屢見此方言也又說文云斫謀謂之玆其又云齊人謂炊爨公孫丑篇有鎡基字鎡基與玆其同滕文公篇有饘字此方言也又離婁篇之閒訓非禮訓正萬章篇之託訓寄告子篇之揣訓量盡心篇之訾訓思訓慶訓庶及習用之俗訓民屑訓絜皆通語見揚雄書又不必論矣

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注合蒸曰餌餅之曰餈賈疏云今粢餈之名出於此案餻之名漢時已有之方言餌謂之餻或謂之飴或謂之餦或謂之飧是也

經餘隨筆 卷一

廣雅本之云餻餦飴餬餌也餭與餈同唐本玉篇殘本有餻字無餻字云餻餘障反引方言作餌謂之餻廣益本玉篇有餻字又有餻字云餻餘障切餌也餻古刀切餻糜分餻餻爲二字二義廣韻灩部云餻餌也蒙部云餻餻糜與廣雅玉篇同集韻則灩部引方言餌謂之餻蒙部引廣雅餻餌也字則從同不知廣雅一書多本方言之異而義則從同不知廣雅一書多本方言之異而義則從同不知廣雅一書多本方言之異而義

游老學庵筆記及李時珍本草綱目然考古時已有之周禮人王之膳羞共其飴鹽鄭注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恬卽今甜字鹽而甜非今糖霜乎鄭注引戎鹽爲證則知後漢時已有之初不待唐太宗時始入中國也但不知周禮之飴鹽亦卽是戎鹽否抑別製造而成之否

詩終風願言則嚏鄭箋嚏讀當爲不敢嗟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案今俗猶有此語但不專主人道我言耳故世傳有占嚏嚏法有占眼跳法有占耳鳴法西京雜記云陸賈曰目瞤得酒食太平御覽鑒戒類引蔡邕廣連珠云目瞤耳鳴近夫小戒也漢書藝文志載嚏耳鳴雜占十六卷隋書經籍志有梁有嚏書耳鳴書各一本本不同不合一也向秀注釋文每引之證遠遊五條齊

物論十三條養生主八條人閒世十二條德充符五條大宗師十二條應帝王緒一條庚桑楚十六條徐無鬼四條與郭注同者僅十之二三而又有異文異義性外物三篇各二條胠篋在宥二篇各三條讀世說謂向注秋水求竟而秋水篇則引向注不類求竟之本不合二也釋文於書之有殘缺者序錄必明言之周易於孟喜京房云無旅至節無上繫於費直章句云殘缺於王弼注云繫辭已下不注毛詩於馬融注云無下訖爾雅於犍爲文學注云關中卷者向注缺秋水至樂二篇亦當注明又釋文於注之相同及可疑者序錄亦必明言之周禮於劉歆注云與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於樊光注云

引字統云黑而有點曰黰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記云姐已姓鍾名妲字己此皆道聽塗說不知何所本矣

郭象竊向秀莊子注見世說新語新語稱向秀注秋水至樂未竟而卒象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說如此以今放之則殊不盡然釋文序錄稱向秀注二十六篇云一作二十七篇二十八篇郭象注三十三篇若郭竊向注則篇數當同向所求注而郭注者惟秋水至樂二篇向注本以二十八篇計之卽云二篇不在內則郭所增者惟此二篇祇有三十篇安得有三十三篇耶今陸氏云一作二十七篇二十八篇郭象注三十三篇若郭竊向注則篇數當同向所求注而郭注者惟秋水至樂二篇向注本以二十八篇計之卽云二篇不在內則郭所增者惟此二篇祇有三十篇安得有三十三篇耶今陸氏云一作二十六篇云一作

沈旋疑非光注若郭竊向注僅僅點定文句則正相同亦當注明今絕不言及不合三也向注唐張湛列子注亦多引之且往往與郭注並引如黃帝篇神巫章是也至舷旋之潘爲淵節引向郭二注今核之郭注本則向語即在郭注中而其說較詳蓋郭據向注爲藍本則有之謂之爲竊恐未然也否則太沖莫朕句何以列于注所引與郭注又字義俱異耶不合四也有此四不合世說之說未可信矣莊子天下篇曰方中方睨睨者曰戾之名睨本訓衰視曰之衰曰睨因之日之衰亦曰睨釋文引李頤注睨側視也謂日方中而景已復昊仍以側視解之望文生訓矣字亦作睨玉篇睨曰跌也淮南要略篇氾論者所以使人不妄斜不敢入於邪竟釋文鍥音庚司馬彪本鍥斜作鍥斜

經餘隨筆 卷一

子書中多奇字素問生氣通天論寒溥爲皶王冰注皶長於皮中俗曰粉刺管子侈靡篇深黝之毋過尹知章注黝謂採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過竭也莊子田子方篇鍥舟不敢入於邪竟釋文鍥音庚司馬彪本鍥斜作鍥斜云鍥刻也可證睨睨之爲一字矣亦通作倪呂覽序志篇以曰倪而西望知之高誘注曰中而盛跌而衰

韓非子顯學篇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搔痤則牖益剔首搔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上言搔痤下言搔痤則搔與搔同舊注讀威而潰之披讀也以搔爲讀非也廣雅搔擊也慈琮一切經音義八十一引考聲云搔重擊之聲也大反篇云彈痤者痛飲藥者苦彈亦擊也彈痤即搔痤正可證搔痤之義不得作披讀解

喻老篇曰公勝虛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賈頷血流至地而不知列子說符篇淮南道應訓頷並作頤呂覽貌辨篇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頤涿視國策過頤涿視作豕視頷與頤皆頤之別體字禮記玉藻頤或爲頷釋文頷音夷說文無頷字玉篇廣韻頷云頤也廣韻云出韓詩蓋韓詩殷其雷作頷其雷也頷音故通殷猶衣之爲殷耳申培詩說衣讀如殷禮記或本借爲頤亦此意也

經餘隨筆 卷一

鍥讀曰鍾鼓鍥鼎曳盤字節葬篇使面目陷喙畢沅注引盧文弨云玉篇有殮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爲殮又云既汜而後哭畢注云汜當爲犯笵字之假音也備穴篇城置板丌上冊又云用揲若松爲穴戶又云皮及揲又揲持醢俯賊傳篇蝕其兩牖牖字揲字揲字醢字蝕字蝕字並云未詳前子儒效篇偃然若終身之席偃涼注偃讀爲隱無所見謂隱翳也拘之貌富國篇囏救飲水楊注囏讀與啜同呂覽去尤篇以瓦投者謝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投作注淮南說林訓作釶畢沅校云此投字無攸應言篇割絳容安邑之地畢校云容疑即汾之異文字書不載別類篇又柔則鎩舉坡云字書無此字當與卷

同審時篇厚糠多粗庇辟米不得恃畢柀云御覽無庇字字書無放賈子諭誡篇酒二酲道術篇反友爲醫酲字盧文弨校並云無放凡若此類者甚多不能盡識不能盡解也

揚子雲多識奇字其作太元經多用之然學問精博故辭意古奧後周衛元嵩何人乃倣太元經作元包經并其用字而亦倣之眞可謂東施之效顰矣試略言之如晉云埜井井晻昕昕覞于醜傳曰埜井井地之廣也晻昕之明也覞于醜照夫遠也埜音野動若被桎梏耳今按俞說非也朱子楚辭集注本作粟斯之下疑亦古者禁止罪人之具也此云粟斯者謂即在桎梏不敢妄指俞讀粟斯連注承顏色也即主注之義廣韻三燭慄字注云慄斯不安貌又換云蠶蠶粟蠶旋瀾漪風之動水之流也蠶蠶粟蠶旋瀾漪風之行水之深也麤旋瀾漪風之動水之流也蠶香幽切粟音彌又謙云牲庑于岵稚牧于姥傳曰牲庑于岵眾隱于山也稚牧于姥子育乎母也牲音莘庑音鹿牛鬼蛇神獨目皆是尋其音義味同噌蜢蓋并不能以艱深文淺陋目之矣

楚辭大招曲屋步壛長砌也壛一作欄文選上林賦步櫩周流李善注步櫩步廊也廣韻作步欄云長廊也壛欄欄並與櫩同但長砌之說不若步廊長廊之說明愜今俗猶有此語劉孝綽詩秋月始纖纖微光垂步櫩杜子美詩步櫩倚杖看斗牛卜居將呢喔粟斯噳咿儒兒以事婦人乎王逸注也粟一作慄斯一作嘶一作促喔粟斯洪興祖補注粟讀若慄音栗詭隨也斯讀若嘶音斯慄也並見集韻樓維纂云粟斯未詳何義疑即櫪撕二字說文櫪撕槮也韻會引樊傳云謂以木押十指而縛之說者謂即在拶指此亦未必然據說文列字之次櫪撕二篆即拶指之效顰矣試略言之如晉云埜井井晻昕昕覞于醜傳曰埜井井地之廣也晻昕之明也覞于醜照夫遠也埜音野動若被桎梏耳今按俞說非也朱子楚辭集注本作粟斯之下疑亦古者禁止罪人之具也此云粟斯者謂即在桎梏不敢妄指俞讀粟斯連注承顏色也即主注之義廣韻三燭慄字注云慄斯不安貌又換云蠶蠶粟蠶旋瀾漪風之動水之流也蠶蠶粟蠶旋瀾漪風之行水之深也麤旋瀾漪風之動水之流也蠶香幽切粟音彌又謙云牲庑于岵稚牧于姥傳曰牲庑于岵眾隱于山也稚牧于姥子育乎母也牲音莘庑音鹿牛鬼蛇神獨目皆是尋其音義味同噌蜢蓋并不能以艱深文淺陋目之矣

楚辭大招曲屋步壛長砌也壛一作欄文選上林賦步櫩周流李善注步櫩步廊也廣韻作步欄云長廊也壛欄欄並與櫩同但長砌之說不若步廊長廊之說明愜今俗猶有此語劉孝綽詩秋月始纖纖微光垂步櫩杜子美詩步櫩倚杖看斗牛卜居將呢喔粟斯噳咿儒兒以事婦人乎王逸注也粟一作慄斯一作嘶一作促喔粟斯洪興祖補注粟讀若慄音栗詭隨也斯讀若嘶音斯慄也並見集韻樓維纂云粟斯未詳何義疑即櫪撕二字說文櫪撕槮也韻會引樊傳云謂以木押十指而縛之說者謂即在拶指此亦未必然據說文列字之次櫪撕二篆即拶指之效顰矣試略言之如晉云埜井井晻昕昕覞于醜傳曰埜井井地之廣也晻昕之明也覞于醜照夫遠也埜音野動若被桎梏耳今按俞說非也朱子楚辭集注本作粟斯之下疑亦古者禁止罪人之具也此云粟斯者謂即在桎梏不敢妄指俞讀粟斯連注承顏色也即主注之義廣韻三燭慄字注云慄斯不安貌又換云蠶蠶粟蠶旋瀾漪風之動水之流也蠶蠶粟蠶旋瀾漪風之行水之深也麤旋瀾漪風之動水之流也蠶香幽切粟音彌又謙云牲庑于岵稚牧于姥傳曰牲庑于岵眾隱于山也稚牧于姥子育乎母也牲音莘庑音鹿牛鬼蛇神獨目皆是尋其音義味同噌蜢蓋并不能以艱深文淺陋目之矣

楚辭大招曲屋步壛長砌也壛一作欄文選上林賦步櫩周流李善注步櫩步廊也廣韻作步欄云長廊也壛欄欄並與櫩同但長砌之說不若步廊長廊之說明愜今俗猶有此語劉孝綽詩秋月始纖纖微光垂步櫩杜子美詩步櫩倚杖看斗牛卜居將呢喔粟斯噳咿儒兒以事婦人乎王逸注也粟一作慄斯一作嘶一作促喔粟斯洪興祖補注粟讀若慄音栗詭隨也斯讀若嘶音斯慄也並見集韻樓維纂云粟斯未詳何義疑即櫪撕二字說文櫪撕槮也韻會引樊傳云謂以木押十指而縛之說者謂即在拶指此亦未必然據說文列字之次櫪撕二篆即拶指之效顰矣試略言之如晉云埜井井晻昕昕覞于醜傳曰埜井井地之廣也晻昕之明也覞于醜照夫遠也埜音野動若被桎梏耳今按俞說非也朱子楚辭集注本作粟斯之下疑亦古者禁止罪人之具也此云粟斯者謂即在桎梏不敢妄指俞讀粟斯連注承顏色也即主注之義廣韻三燭慄字注云慄斯不安貌又換云蠶蠶粟蠶旋瀾漪風之動水之流也蠶蠶粟蠶旋瀾漪風之行水之深也麤旋瀾漪風之動水之流也蠶香幽切粟音彌又謙云牲庑于岵稚牧于姥傳曰牲庑于岵眾隱于山也稚牧于姥子育乎母也牲音莘庑音鹿牛鬼蛇神獨目皆是尋其音義味同噌蜢蓋并不能以艱深文淺陋目之矣

楚辭大招曲屋步壛長砌也壛一作欄文選上林賦步櫩周流李善注步櫩步廊也廣韻作步欄云長廊也壛欄欄並與櫩同但長砌之說不若步廊長廊之說明愜今俗猶有此語劉孝綽詩秋月始纖纖微光垂步櫩

沅沸渭南都賦之瞰蹲踞西京賦之櫺爽櫺槮江賦之
瞰江賦之渚鄣圖濆下二字皆卽上二字之同聲字所謂聲相轉也
前另磁釐下二字皆卽上二字之同聲字所謂聲相轉也
風賦之被麗披離上林賦之傑池莊虎西京賦之樓鼮巃嵸
並分爲疏解諸家皆通小學得無未達一閒乎然此皆施
之於辭章且形容之語則然耳若名物實字則無如此運
用者惟焦氏易林乾之蒙云鵠鵜鴻鳩大有之比云匹居

雅烏噬嗑之坤大畜之漸並云鶤鵾鴻鵠隨之否云唐伯
李耳此類句法求之他書洵罕覯矣

文選卷一兩都賦題下注云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
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班孟堅下注則引范氏後漢書班固顯宗時除蘭臺令史
遷爲郎乃上兩都賦顯宗係明帝兩注自相違異恐題下
注非李善原本爲後人所增益也

西京賦建元戊辰綜注元戈北斗第八星爲矛頭主胡兵
案弋當作戈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
搖一外爲盾天鋒旁灼注外遠北斗也在招搖南一名元
戈是也後漢書馬融傳樓招搖與元戈李賢注招搖元戈

連星名也亦誤作戈何義門讀書記校西京賦攸昏灼注
謂當作戈姚姬傳古文辭類纂校西京賦攸馬融傳謂作
戈非誤何說是姚說非也矛也盾也戈也皆以兵器爲名
也故其象亦主兵古今言星之書莫詳於開元占經攷占
經六十五引黃帝占云招搖常羊也與梗河元戈列從北
斗柄端抵大角近北斗者元戈次曰招搖又引石氏云元
戈一星在招搖北又引甘氏云元戈主邊兵又引樂緯云
元戈宮也又引荊州占云元戈天矛也占經所引五書無
一作弋者他卷凡言及此星亦皆作戈不作弋可證作弋
之非矣明係毅古微書樂叶圖徵云元戈招搖也亦誤字
東哲補亡詩嗷嗷林烏受哺子李善注小雅曰純黑而

反哺者烏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尙在翔禽案毛詩無相彼
反哺八字此二句乃盧諶贈劉琨詩也詩亦載贈答類注
中相彼上當補盧諶贈劉琨詩曰七字毛詩曰下據詩中
嗷嗷字當補烏鳥哺子飛哀鳴嗷嗷八字李注原本當是如
此不知何時脫去而毛詩曰三字遂誤連相彼反哺句致
不可通

贈答類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注此二篇並是
妙答而云潛婦誤也戴玉林經義雜記云玉臺新詠卷三
作陸雲爲顧彥先贈婦往反四首第一首是贈婦第二首
是婦答第三首是贈婦第四首是婦答故題曰贈婦往反
昭明但選其婦答二首而刪題中往反二字故呂向李善

皆以爲誤今錄其贈婦二首讀選者可爽然矣其一云我在三川陽子居五湖陰山海一何曠鬱彼飛與沈目想清惠委耳存淑媚音獨寐多遠念寤言撫空衿彼美同懷子非爾誰爲心其二云翩翩飛蓬征郁郁寒木榮遊止固殊性浮沈豈一情隆愛結在昔信誓貫三靈秉心金石固豈從時俗傾美目誓不顧纖腰徒盈盈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

雜詩類有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援者籬落之名也詩云激澗代汲井咏激流也又云插槿當列墉咏植援也唐呂温衡州集道州夏日詩槿援朝花帶露繁槿援卽槿籬也亦作援集韻三十三綫類篇木部並云援一曰籬玉陶社校刊

也李注不釋援字故補之

張協七命飄林蹴石扣拔幽叢李善注飄以擧搖物也五忽切案依五忽音字當作瓢瓢玉篇瓢音兀仰擧貌廣韻浮部瓢也亦部與蜈同云豕掘地也集韻瓢獸以鼻搖物當據以訂正

史記李斯傳堯飯土簋土簋徐廣云敦一作溜簋溜與塠同墨子節用中篇堯治天下飲於土塠啜於土形玉篇塠瓦飯器也形者鎦之借字

後漢書劉虞傳虞所賚賞與當胡夷瓚復抄奪之李賢注當音丁浪反案今俗典當之名卽出於此小爾雅當抵也故以物抵錢曰當淮南說林訓三寸之管而無當高誘注

當猶底也文選三都賦序玉巵無當雖寶非用劉逵注當底也底亦所以抵物者也

晉書孟嘉傳嘉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桓溫宴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落帽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龍山在當塗縣南十里舊經載孟嘉落帽事案龍山當在江陵而元和郡縣志及寰宇記皆云桓溫嘗以九月九日與僚佐登此以上皆紀勝所載案王氏以落幘之龍山當在江陵故疑元和志及寰宇記之說安徽通志辨之云龍山在太平府南十里恠石磊砢蜿蜒如龍故名孟嘉九日登高落帽處也當塗縣志引輿圖放謂屬江陵龍山非是江南通志桓溫鎮武昌非江陵也武昌無龍山

温時爲鎮將豈得遽千里遊山乎又陶靖節集孟嘉傳云嘉令巴邱人官徵事中郎遷長史在朝隨然正順而已每忽切案依五忽音字當作瓢瓢玉篇瓢音兀仰擧貌廣韻浮部瓢也亦部與蜈同云豕掘地也集韻瓢獸以鼻搖物當會神情獨得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影酣宴造夕乃還若江陵龍山距朝三千餘里非可朝往夕還其爲常塗龍山灼然矣郡志云桓溫嘗以重九日與僚佐登此疑必溫移鎮姑孰時事也以上皆紀勝所載通志說則落幘之龍山在當塗甚明王象之說非也

南史前廢帝紀帝自以爲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愛及卽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止乃繼糞於陵畔扁孝武帝爲麟奴通鑑宋紀前廢帝令太廟畫祖考像帝入廟指世祖曰渠大鼾鼻如何不鏟立召畫工令鏟之胡三

省注雛鼻上匏也案雛與鼁同玉篇作鼁云鼻上皰也又作皯云皰也素問亦作皯生氣通天論勞汗當風寒薄爲皯王冰注時月寒涼形勞汗發濕風外薄腠肌居寒腊液遂凝稽於玄府依空滲涸皯刺長於皮中形如米或如鍼久者上黑長一分餘色白黃而癒於玄府中俗曰粉刺

楚人謂冢曰琴其說兩見於水經注沘水篇云六安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卽皋陶冢也楚人謂冢爲琴汝水篇云鯛陽縣有葛陵城城之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引皇覽云縣有葛陵鄉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之楚王琴案琴者岑字之假音也續漢郡國志鯛陽下注岑可證琴與岑聲近爾雅說文並云岑山小而高冢土亦

小而高故以爲名孟子可使高於岑樓樓與塿同塿亦高土之義故亦以名冢方言冢自關而東小者謂之塿郭璞注培塿亦堆高之貌是也莊子徐無鬼篇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卜人鬬未始離于岑郭象注岑岸也岸亦高土也又通作黔墨子備高臨篇積土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雜守篇作羊坫案集韻坫陂岸也集韻之義與莊子合則坫字亦卽岑字令聲與今聲古音不同疑當作坫爲塔字之省借玉篇有塔字穆天子傳勤七萃于羽琴之上羽琴卽羽陵琴亦坫之誤字也

之詳矣而余復何言余所異者有一義爲經籍以下至今所習用而古今字書韻書所不載故特明之聞者耳知聲也因之鼻知臭亦曰聞書洛誥腥聞在上詩鳧鷖傳馨香之遠聞也說文周禮大宗伯鄭注煙氣之臭聞者孟子西子章趙注掩鼻懼聞其臭韓非子內儲說下篇頃嘗言惡聞王臭十過篇司馬子反辟以心疾共王竊而自往入其幄聞酒臭而還春秋繁露王道篇生婦人聞其臭史記滑稽傳輕解羅襦微聞香澤漢書揚雄傳芳酷烈而莫聞兮魏志文帝紀文帝與羣臣書江表唯長沙有好米是時新粳稻出斜風吹之五里聞香水經渭水篇注王莽奏毀傅太后家冢崩墜殺數百人開棺臭聞數里諸聞字皆以鼻

言不以耳言

字有本義有引申義說文寫置物也此本義也置物於彼必由此輸故引申之爲輸寫詩蓼蕭我心寫兮毛傳寫輸其心也是也以此輸彼猶之以此倣彼故引申之又爲摹寫周牌算經並以寫天趙君卿注寫猶象也越語王命工以黃金寫范蠡之狀韓非子十過篇衛靈公召師涓而告之曰有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史記滅秦傳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始皇紀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皆其義寫有摹倣義故今作字謂之寫字有本義有借義假借爲六書之一說文解西字云日在西方而鳥棲故以爲東西之西此釋假借例也小學家言文字此本倣而書之也儀禮特牲禮本筮寫卦鄭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此卽寫字之義至

漢時則爲常語武帝并置寫書之官而寫字之見於史籍者悉數之不能終矣

寫書今謂之鈔書又謂之謄書亦皆一義之引申說文鈔叉取也禮記曲禮毋勦說鄭注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勦卽鈔之借字鈔書之義卽取義之引申字亦作抄南齊書高逸傳沈驎士好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梁書文學傳袁峻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魏書李彪傳手鈔口誦不暇寢食唐書柳仲郢傳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鈔又類所鈔書凡三十篇蓋此語起六朝說文謄遂書也宋景文筆記考古篇云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辯文字爲學之比隋有柳謇傳又晉之訛以巧爲巧矣予見佛書所言辯字多作謇世人不復捨詁矣希昌綽一切經音義云俗辯字也本作譕說文訓也今字徐鍇繫傳云謂移寫之也淮南繆稱訓子產騰辭唐本玉篇殘本引作謄據小徐說則古時已有謄書語子產謄辭卽謂移寫書辭矣然此義他籍無證宋史選舉志元豐四年定親試進士條例試卷付彌封官謄寫謄寫字始見於此元史選舉志謄錄試卷每行移文字皆用朱書

呪音俗字也本作譸元應一切經音義六引說文譸詛也云今皆作呪是也經典通作祝呪卽祝之變體集韻祝呪譸三字同金樓子云吾亡年之時誦呪受道於法朗道人誦得淨觀世音呪藥上王呪孔雀王呪中尉何登能解作外典呪癰疽禹步之法據此則呪字六朝時已有之

宋翔鳳過庭錄云緻字作傘韓字作靴見隋書禮儀志人漢作人參見五行志皆俗字也

軍興以來加釐設局之地曰卡據鈕琇觚賸謂路之險隘爲卡音汉乃粵中之俗字今則上下文書通用之矣

北史江式傳式表曰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辨談士以意爲疑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冤爲魏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宋景文筆記考古篇云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辯文字爲學之比隋有柳謇傳又晉之訛以巧爲巧矣予見佛書所言辯字多作謇世人不復捨詁矣希昌綽一切經音義云俗辯字多作譕故有特一切韻反變反切杜甫新婚別暮婚晨告別無乃太慇忙忙者急遽之義今人以多事爲忙古語也列子楊朱篇子產忙然無以應之即此意惟說文無忙字當作恾通作茫說文恾惑亂也廣雅恾遽也此引申義也方言茫遽也吳揚曰茫郭璞注今北方通然也元應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時務曰茫又云叉作恾遽也恾人晝夜作無日用月無月用月火常思明故從明或云恾人思天曉故字從明也玉篇文

字說略同今人但知作忙而不知竝與花矣

公牘數目字必作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杜改易之弊也此事當起於秦漢之時而其意則本於經典一二三多通作壹貳參叁即參之俗也翁方綱粵東金石畧云秦碑惟一二三改用茂密字其四以下改用肆之類不知起於何時唐開成中國子學所立五經文字石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等字已皆書爲壹貳叁肆伍陸漆捌玖拾矣顧亭林云涞即漆之草書今作柒又涞之省其自肆至拾皆取壹貳叁之法寫之則顧云出唐武后時耳案翁從顧說自肆至拾改用茂密字爲起於武后時以今攷之則非也周易繫辭傳參伍以變孔疏參三也伍五也

周禮太宰設其參而傳其伍鄭注參謂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皆以伍爲五墨子貴義篇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夕見漆十士漆十士即七十士也齊陳氏韶舞樂器銘遇泰昀泰又漆之省亦謂七韻也皆以漆爲七孟子或相什百又云其實皆什一也皆以什爲十然則周時已多借用惟肆陸捌玖無聞耳其十字俱用茂密字且改什用拾亦當在唐以前

道士畫鎮宅符每書一躉字說曰鬼死成聾案五音集韻云躉子役切音積謂人死作鬼人見懼之鬼死作聾鬼見怕之篆書此字貼於門上一切鬼祟遠離千里此即今說所本然此字玉篇廣韻皆有之音尼止切釋云指物貌正字通云梵書聾爲語助音你如禪錄何故聾云未見桃花時聾皆語餘聲據此則音義又迥別

俗呼卵爲蛋當作蜑或云即彈字胡鳴玉訂譌雜錄以禽卵爲蛋不知誤自何時且變文作蛋尤非字宜委餘編謂通海內名鳥卵曰彈何也案此當作彈丸蛋無云俗之彈因其形似而名之是亦一說

古無韻字祇作均文選嘯賦音均不恒李善注均古韻字大道當爲篇字顯炎武音學五書以爲起於晉初是也然非文元我愛白而恒黑韻商而舍徵有韻字依顧說此韻當作弹丸無疑後人所改

攷古韻者自宋鄭庠始鄭庠作古音辨分古音爲六部近顧甯人炎武作音學五書分十部江愼修永作古韻標準分十三部戴東原震作聲類表分十六部段懋堂玉裁作古十七部孔撝軒廣森作詩聲類朱豐芑駿聲作說文通訓定聲並分十八部劉申受逢祿作詩聲衍分二十六部王伯申引之作經義述聞本其父懷祖念孫說分二十一部張彥惟成孫作說文諧聲譜本其父惠言說陳卓人立作說文諧聲孳生述並分二十部龔橙作說文聲讀表分七部諸說紛陳莫衷一是就中而論段氏音則窮三定一尊當以段氏之說爲最精江鄭堂藩經解入門云段氏於今韻則依廣韻部分於字則宗說文於古音則攷顧氏音學五書百篇及羣經有韻之文於言古音之書則攷顧氏

書江氏古韻標準以三百篇及周秦所用正漢魏以後轉移之音而歷代音韻沿革之源流以見而陸氏部分之故及顧氏江氏之未協者亦見此誠千有餘年莫之或省者一旦而明白通曉者也故言古韻者當以段氏爲最精江氏此說可謂極推尊之至矣

凶聲起於齊梁近世塾師以朱圈記字之四角以別四聲亦起於齊梁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蓋寅申巳亥當四維之位平起寅則上在巳去在申入在亥也此必唐以前已有之故張氏用之也但用點而不用圈宋相臺岳氏所刊五經皆用圈則用圈在唐以後

宋樓鑰攻媿集云叔祖字元應於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爲其也據此則宋人仍有作點者惟所言不字其字兩字之點與今塾師卫相反此則宋人猶爲識字今則世風日下小學愈不明之過也

江陰西連常州爲古延陵地季子居之故曰延陵季子禮記檀弓延陵季子適齊鄭注季子讓國居延陵因以爲氏史記吳世家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是也杭曰延州來故又稱延州來季子左傳襄三十一年趙文子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昭二十九年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哀十年吳延州來季子救陳是也鄭注檀弓又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是延陵延州來實一地潛夫論志氏姓篇季札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上句言延州來下句言延陵以延陵釋延州來可證延州來之卽延陵矣趙坦春秋異文箋云古支蒸韻多通轉州來之合言近陵故曰延州來猶壽夢之合言爲乘也此說甚諦彼紛紛聚訟之說可一掃而空矣

江陰凡三十三山翁霽堂詩云三十三山襄歸來此卜居何廉昉詩云三十三山夢中綠猿鳥怨人歸不速金淮生詩云三十三山有處士三十六江來宦遊攷縣志凡三十四山其末曰萬壽山在城內學使署後注云舊志不載蔡志謂諸山歸宿處未習形家言不能定其說也附識於末云云據志則三十三山不數萬壽山言之然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季與登歸田之後田產所入悉以築圍圍在萬壽山麓則萬壽山之名亦見於名人著述孫大雅卓錫詩序謂郡志暨陽山三十有四此則在明初合孤山言之孤山今屬靖江與時靖江尚未分縣也然王梧溪詩云鄉山三十三遊鯉嶺郊南則元時已作此語又不知如何計之

定山有一泉唐法響禪師錫飛錫庵有虎馴伏跑地得泉因名曰虎跑泉亦曰玉乳泉此一泉也載縣志其旁又有一泉元至正己丑僧音公建方丈落成東北牖下泉忽迸

地汪洋甘潔日飲百人音公乃引流而南注於方池題曰卓錫泉此又一泉也見孫大雅滄螺集縣志不載

申港季子墓孔子所題十字碑有疑其非孔子題者未有辨其非季子墓碑者自孫淵如星衍作孔子題吳季子墓字攷始謂孔子題其子嬴博之墓之文（文載平津館文稿中）其說甚新而塙余深韙之而不敢取其讀墓爲葬之說故亦作攷一篇正之且以補孫說之未盡云吾邑申港有季子墓墓有十字碑宋崇寧二年知軍朱彥立其文曰於庳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相傳爲孔子所題其碑久湮廢朱以鎮江季子廟中大層中漏定所刻石摹之蕭氏所刻又本開玄時殷仲容所摹刻之墓碑是唐時墓本有碑不知廢於何時

至此復還舊觀也然孔子生平未嘗至吳左傳哀十年猶紀延州來季子則其卒必在十年後是年孔子在衛明年魯人以幣召之遂歸自是至十六年不復去魯安得有過墓而題之事雖越絕書言孔子奉雅琴從弟子以就句踐子貢因爲內外傳記其風土似季越必歷吳然其時在滅吳後孔子已卒日知錄已譏其不合時代則此說本不足據蓋攷之題墓之說實起於隋唐以降唐以前無有也張說潮碑銜衰有云孔篆吳札之墳是當時有此說故明必有此碑而嬴博閒則固有碑銘水經注汶水篇引從征記云嬴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前有石銘二所漠末奉高令所立由是言之十字碑本或在嬴博閒道其後不存人第見所揚之字又誤連讀君子之文因而刻之於季子之墓此其謬之顯然可見者也至於蕭定墓而刻諸廟稱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

此又所謂愈遠而愈失其眞者若亦刻舟求之將謂鎭江之廟亦孔子所過題耶歐陽修好集古文於此碑不敢信爲題季子之墓趙明誠金石錄多至二千餘家而此碑獨遺蓋疑之也嗚呼天下事以訛傳訛者豈可一二數哉

家少微茂才名徵甲號布廬著有存希閣詩鈔有暨陽懷古詩二十八首張嘯山明經文虎序稱其微顯闡幽激揚忠義慨然有前友古人之志其題注頗有縣志所未及者今摘錄之胥歌村云伍子胥擊劍歌此里祀爲社神道成墩云晉雉陽令許遜宅遜作令時嘗捨金治後圃令民鋤地得之以輸納善治民疾晉孝武安康二年百三十六歲八月朔卒牛跡山云唐魏璞隱居題詩石畔悟空寺云宋簽判江陰軍陳剛中題詩處詩云人微言或棄歸休從此始蓋紹興中邑值水災橫征不已剛中請蠲誓以去留決之也駙馬祠云宋駙馬曹妃祠理宗朝尚魏郡長公主上封事不用賈似道擅權遂謝朝請德祐改元歸鄉里晦迹與齊民埒養鵝鷺鷥詢以國事不應嘗孫湖決武中糾社中義兵禦羣盜賜書榜爲義軍帥後禦賊觀山死之詔贈郎祠在虞門里高士嘗居云元倪元鎭避亂散家奉母由無錫來江陰夏雪洲築館居之在長涇鎭習禮村虞門里云

明太祖故人焦丙隱此

又五里亭云乙酉城破有女子自縊於亭尸腐逸其姓名或題詩哀之曰三月孤城未肯降裙釵酒少康杜鄉寄語道傍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詩云無名氏一女郎殉國難骨尚香亭五里詩兩行擬配夔露筋旁彼女子如此與隨園詩話所說異詩話云本朝開國時江陰城最後降有女子爲兵卒所得紿之曰吾渴甚幸取飲可乎兵憐而許之遂赴江死時城中積屍滿岸穢不可聞女子嚙指血題詩曰寄語路人休掩鼻近人不及死人香然以題詩上二句證之則隨園未得其實矣金淮生雜憶詩有云寄語會無姓氏傳題詩嚙血赴重泉本隨園而誤也

宋葛文康勝仲道成墩詩云翛翛一羽翁奇骨兩目方乃以貧自樂簞瓢辟穀腸混俗人莫識結茅居僻荒一墩僅十畝培壞萃彼疆惠峯作南屏秦望橫北牖隱此不計年

悟仙號青暘翛然仙道成陟墩神遺翔指墩名道成人以許仙揚豈無緣山人吹笙雲錦裳令威去千年歸來賦歌遠青暘得仙去千古傳此鄉訛而爲梆跖吳魯路渺茫柳芳繹結尾爲橫行益安肯城此旁吾爲正斯繆百世流餘芳數語道成墩醬時必有訛爲盜城墩而附會於柳下惠之弟爲說者

李小湖大理聯琇好雲樓集有訪杜康劉伶二墓詩蓋督學江蘇時所作也序云二墓在江陰城中又有杜康橋劉伶巷案選詩短歌行注引博物志云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云康字仲甯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又說文清字注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

垣長垣漢陳留郡今直隸大名府屬縣也晉書劉伶沛國人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建威隋縣隸梁州武都郡今甘肅階州境也晉輿地志無此縣名其官莫考其葬地亦未聞然此二墓決爲附會之誣或云橋乃杜康二婿捐貲故名墓亦杜康二婿之墓後人誤爲作酒之杜康凡皆委巷臆談無可徵信云案大理辨二墓之誣甚是杜康劉伶或因姓氏偶同或因聲音相近從而附會之皆未可知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海內圖經罕載杜康祠宇獨三吳有之相傳康有遺冢在江陰縣城南土人因於橋下建祠以劉伶配之然則杜康之祠以劉伶配則劉伶之墓或因杜康而益又未可知也要之康葬長垣說文有明文安得江干復有此一拯土乎

郭璞之墓相傳在鎮江揚子江心元馮子振登金山詩所謂問僧何處風濤險郭璞墳前浪打篷也祝穆方輿勝覽云金山前有三島號石簞俗稱郭璞墓明知其誤以訛傳訛也璞隨其母與昆俱葬江陰縣北近海所謂北皐烈烈巨海混混粲粲三墳惟母與昆是也據覽勝說則郭璞墓亦當在江陰惜無可攷矣

縣志郭璞宅在黃山北長庚村樂史寰宇記云郭璞宅在黃山北長庚村去縣七里吳時烽火之所也江陰晉時爲弘農郡縣守因之家焉（旬有脫字）於此製江賦入文選并撰爾雅三卷以顯物類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江陰縣晉時曾僑居弘農郡璞爲郡守因家焉據二說則長庚當作長廣而縣於晉時曾僑置郡縣郭璞以官爲家縣志於沿革職官二門皆未詳也

縣志古蹟門當補望姨橋貲宇記云望姨橋在江陰縣西南一里昔宋高祖劉裕少失母爲姨所養姨往市未回高祖登橋以望之因名望姨橋又名挂橋下接下皇田浦引水入湖往來通商旅船其深不可測浦今塡塞橋亦廢矣地志藝文當載目錄不當載篇章近世志書率專錄篇章者沿明楊慎全蜀藝文志之失也江陰志亦然金淮生同轉病其非史例廣爲搜輯倣史志例作江陰藝文志二卷

附以俟補用力可謂勤矣然遺漏者甚多信乎攷據之不易也今略就耳目所及者更補列於此宋葛公雅宮太平雅頌十篇見續文獻通考王逢原令十七史蒙求一卷見書錄解題徐明叔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見縣志雜識（卷數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又高麗記見四庫存目陳葆光三洞羣仙錄二十卷見四庫存目明孫次知作郡枕見滄螺集朱謀瑋絕書遺稿鼓吹續編九卷見四庫存目許汝達道綱目緒言見府志趙汝師用賢典章因革錄三吳文獻志松石齋集二十五卷詩集六卷文藪奏疏五卷見常昭合志徐子擴充墨池編二十卷見得月樓書目王維城墉石渠集見祝允明撰傳繆當時昌期丙辰涉錄己未涉錄

見從野堂存稿徐霞客宏祖雖足山志八卷見霞客遊記
李膚公遜之泰昌朝記事一卷見拜經樓藏書題跋繆守
恒鍾理化機淵微二卷見縣志圖朝沙張白介人四書翁
詩經翁四書五經一貫唐律晚細李杜合選醉禿叢談見
讀史大略自序又定峯外集禪喜集三銘樓詩稿定峯說
詩見王家枚定峯文選跋夏懋修敬渠醫學發蒙四卷見
浣玉軒文集沙桐昉晉孝經注家禮纂要誠意錄象緯書
地圖刪要謠言後樂堂集見沙震小沙子史略跋孔堯山
廣居夢餘小草見匏廬詩話湯而洋若宰勰雲詩草趙談
茲銑文世德堂古文詩集並見縣志皃蒼期傳霖臨川日
記十二卷見吳氏宗譜引江陰舊志徐尹先紹基人嶽萃

呈陶祖校刊

編四卷見東興繆氏宗譜繆芷卿尚誥周官聯事等韻圖
古韻譜雙聲譜經星攷見繆氏舊德集以上諸書多有見
於習見之書者不應交臂失之至於龍沙貢氏著述有王
家樞貢氏藝文志東興繆氏著述有丹徒繆之鏞箕裘集
兩書載之甚詳今除已見他書金志搜輯不計外貢氏藝
文志有明貢明教大化春遺稿貢國祺修齡仁術錄崇
有錄貢國科上都景行錄鑑古錄貢仲升堂百將傳十四
卷李杜詩韻主編六册貢敷五隆教隨喜集貢季栟櫚隱
天遺稿國朝貢介熙煒抱甕吟貢息甫震周易集說十二
卷讀易漫記毛詩集說十卷左氏隨筆綱目校正四卷靈
璧存稿息堂古文草息堂詩稿息堂藏書目錄一卷貢宇

清永甯雨青遺稿貢楚喬蔭桐吟梧室隨筆十卷貢作舟
松貢氏誦芬錄箕裘集有明繆惟明視仰山閣詩文集十
二卷繆成章文盛賽華館詩詞稿繆廷玉國琛讀易集解
五卷輯注盤谷序一卷繆耕讀宗悅省身錄耕讀詩鈔繆
海觀楷鐸石齋吟稿繆東棄桓毛詩補遺八卷讀詩析義
二卷忘歸草一卷繆明頗煇談易十二卷文辭解義一卷
守拙詩文全集四卷詩餘一卷繆明思灶先儒格言六卷
繆亦元昌祀西園詩文集繆采室虛白頌天臚筆六卷檻
車隨侍日記錄二卷寶公詩文集十卷繆采璧純白經學
集證四卷郘抄筆存二十四卷從侍檻車錄一卷自娛軒
文鈔四卷詩詞合編六卷共璧行卷一卷繆采石貞白醉

呈陶祖校刊

映台句股次序集解十卷文昌孝經注一卷澄江九子詩選十二卷敬庵文集六卷詩鈔四卷繆德宣念祖擬舫齋詩文集繆德芳紹祖四書集解二十卷道統正宗十卷筆耕雜錄二卷蛩吟集十卷繆德洪溥習靜齋詩稿繆明遠牲荆川集八卷繆芳遠問讀史隨筆八卷繆素書麟瘦吟軒詩鈔十六卷繆傳和廷梅自娛軒詩文集六卷繆次橋永華揖翠樓詩文集十卷繆楚江湘且存編閨秀則明有繆廷玉妻惠淑貞颿香館詩存國朝繆近山妻李素芬浣花溪詩存此兩書金氏皆未之見又無遺爾矣

作史貴有限斷修志亦然江陰縣志有趙文毅用賢傳以其崇祀鄉賢也攷趙氏自文毅曾祖賓始田江陰贅居常熟錢氏實生玳玳生承謙登嘉靖戊戌進士第官至廣東布政司參議居官有風節卽文毅父是趙氏占籍常熟至文毅已四世矣而江陰鄉賢祀之者縣志載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常州府札稱道光十八年新修縣志所載入祀諸人只憑乾隆五十七年紳士趙時煦未經地方官詳定之私禪辦理是則祠中崇祀之人不無有可議處惟常昭合志承謙有傳江陰志既爲文毅立傳似宜并爲承謙立傳今無承謙傳亦自可商而文毅之孫士春士錦俱登甲乙榜選舉表仍一一列之何也無乃不知所以裁之乎

宋葛文康勝仲字魯卿江陰人也宋史誤以爲丹陽人家

筱珊太史荃孫丹陽集跋詳辨之云江唐天祐中避孫楊漣兵之禍渡江南徙宋代門祚鼎盛五世登科第三世掌詞命宋史有傳三人附見十人最爲江陰望族魯卿再守湖州有全城功遂卜居吳興汎金溪上集中有汎金溪宅上梁文其子立方韻語陽秋序云歸休吳與汎金溪上是舊家江陰徙居吳興可見者如此葛氏以葛洪著望稱丹陽魯卿自署丹陽迺宋人之舊習集亦署曰丹陽集是晉時之丹陽郡非宋時之丹陽縣也自陳振孫書錄解題誤以爲丹陽人而宋史因之遂以魯卿爲舊居丹陽徙居吳興似與江陰無涉者因歷考丹陽歸愚兩集韻語陽秋均無徙居丹陽之文京口耆舊傳嘉定至順兩鎮江志亦不載葛氏父子韻語陽秋云余曾祖通議楊寘榜登科宋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居江陰軍青陽之上湖自號草堂逸老又云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復還舊業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於宅南眷望由里諸山皆在目考由里山離江陰城九里距青陽亦在指顧孫鴻慶爲作序文有曰覩與公同州里亦可爲魯卿居江陰之證若爲丹陽人則屬鎮江府不得謂同州里丹陽集二十一有里中無居寓丹陽縣詩五六聯云退食井腴如就國原注某見封丹陽郡遥尋祖系似還鄉原注葛稚川丹陽人觀此更可見非丹陽人矣至近代之志又據宋史鈔入不足據也案此辨詳塙足正宋史之誤

明王百穀稱登江陰人也明史又誤以爲長洲人金湜生陶廬雜憶詩注亦辨之云百穀采眞篇再謁茅君文云臣祖宗世爲農人家暨陽逮臣始讀書爲士初居晉陵又居吳郡金昌門同里澄江陳崇慶序百穀晉陵集云集何以晉陵名遡其先世爲江陰金鳳里人自常而徙於吳少卽補常郡博士弟子員云云蓋百穀寓蘇最久晚年又營生壙於長洲之白馬澗傳者遂并忘其本籍江陰矣案注說是也金鳳里爲今馬鎭璜塘二鎭地云遡其先世則至百穀卽遷居故云逮臣始讀書爲士初居晉陵也吳傅霖有利城訪王百穀故居詩則百穀固居利城矣其云晉陵或由利城遷居耳

俞蓼南太史樾春在堂隨筆云明人殷無美文稿今本八册故人之子小坡孝廉文焯出以示余余初不知無美爲何人讀其文稱不佞都其名而無美其字也又稱吳郡殷生知其爲吳郡人考明史蘇州府縣六吳長洲吳江崑山常熟嘉定而其壻徐明府序云吾邑僻在海上其常熟人乎贈東武賈君序稱代匱爽鳩贈江陵張公序稱子爲兵官贈趙侯序稱持御史中丞節出撫鄭以是其生平回翔臺省歷中外頗不碌碌而余竟不知焉是可愧矣文凡三十七首皆贈人之序然有意義非苟作者明史蹇義傳止言子英有詩名以廕爲尙寶司丞歷官太常少卿而此册中有贈少司馬巴蜀蹇公序稱忠定子英荃丞尙璽是蹇義有二子曰英曰荃並應尙寶司丞之缺又姚汝泉以議禮廷杖明史止附見其姓名於何孟春傳中此册有賀右轄襄城姚公序稱右轄公之父職方公正德之季上有所幸臣導以游幸職方公抗疏極論杖之闕下嘉靖始復原官而尋復以議禮被杖及出參貴竹又以不能詭遇自免所稱職方公卽姚汝泉也汝泉爲人大略如此亦可補史缺又明史七卿表有徐晞爲兵部尙書正統七年任十年十月致仕檢王弇州山人史料文臣異途一條知其人超於吏員而此册贈宣城杜君序云吾鄉徐孟暐以掾吏爲大司馬乃知徐晞字孟暐蘇州人也若此之類亦史學中之散金矣惟暐字不可識疑必暐字之誤名晞字暐義正相應也案徐晞江陰人縣志作字孟初據此則當作孟暐晞爲江陰人則殷都亦爲江陰人矣其稱吳郡殷生者或因縣本漢毘陵地東漢及三國並屬吳郡之故與然縣志選舉表不載此人又疑不能明也

宋洪邁夷堅志已集載一則云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於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惟道家九天生神章釋家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卽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於清旦各誦十遍仰天焚香輸寫祇懇凡越兩歲紹興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於旁異光照室少

焉生一男其患遂絕案此條可錄入縣志雜識類

俞蔭甫俞樓雜纂有五愚傳五篇其一爲郭六傳云郭六者江陰市人也其鄰吳某以乙科爲青神縣令將之官而無以辦裝吳之奴有紿六者若居積於市日所得百錢耳盡以所有奉我公隨我公之官且償倘十倍六然之罄所積得百金以獻而隨之入蜀既至青神六無所償執縶而已久之吳亦若忘六之所以入蜀者而役使之吳之子吳之兄弟之子下至臧獲咸役使之六執役無一言居久之吳以侍曹軍儲速入獄於是吳之子吳之兄弟之子下至臧獲各挾其貲或不告或詭告以故皆去襆被從吳入獄者一人郭六也吳仁慵而闇諸子弟用事以敗及諸子弟

擁厚貲歸而吳窘甚六忍飢寒事之時獄中同繫者五六人常招吳飲食六竊念我公數飲食於諸官人而諸官人至無以報非禮也乃私以百錢市酒脯伺諸官人至敬進之客既去吳愁責六曰汝胡不我謀此不腆者其可以待客乎汝不曉事毋溷乃公爲六不敢復一言詰旦竟去去數日以僧服至拜吳階下吳喜且泣曰汝胡僧也余所負賴僚友佽助十有六七矣諸子驚產行且至可千金幸而集當與汝偕又汝胡僧也袖出白金一兩與之曰汝暫居逆旅當朝夕見我六頓首謝去之旅舍忽大病昏昏如醉者十日而吳以限滿不償論斬斬之日逆旅主人走告六若不聞也椎其胸而告之乃瞋目直視疾趨至市伏吳屍哭極哀既斂櫝其棺於城外隙地葬時僚友有來弔者六衰麻執杖匍匐稽顙如孝子然有儕玉閶者其鄉人也其鄰吳某以乙科爲青神縣令將之官而無以辦裝吳之奴有紿六者若居積於市日所得百錢耳盡以所有奉我公隨我公之官且償倘十倍六然之罄所積得百金以獻而隨之入蜀既至青神六無所償執縶而已久之吳亦若忘六之所以入蜀者而役使之吳之子吳之兄弟之子下至臧獲咸役使之六執役無一言居久之吳以侍曹軍儲速入獄於是吳之子吳之兄弟之子下至臧獲各挾其貲或不告或詭告以故皆去襆被從吳入獄者一人郭六也吳仁慵而闇諸子弟用事以敗及諸子弟

崖元人所著尚有易象鉤元十卷見縣志雜禮纂要家範五卷宋希孟宇秋當攸盧召弓補遼金元藝文志列爲二書各五卷續文獻通考稱惠希孟學問該博惜其書皆不傳縣志錄俞遠遊小石灣七古一首天壽觀清隱齋澄江八景七律九首句法皆道鍊奇古遠字之近小字紹堂皆空谷號空谷先生元處士弈曾之子也生長兵餘終於草有壽七十三而卒孫大雅爲之作墓傳記略謂至正壬辰鄉寇竊發所過燬滅其舍爲廊墟先生揣地爲庵累壁爲榻客至嘯歌自如人或危之先生曰汝憂吾不生耶吾思死不殊耳一切世事絕口不言性不善飲唯酪嗜詩不輕脫稿脫必驚人如龍門梧歌小石灘行澄江八景等篇播誦

人口不下二李而理思過之時雖搶攘未嘗廢吟聲一日浩雪新霽道盡如春先生乘款段微吟未就望見兄子寬負柴具遠來便下馬忽松開掀髯大喜曰子適何來寬進曰固願侍謁於前也因趣令瀹鬻具茗曰吾詩成矣明日好事者傳以爲圖先生不樂著書曰後世書愈多而學愈陋惟豆亭集學詩管見行於世云云是則遠亦元代一詩人矣學詩管見必發明作詩之書江南通志是書兩載一入經部一入小說部朱竹垞又錄入經義考皆誤也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二載一則云僧楚祥有道行晒州人也仁宗嘗召對留京師相國寺後乞南歸江陰人造寺以居之臨辭時仁宗賜御書十餘軸每軸陳字黃羅上飛白

字大盈尺旁書云賜江陰軍華藏寺楚祥長老又賜佛牙一貝葉今並和御書有爲前住持人竊取之者惜哉寺後賜名壽聖於乾道初改名廣福在乾明寺之旁乾明已廢予嘗言之於郡守問候于豐向聞之朝併爲乾明廣福院今悉從乾明基矣有注海觀音像案顯志方外無楚祥傳此事不詳恒廣福寺下稱乾道九年知鼎巖煥請於朝乾明賜福始併爲一云此所言微異攷職官表乾道八年知鼎爲嚴煥蓋事發於向而成於嚴也

王原吉逢有義僧行詩咏元末徐臻大師事也徐臻大師事詳孫大雅所撰傳傳云徐臻大師者江陰夏浦小龍寺之僧也其初淮人少勇敢任俠喜鬬手格十餘人至正十二年春盜起馬沙剽掠爲寇其里中大姓陳氏募千餘人收之爲賊所敗陷其首領張氏父子二人父擒而子死先是臻與賊巢中張庵僧往來臻弟子實張氏僧也張氏僧以偵賊情賊之子實至夜聞鉦鼓聲知賊盡出且守者皆疲弱不足憚因操大斧鑿入賊家牛棚中見守者皆醉卧臻連斫殺守者六人斷鎖負張氏從閒道出張氏由此得免徐氏年幼出家爲張庵僧會僧從賊家歸臻探之具得其湯新之沐公餘日錄云永樂初有吳僧聰聞寄鉢於吾邑君山光孝禪寺善聲詩其徒有從學者屢請之未有啟受一日同行晚眺口占一絕云粥罷行來半看山何人學得音趣雅遒時頗取之然不耕坐食之畢正恐不免於自首耳

明季迎福寺僧靜聞戒律精嚴湖唾不入於水禪誦垂二十年刺血寫成法華經願供之雖足山崇禎丙子與徐霞客同行往朝雖足抵湘江遇盜梁墮水灘擊經於頂獨不失遂登楊岡崇善寺竟以創基但化霞客爲陷骨與經閒關五千里供雞足之悉檀寺井塵慢骨焉太史閔仲儼爲作塔銘霞客哭之以詩云曉共雲關葬暮共龍梵音鐙影對偏安禪銷白骨空餘夢瘦比黃花不耐寒西望有山生死共東騰無侶去來難故鄉祇道登高少魂斷天涯只獨

看崎嶇于水復千山戒染清流忍垢顏魚腹卧舟甯忝龍華揭寄轉孤潛可憐瀕死人先別未必浮生我獨遷含淚精君仍自痛存亡分影不分關客裏仍離病裏人別時還憶昔時身死生忽地分今日聚散經年共此晨發足已拌隨壑轉到頭空說過河頻半生飄飲千山展斷送枯骸瘴海濱同向西南浪泊開忍看仙侶墮飛鳶不毛尚與名山隔裏革難隨故國旋黃菊淚分千里道白茅魂斷五花煙別君已許攜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鵑鶴影萍蹤總莫憑浮生誰爲證三生護經臼刃身俱贅守律清流唾不輕一簣難將餘骨補半途空託寸心盟別時已恐無時見幾度臨行未肯行一番魔障一番慈夢娘名山亦是貪井不及泉何論九河雖復渡尚呼三坡津此子心惟佛移谷愚公骨作男幻聚幻離俱幻相好將生死夢同參雲溪樂府注云頭陀僧逸其名江陰人本名諸生妻亦工詩畫能舉八十勉識刀王師圍江陰率壯士五百人入守臨行其妻自殺曰毋爲君內顧憂縣尉閻煜嘗命率五百人突圍求救既出少三十人獨提刀引之出如是者三五百人無一損城破爲僧率五百人居海島煮鹽自給號煎海僧當事患爲亂使使招之與五百人皆自殺案乙酉城破後並無五百人逃出之事且閻煜係何人海島係何地耶此說恐未足據

龔庵和尚卽明故臣行人熊開元也滄桑後居常熟三峰道場爲僧張有譽延主十方庵後居長洲圓際寺終焉家少微十方庵詩云朔風吹盡回陽春景星慶雲天運新宇宙雖大無所託託於方外來江濱江濱說法機滾滾十方諦聽悟性眞有時下座剋息師前因師曾瓊林啖餓餅師曾鐵面彈閻臣師曾執法劾中使王總督師曾謫貳酉戍抗隨風鬣師曾南朝卻徵召不與焉阮同縉紳弘光召不赴師曾淨海護少主唐王歸路誤觸飛龍鱗崖山舟溺國安在芒鞋破衲餘孤身孝陵歲哭寒食一盂麥飯誰招魂聞說江南訪遺逸出山泉水清且淪微臣不及攀龍去兀兀陽鐘聲漏滿襟卽此北觀衆義題蘗庵僧遺像云曾住花山最上層披也趙凱北觀衆義題蘗庵僧遺像云曾住花山最上層披

圖猶見骨峻嶒立朝章疏批鱗手易世衣冠削髮僧故國遺墟傷北望空門法席演南能孤標自是經奇士莫但相推續佛燈據此似曾駐錫花山者

聽學謝鼎銘校字

江陰繆楷嘯仙

江陰有莫城常熟亦有莫城而常熟之莫城又有二常熟縣志謂一在縣南十二里俗傳莫邪鑄劍之所一在縣東四十里漢莫龐所築是江陰之莫城爲漢莫龐所築常熟東之莫城亦爲漢莫龐築莫龐所築之城不止一處矣江陰縣志云莫城在長壽南引寰宇記云漢莫龐所築捍海賊翟馬因名惟長壽之南並非防海之地注稱舊志據宋志在縣東南三十里長壽鎮南壘土爲城四門規制猶存爲行旅孔道土人稱莫城衛是江陰莫城之所在又有二說以今攷之則舊志說是蔡志說非也寰宇記明云古既陽城在江陰縣東四十里漢時莫城之城至志中引寰宇記刪去古既陽城在江陰縣東四十里之語以遷就之削趾適屨豈記載之體乎縣志錄徐倘德詩有云莫城耕者得石箭鏃示予蓋千年物也此處乃南唐藩將莫龐戰死之地昔聞紅光射空人謂莫城劍氣今即物有徵賦詩傷弔詩云南唐霸氣斂江東藩將誰知有莫公金鏃射殘猶鍊石丹心歷盡化成虹麒麟曾繪千年閣狐兔嘗穿半畝宮自昔英雄只如此可堪揮淚弔孤忠又以莫龐爲南唐藩將亦不知何所本也縣東有蟠龍山縣西亦有蟠龍山金潍生陶廬雜憶詩注云石莊村之南里許有蟠龍山上有寺相傳始於元時山廣約十畝高數丈其頂寬平而土堅莫詳其名之所自或曰濱江以南沙土平衍屈曲十里至此崛起如龍之昂首故以龍名或曰山之形如頷下珠左桃花港右立埭河二水夾山而前合流於其南迴環往復以水勢象之故謂之蟠龍山余考縣志縣治東南十五里有蟠龍山以唐垂拱中有黃龍蟠其上故名此在縣治西六十里異地同名而縣志不載其亦有幸有不幸與

金玠堂捧閻守一齋筆記云余家之東十里許有地名碗墩墩高三丈許廣輪稱是故老相傳墩內磁碗甚夥土人凡有吉凶大事需用多碗夜奉香楮虛告貸若干詰旦輒如數給之事過輒償一夜仍歸墩內相沿日久明季有無賴假而不歸由是歇絕越半年其家毀於火碗墩之西有道士墩高廣相埒或曰是兩墩者古有巨人一擔挑來或云是巨人履底泥耳案此條所說頗類齊諧志怪之流矣余三世伯祖彥昇公諱思恭許如心恕北郭集有題繆思恭美人圖詩一首雖時代略相當而一名一字非一人也考常昭新志名宦傳有繆思恭字德謙海陵人爲揚州令史張士誠陷平江思恭隨軍克復常熟授萬戶同知揚州事攝州事錢湘靈常熟舊志作繆德謙字思恭名字互

易證以許詩當從錢志許所題者必是此人也新志從元詩選而誤當訂正

世知韓魏公包孝肅爲閻羅王而不知吾鄉趙文毅公亦爲閻羅王文毅之孫中允士春保閒堂集載其事云文毅同年陳用賓巡撫雲南其夫人病禱於金碧山神神降巫言曰明年三月十五日當熟趙公到第五殿閻羅任此人剛方正直不可干以私夫人之病已不可挽回次年文毅果以是日病歿陳見郡報中大臣病故之奏始大異之郵寄絹素祭章備言其事中允之壻董含尊鄉贅筆亦載此事但微有不同其說云萬曆丙午三月十六日陳中丞用賓開府黔中時因夫人病劇設壇召仙仙至自稱金碧山神亦言本欲爲夫人請命奈冥王新卽位法甚嚴無路可救矣問新王爲誰曰江南常熟人卽春官侍郎趙公用賢也今爲第五殿閻王十五日泣任俄而夫人亦越二月閱邸報知侍郎委以三月十五日捐館萬里之遙一日而神已知之豈不怪哉依趙說則陳禱在文毅歿前一年依董說則在文毅歿後一日以理推之當從董說爲近是

錢謙益徐霞客傳言霞客過麗江邛黎諸酋留之不得去而往不半月卽可達其地舍此不由而更遠走玉門關何也玉門東距肅州之嘉峪關約九百里嘉峪南至麗江約五千里衆甘思去玉門則六七千里矣不走千五百里之近而走六七千里之遠必非人情此駁甚是但錢傳實誤字耳霞客遊記末載江源考一篇卽溯江紀源明云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又云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發於南者曰犁牛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敘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陳函輝霞客墓志銘亦云由雞足而西出石門關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據諸文是霞客所出者實石門關非玉門關矣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此那子才所以曰霞客遊記後

經餘隨筆 卷二

思誤書也 葉刻霞客遊記後 和錢傳已改正

霞客江源考論中國三龍大勢云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經石門麗江環瀾池之南出瞻定度黃竺都黎南界以趨五嶺自五嶺東趨閩之漁梁南散爲閩省之鼓山東分爲浙之台蕩正脈北轉爲小篁嶺閩浙界分度草坪驛浙贛界爲浙贛界峙爲浙嶺浙贛界而東抵蕺山黃山浙皖界東分爲天目武陵正脈北度東壢而峙爲句曲於是迴龍西結金陵餘脈東趨余邑余邑不特爲大江盡處亦南龍蜿蜒處也龍與江同發於崑崙同靈於余邑乾爲江海鎖鑰以奠金陵擁護留都千載不拔之基以此案此雖指引而駁之云欲窮星宿海既至雞足山便當由麗江說與五代時後唐楊筠松撼龍經之說合撼龍經破軍篇云高龍南枝過蔥嶺黑鐵二山雪峰盛分出秦川及漢川

五嶺分星八桂連山行有斷脈不斷直至江陰大海邊海門旺氣連岡越南水兩夾相交纏此是海門南脈絡貨財文武相交錯云云徐說較詳耳

李介立郎徐介立名寄霞客之子也號崑崙山樵自撰崑崙山樵傳徐昔民恪有題崑崙山樵傳後詩序云崑崙山樵李介立江陰人毋周氏霞客徐先生之妾甫娠而出及生不歸族遂自託耳老云云序意以介立育於李氏故遂從所育之姓而霞客遊記後載徐筠谷錄所撰李介立傳謂介立育於某氏少長欲旋里族弗能收又不忍爲他姓後故從其毋氏姓李而自名曰寄終其身不娶云云又以李爲其毋姓與恪周氏之說異錄爲霞客近族恪爲霞客

同宗時代相去亦甚近而記載不同如此縣志隱逸傳同恪說

崑崙山樵傳自敘其著述有天香閣文集七卷天香閣外集一卷停車羣舂谷口附游偕隱晴川鳴蟬聽雨孤笻息影摛首一笑諸詩集共二十四卷天香閣隨筆八卷歷代兵鑒隨筆十六卷藝圃存稿六卷歷代兵鑒一百二十卷輿圖集要四十卷秦志摘錄三卷南海伍氏粵雅堂叢書刺天香閣隨筆二卷集一卷爲徐昔民摘錄之本集存文五首詩二十六首皆次韻之作顧心求季慈江上詩鈔錄詩一百四十二首伍氏所刻不與焉其所傳者止此未識其餘著述尚有流傳否也

先文貞公著述有周易會通十二卷從野堂存稿八卷見明史藝文志存稿有刻本而周易會通無傳朱竹垞經義考載之引張雲章云弟子饒秉鑑等所述家筱珊太史云昔年有以公四書考鈔本求售者其體例頗講義以價昂未購今不知落何處矣借之

從野堂存稿凡四刻初刻於明崇禎時爲公長子采室公軒公詵所刪存文二卷三刻於同治時爲公十世孫丹徒錄卿族父之銘所訂詩文八卷據家藏采室公手鈔本付梓後附補遺年譜附錄三卷四刻於光緒時常州盛宣懷京卿之常州先哲叢書本即據同治本復增輯詩文數十篇然縣志所稱之吳公祠堂記經義考所引之周易會通序皆無之則公之詩文佚者多矣錄卿箕裘集云聞淮陰王氏藏公全集託友購求未獲一覩未識此本何如也

朱竹垞云大君子之獄多以攻客魏取禍文貞無言賈而黨奄人者尤惡之以善謀見嫉也追贈詰命云及憲臣請劍之疏發而詞臣屬草之怨深始猶鉗鋼於黨碑旋復張顯於詔獄云云即實指其事稿中示子云第一做好人第二勤讀書凡事從天理起見又云生當季世種禍容易種福極難又云瘠鹵之地難於發生及既生之後灌溉培植遂成良田吾子孫培之植之自今日滅之裂之亦自今日不滅顏氏家訓也在獄後有自敘末云余行眞而未篤口

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養而不敢營私背君欺心賣友一念亦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於此豈非往因聞報之後了無怖懼云云亦可見其從容就義矣

文貞公自敘作於被逮時非作於在獄後竹垞說誤也公於天啟六年丙寅三月初三日聞逮初五日酉自敘付子即就逮公之生平於自敘略可攷見矣辭云吾毋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殤余故以獨子受憐自提抱以至鞿此撫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師爲孝廉夏茂卿先生號習池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宇泰號凱泉辛未進士）見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七閩社校刊）

幼乃具史筆余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沒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父澄濶公俱就御史臺繫外舅復庵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里豪（蕭曇葵南丁丑進士）大激賞拔第一顧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惡何以有今日累因廉知吾父與伯冤立上書主獄者蘇州理赫公（名鑾號滑陽）吾父吾伯事得盡白井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稱爲布衣完人矣胡公之知我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世之恩也自是府錄復第一入學第四學使者郭遵一公也（諱莊陝西人戊辰進士以監察御出）時爲萬曆之戊寅吾年十七矣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壬午錄科十四名學使者李會川公也（諱時潮順德人辛未進士）余以天啟辛酉典楚闈報命還里取道蘄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懸燈於署以待一捷而弗果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應天至戊子而余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宇公（名朝陽號見施江西人甲戌進士）吾常理張公（諱鳴鶴號見施江西人甲辰進士）皆余卷云近試郡師事之癸亥春以河南封差還過永城得展拜李公之堂（人己丑進士）每試必搜余卷置之第一而卓然已丑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至今猶爲士林所誦自是（題號觀風禮遇加隆公子孝廉曾相過於公車講通家自丙辰以後予栖遲里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悵無從一訊也辛酉過蘄水憑公之棺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余驚尹澹如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澹如答書云使者方代得之暨阿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吾文且念吾貧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辛卯學使者立臺柯公（諱延甲號翼虛湖廣蘄水人庚辰進士）錄第一復格於南試吾年已三十矣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而吾母已病噎視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起視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還葬之

後痔血下注中虛下削遂得瘵症卧牀蓐者十五年吾母手操管鑰余外持門戶父是以得安枕席及吾母之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余忽忽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母殯權厝於赤岸之阡請趙文毅公誌墓丙申投館於涇里顧氏而吾父於中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小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諱子貞號簠雲庚辰進士）科試得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遘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母合窆焉請王鴛部澹生公誌墓誌皆未勒石入隧意俟異日贈典稍進有合誌以闡我二人之幽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不孝之死不瞑目者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不能堅持

而其仍改驪之後人矣無論其仍與改勒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已三十七而文思轉溢發從游者日益進汪大行邦柱與盛孝廉世才同來遊余之罄如石賁寶賞也已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余文示馮文敏文敏擊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爲吾家子弟師胡公以其意來趣駕於是有青州之遊館馮墅者兩月而文敏以少宰入胡公以稅璫罷余乃罷館歸文敏爲我點課極精細臨別勞我必捷明年舉應天二十一名時年已三十九矣本房西安徐公（諱可求號靚我壬辰進士）以上海令分考得余卷甚晚舉示同考陳公（諱大綬號赤石浮梁人乙未進士）兩相擊節呈主考晉江黃公（諱洙號良懷教庵丙辰進士）公大賞異時本房首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而副考長沙莊公（諱天合號沖虛己丑進士）賞如之是榜多名士余亦時名中一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座主矣余遜謝不能當同年顧朗仲雲鴻一見莫逆其古學古心余遜而推之定爲石交後朗仲沒余不勝山陽之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溪寸步有季女字其季子蓋朗仲在余有一言之盟也朗仲沒後家益窶余收季子而館之力不能爲治恒產亦吾未了之事也予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貲不貲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倖博一第齒已五十有二矣本房爲今禮書會稽錢公（諱象坤號箕齋癸丑進士）以春秋分

易二房同門二十一人余爲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

而後乙之殊自咄咄蓋實錄也拆卷呼余名同考皆爲公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人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余見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起矣金沙者于忠庵玉立也時方爲人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予了不爲動且曰我必捷明年舉應天二十一名時年已三十九矣本房西安徐公（諱可求號靚我壬辰進士）以上海令分考得余卷甚晚舉示同考陳公（諱大綬號赤石浮梁人乙未進士）兩相擊節呈主考晉江黃公（諱洙號良懷教庵丙辰進士）公大賞異時本房首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而副考長沙莊公（諱天合號沖虛己丑進士）賞如之是榜多名士余亦時名中一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座主矣余遜謝不能當同年顧朗仲雲鴻一見莫逆其古學古心余遜而推之定爲石交後朗仲沒余不勝山陽之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溪寸步有季女字其季子蓋朗仲在余有一言之盟也朗仲沒後家益窶余收季子而館之力不能爲治恒產亦吾未了之事也予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貲不貲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倖博一第齒已五十有二矣本房爲今禮書會稽錢公（諱象坤號箕齋癸丑進士）以春秋分易二房同門二十一人余爲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

不出四五忌者眈眈矣而少年昵之者并不樂余余貧不能徵逐飲食僻不能輦轂侯門主家二三少年且惡且厭予日坐鉞匪中慘慘也至乙卯五月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所共知不具論風顛不風顛余不知獨以爲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妄男子闌入如入無人之境兩三老瑤盡氣力抵禦天之靈宮庭無恙光廟差閹韓本用告變於上其辭曰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旨既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王名乙案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翌諭於風顛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測行逕隱微之語翌心曉然有當於提牢之疏矣義與三疏制嚴義正上嘉納然御慈甯置三犯於理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一卯金以風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卯金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風顛者恨不剸刃其腹矣而同郡某日走要門晉語交搆所搆不止余一人也而眈眈者乘之以假手於其鄉人於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遂崇仁而帶及也疏語云時丙辰之五月也余方擬投簡討候旨久不下而初疏竟爾癸丑館長不指其名余義不受辱具呈引疾懇掌院南昌劉公代題方待勘結而拜官之命下矣時余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惟恐其行之不速亦屬人所迫也余出一揭應之人以爲辯而平歸而杜門彻搆灌園課子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前郤余與虞山俱在擬議頼掌院南昌力爲保持兩俱得免後詮代者又四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者甚亹亹專在吾兩人也會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竭蹶中途忽聞曼駕弓中有一白箭頭撒不可合遂撇去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明日得報遂有虢溯之泣異哉今上登極余以正月戒行至三月抵潮補故官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而始仕亦衙門所創見也時遼陽陷沒洶洶惶惶舉朝失措而海內嚴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顧未有出身當一面者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閣臣被召者未至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扃隨之兩相甚和衷而意在於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睪小之不利於反正者曰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執見事稍後亦開有不愜人意者余受公知莫能助也六月有楚闈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人所得多名士聯捷者八人而第二名文安之得館選爲舊中眉目錄文一序一論規楚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余出者閎潤色士子而一三五策皆抄撮成之病不任也一論遂犯深諱鴻臺報則福唐而人南昌及家宰周漢陽以一疏並逐而時局又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盛規謂南昌漢陽不應逐內傳不可奉公曰上所傳何敢不奉予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退英淅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復可止矣公默然余乃白南昌用捌面體直於師實無

他腸公始怫然而予徐申其說色稍解蓋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之於是屢疏始放得旨改湖南昌自喜差存體面予不以余言告也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德於余不知何人傳之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南昌逐而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籠可愚時亦有所補救而本不能遏其橫流豈非天哉自廣南之失經撫之議紛紜廳定余時爲毋從毋觭之論福唐漸遠余矣壬戌廷試余備受卷官五月題簽誥敕七月補經筵展書官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是月二十九日廷遣册封諸藩余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秦藩之請不得於部覆故久持不下云余以十一月十六日

出都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藩饋無所受三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乎二月還報時高邑秉銓銳意澄清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以下多不悅福唐故堅卧以持之而言路之竊聞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余適過福唐淵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曰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撥之其人挽上衣不得止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眞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愼之人在上左右余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予先起師先送余出其語聞於應山應山憤憤福唐聞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濟其辭但辨未嘗詆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即欲發抄予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舍怒於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者輳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准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於大臣勳臣者然則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恩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是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於吾手不知何人所造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唐歸途逢人告愬西溪罵我彼與大洪一人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寵大豈眞欲殺我哉不過借以自解而余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余謂此說可斬屬之於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

矣福唐豈不知故曰借以自解也然可斬二字雖不指福唐亦自礙耳則詞氣之失平宜任其咎矣福唐不知已余自童子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褒如前所稱者終身不忘況於登進者乎且福唐爲相何至可斬而出之余口哉惡規喜諛亦太甚矣而內外之欲殺者則以蒲州之陰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魏我爲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休休有容古稱一个臣庶幾近之離邑素知我嚮我秉銓之後强半杜門余亦不敢數數聞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其夾袋中人予第一慫恿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棄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

輩忘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之贈託契良深一入朝而神情大變梁溪爲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邑者則嗛梁溪所不得之梁溪者則嗛我因巧避於福唐彼亦久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離於我也餘人論諭所不論矣禍機之來凡百湊集豈非天哉左魏之被言也閉門閱寂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被逐也長班阻我勿送我曰人見逐可不送乎明知爲祠者所得余弗避也南豐之推有小瑞到閣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開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贓之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代草之說深中於內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余非求免而辭去職前枚刊

代草也嘗語人言北地之代洪洞者是其屬官耳使北地在詞林亦不爲洪洞具辜況應山之疏多有可商使予操筆應不如此若應山之功之篤雖百世可磨哉宮不早移禍不待今翻移宮適所以伸移宮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事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託少子於其執友御老毋以行其矢志也固不專爲江西事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疑微於我我答非可草草夫鑿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今曰內無主□外無支襄可幾倖乎桐城獄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逆知有今日也皆天也就逮須臾與諸子皆疎劣不知吾之本末隨筆漫記都無文字粗具公私之概而已須日久事定方出示人毋徒取滅門也生平道義文章肝膽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述想見輩亦知其凡也余行眞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慙而色厲爲文有華而無學爲學有志而無養種種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營私背君欺心貢友一念亦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主於此豈非往因闇報之後了無怖懼但義不屑以三朝作養之區辱於狗奴得寧賊之手耳天啟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李小湖大理好雲樓集題繆文貞被邀時寄予書稿本序云稿凡三千餘言爲李申耆先生故物先生曾節刻於所

也而並附以跋謂足正野史所稱大洪疏出西溪手之誣其稿今歸適園余假觀得悉全文且於點竄經營處細尋血縷愈昭心迹即其乙去之語有曰要之代草之說又梃擊一案爲之張本梃擊一案爲之嫌爲之胚胎四語括盡一生中隱原委可摘以敘從野堂集又其自南昌心事於福唐曰南昌於閩實無他腸不過嫡答書耳嫡答書一語原非要緊亦經乙去然切中予病前後之悚然有疏於世故之懼覺商和尚跋稿後曰殺文貞者非罷魏實福唐也誠哉定論絕非深文鑿山先生猶得託東林以欺千古乎昔李仲達之誤傳懼曰又欲曰曰攸好官又欲矯矯名節天下無此兩便宜之理蓋謂其通魏瑙也余於福唐亦

云案被逮時寄子書卽自敘也自敘凡四千餘言

文貞公被逮時有詩十首入檻云嘗讀騷涕傳淸然涕不禁而今卓檻裏始悟夙根深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賣園陰小雅怨誹并無怨誹之情不減昌黎芰里操也痛親云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顏意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邐諸孫好護墳痛弟妹云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彌留原上淒風緊飛車白日收門衰應祚薄已矣復何尤慰內云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啜蘆粲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忍死提諸子毋徒歎嗟臍示兒云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遺編付陶社校刊

經餘隨筆 卷二

經累後生覆衆甯有卵刈草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須隱姓名慰女云五女儒生婿年來禮法王祇今逢末劫正合懺餘殃稍足無盜蹠長貧可厭糠緹縈倘處訴輒語慰而嬭寄友云生平肝膽熱撥出在人前爲友常分謗推賢必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獷便生死交應在肯爲異己憐慰妾云朝朝念佛保平安暗裏愁添淚不乾腸斷銀鐙聲一響堂前咫尺不相看來時自矢死靡他貼意摩挲賴起病昨夜飛魂驚入夢蓬頭跣足叫天那我是剛腸鐵石人不爲女子惜嬌春蓮花會上來相接共禮如來證往因讀之令人酸鼻

羅臺山孝廉有高有題彭允初所藏東林五君子手帖詩三首其一云我友彭季學志兩東林天花六時供忠孝觀厥深偶見五君書感甚梁父唫曰楊曰繆魏兩周皆國棄明運屬昏黃狐鼠弄疆蹕九州鉗網彌妖氛毒矣淫唯時儒林賢舍命爭天心獨見五君書我已頭岑岑其三云應山椒山儒移宮氣挺挺二十四巢疏齎膺騰落其鯁同心魏與左揚激忠憤炳誰託左公書割去紀無瑩江陰暨吳江誦說懷孤耿心畫魑殘雲宇外餘淸勁商颶撼屋夢展對塵慮屏頑慵無我如作詩永深省王蘭泉司寇題蒲褐山房詩話云臺山生平不多作詩如書東林五君子手帖亦奇崛可喜落筆固奇峭但不知手帖今尙在否也

文貞公忠節白於史册其孝行則世或未之知也公孫先河公家訓云吾父嘗云文貞公娶李淑人時兩三月內惕庵公聞淑人哭聲命取鍼綫令婢縫其口文貞呼淑人同跪於牀下良久惕庵公曰起乃起否則亦終日跪也惕庵公家法之嚴如此而公委曲承順處不能及也錢謙益撰公喜戚三等則怒目一視文貞公跪於牀下再視跪於門三也又云惕庵公卧牀時見文貞公考案一等則笑二等無行狀云公天性純孝父末疾卧牀十七年五夜閽聲輒惊起懇若杵臼撞胸趨整衣立牀下執親之喪致毀踰禮云惕庵公謹炷字明思力學好古取先儒身心格要之言摘錄疏解曰先儒格言凡六卷時時爲文貞誦之揭其尤要

者於壁曰以此爲孺子座右銘也課文貞甚嚴計時修短立爲限程嘗訓之曰甯靜無躁甯方無圓庶進退兩有據耳文貞公孤忠亮節實承公之庭訓也

文貞公母夏淑人有賢德工詩示子昌期云六經根柢學充實自輝光俟命須居易持身貴守常識機知用舍論道有行藏大禹分陰惜吾儕敢或忘風雅道學巾幗鬚眉閨閣中之人傑也歐母畫荻之教何足道哉借詩不多作以婦道自重嘗曰尋章摘句文人學士之事非婦人所宜爲可想見其品學之高有是母斯有是子醴泉無源芝草無根夫豈其然

夏茂卿孝廉挽文貞公詩云忽慢君諸五十霜昔年鉛槧去住各天涯消息暗行藏祝予慈歎同遊子請室何由趣飲章策馬重來到闕莊沆瀣天氣轉悲傷芳蘭自怪偏當戶神劍還嫌太吐芒老去艾齡登虎觀招來棘路歷羊腸游魂漠漠三千里誰哭纍臣楚些章孝廉名樹芳號習池萬歷己酉舉人文貞公師也有消暍集

王蘭泉祕湖海詩傳載嘉定金蘭嶼明經慰祖拜繆文貞公墓詩云蒼蒼彭越山渺渺長涇水云有繆公原荒阡近村市嗚呼明季衰朝廟綱維弛巨璫持太阿鞅奸受陋指公也本史臣感憤司載紀奉使渡瀟湘發策詢多士覩其識所存庶令過無詭

吳興叢書第六十有一種 湖廣發策試士有感昂烈忠貞二十四韻 嘉興錢儀吉衍石 激昂忠烈 公爲湖廣巡撫時事 輯入國朝官事類 之

章甯小醜潛稱雄公奔鉞嚴點竄引經史 揭忠烈公墓誌銘

平生薄蔡邕志豈美官徙百折且不回三遷誰爲喜牆以公文望遷論德 魏魏玉泉岡營壙窮華侈索記等南國斷臂不可使叱咤壽甯侯佐黨顯有此 著嘗生壙玉泉山命其客撰銘

文貞公不可客復引嘗侯爲孟公之遺文 丰裁凜自歲關虎豹森傷哉王道粗遺爲羅織經肆以鬼蜮技詆訾 百世共咨嗟高風激頑懦 李忠毅公名於江陰人同哀

苞苴告密同投檄慷慨就囹圄殘酷肆搒掠 中下淵垣同爲 李忠毅公名於江陰人同哀

意欲盡清流何由達天閽一網蹕類空甯徒六君子 詳考左哀 覆盆詎得伸國已傾宗祀豈陽僅殫丸同歸公與李 詳考左哀

松夕露寒亂水平橋地登壇想東林春山百餘里魂氣時往來乘此虹梁紫酹酒 爲碑柁轉啼烏起詩中敘述詳晰可作詩史

文貞公崇祀鄉賢係同邑徐時進等公請提學所定其呈詞云南直常州府江陰縣合學生員徐時進等呈爲公舉思賢名賢以光俎豆事參看得原任左春坊左諭德今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江左名賢斗南尊宿雄文震世風推國士無雙駿望空羣共推人物第一學術爲章句志豈在鉤沉溫古青衿青二十年辛苦備嘗眈畫粥斷齏之味爲孝廉者一十載澄清自矢慕攀轅折檻之風是以薦榜誕登清聲大著懷冰心而報國持鐵面以向人水天之彩筆方

新谿谷之白駒旋駕吏庭未嘗一至朝命忽已再膺提文鑑而三楚盡收吉人侍講筵而九重時聞謦論不幸逆閹竊柄遂多媚子稱觴壯懷衝怒鬢之冠苦黎閣之伏蒲無貴同志借批鱗之劍致柏臺之代草有聲目側一時業落龍逢比干以遊地懷慨折獄吏期不負高皇列聖於在天虎彪之魄腸剛百鍊豈謀辭風之身談笑就檻車惟願偕赤體徧歷五刑强項罔渝百訊陰霾薄日月黑獄內自甘脛折髓枯精爽動風雷恭厥前忽見石飛木拔丹心共照白骨猶香奇冤亙古所稀大節於今爲烈至於有懷明發原移孝子以作忠臣言念鞠哀每篤連枝而敦一本齊眉淑配靜好諧琴瑟之音繞膝多賢唱和叶壎篪之雅當尸此事世罕知者惟聖衆之名殊不雅耳

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嘉靖三十三年倭人入寇兵備任公環督兵以待之其子遣人候問公作書報之云汝輩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伺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寇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甯爾老子領兵不能討除嚼齦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幃爛耶後來事未知如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婦死節子死孝陵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曉之不必多說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常聚首亦奚必一堂哉此書載陳鴻文先生從軍隨筆陳亦韓徵康熙閒江蘇學使許公奏請於吾邑建雙忠祠以祀文貞公及李忠毅公於是公裔又請爲塑像志因江陰繆氏家訓亦有此書竟作文貞公與子書不過字句小有不同後見江陰李翊戒庵老人漫筆乃知果任事載學使魏公及公元孫敬持雙忠祠碑記京師之像鼎

公作繆氏家訓誤入耳案今本繆氏家訓並無此書且亦易辨文貞公安有領兵禦倭之事耶家訓中自有文貞公與子書疑此爲傳鈔者將兩與子書連類錄之讀者不知因以爲文貞書耳陳亦韓所見家訓不知何本恐亦鹵莽誤會也任公此書亦具見一腔忠義惟書外尚有詩二首云去年走馬燕山道今日驅兵江海涯三尺龍泉書萬卷丈夫何處不爲家放船中道轉狂風雪浪排山一點逢宴寢先生明旦死安危不在海濤中江陰縣志錄之

文貞公九世孫翰仙公官閩西臨漳縣知縣同治元年殉回難郵贈太僕寺卿殉難地方及原籍並敕建專祠配張淑人殉烈旌表附祀事蹟詳國史忠義傳豐城毛慶蕃爲瑞縣學生祖國子監生澧復遷常熟父慰祖遂爲常熟縣學生習律令游江蘇湖南北有名君少讀書亦通律令咸豐中以知縣發陝西斷疑獄數十署咸陽補武功其爲政以平循理訟鋤豪强爲務蓋屋鄰邑也民不宜其令衆庶而譁大府知君賢移君蓋屋遂無事臨潼楊生花作亂檄君調補治之至即輕騎行境內解散脅從時前令所請兵已至君誡勿遽發一夕偵知生花無備督兵役抵其巢止擒之及悍賊二十餘人置之法他無所問詔賞孔雀翎以直隸州□補常是時粵賊捻匪相繼起天下糜爛而三秦

完善民老死不睹兵革武備廢不修君獨意治城隍築鄉堡積糗糧團練民兵募壯勇謀保聚事方辦而粵賊果自東荆紫關入省城戒嚴鎮潼距省五十里君出境躬捍賊多張疑兵驪山旁賊不敢犯則自藍田繞道襲破渭南縣二華東走出關是役也君以一縣乾然爲省東保障大府皆重之具功狀且上而回亂作初秦隴多回族俗僄悍不肖者輕犯法而齊民亦數齮齕之數日積或糾衆相鬨吏莫能平曲直益相仇主是粵賊新擾渭河南北諸衆回蠭起脅良回爲亂縱火燒村落層巒無遺類鴟張報省至大吏不知所爲涇陽張文毅公前方以團練大臣家居以回民居關中久田墓所在宜可以說定也請親往撫賊欲

降守令爲民望者與俱圍邠君君知不可爲苦諫文毅弗納請君益堅君慨然曰吾豈愛一死哉乃戒臨潼嚴城守獨身與文毅及故山西知縣長安蔣若訥北渡渭羣賊環譟欲脅君降君厲聲叱大詬圍之別館賊曰洪與者常感若恩欲脅若降若訥北有名君少讀書亦通律令咸豐徐復嬈以順逆賊首任老五悉搖衆心曉其下擁君與文毅將君至扈頭鎮皆被害時同治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君既授命大吏猶不知八月初文毅從首亡歸始言之如此事聞詔嘉悼府優邮贈太僕寺卿予世職附祀文毅專祠祀張淑人始君與文毅行音問聞不達淑人使庶子逸出悉索金帛勞兵民相與死守數月會邠縣相繼陷臨潼孤立賊中獨完久之得君死耗不食七日亦死詔旌其閭

四年從給事中王憲成請臨潼常熟太僕公專祠光緒丙戌公弟少初公自河南解組歸子鍾沛安徽知縣襲雲騎尉鍾洛陝西知府鍾淵鍾瀛亂既定鍾沛至首頭求君遺骸不可得乃招魂具衣冠斂而歸葬焉國史忠義例得立傳鍾沛昆弟懼弗詳也請更爲家傳乃敘次而論之論曰吾舊過潼洞去亂時八九年蓋關西郊野千里之閒無回旋故地爲墟云回禍始萌芽長吏制馭多失宜嬴者橫擢折之矜威嚴而回族怨其強桀者則又曲法縱之如奉驕子而齊民亦怨及夫禍發燎原一二賢人君子期以口舌撫定之何可得哉方張公之諭賊也君早信無生還理特非有朝命督之又非職守迫之也君不行於義無少損感張公之意求濟萬一卒委身虎穴捐一死明己志其天性然也文貞遺烈遠矣

太僕公守臨潼時有詩云豈爲孤忠寄口碑千秋巡遠是心期危城困守無援旅報國丹忱世孰知忠藎之氣溢於言表設無回事而臨潼不守亦必爲巡遠可知也因憶順治乙酉江城之事吾宗殉義者多至數十人而孟玉公鍾粹與弟仲玉公鍾祥季玉公鍾俊以全家十七口同時俱死尤爲慘烈後兄弟三人合葬一邱時人號爲三忠荊溪唐夢訪作三忠傳臨難時孟玉公賦絕命詩一章付子洪遠令奉祖母以逃蓋一家惟二人得免云詩云素志雖然末遂時從容就義亦何辭痛念堂前慈母在從今奉養在

吾兒嗚呼何吾族忠義之多也

常熟太僕公專祠光緒丙戌公弟少初公自河南解組歸所築在虞山南麓石梅白衣庵西前臨焦尾溪因山爲基層累而上最後爲家祠極亭榭樓臺泉石花木之勝春秋佳日游人如市建築之後遂爲虞山勝地知縣錢保衡題聯云門望溯文貞學有淵源想當年保障危城更赴急蒼頭賢令尹力已竭矣忠魂返虞麓報以俎豆看此日巍巍崇宇正煥新丹臒我國家禮亦宜之石方涑聯云選勝關崇基從齊女羣言子墓旁高築三層全收蔦象褒忠邀賜典繼錢參政僧留守後獨憑一席共享千秋姚孟起聯云雲樹鬱孤忠大丈夫慷慨捐軀馬革歸魂招涓北石梅標勁節賢伉儷馨香食報鴻光合祀列虞陽臨潼太僕公專祠建於光緒戊寅主其事者爲知縣會稽沈家楨陝西巡撫曹鴻勛題聯云一百日生死無憑竟臣忠殉國婁烈往夫撫茲如斗孤城眞不愧臨淮韓刀石龍鋸緻四十載昇平重覩見桃柳盈郊桑麻被野爭拜我公遺像當猶是兒童竹馬父老衣冠

少初公諱鶚聯太僕公季弟也咸豐癸丑以縣尉分發河南丁巳署陝州吏目補寶豐尉升知縣歷攝延津汲縣等縣事同治丁卯補伊陽縣丙戌乞假修墓歸遂不出古文詞皆工尤長於詩其性情近左司香山體格亦似之有伊闕詩鈔幽居次左司韻云達人貴知命名利非所營淡泊

本業志圖居無俗情圖林雨初霽池塘草又生與友日往
來好鳥自飛鳴習靜且高卧遠聞還獨行玩彼得時物欣
欣爭向榮高樓二首次少陵韻云盧扁不能醫厥病無過
俗冠帶拘形骸禮法受拘束忸怩欲何言趙趄難止足試
將俗狀陳悲歌當痛哭高貴草頭露人壽風中燭曷若十
畝閒無榮亦無辱曉起視我瓶倘餘升斗粟學道辭伊川
求仙訪鬼谷桃花開未開芳草綠未綠逍遙夢蝶園棄遊
匪我獨知音琴可棄山水自成曲且偷一日閒足傲九州
牧小兒始扶牀見我不離膝偶欣分棄梨聊以娛永日學
語頗不凡騏子向堪匹未知春放華可許秋收實我年幾
半百衰老漸成疾碌碌風塵中勝孤比幾益欲爲五嶽游
畏刀筆世途本甚寬法網胡太密脫身歸去來行李苦蕭
遂回頭語小兒汝長須有術
伊園者公於伊陽所闢之園也伊邑士風素尚公至振
興學校延江南名宿爲書院山長而益其膏火復闢署東
隙地爲此園公餘招諸士觴詠其中卽爲講學之地文風
丕變士林感之園有畫山樓廳清池春臺磊落峯小有洞
宛在橋泊航靜觀亭夢蝶窩老圃停琴小舍業遷山房諸
景一時題詠甚多公詩云峭碧聳羣峰絕勝荆關畫縱目
偶登臨襟懷豁然快綠野看耕耨錯分疆界朝旭映簾櫳
高樹鋼鉦挂畫山水流心不競愛誦工部詩借此以爲

婚嫁何時畢人情日以詐結交比膠漆吏議日以刻舞文
不外取荷鋤好種梅流雲月華吐吉遠山環窗牖古木參
青蒼紫氣從東來巖壑列一房蓋瓦紅藤架映門碧柳蔽
濠梁深結契齊物憶蒙莊紫竹山房靜坐此焚香拓地三弓小
治化治鳴琴政簡民不擾望月浮雲流當春柳絲裊盟心
對清池願志冰壺皎停琴小舍春臺停琴小舍二首不啻自寫
其政績矣乞假後留別紳民暨諸生云十九年來險備嘗
不才幸免再登場適從紫舍移官舍顏鬱桐鄉勝故鄉稱
子候迎彭澤徑野人相問陸渾莊居然跳出風塵外嘯咏
林泉日正長疆分嵩洛析新城斬棘披荆化未成實政但
期持實力虛衷何敢博虛聲道荃枉已懸三黜語恐驚人

靳一鳴可惜子將來輟晚汝南月旦若爲評（時許時方伯許靖任）煞費栽培鑒苦心十年種樹盼成陰文章豈爲科名重學業全憑造詣深時理舊編窮蛾術偶翻新檄覺鋮伊川鬢秀多桃李桂待高攀杏待薯獨彈古調賞音稀徙囊琴不復揮棚棚風前隨蝶化冥冥雲外羨鴻飛歸須及早今方遂隱豈能中昭尙非聊欲茲歌空莞爾俸錢未足貿漁磯剪繫山城借柳衙柳陰深處便爲家（鄭任後仍住伊闕）依棲未穩嗔巢燕喧話難堪怒井蛙且任逍遙閒歲月漫疑癌癖老煙霞河陽一縣春常在開徧安仁手植花一年容易付因循風景依然白髮新形迹直將忘客主交情渾不隔官民劇憐父老攀轅切厭聽親朋勸駕頻好趁江干春水漲扁舟安穩載歸人身世悠悠且莫論無家安往暗銷魂奚囊只帶詩千首祖帳重添酒一樽畫裏亭臺圖易稿吟餘花鳥夢留痕探懷賸有江郎筆賦別同人賦小園萍飄三十六春秋宦海浮沈豈自由江上清風招獨往樸頭明月憶同遊此邦信有前緣在他日還容再到不顯乞瑤華藏什襲雲山紫邏共長留詩佳者甚多不能備錄也

翰仙公四子長鍾汴字豫生歷任安徽潁上甯國五河等縣事補全椒令未及赴而卒博覽強記書法遒勁兼諳金石學次鍾浴字閬生歷任陝西同州興安漢中等府知府次鍾渭字郜生候選州判精醫理客津沽現改直隸候補次鍾淳字豫生太學生天姿穎悟詩筆超逸有迂齋詩草早世豫生年三十活人無算詩筆敏妙有百不能齋吟草次鍾滴字潼生太學生年二十四有才無命皆可惋惜豫生等長余一世爲族父行豫生詩文無傳聞生詩未多見僅於族少村廣文處見題柳村兄小照柳村圖五古一首柳村者少村父也詩云吾宗老處士家住柳陰曲采擷處山秀呼吸尙湖綠學探盧扁奧書讀棗鑪熟功與瓦相伴隱遺蒼生福愧我緇薄宦奔走恒碌碌田園久睽隔宗黨難把握幸藉郵筒便尺書互往復一編辱遠貽未讀先蕭沐道像欣仰瞻和蘭寓嚴嘯吾鄉請鉅公鴻篇燦珠玉自慚駑尾續賦詩不成章翹望南飛鵠亦倘儻自審百不能齋吟草古體如擬淵明飲酒二首云閒時但飲酒

息甚古近體如秋夜對月云鐙燼夜迴靜詩成人未眠樹
洞星在戶漏轉月當天鶴警寒零露鴻飛遠入煙誰家吹
玉笛聲遞小樓邊塞雁云寒色催征雁遙程極塞西秋風
敗閣夢幾月成樓聲天闊數聲遠雲陰孤影迷頻年頻寄
語盼斷是深閨字字經鍊而出之使天假之年所造眞
未可量也

翰仙公第三女寶娟字珊如適吳縣癸未翰林李撝霄振
鵬又才媛也有唫秋閣詩草多思親懷人之作纏綿悱惻
語多深摯其感事弔古寫景咏物亦多可傳者秋日八詠
云疏籬乍見豆花開金井梧桐葉暗摧正是關山明月夜
一聲鴻雁又南回秋信修篁庭畔露珠圓三徑桐陰雨後天
經餘隨筆 卷二 三四 陶社校刊
畫出晚涼秋一片濃非潑墨濃非煙蕉窗瀟瀟夜雨滴芭蕉
蟲語淒清伴寂寥卻怪西風太多事枕邊吹送隔鄰簫
西風一葉墜斜陽古戍荒煙落照涼十二樓高明月上數
行雁字過瀟湘秋影疏籬點綴畫圖工晚黛經霜簇幾叢三
徑幽香人不見一雙麗蟾月明中秋芳嵐光如畫豁吟眸不
影裏秋齊永發火如星點點明秋光風光細颯阿堵傳神小
品中佳攜也秋夜云滿天霜氣撲龐旌雁帶秋來夜更清
幾點殘星橫漢濶數竿疏竹拂窗輕空庭落葉因風走老
楓林夕照圖秋色俄皎長河夜氣清畫屏人靜斗斜橫疏鐙
影裏秋齊永發火如星點點明秋光風光細颯阿堵傳神小
品中佳攜也秋夜云滿天霜氣撲龐旌雁帶秋來夜更清
幾點殘星橫漢濶數竿疏竹拂窗輕空庭落葉因風走老
楓林夕照圖秋色俄皎長河夜氣清畫屏人靜斗斜橫疏鐙
樹樓鴉見月驚何處礎聲敲轉急夢闌聽去倍分明赤壁
懷古云飄然攜客下黃州萬頃茫茫一葉舟人世幾經興
廢感浪花淘盡古今愁月明孤鶴橫空去風激寒濤大夜
流對酒高歌憶鄴子洞簫吹徹大江秋豪情勝槩不類巾
幗人吐屬矣

唫秋閣詩草有秋柳四首用漁洋韻云千絲萬縷總銷魂
幾曲青溪繞白門古道攀條縈舊夢小橋飛絮認前痕斜
陽影裏停孤舫落葉聲中過遠村譜出陽關三疊曲右丞
佳句與誰論幾日西風近早霜離披瘦影拂橫塘憑將別
怨吹羌笛欲寄寒衣檢客箱秋冷江潭憐庾信月明茂苑
憶吳王底須歲晚嗟搖落曾映當年碎錦坊記會仙汁染

新衣瞥眼流光是也非野渡空餘黃葉老畫橋重認碧陰稀數行旅雁衝寒去幾點歸鴉向晚飛極目平原堪繫馬封侯舊願莫相違娉婷舞影劇堪憐一望隋隄隔暮煙金縷歌殘音渺渺玉關人去意緜緜依稀眉黛懷前度消瘦腰肢減舊年待得陽和春信轉清陰長護帝城邊風神貽蕩又不減漁洋丰度也

余族始祖全一公於元末自常熟小山湖橋徙居江陰之閶莊東興里是爲東興繆氏二世叔祖惟明公視徙居江陰城中爲江城支三世祖彥相公思誠徙居周莊爲周莊支伯祖彥祥公思敬徙居詹文橋爲詹文橋支四世從祖瑞芝公瓊徙居蘇州吳縣爲吳門支十二世從祖志遠公梅支其全一公長子留常熟者爲桃源澗支二世祖承三公景言之後居閶莊及散居楊厙長涇北澗等處未遠遷者爲閶莊支椒衍瓜緜可謂繩繩爲鼎盛自明季至國朝道光時科第連緜不絕瑞芝公五世孫西垣公國維萬曆辛丑進士官貴州新鎮道布政司參政六世孫甯齋公慧遠順治丁亥進士官山西壽陽縣知縣七世孫念齋公彤康熙丁未狀元官翰林院侍講鈞聞公錦宣康熙癸丑傳臚官翰林院檢討虞夏公繼讓康熙戊辰會魁官浙江龍游縣知縣八世孫南有公曰藻康熙乙未榜眼官司經局洗馬笠湖公曰芭雍正癸卯會魁官武英殿纂修九世孫榕莊公敦仁乾隆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宜亭公遵義乾隆丁巳進士即用知縣十三世孫心如公嘉穀道光乙巳進士官工部虞衡司行走計登甲第者凡十人而乙科不與焉宋葉夢得石林燕語載一家矣

吳門支之發祥說者謂有堪輿之理西垣公會祖墓在梅灣山塔影濱衛家調之梁上燕子穴張九儀地理琢玉斧云丙子冬偶閱繆壙丙龍高聳高聳富貴也扦乍山子向癸合左肩坤砂緊灣抱來中關豐圍隆起借托下處有委靡不振之象對面艮砂插天借帶癸一分形勢不甚親近予決之曰狀元在丑科則家清而爵高若在未科則家豐厚而官不顯要丑則艮帶癸故而艮高也未則以其內近故而兼委靡也山中人不知次日返無錫人言繆公丁未及第產業儀裕今其休致亦已久也此在砂法理氣中兼看砂之形勢及砂之鄰近法也然坤砂緊灣抱來艮砂情勢不甚親近即此便見狀元該在未不在丑也穴法王墳在龍之正頭止丁財繆壙倘葬其左肘而中狀元者與坤切近也張說頗亦有理然西垣公父文

峰公至孝刲股療父不救以毀本毋張蔡人苦節教子成立後世之昌大殆天之所以報節孝而未必盡由地理也

甫齋公西垣公次子也少工制義晚肆力古學尤邃於詩官壽陽知縣以耿直忤大吏謝病歸以詩文自娛嘗與人論詩曰襲漢魏六朝之形而不知所歸宿者罔也晝唐宋爲鴻溝而不知所變通者固也不學而妄託宋人以文其空疏者陋也詩自我作奈何以一二古人限我乎其宗旨主性靈而濟以學問近於後世隨園之說有甫齋詩文集二十卷久佚沈歸愚國朝詩別裁選其二首雉子斑云雉子斑斑其羽煌煌雄雌朝飛阡陌相將十步一啄載飛載藏誰爲禍樞體貧文章南山媒翳北山羅張樊籠既入形容無光蒸承嘉惠食以稻粱雖小物耿介莫當局促一世生不如亡微命既禪感恩未央遲遲春日喬澤徜徉願同黃雀銜環君旁友人過訪云宜城愁絕各風煙傾倒今朝倍黯然坐上清歌聞子夜人生行樂及丁年三春會面常多阻百罰深杯且共傳舊事淒涼言未盡橋花落久雨纖纖雉子斑篇蓋自喻也歸愚評云經義推巨手韻語亦復雅健雄深

甫齋公兄蘇書公慧隆卽念齋公父也亦工詩有古處堂存稿擬古云玉山采嘉禾桂糈發奇芬殷飄酌天漿舉首待夫君明月爲我久徘徊泉星爲我耀蒼雲虹旗參車游何許雲冥冥夙風吼怒望霾兮不來盛顏忽改青蛾摧羲和馭轡不少駐展辰杳杳那可遏量之青蓮集內幾不能辨

念齋公有雙泉堂詩文集四十二卷傳本亦罕見家丹徒鍊卿族父輯箕裘集多方搜羅僅得詩六首五律送醫士方隊泰歸茅山云賣藥長安市超然寄一身摺驢偏識路破鞾不生塵入世性情古還鄉面目眞自慚留滯客對爾歎勞薪奇賈華山定庵和尙並祝五十初度云佛書無涯際法身悟後成談經花爆齒宣偈石移情德立觀摩衆許閉福履井欲將物外頌淳樸不能名七律假歸欲遊五臺山云排空歷歷五高臺想像先教眼界開客路風光隨馬去家鄉樹色渡江來探奇亦自安禪味濟勝須誰作賦才

莫道上方鐘磬杳此身今已出塵埃登寶華山兼謝定庵和尙云居每臨風想遠公白雲深處綠叢中金山此日逢初度法衆偕來共祝嵩性靜雖然忘甲子晃眞原不墮頑空何時謝卻塵事常對花峯看古松五絕渡江云涼月滌中流金山隱隱浮尙餘殘醉在和夢到揚州七絕東臺望海峯云層層峭石擁高臺就裏藤蘿百道開身在雲中天水合更於何處覺蓬萊四首從別裁中錄出沈評渡江詩云只清曉渡江耳寫得渾然無迹末五字何減唐人聲口餘無可攷矣

劉賓下第以直言故也念齋公廷試策內有云懲其吏之小者不若懲其吏之大者殺一二人而天下皆生也是天

下之至仁也語甚激烈公答學使吳敬生書云讀卷諸公或言對策中殺一二人句少忠厚和平之氣不可以壓卷而滿漢中堂皆言壓卷正在此不意數十日後遂見諸寓事求言之際臺省諸公半采及鈎蓧如保任舊撫寬限徵輸皆拙卷所言也據此知當時科場無忌諱與後世稍異此策

賀氏經世文編載之

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繆氏以科第顯吳門二百年豈無故哉念齋公家居二十年杜門不與世事惟率鄉之後進講學課文創建三畏書院刊明儒薈月川家規蔡虛齋密箴劉念臺證人會約以爲標準學者稱雙泉先生巡撫湯文正內召奏吳中搢紳以道義自持者公爲第一子南有公天性友愛器度寬宏女兄弟十二人孤孱者收養之置奴得瓦家子隨焚其券僮失手砕寶硯微笑而已笠湖公旋里後樂善好施閭一善事靡不率先爲鄉里倡吳中繁庶野多暴骼俗沿火葬雍正十三年有旨設法斂葬公竦然商諸當事設立錫類堂殫心力定章程廣經費俾可永久次及育嬰普濟皆爲區畫盡善是知經德秉哲歷代皆有積累不徒文章公流貽之遠矣

雙泉爲念齋公志圃中草堂之名公登第後於宅旁搆志圃以奉親宅在蘇州府治西北太平橋南養育巷卽西垣公舊第也圃成蘇書公謂公曰汝大父宦遊二十載歸田之日欲治一圃不可得今汝能成大父之志矣因以志圃

爲名圃中有雙泉草堂白石亭紅薔亭梅洞蓮子灣諸勝桐城張文端英有雙泉歌云紫雲雙闕擁聞天風殿上傳呼出九重何人第一稱巨公繆子承恩玉階上賜衣五色宮雲中虎邱才人金華客鶴髮堂前映雙璧暫乞承明著作身歸來休沐歡晨夕吳門世澤石橋頭家有詩書藏小樸粉壁不屑關珠翠一邱一壑偏能幽古稱養親惟小園此風近日無其儔疊石臨池搆書屋曲沼穿花漾新綠最是草堂初起時春風佳氣何清淑繆子倚樹看荷鋤醴泉一道花間出花開初出猶涓涓甫經探搜何潺湲淺水邊石畔不盈尺一泉又出如珠聯品泉誰復居第二味如京口中泠泉我聞飲此令人壽瓊漿石髓鍾靈秀持此高堂介大年何必丹砂問句漏繆子皎潔如泉清傳家世上舊金莖當思此泉義非偶流書布澤彌蒼生異時綵野堂中人方許高卧泉頻傾記我作歌今何時時在己酉之清明白石亭以白樂天石爲名石石舊在郡治雙瑞堂爲唐刺史白公故物先是申文定公時行舊南園郡守蔡奎鐫以石歸之至是得之申公孫惟甫有宋嘉定郡守蔡奎鐫字畢匯之亂燬於兵燹子孫式微地亦轉屬他姓泉與石皆不可復問矣

甫有公兄弟宦輸林俱以能詩名甫有公有甫有堂詩文集笠湖公有清暉閣詩文集惜皆佚無攷蘇臺書舊集錄甫有公詩一首秋夕聞蛩云驚燕趙催春景明秋風倏聽

晚蛩鳴身潛金井啼傷切影對銀蟾韻倍清有客離騷思
共訴何人閨夢此時驚笑伊底事頻啾唧靜聽宵帷雨乍
晴國朝詩別裁錄笠湖公詩二首書杜少陵詩後云稷契
成虛願詩篇峽泉羣吐辭皆信史飯不忘君汗馬懷諸
將龍池望五雲千秋惟白也可與共論文秋柳云搖落西
風裏垂條渥不生本非攀折候猶有別離情涼露成清滴
寒鴉噪晚聲吾生饒短髮愁對澹煙橫評云書少陵詩後
平穩寫去已盡老杜生平其詠秋柳前半正寫後半虛寫
處處有遠神
康熙末年笠湖公曾重刊李翰林集三十卷世推善本自
題云得嶌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重加校正藥廷琯

吹網錄記一則云賽夜宴桃李圖序繆本集首目錄作春
夜宴桃花園序卷首子目及文前標目並同序中亦云會
桃花之芳園前後四處皆作桃花不作桃李唐文粹所載
正作桃花
國朝詩別裁又有繆宗儼詩二首虎山橋玩月云山白月
當空平波作摩瑩人雲澹欲無蕩水光難定長松倚層崖
風吹韻笙磬橋下漁舟歸權歌入清聽夜深羣動息一嘯
衆山應泊秦淮云秦淮河上半青樓近水朱欄可繫舟館
女不知前代事向人猶自說無愁宗儼字敬思號桐村釣
聞公次子南有公從兄也有桐村詩稿別裁評云先生之
詩清絕

右繆嘯仙先生經餘隨筆二卷即先生南菁札記也南
菁章程凡內課諸生例於月課外更呈札記以覘學識
即其後改書院爲高等學堂猶然清光緒辛丑余以末
學受知大同李相國師猶及與先生同講舍者數載讀
書遇有疑義時概就正於先生承先生指示無少吝先
生性沈默寡言笑惟與朋輩談學術則口若懸河恒滔
滔不窮朋輩咸敬憚之先生平生著作甚富其江陰方
言刻入縣續志補雅稗疏刻入南菁叢書其餘如玉篇
箋證詩經大義諸書先生歿後不知稿存何所甲戌夏
吳亦愚太史以是編送社囑附刻先哲遺書中並諄諄
以篤念故人俾有所託爲言回首前塵曷勝悵惘夫以

先生是編論初不過隨手劄記以免遺忘非有志著述
也然即編中各條觀之攄心得議異聞探小學之精糾
前人之謬其有功經史諸書不少他若補金粟香同轉
藝文志以及蟠龍山望姨橋卓錫泉諸條亦有關鄉邦
掌故足備他日志乘之采固非尋常隨筆所可同日語
海內學者謂先生著作堪以繼美藝風貢然獨念績學
如先生生前僅僅以拔萃貢成均固未足償其所學而
身後蕭條更無勤求遺稿之人獨賴太史之搜輯之保
存俾此一編不至遽飽蠹魚之腹此則殺青既竟不能
不歎想夫太史風義之高也甲戌初秋治盦謝鼎鎔校字

晚學謝鼎鎔識

學林考證

宋王觀國學林十卷觀國字彥賓長沙人政和五年進士以承務郎知汀州寧化縣其書命名蓋取漢書敘傳正文字惟學林之語四庫全書目錄謂南宋諸儒講考證者不過數家若觀國者可謂卓然特出顧其書自武英殿聚珍板外舊本流傳頗尟嘉慶中蕭山陳春曾刊入湖海樓叢書中稱其書於宋人說部中最爲精核其間攷書籍之譌脫證事蹟之岐異辨文字之正借審音讀之是非元元本本不爲鑿壁虛造之說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今案書中如辨論柳子厚非國語數條及糾陸氏釋文之失謂地名人名不可兼存二音持論均極精確卷一書篇有注兩條木瓜詩有注一條二王有注一條卷二亟字有注一條蓋皆校刊是書時所附注故加案字於上惟卷七曹娥碑書貞字作卜下貝注云國諱陟盈切則觀國所自注也湖海樓本亦間有譌舛輒加校訂重刊之爰取所改易者及確知原書之或未審者著之左方又原書目錄每卷但著若干則無細目今附注細目於下庶便尋求丙寅七月己巳朔立秋湘潭孫文昱識

卷二

柴

許愼說文曰柴音祕魯東郊地名也　案今本說文柴惡米也周書有柴誓無魯東郊地名語

省

凡此省字皆合也此皆省字本義無語言多之義案說文省下云語多省省也从水从曰徐鉉曰語多省省若水之流故从水會意是語言多爲省之本義訓合者借義也觀國謂合爲本義無語言多之義蓋失之

名諱

史記天官書改循車徹爲循車通之類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無爲循車三字案於文義當有今補

鴟夷

乃欲富國彊兵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國誤貴今正

鰥孤

小子曰凡沈鰥侯禳飾其牲羊人曰凡沈鰥侯禳禬積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小子作小祝羊人作羊又誤今正

璽
永嘉末爲劉聰所得石勒滅劉氏入僞趙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末作沒僞作魏誤案建康實錄原文云
本湖海樓本末作沒僞作魏誤案建康實錄原文云
永嘉末洛陽不守爲劉聰所得及石勒滅趙氏璽入
屬僞趙冉閔誅石勒而璽又入冉閔今據正
王喬
今潭州醴陵縣東有王喬仙觀　武英殿本湖海樓
本潭州作渾州案唐有渾州屬關內道宋無渾州益
潭字誤也今正
方俗聲語
參徒可切北方人呼父也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脫
北字據廣韻補
斷
斷當作丁貫切乃決斷也　湖海樓本貫誤管武英
殿本不誤
顛顓
鄭氏注周禮乃欲改毀事爲顓事　按鄭氏實用杜
說改故書顓爲毀非改毀爲顓也
樹
周禮春官肆師曰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肆誤肄今

正
卷五
編
曾子問曰告者五日而編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作
曾子問曰五日則編過誤今正
格
前漢楊僕傳曰置伯落長　按此乃王溫舒傳中語
卷六
霍山
廬江有霍山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廬江均作廬山
誤今正
龜茲
文士亦或以龜字作鳩音用之張平子西京賦曰摭
紫貝搏耆龜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亦或以作以或
用耆作蓍誤今正
會缶
顏師古注曰會工外反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工誤
二今正
卷七
甘泉賦

正瀏覽以宏倘令指東西之漫漫徒同同以皇皇兮
魂固眇眇而昏亂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倘誤敞固
誤魄今正

曹娥碑

卜貝文爲与上人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与作與則
與眞字形體不合今正

卷八

雙聲疊韻

炫謢同爲脣音　按廣韻炫字黃練切謢字胡誤切
均係喉音匣母合呼非脣音也

村字是脣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脣音唱字是齒音
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　按廣韻村字此尊
切草字采老切均齒頭音清母字吹字昌垂切唱字
尺亮切均正齒音穿母字故沈存中以爲雙聲村與
吹非脣音也惟村與吹係合口呼草與昌係開口呼
觀國每以合口呼字爲脣音或其論音本與前人有
異歟今長沙呼齒音字恆動其脣作合口音旁縣皆
不爾抑觀國但據其鄉音言之也

侵字是脣音簪字是齒音　按侵字痕母亦齒音非
脣音也

隊

周禮碧簇氏以方書十有二月之號
海樓本月作辰誤今正

卷九

氾氾汎

函字含字范字皆從弓　按含字從口今聲非從弓
始

陸德明音義始作試音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無音
字按於文義當有音字今補

贊

然則贊自是一獸非虎也亦无分別之義　按說文
贊下云分別也从貝兟對爭貝讀若迥是分別乃贊字
本義不得謂無分別之義

緣緣緣

毛氏訓曰緣當爲緣　按緣衣詩毛如字讀故傳云
緣間色黃正色鄭箋乃讀緣爲褖觀國蓋誤以序義
鄭氏注爲毛氏訓也

撐

廣韻曰撐丑居切撐捕也又姓史記丞相撐里疾樗
亦丑居切惡木也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樗作撐誤

今據廣韻正

能

耐爲司寇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作耐爲可魁冠誤今依史記集解正按漢書刑法志云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

刀

軍器引纂文曰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均作引軍器纂文曰案廣韻三蕭刀下云軍器纂文曰刀斗持時鈴也蓋釋爲軍器復引何承天纂文之語非別有軍器纂文之書也今移引字於軍器之下

齊大夫豎刀之後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豎誤豐今據廣韻正

纂文以爲鈴非也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纂文上有軍器二字蓋觀國實誤讀廣韻而以軍器纂文爲書名也今刪軍器二字

朮韋

從水則爲沛博蓋切地名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補作溥誤今據廣韻正

從木則爲柿芳吠切斫木札也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芳吠作方味誤昧在未韻柿字在廢韻方味當是芳吠二字之誤說文柿削木札樸也徐鉉本唐韻音芳吠切是也

守

潁川潁考叔皆音永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叔誤甫今正

景

曹丕與鍾繇書曰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脫書字今補

經屬

字爲俗書改其體者甚多如顧之顧遲之遲　按遲爲遲字籀文非俗書改其體也

又如宜寘富寇皆從宀而俗書爲冝冥冨冦　按冥富冦字從日從六宀聲非從宀而俗書爲冖也

他音字

象胥尊周德偏師偉漢功作上聲用胥字也　武英殿本湖海樓本上作去誤今正

封窆

周禮與其植數易大傳曰不封不植檀弓曰反壤植之哉檀弓曰垂棺而封王制曰庶人垂封　案此所

引諸植字在周禮易大傳檀弓本作樹所引諸垂字
在檀弓王制本作縣又卷四仞字一則引莊子縣水
三十仞亦作垂水三十仞方書一則引碧簽氏縣其
巢上亦作垂其巢上宋朝諸諱無避樹與縣者未審
何以改樹爲植改縣爲垂也
雜記曰既封而退　湖海樓本此下有相見二字案
雜記云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蓋誤截
下文連引之耳今刪

學林考證終

讀朱筆記

讀朱筆記卷第一

濮村源元備

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戊申封事文集十一

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遞使聖道闡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緫奧。豪人鄙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害

於己之所爲。以故相與懲疾。指爲道學。而加詆訕焉。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爲不美。則是必欲擧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爲。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閔馬父之所深憂也。同上

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卷十三壁拱齋箚三。

此亦朱子初時不廢詩序之證。

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卷十四行宮便殿奏箚二。

觀此可見讀書之外。無所謂窮理者。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勑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册。爲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遭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擧而復墜。

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尙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同上乞討論喪服劄子）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癈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同上書乞追改後）

此文最有補於天經人紀。而取重于康成之一言。公之拳拳乎古學如此。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猶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祕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

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同上乞修三禮劄子。

夫孟子說疑義。

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不甚費力也。卷廿一答敬

近看周儀二禮。頗有意思。但心力短。過眼即復惘然。又似枉費工夫耳。卷卅三答呂伯恭。

讀朱筆記卷第一　五　崇文院

禮書亦苦多事。未能就緒。書成當不俟脫稾。首以寄呈。

求是正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公晚年尤用力禮經。乃儀禮經傳通解一書。眞所謂實學矣。

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椁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嗜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新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卷廿五答

讀朱筆記卷第一　六　崇文院

張敬夫書。

討賊書葬。得此一解。大義炳然。

向來閑中私竊有所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澌盡。與死爲鄰。萬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卷廿六與其一寺丞

呂伯恭。

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爲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熟。今病已矣。不能

卷廿八與呂祖謙子約

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卷卅三答

復威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尋夫復有能威吾志者否。

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問也。卷首六答顧同應

按朱子數數請祠官。請充白鹿洞主。要在於遂此願也。熟復集中。情見於辭矣。

意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

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卷三十答汪尙書燮未

按公於釋氏之學。得之既久。蓋沁其骨髓矣。宜乎其終不免往來於心。而後來解經。動輒來陽儒陰佛之誚也。以公之聰明。仍且如此。則佛學之蒙蔽人心術。豈可不凜然以懼乎。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道所以自敝而已。此言誠有味者。故熹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同上

攻如鳴鼓而攻之。及攻人之惡之攻。也已如可謂好學也已。其餘不足觀也已。其終也已。蓋異端。妄火也。

急攻急甚。不如退而明我道。我不攻而彼自破也。此謂之不攻之攻矣。呂氏此說。眞能得經意。而公特有昧乎此言。則今集注未必公之定說。亦明甚。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旣未盡。而胷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願慤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昧無義之歸。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卽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誠意正心修身。亦太高矣。各有說。理與事不相離。事卽是理。理卽是事。近世言學者。誤以此作兩截。故虛度歲月而俟俟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事煩毋略。事下毋高。事淺毋深。事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初無遽。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釐酌

之際。證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同上答汪尙甲申。

按公補大學有一旦豁然貫通之說。後儒頗疑其似禪機。然公固謂取程子之意。則與其自爲說者。蓋亦有間。據此條所言。知其所謂格物窮理之功。在乎循下學上達之序。而豁然貫通之實。於沛然行其所無事見之。何其切實而無一過高之弊也。讀補傳者。以此條參商。其亦幾乎其可矣。

井伯書云。廉夫有學易之意。甚善。然此書難讀。今之說

者。多是不得聖人本來作經立言之意。而緣文生義。硬說道理。故雖說得行。而撰以人情。終無意味。頃來蓋嘗極意研索。亦僅得其一二。而所未曉者尙多。莫若且讀詩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學者日用功夫也。卷廿

七典謨丞相者。

按公於易自言所未曉者尙多。然則堅持今之本義注五經。大題在下。小題在上。今讀此。知公於此亦必取法於古人。未嘗苟焉學者宜與臧盧說相參看可也。

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倣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盡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尙且

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卷廿八書同父書)

按孔孟於世間事。豈是遽不敢著手乎。但其時不可也。此條之言。談何容易。

蒙垂喻語錄中可疑處。龜山之語。或是未嘗深考。而所傳聞不能無誤。其兜事三經義辨中亦云。若據經所記。即驩兜之罪正坐此。堯典所記。皆爲後事起本。反復詳考。即自見矣。典刑兩句。絕類王氏。殊不可曉。推其端。即道不可以在之一語。自莊子中來。所以尤覺不辭。以此知異學決不可與聖學同年而語也。明矣。(卷廿七書汪尚書)

按語自莊子中來。以爲其學之不純。然則公經解中

凡語涉莊禪者。恐皆偶然差筆。非公本意。

龜山答胡進功書中。舉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蓋亦疑此語。如論語老彭之說。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殷因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嘗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所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豈所謂三皇五帝之書。即龜山之意。却似習於見聞。不以

非所以言舜也。(同上)

按公於書序。考覈如此。今之學者。乃置之不問。何也。

伏羲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它求。何必云者正矣。而烹猶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儘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烏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同上)

辨析詳明。(汪尚書)

又豪教讓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請老先生之所排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盡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春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一概論見論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知識才辨謀爲氣燄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貫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恝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illegible也龜山所論亦以爲疑其所偏以爲illegible乃illegible耳若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

謂使其徒得志必爲蔡京所爲則豈是非之公乎

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爲說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同上

按公作文章一字不苟如此今人或於師弟子用從字不以爲嫌觀此可以省悟矣

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

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徂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徂瀍齊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爐而後已耳同上書汪尚書十一月晦望

讀朱筆記卷第一

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深今乃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卷首七典高閣書

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讀其書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靡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猶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同上與高閣書

按蘇氏之學流於禪則有之然如大悲閣記類文人有應措辭不得不然本非有意於掠粗角精大抵公論貴人每失之於厚不可不察焉四庫全書總目蘇轍欒城後集二十卷條曰朱子生平以程子之故深

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蓋稱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

讀朱筆記卷第一

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堯舜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苟或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過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僭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路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

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豫厥上帝。不敢不正。又曰。豫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面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卷首答汪尙書十一月既望）

按蘇氏學術固偏。其論湯武。最未免後人譏議。然謂之其私邪不在王氏之下。而其貽禍又非楊墨之比。則豈非所謂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議貶者耶。

墓祭之禮。程氏亦以爲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同上答汪尙書論家廟）

讀朱肇記卷第一　七　崇文院

祭說辨訂精審。尤荷警發。然此二事。初亦致疑。但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輕廢。（同上答張欽夫）

欽夫。

按周禮冢人曰。凡祭墓爲尸。是墓祭之見於經也。後來公亦據得之。故又嘗曰。墓祭周禮上已自有了。此條從程子爲說。非定論也。顧亭林亦以墓祭爲非古。閻百詩辨其誤。見四書釋地。可併攷焉。

宋史禮志（凶禮）上陵之禮。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復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禮。進食薦衣之式。

李濟翁資暇錄曰。寒食拜掃。按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今之上墓。或有瀝酒。王伯厚因學紀聞曰。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讀以爲禮有頒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即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豪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文同而意不同。（同上與欽夫）

讀朱肇記卷第一　八　崇文院

按文言先天。亦是天時未至而以意先之。解爲左右參贊意。極是纏戾。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改。先生之文也。（同上與欽夫）

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曉。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尙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眷未能卒曉。然以

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遷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它處不改。）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卽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卽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强援前圖。使之同已。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同上。與張載夫論程集改字。）

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子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沿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爲姊妹之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定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卷首七與劉共父。）

按從子之稱。見左傳。曰。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圖。以守石氏之祀。（襄廿八年）又曰。蕩子瑕爲大司馬。杜注云。子瑕。叔敖從子。（襄十五年）是也。從孫之目。見左傳。曰。衛侯納夏戎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鄒也。杜注云。姊妹之孫爲

從孫甥。正義曰。男子謂兄弟之孫爲從孫。故謂姊妹之孫爲從孫甥。（哀廿五年）是也。公據有從祖從父之名。知當有從子從孫之目。極爲精識。但失引證左傳。惜夫。」

語類曰。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爲是。自晉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古人姊妹於兄弟之子。且有稱呼。顧兄弟於兄弟之子。獨無稱焉。古謂同祖兄弟爲從母。則當稱從子爲是。

從兄弟。謂母之姊妹爲從母。則當稱從子爲是。

按邱氏亦據從兄弟從母之目。知當稱從子。其見亦卓。然似不知公先有此說。何也。

王應麟曰。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困學紀聞）按顏延之雷次宗說。實爲朱子先鞭。

故王氏引之。

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顧炎武曰。晉書王湛傳。

濟才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春秋傳曰。姪其從姑。潘岳楊仲武誄。姑姪繼隕。正用此。所謂通男女之稱。（金石文字記）姜震英曰。姪亦女子之號。因娣姪而得名者。非男子之正稱也。無已則對姑而稱之斯已耳。按儒十五年左氏。姪其從姑。注。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貿秦。此正男子對姑之稱也。其子姪叔姪之稱於後世者。謝安石云。聖賢去人。其間亦遲。子姪未之許。是也。（潛研札記）

按圌若璩曰。呂氏春秋。褒丘部有奇鬼焉。高誘注。人之子姪昆弟之狀。（見疑似錄）先秦已稱兄弟之子爲姪。見於此。（閻學紀聞注）盧文弨引呂氏春秋。（顧氏家訓補注）畢沅（呂氏春秋注）並云。稱兄弟之子爲姪。所自始。而姜震英引史記魏其傳云。田蚡乃爲諸郎侍酒。跪起如子姪。以爲子姪之稱所始。（潛研札記）顧炎武直以史記姪字爲誤。曰。疑當時未有稱姪者。漢書作子姓。禮記喪大記注。子姓謂衆子孫也。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史記外戚世家。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金石文字記）據此。呂氏春秋子姓疑亦子姓之誤。

熊朋來曰。嬸謂夫之母曰姑。而父之姊妹亦曰姑。假借以尊稱之也。儀禮喪服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

吾謂之姪。傳曰。姪其從姑。姪者姑稱兄弟之女子也。若男子則史傳但云兄子某。弟子某。（唐說卷五）四庫全書總目。讀禮緒注。國朝孫自務撰。釋名字林。皆以姪爲兄弟之女稱。自務引儀禮喪服經。姪丈夫婦人報。證姑於兄弟之子。亦有姪稱。引檀弓顧爲明確。葉枹崧曰。爾雅女子謂昆弟之子曰姪。姪固女子之稱也。古未有叔以從子爲姪者。宋書胡藩傳。太守韓伯謂藩叔少廣曰。卿此姪以義烈成名。（唐說）而有此謬哉。董古書沿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梁同書曰。姪曰猶子。習常語也。又曰猶女。見唐摭言。

九卷防慎不至條。張幾妻顏羣舍人猶女。又元微之伯謂藩叔少廣曰。卿此姪以義烈成名。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董古書沿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似察之。注云。似與沿同義也。）情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詢而遽改之。（同上）若老兄必欲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尙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遽而無所傷乎。（同上）大抵古書有未安處。匪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嚮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也。（卷前與張欽夫論湘東改字。）

按公於程氏之書。獨辨其一字不可妄改。則彼肆然
竄亂古經。以就己意。如王栢之流者。豈公之本旨乎。
此條最可爲學者戒矣。

至於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
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殺
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
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
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
故前日之意。以爲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
諭。以爲瀆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

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
則不敢以燕。況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
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
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
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
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爲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
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
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
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而
以告朔之禮冀焉。則庶幾合乎陞殺之節。而盡乎委曲
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問上答張欽夫）

此條最可爲學者戒矣。

至於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
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殺
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
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
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
故前日之意。以爲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
諭。以爲瀆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

因有清明之飲。五月五日弔屈原。因飲蒲酒。端午近代因
記關壯繆。飲五月十三。夏至冬至。並時祭。常期。夏禴。
祭薄。尙聲。故飲酒盛於冬。而衰於夏。九月祭。謂故飲
重陽。伏祠磔狗。煮主釀除。七月十五。伊蒲之供。出於
佛氏。皆不立飲節。臘蜡新年。並於十二月而聚會飲
食亦於是月焉。古人因祭而飲酒。後人崇飲而忘祭。
不勝三代末遠之感。（潛菴問話卷一）按張氏說亦足與此條相
發明。故附著之。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
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

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卷廿一書張敬夫）

按公答林擇之亦有古文例不書時之說願亭林以爲古人言時則不言月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是也言月則不言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是也（見日知錄）亦與公此說相發

又按以春秋爲夏正始見劉知幾史通程氏泥於行夏之時信用其說胡文定遂謂夏時冠周月而公深駁之語類有辨駁此條甚詳明洪武初以張治春秋集注同胡傳立學官治書主周正實與胡傳枘鑿不相入追永樂間修大全胡傳孤行學者不知有治書是亦奉朱學者之過也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爲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同上書張敬夫）

按公於秦漢諸儒未嘗盡信後之奉朱學者能知此意否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且不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爲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同上書張敬夫）

哀公問政以下數章本同時答問之言而子思删取其要以發明傳授之意鄙意正謂如此舊來未讀家語讀家語乃知所疑數章文章相屬而未有以證之及讀家語乃知所疑不繆耳（卷廿三書呂伯恭）

按公謂家語有駁雜處所見極確但家語爲王肅所增加既見樂記就所引馬昭之言而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篇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則知今本家語四十四篇者決非舊本明甚而公於中庸章句乃欲據家語以斷改正文思之甚張氏晝深知其非是故爲辨之惜公不能舍己從人也

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略已脩改如來喻之意然若必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證用一源矣如何如何（卷廿一書張敬夫）

按公欲以費膳二字分屬每章。極覺開會不通。張氏蓋深知其非。是故亦爲弁之。惜公未及脩改之也。

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哉。孔子之意。蓋欲勉人以學也。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於我哉。勉人學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云。孰能如孔子者哉。是以勉學者云耳。又所以發明伊川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而示之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不以爲嫌。如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同上答張敬夫

何有於我哉。後來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甚多。不以脩就爲嫌也。惡知其非有也。頃時亦嘗爲說。正如晦叔之意。後來又以爲疑。乃如尊兄所諭。今細思之。却不若從晦叔之說。文意俱順。法戒亦嚴。不啓末流之弊也。如何如何。同上三月十四日

按何有於我哉。謝書用鄭康成注。後書正與集注同。一是自居。一是不居。意實相反。語類又曰。何有於我哉。語有兩處。皆不可曉。尋常有三般說話。一以爲上數事。我皆無有。一說謂此數事外。我皆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某今闕之。今考語類前說與集注同。次說與南軒同。後說與皇疏所載李充之言合。公以爲三說者皆未安。故寧闕之。然則今集注蓋姑從一說。未可以爲定論也。

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同上答張敬夫十二月。

按後儒謂漢人長於訓詁。宋人長於義理。觀公之推崇漢儒如此。知公意亦主明訓詁而不在於專講義理。

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同上卷廿三答呂伯恭。

熹近讀易覺有味。

按發明聖人所以作易之意。極爲切實。據此。與陳丞相書所謂莫若詩書論孟切於日用者。信乎其非定論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合也。言合衆理而大備。以樂之一奏。比如集衆美而大成一樂之奏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以樂明之也。金聲之變。始宮終宮。首尾如一。猶之始條理。終條理。而節節備於身也。條理。理之脈絡也。始宮。其然。而猶析言分言也。終宮。其所以然。而猶合言統言也。孔子力全之。三子則始不能終。而偏不備也。漢兒竟論。對譬亦云。）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此復以射明之也。射之所以中者巧也。其所以至者力也。中譬在至之後。然其必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孔子巧力兼全。至而且中。三子力而不巧。各至而不能中也。若顏子則巧足以中。特力未充而死耳。）

（卷情二答張敬夫大成說。）

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射之所以中者巧也。所以至者力也。中譬在至之後。然其巧足以中。特力未充而死耳。）

（此最此古雜家語也。）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復以射明之也。）

又偶爲人借去。今略說如前。（卷情二答張敬夫大成說。）

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辟字。卒章有辟則爲天下僇。辟字亦讀爲僻。足以相明。（同上）

近讀大學。疑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只合讀爲僻字。則與上章同。而於下文甚順。幸試思之。見報如何。（卷情三答呂伯恭）

按辟字唐石經作譬。宋板同。釋文所據本作辟。曰。音譬。程叔子改本亦作辟。董田呂氏。楊平周氏。石林葉氏。董解爲譬況之義。董朱子以前未有讀爲僻者。錢大昕曰。不知舊注之精實。（錢辛楣）今案經之文義。竟當以公此說爲正。

但是敬而字。初尙疑之。細看只爲人所偏僻。如見季子位高金多之比云爾。此說尤生。不知尊意以爲如何。（卷情二答張敬夫孟子說辟雍）

實有味也。（同上）

按此授經解經。極爲確實。讀集注者。宜表出之。

按語類云。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救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與此條所解亦異。

父在觀其志。此章嘗有兩說。一說以爲。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父沒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一說則以爲。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歿之後。身任承家司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若其志與行。皆合於理。而三年之間。又能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愚意每謂當從前說所解爲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

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之也結之也。同上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按前說與眞西山大學衍義所載先儒說合。而鄭維岳知新日錄引牛春宇。趙甕牖說皆同。深得經旨。公白云。每謂當從前說。不知集注何以從後說。豈亦蘆革之未盡者歟。但公謂舊有此說。西山亦以爲先儒說。據或問知是范祖禹說。

又此經所言。亦爲人之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　通上下而言。以中人爲法耳。同上

按此條亦足以補集注餘意。學者宜[illegible]

十世可知。嘗究此章之指。惟古注馬氏得之。何晏雖[illegible]

其說而復亂以己意。以故後來諸家。祖習其言。展轉謬誤。失之愈遠。至近世吳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說。最爲精當。吳說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爲尤詳。願試一觀。或有取焉。大抵此二家說。其它好處亦多。不可以其後出而忽之也。同上

按吳才老有續解考異。唯見此。

韶武。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此理固然。但此處解美善兩字而爲此說。似以舜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之事有未盡善。則美字反輕。爲不倫耳。蓋美者聲容之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與事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反之。雖有不同。而成功則一。以事而言。揖遜征伐。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同上。

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矣所以不同。

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卷情三答呂伯恭。

按樂作於周公。所以盡美。但樂以文德爲備。揖遜記注。樂而時未致太平。揖遜語注。見詩采薇正義。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樂記。所以未盡善已。或曰。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樂記曰。觀其舞知其德。以是而言。論樂亦即所以論德。參商。

人之生也直。罔則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此說似好。然承上文直字相對而言。則當爲欺罔之罔。○卷情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奢則不孫。聖人深惡奢之爲害。而寧取夫儉之失焉。則

其所以勉舉者之爲儉。其意一切矣。同上

按是亦可以補集注餘意矣。

唐棣之華。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爲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爲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爲孔子所刪小雅詩中之一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爲第幾章耶。同上

讀朱筆記卷第一

按據爾雅。唐棣常棣明爲二物。此條所辨。極爲精確。

詩傳用此說。是也。今集注仍以唐棣爲郁李。則沿陸疏之誤。蓋亦蘆革之未盡者矣。

人也。古注云。猶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莊子曰。之人也物莫之傷。亦與此同。同上

按大戴千乘篇曰。推而內之水火。人也弗之願矣。宋本

（此盧本人改入。孔廣森從之。今按既言內又言入。義複。宋本是。宜從之。）此亦確證。

不逆詐。孔注文義爲順。按孔注文義極不順。惟楊氏說得之。抑者反語之詞。如云求之與。抑與之與。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皆略反上文之意也。同上

按南軒云。逆詐億不信者。智術之用。而先賢者誠信之存也。若以逆與億加之。則吾固已自墮於欺妄之域矣。此解與集注略同。蓋後來從公說。不用孔注也。

微生畝。包注訓固爲陋。此解是。恐亦未安。同上

按集注以固爲執。一不通之義。不如包注尤尤當。

誰毀誰譽。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愚謂毀者惡未至。此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此而騄稱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毀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同上

按南軒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爲善也。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東萊亦云。不言毀者。蓋如易象舉上文。包下句。以譽包毀。語勢當然。考。誰毀誰譽。謂無私毀譽也。但毀非其所樂。故特言所譽已。張呂二說似優。公必以毀譽爲損眞過實。以爲聖人豈有毀人之事乎。然則有所譽者。豈夫子亦有所溢美乎。恐失之拘矣。

不施其親。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爲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同上

按施讀爲弛。見周禮鄭注。（遂人遂師遂大夫均遂人遂師遂大夫）古多通用。

仲尼焉學。縉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同上

寢不尸。范以爲縱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睡欲踧。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爲證。卷廿二答張敬夫問目

按此則凡有褌補於經者。不憚遠引旁證。

千金方八十一卷道林養性篇曰。屈膝側臥。蓋人氣力勝正偃臥。按孔子不尸臥。故曰。睡不厭踧。覺不厭舒。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揚赤色。緅絳色。

飾者緣領也。齋服用絳。三年之喪。既葠而練。其服以緅

爲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騮。爲中央之間色。同上

按五方間色。詳見皇侃義疏引顧子嚴之言。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注曰。謂冕服玄上纁下。釋文。間厠之間。孔疏引皇氏。蓋公所本也。

程大昌演繁露曰。環濟要畧。正色。青赤黃白黑也。間色。紺丹鉛錄作綠紅縹丹鉛錄作縹流黃也。御覽八百十四 楊用修曰。流黃一作駉黃。又漢人經注。間色作姦色。禮記。間聲作姦聲。丹鉛錄 又曰。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即間色。文集四十四 按荀子曰。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注云。間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也。正名 亦作間色。禮記王制曰。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作姦色。間姦通。故左氏昭廿二年經。大蒐于昌間。公羊經作昌姦。此其證。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爾。同上答張敬夫

按疏釋詳明。

呂謂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汙下。同上

按觀此。集注用呂說也。

伊川和靜以小大由之一句。連上句說。似更分明。可更詳味。同上

按張敬夫曰。先王之道。若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則有所不行。以小大由之屬下。程門楊謝及李延平說

皆同。雖公從程氏。非是。

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同上答欽夫仁說）

按語類卷七曰。只玄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吳晉能改齋漫錄曰。鶻突二字。當用糊塗。蓋以糊塗之義。取其不分曉也。按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端之爲人糊塗。（自注云。讀鶻突。）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今食醫心鏡。治脾胃氣冷。不能下食。虛弱無力。有鶻突羹。用鯽魚半斤。細切起作膾。沸豉汁熱投之。著胡椒乾薑蒔蘿橘田秫薤曰。今實雜玩寶貨肆。曰骨董舖。仇池筆記。陸道士詩。投膠骨董羹。鍋內。掘窖盤游飯盌中。薑羅浮顓老取飲食雜羹之名曰骨董羹。則骨董之義可知矣。（晉宇外集）又見劉孟熙靠雪錄。孫奕示兒編諸書。可並攷。

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眞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同上卷三答呂伯恭）諸子頗有意向學。但前此未得師友。今在彼又爲戴溪鶻突。若到彼。可力與教拔。（卷廿五與劉子澄）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同上卷廿四與張元膺）鶻突聽之使人憒。（同上與劉子澄七月九日）含糊

按以上或作鶻突。又作糊塗。互相通也。

比見婺中所刻無垢日新之書。尤誕幻無根。甚可怪也。
已事未明。無力可救。但竊恐懼而已。不知老兄以爲如
何。因書幸語及。（卷卅三答呂伯恭）
按無垢之學。出於龜山。喜以禪機詁經。極不免偏駁。
其所著心傳日新二錄之非。公作雜學辨。爲深辨之。
可併攷。
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

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
之辨當愈力。其禽獸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
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同上）
按孟子一書。唯是破邪說之害。故必每力辨而痛斥
之。蓋謂邪說之行。人心壞亂。人心之壞。無父無君。殺
人强戰。驅子弟戰之。則與禽獸何擇。是以一則曰。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再則曰。夜氣不足以存。則
其違禽獸不遠矣。（雖婁告子）由此觀之。禽獸之云。蓋不唯
答公都子一問也。
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

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
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
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
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
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
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
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荊
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
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
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

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
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
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尙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邪。
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
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諺目之。而舍人丈所著
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
正獻榮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徵旨。有
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至於家學。亦
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
可自悞而復悞人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觀此。公以蘇氏貽書比於楊墨者。伯恭所不服也。前書所引文理密察。初看得不子細。近詳考之。似以密爲祕密之密。察爲觀察之察。若果如此。則似非本指也。蓋密乃細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豪釐之間一一有分別耳。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只是一事。非相反以相成之說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以密爲秘密之密。固非也。察是明察之義。則解爲觀察之察。始非有悞也。

所論孟子論二子之勇處。文意似未然。蓋賢字只似勝字。言此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

讀朱筆記卷第二

崇文院

耳。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亦文勢之常。非以爲二子各有所似而委曲周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亦豈以其德爲似之哉。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爲有所似耳。此亦非孟子之所避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二子似曾子子夏。特以其養勇而言。集注乃謂子夏篤信聖人。是非所以論勇。宜以此條爲正。

大抵伯恭天資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烹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烹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爲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無以報箴誨之登。敢效其愚。不審然否。因來及之。同上

前書所引文理密察。初看得不子細。近詳考之。似以密爲祕密之密。察爲觀察之察。若果如此。則似非本指也。

正義。蓋僞正義世未行。故晁公武讀書志無載。始見陳氏書錄解題。則公時亦未見也。

說文。此亦無好本。因便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矣。同上答呂伯恭。

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試扣其說。因贊成之爲佳。同上答呂伯恭。

按公用力說文。擧擧如此。知公意專在於遵守古訓。後世好標新異。欲駕漢唐先儒之上者。相距遠矣。

近見建陽印一小册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世。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

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采獲。文勢反戾。亦恐不能完粹耳。因筆及之。本不足深論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精騎之書。蓋便於作文揣搪之用。公嫌其左右采獲。不能完粹。其實作文從來有此一道。但不可生硬耳。觀韓柳大家所爲可見矣。

小本易傳。尚多誤字。已令兒子具稟大本。校讎不爲不精。尚亦有闕誤。掃塵之喻信然。能喻使改之爲幸。聞又刻春秋胡傳。更喻使精校爲佳。大抵須兩人互讎。乃審耳。兩人一誦一聽看。如此一過。又易置之。同上答呂伯恭。

按劉向別錄云。讎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讎書。桃溪西漢證據檢出之。然則兩人一誦一聽看。是從來校書之法。公又易置之。則精之又精者矣。

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爲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同上答呂伯恭。

按子路之言。固不免於廢學之弊。若子夏之言。則蓋專以戒世之有學無行者。故其言主於勸德行焉。曷嘗有所謂弊者乎。吳氏之言。得於彼而失於此。集注

所論實本佛老之說。故特於序文發之。蓋不遺其善。而抑揚之間。亦不爲無意。似不可謂不足而略之也。同上答呂伯恭。

桃原詩卷甚佳。但李習之復性書已有禪了。石林考其年。是未見藥山時作。必是有此根苗。韓公不曾斬截得斷。後來遂張主耳。卷卅五答劉子澄。

按後世以二氏之說詆儒理者。蓋粗於李習之復性書。公此言可謂能發其眞贓矣。但據其言。仍似未免

有所依違於其間。禪學固人。可懼如是。近時阮元性命古訓。（見揅經室一集卷十）及復性辨。（見揅經室續三集）辨李說頗詳。可并攷。

天斯昭昭之多以下四條。譬諭似以天地爲積而至於大者。文意頗覺有礙。不知當如何說。幸見教。（卷廿三答呂伯恭）

按此本言積小以致高大耳。非以天地山川之形爲積累而成也。公蓋有疑于此。故章句亦有不可以辭害意之云。其實中庸之辭。始非有所謂害意者也。

中庸章句一本上納。（此是章本。非勿示人。）更有詳說一書。字多未暇。

餘俟後便寄去。有未安者。一一條示爲幸。大學章句并

（答呂伯恭）

文之餘簡無疑。更告詳之。系於經文之下。却無說也。（同上）

往亦有詳說。後便寄也。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爲五章闕

昨附去中庸大學等書。如何未相見間。便中得條示所未安者幸幸。（同上答呂伯恭）

中庸解。固不能無謬誤。更望細加考訂。來春面叩以盡鄙懷也。叔度云。欲傳錄。此非所愛者。況在同志。何所不可。但恐未成之書。若緣此流布。不能不誤人耳。已書盡。其且俟相見商榷之後。度可傳則傳之。亦未爲晚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觀此。學庸章句。公皆從伯恭商推之。不知五章闕文之說。伯恭以爲何如。時檢東萊集審之。

近稍得暇。整頓得通鑑數卷。頗可觀。欲寄未有別本。俟來春持去求是正也。聞老兄亦爲此功夫。不知規模次第如何。此問頗苦難得人商量。正唯條例體式亦自難得合宜也。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尙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大速。與魏大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尙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同上答伯恭）

綱目草藁略具。俟寫校淨本畢。即且休歇數月。向後但須求一爲隱括。但恐不欲入此千古是非林中攪。當一分。然其大義例。熹已執其咎矣。但恐微細事情。有所漏落。却失眼目。所以須明者一爲過目耳。（卷廿四答呂伯恭）

綱目近亦重脩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異時小作功程。即亦不至勞心也。（同上答呂伯恭）

綱目不敢動著。恐遂爲千古之恨。叢教揚雄荀彧二事。

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爵。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苟或却是漢侍

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立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卷卅七答九延之。）

垂諭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如未中理。却望垂教也。（同上答九延之。）

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有倫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卷廿二酬晃江東提刑奏狀三。）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

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爲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注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閑秩。即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同上貼黃）

按公撰綱目。大意見此。四庫全書總目稱。初朱子因司馬光通鑑作綱目。以分注浩繁。屬其事於天臺趙師淵。師淵訥齋集中載其往來書牘甚詳。（清芮長恤綱目分註補遺條。）又稱王柏書綱目大全後。徐昭文綱目考證序。證綱目一書。非惟分註非朱子手定。即正綱亦多出趙師淵手。（明張自勳綱目續麟條。）據此又知綱目亦非一一公手定也。

韓丈近得書問清議二字所出何書。殊不省記。但憶劉元城語耳。因書告見教。（卷廿三答呂伯恭。）

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章。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作第二段。）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

第五倫事。閻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爲佳。千萬勿客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後儒頗疑公作近思錄。卷首卽載太極性命之論。非近思之意。焉據此書所言。公固嘗刪去之。不俟後人嘗議也。後來再列之者。特使學者知其名義而已。

故呂氏題詞主先及之。不足以爲公病矣。

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畧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也。記論語者。只爲不曾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

病痛也。同上

按先儒太宰德夫。以家語爲論語底本。極似公此條之言。

更說有何人語孟說。亦望見寄也。同上

按何人猶言不知何人。後漢書曰。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又曰。欲收縛何人。不知姓名。五行志

三國志曰。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付許允門吏。夏侯尚傳

淳化法帖有何氏書。第五卷

按何人猶言不知何人。後漢書曰。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又曰。欲收縛何人。不知姓名。五行志

三國志曰。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付許允門吏。夏侯尚傳

淳化法帖有何氏書。第五卷

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法帖刊誤

黃伯思曰。何氏飛遂貶何地。卷百廿一

義亦與此同。

又語類曰。林一

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不審所欲見教者何事。亟欲聞之。恐不能悉論。姑得大者數條見示。亦足以有警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朱子注詩。凡兩易稿。其初稿全主小序。今呂氏讀詩紀所引者是也。此書所稱爲舊說牽制。蓋指此後用鄭樵說。遂廢小序。今本集傳是也。此書所稱比欲修正。蓋指此

論語說得暇亦望早爲裁訂示及。同上

子約書致盛意。欲得語解定本。此亦有欲修改處。今且納二册。餘却續寄也。但聞又欲修定向來所集。告且斟酌。不可太用精力也。熹解中有未安處。望口授子約。一一錄示。千萬千萬。或呼塾子來。令受其說。子細寫來亦幸。卷卅四答呂伯恭

按觀此。公論語說。皆未嘗自以爲是。

董氏詩。建陽有版本。旦夕託人尋訪納去。其間考證極博。但不見所出。使人未敢安耳。卷卅三答呂伯恭

按讀詩紀所引董氏卽是。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

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歸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强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悞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同上答呂伯恭。）

按聖人作易。卜筮以決吉凶。莫非教人爲善焉。既已寓之卦象。則其辭亦非比擬之天地事物。則不足以盡其意。自乾之稱龍。坤之稱馬。孰非象乎。如公所列舉。亦皆象也。烏可直指爲實事耶。果如公之言。則利涉大川。唯是爲涉川之吉占。畜牝牛。唯是爲牧牛之吉占。是豈聖人作易之本旨乎。今本義全用此說。不可從之尤者也。

示喻令學者兼看經史。甚善甚善。此間來學者少。亦欲放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変。只看得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已處。便中得數段見寄幸甚。然恐亦當令多就經中留意爲佳。蓋史書鬧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當預防也。如何。（同上）

按此爲切實不可易之言矣。

詩說所欲脩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畧及之。比亦得間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脩舊說。訂正爲多。向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卷卅四答呂伯恭。）

按觀此未知今集傳盡經脩改否。向疑當作尙。

文海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爲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

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眞觀記。曾子固仙都觀棻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爲永遠傳布。司去取之權者。其

所擔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也。況在今日。將以爲從容說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雜置異端邪說於其間也。

同上

按宋人好講古文。其著爲選本。以行于世者。蓋昉於東萊。次則樓迂齋昉謝疊山枋得。而東萊所選。今唯有古文關鍵。不聞有文海。可惜也已。

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却欲添入說擧業數段。已寫付之。但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同上

按說擧業數段。今本無載。蓋未經增入者矣。

近看論孟等書。儘更有平高就低處。恨未得從容面論耳。同上

讀朱筆記卷第二　一五　宗　文　院

按孰是平高就低處。後學所宜盡心也。

熹去月之晦。已交郡事。違負夙心。俯仰愧歎。云云。始至。

首下書訪陶桓公靖節劉凝之周先生諸公遺迹。教授楊元範已作劉祠。因并立周象。配以二程先生。尙未成也。四五日一到學中。爲諸生誦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

故步云云。廬阜勝絕。粗慰鄙懷。漱玉三峽。皆已一到。簡寂亦深秀可喜也。同上答呂伯恭

却有小事拜懇。學中元範教授立得濂溪祠堂。并以二程先生配食。又立得陶靖節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翁通榜曰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亦嘗謫居於此也。周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周祠已求記於欽夫矣。五賢之記。意非吾伯恭不可作。本欲專人拜懇。而小郡寒陋之甚。不敢多遣人出入。云云。陶公栗里。只在歸宗之西三四里。前日略到。令人歎慕不能已也。廬山記中載前賢題詠亦多。獨顏魯公一篇。獨不干事。尤令人感慨。今謾錄呈。想已自見之也。云云。此來不暫了得公家一事。但僦得此祠堂。看得廬山耳。同上答呂伯恭

廬阜奇處。盡在山南。玉淵三峽。蓋已屢到。但此數日來不欲暑行勞人。徒夢想水石間也。三峽之西。有懸瀑瀉

石。龍中雖不甚高。而勢甚壯。舊名臥龍。有小菴已廢。近至其處。不免捐俸金結茅。欲奉孔明像壁間。俟得解郡事。且入其間。盤礴旬日。而後去耳。此來百事敗人意。獨此差自慰耳。同上答呂伯恭

修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像。別無地步可起造。其他方作得劉凝之巷亭并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樁管爲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臥龍庵。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同上答呂伯恭

前書誤作五公祠記。計今可以抒思矣。因來。千萬早寄

示爲幸。蓋已具石。恐熹或去此。又不能得了耳。同上答呂伯恭。

熹昨懇求盛文以記五賢祠事。想已蒙念。得早示及爲幸。恐熹去不及。剡矣。同上答呂伯恭。

熹昨拜書。以五君子祠堂記文爲請。屢辱教字。都未蒙喻及可否之意。竊觀書札語意。似已不妨出此數語。以慰一方學者之望。況發明前賢出處之意。又高明平昔所以自任之重乎。非專出於鄙意也。濂溪祠記。荆州已寄來矣。已屬子澄書而剡之。旦夕刻成即寄。但所請竊望便爲留意。及熹未去得之幸甚。石謹具矣。顒俟顒俟。

至懇至懇。熹上覆。同上呂伯恭。

尤延之已寄五賢祠記來矣。旦夕刻就寄去。同上呂伯恭。

桐鄉志文質實寬平無所爲作。文字利病不足言。正足以見養德之效。甚幸甚幸。初請諸賢記記。蒙見喻不欲勞心。不敢固請。今見此志。乃恨其請之不力。然叔度却報云有意爲記臥龍山居。此固甚幸。然今事又有大於此者。敢以爲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非獨以記其事。且使此邦之學者與有聞焉。以爲入德之門。則此惠深矣厚矣。千萬勿辭。仍願亟以見寄。恐勍章忽下。不得竟其事也。同上答呂伯恭。復有專人。隨叔度人去。令候得白鹿臥龍記文而歸。幸一揮付之。千萬。同上

按公初意蓋在立五賢祠。特見其推挹前賢之深已。追得白鹿洞。一意欲復之。則其意實在繼往聖啓來學。是蓋公一生志願。故曰今事又有大於此者。謂此也。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爲怙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爲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迨至國初。猶數十百人。大平興國中。常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卷十三廷和奏劄七。

容齋三筆卷五。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爲褒信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嘗聚生徒數百人。李

遽可圖時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爲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

臣熹奏爲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頒降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國子監九經注疏等事。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覩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迹。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眞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勑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眞閑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眞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臯。其大如此。駭懼震慴。不皇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爲荆榛。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況境內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弗修。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反寂寥希闊。合軍輿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爲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爲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勑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榜收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眞宗皇帝聖神遠意。特降勑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爲額。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給屬本洞。奉守看讀。

於以褒廣前烈。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士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謹錄奏聞。伏候勑旨。（卷十六缺合兩南康任滿事件狀）

按公修白鹿洞。首講置石經及九經注疏。則公於經解。雖時有標新異者。而其意未嘗全廢漢唐先儒相傳之義訓。亦已明矣。今人乃卑視注疏。往往束之高閣。無復讀者。嘻。是豈公之本意乎。

具位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十有餘里。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號爲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世爲世用。名跡章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

猶數十百人。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以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勤之。其後既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於今。基地埋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水之勝。甲於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今日鮮不興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願乃廢壞不修。至於如此。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除已一面計置。量行修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然其名額具載國典。則其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賜行下。竊慮歲久復至埋沒。須至申聞者。（卷二十申修白鹿洞書院狀）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立書院。不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不至於荒廢堙沒而已。不敢妄有破費官錢。傷耗民力。伏乞鈞照。（同上小貼子）

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熹惟是雖還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儻欲復脩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略如嗣官之入。則在熹又爲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廢耗。惟冀鈞慈深察愚悃。（卷廿四答呂伯恭）

按晉治兵。建而不施。見定四年左傳。董氏據以爲說。而伯恭從之。更引聘禮使者既行斂旜。及境張旜爲證。則知旗無事則斂。有事則施。無可疑者。淮南子亦曰。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最足以相證。不知公何以有此問。集傳亦不載呂說。或者公所見讀詩紀係其稿本。有語焉不詳。故其言如此耶。段玉裁曰。不施者卷而不垂。施之者垂之也。（說文注）亦與呂說同。

世有麻衣心易者。亦出此間人所造。嘗見之否。（同上）

按麻衣易。南康戴思愈所作。公假守南康。親見其人。又見其所著文。其體相同。嘗寫以與伯恭。見卷卅七

答李壽翁書。及語類。可并攷。

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象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飜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詞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同上答呂伯恭。

按據此。象山亦似自悟其說之非。與卅六卷答子壽子靜書。併看可也。

詩說前已納上。不知尊意以爲如何。聞所著已有定本。恨未得見。亦可示及否。鄙說之未當者。并求訂正。同上答呂

伯恭。

按據此。知公所見東萊詩解。信乎非其定本也。但今詩紀公劉以後仍是舊稿。未經脩改。此則後學不能無憾焉已。

建陽人來。聞欲刊新文海。此本已傳出耶。甚恨未見。向機仲許寄其目。亦未得也。同上

按新文海。蓋卽文海之續。

記文之賜。尤荷垂念。但鄙意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幸更爲詳酌示報。並山而東。地勢署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都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率損其舊不見得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基。則亦署是如此。恐此語說得亦太牢固。不若爲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星子令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并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記亦見之。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作文下語。本有穩當處。須子細商量乃得。此等尤見公於文一字不苟焉。

詩說昨已附小雅後二册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論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却望子細一一垂論。更容考究爲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同上

詩傳已領。小雅何爲未見。或已到。幸早批喻也。小序之說更有商量。此人亟欲遣請詞者。不欲稽留之。別得奉扣耳。同上答呂伯恭。

按公晚年主攻序之說。與東萊異趣。故於此不得不往復商榷以求一是。不知二公當日議論爲如何。宜檢東萊集更詳之。

近看吳才老說風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爲序文所牽。亦殊覺費力耳。同上

按公疑書序及古文。蓋自吳棫說悟入。惜其書今不得見之。

洞記專人。託子厚隸書。未到。甚以爲撓。然雖去此。同官必能爲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開講。以落其成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中語。更不錄呈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此可爲書院開講之式矣。

向來所喻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

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參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測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竟以爲如何也。同上

按公謂鄭聲卽鄭詩。夫詩被之管絃。則詩樂固非二也。然夫子所謂鄭聲者。況指鄭土之聲曲。豈僅指鄭風諸篇乎。善惡法戒之說。徵諸春秋之書。亂臣賊子。良是。但不如左氏之言尤爲明白切實。曰。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定九年　乃知苟有一節之可取。淫如鄭衛。聖人寧存之。不至絕滅也。讀詩者以此而求。則於淫詩諸篇之錄。可無疑矣。

道中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暑加脩訂。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尙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畧長進也。同上答呂伯恭

按觀此。知公於諸經解。始未嘗自以爲是矣。

不尊不信。此段未得其說。向見伊川亦只如此說。且當從之。有說勝此。乃可易耳。卷卅五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

按此公未得其說。是以姑且從伊川耳。非爲定論。今之章句集注不盡公意。此亦一證。

勿正之正。其字義正如今人所謂等候指準。春秋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用字之意。亦正如此耳。同上答呂伯恭

按正定同義。故正有必義。易巽象曰。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本義曰。正乎凶。言必凶。此亦明證。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懇實耶。因此方知。攞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

不好。不可以不戒耳。同上別紙

按觀此。後儒妄作聰明。好蔑古訓者。公之罪人也。

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同上

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應禮記注中又自引此注文。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耶。卷卅三答呂伯恭

按相人偶。乃相親愛之意。康成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注。詩匪風箋。並有此語。賈誼新書匈奴篇。亦有

胡嬰兒胡貴人更進。上時人偶之之文。蓋漢時有此語。惠之奇禮說。惠棟九經古義。戚琳經義雜記。段若膺說文注。阮芸臺論語論仁論。孚經室集八有說甚詳。今讀此。知公解仁字。固既有取于鄭義也。陸隴其曰。于此見朱子于字句之疑。不憚遠問。如此。讀朱隨筆愚謂。公晚年最知漢注之可貴。如此條所言。蓋以爲康成一言。必有足以發明仁字正義者。關係極大。是其所以不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言毀之意。來喻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亦恐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卷卅五答呂伯恭

按景帝紀贊引此語。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語類或問並據以爲證。蓋晚年定說。

秦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爲據。便謂秦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也。同上

按左傳哀七年。子貢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然則斷髮文身者仲雍。而非大伯也。史遷之言。不足據矣。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深欲存之。蓋其說如此。非一端也。今乃以一說疑之。而遽欲刊去。豈不可惜。若猶必以爲病。則注其下云。某人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使後之君子以理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其亦庶乎其可矣。同上答呂伯恭論淵

讀朱筆記卷第二

源錄

元城語錄曰。哲宗銳意於學。一日講畢會茶。上起折柳一枝。有諫以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上擲之色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此等人也。元城語錄未見。此條見黃氏日鈔卷四十四所載。

宋王暐道山清話曰。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梧枝玩。程頤爲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款曰。

綱目亦修。得二十許卷。此一卷是正本五卷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眞無所匿其形矣。恨相去遠。不得少借數息。久之。然則非特東坡不與。雖溫公亦不與也。

按折柳事。公意亦知其非是。故欲使其迹疑似難明。以昧沒之。恐未免阿所好矣。

怪鬼壞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按諸書皆云折柳。唯此作栢。疑有誤。

沈作喆寓簡曰。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士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罵斬侮。略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爲楊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爲矯虔庸墮之習也。闢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劉元城器之言。哲宗皇帝當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一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弃之。溫公聞之不樂。

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爲此等人也。

有以殿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衛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兇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眞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同上

按此條宜與卅四卷與呂伯恭書併看。

小學書。曾爲整頓否。幸早爲之。尊便見寄。幸幸。昨來奉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泛。乃佳。（如管仲長戚如疾每憂之語心每憂之）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決擇。叙古蒙求亦太多。兼與澄難讀。恐非啓蒙之

具。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熏諷詠易入心。最爲有益也。來喻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吾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雖已見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親切。不可不使後學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只欲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符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事勞吾人捃摭之功哉。（卷卅五答劉子澄○據當作摭）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事忽略了。以爲不足以喪人之志。又不自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副人情爲解。此亦是大病。非小病。須痛斬截也。小學書。却與此殊科。只用數日功夫便可辦。幸早成之。便中遣寄也。（同上與劉子澄）

所刻之書皆有益。但小學惜乎太遽。又不衆潤色耳。近略修改。每章之首加以本書或本人名字。又別爲題詞韻語。庶便童習。今謹錄去。一覽他時有暇。終望爲補故事之缺也。（同上與劉子澄）

小學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太略。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爲下篇。凡定著六篇。更數日方寫得成。恨仲叔不能等候。得後便當附呈也。（同上與劉子澄七月九日）

小學能爲刊行亦佳。但須更爲稍加損益。乃善。近得韓文書。云。如鄧攸縛子於樹之屬。似涉已甚。恐此等處。誠可刪也。若不欲盡去其事。且刊前此語亦佳耳。史傳中嘉言善行。及近世諸先生教人切近之語。亦多有未載者。更望刷出補入。乃爲佳也。（同上與劉子澄）

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卷廿六與陳丞相別紙）

四庫全書總目曰。考晦庵集中。有癸卯與劉子澄書。稱小學見此蓋編類此書。實託子澄。其初有文章一門。故書中稱文章尤不可泛云云。有乙巳與子澄書。稱小學見此修改。凡定著六篇云云。是淳熙十二年始改定義例。

又越二年乃成也。案語類陳淳錄曰。或問。小學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人編類偶闕此爾。又黃義剛錄曰。曲禮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一條甚切。何以不編入小學。曰。這樣處漏落也多。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謂。據此則編類不止子澄一人。而於兩錄。又可見古人著書。得其大者。小小處亦不屑尋究。其說最確。後人或援引古書。證其疎略。或誤以一字一句皆朱子所手錄。遂尊若六經。皆一偏之論也。

按晉書攸傳曰。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聚之於樹

而去。今小學無此語。蓋初載而後刪之也

四庫全書目。載明都邛三餘贅筆二卷。稱。其書惟論鄧攸殺子不情。朱子不當載之於小學書中。頗爲有見。卷百廿七雜家類存目四

愚謂。據此條所言。則公特刪之。不完耳。邛所論者。固已知之矣。

行記甚佳。但人說天池光怪。有飛空往來。或入簷楹。或出自房闥者。與所記不類。豈偶有所遺。抑所見適止此耶。此爲陳寶之屬。無足深怪。世人胷次昏憒隘狹。自以爲疑耳。此記流傳。亦足以少祛其惑也。卷廿五答劉子澄。

按陳寶之屬。當攷。

此間文字。修改不定。朝成暮毀。甚覺可笑。直卿必能言之。同上答劉子澄。

舊書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舊儘精密。且令寫出淨本。未知向後看得又如何也。同上答劉子澄。

諸書今歲都修得一過。比舊儘覺簡易條暢矣。恨不得呈似商量也。同上與劉子澄。

按觀此。公脩改舊書。得當時諸賢商推之力。亦爲不鮮矣。而伯恭蓋其畏友。子澄及直卿。蓋及門諸子之

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同上與劉子澄。

按公嘗病伯恭學術傷於太雜。文詞傷於辨博。不能守約。故曰。拖泥帶水。蓋謂此也。然據伯恭死後百怪都出之言。知其在當時。亦有足以牖柱吾道者。可爲敬服矣。

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稍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事也。

同上

按象山之學。無功利術數。則或有之。然其所謂收斂得學者身心者。亦未免禪學之歸。以此爲有力。庸詎可乎。

建陽有丘伯興者。字敦詩。廉謹質實。今爲武安節度推官。得書。云。趙清獻嘗爲此官。嘗即廨舍營一堂。求名以見師慕趙公之意。熹爲名曰愛直。蓋取碑額云爾。渠復求記。以不暇作辭之。已語之將爲轉求於子澄矣。不識能爲作否。此亦好題目。得勉爲出數語爲幸。同上

按此可爲堂號之式矣。

九日

按伯恭之學自史入。故後來不免有此弊。是亦學者不可不知也。

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如此。諱不得也。同上

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要之厚。益加歎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來耳。如何如何。一笑。卷卅六奇陸子靜

按公初年嘗參究禪學。故所見往往有與象山不期而相同者。有更相唯阿不覺其非者。葱嶺帶來之云。是中年已後之言。凡此類見學蔀通辨者。今不復論焉。

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爲之。乃佳。開元敬和兩書必有之。可參考也。卷卅五與劉子澄

按莊定山集載時祭儀品。豈亦有據乎。參商。

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張甥向學不易得。可喜。但讀大學章句。恐無長進。須向裏面尋討實下手處。乃佳耳。同上

按所謂路陌徑直。向裏面尋討。不知竟是何事。恐未免象山之歸。

居官無脩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

脩業地頭。不必編纂異聞。乃爲脩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同上與劉子澄）

按聖門德業。初不在日用之外。眞是切實近裏之言。然謂文字言語之外別有用心處。則無乃近似達磨不立文字之論乎。恐未免於葱嶺帶來之誚也。

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

書可取者亦删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遠下無疾妬。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同上與劉子澄）

陳振孫書錄解題。女誡一卷。漢曹世叔妻班昭撰。固之妹也。俗號女孝經。

衆喻及祔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議遝博謀。及於淺陋如此。願熹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禫。亦嘗考之矣。竊以爲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倘復何說。況期而祥之意。揆之人情。亦爲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爲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反于寢。練而後遷祔。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坐之後。明日乃祔于祔。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講。殊不知既徹之後。

未祔之前。尙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几筵。（疑誤補近厭處）直俟明日奉主祔祔。然後徹之。則猶爲亡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答叔六書陸子壽）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祔。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面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

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耶。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七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

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耶。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書謂文王爲穆考。詩謂武王爲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鄷鄗爲文之昭。邗晉應韓爲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遷。穆主遷焉。（此非今者所論之意。但據舊說之以見來說考之未詳。）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于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設祔於一人。此則爲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議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

爲如何。然亦不特如此。熹常以爲。大凡讀書處事。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閑併及之。幸恕狂妄。（同上答陸子壽）

按吳廷華曰。士虞禮注云。練而後遷廟。穀梁傳所謂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可也。朱子以爲太速。但據彼疏云。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畢。傳以此主終入廟。事相繼。故連及之。非謂其同時也。其說甚明。

鄭誤解傳說耳。（儀禮章句）四庫全書提要。禮記訓義擇言

入卷。國朝江永撰。權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呂氏謂。祔祭即以其主祔藏于祖廟。既除喪而後遷于新廟。永據左氏傳特記于主。遂謂。烝嘗禘于廟。謂。祔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遷新廟。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于新廟。此廟實爲殯宮。今考。顧命諸侯出廟門俟。孔傳曰。殯之所處曰廟。又儀禮士喪禮曰。巫止于廟門外。注曰。凡宮中有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曰門者士死于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賈疏曰。廟然則大戴禮所云由廟者。實由殯宮。非由祖廟。永說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異同。

伏承示論太極西銘之失。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同上答陸子美

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實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拿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同上答陸子美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衆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繇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實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

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

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有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下國家之治亂。果繫於此二字乎。醫家類存目太極圖分解條。

讀矣筆記卷第三　四　榮文院

或曰。有名而無形。或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實有名而無形。都補喧聞。動盈卷軼。及問其虛實之診。則有形與無形一也。問其補瀉之方。則有形與無形亦一也。然則非爭病之生死。特爭說之勝負耳。

太極無極之辨。適類於是。故今於兩家之說。率置不錄。謹發其例於此。後不續辨焉。

按老子第廿八章曰。復歸于無極。第十四章又曰。復歸于無物。是無極無物同。無物之始。人莫能窺其所窮極。第十九章所謂莫知其極是也。故謂之無極。莊子太宗師篇曰。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在宥篇曰。

言之意者。同上荅陸子靜

四庫全書總目曰。聖人立教。使天下知所持循而已。未有辨也。孟子始辨性善。亦闡明四端而已。未爭諸性以前也。至宋儒因性而言理氣。因理氣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輾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辨生焉。

朱陸之說。既已連篇累牘。衍朱陸之說者。又復充棟汗牛。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極不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未有害也。願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共睹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於此二字乎。醫家之論三焦也。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郭象注曰。與化俱也。（在宥篇又曰。予將汝遊乎無窮之門。以觀無極之野。郭象注曰。與化俱也。故無端。是無極與無端同。遊生篇曰。遊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田子方篇曰。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可以相與。）刻意篇曰。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列子湯問篇曰。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無則無極。有則有盡。又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以上無極。皆無窮極之義。以況造化之妙。周子所謂無極者。宇義亦全同。若夫無極而太極一句。出唐僧杜順華嚴法界觀。則謂之不本老佛。可乎。公之所云云。祗見其辭費也已。

又按解太極爲太中。是先儒古義。鄭易注曰。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注。）董仲舒春秋繁露曰。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循天之道篇。）漢書律曆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說文解字之義。極棟也。从木亟聲。莊子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釋文司馬曰。極。屋棟也。（則陽李奇注五行志。薛綜注西京賦並曰。三輔名棟爲極。極在屋正中。）故有中之義。又爲屋之極處。故又有至極之義。而太極竟當訓中爲精當。公欲解爲至極。謂非可訓中。亦非也。

又按魏書李業興傳曰。梁武帝問業興曰。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據此。太極上不宜添無極字。亦明甚。自周子無極二字啓朱陸之爭。學者所見。附識其後云。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非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謂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機尤明白。但是書於求證更不必引上下文。據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衆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面得名也。（同上李睡子野。）

按立我烝民。毛義董以立爲安定。與論語立之斯立同。烝民乃粒。粒字亦當讀爲立。史記作衆民乃定。知孔安國古義如此。鄭注書訓粒爲米。（見原文疏。）僞孔傳從

之詩雙讀立爲粒而公兼用其說非文義也王引之有說見經義述聞可併攷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

上同

按兩知至字義自不同公所辨極得是正但大學知至孔氏正義解爲知善惡所至義與文言同則是亦非象山創說也乃知象山解經雖屢以莊禪而其訓義仍有遵守古義者此亦學者不可不知焉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

同上

按程子謂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是道　傳易公亦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　張本又曰一陰一陽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　見上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

語類一陳淳錄此說一出道器理氣之說錮學者耳目實爲聖經蓁蕪不可不辨也殊不知大傳所謂一陰陽也故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之外無有一闔一闢則陰陽之外無有一陰一陽亦可知矣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可見陰陽是道非別有所謂所以一陰一陽者也果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乎則說卦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亦將曰仁義非道所以仁義者是道乎豈可乎況形器者在地成形器物可用之名陰陽何可以形器目之耶至於謂器亦道道亦器程朱二公嘗云絕似般若心經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假浮屠無根之談以附會聖經不可信之尤者也

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同上

按語類又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　卷百廿八又曰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亦無可攷

同上

考爾雅雖無確指其出何人而其得於七十子以來相傳之遺蓋不疑也概乎爲不足據恐非通論矣極中也見周禮疏引爾雅則知今本脫之公謂爾雅無此訓

詁。亦偶未考也。

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同上

按此條尤足以見朱陸趣向之異同。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

請試思之。同上

按唐時道藏上方大洞眞玄妙經品。有太極先天合一圖。開元中明皇御製序。玉清無極洞仙經。有無極太極諸圖。衛其注。陳圖南曾刊石華山。南渡僞安。公未之見。以爲元公自得之妙。辨見朱彝尊經義考。可并攷。

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闕畧。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象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同上

按後儒謂。公易說。置象數不言。以爲公病。觀此則知公於此別有一書。以詳說之。今本義似失乎太略者。殆以此也。然則卦象之學。公曷嘗不講之。但其書無傳。而後人無復考及之者。可歎也已。同上答陳同甫 互見卷卅八答趙提舉表

戰國策論衡一書。并自注田說二小帙并往觀之如何也。同上答陳同甫

按自注田說未見。當攷。

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尙未竟。少俟斷手卽奉寄。

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間想見盧凉無城市敲煩之氣。比所授之次第。亦可使閱一二乎。同上與陳同甫

按呂祖謙古周易一卷。公爲之跋。後作本義。卽用其本。

又按僧家以四月十五日。坐樹下談禪。謂之結夏。故九十日安居。至七月十五。散去。爲解夏。公所謂坐夏。蓋假此目稱之。或者時俗常語。故不及諱之歟。

又按俗生鄙儒。是同甫平生卑視道學諸公之語。故公答同甫書。又曰。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惟百出。不

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況於愚昧蔑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可以證矣。

覩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痛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老兄高明剛決。非容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細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同上異陳同甫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

疎。卽更脫灑磊落。耳孝孔翟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畧之事。亦不敢爲同父願之也。同上答陳同甫

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擧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攜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辯說所能文者矣。　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同上答陳同甫

讀同父近得書。大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斂退。若未見信。即後日之患。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卷首七答之九通

按同父功利之說。公能苦口辯駁。略具於此數條。又按同父解人也。爲當得一箇人。董亦用古注說。書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卷首六答陳同甫

按此數語足以補集注所未逮。閱百詩以圈外楊氏說爲苟論。據此條則登信。

說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攄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未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同上答陳同甫

董脩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獨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喻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同上答陳

同甫癸丑九月二十四日。

按公自言。疾惡過嚴。其答同甫曰。蓴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寄來紙。却爲寫張公集句坐右銘

去。其自守亦峻。何以必有味乎報佛恩之說。正法眼藏。亦彼家文字。何以取來。豈其所謂往來於心者。不覺呈露致然耶。

胡文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熹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閱子直說。吾丈猶未以卑論爲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教其是非焉。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合。謾以布聞。李丈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稟後學久矣。李丈獨深得其閫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爲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卷首七與胡廣仲

熹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

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二者而不合也蓋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降高而就卑卽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

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鐫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同上與范直閣。

按程朱解一貫以爲忠者天道體也恕者人道用也以盡己之忠行及物之恕如此然後體用天人一以貫之李延平所謂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延平答是也若夫中庸所言者學者分上之忠恕蓋其名同而

所遣詣乃有異同耳。集註所解。曉見之如不易通曉
以此數條參者乃得。

又按程朱依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以爲聖人之德。至誠無息。與天命之於穆不已同。其泛應曲當者。與乾道之變化各正同。謂之忠恕者。特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明之。此蓋集注之意。如此則忠恕二德。唯下學之目。非所以語聖人。極屬可疑。顧亭林嘗論及之。今讀此數條。蓋以爲聖人學者所以爲忠恕者不同。而其本亦非有二也。數集注似稍平允。

又按龜山楊氏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日。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龜山文集卷十龜山語錄胡明仲亦曰。先聖先師。教學者於多岐。欲歸之於至當。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仁也。聖門之途。皆學爲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論語者著矣。論語詳說自序明仲安國弟淳之子。從侯師聖游。復從楊時受學。閩書蓋程門諸子解一貫之義。唯此說最爲簡明。故附著之。

蕙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同上與王龜齡

按文學德行相待之意。最爲明白。

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學者之所傳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人自著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書之驗。同上答楊龜山

讀朱筆記卷第三　二七　崇文院

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日。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龜山文集卷十龜山語錄胡明仲亦曰。先聖先師。教學者於多岐。欲歸之於至當。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仁也。聖門之途。皆學爲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論語者著矣。論語詳說自序明仲安國弟淳之子。從侯師聖游。復從楊時受學。閩書蓋程門諸子解一貫之義。唯此說最爲簡明。故附著之。

蕙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同上與王龜齡

按文學德行相待之意。最爲明白。

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學者之所傳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人自著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書之驗。同上答楊龜山

讀朱筆記卷第三　二八　崇文院

按以論語爲出七十子門人。觀程子說更優。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爽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荆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鞭後世笞五刑法非專施人重也。此五句蓋又因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而

條理。法之正也。曰。當哭降敎者。當謂過悞。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敎之也。此一條專言輕刑。故曰大者則過悞之大。入於典刑者。亦聽之矣。所以又曰。若過無大小。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

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卽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

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謀暴鬬殺之類者。苟采陳肇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同上答鄭景望。

辨論最精。但以象以典刑。爲天垂象之義。則未是耳。

說見尙書漢注考。

東北大學藏存圖書
台灣省立師範大學圖書館
E100 9

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文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入。卽孟說徐潤兩家。當在賈項家舊儀之後。孟爲第七。徐爲第八。而遷儀以後。至政和五禮爲第十一。而遷儀以採日用爲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爲第十。又於後序中。改三。而遷儀以後。至范氏祭儀爲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爲十有九。仍刪去孟說徐潤採日用七字。此版別須。不然卽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爲詳實。不

審尊意以爲如何。更俟諦證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剞版。免致將來更改費力爲佳。或未剞間。且幷寫定上版眞本寄示。寮與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卷情七事須要。年來目昏。不甚敢讀書。經說閑看。疎漏頗多。不免隨事改正。比舊又差勝矣。同上答九延之書

按公經說屢經改正。於此條見之矣。

室戶之說。屢蒙指教。竟所未曉。蓋如所論。卽室戶乃在房之西偏。而入室者先必由戶。而後進至于室矣。歷考禮書。不見此曲折處。鄒子之登。必自西階。房戶雖在室戶之東。蓋亦無所經見。恐未足以證室戶之必東出也。愚意於此深所未解。更丐一言以發其蔽。幸甚幸甚。同上

答林黃中

立推參選未還。尙未得聞室戶之誨。大抵所欲知者。此戶南鄉西鄉。果安所決。而經傳實據。果安所取。不論傳授之有無也。同上答林黃中

按玉藻曰。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注。以當戶爲證焉。

鬻明。則燕寢之戶南鄉也。公何不援以爲證。

又見易圖。深詆邵氏先天之說。舊亦嘗見其書。然未曉其所以爲說者。高明旣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蘊矣。因來幷乞數語指擊其纇。又大幸也。同上

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讓滄海。而高明以爲。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旣明。則易之爲書。卦爻彖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觀。若曰道明而書不審。高明之意。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熹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論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熹則以爲。邵氏之淺近疎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果如何。其或文予而實不予。則熹請以邵氏之圖。置之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渠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爲

十六。第五分而爲三十二。第六分而爲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幷累三陽以爲乾。連疊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爲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爲之造作。蓋不同矣。況其高深閎邃。精密微妙。又有非蓍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烹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爲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陋易也。（同上答林黃中）

按黃宗炎曰。邵堯夫之先後天圖。出於陳圖南。夫六

畫之卦。一爲主。爲下卦。是爲貞卦。而遞以八卦加之爲上卦。是爲悔卦。其他七卦。蓋不皆然。安得於此時拆去其上二畫而爲四畫。拆去其上一畫而爲五畫也哉。如此。重之則一卦各錯八卦。顯然成六十四卦。安得於此中有先後去取之殊。而爲十六爲三十二也哉。（按宗炎有羣經學目曰周易象同十九卷等門徐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曾未見此見經義改引）又曰。八卦既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即成六畫。得八卦即成六十四卦。何嘗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

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畫也。兩間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與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爲焦京而未逮者也。（見全祖望結埼亭集十三蛾術胡先生神道表）

觀此。邵子加一倍之說。不足信矣。但據此條及啓蒙。公於易學。似全主邵子說。而王懋竑以爲。朱子於本義。敘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白田雜著易本義九圖論）觀此。又知公後來未全堅

持此一說。此亦學者不可不知焉。

又按邵子先天圖之不可信。當日林黃中既知之。不待後儒辨駁也。

陳直齋書錄解題。載林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稱其與朱侍講遹言。以論易不合。爲朱公所闢也。

宋史孝宗淳熙十五年。六月癸酉。以新江西提點刑獄朱熹爲兵部郎官。熹以疾未就職。侍郎林栗劾熹慢命。熹乞奉祠。太常博士葉適論栗襲王淮鄭丙陳

貫之說。爲通學之目。妄庸正人。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孝宗紀三）

右熹昨爲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僞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卷廿二辭免江提刑狀三）

林侍郎列職中臺。尙須回避。（回上奏劄子）

近方具狀申省。回避兵部侍郎林栗。仍乞宮觀差遣。（同上）

（辭免磨勘轉官狀）

頃見林黃中。說在宮邸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慮事之不詳也。熹因爲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

楚最無罪。故楚既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之讖。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奈何以爲比乎。（卷廿四答孫元晦書）

熹伉拙奇窶。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非天哉。（卷廿八與趙帥書）

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嗣堂記文。極論濂字偏房。以爲害道。尤可駭歎。（卷廿六與汪尙書己丑）

按觀此諸條。公與黃中。勳隙議論不合。蓋非一日之積。亦可見矣。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熹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蓍之莖數也。體曰。龜爲卜。筮爲筮。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卷廿七與郭沖晦）

按觀此。不得以過揲爲冥會。與後說自相矛盾。

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熹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同上）

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實於前。以奇歸之也。熹竊謂。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

間。凡再扐。則五歲之閒。凡再閏之象也。（同上）

又云。三多三少人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熹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員。其法徑一圍四。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爲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爲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二而爲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一而爲七。

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雖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嘗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爲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同上

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爲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爲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

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爲陽而二爲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二而謂之少陽，陰之上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離，生一陰則爲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巽，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艮，生一陰則

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扐，共爲三變而成一爻，熹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即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扐，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同上

按繫曰，四營而成易，謂成一爻，是先儒古義，郭說得之，公以成易爲一變者，本諸孔疏，其實非也，說亦詳

古占法。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熹竊謂，

爲☰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爲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爲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爲四象。疑或有未安也。河圖洛書。熹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

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洪範也。其所以爲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爲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其出於緯書而略之也 岡上

按孔氏正義曰。前章既明蓍卦有神明之用。此又明易道之大。法於天地。此說得之。大抵繫辭分說蓍卦爻。而此章亦承上章以論蓍卦。易有太極至兩儀生四象。論蓍也。四象生八卦以下論卦也。鄭康成曰。太極者。謂四十九蓍之混沌未分者。況之於一元氣之淳和未分也。虞翻曰。太極。太一也。發蓍亦同。是生兩儀者。儀之言匹也。詩云。實維我儀。又云。儀刑文王。謂以四十九蓍。分而爲二。以象陰陽。況之於天地。故謂之兩儀。虞翻曰。分爲天地。故生兩儀。注引王肅曰。兩儀天地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大業篇曰。兩儀天地也。論衡卜筮篇曰。案易之文。觀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是也。兩儀生四象者。象。比象也。謂揲蓍三變而得七八九六。以況四時。所謂少陽七春木老陽九夏火少陰八秋金老陰六冬水是也。虞翻曰。四象。四時也。鄭玄曰。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八于東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布七于南方。以象火。孔氏正義曰。四象者。謂金木水火。東天地而有是也。四象生八卦者。謂用蓍九變而八卦小成也。此章所論以蓍起卦之義。蓋如此已。公據邵子說。

舍蓍而言卦。遂以太極爲虛中之象。以兩儀爲奇偶之爻。又於其上。各生一陰一陽。謂之四象。四象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謂之八卦。明道稱爲加一倍法者是也。實則不止。非經之文義。其於易義。絕無涉也。故當日袁機仲謂四爻五爻。無所主名。黃宗炎亦謂四畫五畫。成何法象。皆可謂深砭其頭腦矣。至於乾一兌二之序。宋以前絕無此說。其怪僻不通。毛奇齡仲氏易。全祖望經史問答。辨之具矣。可并攷。朱彝尊曰。先儒之論多以九爲圖。十爲書。獨西山蔡氏從而反易之。以爲河圖之數十。而洛書九也。蔡氏

之說。稱本邵氏。然邵子之言曰。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以數之體驗之。則奇爲圖而偶爲方矣。同州王氏臨卬張氏。漢上朱氏。咸以九爲圖。十爲書。此邵氏之學也。伊川程子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取其純陽純陰。是亦以九爲圖矣。此程氏之學也。朱子報郭冲晦書曰。龜文雖爲戴九履一等九數。而聖人叙彝倫之書。變爲術家談奇偶之書矣。沈作是書。附會劉歆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之說。借書之文。以擬易之貌。大意以太玄元包潛虛。既已擬易。不足以見新奇。故變幻其說。歸之洪範矣。實則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同一僭經而已矣。（術數類）

按河圖洛書。據繫辭則似是二者。皆伏羲所則以作易者。非關于洪範矣。然據漢儒所傳。則河圖實爲作易之本。而洛書則爲洪範之原也。繫辭併言洛書者。帶說焉耳。猶說卦數往者順。知來者逆。知來者逆一句是主。數往者順一句是客。不過帶說之也。又猶禹稽考於民書四庫提要卷十二卷序。

四庫全書總目曰。洪範皇極內篇五卷。永樂大典本　宋蔡沈撰。沈父元定。究心洪範之數。未及論著。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云云。考洛書之名見於易。不見於書。洪範之文以明理。非以明數。其事絕不相謀。後人以乾鑿度太乙行九宮法。指爲洛書。（案史記日者列傳所載占日七家。太乙家居其一。漢書藝文志。太乙諸術。亦列於五行家。明爲方技之說。不出於經義矣。）盧辯注大戴禮記明堂篇。始附合於龜文。（案盧辯北齊人。其說最晚出。朱子引此註以證龜文。）至宋而圖書。（指龜文龍馬說。朱子博極群書。豈不知。蔡皮氏未。註大戴禮記。特欲伸龜文之說。別無古證。是不得不爾之歸。蔡成耳。）

書之說大興。遂以爲洪範確屬洛書。洛書確屬龜文。龜文確爲戴九履一等九數。而聖人叙彝倫之書。變爲術家談奇偶之書矣。沈作是書。附會劉歆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之說。借書之文。以擬易之貌。大意以太玄元包潛虛。既已擬易。不足以見新奇。故變幻其說。歸之洪範矣。實則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同一僭經而已矣。（術數類）

按河圖洛書。據繫辭則似是二者。皆伏羲所則以作易者。非關于洪範矣。然據漢儒所傳。則河圖實爲作易之本。而洛書則爲洪範之原也。繫辭併言洛書者。帶說焉耳。猶說卦數往者順。知來者逆。知來者逆一句是主。數往者順一句是客。不過帶說之也。又猶禹稽考於民書四庫提要卷十二卷序。

稷躬稼而有天下。（論語）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蓋圖書皆爲聖人而出。其事相類。故帶說之。其實洛書非關于易也。（元倪義方曰。河圖爲作易之本。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聖人即理推數。二者可以相通。故並言之。非謂作易兼取洛書。略與愚見合。但謂信陳摶以來之圖。故謂二者可以相通。則失之矣。錢氏周易圖說。未見此條。見四庫全書提要所載。）辨

見余所著圖書辨。茲不復贅。

劉掾轉示所製古度量及圖義一册。伏讀捧玩。開發良

多。其爲戚慨。不可具言。熹孤陋之學。於古人制度。多所未講。近看范蜀公集。引房庶漢志別本。比今增多數字。又論員分方分之差。亦甚詳悉。竊意其所以與司馬公胡先生不同之端。正在於此。所當明辨。今圖議中似已不取其說。然未嘗質其所以不然之意。熹於此有未曉然者。因便更乞詳以見教。幸甚。劉掾又云。蒙許并寄古權。亦願早得之也。溫公周尺刻本。舊亦嘗依放制得一枚。乃短於今鐵尺寸許。不知何故如此差誤。俟檢舊本。續求教也。同上答程可久。

熹昨承寵示公劄。論及黍尺制度。極荷不鄙。但素所未

講。同官亦少有能知其說者。竊慮高明必有一定之論。却乞垂教。幸甚。幸甚。舜都向來製造祭器。時未準頒降此册。只用臨川印本。司馬書儀內周尺爲之。殊覺低小。今雖得此制。亦已無力可修改矣。并幾台悉。少懇。同上答程可久。

按宋仁宗詔校定鍾律。司馬光主阮逸胡瑗之說。范蜀公主房庶之說。往復爭辨。卒不能相一。始末具見傳家集及東齋紀事。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仁宗實錄叙皇祐新樂云。古者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晉隋

間。累黍爲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聲。比今燕樂高三律。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見于范蜀公樂書實錄。蓋蜀公之筆也。房庶言。以律生尺。蜀公謂。黃帝之法也。司馬公謂。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蔡季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於度。若以累黍爲之。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爲又曰范蜀公議樂曰。秬一稃二米。今秬黍皆一米。楊次公非之曰。爾雅秬黑黍。秬一稃二米。其種異。以爲必得秬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原注。見子止曰。尺長。律管容黍。

律吹之而得其聲。原注。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爲尺。是也。橫黍爲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爲不足。胡瑗是也。

戴埴鼠璞曰。予觀范蜀公與司馬溫公議樂律書。蜀公謂。房庶赤法。古本漢書。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累黍爲赤。縱置太長。橫置太短。新赤橫置之。

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皆由諴以一黍一分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長短斷之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較合則律正是度由量起溫公據漢書正本謂律法以一黍之廣定爲度之九十分得黃鍾之長是度由律起予謂先王吹觿竹以聽鳳鳴六律六呂生焉天地未嘗無自然之中聲復懼其中聲之不傳於是因十二筒以制律而驗之於氣氣之應有淺深管之入地有長短驗子於黃鍾驗未於林鍾驗寅於大簇氣至則灰飛管差則不驗律建

而天地之中聲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長取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凡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寸尺丈引定而度生焉度立而黍之長短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長取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篇以井水準其槩合升斗斛定而量生焉量立而黍之小大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重千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斤鈞石定而衡生焉衡立而黍之輕重有所攷四者具存或自源而徂流如先王以律起度量衡可也或自流尋源因度量衡以起律亦可也四者既亡周漢之議已爲不同司馬遷劉歆班固以爲一上一下御安京房鄭康成以褒實爲重上生呂不韋以大呂爲重下生或代律以準或代律以鍾或代律以笛卒無一定之論況二公當漢唐五代之後欲爭律曆志之全脫以定一代之制人固知其爲難然主獨公之說者但當辨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之果之恐有合於度與否不必曰度之起律非也主溫公之說者但當辨一千二百黍積實管中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果有合於量與否不必曰量之起度非也天文局觀天而驗曆太史局算曆以測天所得苟精未嘗不合倘溫

公因律曆志之元本取爲度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度可爲律蜀公因律曆志之古本取爲量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量可爲度蓋有天地之中土則有天地之中氣而中聲應焉律度量衡者起於黃鍾月令於中央土有律中黃鍾宮之聲之出於自然豈有古今之殊不能求律於人而求律於天氣驗則律驗度量衡亦於是而論定矣正不待較古本今本之異同也

口賦阡陌二說并荷指教考證精博歎服尤深但阡陌二字鄙意未能無疑因來教千百之義推之則熹前說

所謂徑涂爲阡者當爲陌。畛道爲陌者當爲阡。蓋史記
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
爲阡南北爲陌今以遂人之法考之當以後記爲正也。
遂人鄭注徑從畛橫涂從道橫今考一徑之內爲田百
畝一涂之內爲田百夫而徑涂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
一畛之內爲田千畝一道之內爲田千夫而畛道皆橫。
即所謂東西之阡也其立名取義正以夫畝之數得之。
而其字爲道路之類則當从自而不當从人蓋史記其
本字而漢志則因假借而亂之恐不當引以爲據也馬
阡陌之間成羣正謂往來田間道路之上富者連阡陌。

亦謂兼并踰制跨阡連陌不守先王疆理之舊界耳若
作阡伯字說恐難分明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卻望終
賜誨示幸甚。同上

陸隴其曰講阡陌便合得徑涂畛道此之謂通貫古
今。

語類曰問井田阡陌曰已前人都錯看了某嘗改來。
蓋陌者百也阡者千也井田一夫百畝則爲道道上
有徑此是縱爲陌十夫千畝則爲溝上有畛此是橫
爲阡積此而往百夫萬畝則爲澮澮上有涂涂縱又
爲陌千夫十萬畝則爲澮澮上有道道橫又爲阡商

鞅開之乃是當時井田既不存便以此物爲無用一
切破蕩了蔡澤傳云商君決裂阡陌乃是如此非謂
變井田爲阡陌也。卷百卅四歷代一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
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
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
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
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則有是氣
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同上答程可久
氣皆其寨言不可從矣可久以太極爲元氣即漢唐
古義其所謂其物謂之神者恐亦本之京房馬融鄭

也。同上

按此亦與答郭沖晦書同。

晉公子貞屯悔豫之占。韋氏舊注固有不通。而來示之云。鄙意亦不能無所疑也。蓋以穆姜東宮之占言之。則所謂艮之八者。正指其所當占之爻而言之也。今云。貞屯悔豫皆八也。而釋之以爲指三爻之不變者而言。則非其當占之爻。而於卦之吉凶。無所繫矣。據本文語勢。似是連得兩卦。而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結之曰皆八也。而占之。曰閉而不通。爻無爲也。蓋曰卦體不動。爻無所用。占筮然兩卦之中。亦有陽爻。又不爲偏言。皆八。

則此說似亦未安。且東宮之占。說亦未定。恐或只是遇艮卦之六爻不變者。但乃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占。史彊爲之隨之說。以苟悅于姜耳。故傳者記史之言。而曰是謂艮之隨。明非正法之本然也。然其九三上九亦是陽爻。又似可疑。大抵古書殘闕。未易以臆說斷。惟占筮之法。則其象數具存。恐有可以義起者。推而得之。乃所謂活法耳。同上

按公謂韋氏舊說固有不通。又謂似是連得兩卦。今考韋注。固謂得此兩卦。則解爲兩筮者。是韋氏舊說。公偶未考也。艮之八。公唯以是謂二字爲據。以爲史之妄非正法。亦失之。殊不知艮之八之云。唯見艮之多爻變。史乃明言其變爲隨卦。故曰。是謂艮之隨。猶是謂觀國之光。莊廿二是爲沈陽。哀九烏足以明其必非正法乎。餘詳見予古占法。

春秋例目。拜賕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爲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顯自貶者固多。但霸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爾。同上答程可久

按胡康侯謂貶朝桓。張無垢說亦同。沙隨謂困於諸侯之政。而自貶焉。探明復亦云。然公引昭十三年子產之言爲證。極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老子第四十二章文。考淮南子曰。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謂二字爲據。以爲史之妄非正法。亦失之。殊不知艮之八之云。唯見艮之多爻變。史乃明言其變爲隨卦。故曰。是謂艮之隨。猶是謂觀國之光。莊廿二是爲沈陽。哀九烏足以明其必非正法乎。餘詳見予古占法。

春秋例目。拜賕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爲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顯自貶者固多。但霸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爾。同上答程可久

按胡康侯謂貶朝桓。張無垢說亦同。沙隨謂困於諸侯之政。而自貶焉。探明復亦云。然公引昭十三年子產之言爲證。極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老子第四十二章文。考淮南子曰。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天文據此。蓋道者指主宰而言。二十五章所謂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莊周所謂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是也。一者一元氣也。二者陰陽也。三者陰陽三合也。公以一爲奇爲陽。以二爲耦爲陰。以三爲奇耦之積。以附會邵子易說。其謂二與一爲三。則又本諸莊周之言。不唯老子無此義。併非易義也。文選遊天台山賦注。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者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公此說所本。

又按公答程可久云。老子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其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爲證也。不知此條又何以附會如此。

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同上

按鄒康成云。經晝七八。爻稱九六。七八陰陽之象。是類注　九六爻之變動者。乾鑿度注　據此。六十四卦之象。皆晝七八。至於稱爻。則必稱九六。二者義例秩然不紊。公所謂老少相錯者。唯筮時則有之。非所以解經也。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爲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爲一說。及焦延壽爲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爲分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爲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爲巳之辟。坤不當爲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爲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爲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滅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揚雄太元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坎兌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晦

贔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發之。恐不可。反據其說以正焦氏之失也。同上

汪琬曰。問卦氣之說。亦可取乎。曰。吾取其可取者。臨之八月有凶。復之七日來復。此文王之言。卦氣也。由是推之。則復十一月。臨泰大壯夬。而乾爲四月。又姤五月。遯否觀剝。而坤爲十月。可知也。兌正秋也。

此孔子之言卦氣也。由是推之。則震爲春分。巽爲立夏。離爲夏至。坤爲立秋。乾坎艮爲立冬。爲冬至。爲立春。可知也。其他六十卦直三百六十日。每卦直六日七分。則緯文之所載。京房鄧衞士之所明。而非經之所有。吾不能知也。（樂峰文鈔易問。）沈大成曰。爲易卦氣之說者。莫詳于唐孔氏矣。案。易緯。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六六得三十六）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爲八十分。（五八得四十）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四五得二十）又分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得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六日七分也。太玄之辭曰。陽氣藏于黃宮。信無不在其中。則中孚之直冬至。有明徵矣。蓋自漢焦京。精于其學。而紹述之。由魏晉至宋。疑信參半。朱子斥之。王氏昭素又斥之。近時黃梨洲痛詆之矣。其意以六日七分之外。有一卦直一日者。有兩卦直一日者。四爻强直一日者。說愈多而義愈晦。要之立法之初旨。未可以盡非也。（學福齋集潘耕卦氣攷略序）

孔氏是一揲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信有功矣。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不曉揲法者。但爲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而誤多。此四字耳。其云合於掛扐之處。又云合於掛扐之一處。而總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同上）

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爲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雖以三揲之掛扐。分措於三指間。爲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同上）

按二條皆辨析詳明。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繪事易差。間有難攷究處。近乃得溫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爲有益於學者。但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數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爲洞庭巴陵者爲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洲之地。即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匯也。白氏所論數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蓋詳經文。數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

阜。但無明文可考耳。德安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爲敷陽。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爲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脈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爲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卽爲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考之。妄謂如此。不審參以他書。其合否又如何。但著書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故其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目見之知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愈。卽今印本卷後題跋之人。初亦忘記其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爲宗。而問其傳授來歷。則又祕而不言。後乃得其相似。而間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出於此人。因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曆作之實者。然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爲此人所造。不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深扣。又尋卽物故。遂不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汪四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諭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同上答李淳翁）

按正易心法一卷。舊稱宋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據

（同上答程泰之）

按公九江彭蠡辨。今蔡傳全祖此說。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而蘇黃門亦解爲修容不惰之意。儼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相書引此。乃以容宇爲客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韻釋膢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故事。其容儼然耳。近見溫公注本。亦作容字。竊意古本必更有可考者。非大義所繫。然

此條及書錄解題。四庫書目所辨。其爲依託甚詳。

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卷卅八答袁機仲

按歐公不信讖祥。故致不滿圖書。而固非公所謂圖書也。若以顧命繫辭論語。而亦非公書也。河圖見顧命。圖書二者見繫辭論語。而亦非公以後所傳圖書者。以爲眞伏羲夏禹所受。吾誰欺乎。

來喻又謂。蓍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同上

按機仲此言。誠不可易。後儒擬圖書之妄者。不爲少。而固當以此爲先路。

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同上

按兩儀以蓍策言。袁機仲以爲乾坤固非。公以爲陰陽之爻。亦未得也。辨見上。

來諭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掛扐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同上

辨析詳明。

蓋八卦相乘爲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一倍。而卦體橫分亦爲六十四矣。其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同上答袁機仲

按公過信邵子加一倍之說。不可信之尤者矣。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同上答袁機仲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同上

按右二條皆袁說得之。公說失之。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同上

按此條之言。公是袁非。

來教疑四爻五爻無所主名。一畫爲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畫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畫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同上

按此條之言。袁是公非。

以上五條。鄙意頗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

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據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同上

按公非不知希夷所傳易圖。爲方士丹竈之術。至於詫以爲孔子之說。則不亦幾幾乎阿於所好乎。

朱彝尊曰。朱子箇信邵子。冠先後天諸圖於本義前。

當日袁機仲寓書。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是易無所折衷。且疑先天後天之說。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四爻五爻無所主名。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朱子再三與辨。且云。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是直以希夷上接孔子之易。朱子未免失言矣。經義攷

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

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爲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爲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爲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爲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於乾則但取其戰而已。而未嘗

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爲仁。陰柔爲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爲仁。肅殺爲義。三家之說。皆無所牾。肅殺難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爲陰柔也。同上

答黃楊仲

按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遇當作姤。

又按三家之說。言各有當。執彼議此。余不敢言。然況公意有疑於說卦之言。則豈不幾幾侮聖言乎。

纘大昕養新錄曰。八卦方位。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北方。艮東北。見於說卦傳。坤兌次于離後。

乾前。則坤西南。兌西方。可知也。伏羲始作八卦。以木德王。傳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然則說卦傳所言方位。出於伏羲所定。萬世無可變易之理。而後儒私造先天一圖。託於伏羲。欲駕文王孔子而上之。顚倒甚矣。月令以中央土列季夏之後。此坤位西南之明證。而乾位西北。其義尤非淺人所能識。蓋陰陽往來之理。驗於四時。播於十二消息卦。聖人扶陽而抑陰。故有純陽無純陰。十月純坤之卦。又當西北極陰之鄉。惟純乾可以制之。故釋天十月爲陽。而於坤之上六。有龍戰之象。於傳言戰乎乾。又云。陰陽相薄而陽必勝。非純乾不能。此乾位西北之義也。

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南。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十二卦之說可曉。而八卦之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闕。

同上答黃楊仲別幅。

黃震曰。晦庵以理學集諸儒之大成。原聖人因卜筮而作易。始兼以康節之說而詳之。若據門人所錄語類。乃因康節之先天。而反有疑於文王孔子之易。及有疑於伊川之易傳。且有疑於易經此章八卦之位。然按晦庵先生答王子合書。明言康節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以此槩彼。門人所錄。其一時之言爾。抑錄之者。未必盡當時之眞耶。蓋易所言者道。而康節所言先天者數也。康節雖賢。不先於文王孔子也。康節欲傳伊川以數學。伊川堅不從。則不可以其數學而反疑伊川之易學。又可知也。學者且當以晦庵親答王子合之言爲正。毋以門人記錄晦庵之言爲疑。日抄

按此書前後編之言。皆所謂有疑於易經者矣。謂之賢知者之過則可已。東發乃概爲門人記錄之失。此亦枉問護公短。非通論也。

參同之書。本不爲明易。乃始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同上書卷六）

語類曰。納甲乃漢焦贛京房之學。又曰。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卷六十六）又曰。京房便有納甲之說。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拼得如此巧云云。（卷六十七）皆與此條相發。

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至於用九用六。乃爲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强爲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云云。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并以爲獻。妄意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同上答程沙隨書）

按昔嘗怪。公著本義。其言象數太略。今讀此。知別有一書以論之矣。然則公於象數。未始置之不問也。（又見

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同上答周孟公）

按道之名。取諸人由道路以行。先儒伊仁壽物徂徠皆有此言。世儒稱爲獨見。而不知公先有此說。宜表而出之者矣。

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暨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騖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驗之於日用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遠其僭日之不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曾髮遽如許矣。懍然大進。而未得也。（同上答許士龍書）

按公初年浸淫老佛之學。中年已後。方始自追悔。此亦一證。

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顧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暨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意以

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者。蓋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同上答江元適）

與尚書同。

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同上）

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同上）

累年欲脩儀禮一書。蓋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

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該盡可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即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湏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衰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肯看。便爲檢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拽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少助也。（勿廣此說。恐召坑焚之禍。○同上答李孝章）

按据此。公用力儀禮。蓋謂庶幾足以懲戒世附會此經。以誤其國者。則不止屑屑乎章句之末而已。後之讀公書者。不可不致思焉。

伊川先生說。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更以其說思之。

東萊呂舍人所謂老大多才。十年堅坐者也。（同上與陳君舉）

此東萊稱公妻父。勉之字致中云爾。

謂其間無憑帶耶。（同上）

脩道之謂教。二先生及侯氏說却如此。然恐不如呂游楊說。尤溪集解想已見之。(卷首九書林揚觶)

按道字通人物而言。章句亦同。其實非子思子原意也。今言不如呂游楊說。則似三家不如此說。更詳之。

大概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

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暇暇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

然而得。豈可彊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己出耳。(同上答柯國材)

按此數語宜揭之座右。以爲讀書法。儻者動特其聰明。好反先儒成說者。非公意也。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同上答許順之)

按此章君子論用人之法。此條較集注更詳。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舊說此句。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一棺椁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更參酌看。如何爲穩。

卻示報也。(同上)

按集注說亦同。

之所儒焉。如石丈所說反求諸身。亦是要切。但經文指意恐不必如此。脩身等事。前章已說了。此章正是理會脩身齊家中間事。若不如此。即愛惜予奪。皆不得其所矣。譬字只是度量擬議之意。義以方外之事。然義初不在外也。如何如何。(同上答許順之)

按公此時仍用舊說。後來始讀辟爲僻。

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爲可儒耳。(同上)

近聞趙州洪適欲刊彊子韶緩解。爲之憂嘆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同上)

按張子韶之學。尤公所不服。子此可見。

格物之說。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謂窒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來諭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同上

蔡仲默

按格物如此論。眞爲己之學。若置其急者先者。而唯其緩者後者是問。則其不至格竹子之陋者幾希矣。讀章句者。宜以此條參商可也。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疎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爲說。同上答徐元聘

陸隴其曰。朱子于此說得斬截如此。乃蔡氏書傳則所隱匿。其爲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即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同上答孫元履

議論明確。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

是出衆文字也。答王近思

按此伎倆亦作文家不可缺。然亦絕不出題目字。亦非。

老兄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啟近譎處。其小者如蹈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

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即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同上答孫元履

議論明確。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

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滿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機。議論精密。

遍耳數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機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慕輕以害德性以讒遞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遍勿令必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同上答范伯崇）

讀朱筆記卷第四　四一　崇文院

按此書亦宜揭之眉間以資猛省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皆備有孝悌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云云（同上答范伯崇）

按公董知伊川此語有病故代爲之辭纔大昕養新錄亦檢出之此亦讀集注者所宜表出焉

雖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栽謂之楨榦（同上）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以私爲私室如古注說恐未安

猶謂私是顏子自受用處夫子退而默省之以爲亦足以啓予矣（此一句據大傳說以下范伯崇問）以私爲顏子自受用處恐未安

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機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慕輕以害德性以讒遞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遍勿令必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同上答范伯崇）

讀朱筆記卷第四　四二　崇文院

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棄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董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則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厚故多疑於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不以卑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之喪所不祭者惟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五祀社稷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曾子問疏所謂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其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者以子孫哀戚之情推祖

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曾子問篇曰。天子崩。國君薨。或卒。廟之主。而藏諸祖廟。鄭氏注曰。象有凶者。衆也。愚謂此重示。與子孫同憂之意。）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之。則衰麻之於祖考也。以文爲尙。故不得以私喪久廢其祭。而其祭之也。必以吉禮吉服。故不得已隨其輕重。而使人攝焉。期於無廢其文而已。雖哀戚方深。交神之意有所不言語飮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不備禮也。）自啓（將葬啓殯。）至于反哭。（既葬而反。）五祀之祭不行。（啓殯見柩。哀情益深。故亦不祭。）已葬而祭。（虞祔同既葬。）祀畢獻而已也。（朱純吉也。鄭氏曰。郊亦然。）諸侯自薨至殯。（諸侯五日而殯。）自啓至于反哭。（社亦然。唯書講宗廟候吉也。）諸侯五祀之祭不行。（哀感方甚。故不祭。）既殯而祭。（疏曰。五祀之祭。如天子之禮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氏注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於卿大夫。蓋卒哭之前亦廢祭。左傳之意。卒哭之後。祭如舊也。此與禮記不同。釋例又引晉三月而葬。悼公改服。餙官蒸于曲沃。會于浪梁之事。爲驗。戰國禮變如此。蓋三年之喪。諸侯莫之行久矣。左得特記一時之事。而杜氏乃誤爲正禮也。）右二條皆非士大夫之制。然其禮有可得而推者。古大夫宗廟有五祀。推外

事由文之意。則五祀惟自卒至殯。自啓至于反哭。暫廢。既葬殯則使家臣攝之。推內事用情之理。則宗廟之祭。宜亦廢也。今人家無五祀。惟享先一事。遭喪而廢。蓋無疑矣。

在喪廢祭。古禮可攷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飮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飮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暑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記於几筵。用墨衰常記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十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攷。）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康伯曰。此禮以質為文。則禮而非敬。喪之為言。以哀為主。今人多此則不哀。故曰寧戚之。）此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同上）

（答范伯崇。）

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讎校之類。皆可且謂。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卷四十答劉平甫。）

按公讀書以窮理為本。故有是言。其實抄書肄校烏可廢乎。

墓表須看令式合高多少。若所有石不及格。便可買石。不必問字之多少也。臨時分上一截寫額。下一截刻文。卻看廣狹如何。為字大小。今難預定也。（同上答劉平甫。）

按此亦書碑者所當知焉。

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耳傷酒棄。雖后妃之職。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至也。（同上答劉平甫。）

按此解卷耳篇首章。上二句仍是用古注說。下二句正與集傳同。

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苦。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遯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同上）

按此以我姑酌彼金罍兕觥。實臣下酌酒以消憂之

辭。

又定之方中匪直也人云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寨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也。（同上）

義與集傳同。

關雎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逑如字乃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檢覓置好仇處看。音如何。恐不須點破也。薛黃門併載關雎詩中兩章四句。作一章八句。文意亦似關雎末後兩章寄憂友之纏綿發槩之作。一句一章。八句一章。依放關說亦得。（同上答劉平甫。）

按引載關雎詩。以證關雎末章。極足以發明毛義。

胡丈昔年答黃繼道問。一貫義云。一貫譬猶貫錢之貫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此語形容得甚妙。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地一物。在地一物。在人參夫婦。言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則一物為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見一貫之理。甚善。

愚意所謂一貫者亦是如是但據夫子之說證之則忠恕便已在一貫之中如所謂鳶飛魚躍雖不同然其實則一物之意是也若耕老之說則是鳶飛魚躍內外精粗合爲一貫矣而一貫之外零却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意也胡丈以一貫爲誠而以忠恕爲思誠也若夫之意則曾子之言忠恕卽誠也子思之言違道不遠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試推此思之。

如何。同上答吳耕老

按全祖望以誠解一貫詁爲特見。見其所著經史問答不知程門既有此說學者可并攷焉。

讀朱筆記卷第四

李先生救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編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準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同上答何叔京

按公初年卽好章句訓詁之學是所以在程門諸子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爲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爲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爲分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盡見促狹蓋僅得今陝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二南篇義但當以程子之說爲正。同上

此條愚別有說文多不錄。

雨木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同上

出母有服。所論得之。記得。儀禮却說。爲父後者則無服。

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

此。子上若是子思編長子。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

此說。此則可疑。竊意檀弓所記。必有失其傳者。同上

按喪服傳。出母之服朞。但爲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

不可曉。兼汗漫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與。卷四十三

答林擇之

按疑檀弓亦極爲精識。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

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

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

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矣。故吳才老病其言。蓋

有見於此者。來諭之云。却似未領其意。唯呂伯恭謂才

老蓋以記誦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主

則偏矣。此論爲得之。蓋意偏論正。自不相妨也。同上

按言豈一端。各有所當。夫子之言。勸文學也。子夏之

言。勸德行也。有行無學者。宜佩服夫子之言。有文無

行者。宜佩服子夏之言。如吳氏所云云。所謂舉一廢

又按此條宜與三十三卷答呂伯恭書併看。

新參近通問否。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如何得相當。

然尙幸其不發病耳。老兄與之分厚。須痛箴之。吾輩與

百萬生靈性命。盡在此漏船上。若喚得副手稍工。不至

沈酣。緩急猶可恃也。卷四十一答呂伯恭

羅大經曰。周登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

今是大承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

於病耳。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

承氣湯。況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

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

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卷四十一答程尤夫。

二程出入於佛老。此尤明證。

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

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

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屢屢。盡一部易。其作傳只

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同上

按程氏易傳主於義理。而不涉空疎。其言皆切實人

事治道。眞爲古今解經之冠。宜乎文公推尊之不置

也。

蘇穉圃曾同朝。程子之去。蘇公餞孔文仲。飲而去之也。文仲爲蘇所嫉。初不自知。晩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倘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同上

按此可與史傳相參商。

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僞爲。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答

據下文。恐是言承順父母之色爲難。然此說亦好。同上答程尤夫

按色難。自當以允夫說爲是。朱子必欲存舊說。不知何謂。又云。然此說亦好。則二說者晦庵亦嘗決定。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

幸與諸公評之。願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卽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卽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儀猶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官皆西向。仿佛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

按此條之言。余經說中嘗詳之。今不具論。

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以予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

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奚成乘之候。（十月引證）又假併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豈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蹈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關畧耳。（注疏謂十月乃後人追改書更改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

因便復以求教。幸還以一言可否之。（同上答吳晦叔）

按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程子作之俑。故公明知胡說之誤。而其言稍有斟酌耳。後一書及卷四十三答林擇之書更詳。宜併攷。

同安公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唯心之謂歟。（答此說甚善。同上答石子重）

按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語出唐僧澄觀華嚴大疏。伊川一揮之。而其徒皆奉以爲金科玉條。嚴曰不浸淫莊禪。吾不信也。

廣空之空。恐是空乏。廣至空乏。而虛以應於道也。下文以子貢貨殖爲對。文意尤分明。若以空爲心空。而廣空猶頗復。則顏子乃是易傳所謂復善而不能固之人矣。何以爲顏子。（卷四十三答顧明仲）

按何氏後說。以空爲虛中。而皇疏遂有體寂心虛之說。在宋陸象山。在明焦弱侯輩遵用之。皆好奇之過也。此條至當不可易矣。

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發多。若易春秋。則尤爲譬喻奧而難知者。是以其注亦最爲精善。春秋無解。易本義極淺謬。知公平生不甚下手也。（同上答林擇之）

三代正朔。以元記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同上答林擇之）

按此書可爲證以事春王正月考先儒矣。

啓發脩了未。早欲得之。（卷四十四答蔡季通）

按蔡季通於啓蒙書用力獨專，于此可見。

中庸詳傳，幸逐條改示及，中庸更有數處，今并錄呈，幸賜付之也。同上

按上文曰，費隱之說，今日終日安排，終不能定，蓋察乎天地，終是說做隱字，不得，是公誤解費隱字，又以此安排各章，自覺其不安，極屬牽合。

曾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謂奇陰耦，故七九爲陽，六八爲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爲老，七八爲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爲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爲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蓍之法，所以然也，只以此說推之，似無窒礙，蓍龜山所謂參之爲九，兩之爲六，乃康節以三爲眞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今以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則乃是積數，非參之兩之之謂，且若此而爲九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同上答方伯謨士毅

按愚初亦以此爲疑，後再考之，恐大學未必如是立例，則宜從古本爲是也。

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同上答江德功

按愚初亦以此爲疑，後再考之，恐大學未必如是立例，則宜從古本爲是也。

示及史記疑數條，熹向嘗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眞也，如淮陰爲連敖，與客，漢史作栗客，顏師古謂其栗疾而以實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

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實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同上答曹子野問）

辨證尤當。

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潛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矣。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日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見。却幸垂教。（同上）

按以伐燕爲湣王事。以史記爲是。爲近湣王懿恣說先輩。但公未斷以孟子爲誤字耳。王說見白田雜著。而錢氏養新錄深是其說。可并攷。

東北大學 台灣圖書館 E/04 9 %

任

子

明張氏約園開雕

太平御覽引會稽典錄云任奕字安和句章人也唐馬總意林六卷今行於世多五卷本余得之於張君冷攷宋諸子精語有今不傳而賴此僅存者吾鄉先生任子其一也任子生漢之季其事蹟既無可攷而原書十卷又佚今存者寥寥三百八十字發揮隱微鬱風教憫人之切悲世之深純乎純者也其言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又曰不知治亂之因者凡民也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簡末復引桓譚言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易輔伯者難佐嗚呼天下之亂於今已極矣而知其亂之因者誰歟蕭何之守文法曹參之無苛沙焉難追所謂學以治己教以治人者復兩失之王道既泯泯矣下泉思霸詩人流連於德惠彌狹者且不可得一旦內憂外患之相乘瞠乎莫識江漢東流之必有迴復也吾讀任子吾爲此懼吾益慨然於生亂長亂世之所以亂者蓋有由也爰錄意林所採任子爲一卷冠於四明叢書之首以見吾鄉學問淵源之所自且寓亂極思治之意願吾鄉人士水不竭源火不奪熱金不奪重石不奪堅以守先生之教推而治已治人焉庶乎其可也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鄞縣志本傳

任奕句章人爲御史中丞乾道圖經引典錄朱育稱爲文章之士寶慶立言粹盛曄若春華三國志注引典錄有任子十卷見志寶慶會稽典錄奕立操清修不意林王元昌國志

慈溪縣志本傳

任奕○按兩浙名賢錄字大朱育稱其爲文章之士立雍正府志字輝臣寶慶志引會稽典錄奕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郡將秀請爲功曹常以秀不奉法苦諫不納謝去久之秀坐事被收歎曰任功曹眞口人也歷官御史

中丞咸和三年卒兩浙名賢錄虞翻傳引會稽典錄曰孫亮時

壽鋪案三國志吳書虞翻傳引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嶺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警見鄭劉二答而未覩仲翔之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

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咸侵退澹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禹鋪案東漢鄭弘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圖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慕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寔虞詡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

源諸書垂藻駱驛百篇繹經傳之徵疑解當世之槃
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攄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
上虞綦毋俊拔濟一郡謚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
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勤主簿
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
姚伍隆鄧莫侯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
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
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遘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
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

不納故太尉上虞朱公壽鏞案朱公爲朱儁天姿聰亮欽明神
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
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
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額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
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
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
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去之斯
非太伯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
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

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
其聰明大略忠直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
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閻澤學通
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
齋勳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
吳範其文章之士謝鍾案俗本作立事今从宋本立言粲盛則御史

中丞句章任奕郡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
春榮謝鍾案恕溪志處士鄭虞敘引作春英誤錢大昕曰節舊誤鄧鄧非會稽屬縣
案乾道四明圖經有虞敘弟犯公憲自殺乞代見典錄乃知南宋本果是節字又虞誤爲盧弟犯

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夷上虞樊正威代
父死罪其女枯陽（叢鏞案俗本誤作楊）柳朱永寧畢素或一醮
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
尙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
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
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荊王賈爲英布
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都
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謝鍾英俗本誤作治）
幷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

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
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
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
太平二年（謝鍾英案各本多誤爲三年茲更正）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
在臺閣爲東觀令遊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
射文藝多通（謝鍾英案觀朱育之對編欵會稽人文含
香未越者昭然光著矣其言郡治陽朔元年徙治鄞
復徙治句章攷陽朔元年爲丁酉至永建四年己巳
凡一百五十二年自遷治山陰至吳太平二年丁丑

又一百二十九年迄今壬申更歷一千六百七十有
六年矣其卓爛冠羣煒曄曜世者今豈異於古所云
耶且昔之所謂會稽今之所謂寧紹者納焉王梅溪
之作會稽三賦也統寧紹言之也王伯厚之作四明
七觀全謝山之作湖語張介石（名憲建鎭海人）之作鄞江人
物論別寧波言之也然皆胎於朱育之對之著於會
稽典錄者也洵乎典錄一書爲談鄉邦文獻之祖而
惜其書之散佚矣（通考馬孟穎貞羣方輿會稽典錄閒已過半他日當刻諸三四集）爰
手錄虞翻傳注附於此不特鄞慈二志傳任子者其

所濫觴得以攷證若董鼎若梁宏若鄭雲任光王脩
與夫大里黃公闔澤皆班班在是矣
壽鏞又案鄞縣志古蹟縣東南橫溪御史中丞奕居
此鄞主簿光亦居此是先生爲吾鄞橫溪鄉人也其
子孫繁衍今尙有居此者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

漢句章任　奕安和撰

喜能歌舞怒能戰鬬

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衆目之明

生於治長於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於亂長於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者凡民也

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履深冰而不寒結木條而不折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於世

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微者視遠故也處高位知人主之貴不卹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己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聖是繼踵千里一賢是比肩

水可乾而不可奪濕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可奪堅

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諺云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然惟聖人能節之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

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翔罻羅之鄉賢人不入危國智者不輔亂君

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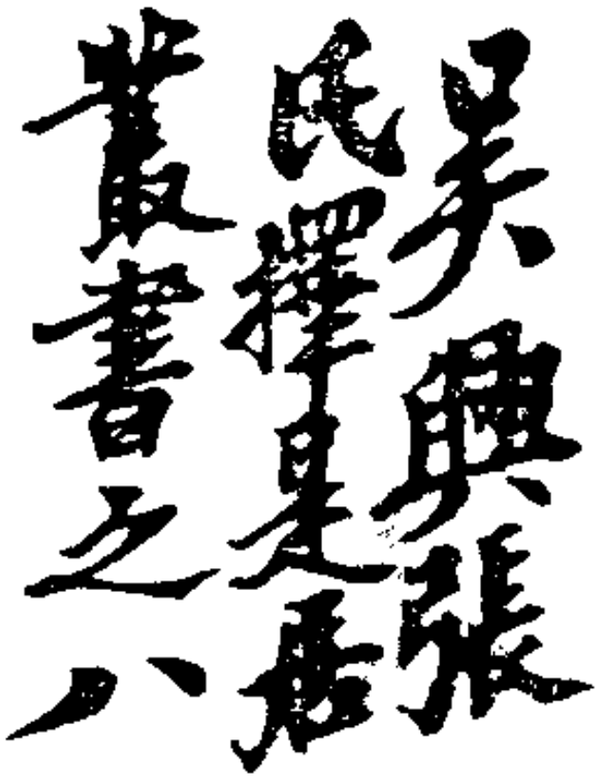
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宮室厚賦斂土地益廣德惠彌狹

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難佐

陳伯弢告余曰刊書宜辨訂如吳志引會稽典錄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任奭嘗若春榮是非魏志注之樂安任嘏明甚王十朋會稽賦注及乾道圖經引會稽典錄作任奕與唐馬總意林合餘如王阮亭國志羅濬四明志及袁枏四明志載王尚書七觀注並引作任奕惟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作任弁弁與吳志注之奭字皆奕之誤從無誤作任嘏者而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子有任子道論乃改題魏任嘏謂意林任奕是任嘏之訛洎定海黃徵季作子敘始辨任子與任

子道論爲二書任子道論任嘏作其言出道家任子任奕作其言出儒術實我鄉諸述之冠冕余因伯弢之說既以任子冠四明叢書首更據其所攷訂者題於後凡馬氏從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輯得者皆刪之而錄其存於意林者蓋碎玉斷圭與其煩而多毋寧眞而少也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張壽鏞跋

孫星衍宋本開雕吳昌碩篆


吳興張氏適園叢書之八

經子法語目錄

第一卷　周易
第二卷　尚書一
第三卷　尚書二
第四卷　毛詩一
第五卷　毛詩二
第六卷　毛詩三
第七卷　周禮一
第八卷　周禮二
第九卷　禮記一
第十卷　禮記二

第十一卷　禮記三
第十二卷　禮記四
第十三卷　儀禮
第十四卷　公羊春秋
第十五卷　穀梁春秋
第十六卷　孟子
第十七卷　荀子
第十八卷　列子
第十九卷　國語
第二十卷

太玄經
第二十一卷
莊子一
第二十二卷
莊子二
第二十三卷
莊子三
第二十四卷
莊子四

經子法語目錄

鄱陽洪邁

周易

上經乾傳第一

草昧天造草昧注冥昧也 乘馬班如相牽不進皃 即鹿

闉尼窮困音因塞也 金夫見剛夫也 擊蒙擊去蒙童蒙注 匪寇

以發其昧 逋其邑人三百戶逋遁也 食舊德保全其有故能食其舊德而不失也 毒天下毒天下之注毒役也 從 失前

禽三驅之禮禽逆來趣己則舍之背己而走則射之愛於來而惡於去也 反目夫妻不能正室也 視履考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其祥也 不足以有明明能燭幽 不足以與行跋能履也 愬愬

履虎尾終吉愬山革反恐懼皃 愬道惡華 素履履平素之道也 不咥人直結反齧也

上經泰傳第二

不可榮以祿離社疇麗也社福也 伏戎于莽注離 辯晳明晳音哲也 寡多益

彭亨匪其彭音云驕滿皃 鳴豫處豫之初而特得志樂過則溢豫何可鳴 介于石不改其操介如石焉一作扮爾小石聲 用拯馬壯拯舉也 介福受茲介大也

寡哀音哀 撝謙指撝皆謙 雎盱小人喜悅之皃 豫何可鳴 介于石 用拯馬壯 介福

上經泰傳第二

不可榮以祿 離社 伏戎于莽

彭亨 辯晳 寡多益

鳴豫 介于石 用拯馬壯 介福

寡 撝謙 雎盱 豫何可鳴 介于石 用拯馬壯 介福

已 容保民 甘臨 無攸利 童觀 童觀 童觀 童觀也稚也觀如字 上經噬嗑傳第三

何校滅耳何音賀 文剛文柔柔來而文剛分上而文柔 白馬翰如戶旦反馬舉頭高印 束帛戔戔音殘委積皃 白

賁飾素不文飾 剝牀剝牀以足蔑注蔑削也音云楚俗有言輕慢也 貫魚陰也聯頭相次似 以宮人寵注謂衆也 貫

牀辨音辨牀簀 碩果頤復頤頷處之皃復宜速賡而乃復 食舊德 止健不家 食

童牛無角牛 豶豕去勢 柔順動也 楊

稊枯楊生稊稊音題楊之秀者 女妻少妻也 以稚分老 以

凶三歲上六失道也 明兩日昃之離明在將沒故 大耋之嗟凶嗟憂歎之辭也至于耋老有嗟凶也 棄如衆不容也 出涕沱若沱徒何反 戚嗟若

下經咸傳第四

以虛受人 輔頰舌或其者所以爲語之具也 滕口說滕達也 介福受茲介大也

爲語之具 滕口說 介福

以虛受人 輔頰舌 而巖 肥遯肥饒裕也 拯馬壯拯舉也 介福

而巖 肥遯 拯馬壯 介福

鼫鼠 行不能壯 五技鼠 不惡

行不能壯 五技鼠 不惡

樂自得也 嘻嘻 嫗子俠喜笑之意 家節 牛掣 其人注騎天剝也割鑿其額曰天剝 天且劓 其人注割鼻也 革面 小人成則變面以順上也 已日 已祭也 往蹇 往則遇蹇 蹇連 往蹇來連連音 大蹇 蹇難之大者 從貴 利見大人以貴也 已 已則 酌損之 十朋之龜 或益之 十朋不違之故人用其力獲益而得為 益志 立心勿恒 求益無已心無常者也 大作 利用為

下經夫傳第五

柔乘五剛 頊 音達面攢也音丈面攢頰間骨也 次且 其行本亦作趑趄行止之礙 牴很難移 羊者之物 莧陸 夫夫注之柔肥者決之柔草之至易莧莧菜陸當陸也 跂 跂也 羸豕 牝豕也 躅躅 不靜也 義不及賓 齎咨嗟數之辭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冥升 雖冥猶升 剛揜 困剛見揜於柔 尚口 乃窮 致命遂志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而不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 困解 以困而藏 改井 往來井井 不渝變也 化益作井 伯益也 汔至亦未繘井 汔幾至而覆也 井泥 不可食也泥乃計反 井甃 脩井也 羸瓶 羸敝漏 井甃 脩井也 列寒

泉列潔也 井收勿幕 收詩救反又如字井幹也幕覆也 已日 已祭也注小人樂得而忘其本 革面 小人成則變面以順上也 出否 鼎顛趾利出否否惡也悲已反 覆餗 餗之具也珍味 渥雷 凶 反恐懼皃 啞啞 音厄笑聲又樂也 蘇蘇 震驚懼皃 鄰戒 畏也 索索 震縣洛反懼也又內不安皃 矍矍 視未得之皃 艮其輔 不如其山艮 艮退聽 不拯其隨未也 艮其輔 不如其

下經豐傳第六

曖 鄣光明 豐其蔀注蔀覆之物音部 豐屋蔀家 屋厚家覆闇之甚也 資斧 斧 麗澤 麗連也 介疾 介隔也大也 馬匹亡 匹群類也 翰音 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 不可如何 飛鳥以凶 音飛而實不從 不留獄 獄言 虞吉 虞專也 曳其輪 濡尾 既濟初九其尾濡注小狐汔濟未涉於燥故輪曳而尾濡也 飲酒濡首 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繫辭上第七

言語為階 亂之所生也則以言語 階 梯之 治容誨淫 妖野容儀教誨淫 慢所以也 誨盜 慢所以也 冶容誨淫 冶妖也 慢所以也 誨盜 慢所以也 掛一 卦買反別也 揲之以四 揲言數也 歸奇於

扐奇音嘀扐指間也極深研幾幾微也易以貢六爻之義
一一一貢告也變易以告吉凶以前民用定吉凶於始也以神明
其德夫崇高莫大於富貴成天下之亹亹
繫辭下第八
賾然柔見日中爲市暴客弦木一一爲弧刻
木一一爲矢刻以冉反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蓋取諸睽
結閱動而不括注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無一之患也體天
地之撰撰數也於稽其類稽考也微顯闡幽闡明
也微以之顯幽以之闡六虛周流六位也明於憂患與
故事故也如臨父母人謀鬼謀人謀況議於衆以定失得也鬼謀況寄上筮以考吉凶也其辭厭將叛者
其辭枝中心疑者其辭游誣善之人其一一
說卦第九
水火不相射音亦厭也萬物絜齊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
物之絜齊也正秋兌一一也耐萬物而爲言神也者妙萬物
而爲言王肅作耐耐成也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東北方之卦
一索色白反數也爲子母牛震爲旉音孚花之通名鋪爲
花皃謂之藪的顙馬白顙反生其於稼也爲一一音云麻豆之屬一一
戴莩甲而出也宣髮髮作宣黑白雜爲多白
眼爲近利市三倍矯揉一作揉使曲者直者曲爲揉
多眚病果蓏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又有核曰果無核曰蓏
之常西方神黔喙虎豹貪冒之類剛鹵兌爲常荀爽本有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一

尚書一　鄱陽洪邁

虞書卷第一　堯典　舜典

雅誥　考論文義　爲隸古定　悉上送官

暘谷　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　賓出日　賓導也　東作　歲起於東

而始就耕謂之作　孳尾　乳化曰孳音字交接曰尾　南訛　訛化也南方化育之事　昧谷　昧冥也谷而天下冥　餞納日　餞送也

毛毨　毨理也毛更生整理音疏　民隩　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

氄毛　音冗爲獸皆生耎氄細毛以自溫　小月　除一六爲六日　闇

訟　言不忠信爲罵又好爭訟　鳩僝　鳩聚僝見也方聚見其功　象恭　貌象恭

慢也　方命　放也　圮族　圮毀族類

否德　烈風雷雨　上日　正月一朔日也　協時月正日　東后　東方國君

受終　既月乃日　合時月日　如西禮　月正元日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　仕人

音壬佞也　胄子　長也　拊石擊也　聖讒　聖疾也　分北　三苗注一流之

汩作　汩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一之篇

橐飉　橐音犒勞也飉腸也　降丘宅土　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　黑墳　色黑

虞書第二　大禹謨　益稷　皋陶謨

矢謨　陳也　疑謀勿成　耄期　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

訟　言不忠信爲罵又好爭訟　鳩僝　鳩聚僝見也方聚見其功　象恭　貌象貌

慢也　方命　放也　圮族　圮毀族類

否德　烈風雷雨　上日　正月一朔日也　協時月正日　東后　東方國君

受終　既月乃日　合時月日　如西禮　月正元日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　仕人

音壬佞也　胄子　長也　拊石擊也　聖讒　聖疾也　分北　三苗注一流之

汩作　汩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一之篇

橐飉　橐音犒勞也飉腸也　降丘宅土　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　黑墳　色黑

虞書第二　大禹謨　益稷　皋陶謨

矢謨　陳也　疑謀勿成　耄期　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

刑故　故犯雖小注不忌小必刑　滿假　滿謂盈實假大也　丕　丕

績大也　敬修可願　可願謂道德之美　出好　興戎注好興戎

謂賞善戒惡一　枚卜　歷卜之　官占　帝王立卜官　蔽　蔽

志斷也　昆命　昆後也先斷人志後命于元龜　習吉　習因也

若帝之初　自賢　侮慢一　初于歷山　初耕于歷山之時

至誠　和也　賓主階前　兩階注　通可遠在茲　通可遠在茲

遠者在此道　孔壬　甚佞　浚明　夙夜一也早夜明須也

行之　五辰　五行之時　注　空官　空無實空也位有家注

爲一　昏墊　昏昧墊溺　予乘四載　所載者四也　決九川　決九川

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

也易其所居　民粒　烝民乃粒米食曰粒　傒志　傒待也　宗彝　宗尊彝

宗廟　光天之下　罔晝夜　無晝夜　額額　肅恭無休息音　罔水　無水一行舟也

珍丗　用珍厥丗珍絶也　子　閽泣聲不暇子　不暇子　即工　即就也

靈鳥　鳳皇也　弗　弗違　省成　屢省乃成注　叢脞　細碎無大體

夏書第三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隨山　隨行山林　衡漳　衡橫也漳水橫流　島夷　海曲謂之島

桑土　既蠶　降丘宅土　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　草繇木條　繇音遙茂也條長也

而墳扶粉反有膏肥也之屬　織文　織錦綺　中琴瑟弦　屬桑蠶絲　璿珠　璿玉名

也音駢 栢葉松身 稻中失鏃丹朱類 青黎 厥土青黑而沃壤 匯澤 匯迴也水迴爲澤 滌源 滌除也泉源 成賦中邦 成九州之賦 二百里蔡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三百里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威侮 五行注威虐侮慢 因民弗忍 嗜音 甘嗜無厭足甘一音酣 仇予 讐陶 哀恩也 色愧心慙 沈亂于酒 酣酒沈謂酗冥 畔官離次 失次失位也 俶擾 始亂也 天紀 紀日時也 辰弗集于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 罔丕愆 丕大愆過也 天吏 天王之吏 酬有夏 酬惡其政

商書第四 湯誓 仲虺之誥 太甲三篇 咸有一德 夏之邑注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 以台爲口實 常不去口 簡賢 賢而無勢則略之附勢注簡略也 亡形 制心以禮 殖有禮 有禮者封殖之 降衷 衷善也 敷虐 布行虐政 上天神后 假手 借手也 黜 罪人退伏遠屏注 造攻 造始也 代虐以寬 巫風三風 巫風風亂風 伏 注風淫 有一于身 徂后 往古明君 常目在之 顧諟天之明命注顧諟是也 西邑夏 罔念聞 昧爽 爽明也 其刑墨 具訓 蒙士

越厥命 越墜失也 不類 自底注類善也 不可逭 逭逃也避也 並其有邦厥鄰 俱與鄰並有國 陟遐 陟升遐遠也 遂于汝志 有言注遂順也 弗爲胡成 辯言 利口 居成功 復政 還政也 告歸 告老歸邑 陳戒于德 陳德以戒 德二三 言不一言 圭善 圭潔以善爲主 無常師 德一 自廣以狹人 訓事 咎單遂訓伊尹事注訓暢 其所行功德之事 桑穀共生 二木合生 商書第五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微子 天矢言 正直之言 盡劉 殺也 卜稽 卜於龜 從康 無傲注從心所 黜心 克黜乃心注退 婚友 婚姻友 施實德 不匿厥指 匿指 不匿厥指 聒聒 今汝無知之貌 斷命 罔知天之 戎毒 大也 不昏作勞 昏強敏世 和吉言 汝不于 起信險膚 起信險之詐 奉持所痛 乃奉其恫注恫痛也徒其 短長之命 制乃 非罰 失政之罰 自今至 古我前后 古后 于後曰 度乃口 以法度居汝口 古先君 自鞠 窮也 臭厥載 謀長 汝不一注謀長久之計

勸憂汝誤 有今罔後 何生在上 何以得人在上 予命汝一我命汝心 起穡以自臭 迂績欲迎績汝命于天注 我先神后 崇降罪疾注崇重也 斷棄乃斷絕棄汝命 具乃貝玉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言其貪 丕刑大也 設中各設中正 顛越隕墜也 遺育 易種無種于茲新邑 定極罔有注無安定之極 永地用注用長居新邑 不肩好貨肩任貨也不任好人 總貨無總于貨寶 宅憂居憂 免喪 審厥象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 不命其承 丕不待命承意而諫 起羞惟口羞辱 有其善 喪厥善 事事非一事 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納侮之道 開寵良于言 罔予棄 匪說攸聞 斆學半斆教也知所困是學之半 旁招俊乂 明日又祭商曰肜周曰繹 天夭民說我 殺命 格人至人 罔敢知吉 淫戲康食不有安食 參在上乃罪惡多參列於上 者長耆老之長 舊有位人 多瘠罔詔民多瘠病而無詔教之者 興受其敗起受其敗 周書第六太誓 牧誓 武成 一月正月 友邦友諸侯親之稱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宜于冢土祭社曰宜冢土社也 渴日爲善吉人爲善惟以人一一 聳老 朋家明黨 脅權一脅上權相滅誅 罪浮惟榮注受浮過也于滅若崩厥角注若崩摧其角 毒痛也音敷又音鋪 諫輔 無所容頭正士 淫巧 稱戈稱爾戈舉也 無晨牝雞無晨注無有淫過朋黨之惡 斁彝無兄弟斁敗也注彝常不順以剛能治之 燮友一柔克注燮和友順也 彊弗友獨 淫朋陰騭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農用一八政注農厚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用 落驛不連屬七稽疑曰驛注 靜一吉用作凶注靜安以守常則吉 庶草蕃廡庶衆也蕃滋也廡豐也 俊民 玩人一褻德注以人爲戲弄 丗王惟丗乃丗王丗王天下注 穆卜敬卜也 自以爲功自以爲已事 丕子 代某之身 帝庭乃命于一 不可以死 定子孫于下地下地下天也 咯篙 弁是吉人必政友 未敢誚公 天大雷電以風 乃得周公所自以

爲功代武王之說　勿敢言　反風　降割于
我家不少割凶害也　小腆　誕播臣逋七之臣　童人
沖人注　投艱朕身　于　久老之人爾惟舊人注
知文王故事者　成功所　天閟毖我　所在　其肯曰
棄基弗子有後　穡夫稼穡之夫　終畝子曷敢不
并吉　矧今卜　庸建爾于上公異畝同穎　歸
周公于東以禾歸周公　命禾　歸禾周公既得命禾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尚書二

周書第八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哉生魄 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 新大邑 東國洛 民和會 和悅而集會 怙冒 怙時注怙恃也 紹聞衣德言 祇遹乃文考之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 考成人 考者老成人 宅心 居心則知訓注常以訓民 恫瘝乃身 恫瘝痛病如痛在身恫音通 畢棄咎 畢民盡棄惡修善 注咎保赤子 陳梨 陳時梨法注陳梨也 愛養人如保赤子 若保赤子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 服思念 要囚 察其要辭以斷獄音霄 義刑義殺 宜也 款心 朕心朕德惟乃知注欲其明成 時 是 罔不于我政人 不于我政人罪注執政之人得 小臣諸節 小臣諸有符節之吏 面稽天若 面考天心而順 民罔不率 率循也不循大常之教 造大譽 造民大譽注立民大善之譽 引惡 長惡也 未戾厥 戾定 心 求定其心 瑕殄 不汝瑕罪過不絕亡汝 高乃聽 聽王道德之言 穆考 無不以酒為罪 無彝酒 無常 飲酒 德將無醉 以德自將無令至醉 聰聽 聽祖考之彝訓

奔走事厥考厥長 洗腆 洗酒注潔厚也 庶伯 庶士有正越 君子注衆伯君子長官大夫 以進老成人 為醉飽 腆于酒 不腆言不厚於酒 崇飲 聚飲 服 越在 百僚庶尹 尹人 正人也 酣身 酣樂其身 于酒 盡傷 民罔不痛傷其心盡許力反 荒腆 荒腆于酒注大厚於酒 庶羣自酒 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腆 厥聞在上天 聞在上注腆聞 獻臣 善臣也 百宗工 百官尊 農父 司徒 姑惟教之 屬婦 至于音云屬者妾之事妻也 稽 田 農夫考田 彊畔 畔畛 塗墜茨 墜音歲仰塗也茨蓋也 樸斲 樸治斲削 丹雘 雘善丹也 迷民 迷愚之民 來三月 越若三月 丙午朏 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得卜 厥既卜得吉 攻位 治都邑之位 翼日 翌日 達觀于 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 後王後民 智藏瘝在 賢智隱藏瘝病在位 保抱攜持 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子 面稽天若 面考天心而順天之 壽耆 耆艾 民罷 顧畏也顧畏于民罷 未戾厥 戾定 我不敢知 不其延 不謀長久 百君

奔走事厥考厥長 洗腆 洗酒注潔厚也 庶伯 庶士有正越 君子注衆伯君子長官大夫 以進老成人 為醉飽 腆于酒 不腆言不厚於酒 崇飲 聚飲 服 越在 百僚庶尹 尹人 正人也 酣身 酣樂其身 于酒 盡傷 民罔不痛傷其心盡許力反 荒腆 荒腆于酒注大厚於酒 庶羣自酒 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腆 厥聞在上天 聞在上注腆聞 獻臣 善臣也 百宗工 百官尊 農父 司徒 姑惟教之 屬婦 至于音云屬者妾之事妻也 稽 田 農夫考田 彊畔 畔畛 塗墜茨 墜音歲仰塗也茨蓋也 樸斲 樸治斲削 丹雘 雘善丹也 迷民 迷愚之民 來三月 越若三月 丙午朏 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得卜 厥既卜得吉 攻位 治都邑之位 翼日 翌日 達觀于 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 後王後民 智藏瘝在 賢智隱藏瘝病在位 保抱攜持 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子 面稽天若 面考天心而順天之 壽耆 耆艾 民罷 顧畏也顧畏于民罷 未戾厥 戾定 我不敢知 不其延 不謀長久 百君

子 沖子 童子

周書第九 洛誥 無逸 多士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

亦惟洛食　獻卜　匹休（作配注）美也　咸秩無文（不在禮文者皆次秩祀之）　元祀（大祀）　儀不及物（威儀不及禮物）　不蘲（乃是勉也）莫剛反　奉荅天命（荅當也）　將禮（惇宗厚尊大禮也）　旁作（穆穆）　明農（其明教農人）　奉

迓衡（注四方旁來爲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　替刑（公勿去以廢法）　獻民（賢人）　明稱（明絜致敬）　予不敢宿（不敢經宿）　精意

以享（注）　敢弋殷命（弋取也）　不適逸（上帝引逸有夏）

（注上天欲民長逸樂桀爲政不之逸樂）　俊民甸四方（賢人治四方）

勤家（注勤勞國家之事）　丕靈（大神）承帝事（注奉天事也）

畀矜（天所憐）惟爾（注爾所與爲天所憐）　不啻不有爾土　叛

誇不恭（乃逸乃諺五旦反）　荒寧（不敢荒怠自安）　舊

爲小人　或四三年　田功　日中昃（本亦作仄）

中身（文王受命惟七年）（注文王九十而終）惟卽位時年四十七）　讀張（注爲幻注誑也相欺誑幻惑也）　寬綽

身（怨有同是讐于厥身下同怨讎之讐聚於仲之命）　怨讐厥政

周書第十（君奭多方）（蔡仲立政）　蓋前人之愆　側言（罔以日所出之地）　多

歷年所　天壽平格（天壽有平至之君）　海隅出日（海隅日所出之地）

其終出于不祥　遏佚前人光（絕失先王光大之道）

邦之蔡　荒棄朕命（廢棄也）　尹民（惟爾殷侯尹治殷民）

（之諸侯正民者）　寅念（弗永不長敬念于祀）　祭祀　感言（不肯于民注無憂民之言）

承（不克不能善奉於人）　崇亂（注重辭也）　因甲于亂（于放注）

叨憤（貪叨忿憤）　百爲（至于百端所爲）　作民主（爲天下民注大）

探天之威（探取也）　不適逸（上帝引逸有夏也）

（注探取也南反）　常任（常伯常所委任）

平法謂士官）　綴衣（掌衣服）　丕釐上帝之耿命（注賜上大命）

天之光命公永反）　長伯（立民長也）　小尹（小官長）　攜

（注左右）　僕（左右攜持器物之僕）　表臣（爲表幹之臣）　敉功（惟率）

（注撫安）　容德（寬容之德）　丕丕基（受北大之基業）

受民（人我所受之民）　徽言（美言）　文子文孫（王文）

之子孫之）　憮人（本又作憮同）

周書十一（周官君陳）（顧命康王之誥）

吐生百穀（掌邦土注土能生故曰土）　蓄疑敗謀（積疑不決）

必敗其謀）　牆面（不學其猶正）（注人而不而立）　期驕期侈

位不祿不）　戴僞（無僞戴行也）　居寵（居寵貴）

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　政厖（亂也）　稱匪其人

作威　倚法以削（倚法制以刻削之政）　三細（宥注罪不）　依勢

多盤也多樂 受責如流 惟一一俾一一注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 若弗云來 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注如日月行遇不復云來 恐懼之 雖欲改悔一一無所益 謀人 畜畜一一良士注勇武一一之良士音波 旅力 我尚有之 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佸佸一一勇夫注壯勇之夫音嶷馬本作詰詰無所省録之貌 訖訖無所 省録 截截 察察便巧也馬云辭語截截剥省要也 諞言 善一一注善為辨佞之言音辨 易辭 俾君子一一回心一一注音亦 昧昧一介 臣斷斷猗一一無他技注一一之臣 彥聖 人之一一注美聖也 如自其口出 杭陽 不安也陽五結反 榮懷

經子法語卷第三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毛詩一 鄱陽洪邁

卷第一 周南關雎 召南鵲巢

諷諫 一詠歌詼違不直諫古究反 關關 一注和聲也雎鳩 好逑 君子一注逑匹也爲君子之好匹 輾轉 一反側注卧也不周曰輾 芼之 擇也 薄采 薄汙也 葉莫莫 成就貌 煩撋 薄汙我私也 私謁 謁請也 灌木 叢木也 烝也 退食 減膳也 委委蛇蛇 委蛇委曲自得貌 委曲 一注委曲猶委蛇 委蛇 一注委蛇行可從跡也 標梅 落也 墜之 取也許器反 三星在天 四時 心五噣 蟏蛸小星三五在東注一也噣音灼 在天噣音晝 更見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 雨雪 雨音于 謂之抑 抑維參與昴注參伐也昴星隨一在天 伐留 留也衆星隨一 畢 掩兔網也 罕畢 罕畢蜂蟄窒猛蜂一作蠭 不耳 惟炰蜂音或作不然 揖揖 一斂羽一芳會聚也揖執 子孫蟄蟄 和集也 桃夭夭 少壯也說文作枖木少盛 灼灼 華盛貌 其葉蓁蓁 至盛貌 之子于歸 之子子一女也 宜其室家 宜其室家者男女一以禦難也 于常 于扞也箋云于如字 九達之道 達道也 干城 干扞也城也皆 桔槹 桔槹結縴汲桂也音 乘流 不可方思注方泭也欲渡者有 扱音插 道音數又作捷桂也 錯薪 翹翹一注翹翹薪兒錯雜也 芣苢 芣苢音浮調音周又作輔苡 怒如調飢 怒飢意也調朝也箋云怒 思也如朝飢之思食 怒音奴 公云當以輖爲正輖重也重飢者謂飢而又飢 飢之甚也 輖飢 重飢也 條肄 伐其一注肄餘斬而復生曰肄 魚勞 勞魚賴尾注則尾赤 如燬 楚水名火日燥濟人曰燬吳人曰焜焜音

嬃 婦人謂夫之姊妹 螓首 螓蜻蛉也 蛾眉 蛾蠶蛾 巧笑 好口輔 倩 好口輔 盼 白黑分 碩人 碩大也 敖敖 長貌 說于農郊 說于農郊舍 說音舍 四牡有驕 驕壯貌 朱幩鑣鑣 幩音墳 鑣音標 翼翼 盛貌 施罛濊濊 罛音孤 濊音或 鱒魴 鱒音尊 魴音房 庶姜孽孽 孽孽衆貌 庶士有朅 朅武貌 揭揭 揭揭長貌 庶士有朅 朅去也 河水洋洋 洋洋盛貌 北流活活 活活流聲 施罟 施罟設罟 設罟 設罟捕魚 發發 發發盛貌 葭菼 葭蘆菼薍 葭音加 菼音談

人乃如一一节注是人也 古處逝不一一注故處處也處昌慮反 無善恩意之聲德音無良注 終風終日之風 不日有曀曀陰而風曰曀曀言曀 人道我願言則嚏注讀為嚏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一一古之遺語也 欠欠款款願言則嚏釋文毛訓為款今俗人云一一是也 曀曀曀一一其陰注如常陰一一 土國一一城漕注役土功於國 契闊死生一一注勤苦也音挈 好其音泄泄其羽注雉雊鳴其翼泄泄然 奮訊訊又作迅一一其形貌 百爾君子 厲揭深則厲淺則揭注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音竭 嚶雉雄聲以小反 求牡 歸妻士如一一注使之來歸於己 招招舟子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也 國爺傷敗 不宜有怒 湜湜音蒔其泥注持正貌底清見底 蓍菲采蓍菲注蓍蓍草也須也菲芳也蓍音豐鄭璞云今蒜菜也江南有蓍二莖有蔓菁菲音匪芳音勿爾雅云息菜鄭璞以菲芳一一 我躬不閱閱容也 方之舟之方附也船也 匍匐盡力也 以恩騎樂我不我能慉注慉騎也君子不能旨苗 御冬旨美也 御窮以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注以冬月之無時也 御窮御窮苦也 流離注一一鴞 蓼蓼長大貌 蒙戎狐裘一一注毳也刺諸臣形皃 流離注一一之子 充耳塞如瑱也 瑱尊注一一少好之貌 天邦控引也故求援引之力 百爾所思 倜咺寬大也咺威儀容止宣著也 白晰皙緑竹猗猗也郭璞云今呼一一大則食其母 顏色蒨然也少好而長腮爾雅云一一赤黑也郭璞云今人顏色一一 侯侯頎人一一注頎頭 脂韋車一一注韋以行 渥赭赫如一一注厚傅丹也 終宴一一且貧注宴者無禮也其矩反爾雅云貧也謂貧無可為禮 王事敦我敦厚也如 浼浼河水一一注平 汙汙河水一一注淺 揥也音堆 瀰瀰河水一一注深 弭音每又作 簟茀簟下人以 泥泥音尼盛皃 簟簟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故不能脩 施色故不能仰 養養中心一一注憂不知所定 卷第三 鄘栢舟 衛淇奧 守義其妻一一 不可襄除也 象揥象之揥也注揥所以揥髮揥音 綠竹猗猗 織揥音剔正義云以象骨為揥首因以為飾名曰揥 當暑袢延之服蒙彼綠絺是紲袢也注是一一服袢音煩正義云袢延熱氣也 能賦 山川能說如字 祭祀能語正義曰能祝告鬼神而為 器能銘 使能造命正義曰謂隨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 升高 注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正義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 作 清揚子之一一 靈雨既零雨善也 僊人主駕者 崇朝終也 星言夙駕言命主駕者雨止星見為我農早駕 匪莪匪莪蒿也 莪蒿 匪伯匪伯長也 伯兮 朅朅武也 朅 桀桀特立貌 俟我于城 俟我于著 俟我于堂 俟我于庭 俟我于巷 俟我于堂乎 俟我于著乎 俟我于庭乎 俟我于巷乎 東門之楊 昏以為期 明星煌煌 明星晢晢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昏以為期 明星煌煌 明星晢晢 出其東門 一一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 匪我思存 縞衣綦巾 縞衣茹藘 出其闉闍 有女如荼 雖則如荼 匪我思且 縞衣綦巾 縞衣茹藘 野有蔓草 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 溱與洧 方渙渙兮 士與女 方秉蕑兮 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 洧之外 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 贈之以勺藥

終不可諼諼忘也 如簀緣竹注積也 適頑人之云飢意 軸頑人之病也 文衣衣錦褧衣注錦衣也褧禪也尚之以禪衣爲文大著也 尚之以禪衣禪音丹 維私姊妹之夫曰私 柔荑手如荑之新生音題 刼犀刼辮也 好口巧笑倩兮注倩口輔好也 北流活活流也音括又如字 施罛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呼活活大貌 發發鱣鮪日大貌 鱣鮪魚名也 發發盛貌 葩華色斐華 良媒秋以爲期 堮垣注堮毀也 華落 孽孽庶孽注孽餘也 庶姜注姜盛飾 體無咎言兆卦之體無凶咎之辭 賄遷以我所有財賄徙就汝 沃若其葉沃沃然 三歲食貧之穀食已三歲貧矣

車帷裳輬注帷裳童容也 室勞廯室之勞言不以婦事矣注無居事見 不以婦事見困 咥笑咥其笑矣注咥咥然笑音戲又音呬 言笑晏晏和柔也 信誓旦旦言其懇惻款誠說文作悬 死生自決之辭亦已焉哉注謂此不可柰何 瑳笑巧笑之瑳注瑳巧笑見七可反 儺佩玉之儺注行有節度乃可反 垂帶悸兮悸悸然行止有節度 一葦杭杭渡也 不容刀小舠曰刀 首如飛蓬 誰適爲容適注主也 諼草憂本又作萱 淇厲在彼淇注深可厲之處 申束衣之子無帶注帶所以束衣 有狄

愛之欲食之欲 衣之葮大也 不勝其母升勝音 小不上襄兩服注兩服中 忍 巷無飲酒 暴虎空手搏之 磬控縱送驟馬曰磬止馳馬曰控發矢曰縱送 馳騁 釋掤所以覆矢音冰 弢弓弢弓也 矛重英矛有英飾 爲容好中軍作好注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好音耗 三英粲三英三德也 松 惠思子我 男行而女不隨 面貌丰丰

子之手兮注手豐滿也 行上栗 東門之栗注栗也行如字道也左傳歌行栗 風雨如晦 學子之所服 嗣音子嗣不注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 傳聲問注往來相見也 闉闍 出其闉闍城臺也闉音都 女如荼 有注荼茅秀言喪服也 茅秀 本或作莠音同 渙渙 方注春水盛也 勺藥 香草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 離草

卷第五 齊雞鳴 魏葛屨

甘與子同夢 嫙嫙 子之還兮音旋韓詩作好貌 兩肩 從注兮音之獸三歲曰肩 東方未晞 明始升 樊圃 折如樊圃注樊藩也折柳以爲藩圍 崔崔 南山大也子雖反注高 藪麻 如之藪澤昌叙反

翠翠 獨行依也亦作凴注無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皃其意居居然有恃惡之心究究猶居居也 居居究究 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 弗鼓弗考 考擊也 舞 以以清公之道媚于上下者 舞鄉 以以清徽注能以慶之屬也 永日 互以注永引也 白石鑿鑿 鮮明皃音作 終朝 注終朝采綠 葉湑湑 枝葉不相比也 踽踽 獨行無所親也注踽踽獨行貌 不可尺寸 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也 美無度 度音

卷第六 唐蟋蟀 秦車鄰

小風水成文

有車鄰鄰 車聲又作轔轔 有馬白顛 白顛額也 未見君子 寺人孟子 寺人奄官之稱 寺人之令 令善也 曹風蜉蝣 渠殤 蜉蝣朝生夕死 掘閱 掘閱容貌 麻衣如雪 麻衣喪服 蜉蝣之翼 翼如蜉蝣之羽 采采衣服 采采衆多也 衣服 上於既反下如字 於我歸處 於我歸處者言我所歸處 蜉蝣掘閱 掘閱容貌 麻衣如雪 麻衣喪服 蜉蝣之翼 翼如蜉蝣之羽 采采衣服 采采衆多也 衣服 上於既反下如字 於我歸處 於我歸處者言我所歸處

蜉蝣掘閱 掘閱容貌 麻衣如雪 麻衣喪服 蜉蝣之翼 翼如蜉蝣之羽 采采衣服 采采衆多也 衣服 上於既反下如字 於我歸處 於我歸處者言我所歸處

蒹葭人名曰積 亦謂叢生 車鄰鄰 車聲又作轔轔 媚子 孔碩注碩大也謂冬狼夏 舍拔 則獲拔矢末也 辰牡 奉時注辰龍也牡雄也時也 歷錄 又作歷祿 獫歇驕 獫長喙曰歇短喙曰驕 戴 載言善射 重環 子母環聲 魚唯唯 出注唯唯 重鍇 一環貫二也名梅 敝笱 敝之笱敗 盧令令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 而弁 突耳如冠爲成人 橫從其畝 橫從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韓詩衛作由東西耕耘 橫從其畝 注橫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韓詩衛作由東西耕耘 東西耕 上 甫田 甫大田也 南山 大也子雖反注高 藪麻 如之藪澤昌叙反

新沙也 美無度 度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也 岵屺 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 連猗 風行水成文曰漣小風水成文 伯兮 兮以注永引也 白石鑿鑿 鮮明皃音作 終朝 注終朝采綠 葉湑湑 枝葉不相比也 踽踽 獨行無所親也注踽踽獨行貌 翠翠 獨行依也亦作凴注無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皃其意居居然有恃惡之心究究猶居居也 居居究究 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 根相迫迮捆致 集于苞栩注苞稹也栩杼也稹者正義云物叢生曰 葉湑湑 枝葉不相比也 踽踽 獨行無所親也注踽踽獨行貌 永日 互以注永引也 白石鑿鑿 鮮明皃音作 終朝 注終朝采綠 葉湑湑 枝葉不相比也 踽踽 獨行無所親也注踽踽獨行貌 不可尺寸 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也 美無度 度是子之德美無有

板屋 心曲 亂我心注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 伐駟 音淺韓詩云駟 發夕 齊子自夕發至旦注 瀰瀰 垂轡行人衆皃又行 儦儦 行人儦儦 遡洄 逆流而上 遡游 順流而涉 露凝 露凝白然後歲事成爲霜 竹閉緄縢 閉絏也縢約也緄繩也音衮 露未已 交交黃鳥 小貌 人百其身 一身百死猶爲之死 一身百死 猶爲之死 露未已 交交黃鳥 小貌 人百其身 一身百死猶爲之死 一身百死 猶爲之死

水中坻 小渚音祉 露未已 交交黃鳥 小貌 人百其身 一身百死猶爲之死 一身百死 猶爲之死 鴥彼飛隼 鴥疾飛皃音遹 同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潤也箋作襗衣澤褻衣也注 同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潤也箋作襗衣澤褻衣也注 好人提提 安諦皃 好人提提 安諦皃 摻摻 纖纖也好手皃音纖 女手 纖纖也好手皃音纖 要褭 要領也音褭 狗嗟名兮注兮美也 要褭 要領也音褭 狗嗟名兮注兮美也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 泪洳

夏星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每食無餘
還我薄其食饑足我耳 每食不飽
卷第七 陳宛丘曹蜉蝣 搶蓋裘
坎其擊鼓 坎坎鼓聲 擊也差擇也 初佳反 握椒之椒一握 無冬無夏 穀旦于差 穀善
注誘進也 掖扶持也 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衡如字沈云古文橫字 棲其君
遲可以游息也 泌之洋洋 泌泉水也音泌 樂飢可以忘飢 注樂道 漚麻漚紵 烏豆反柔也 楊葉牂牂 盛貌音臧
葉肺肺 猶牂牂也音沛 明星晢晢 猶煌煌也音致 斧斯以斧斯之注斯析也 佻張誑張誑欺也 辣人孌孌 辣急也孌
樂瘦貌 心憂傷傷 憂勞也 蘊結我心 哀未盡能 經卷四 九
自詒以禮 不能三年 猗儺 順也猗於可反其枝注柔 儺乃可反 匪風飄風非有道之車偶音挈 發兮注發發非有道之風
車嘌 無節度也音漂嘌匹遙反注同 亨 魚煩則碎 渠略 蜉蝣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 衣裳楚楚 鮮明見
掘閱 蜉蝣也翼在梁不濡其翼注鷞涉雖鷞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 謂其始生時也 鷞梁 雉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 升雲 耆蔚 耆老蔚老注耆蔚雲興見耆蔚
經子法語卷第四

鄱陽洪邁

毛詩二

卷第八 凡七月

一之日 周正月也 觱發 風寒也 二之日 夏正月 四之日 周四月 栗烈 寒氣也 三之日 夏正月 卒歲 終也 三之日 商正月 舉趾 舉足而耕 婦子 同我耕者之婦子以饁來至於南畝之中饁炎輒反一也 饁 餉也 有鳴倉庚 離黃倉庚 女執懿筐 女執一筐也 遵彼微行 遵循彼墻下徑 爰求柔桑 柔桑 稚桑也 女悲 女心傷悲 注春女悲秋士悲

蠶月 條桑 條桑 枝落之條桑其葉也 斧斨 斨方銎也 斧空 以斧斨 以斧斨其胡載 胡 遠也曲也 胡 遠也曲也 其胡載 胡 遠也曲也 載 則也 載 則也 其胡載 胡 遠也曲也 載 則也 載 則也 其胡載 胡 遠也曲也 載 則也 載 則

閱牆閱很也許厥反注兩鳥聲 內閱妻帑帑子也通爲孥 嚶嚶鳥鳴求其友聲 許許伐木柿音肺斫木札也 釀酒有奠以荅曰醽以薦美皃醴所宜反奠音與 酒羜有酒有羜 檉涸塌檉然已瀝撲夫 乾餱食也 沛茵茵所以藉之有酒湑我注湑茜之也筵云王有酒則謂以茅沛之而去其糟 酤酒無酒酤我注酤一宿酒也 蹲蹲舞我爲我興舞蹲蹲之貌云買也音頓又音沽 福開出以予之何福不除注除開也出以予之除音扶 戩穀福祿也 川方至水流之長也 舍矢如破矢發則中如破物 甫草甫大也甫田 苗畝于此注田 弓彤弓注彤丹也 弨弓弛注弨引弛也 虞公以奏 注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一也陸戒也 弨音超 錫百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賜我百朋得祿多也 寅車元戎十乘注膠日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共武服共兵事 徽纖纖文鳥章注纖也音志 戾天至也 鉦人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注大功也 庸庸田壯也音聲 甫草東有大也甫田 達瘦赤芾金舄注芾之草也 左膘右腸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腸右腸頻小反小腹兩邊肉也腸音思肩前髀兩間胥 耳本射右一次之 左髀右髀射左髀達于右髀 差馬既差我馬注差擇也 麌麌鹿一歲牡二歲牝三歲友 小雅鴻鴈 麌麌衆多也 慶慶則侯侯行則侯 或羣或友 小貔大兕 羣孫炎作群 尸鳲尸鳲有母之子注尸之母也已從軍而母養之 夜未央夜未央庭燎之光 夜鄉晨夜鄉晨庶方小大各有所至 夜未渠央渠遽音注猶言夜未久也盡也 良魚良魚在渊注魚潛在淵 不士不士其容 考室考成也 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澗也 新特新特舊妣不思舊妣 孔燕孔燕豈弟豈弟樂也 豈弟豈弟音愷 阪田阪田有菽 貫貫習也 莫莫不令儀 令德令德之人 令聞令聞不已 令望令望不忘 令問令問不已 令譽令譽不忘 令儀令儀孝子

約縮之繩在版上亞歷然均羊大也 **橐橐** 柝之用力也 **君子攸芋** 香于反 **殖殖其庭** 平正也箋云直也 **噲噲其正** 噦噦其冥 噲噲夜也居之晝日則快然皆寬明之兒正音政噦噦昧冥音暓 **有覺其楹** 有覺高大貌 **哼哼** 音橫聲也 **夜夜** 載衣之辰注辰夜也箋云脩衣也楊音昔 **紡塼** 載弄之瓦注瓦也紡音昉 **唯酒食是議** 婦人之事惟議酒食 **無父何怙** 無父母之憂 **何莫何筮** 何可反 **負** 擔也 **負罹** 無遠父母之憂 **羊角濈濈** 聚其角而息濈然得其所也莊立反 **牛耳濕濕** 聚耳而濕濕然 **牛呞** 五之反食已復出嚼之也亦作齱江東呼爲齕音薛 **餧彼貧人** 餧以貧人 **卷第十二** 小雅節南山 **石巖巖** 積石貌 **薦瘥** 重病也音荐醒 **方之宮爲周之** 注均乃下此多訟之俗 **心閔** 憚民也 **鞫訩** 窮治也 **降此鞫訩** 注鞫訩也 **爲政不均** 注鞫多心息 **月月斯生** 注月月 **胥仕** 厚也 **胥鞫** 相也 **甚式月斯生** 注天下亂也 **憂心京京** 憂不去也 **瘋憂** 以痺注瘋痺皆病也音鳳羊 **秉國之均** 自此注秉醜也 **憂心愈愈** 憂懼也 **秉國之鈞** 注秉國 **于何從祿** 於何得天祿 **蔑資** 注蔑無 **夢夢** 視天注亂也莫 **倫脊** 有倫有脊注所言有道理 **成之** 袁奴注滅 **秉鞫** 秉執 **宰陰雨** 注雨水 **不敢不局** 注局曲也又作蹐 **局天** 天之 **抗我** 注朝廷無 **我辰安在** 天之生我 **滔滔** 注滔滔 **江漢** 注江漢 **浮浮** 衆也呼浪反齊人語也從火威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 **孔棘** 急也 **孔棘** 注棘急 **孔棘** 注棘急 **孔棘** 注棘急

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音其注壞瘣也瘣胡罪反木瘤腫也

投兎　投拽也兎見迫逐而投人

留其羣　瘣木　瘣譬彼壞木注拽也荆公云兎見迫逐而投人

舒究　注不舒不究之謀

舒謀　舒謀注路冢也

揚木　揚伐木揚矣析薪杝矣注伐木者揚其顛不欲妄跨之杝謂觀其理也析薪者觀其理之揚音几杝音侈

耳屬于垣　屬耳於壁而聽

鼠風　鼠疾也

亂懟無罪　亂如此懟注大也音呼

慎無罪　慎誠無罪也

信　注不信不舒

盜言孔甘　盜竊言譖注莫謀也荆公作定

孔甘亂是用餤　亂進也餤談注音談

聖人莫之　秩秩大猷注莫謀也

亂是用餤　餤進也音談

忖度　忖度鬼神音譖

鬼神　鬼音詭

荏染　荏染木柔注柔

柔木　柔木注柔

言　言巧言如簧

巧言如簧　簧巧言如簧

顏之厚　顏厚也

無拳無勇　拳無勇注拳力也

拳勇　拳勇注拳力也

職競由人　職競不來注東人

競由人　競由人注東人

孔棘且殆　棘急也殆危也

孔棘　棘急也

殆　殆危也

謀及卿士　卿士六卿之長

卿士　卿士六卿之長

無日　無日無日注不日

不日　不日我

我　我

不日　不日我

我　我

始者不如今　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

如賈　如賈入舍即肆矣七辰自卯至酉也

入　入舍即肆矣七辰

微尾　微尾既微且尾注其相比次及爾尾注尾之疾尾而勇反

尾　尾注其相比次及爾尾

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　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

靦面目　靦面目注靦見也

靦　靦見也

覥姡　有靦面目注靦見也姡也姑然有面目視音活靦音腆也

姡　姡也姑然有面目視音活

蓼蓼　蓼蓼者莪注蓼長大貌

蓼　蓼長大貌

蓼蓼者莪　蓼蓼者莪注蓼長大貌

莪　莪

匪莪伊蒿　匪非也莪蒿也伊蔚

蔚　蔚

蒿　蒿

匪莪伊蒿　匪非也莪蒿也伊蔚

蔚　蔚

蒿　蒿

瘣　瘣病也

瘣　瘣病也

瘣　瘣病也

日禁 田萊 日麥生草曰萊 茨棘不除 田萊多荒注 楚茨 楚楚者茨注楚楚茨棘皃 言清靜而敬至也莫音麥 黍與稷翼翼 黍與蕃廡皃與音餘 君婦莫莫 肥腯 肉物一音修 蒸芬孝祀 蒸芬芬有馨香 神嗜 一注散嗜也 飲食也 昄昄 一一原隰注墾辟皃 君婦莫莫 南東其畝 小雅甫田 或耘 黍注茂盛皃

卷第十四

愛存新穀 我取其陳注使民一一 嘗旨否 禾長畝 禾易長畝注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稼如茨梁 茨積也梁車梁也 坻京 坻水中之高地京高丘也 萬斯箱 以我一一注萬斯車箱也 曹邦 曹以我一一注曹利也 百穀庭碩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注庭直也碩大也 方阜 方泭甲始生反以舟

經字卷叁 九

既方既皁 箋云方房也謂孚甲而未合時也盡生房未盡成實矣 蜮蟲蝨 蜮食心食葉賊食根食節 田穉 田中穉禾也 穉禾 有涕蓁蓁 涕雲興皃蓁蓁雲行皃 興雨祁祁 祁徐也 徹稺 彼有不一一此有不一一正義曰者禾鋪而未束者 遺秉滯穗 刈禾盈手之秉 斂穡 穡多也 韘琫琇 韘容韘刀韘 福如茨 屋茨喻蓋也 水泱泱 泱深廣皃 鞙鞙佩璲 鞙鞙佩玉之貌璲瑞也 垂帶而厲 厲帶之垂者 鞗革 鞗音蕩黃謂之璗 遵大路 遵循也 摻執子之手 摻女手也 之子 之是也 好之少女 碩女 賢女 景行 景明也 行音杏 嫘祖 嫘音雷 初筵 和旨 酒既一一注酒所以合天下諸侯之禮 百禮 以洽一一注洽合也 奏能 各奏爾能 室人入又 室人主人也主人入次又射也 威儀反反 威儀反注重反 不醉反反 醉而不出是謂一一注醉至若北是誅伐 僊僊 舞不止也 屢舞僊僊 傲傲 自正也 是曰既醉 曰語辭 既醉既飽 飽飫也 小人 小人所獻之禮 側弁 弁皮弁 俄俄 威儀也 屢舞傞傞 傞傞 不正貌 既醉既德 德升也 是曰既得 得其所求 是曰既悔 悔悔也 悔音呼 悔過也 悔之 之往也 悔過 悔改 悔音海 悔恨也 悔音晦 悔之 之是也 悔音每 悔恨也 悔音晦 悔之 之是也 悔音每 悔恨也 悔音晦 悔之 之是也 悔音每

毛詩三

卷第十五 小雅魚藻

鄱陽洪邁

頒首 魚在在藻有其注莘其尾頒大首貌韓云衆皃 莘尾 有莘其尾注莘長皃 旂淠 旂動也音譬 淠舟行皃 滕 正義引說文滕緘束之 葉蓬蓬 盛皃 殿邦鎮也多皃 行 在下注今行滕也正義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 兄弟 食餌 如字宜也注飲音 教猱升木 塗附 附着也 見睍 日氣也 婁驕 式居反注婁斂也 雪浮浮 盛皃 蠻髦 如蠻如髦注夷髦也 菀柳 菀木茂也音鬱 朝事 不可 凶矜 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 臺笠 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以禦雨也音胎 緇撮 緇布冠 綢直如髮 綢密 髮曲局 局卷也 盈襜 不一 注衣蔽前 謂之襜尺占反 牽傍牛 傍薄浪反 荅耦 不復 北流皃 堪烜 卬烘于堪注堪烜竈也堪音諶烜音憲行竈也 槱槱 念子反愁不申也 旐人之棻 棻槃 漸漸石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注漸漸山石高峻貌 豕白蹢 蹢蹄也音的

附着也 見睍 日氣也 婁驕 式居反注婁斂也 雪浮浮 盛皃 蠻髦 如蠻如髦注夷髦也 菀柳 菀木茂也音鬱 朝事 不可 凶矜 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 臺笠 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以禦雨也音胎 緇撮 緇布冠 綢直如髮 綢密 髮曲局 局卷也 盈襜 不一 注衣蔽前 謂之襜尺占反 牽傍牛 傍薄浪反 荅耦 不復 北流皃 堪烜 卬烘于堪注堪烜竈也堪音諶烜音憲行竈也 槱槱 念子反愁不申也 旐人之棻 棻槃 漸漸石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注漸漸山石高峻貌 豕白蹢 蹢蹄也音的

小瓜也瓠剖反 胥宇 胥相也 契龜 爰注開 瓜瓞 緜緜 有苦葉 匏有苦葉注匏瓠也 濟盈不濡軌 濡漬也軌轍也 雉鳴求其牡 雌雊求其牝 雊古豆反 招招舟子 招招舟人 號呼也 涉渭 爲亂 亂渡也 取厲 取揭 厲深則揭淺則厲 揭其衣 揭褰也 雝雝鳴鴈 雝雝和也 旭日始旦 旭日始出皃 士如歸妻 迨冰未泮 迨及也泮散也 招招舟子 人涉卬否 卬我也 人涉卬否 卬我也 卭卭 強壯皃 匪鶉匪鳶 翰飛戾天 戾至也 匪魚匪鱉 沉在淵 雁及寒而來暖而去 雁北鄉 鴻飛遵渚 公歸無所 于以采蘩 蘩白蒿 于以采蘋 蘋大萍 南澗之濱 濱水厓 于以湘之 湘烹也 維筐及筥 圓曰筐方曰筥 于以湘之 錡釜 維清緝熙 緝熙光明也 肅肅宵征 夙夜在公 在公明明 明明公庭 有客宿宿 有客信信 宿宿信信 再宿曰宿 信信 三宿曰信 言授之縶 縶絆也 以永今朝 永長也 所謂伊人 伊人 於焉逍遙 逍遙 相羊 牝羊牡臧 臧善也 墳首 大也 匪民 哀我征夫獨爲 匪民 獨爲 尤狐 有艾者狐注艾小獸皃 幽蕈

卷第十六 大雅文王

其麗不億 商之孫子 注麗數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 虞 敏 虞美 敏疾 蓋臣 王之 注進也王之進用臣也 配命 注長配天命也 義問 宣昭 注義善也 無聲臭 注天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 作合 天作之合 侃 侃樂也尊之如天之有共帝侃彊這反又下騫反說文云磬也韓詩作磬 特舟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 纘女 大奴纘士 師尚父 可尚可父 涼武王 涼佐也音諒

注陝旳也旳小瓜也瓠蒲剥反 胥宇 胥相也 契龜 爰注開 瓜瓞 緜緜 陾陾 注築墻聲 藐藐 盛土籠 築之登登 用力也 皐門 郭門曰皐 有伉 高皃 應門將將 王正門曰應諸侯朝門 冢土 大社也 宜社 注廼立冢土蜃 殷殷 雷聲 烝哀 烝衆也 奔奏 喻德宣譽日至 注奔走奏本又作走音奏 淠舟 淠彼 行皃 涇舟之中流 涇水中 行道兌矣 兌成 喙也 隕問 問聞也 喙矣 維其 喙困 困極也 追琢其章 追琢 雕也 金曰琢 琢其玉 琢其章 金玉有質而後有文章 勉勉我王 勉勉 勤強 綱紀四方 綱紀 爲綱紀 四方之綱 之紀 之綱 之紀 纘禹之緒 纘繼 緒業也 追琢其章 金玉有質而後有文章 勉勉我王 勉勉 勤強 綱紀四方 綱紀 爲綱紀 四方之綱 之紀 之綱 之紀 纘禹之緒 纘繼 緒業也 追琢其章 金玉有質而後有文章 勉勉我王 勉勉 勤強 綱紀四方 綱紀 爲綱紀 四方之綱 之紀 之綱 之紀 纘禹之緒 纘繼 緒業也

揖之（烝徒揖也）金玉相（相質也）酒既載（謂已在尊中也）年豐畜碩 旁草（除其也）京室（之婦注王室也）百斯男 宗公（惠于注大臣也）寡妻（適也箋云寡有之妻）上帝者之（老也）求民莫（求民之莫注莫定也定謂所歸就）上帝在文王所 苗賁（其注木盛皃）徽音（美也）立死曰薨自斃爲翳省山（省者視其山）作作（作對爲邦謂興起周邑作配）畔援（援音援猶拔扈也）貪羨曰饕（音叨）歆羨（貪羨也）貊其德音（靜也謂生明君）周祜（篤于注厚周王之福）鮮原（度其鮮善也）在渭之將（注見於色箋云不虛廣言語以外將容皃）不大聲以色（注不大聲也）

鉤援臨衝（鉤援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車也衝衝車也援音袁）言言（言言然高大也大老也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

翼翼（儀也）嘉告（公尸以善言告之）相攝佐（朋友攸攝注以威儀也）引翼（以引以翼注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壺（宝家之注廣也箋云壺相捆致也）儁景命（景命有僕注僕附也天之大命附著於女）有靈德（神之精明者稱之）

戾（四方以無拂注拂猶佷也言無佷）女士（卿爲爵而有士行者注女之高者）

言言（舒遲皃）子來（庶民各以子成父事）道王在靈囿（注靈道言王在靈囿注行於靈）

濯濯（鹿鹿注娛遊也）麀鹿（牝鹿也）翯翯（肥澤也）

鼉鼓（大鼓也又作鼖）逢公（滕侯注公事也）

逢逢（大鼓聲也）城溝（築城伊溝注溝廣也）

辟廱（注辟廱水之內也）

泮水（泮之言半也半之內曰隩外曰鞫本又作泏）

泮宮（泮之言半也半之內曰隩外曰鞫本又作泏

也音分閩音淄郭云也 矢音 來游來歌以矢其鱗孰爲鎔鑄酒食也涕而歌以陳出其聲音將以樂王也 伴奐 有文章也箋云自縱恣之意 彌性 伴爾彌爾性注彌終也終女之性命 土宇昄章 昄大也夫得其法也音反 斁斁 注羽聲也 歲翮 注翮聲也 憯悷 謹譁譁好爭訟也悷女交反 小愒 息也 異事同寮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注我雖異事乃與女同官 謔謔詼 與女職事異者灌灌小子蹻蹻注灌灌款款也蹻蹻驕兒老夫諫 灌灌蹻蹻 老夫款款小子不聽我言 言耄 匪我非老耄有失誤 毀屎 民之方呻吟也毀都練反 腩民 天之注腩道也 天 扶堅反 許伊反 莫我敢葵 揆也 渝 敬天之渝注渝變也 游衍 本亦作斁 卷第十八 大雅蕩 猶德 天降注猶遒也 陪卿 以無陪貳斛士也注陪貳也 届究 靡届靡究注届極也究窮也無有極已 魚 猶彭亨也 如沸如羹 笑語咨咨如湯之沸羹之方孰 內奠 注不醉而怒 酒爾以酒 日曼音備 不用舊 不用先王故法 本先撥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注撥絕也枝葉未傷根本實先絕 訏謨 大謨 捫舌 莫捫朕舌捫持也

言不可逝 逝往也教人令一往行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辑柔爾顏 辑和也 胎肩諂笑 胎肩躁體也本又作脇虛劫反 庳隱 庳音卑 土宇昄章 昄大也 實虹小子 虹潰也潰亂也 童角 彼童而角注童羊之角者也而角自用也 攜掣 匪手携之注非但以手攜人也掣拽也 矢詩 詭隨 無繩而反 小愒 息也 玉女 欲玉而女如玉 扳扳 上帝注扳援也 憲憲 無然欣欣也 管管 庳聖注無所依也 生不辰 僤怒 僤厚也音亶 有黎 具禍以 燬燬 注燬火 及溺 遡風 嚮也 執熱 民靡 注靡及 爍爍 注爍灼也 代食 代賢人之作力人 實虹小子 虹潰也潰亂也 攜掣 匪手携之注非但以手攜人也掣拽也 矢詩 詭隨 無繩而反 小愒 息也 玉女 欲玉而女如玉 扳扳 上帝注扳援也 憲憲 無然欣欣也 管管 庳聖注無所依也 生不辰 僤怒 僤厚也音亶 有黎 具禍以 燬燬 注燬火 及溺 遡風 嚮也 執熱 民靡 注靡及 爍爍 注爍灼也 代食 代賢人之作力人

言不可逝 逝往也教人令一往行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辑柔爾顏 辑和也 胎肩諂笑 胎肩躁體也本又作脇虛劫反 庳隱 庳音卑 土宇昄章 昄大也 實虹小子 虹潰也潰亂也 童角 彼童而角注童羊之角者也而角自用也 攜掣 匪手携之注非但以手攜人也掣拽也 矢詩 詭隨 無繩而反 小愒 息也 玉女 欲玉而女如玉 扳扳 上帝注扳援也 憲憲 無然欣欣也 管管 庳聖注無所依也 生不辰 僤怒 僤厚也音亶 有黎 具禍以 燬燬 注燬火 及溺 遡風 嚮也 執熱 民靡 注靡及 爍爍 注爍灼也 代食 代賢人之作力人 提撕其耳 夙知莫成 誰有所知而不入也 序爵 誨爾序賢能之爵注次 蕭心 民有注進也 生不辰 僤怒 僤厚也音亶 有黎 具禍以 燬燬 注燬火 及溺 遡風 嚮也 執熱 民靡 注靡及 爍爍 注爍灼也 代食 代賢人之作力人 提撕其耳 夙知莫成 誰有所知而不入也 序爵 誨爾序賢能之爵注次 蕭心 民有注進也 燼燼 注燼餘也 緡緡 反覆也 玉女 欲玉而女如玉 扳扳 上帝注扳援也 憲憲 無然欣欣也 管管 庳聖注無所依也 生不辰 僤怒 僤厚也音亶 有黎 具禍以 燬燬 注燬火 及溺 遡風 嚮也 執熱 民靡 注靡及 爍爍 注爍灼也 代食 代賢人之作力人 提撕其耳 夙知莫成 誰有所知而不入也 序爵 誨爾序賢能之爵注次 蕭心 民有注進也 燼燼 注燼餘也 緡緡 反覆也 玉女 欲玉而女如玉 扳扳 上帝注扳援也 憲憲 無然欣欣也 管管 庳聖注無所依也 生不辰 僤怒 僤厚也音亶 有黎 具禍以 燬燬 注燬火 及溺 遡風 嚮也 執熱 民靡 注靡及 爍爍 注爍灼也 代食 代賢人之作力人

言不可逝 逝往也教人令一往行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辑柔爾顏 辑和也 胎肩諂笑 胎肩躁體也本又作脇虛劫反 庳隱 庳音卑 土宇昄章 昄大也 實虹小子 虹潰也潰亂也 童角 彼童而角注童羊之角者也而角自用也 攜掣 匪手携之注非但以手攜人也掣拽也 矢詩 詭隨 無繩而反 小愒 息也 玉女 欲玉而女如玉 扳扳 上帝注扳援也 憲憲 無然欣欣也 管管 庳聖注無所依也 生不辰 僤怒 僤厚也音亶 有黎 具禍以 燬燬 注燬火 及溺 遡風 嚮也 執熱 民靡 注靡及 爍爍 注爍灼也 代食 代賢人之作力人 提撕其耳 夙知莫成 誰有所知而不入也 序爵 誨爾序賢能之爵注次 蕭心 民有注進也 燼燼 注燼餘也 緡緡 反覆也 玉女 欲玉而女如玉 扳扳 上帝注扳援也 憲憲 無然欣欣也 管管 庳聖注無所依也 生不辰 僤怒 僤厚也音亶 有黎 具禍以 燬燬 注燬火 及溺 遡風 嚮也 執熱 民靡 注靡及 爍爍 注爍灼也 代食 代賢人之作力人 提撕其耳 夙知莫成 誰有所知而不入也 序爵 誨爾序賢能之爵注次 蕭心 民有注進也 燼燼 注燼餘也 緡緡 反覆也 玉女 欲玉而女如玉 扳扳 上帝注扳援也 憲憲 無然欣欣也 管管 庳聖注無所依也 生不辰 僤怒 僤厚也音亶 有黎 具禍以 燬燬 注燬火 及溺 遡風 嚮也 執熱 民靡 注靡及 爍爍 注爍灼也 代食 代賢人之作力人

言不可逝 逝往也教人令一往行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辑柔爾顏 辑和也 胎肩諂笑 胎肩躁體也本又作脇虛劫反 庳隱 庳音卑 土宇昄章 昄大也 實虹小子 虹潰也潰亂也 童角 彼童而角注童羊之角者也而角自用也 攜掣 匪手携之注非但以手攜人也掣拽也 矢詩 詭隨 無繩而反 小愒 息也 玉女 欲玉而女如玉 扳扳 上帝注扳援也 憲憲 無然欣欣也 管管 庳聖注無所依也 生不辰 僤怒 僤厚也音亶 有黎 具禍以 燬燬 注燬火 及溺 遡風 嚮也 執熱 民靡 注靡及 爍爍 注爍灼也 代食 代賢人之作力人 提撕其耳 夙知莫成 誰有所知而不入也 序爵 誨爾序賢能之爵注次 蕭心 民有注進也 燼燼 注燼餘也 緡緡 反覆也 玉女 欲玉而女如玉 扳扳 上帝注扳援也 憲憲 無然欣欣也 管管 庳聖注無所依也 生不辰 僤怒 僤厚也音亶 有黎 具禍以 燬燬 注燬火 及溺 遡風 嚮也 執熱 民靡 注靡及 爍爍 注爍灼也 代食 代賢人之作力人 提撕其耳 夙知莫成 誰有所知而不入也 序爵 誨爾序賢能之爵注次 蕭心 民有注進也 燼燼 注燼餘也 緡緡 反覆也 玉女 欲玉而女如玉 扳扳 上帝注扳援也 憲憲 無然欣欣也 管管 庳聖注無所依也 生不辰 僤怒 僤厚也音亶 有黎 具禍以 燬燬 注燬火 及溺 遡風 嚮也 執熱 民靡 注靡及 爍爍 注爍灼也 代食 代賢人之作力人

芬香條暢 虓虎 虎之怒虓然自 婦寺 鞫人忮忒 夷僇 僇有 長舌
喻多言語 窮屈人之語忮害 轉化其言無常 鞫窮也忮害也忒變也婦人之長舌者好 賈三倍 如一一 介狄 介甲也被甲夷狄 降罔 天之一一注天下有罪 無如召公之
臣 內訌 蝥賊一一訌相陷也 皆奄人昏其官名 潰 潰潰 注一一回遹也 皋 皋皋
訛訛 皋皋頑不知道也 訛譌惑不共事也 潰茂 草不一一注潰遂也 棲苴 上之苴之加反 疏糈 食疏精糈新注佞宜食蔬今反入侍御七糈皮賣反糯蘭末也 寇不共事 寇音庾 窳也 良弼 善器田 皋皋
反鑿音作一斛舂八斗 池頻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 積之粟粟 家之多 不吳 不吳敖 注不吳當爲一一從

卷第十九 周頌清廟 閔予小子 封靡 無一一 累也 諸侯治罪無罪惡也 右序 實一一有次序其事 及河喬嶽 斤斤其明 斤斤明察也音斯 福簡簡 大也 來牟 牟麥也 康年 樂歲也 錢鎛 時乃音翦銚七遙反 注錢銚也鎛鎛也錢 欽文 欽奄觀一一注欽欽也文神也 服耕 亦服事爾耕 廣牡 於麋大牡之牡 注 荑 荑
服事也 且有萋且注萋且敬慎皃事且七序反 信有客一一一一 宿曰信宿再宿曰 訪落 謀始也 判渙 分散也 佛時仔 佛輔也音弼仔肩任也輔佛是任

注頻厓也音濱

肩 集蓼 子又集于蓼注言辛苦也 澤澤 其耕 拚 拚普莧 注一一一一 飛 維鳥 注飛翻飛也 喁喁 魚口上下 鰷鱅 鰷音條鱅音容 鱨 音常 鯊 音沙 鰋 音偃 鯉 音里 鱣 音善 鮪 音偉 鰷 音條 鱨 音常 鯊 音沙 鰋 音偃 鯉 音里 鱣 音善 鮪 音偉
注皆合生氣 驛驛 驛也爾雅作繹繹生也 喤喤 衆皃劉歆反 厖厖 厚也 雝雝 和也 肅肅 敬也 翼翼 恭也 烈祖 有椒其馨 椒猶一一馥也 良耜 善器田 俶載 始也 有飶其香 飶芬香也蒲筋 有瞽 瞽樂官名 有虞 舜名 有周 國名 有殷 湯名
注皆奄人昏其官名也 厖厖 豐厚也 雝雝 和也 肅肅 敬也 翼翼 恭也 烈祖 有椒其馨 椒猶一一馥也 良耜 善器田 俶載 始也 有飶其香 飶芬香也蒲筋 有瞽 瞽樂官名 有虞 舜名 有周 國名 有殷 湯名
反說文食之香也 有椒其馨 椒猶一一馥也 良耜 善器田 俶載 始也 有飶其香 飶芬香也蒲筋 有瞽 瞽樂官名 有虞 舜名 有周 國名 有殷 湯名
夏 音雁良耜反 嚴利也 載芟 載芟載一一 除草不一一注芟中浮草 除舊 除舊布新 新 新穀 實函 實一一有 斯活 斯一一 活 活生 傑苗 傑傑 特立
挃挃 穫聲也 音桎 積之粟粟 家之多 不吳 不吳敖 注不吳當爲一一從
譁也不謹譁不敖慢也 吳 吳釋文何承天云吳當爲一一口下大魚之大口者音盡 從 從從 隨山 隨隨小者也 桃花馬 郭云一一一一 駉駉 駉駉 牧 牧外 有駜 駜駜 肥強 有駰 駰駰 陰白雜毛 有騅 騅蒼白雜毛 有駓 駓黃白雜毛 有騂 騂赤 有騏 騏青黑雜毛 有騮 騮赤 有驈 驈白 有駵 駵赤 有騢 騢赤白雜毛 有騵 騵赤白雜毛 有駱 駱白 有駽 駽青 有騅 騅蒼白雜毛 有騏 騏青黑雜毛 有騮 騮赤 有驔 驔赤白雜毛 有騢 騢赤白雜毛 有騵 騵赤白雜毛 有駱 駱白 有駽 駽青
注一一山之隨隨小者也 隨山 隨隨小者也 岡陵 岡山脊 陵大阜 原 高平曰一一 隰 下濕曰一一 泉 水原曰一一 川 穿地通流曰一一 谷 兩山間水所行 丘 非人所爲 阪 山一一 墳 大防 衍 下平曰一一 沃 土地肥美 原 廣平曰一一 隰 下濕曰一一 泉 水原曰一一 川 穿地通流曰一一 谷 兩山間水所行 丘 非人所爲 阪 山一一 墳 大防 衍 下平曰一一 沃 土地肥美
吐果反郭云山狹而長也 岡山 隨山 隨隨小者也 岡陵 岡山脊 陵大阜 原 高平曰一一 隰 下濕曰一一 泉 水原曰一一 川 穿地通流曰一一 谷 兩山間水所行 丘 非人所爲 阪 山一一 墳 大防 衍 下平曰一一 沃 土地肥美
龍受 我一一之注龍和也箋寵也 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 隨山 隨隨小者也 岡陵 岡山脊 陵大阜 原 高平曰一一 隰 下濕曰一一 泉 水原曰一一 川 穿地通流曰一一 谷 兩山間水所行 丘 非人所爲 阪 山一一 墳 大防 衍 下平曰一一 沃 土地肥美

卷第二十 魯頌 商頌

烝烝 烝烝上 皇皇 美也 不一一 不顯 不一一 亦一一 亦一一 烝烝 烝烝上 皇皇 美也 不一一 不顯 不一一 亦一一 亦一一
注烝烝上進貌 烝烝 烝烝上 皇皇 美也 不一一 不顯 不一一 亦一一 亦一一
桓桓 威武 桓桓 威武 桓桓 威武 桓桓 威武

豚也 大房 蓬豆一注一之俎篹云玉飾俎也 三壽 作朋注三脚也 緑縢 繩也 二矛重弓 脩桥壞也 增增 益徒 是尋 是尺 松桷有烏 大兒 足鼓置鼓 置我鞉鼓注夏后氏 是尋 賜之以無竟界之期 古 大兒 宅土芒芒 百禄是何注謂當擔 古 旅楹 有閑 帝 天也 武湯 有威武之德者成湯 帷隕 音圓篹云隕當作圓圓周也 擔負多福 擔負天之多福 懇悳 不懇不悳注恐懼也 松栢丸丸 易直也 懇悳 注旅陳也篹云衆極也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鄱陽洪邁

周禮一

天官上

內饔外饔庖人 亨人 女酒女酒者 女漿女

籩女醢女醢女鹽女罌 計官之長 主入少

內職內注職內主入也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 園游園御苑離宮 無

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剥羽曰析 切珠瑳象

色過 連事通職注官聯 馭用賦貢以其一 馭福

生以一 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麥 化治絲枲八

閭民 賦口出泉 幣餘占賣國中之斥幣 羞服一一

之式法羞飲食物也 嬪貢絲枲 斂貢讀如圖游之游燕好珠璣也

贊王幣爵之事 大神示 玉獻 小治邦之一

專平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一 稱責傳別稱責謂貸子傳別謂券書 質劑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一曰券書傳著約束於文書別爲兩家各得一也

廉瀸廉而守法 賜委注凶荒賓客所一 貸子 時月平 最目簿書之一

文書來 正歲夏之正月 治凡治目月計日計 齎歲盡

書草 侍曹伍伯 趨走給召呼 乘財用之

出入乘計也 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注詐爲書

酒 恬酒 翁翁然葱白色上聲 事酒有事而飲

昔酒無事而飲今之酋久白酒 清酒音糟 副益注齊酒不貳爲尊者

質不戳也 常滿尊盈酒以飲諸侯若今 禮酒共賓客之

無酌數要以節度 秋酒秋常也常受酒者 酒式

酒府 寒粥水漿醴涼注今之一 斬冰 乾藁音老乾梅

脾析牛百葉 酏吐感反肉汁也 齕醯有骨爲一無骨爲一 昌本昌蒲根

腶脩之 豚拍肩也 深蒲蒲菹故曰入水深 飴

帷宮張帷爲宮 寢中之事 勞事勞之事 辣門以戟爲門

角柶匕也 褻器清器虎子之屬 張事音帳又如字

孤卿大夫不重 文織畫及錦繡 孤

良兵

小用 邪之也 良貨賄 振掌事者之餘財 振拼也捡 行羽物 以羽物飛使 展其功緒 展録也 好令 后有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之呼報反 潛服賊器 奇服怪民 公器 公家器 通令 內豎掌內外之命 注通王內外之命 濯擬 撓也拭 招梗禳禬 梗禦未至也除災害曰禳 禬祭祀時之祭祀 地官上 内令 后之所貢 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 烏屬 烏屬下曰屬 命屬 命夫命婦之 散屬 散飾也 以宜服之 凡四

齊人名麴麩蘗曰媒 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抌舂臼音由 饎人 饎尺志反主炊官 女饎 主炊 晉師 領羣晉 女舂抌 其地不易之地 不易之地 地歲種之地美一易之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 以士主 注猶言度 土其地 景夕 日跌如字 蓮芡之實有 景夕 日跌如字 官 所宜木 野之 數物 注物物李梅之屬 橐鞬 官所宜木 野之 數物 注物物李梅之屬 橐鞬 二歲 弛力 息猶役 去戮 謂市不戮 眚禮 殺禮也 殺 相賓 使之賓客其賢者 哀 相賓 使之賓客其賢者 爭罪曰獄 毋過 家一人 竭作 紾 著也 歌舞牲 君牽牲入時隨聲歌舞神也 犧夜戒守鼓昏鼓四通 色牲毛之 凡牲各以其方之毛取純毛 求 牛 祷於鬼神之牛 盆簝 盆以盛血簝受肉籠音朱 展牲 展具牲若今夕牲也 碩牲 賞田 賞賜之田 牛 祷於鬼神之牛 展牲 展具牲若今夕牲也 碩牲 賞田 賞賜之田 夠之三月 山事 任衡以貢其物 侯館 營營 營原隰 均 五射 白矢參連刻注襄尺井儀也 涕涕翔翔 喪紀容 天患 裁害也 夕市夕時而市 市入 市者入也 介次 市亭別小者 徇罰 無年嗣掌其月 更招代直月 遊飲食 以屬于市注群飲食者 死政之老 死國事者之父母 英蕩 畫函盛節者 野牲 野職 薪蒭之屬 稼器 耒耜之屬 稼政 新甿 新徙來者 糞種 駢剛 地色赤而土剛強 新田 新徙來者 敏關 者叩 前年所茭之草 稼澤 以墨地爲稼 珍草 勃壤 粉解者 彊鬣 其兩呼覽反強堅者 下地 掌注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似嫁女相生 輕爨 輕脆者 稼 揚其芟 揚其 地慝 地所惡物生 陽木陰木 陽木山南所生陰木山北 季材 稈材也 川蒭 祭祀賓客共芻豢盥給之屬 紫茹 染草 闉 闉墨也 不敢褻燭音燭戈弃作殘 食不能人二脯 潘瀾戈餘 共至尊雖 外女 王姑姊妹之女 上瞽中瞽下瞽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注內宗 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 外宗 以爲詩章篇章

注吹簅一 鞮鞻 雚 庸器有功者鑄器明其功 簉人 巾車巾猶衣也 眡祲 禁山林曰鯉川澤曰沈 鯉 沈 成葬丘已封也 宿爲期 外内命男女外命女卿命女三夫人以下 師不功無功 嘂旦 嘂百官儀 酌有威儀多也 筵國賓于牖前 國賓老臣也 造贈以七報反 寘客造 渠眉玉飾之璨璨音篆 卷龍衣 裨衣 褕翟衣有一者爲翬音儒 奠衣服今坐上寬衣 有擯事 於婦人謂爵婦人 鸞車象人及葬言一鸞車遺車象人以芻 大鼈地鼈東鼈一 上春建寅月 日月菅菅無光菅古之 九磬舜樂 神瞽 雲門大卷黃帝樂 大咸咸池堯樂 大磬 大倕異 之琴瑟皆山名 孫竹 之管注竹枝根之未生者 陰 竹生於山北者 雲和空桑龍門 戛擊又音該 雲門大卷 思夢 懼夢 聘王夢 獻吉夢 舍萌于四方舍音釋謂歲竟逐疫置四方 贈惡夢送也 鐫監眡一祲十煇三日 日月菅菅無光 菅古之 次序如山在日上 年祝 瑞祝 逆時而風旱 雲有 炤大明滅滅無光 炤音昭滅音尖大祝注董works舒救日食祝祭有所注命 奇拜 音畸先玄一孫 袞拜 今特拜雅拜是也 彌祀 彌祠祀 侯禳 候猴也候嘉慶祈福祥禳卻凶咎 彌戎兵 弭 弭俗尸 道齊之奠 道中祭 禂牲禂馬 禂音朱禱也 招 以長幼次之 紕錯 身體脩治 以序出入舞 鍾磬堵肆 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注十六枚在一簴謂之堵一堵謂之鍾

位常祭之日執書以次一注所當居之處抱天時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抱瀘朔日直某值五星有贏縮圜角之祲象八枋外令王令下者當冐以削革爲之馬側匿保章氏注豐荒札燭王功一曰勳注輔成王業若周公加田之既賞加賜以田原蠶再也涂數天下之注書涂謂支湊謂臻湊道近支湊疏云支謂支分湊謂臻湊遠近賓客共其一注殽饔積膳之羊移甲兵甲轉移相給橋梁之川澤之阻則一一注治道也道治候人各掌其方之一一者戎路之萃縣畜于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于此下也畜盛糧器故以表稟彼錦反省煩趨疾水火守壺以水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三容五正王以六耦射三侯三容九節五正正注容者謂圜子之副也方良罔兩出入王之大命遽令郵驛下程品小法儀詔相王之注趨行拱揖之容燕出入若今將諸觀兢燕令掌王之燕居時之令注揖禮卿大夫士皆君之所一一注倅之未仕者贔頭方相氏蒙能皮注若今音敖遊倅國子存故士故爲士晚退者夏官上

虎士朝莫夕良馬匹一人騶二人驦馬麗一人麗耦也懷方氏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撢序王意眚疫禜弱犯寡則眚之注眚猶人一序王意以語天下也四面削其匙陵政杜之犯令陵政則杜之陵者輕政令不循也男畿國畿方外千五百里蕃畿社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菱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草止夜事以辨軍之一注戒夜守萊所田之野菱萃其草之事取不孕任者菱除本亦作翳疫險野易野鼓皆駴本亦作駭擊鼓曰駴擊鉦曰

鬼地祇之坐小舞教國子一一注以年幼少時教之舞猶鬼神示之居猶圖也居坐也圖天神人

夏官下

脫札爛王功一一曰勳注輔成王業若周公加田之既賞加賜以田原蠶再也涂數天下之注書涂謂支湊謂臻湊道近支湊疏云支謂支分湊謂臻湊遠近賓客共其一注殽饔積膳之羊移甲兵甲轉移相給橋梁之川澤之阻則一一注治道也道治候人各掌其方之一一者戎路之萃縣畜于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于此下也畜盛糧器故以表稟彼錦反省煩趨疾水火守壺以水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三容五正王以六耦射三侯三容九節五正正注容者謂圜子之副也方良罔兩出入王之大命遽令郵驛下程品小法儀詔相王之注趨行拱揖之容燕出入若今將諸觀兢燕令掌王之燕居時之令注揖禮卿大夫士皆君之所一一注倅之未仕者贔頭方相氏蒙能皮注若今音敖遊倅國子存故士故爲士晚退者夏官下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刊雕

荊（蒼帚馬面走諸侯晉大夫馳注晉卿之止奔也）前馬（居前馬前）諭命（自車上子從車）晉馬（王提）

驪馬（偏也）馬六種

先牧（始養馬者）臧僕（簡練馭者令皆）

馬善驚（眩馬耳毋令）見成馬（冬祭馬步獻馬於王）第次（用馬之）

教駌（始乘習之）攻駒（騶其蹄齧者音）

繩（乃辨九州之國使同一注貫事也）庤馬（夏也所以庤庳馬涼也）茨牆（茨蓋也）貫

丹銀齒革　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擾無雞）蒲魚（其利）

無貢法（懷方氏致遠物注遠物九州之外一而至者）誦四方之傳道（世所傳說往古之事爲王誦之）

華離（無有一之地注華讀爲伀苦哇反）面（使萬民和說而一注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

正之使不伀邪離絕　正王面

正伀邪離絕　正王鄉

周禮二

秋官上

訝士 訝迎也士官迎曰方賓客 象胥 通夷狄之言曰 明刑 以之 注以其所當獄訟之數 邦汋 音酌謂斟酌若今特刺探商書事 登中 計獄弊訟 注若今二千石受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 于天府 注藏之 嘉石 文石 肺石 赤石 橋令 職聽 自治 注職事治之 于朝 注外朝 趨趨朝辟行人 慢朝錯立 族談 慢朝謂臨朝不肅錯立違 以 協日 合也 以 讋呼 讋讀 其位族談 傳語也 傳語 子損反疏云聚語也 合錢共賈 古 鉼金 丙 槍雷椎撙 國有大故金石作 明梏 加 以適市注書姓名及罪於梏 以著之也 辱事 致圄中之也 牛助 注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辜 辜傍 凡封國若家 爲 入征 受其 注受租稅也 金版 鉼金謂之版 歲登下其死生 登上也下去也每歲更著生去 町畦 田地 相比 多及非時者 夜甲乙至戊 掌夜時注謂夜晚早甲乙至戊 分 夜以星 夜士 主行夜徼候者 定昏 禁宵行者注宵定昏也 墳燭 大燭也 墨誅 夷三族也 行馬 宿互樓者注互樓所以障 互禁止人也 須 須備 獻其皮革齒 注須頷下須備搔也音爪 反 扃鼎 扃對反鼏宅耕反疏云守挍鑊捍之具 高絢禽獸 掌設弧張 所以 注弧張罿罬之絢古犬 嫉至 十月二月之號注月謂正月爲陬十二月爲涂今作嫁 荼 荼二字是假借耳 耿鼆 鼆也 鼩呼歎鳴 禁 注中者鳴吟也於 不恙 苦倦之 三問三勞注問不恙也勞謂若倦之也 賛喜 賀慶以 諸侯之 間九十步 補哉 秋官下 攘獄過訟 攘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 力正 禁民 之亂暴 注以力強得正 作言語 而不信 宿息井樹 賓客 聚橾 橾藏也 邁

注婦人所爲物綠枲也 眡館 致館也 管節 都鄙用之注如今竹使符 好故 和諸使之 賻補 若國禮喪則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 賙委 若國凶荒則令之 爲壇三成 三重也 土揖 推手小下之 時揖 注平推手小舉之 天揖 同姓面私覿也 復主人之禮費 賓繼主君注也 私人 行夫使則介之注使謂大小使使於四夷亦謂夷發聲 禾三秅 四秉曰秅四夷曰筥音呂十筥曰秅秅束也十稷曰秅音姤 乘禽 行群處之禽音盛 待事于客 賓入館次于舍門外注通其所求索 念賓 注中又致贈示 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所好者行之所惡者辟而不爲 冬官上 審曲面埶 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 長地財 劬力以長地財謂之 農夫 橘踰淮而北爲枳 徙 弗能爲良 遷乎其地而 石泲 石解散也 刮摩之工 刮又作挋音刮玉工也 搏埴 搏拍也埴黏土也 一器而工聚 崇於人四尺 崇高也 搏 車戟常 倍尋曰常 常有四尺 二丈也 樸屬 欲其猶附著堅固皃也 戚速 無以爲疾也戚音憂 終古登陟 輪已庳則於馬常似上阪也輪大下則馬難引而登陟上阪也終古文爾反 輪敝三材不失職 輪敝盡而轂輻牙三材不動 難爲門 蓋已崇則門蓋已卑是蔽目也 殺前 注橫馳於 馬溝 與馬謀 進則與人謀注言與人馬之意相應 牛後 音秘爲馬紾也 左不楗 音蹇謂卷 不需道里 疏如易需卦之需需須也 勸登馬力 勸知勸馬用力 猶能一取 馬力既竭輒能一前取道 長尺博寸 五分其彰間以 彰文也 蒼龍宿 朱鳥宿白虎宿玄武宿宿音秀

其一爲之軸圍去一以爲頸圍六分其金而錫居一不決戈已句則不決句曲多也金錫半以啄人則創腦廣二寸有半寸注謂兩刃間也力閏反劒來人所握鎗以上也鐔音尋二寸有半寸劒莖謂莖也鼓上謂之舞注鉦鼓之間名者鍾體兒氏爲鍾兩欒謂之鉦鉦間謂之于于上謂之旋也于鍾脣之上祛也鼓所擊處旋蟲鍾聯所以縣之也今時旋有熊盤龍辟邪鎛簴景鍾簴謂之栒栒以橫貫之上飾以蟲爲飾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擁于上之所擊之處擁激也侈弇之所由興注說猶意也鍾已厚則石太厚則聲不發侈弇有說

鍾已厚則石太厚則聲不發侈弇有說則柞音窄大外也以其一爲之厚十分其鼓間聲疾而短聞淺則躁躁則易竭聲舒而遠聞改煎金錫則不耗法中鑄之然後量之注於也深尺內方尺圍甲壽百年鑽空既其裏而易則更音庚善也茶白草望而眡之欲其聿並遠視之當如茶蓼之色注謂蓼赤莖也手煩撋之進而厚脂之則音軟一方緩一方急信之而枉則是也若苟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文章漸漬緻繡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山以章山物也音章去水以灰所滀也炊下湯三入爲纁三入而成浚水以涑之地尺暴之夜宿諸井水凍澤器實諸注滑而盡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盡之而涂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盡之冬官下

餐饔上音飧下音雍疏云漢時有膏饔餐食也終葵注椎上首也椎也爲椎於村上扶秔也色界反璧羨度尺好三寸羨以善反延也又音延肉倍好謂之璧倍好謂之環好倍肉謂之瑑注瑑摩也侈弇有說而羽其一矢苟厚羽深以其一爲之幹不能驚禪前雞有疾風亦弗之能禪也注謂苟矢幹女桌凡相苟同疏欲桌注欲也髻墾薜暴五分其長注謂不入市注謂其又任用也髻音兀天五活反不正歌邪者墾頗傷也薜音迫破裂也暴音瀑龜屬內骨螯鼈行頰衍之屬反行螯屬連行魚屬舒行此屬鳴翼鳴股鳴胷鳴胆鳴鳴翼鳴股鳴胷鳴胆鳴注鳴精列屬旁發皇屬股鳴出目大胷耀後耀讀爲喵猛獸力多者皆先裂兒云云頸脰長脰兒苦顏反鷖腹聲清陽而遠聞鬫頭銳喙決吻於任重宜於鍾宜

無髮鬗禿也音恰又音恰 搏身圍也 撥爾而怒 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一豆酒當爲斗 縮竹中皮之音尹 強飲強食 過三其身凡兵無注人長入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 兵無彈蛸向兵欲無彈彈音蛸蛸音撓也 容旡無引 軒軒車不反覆注反覆猶 軒車周也輈音周 水地以縣匠人建國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地 經涂注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 助戶 爲明窓 白盛盛成也以蜃反堊墻所以飾成宮室 野度 以步 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乘車廣六尺六寸五箇三丈三尺言不容者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 門阿阿棟也 環涂環城之道 野涂 地防凡溝通造溝防謂脈理不行謂決溢 梢 溝三十里而廣倍梢音蕭注水漱齧之溝 磬折以三五凡行水者疾馬 善溝者水漱 漱齧也逕謂水淤泥 之善防者水淫之 淫留著助之爲厚 崇方方等也 廣與 傅衆力傅音附 葺屋三分瓦屋四分疏云 葺屋同 屋也 芋 令辟械令今也辟與譬同 頭髮皓落曰宣半矩謂之宣注 頭顱也轉也械器也 階疏云塼道也 受霜露漆也者以爲 宣 注斲刀柄蓍頡篇有柯音忻

髮陽聲弓人凡相幹欲赤黑而 稱牛 疾 險中注牛有久病則角裏傷險傷也中裏也謂角裏傷疏云角之本處 刮於一本亦 牛戴牛角長二尺有五寸注角直一牛 角 直一牛 魚膠餌鼠膠黑色如餌 勀膠也黏也音職 腊敗注脂膏 腊亦黏也音昔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腊腊亦黏也 相角相膠相筋 漆欲測絲欲沈測清也沉如在水中時色 代之受病筋 檠中內也景疏云弓 檠音押 弓簫注短者居簫下文簫臂簫頸疏云簫兩頭也 非弓之利 漂絮砂匹反 執於火 居旱居濕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 張如 流水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注無難易也 穿距穿鑿也距拒也言鑿之欲令受弦而無拒注 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危弓安矢安弓危矢危也 危疾 寬緩以荼古文假借字 危弓安矢安弓危矢危也 危疾 骨直以立強也 捐贏濟不足 弓安矢安 中且不深莫能以短不能疾而中中又不能深 愿中 莫能以愿愿慤也不能慤而中失行長也長謂過去 往體來體 肖 手文手合澤若手背面相應鄭司農云如人手背文理 表裏澤合妙反 斥蠖屈蟲也 深弓射深之弓

烏程張鈞衡據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八

禮記一

曲禮上第一

辭費言而不行爲一　班朝次也　撙節撙趨也　聚麀聚共也麀牝鹿　幼學人生十年　艾服官政　致事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　不得謝不聽也　身所以尊者　肩隨與之並行差退　不服闇服事也不知　有見然象人所　許嫁纓繫纓許嫁　離坐離立毋往參　不出中間　同椸羊支反椸架也音祚　外言內言　許嫁纓繫纓許嫁　有見然象人所　有復也言欲須臾空閒　問更端　有後來者燭盡也燭盡則去之　視日蚤莫　少閒願有所白　須少空閒上注　左右屏而待　側聽嫌探人之私　噭應古弔反號呼也　淫視　坐毋箕　解屨　就屨　鄉長者而屨　遷屨納屨　離坐離立毋往參　不出中間　同椸羊支反椸架也音祚　男女異長　各自爲伯季　葱渫以利反葱蔥　主人臨已　流歠大歠　咤食陟嫁反咤吒也　嚃羹嫌欲不嚼齊菜　詳味上注　濡肉齒決齕也　嚌本上　佛其首竹籠冒之　變貌至上　齒本上　華之中裂　副之普逼反四析也　刲大決則見　量鼓獻采者操一鼓量器名容十二石　犬牲與羹同注　君言不宿於家　適墓揖

人違位　送杵聲（舂不相注息亮反）　哭日貌與事宜相配（介曾不可犯注）　綏旌（耳佳反垂舒之）　德車私諱公諱（辟君諱也）　問諱（撫僕之手注）　爲日　日而行事（吉日筮）　擾辟（擾卻也）　小止之　菱拜（于卧反詐也）　祥車曠左（空神位也葬之乘車）　奇車（奇那不正之車）　廣欬　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齒欲年也）　欲年

上注

曲禮下第二

操幣圭璧　宗後（宗子）　出入有詔於國　暴貴作證　喪復常（終喪）　振書端書（振去塵也端正也）　倒

突側龜　慎（顛）　自長老（自大）　重素（衣裳皆素）　袗

單也　苞屨（草也）　厭冠（伏也於涉反喪冠厭伏）　書員（書方喪注）

方板也　於方　家造　犧賦　養器　田祿　先

拜主人　拜辱　荅拜之　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死其所受（國君死社稷注）　死制（士一注謂君教令）

所使爲之　呼皃辭（天子注）　獸工（函鮑韗韋裘）　草工

叔舅　當依（與扆同畫爲斧文）　當户（門扆之間曰户）

卻地　奉圭請覲（諸侯見天子注）　言誼（宜其行及誼所宜）

僬僬（子妙反人之客）　凡

注　貶於天子注　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慹

言子者通男女（子於父母注）

問年　始服衣若干尺　未能典謁　問富數地數畜　方祀（諸侯各祭其方注）　妄祭（淫祀注）　羹獻（犬注）　疏

索牛（牛不得而用之）　翰音（雞曰翰長也）　商祭（稟魚商量也）　稟

趾雉　明視（兎）　尹祭（脯）　商

魚　明粢（稷）　豐本（韭）　精神（相臧汙子廉反）　饗祿其後（死兵注）　旁遊目

上下遊目不得旁（士視五步注）　朝言　問禮對以

禮　不饒富（備而已多於禮）　勿多於禮（上注）　用時

物相禮（野外軍中無孳注非禽爲禮之地）　備酒漿（納女）

檀弓上第三

此其所立非也　成寢　許其大而不許其細

喪拜　雨甚至　進使者而問故（問子路死之意狀）

宿草（陳根）　助哀　以音聲相勸（春不相注）　望（火執曰）

於國君曰

燒土冶　申也聞諸申之父曰　君安驪姬　吾

何行如之　受賜而死　隅坐　幸而至於旦

充充如有窮　從從（音摠高也）　扈扈（廣大貌）　加於

人一等　誰與哭者　舜三妃（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

五者相三　庋藏（門內食物也）

反吉　遠兄弟　禮所以副忠信　委巷（衖巷委曲）　喪冠

於野則已

疏　夫由賜也見我　哭諸賜氏　疑女於夫
子　而曰女何無罪與　離羣索居　羣同門朋友索散也
見齒　喪與其不當物也寧無喪　喪不以注謂藝喪服遍偏也
遵坐　舊館人　遇於一哀　注而至正有事而來
而出涕　涕無從　客行無他物　注反也如
疑　散哀　入殯琴而后哀也　食注　蚤作　起　負手
曳杖　消搖　疇昔之夜　疇發聲昔前也　弗與共天
下　易基　以芟反芟治草木　榮曾子弔　矜賓　給
說　即速　曾子指之　游而示人　幼名冠字
五十以伯仲　請具　葬之器用　不家於喪　班諸
兄弟之貧　孺子泣　聲無　二夫人　猶言此二人
成用　謂邊無旁　神明之也　鬼器人器　死其親
四方於子乎觀禮　不可不深長思　禮之末
失　末也失禮　輕涼慢禮　注　廢牀　泆哉叔氏專
以禮許人　叔氏子游字　歸四布　歸四方之賻布　讀賵所以
之　存錄　不食之地　不墾耕也　衍爾　自得　生於我
乎館　馬鬣封　朔奠　重霤　棠有承霤以木為之用行水
剥奠　喪不剥棄也有柱內則加塗飾之為其次設奠也　夕奠逮日

雖鄰不往　稅人　以物遺人　徙月　明月　注猶後月也
檀弓下第四
諸達官之長　如是者三　表微　表明也　當事
而至　正有事而來　儼然在憂服之中　非若凡弔
注　而天下其孰能說之　解說也　惠弔　不得
與於哭泣之哀　不成拜　帷殯　不以食道
用美　明旌　銘神明之旌也　注　素器　哀素之
美以素器以生者有也注哀素言哀痛無飾也
矣於是爲甚　哀痛甚　得哀之始　解已慾注慾者未見
其甚　弗忍一日離　哀薦成事　卒哭成祭事也

事注　變而之吉祭　匆靈　東茅爲人馬曰匆匆
已者注　進人若將加諸膝　毋爲戎首　吾
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　勉而爲之　齊則吾能　不
以情居喪　以朋友之禮往　注　盈禮　國無君子道耶
國奢國儉　美道　注　內人皆行哭失聲
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將有四方之賓來
直情徑行　戎狄之道　非禮之訾　病也　新杞　神位有屋尉者
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　如不及其反而息　息貌
爾心或開予　斯其爲子卯也大矣　褻臣
爲一飲一食　刀匕是共　日月有時　石祁

子兆　定而后陳子亢至　得已則吾欲已
傷哉貧也　還葬疾也謂不及其日月還音旋　班邑　丗
丗萬子孫　掌斂事注　欲嘗其技巧注　夫
魯有初謂故事　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　穿中注
鹿盧注　以人之母嘗巧　展墓　過祀則下
手弓　韔弓韜也　又及謂之　不將公事　揄
沈升也本又作瀋　竊禮之不中　庚之犯人之禾請償也
朋友不以是棄予　以吾爲邑長於斯也　買
道而葬仕而未有禄者　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其高可隱於刃反注可手許　深不至於泉
之母　百祀之木幾內百祀　蒙袂輯屨輯斂也斂屨力　庶民
衣上注　壹似重有憂者　死於虎　施信施哀
固結雖其不解乎之民　慮居賣宅舍　來辱敝邑　不
能屨不能屨而呼非攻辭　其嗟也可去　不能屨　貿貿然來目不明兒　嗟來食雖閔
子成室晉大夫發焉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　瞿然失席　晉獻文
發禮以往上注　輪焉奐焉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　全要
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　哀公弔焉曾子與子
貢相隨注　介夫甲士　覘

國　扶服如字又上音蒲下蒲北反又作匍匐　沐椁治也　不託
於音託寄也　佯不知夫子爲弗聞注　執女手之卷然　倦
故者毋失其爲故　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退也
輕細注　不爲衰成人有其兄死者　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　婦人好
蟹有匡　范則冠而蟬有緌范蜂也緌謂蜺冢長在腹下　蠃則績而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勉強過禮而悔
疾子　望之愚婦人　徙市

經子法語卷第九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禮記二

王制第五

不能五十里　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與民同財不得障管　命教爲兵禱禍于所征　澤梁　罶明蟲也得焉而生得陰而蓋　祭用數之仂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喪用三年之仂用三年之什一　不爲雨止　支　一

子　與大祖之廟而七　庶人無常牲取與新　物相宜而已　庶人春　牛角握握謂長不出膚　燕衣　夫圭田無征　夫治也圭田不稅所以厚賢也　棄沛　沮澤注沮謂一　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賈其力饒其食　游民　食節事時　習鄉上齒　鄉飲酒也　如初禮　西方曰　棘東方曰寄　終身不齒注棘當爲棘蒲柔之偪守夷戎　定其　論　以告于王而注各署其所長也　有發　有軍師發卒　貳事　移官　執技事上不一欲專其事　即天論　制五刑必一音倫言與天合　郵罰麗於事　過人事不可假他以喜怒　正三又　宥　析言破律　巧法令　四誅　尊物非

月令第六

昏參中旦尾中　魚上氷　先立春三日　迎歲　注　元辰　郊後吉亥　吉亥　上注　勞酒　祭典　骸骼　骨枯曰肉腐曰一　稱兵　森風　回風也　雪霜大摯　傷折也　首種　擇穀　博穀　擇也　先雷三日　閻扇　乃脩日閻用竹葦曰扇　舟牧　主舟官　爲麥祈　實　置罘　獸罟　羅罔　鳥罟　畢翳　射者所以自隱　曲植　蘧篨　養蚕器曲薄也扡蚕趨蘧亦作筥方曰筐圓曰筥　禁婦女毋觀　古與反去容飾　牛騰馬　遊牝　分繭稱絲　日號　監工一音倫言　以畢春　罰　一干牧注牝牡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

氣畢止其災迎夏行爵出祿靡草薺亭歷之屬持勞鵙也均琴瑟管簫治其器物之名笳篪蝗屬言百者衆類並爲害鷹擬囚寬也木堇一名舜華乃學習學習攫搏伐蛟以兵衛有勇力者登龜尊之材葦納一注蒲葦之屬婦官染采婦官染人黑黃倉赤水潦盛昌昏暑地美可稼注風欬鷹隼蚤鷙擊也音作鷙中霤中室也折獄理治官立大官行大使出大幣介蟲敗穀盲風疾風也白鳥闔蚋也有翼爲鳥闔音文依字作蜫又作蚊闖蚋蚊蠓蟲坏戶坏音陪收雷先行先蚤也

戮禽神倉藏帝藉之收於一揩扑厲飾戎服墐戶塗其蘄反閉之敫噯上音求病寒音帝虹藏不見鍵閉鍵牡閉北也功致爲上物勒工名刻工姓名於器湛熾湛必棄也求旦之鳥鵙旦注大首酒官之長酒氏孰曰首名源大川兩汁天時雨雪雜下也征鳥水澤腹堅腹厚也

曾子問第七

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祝聲三告聲噫歎警神盡一哀少師奉捧子以哀從入門哭者止哭踊三者三祝聲三曰

語養老之禮合語謂鄉射之屬古者於旅也語如字閒容也負墻終則御後就席列事未盡不問錯尊曲藝小技能也又語以待後復論注說上嗣貴宮貴室路寢下宮下室燕寢免不免問磬于旬人縣鐘磬之曰磬辟在辟悉祖公族之罪弗忍爲遠之也某之罪在小先老釋奠於先師色憂不滿容不能飽皆解亦同禮運第九

講信脩睦老有所終謀閉而不興在埶

者去執位也去罪退之 押豚摩 汙尊抔飲鑒抱也爲手掬之林步侯反 范金 澄酒 上神以降 越席蕭蒲席 合莫是謂一莫虛無也 幽國闇也君與大夫俱不明 與僕相等輩而處 注 自天生時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 拱勑注 疵國病也 天秉陽垂日星 魚鮪不淪審閱也 鳥不痡獸不狄飛走皃況灼反 大寶禮義者順人情之一 虐莩充盈人之肥也 不苑事大積貨爲苑于粉反積也 持情持其情 郊楶藪 禮器第十

居山以魚鼈爲禮不知禮 年之上下豐凶 詡萬物德發揚一諭普也偏也 臺門諸侯一以高爲貴也上文家不臺門注 豚肩不揜豆 澣衣濯冠以朝 葆大謂器幣藏衰也注祭不樂 或素或青注變白黑言素者泰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會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 禮有擯詔樂 有相步相步工也 扶工上注 温籍注 豪蘇穩去實曰蘇江八反 升中因名山升上也中成也 吉土 洞敬 屬屬志勉 羹定於堂一詔 甘受和白受采 速闇 日不足 跂倚臨祭跂役義反 室事一一交乎戶祭時 堂事乎階

黃冠一也 草芏 年不順成穀不熟 雕幾丹漆之美幾謂漆飾沂鄂 沂鄂沂魚斤反 沛之使清沛子禮反 著明酌事酒之上 水謂之明水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乃成也主人齊潔此水乃成 腊直略反 士反其宅 草木歸其澤 草服野夫 龍章而設日 郊特牲第十一 內則第十二 紛帨紛拭物巾悅佩巾 以旨甘慈愛敬之 斂簟而襡之音獨韜也 小鐳解結錐 其記反 慈 嚶於月反 嚘於介反 嚶咬 蔡履繫 牟齊人呼土釜爲 衣 褻不敢搔 起孝 不涉不撅揭居位反揭衣也 寒不敢襲重衣 裋垢和湯請瀡 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燀

潘酒垢也 醑注米瀾也 煴湯請浴詳廉反溫也 湍偪浴室 隱使男子入內不啃注嫌有所也 不可怒 不表禮不可怒子 甚宜其妻 受傳姑傳家事於長婦婦 介婦 掉磬注雖有勤勞不敢專行 請其故 賜 不敢以貴富為北海人謂相激事為 以寡約入 雖衆車徒舍於外 入庶子雖貴富宗子之家 牲之賢者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賢善也 稱 膘牛脅脅生獲曰稍思呂反 膳胖側角反 膫羊豕胡 膮許堯反豕羹 臐 曉 執獲曰獲 旨嗣飯也 醯於力反 酤 醢 魚卵醬注卵讀為鯉魚子也或作臡又作捵音門 蜱蜉 蠯 蠃 蜯 蚌 蜃 蛤 蜩 螗 蜋 蜣 蜪 蜮 蜚 蠛 蠓 蠭 蠆 蠍 蠷 蠶 蠐 蠹 蠙 蠸 蠵 蠼 蠻 蠱 蠻 蠻 蠻

本象士以竹爲筭飾本以象說筭他活反居士道藝處士
無箴功縕敝縕赤黃之間色慈衡青謂之慈使者擁
節召以三節注今漢不俟優文色所似壯氣童子不裘不帛溫傷裘帛溫傷水蒼玉大夫佩
士去菫堇及辛菜於上大夫承賀士於大夫不承受也大夫不下大夫據掌左手覆按右手
癬色容不盛濟才細反病也出不易方親爲不老不信已所處親
口澤繼武大夫跡相及中武云一迹閒容迹手澤存
行剋剋起屢弁急也剋以漸反弁
頭容立容視容梅梅不審貌足容手容目容口容
戎容暨暨果毅貌言容諮諮五格反教人令嚴弁
揣玉色正下愛力臣伯曰天子之臣尊公曰山立不動
私事使私人

烏程張鈞衡據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法語卷第十

禮記三

鄱陽洪邁

明堂位第十四

昧東夷樂任蠻樂廣魯刻樽盧爲山

重檐刮楹刮摩也剫疏舛今浮思也上注大琴

大瑟中琴小瑟揩擊戛米廩有虞氏之庠崇

鼎貫鼎封父龜三國名夏后氏之鼓足跗楹鼓

足四足也和鍾離磬垂之和於鍾謂次序其聲縣

苦八反夏后氏以楬注齊人謂無髮爲丁楬豆

喪服小記第十五

苴杖竹削杖桐以父親祖以子親孫別

子異月生不及祖父母非時之恩注不貴人所不能於

人所不能如不知姓則書氏報葬筮宅宅葬地

器多陳省納陳器可也省陳之而省納之可也注多陳之謂實客之就器以多爲榮實客之就器

大傳第十六

以卑臨尊旁治上治祖禰下治子孫南面而聽天下所昆弟治正也

睹五事言未遑餘事咸單親盡也於下且先

入之服服術有六四曰出入注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注有

道也

少儀第十七

固願聞名於將命者始見君子之辭階主注不得不得指

斥主人聽尊童子曰於將命者注願聽役致馬

資廢衣致遠於君則曰致人注言不必其所欲也受立

授立不坐由便排闔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

乎閤道藝曰云云民械兵器不願於大家謂富之廣拚

席揭席前曰拼又作摒自鄉貳問不一不請所之

侍投投壺也擢

馬不一權去也徹也侍射侍投已勝不徹馬

運笏澤劒首解佩玦之狀

隱曲處上注

運澤玩弄窺密不一嫌目人私也密隱曲處也

旁狎不一

拔來報往母爲赴拔母赴皆疾也注報請來

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循枉母不正注前日之不可復行母

測未至意度齊齊皇皇祭祀之美匪匪翼翼車馬之美一匪音斐

翼車馬之盛也肅拜拜低頭手拜手至地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前之獻曰若以前之則云云注謂他執以擊幣也僕於君子有以

劒衣也音扶饒卻刃授穎刀一則穎鍔也先刃後刃兵乘

車出一入一注不以刃鄉閫會同主詡敏而有勇小飯而

亟之 亟音棘嗜欲見悶也 毋爲口容 口容謂口不食而飽 擇葱薤則絶其本末 擇葱之屬 飲酒機者 反玉藻進機進羞 不嘗羞注步行也 聶報切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聶牒也之涉之則成膾牒直輒反 宛脾 膾爲脾聽兔爲注皆菹類 爲宵言 爲宵言注裨練言告不敢以爲 閨閨無知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曰閨閨無知兒 福膳 膳祭而致膳曰膳裨練日告 主者執獨注 主者執獨也 學記第十八 諼聞 小也 學然後知不足 離經 一年視辨志注 離經辨志 斷句絶也 樂羣 樂音洛羣丑孝反 大垤 蟻冢 宵雅肄三 宵小也習小雅之三詩 鼓篋 入學鼓警衆乃發篋 夏楚二物 楚荊也 呻其佔畢 呻吟也佔視也簡畢竹簡之畢今之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之文 其去之必速 雖終其業注學不心解則志之易 扞格 扞堅不可入之貌 燕朋 燕朋裏其朋友 燕譬 燕譬裏師之譬喻 發頭角 君子之教喻必使達注開爲開也開而 博喻 博喻不學不能安詩廣辟喻也依於 師逸而 師逸自厎 功倍 春容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注從容春容謂 重撞擊也

樂記第十九

沿懲之音 昌廉昌制反敝敗不和兒 極音 底孔疏之使聲遲 遺音遺味 合情飾貌 禮樂之事也注發其 本末 飲酒機者 反玉藻進機進羞 歩爵 未注步行也 聶報切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聶牒也之涉之則成膾牒直輒反 宛脾 膾爲脾聽兔爲注皆菹類 爲宵言 爲宵言注裨練言告不敢以爲 區萌 區音勾 昭蘇 蠶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 殰殈 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殰懷任不成胎敗也卵坼不成曰殈裂也 唯恐臥 端冕而聽古樂則 進旅退旅 旅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 不大 姦聲亂色不留聰明 周還象風雨 舞者 飭歸 整歸也 聽過 小人以 訢合 天地訢忝也 區萌 區音勾 昭蘇 蠶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 殰殈 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殰懷任不成胎敗也卵坼不成曰殈裂也 唯恐臥 端冕而聽古樂則 進旅退旅 旅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 淫液 事也注之之何也恐不逮也 復綴 反位止也 立武 立廉 咏歎

練冠長衣紀此服 裏衣裏猶在也 陽童陰童動搖貌 不名神尊神不名之也 造宇上七到反 唯以哭對始聞兄弟之喪不知所為但以哭對而已 哀哉 注同 君先女君有私喪之葛妻之喪子 哀子哀孫 注孝子之心欲見殯葬以二反埋棺之坎音肆 屏古閑字 辟注孝子之心欲見殯葬以二反埋棺之坎音肆 辯拜 遍 蘭友 蘭猶藩也 裳韠為蔽膝 神而占反 人蔽膝 一稱尺證反 友一稱 居間 婦人 廣尺長終幅 左執領右執要 遶 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 注 其實為哭耳 注 欲毋敢視賓客 喪無接賓之禮 專道而行 人辟

沒喪 竟也 嚌啐 皆嘗入口七丙反 存乎書策 奪喪 見似 免喪名心異之外行於道路 目瞿聞瞿注似謂容貌以其父母 絕踊 雖當踊而拜之 既食而裹其餘 不知哀 疑死 疑猶恐也 不辟涕泣而見人 常聲 哭父母有聲 驚殤 中路要見失其母也 侈袂 大也 前後 女女 家東西家 若無族矣則 不自同於女賓 廟焚孔子拜綱人 為火來者 言此人可也 拭羊 雍人拭敕謹人靜也 考寢 路寢成則考之注考之者 可人

體一人 疾病云云四人待之為其不能自屬也 階梯也 東榮 榮屋翼 子姓 衆母 女主男主賓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 辑杖 側立反斂也謂主人拜賓之不以杖拄地 赤中 大盤赤中 夷盤 小也 二手承衾 死衣 管人 掌管籥之人 抗衾 舉也 拒用浴衣 拒音鉅 扶也 爪足 斷足爪 羞沐 士何反浙也浙米取其潘以為沐 侵飯 為下音役 堛竈 上注 堛竈也 爪手剪須 一溢米 逸 汜拜 代哭 設階 設猶施之爾 戚 蚤 設榻 旁設 敷席 髮亂髮也 從御 從御御婦人也 復寢 從寢不復宿殯宮 金鐏 子南反 鐏猶treading也 使不至棺也 龍帷三池振容 振容動搖貌 補荒士布帷布荒 祖也謂不障章善反 一稱 踊節 馮尸 謂扶持服膺 大夫士之廬禫 衣單復具曰稱 不成稱 注 衣必有裳謂之衣不成喪也 衣十成備 一池飾棺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此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箴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 哭者相止

泰壇祭天 泰折 祭地也壇折封土為祭處折焰皆也 焰哲 上注音昭

浙泰昭壇也王宮禜壇日夜明壇月幽宗壇星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山林川谷丘陵云云適士上士尊貌宗廟者先祖之也上去祧超也超遠意鬼其考注庶七以下一也文鬼其皇考鬼其先祖序星辰以著衆章鴻水也业陵古丘字釋文屬山氏炎帝也起於一或曰烈山氏無録而王共工氏一謂之霸

祭義第二十四

非其寒之謂也其享否不可知哀以送往注送去而哀一也俊然入室其位音愛微見也如不欲見乎生如欲色然樂與哀半濟濟漆漆祭以治之言兼念公事敬齊之然注自脩整也漆音切虛中不著

色不絶於面至弟悌以次第從也麗于碑牽牲麗繫也昭明煮所以領天下國家序從御大夫

萬物皆化生焉其氣發揚于上爲雲精也注烝爲臭也蒿悽愴見光猶氣也以物之

蕭光

祭統第二十五

心休感念之親明薦玉女請君之玉女者美言之也注言君之地天子諸侯

温生寒死見蟲者之蟲王后夫人非莫蠶也注武曲名以增君子之志惠術施惠之法尸謖所六反起也

几上注全於臣全於子子行子列也杭又音幸飲特几也注

五飲七飲九饗處夫婦相授受不相褻處昌慮反貴骨賤骨貴者取賤者取之輝者賤者輝音遷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甲胄兵也樂吏羣吏發斝賜吏爵也

服發秋政發公室注出賞物也示賞也草艾

春川謂艾取草也　民弗敢草未發秋政則也　爲臣不全具也　濟志義者所以全猶成也　隨難君出奔從焉　右獻公　慶士作車慶善也　論譔崇孝顯揚先祖　所以　服纂乃注纘父之事　奔走無射厭也　啓予女銘予與音　考重祭賜之以　康周公康猶褒大也　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　經解第二十六　疏通知遠　坊止水之所自來　舊坊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　水敗　徙善　差若豪氂繆以千里　尊盛之先王隆之注謂

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　喪紀言其紀數也　無厭無富也　固民是盡　午其衆逆也　無似猶言不肖　好實實富也　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欲以曉己　物恥國恥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物事也事恥臣恥國恥君恥也　事恥臣恥　身也者親之枝　過言過動　過辭過則言不動不則民作辭則民作則　成名君子有人之　不閉其又是天道也　冥煩憊愚不能明理注　無如後罪何　經子法語卷第十一

禮記四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縱言 注汎說也至於禮 領惡而全好 領治也好善也 仁賓客 食饗之以禮所 張倀 之注無以 乎其見兒 祖洽 天禮無以衆祖始也 倡始無以合和衆 序興 夏篇序更 也 文爲 文章所爲 在禮注 目巧之室 目巧之 注但用巧目善意作室 則有奧阼 注猶有奧阼室不由 處也 發矇 昭然若 但用巧目善意作室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經字卷三

正明目而視之 威儀逮逮 安和之貌 風霆流形 負墻子貢 而立注 者所問竟辭後來者

坊記第三十

富不足以驕使民 天下其幾矣 寡也音几 章疑 別嫌 盍旦 夜鳴求旦之 辭富 辭貧 不食浮於 人於其 與其使 食注食謂祿也在 祿 上文注祿勝已則近廉 犯齒 篤酒豆肉讓而受 惡民黨 使人浮 祿勝已已 上日浮 報禮重 答言 君子 下天上施 上酬民 言則 作忠 作孝 不藏識父母之過 弛其親注 相爲瘉 病也 戲而不歎 追孝 教民 沒禮 以不 事死民之 也 不視其饋 不內視猶 也 飲三飲 尸飲三泉 賓飲一 卒 力勝 坐羊坐犬 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注古 者殺牲食 其肉坐其皮不坐 大羊是不 無故殺之 自獻其身 交爵 男女不 注謂相獻酢 下漁色 諸侯不 庶國中爲 注內 迎見於舅姑舅姑 注舅姑之父母外舅外姑 婦猶有不至者 不至不親夫 之舅舅姑 也 舅姑 妻之 父母 承子以授壻 壻親

中庸第三十一 經字卷三

佔聽 注若有之者勿廉反 遹言 罟擭 罟罔之捕名 擭捕獸機擿 胡化反 衽金革 衽猶 席也 死不厭 素隱行怪 素讀如傃傃鄉也言方鄉 隱身而行僪 以作後世名也 僪譎 造端 改而止 有餘不敢盡 聖人之行實過於 不敢盡常爲人 法從 禮也 惛惛 守實 見 正鵠 畫曰正正音征 皮曰鵠音梏 揆 宗器 祭器 宮盛 任使 所以勤大臣也 不跲 言前定則 跲躓也其劫反 人一能之已百之 致曲 曲猶小之事 一卷石 山卷音權區也 其默 多之道注謂 足以容 曉一孔之人 反古名 考文 非天子不 書名也 履幬 小德川流 履猶剪牙 胱胱

緇衣第三十三

表記第三十二

不失足 不失口（不失足於人不失口於人謂失其容止之節）不以一日使其躬儌焉如不終日（儌焉可輕賤之貌暫）繼之以倦 不以一日見君 寬身（以德報怨則寬之仁也）擇日月以見君 寬愛也 議道自己 置法以民 難爲人（以度人則人望人（指北以時方也）） 不知年數之（指以時人也）） 不足也 衣服以移之（移猶廣也） 彼記之子 儉於位 節以壹惠（節以其行善者爲諡耳） 濟辭（夏時王不尚辭也） 不大（大尊名也） 言聲譽雖有衆多者（注惠謂不以公禮慶賀時以小物

望於民 恥費輕實（恥費不爲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 大祿小祿 非其人弗自（弗自不身親） 尸利（近而不諫） 三違（事君而不出竟違去也） 姜（君子不以辭盡人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爲善） 以辭盡人（不爲辭費出空言） 行有枝葉（天下有道則辭有枝葉） 酸酢（君子淡以成注淡無味也酢七故反） 口惠而實不至 諾而（也注已不許） 貌親（情疏而不與其有也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 祀易富（后稷之儉注富之言備也共儉者之祭

奔喪第三十四

以哭荅使者 哭位 嫌賓客之也（注拾踊其） 拾踊

問喪第三十五

麤（亦作麁） 粥（淳釋文麁也） 婦人不宜（祖故發胷擊心爵踊不絕地） 踊足 尉尉田如壞牆然（尉音隱哭也） 送形迎精（送形而往謂葬也迎精而反迎其精神而反也） 在土（哀親之在土也） 鋤疾 當室（主家者） 成壙（親

服問第三十六

三年之葛 文不縥（注殤未成人耳）

間傳第三十七
惡貌 貌也 貌若甚衰 貌若甚衰貌若枯槁 貌若止 大功下動於喜樂之事 三曲而偯 大功之哭一注三曲一偯音倚聲餘從容也 發御厚味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注不忍 芣苢 居聖室一芣戶蝝反蒲苹也蝝音藑

三年問第三十八
創鉅 痛甚者其日久者其愈遲 蹢躅 不行也 啁噍之頃 生於燕雀猶有之頃焉音周徹 三年以爲隆 總小功以爲 殺期九月以爲間 深衣第三十九

短冉見膚長冉被土 完且弗費 言可苦衣而易有也 苦衣 音意上注 善衣 衣之朝祭之服也 具父母 子有旨酒嘉肴某 投壺第四十 枉矢哨壺 枉不直哨不正兒哨七笑反 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 請慶多馬 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 某賢於某若干 以勝爲賢 勝黨 注冉遠談語也 徹馬 撤冉撤母敖也 踰言 有常爵 罰 若是者浮 浮罰也 賓黨主黨 其音楊楊然 釋文聲聲下 儒行第四十一

仁貌 禮節者仁之貌 隕穫 不田追失志之貌 如見其肺肝然 厭然 厭音黶閉藏兒 目十手 所視所指 潤屋 富德潤身 體胖 步丹反大也 茅茨 茨蓋屋 峻德 大也 日日新 岑蔚 而止處之 忿悁 勿值反悁怨兒 心不在焉 學養子而后嫁 賃事 一言敗也 碩 莫如其 絜矩 有之違絜法之道 爲天下儆 峻命 天也

佛戾注｜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
迸進也
以財發身仁者以身發財不仁者
以財發身
畜馬
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氷
盜臣
冠義第四十三
服備冠而后
簪日簪宜
客位戶西爲賓位
以成人見
昏義第四十四
請期壻几主人於廟
共牢合巹｜而酳巹音謹愿貌
段脩段下鼠反脯加薑桂曰段其斷斷自脩飾也
女叔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婦也
內治
明
經學卷十二
七
章婦順男教明章天下也
陽事不得
資衰
禮嘖肝也
啐酒嘗也
易易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庠門尊嚴氣義氣盛德氣仁氣嘗
速賓速謂即家召之
樂備工告
莫不廢夕節文
終遂充備
左海水在洗東祖天地之
覿其間介賓主也注主人將西賓將南介｜覿音問厠之間
射義第四十六
射宮四正｜正爲四行也
貫軍將音貫
射延進也出進者欲射者
觀者如堵牆延
脩身以俟死
旄期稱道旄音老稱言也行也
勵有存者觀射於射宮也
彼將安能以中不肖之人則｜求中以辭爵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爵也
燕義第四十七
游卒國子存｜注未仕者卒音倅
明嫌義也
降再拜稽首
禮無不荅
聘義第四十八
大客禮以｜已則三讓之當
上擯承擯紹擯擯亦爲上大夫爲紹擯擯士
私面私覿
聘誤使者聘而誤主君非親饗食所
日幾中后禮成而厲之
酒清人濁｜而弗
經學卷十二
八
取飲也肉乾人食也
賤硜
縝栗縝密也栗堅也
其聲清越以長
孚尹旁達浮尹音筠
揖遜揖瑁
玉色也采色旁達不隱翳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口毀曰嗇恩揜義義斷恩門內之治以｜門外之治以｜
甚哀不補二尊家無｜
存樂鼓素琴注始｜也
輔病不能病言而后事行
慈良於喪丁武纖妣即位
經子法語卷第十二

儀禮

士冠禮第一

以著問日吉凶於易筮者筮人執莢抽上韇筮之韇藏筮丸畫地識爻卦者在左注卦者有司主卜者旅占旅衆也與其屬共占之歡成之有吉事則樂與賢者禮辭許一辭而許筮賓求日宿服皆如日所服也蒲筵席側尊側特也無偶一匱編布冠各名今之冠箱本亦作算建柲注柲拭也已也侠拜受注婦人於丈夫致仕者儷皮注兩鹿皮也攝酒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申暢厚意歸諸賓家歸賓俎注戒宿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令月吉日棄爾幼志

吉月令辰棄壽眉壽萬年古文作麋黃耆黃髮也耆凍梨也以歲之正以月之令以定爾祥字辭嘉薦令芳嘉善也善薦謂脯醢芳香也冠而立之辭總纋音歲喪屨也纋不灰治曰總士昏禮第二

士相見禮第三

久無因緣以自達（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注某見無由達言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吾子有辱

不敢爲儀（不敢外見儀忠誠欲往）依於摯（不敢見注摯夫子之家臣）踐禮（不足以行也踐升堂見於君言也）

崇禮（不敢嘗其）賤私（某也）

居則請退（志倦則欠體倦則伸改居謂自變動也）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

止卧（輦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咕嗇（音貼嗇也）問夜（問其時數）

宅者（井之臣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蹠跲（舉前曳踵備上音致下其業反）

草茅之臣（草茅之謂致仕者也）刺草之臣（庶人則曰刺刬除也亦反）

鄉飲酒禮第四

羹定（肉謂之羹定孰也音釘）手坋汗（遂拜降盥注復盥注坋音忿爲拜手稽首也）

挩手（拭也音稅）告旨（眞爵拜注旨美也）崇酒（主人北面再拜）

言酒（注崇充也惡相充實）發酒端（一人舉觶注一人舉觶曰舉）堂廉

設席于（何音河又户切檐也）何瑟（何可）

注側邊曰廉）相祭（使人注相其祭酒祭薦）衆笙（司正許諾主人）賢者（能以禮下賢者）

賢者纍蔓而歸之（纍蔓相牽連貌）無筭爵（爵行無數）

拜其許（司正拜注拜）無筭樂（燕樂亦無數或闇醉而止也）

蓋唯所有（在有何物）鄉樂唯欲（唯所欲作不從次也）

鄉射禮第五

搢三而挾一个（搢插也）誘射（誘教也）

賢獲（取）勝黨（執以升注勝黨之筭）勝黨右賢於左

受酬（飲食歸其盛以俎出授從者注古者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飲食歸其盛

屋成（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棟前曰脊脊前曰庪庪前曰阿阿前曰簷簷前曰霤霤九委反）

於二指之間橫之（橫之右手第二指此以今人指將指挾之）慢於（閒中注閒如驟）凡挾矢

禮樂之盛（在不勝亡黨）岐蹄（岐開也）乘矢（四矢）

燕禮第六

具官饌（膳羞注具其官之所饌）君專此酒（寡君有不腆之酒以寡君右吾子之）公

南鄉爾卿（爾近也）伉禮（賓以降）虛爵（賓降）不拜

酒以酒謝賓（賜爵精注賜送也）賜爵（君使臣臣敢辭）升成拜

不腆之酒請與寡君須臾（須臾君命也）無所辱賜（君使臣臣敢辭）

三成（注三終也）笙三成（笙入）

大射儀第七

不及地武（武迹也中人之足長尺二寸）揖（從一橫曰以一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注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此旁此也）

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午謂畫物也）矢行（矢）疏數

聘禮第八

夕幣及期注夕陳幣而視之

管人管館也館猶舍也

問從者幾人乃謁關人為有司當共委積之具注不為有司當共委積之具不辭之也

拚以俟不暇先君之乘

刈禾盈手

秉束也

公食大夫禮第九

公食大夫王于中堂注入堂深

卒主人尊賓事受王于中堂注入也

以東羊豕牛以南羊東豕豕以北牛稱

六鉶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北牛稱

六鉶注稱舉

歸禮使下大夫歸禮于賓館注卷牧也無遠之辭

俶獻無常

公幣私幣

賓事畢卷俎有司

賓拜公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老幣

賓拜老幣降也注

賓拜賓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上介幣

賓拜上介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下大夫幣

賓拜下大夫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士幣

賓拜士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庶子幣

賓拜庶子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宰幣

賓拜宰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夫人幣

賓拜夫人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宰夫幣

賓拜宰夫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內宰幣

賓拜內宰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內饔幣

賓拜內饔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外饔幣

賓拜外饔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甸人幣

賓拜甸人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牛人幣

賓拜牛人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羊人幣

賓拜羊人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豕人幣

賓拜豕人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司馬幣

賓拜司馬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膳夫幣

賓拜膳夫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庖人幣

賓拜庖人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司士幣

賓拜司士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掌客幣

賓拜掌客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掌舍幣

賓拜掌舍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掌固幣

賓拜掌固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掌次幣

賓拜掌次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幕人幣

賓拜幕人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甸師幣

賓拜甸師幣降也注

賓降出授司馬洗

賓拜司馬洗降也注

賓降出授膳夫洗

賓拜膳夫洗降也注

賓降出授庖人洗

賓拜庖人洗降也注

賓降出授司士洗

賓拜司士洗降也注

賓降出授掌客洗

賓拜掌客洗降也注

賓降出授掌舍洗

賓拜掌舍洗降也注

賓降出授掌固洗

賓拜掌固洗降也注

賓降出授掌次洗

賓拜掌次洗降也注

賓降出授幕人洗

賓拜幕人洗降也注

賓降出授甸師洗

賓拜甸師洗降也注

賓降出授司馬鼎

賓拜司馬鼎降也注

賓降出授膳夫鼎

賓拜膳夫鼎降也注

賓降出授庖人鼎

賓拜庖人鼎降也注

賓降出授司士鼎

賓拜司士鼎降也注

賓降出授掌客鼎

賓拜掌客鼎降也注

賓降出授掌舍鼎

賓拜掌舍鼎降也注

賓降出授掌固鼎

賓拜掌固鼎降也注

賓降出授掌次鼎

賓拜掌次鼎降也注

賓降出授幕人鼎

賓拜幕人鼎降也注

賓降出授甸師鼎

賓拜甸師鼎

輔病非主而杖考何也　不能病童子何以又杖也　平生時食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注素也　沽功復沽音古麤也麤功大功也　不敢殊孝子也　不成爲子子不私其親則又下乳母注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　知尊祖妻稱夫死謂年未滿五十于幼注　大夫學士則貴於室夫尊於朝　仕焉而已者致仕　棄姓婦人常秩無　嫂者尊嚴之稱　葬垢褻衣濕者治去其垢　慈已爲庶母者　公妾妻稱婦長婦謂　當室童子者爲父後承注

士喪禮第十二

中屋升自前東榮非主而杖考　西榮升自前東簷非主而杖考　皐長聲復注　之間謂榮收繩索爲　扆之闔去聲也　特拜放拜　堊堊塊竈　綍音拂江沔　辟戾戾恐其辟戾　壁　衣尸後之　明衣裳用布注所以親身爲生絜之　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　浙米汰也　受沐外御入注管人所煮潘也　潘芳元反　淅米注同　不在算明衣不在數也　廞飯決設　飯尸飯　含實綏澤焉注物牖相也　雨服著　屨之間謂榮收繩索爲　明衣裳用布注所以親身爲生絜之　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　浙米汰也　受沐外御入注管人所煮潘也　潘芳元反　淅米注同　不在算明衣不在數也　廞飯決設　飯尸飯　含實綏澤焉注物牖相也　雨服著

士喪禮第十四

南黍其東稷　撙衣音宣手發衣曰撙又作愼音患　播餘飯尸　飯含　實長　扉隱几在南扉注扉隱也于之處從其幽闇隱也于音吠　廢爵主人洗爵無足　個俗名枚曰名个　廢觶于筵注不反觶也　賓長　綴足屨恐其辟戾　辟戾　綍音拂江沔　絞束縮束縮束縮

拾踊男女三注拾更也　噫歆聲三啓戶注聲者三也將啓戶警覺神注　普淖嘉薦也普大也淖和也黍新水也以新水溲釀此酒溲音搜也今又爲齊　圭爲而哀薦之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　既於純吉既虞之後　明齊酒注　隮祚哀子某來日某爾于爾皇祖注隮升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告充充肥也　敦席注詩示也謂奉納之懷中也　撫祭主婦右注祭也　季指季小也　改饌　詩懷之再拜稽首受復位　儐爾進爵時之祭事　視牲　寫卦卒筮注備以方寫之　行神惠主人酌獻祝注　萬歲事　視牲

有司第十七　麩尸俎麩温也温尸俎於爨古文作尋或作爓音潛手問也　飯橜七消反音作操　扡物挑七長柄耳以扡於器中扡食汝反謙也　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右之　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左之　既爵盡也　已所自謁也　私人升獻于作注家臣已所自謁除也　兄弟之後生者後生年少也　逐之於下廣一人舉　除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官戒戒諸官也　命滌　旦明旦日質明　雍人掌割亨之事者倫擇之取美者　髮鬄剔鬄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髢因名　鬄音剔髢音結爲飾　移袂音侈大夫妻服也侈

內賓姑姊妹也　賤於尊者尸俎正卷二注不賤正卷不奪正也　公有司私臣公有司命於君者私臣已所辟除者　交恩定好因今拂之　優勸之優尊者可羞裏之　食養

上養下養　秉羞秉擇　午割心舌皆去本末從質割之注　逡遁之

經子法語卷第十三

烏程張鈞衡據景鈔宋本翻雕

公羊春秋

隱公

加醳嘲辭　質家文家（質家雙生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

如勿與而已矣（如即不如齊人語也）　父時事昉於此（昉適也乎不及時而曰昉急也）　渴葬（不能以禮葬）　不能葬（之也注讀爲是齊人名求得爲得來）　口隱（吾爲子猶口語相發動也）　慢葬（不及時而曰慢急也）　登來（登來雖無事過則書）　墮成（何言乎敗其成隱將讓乎桓故）　不有其正月（正月之義盡故曰正月也）

桓公

專邑（目言之以成宋亂內大惡詳此其以何）　成生易死（成使乎我以何呼述反）　少遼緩之（恢者狂也）

蒙上日（出日兩戍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上日者故云故復出日不蒙上日者故云故復出日）　出日（出日者故云故復出日）　見使守衛朔（屬託也諸侯疾稱屬兹此言託疾也）　屬負茲（屬託也諸侯疾稱負兹大夫稱大馬士稱負薪）

莊公

夜之中星反（反者星復其位）　不脩春秋（雨星不及也）　雨星（日尺而復君子脩之日星實如雨注曰雨星不及也）

不及地尺而復　祠兵（將出兵於近郊而去之猶言拂衣而去也）　開縢路（縢音勝拂去也開縢亦反）　大瘠（大笑者何也注瘠病也）　痢（五日一發也注瘠病也）　審更三年喪　諱以凶年造邑　戮笑　有子則廟無子不廟　行誅　閔公

歸嶽（鄧邑嶽樂）　以春秋爲春秋（注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記爲春秋）　未可以吉（言吉者未可以吉也）　始不三年　魯人至今以爲美談　久闊思相見

僖公

實與而文不與　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　何　非相爲賜（虞鄂之相救）　上雨（其言六月雨何）　末言（曷爲末言殘也）　序續（序次也續功也）　伯討　前目後凡（一事而再見者也）　季氏之孚（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　僅逮是月（是月者何在正月之後盡故曰是月也）

月邊　劣及是月　不能乎母 不能事母 兩之也 曷爲不言遂 一 一 不可以一罪言 其罪惡奈何 一 也 不能乎朝 介葛盧來何以不言朝 一 一 一 也 求吉 三卜禮也之道 文公 三注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 虐寸 獨石而出 一 而合注其觸石理而出無有 一 一 而不合 宰上之木拱矣 宰冢也

不雨之日長 慶將 不可使將是 一 一 天無是月 閏月 是月非常月也 眭晉大夫 盟注以日通指日 諉諉善墀言 諉諉墀音辭 黨 一 一 衛侯會公于沓公于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 荀將而往 荀音峻 恢郭 郭者何 也注恢大也 不見與盟 其言弗及盟何 一 一 也 處臼 二傳作杵臼

來歸 公殺之喪一 一 也注荀者竹簒一 一 尸置荀與中傳送而來名 繒與將迓也取 救昆音 宣公

三年待放 大夫已去自嫌有罪三年不敢去 摘音別 不呼其門 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 摘巢毀卵 於穀者 一 一 雙雙俱至 雙行匹至 復國 反國也 赫然死人 已支解之兒 也 入其大門則無人門 馬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 但言馬繞語辭室不設守視人故不言馬者 重卿 爲晉國 踏階

始乞使 讓 一 一 也注治作乞民作甲 佚獲 已逃七獲而 革取清者 革更已 法斷 踊子捂而窺客 踊上也凡 操飲 者東畝是則土齊也 晉悉以齊爲土塊是不可行 三 一 戰不勝 一 一 再戰不勝 一 一 鑿行 公自京師伐秦其言自京師何公也 始丘使 讓 一 一 也注治作乞民作甲 佚獲 已逃七獲而 革取清者 革更已 法斷 踊子捂而窺客 踊上也凡 操飲 者東畝是則土齊也 晉悉以齊爲土塊是不可行 三 一 戰不勝 一 一 再戰不勝 一 一 鑿行 公自京師伐秦其言自京師何公也 不敢過天子 公鑿行奈何 一 一 也 會不當期 不及期也 聽失 吾爲宗廟羞也 以此月日卒之 非此月日也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而踆之以足逆跳 曰踆音存 有起于甲中者 吾何以 逆周之猶比 周狗 可以比 而走注踐躡超遽不 一 一 一

卒大夫

襄公

相與往殆乎晉 殆疑疑讞于晉 離至 取後手苔 辜內辜外 有恩痛之心 莫有恩痛自疾之心 莫之主有 戍鄭虎牢諸侯故反鄭之鄭 公不得爲政 就堵 今俗名爲贅堵 於予身 悔也 國宜之季子 不足乎季子 許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 狄者不一而足曷爲復之爲更衣 解浣衣 約言爲信 昧雉 昧割也 尚速有悔 孽生 庶孽賤子猶衆 以傷辜死 哀

昭公

聚絕以見罪惡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瀆水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瀆挾粉反 匿嫡 億措 夫子欲爲後人法又欲令人妄 復加一飯 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槃正手春之疾脫然疾除徐貌言漸愈得其節 君子之善善也 長 繫牛曰婁 繫馬曰維婁力疾反 再拜顙 餃饗未就 吾寡君聞君在外餃就食饗就肉反 致糗 敢于從者 以爲苗注也 珍怪之 歎而哭 哭聲兒音叫 周堺垣 以人苗 未之能以服 歎然 祗受 君無所辱大禮

食 詩異也 人未足而盱有餘 邾夏父之言也盱其也 邾婁之父兄也 習乎邾婁之故 定公

習其讀而問其傳 讀謂經傳謂訓詁 不蓑城 若今以草衣城 主災 注災者雨覩也從雨覩起 以干闔廬 不待禮見曰干 士之甚勇之甚 相迫 朋友相衛而不辭猶不使爲辭所勝迫出表 未能以其名遍 力能救我則於是 於是時 騄馬 騄馬街走音綠 皆說然息 說解也音稅 然後得免 弓繡質 青蠅龜 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 哀公

以王事辭家事 伯晉而京師楚 喪以閏數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 常之母有魚敖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 示薄陋無所有願諸大夫之化我也 共宴飲 薄陋餘福 色然而駭 闖然出貌

經子法語卷第十四

烏程張鈞衡據景鈔宋本翻雕

穀梁春秋

隱公

遊塵鼓芳風以扇　不取爲公言君之也注言隱意不取爲君也　甚鄭伯賤良而紀子以盟于密紀子以莒子爲伯與之盟注伯長也紀之者外壤食者內壤也注尺吐出者壤在外吞咽者入於內　不行竟中　伯莒子紀季姜歸于京師之也注謂關與婚事　關然不見其壤日有食之吐有食之者也注日有食之既盡也　知其不可未可知之辭　厲樂滅厲也　益城民衆城小則　得不得不遺時秋七月無事焉　不得以屬通諸侯之尊弟兄何以書也注四時不具不成年也　知其不可知也下音智

桓公

四時具而後爲年　祭門廟門也　爲之中紀季姜歸于京師之也注謂關與婚事　關與婚事　立乎定哀　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末而藏之旬粟而納之三宮三宮御廩　莊公

始人之始以人道錄之　分惡於齊　日入至於星出　謂之昔　隱死百室之邑可以埋葬也　衆其敵乃深其怨於齊又退浸宋以　外內寮同盟于蜀之地疑公內同一疑公同外內寮謂官爲寮諸侯也　淺事　婦人弗目夫人姜氏薨也注弗目其罪也　善累後進之而　密石加注細石也馬　娶仇人子弟女也　斷斷自脩整　五麾三麾天子故曰置五麾諸侯置三麾麾旌幡也　信其信仁其仁　一年不升告糴諸侯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　豐年補敗凶年謂敗年　粟凶年　一年不艾　法廢新延廢延廢者也　分子燕周之別子孫音忿又如字謂分子釋文分子或作　軍得曰捷　介子　諱莫如深深則隱

僖公

不足乎揚不足稱揚　孟勞曾之實刀　塞邑夏陽者虞虢之也　中知以下　必不便於虞也注其地險要哉　勤雨欲得雨之心勤　閔雨一時言不雨者也閔憂也　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君以爲夫人不以爲夫人　夫人之夫人生書者一則以外之而見正焉　夫人弗而出會　訖糴訖止也謂貯乘　苦畏　衛冢　君田而不在　藥脯以毒　未有過切未有過差切急　是何與我之深也獻公　而不明　德厚者流光　耳治記聞也　以重耳爲寄　性退弱耳與女未有過切　以重耳治　目治記見也　功近而德遠　法門南門者也注法令之所出入

目惡以外　倚輪（四馬一一無及者注一一而生乎戰）

文公

不憂雨　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積累月之餘分以成此月）

妹（同母姊妹）有壞道（大室屋壞者也）　佚宅中國（佚猶更也）　毋姊（毋音無）

亭（入于北斗一一也注明斗有規鄧入其魁中也）　何知之晚（公子）

也　難介我國（不以介獨近也）　同倫而相介（介音界）

（逆叔孫得臣如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數之也注俱爲卿是以同倫爲副使）

宣公

暴殫之（朝諸大夫而一一注戲暴也）　不能民（輔人之國有不能治民者）

爲雨止　由以爲兄弟（而討猶可注輔相鄰而討其罪人則可）　婚兄弟（婦之黨爲一一）

稼不善　井竈葱韭（古者公田爲居一一取給焉）

而之（兄弟也一一注言無所至）　取貴乎諸侯　挩殺（郤缺于戟一一也注挩謂捶打也音脫）

成公

商民工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一一有農民有一一）　聞於客（處臺上而笑之）

侵車（注侵伐之車一一東至海盟會地會地盟與不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之心問之）　攘善　不容曰（不言曰急辭也歸中倪急一一也注若曰爲之請辭）　由忠問（伯禽注用忠誠一一一隻之輪音暢）　釋殯

使盡我（來言沈陽之田歸之于齊于一一也注若曰爲之請辭）　見一稱（曰天子何也一一也注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便見一稱）　爲賢者諱過　賢崇伯姬　夏之始

可以承春　以秋之末承春之始　不可以祭

襄公

汲鄭伯（引也）　挈國之辭（行人者一一注傳國之辭命者）

軋辭（委曲也）　一穀不升謂之嗛　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也）　飾城（小國一一而請罪注非注）　矢劊

終身不言衛　民足以滿城而自守也使賢亦賢也　成尊於上（成吳之尊稱）　更宋之所喪財（更償也）

昭公

子一息我（楚王執慶封使人以令於軍中言慶封曰一一一亦且一一）　門邊容揸（揸四寸也）　車槩

然皆笑　受名（王父一一于）

軌塵（塵不出轍）　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　不成

田不得禽　以嫌代嫌　嗑不容粒（嗑咽喉也音益）　成禽（幼少也）

羈貫成童（羈貫謂交午前髮以爲飾成童入歲以上）　交午前髮

有天疾　兩足不能相過　齊謂之棊（連併也）

楚謂之踧（女轄反聚合不解也）衛謂之輒（本亦作繫如見繫絆）

定公

正終（昭公之終非一日也）下成康爲朱（周道尚明也）去父之殯　毛澤未盡（凡地之所生謂之毛百穀之間澤未盡也）耕耘之功未訖　爲旱求雩者（雩祭也）請道去讓之人（所以爲人者讓也）應上公（古之神人有道者通乎陰陽）野無生稼　以身塞無狀（猶言負罪也）詒託（非可而往注猶寄）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　封圭（始封之主）不盡一等（歷階而上）首足異門而出

邊乎齊（請相接）石尚欲書春秋（欲著名于春秋）日下

鍰（具也）不足乎日（乃克葬乃急也之辭）

未牲曰牛　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　已牛矣　盟其得（三人伐而二人盟各一也）祝髮（斷也）

累累（注猶纍纍小國也）辭尊稱而居卑　不外麟於中國　麒麟步郊　非魯之常禽　非嘉虫（蜚蜮非祥瑞之嘉虫）

烏程張鈞衡據景鈔宋本翻雕

孟子

梁惠王

上下交征利　萬取千馬千取百焉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賢者而後樂此　白鳥鶴鶴（鳥肥飽則鶴而澤好）　謂其臺曰靈臺靈沼曰靈沼鄰國之民不加少　填然鼓之　請以戰喻　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　直不百步耳　數罟（密網也音促）　可以無

飢（餓死者）　非我也歲也　王無罪歲（無歸罪於歲）　願安承教　以刃與政　率獸食人　始作俑（芸苗令簡易也）　象人而用之　壹洒之　深耕易耨　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天下惡乎定　不嗜殺人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天下之人牧　不忍其觳觫（恐貌）　無罪而就死地　是心足以王矣　吾何愛一牛　以小易大　隱其無罪　牛羊何擇　仁術　見牛未見羊也　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而不見輿薪　功不至於百姓　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　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　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挾太山以超北海　爲長者折枝　是不爲也非不能也　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　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運於掌　舉斯心加諸彼　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　爲肥甘

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　緣木求魚　吾惛不能進於是矣　輔吾志　固民　樂歲終身飽　驅而之善　民之從之也輕　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舉疾首蹙頞而相告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舉欣欣然有喜色　庶幾無疾病與　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　無好小勇彼惡敢當我哉　丈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一人衡行於天下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一豫　睟眎胥讒睟眎相視貌　春省耕秋省斂　一遊無窮極　從流下而忘反　作君臣相說之樂

耕者九一　關市譏而不征　顧左右而言他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畢踰尊疏踰戚　一夫紂　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匠人斲而小之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歸市者不止教玉人彫琢玉　以千里畏人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若時雨降　係累其子弟　倍地旄倪　旄老也音耄倪小兒也音詣

上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　強爲善　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輕身以先於匹夫　禮義由賢者出　後喪踰前喪　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　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

當路於齊　蹙然慙怒色也　蹵蹙也　艴然　何曾猶何乃也　吾先子之所畏也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君如彼其專也　管仲以其得君如彼其專　功烈如彼其卑　管仲以其

則動志　集義所生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說辭　有聖人之一體　具體而微　詖辭險詖之言　知聖人　以力假仁　王不待大　中心悅而誠服　仁則榮　惡辱而居不仁　惡濕而居下　國家閒暇及是時　自求禍　征法而不廛　廛市宅也古者無征以法征其地不征其宅　於其市　夫里之布　天吏　天使也爲天所使　商願藏

要譽(內音納) 非惡其聲而然 泉之始達矣
人惟恐不傷人 函人惟恐傷人 巫匠(巫欲活人匠欲祝人死) 天之尊爵
人而恥爲弓 閭善言則拜 樂取於人以爲
善 耕稼陶漁 與惡人言 朝衣朝冠 望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徯(槖作橐) 由弓
我焉 由由然 不屑去 如就見者 不可
以風 朝將視朝 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昔者
疾今日愈 有采薪之憂 請必無歸 無以
仁義與王言者 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我

以吾仁 達尊三 爵一德一齒一 必有所
不召之臣 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餽兼(價倍) 金一百而不受(好金) 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
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 夫子必居一於此
矣 餽贐 有戒心 爲兵餽三失伍
不待三 求牧與芻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
似也 致爲臣而去 所以爲蚖(黽) 黽則善矣
不得其言則去 輔行(副使) 前日不知虞之
不肖 敦匠(厚作槖) 木若以美然 非直爲觀
美也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
使士親膚 儉其親 不得與人燕 以燕伐
燕 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
之 得侍同朝甚喜 中國而授孟子室(於中央) 子
室有所矜式 辭十萬而受萬 辭受之謂(堁塿) 登之斷而高者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鵲 爲王留行
識其不可然旦至 不遇故去 三宿而後出
晝 王由足用爲善 天下之民舉安 王庶
幾改之 小丈夫 悁悁然見於其面 窮
日之力而後宿 若有不豫色然 舍我其誰

仕而不受祿 退而有去志
滕文公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周公豈欺我哉 絕長
補短 猶可以爲善國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
不可 喪祭從先祖 吾他日未嘗學問 父
兄百官不我足也 面深墨(甚黑也) 爲富不仁
矣爲仁不富矣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
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粒米狼戾 糞其田而
不足 使民盼盼然(勤苦不休息之貌又音盼) 終歲
勤動 稱貸而益之 新子之國
選擇而使

子　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汙吏　分田制祿
圭田（圭潔也一田士故謂之圭）無潔田（注）死徙無出
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　方里而井　八家皆
私百畝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有爲神農
之言者許行　願受一廛而爲氓　捆屨（捆叩操也）
屬民自養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
必織布然後衣乎曰否　害於耕（妨）　以粟
易械器　爲陶冶（冶鑄也）　不可耕且爲也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　是率天下而路
也（率導天下人以贏路之困也）

於人　治於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
人　舉舜而敷治焉　又
從而振德之（振其竈窮也加德惠也）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
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　分人以財謂之惠
爲天下得人難　心不用於耕　楚產　北學
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欲以所
事孔子事之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尚已　南蠻鴃舌之人　倍子之師
治任將歸（治擔任之具）　下
賈不貳　五尺之童適市　布帛長短同則賈
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
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價相若　或相倍蓰或
相什百或相千萬　巨屨小屨同賈　吾今則
可以見矣　葬其親厚　以所賤事親　施由
親始　蠅蚋姑嘬之　其顙有泚（泚汗出泚然）　非
爲人泚　藥裡（籠看之屬）　汗出泚泚然　枉尺而
直尋　不待其招而往　枉尋直尺而利　詭
遇（非禮之射）　我不貫與小人乘　枉尋直尺之廣居
仕國（晉國亦也）　仕如此其急也　丈夫生而願
爲之有室　鑽穴隙相窺　通功易事　以羨

補不足　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　食志食
功　毀瓦畫墁（畫地墁滅之）　非富天下也　湯一
征自葛載（始也）　欲其子之齊語　一齊人傅之
衆楚人咻之　日撻而求其齊　往拜其門
矚其亡　脅肩諂笑（諛體強笑）　夏畦
日攘其鄰之雞　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水由地中行　言盈天下　不歸楊則歸墨
距詖行放淫辭　蟣食實　巨擘（大指也）　惡能
廉　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　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

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　辟纊（譯績其麻曰辟纊麻曰纊）　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　生鵝　惡用是鵝鵝者爲哉

離婁

仁心仁聞（仁聲遠聞也）　徒法不能以自行　仁覆天下　惟仁者宜在高位　道揆法守　工不信度　賊民興　陳善閉邪　規矩方員之至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　孝子慈孫　是由惡醉而強酒　禮人不荅反其敬　反求諸己

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小德小賢爲役也）　猶執熱而不以濯　滄浪之水清兮　清斯濯纓　濁斯濯足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爲淵敺魚爲叢敺爵　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無能改於其德　賦粟倍他日　鳴鼓而攻之　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莫良於眸子　瞭焉眊焉（眊者蒙蒙不明之貌）　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授受不親　嫂溺援之以手　手援天下　養口體　不虞之譽求全之毀　子亦來見我乎

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　徒餔啜也　（注頑父致樂）　惠而不知爲政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病涉　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諫行言聽　盈科而後進　有本者如是　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甚者　聲聞過情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泄邇（泄狎也）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與傷惠　死傷勇　惟羿爲愈己　端人也其取友必端　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蒙

不絜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行其所無事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不歷位而相與言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其橫逆由是也　妄人也已矣　於禽獸又何難焉　舜人也我亦人也　我由未免爲鄉人也　不改其樂　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　易地則皆然　又從而禮貌之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　博奕好飲酒　以爲父母戮　賊恩之大者　豈不欲

有夫妻子母之屬哉　出妻屏子　無寓人於
我室　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　未嘗有顯者
來　吾將瞷良人之所之　瞷視也古莧切　施從良人
之所之　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施音迤謂延施而往　邪施而行
延施而往　無與立談者　卒之東郭墦閒之
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　墦閒郭外冢閒　所仰
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相泣於中庭　施施從
外來　扁扁喜悅之貌　扁扁喜悅　扁音駢

萬章

往于田　往至于田　心不若是恝　恝無愁之貌　共爲子

職　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
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
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
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
憂　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　人少
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艾美好也　不得於君則熱中　心熱恐懼　捐
階捐去其梯　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牛羊父母倉
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　二嫂使治朕棲　舜
在牀琴　鬱陶思君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　彼以愛
兄之道來　不宿怨　不得有爲於其國　欲常
常而見之　君不得而臣齊東野人之語　天無
二日　我獨賢勞以賢才而勞苦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志　爲天子父　以天下養　諄諄然命之
乎　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
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
則與子　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　施澤
於民久　自怨自艾艾治也　處仁遷義　唐虞
禪夏后殷周繼　一介不以與人　一介不以取
諸人　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　皓然改　吾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　天民之先覺者　非予覺之而誰
也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如此　歸絜其身　天誅造攻　好事者爲
之　觀近臣以其所主　宮之奇諫百里奚不
諫　鄉黨自好者不爲　橫政橫民　懦夫有
立志　何使非民　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者更寬　薄淺

者更深厚 接淅而行 淅漬米也不及炊 遲遲吾行也
去父母國 集大成 金聲而玉振之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 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 受地視侯 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祿足以代其耕 不挾兄弟而友 其三人則予忘之矣 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蓋不敢不飽也 弗與共天位也非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 館甥于貳室 貳室副宮也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故謂舜甥之以心卻之 以他辭無受 不待教而誅

非其有而取之 猶較田獵相較奪禽獸 簿正先祭器注先爲簿書以正其祭器 三年淹也 見行可之仕冀可行道也 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抱關擊柝監門之職 委吏主委積之吏 乘田苑囿之吏 牛羊茁壯長而已 位卑而言高 亟問亟餼鼎肉 摽使者摽麾也 犬馬畜伋 臺無餼臺賤官主供令者 虞人繼粟庖人繼肉 以君命將之 使已僕僕爾亟拜 後舉而加諸上位 傳質爲臣庶人 以位則子君也以德則子

事我者也 死不敢往 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 欲其入而閉之門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 尚友尚古也

問

告子章

戕賊杞柳以爲桮棬桮素也 禍仁義 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 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犬之性猶牛之性 彼長而我長之 彼白而我白之 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酌則誰先 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敬叔父則敬 富歲子弟多賴 敬叔父則敬 凶歲子弟殺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陷溺其心 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 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不知足而爲屨 天下之足同 先得我口之所耆 天下之口相似 爲蒉悅我口 山濯濯無草木之貌 梏亡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注其所爲萬事有梏亡之 夜氣不足以存 一日暴之十日

寒之　吾退而寒之者奕者誨二人奕　惟奕秋之爲聽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　思援弓繳而射之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　思援弓繳而射之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魚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　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　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　嘑爾而與之嘑呼也　蹴爾而與之蹴踐也　乞人不屑也　萬鍾於我何加焉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萬鍾於我何加焉　爲宮室之美爲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此之謂失其本心

仁人心也　義人路也　路道也　人之道也　舍其路而弗由　放其心而不知求　哀哉　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　有人於此　無名之指　手第四指也　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　屈而不伸　非疾痛害事也　如有能伸之者　不遠秦楚之路　以其指之不若人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　心不若人則不知惡　此之謂不知類也

拱把之桐梓　拱把謂圍可養人者　人苟欲生之　皆知所以養之者　無尺寸之膚不愛焉　場師治場圃者　則無所用其愛矣　以小失大　以近失遠　以一指失肩背而不知也　則爲狼疾人矣　狼疾謂錯養人狹而害之　飲食之人　則人賤之矣　以口腹而害之　養其小者爲小人　養其大者爲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　則爲賤場師焉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　則爲狼疾人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　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謹其大者而已矣　今有酷者飲之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酷烈也　車薪柴草也　雖不勝一車薪以禮食則飢而死　豺狼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豺狼貪殘之獸　趙孟晉卿之貴人　豺狼貪殘之獸　趙孟晉卿之貴人　豺狼貪殘之獸　趙孟晉卿之貴人

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　五毋雞二毋覺　無
失肉　民非水火不生活　昏暮叩人之門戶
求水火　菽粟如水火　觀於海者難爲水
觀其瀾（水中大波）　容光必照（容光卻也）　摩頂放踵（摩突其頂下至於踵）　掘井九
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　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　有伊尹之志則可
安富尊榮　居移氣養移體　此非吾君也何
其聲之似我君也　豕交之獸畜之　幣之未
將者　不可虛拘　抽撻（聖人賤形注有夷無裏謂之一謂內不稱外下亦作楘）　短喪　姑徐徐云爾　請數月之喪

雖加一日愈於已　有如時雨化之者　私淑
艾（淑善也艾治也）　宜若登天然　何不使彼爲可幾
及　拙射　改廢繩墨　以道殉身　挾貴而
問挾賢而問　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
所厚者薄無所不薄　子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
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　春秋無義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取二三策而已矣　不
能使人巧　若將終身焉　被袗衣（袗畫衣也）　二
女果（果侍也）　周于利　簞食豆羹見於色　旱
乾水溢　親炙之（親見熏炙）　憎茲多口　以其昭

昭使人昭昭　蹊閒介然　成路爲閒　茅塞
子之心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貴聲樂遷於文王）　蠡
蠡欲絕（追蠡注追鐘鈕也追追之貌）　虎負嵎依陳而慤　二
之中四之下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　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招之（苙蘭也招習也）　布縷之征　民有殍　足以殺
其軀　上宮（樓也）　業屨（織之有次而未成）　從者之廢
匿也）　爲竊屨來　充無受爾女之實　以言餂
之（餂取也音忝）　言不下帶（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
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

巍巍然　榱題數尺（屋檐也）　食前方丈　羊棗
所獨也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踶踔譎詭（狂者）　其志嘐嘐然（志大言大者火包切）　鄉原
（爲合衆之行者）　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　閹然媚於
世　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原善也）　同乎流俗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　自以爲是　惡似
而非者　惡莠恐其亂苗惡佞恐其亂朱

經子法語卷第十六

烏程張鈞衡據景鈔宋本翻雕

荀子

卷第一　勸學　脩身

未受繩　博見　漸漬（漸潤也漬酒反）　就士（遊必就士）

取柱取束（強自取柱柔自取束注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　顓步（半步曰顓）　梧鼠（惟利飲食兒注愛欲之兒）

施薪　草木疇生　質的（質射侯）

衢道（行者不一道四出也或曰衢道通也）

戈春黍雖殘壺　散儒（不自檢束）

然（整飭兒）　夷固（不由禮則夷固陋也）　折閱（良賈不為一折一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　漂弃（急煖也）

問楛說楛（問楛者勿告也說楛者忽聽也生楛惡也問楛說楛所問非禮義與苦）　有爭氣脩

行（偏辟狂惟之行）　多暇日（怠惰也）　佞巧（巧悅也佞悅於人）　程役（功程勞役）　倚魁之　偷懦憚事　束理（束擇其事理）

卷第二　不苟　榮辱

吟口（盜跖一生一吟永長在人口）　導紲（與搏黐同謂自貶損）

鳴而馬應之　濮濮擷擷（以已之濮濮受人之濮濮擷擷注濮濮明察之兒）　見閉（閉塞不行也）　馬

柔從若蒲葦（與時屈伸）

端拜而議（若服玄端拜揖而議）　以情自竭（竭盡也）　睹世（睹於盜名）

偏五兵（恭儉者一注偏當為弁却也）　危足（側足）

巨涂　乳鬻（方言牟愛也）　悖悖然（之兒注愛欲之兒）

軥録疾力（軥與拘同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　陶

誕頑（嚚之兒）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　以小重（人之小人固小）

又以遇亂也以亂得亂俗是也）　廉恥隅積（隅分積習）

咿咿而嘵鄉鄉而飽（咿咿嘵兒如鹽反）　瞞

然（視兒許聿反）　功盛姚遠（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

憝禄（憝賤禄俸使當其實也謂實其才）　農以力盡田

卷第三　仲尼（非相非十二子）

突禿長左（突謂鬢短可陵突人長左左腳長也）　斷菑（木立死曰菑斷菑與菑同）

面無須麋　參牟子（謂有二瞳）　聞見不衆（不廣也）

鄉曲儇子　姚冶（姚美好兒）　奇衣婦飾　中父中

兄（不必上智也）　無傳人（五帝之外人人也久故也注謂其人事迹後世無傳者）　無傳政　埤汙傭俗（埤庳同）

然（與俯同）　芬薾　濫亂天下（與僭同）　商宇（與憬同）

鬼瑣（畜與詩同為高注苟求分異不同於人）　偶然無所歸宿　府

猶眷儒嚾嚾然（溝音拘拘愚也猶豫閨七嚾嚾喧囂之兒）　琦辭　溝

信疑疑（信可信疑可疑）　玩薂（與翫同習薂也）　信

政訾（政足句商而訾）

毀於人 冠進衣逢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謂冠在前逢大也謂逢掖也 嵬容 學者爲嵬行之形狀 祺然巃然 父兄之容祺然巃然祥也巃然容貌也 簡連 其容不前之皃遠上聲 狄然 狄讀爲趯跳躍之皃 盡盡然 極視盡物之皃 瞞瞞瞑瞑 然注瞞瞞閉目之皃佯若不視也瞑 狄 酒食聲色之中然悅之甚佯若不視見瞑視不審見謂好 輔然 相謂閑皃 護詬 護音冥謂詈辱也 以匹夫老 匹配也 伏而咶天 咶與舐同 救經 而引其足 經縊也引其足愈急也 不可以少當 天子也者必頃當此位 退編百 卷第四 儒效

姓 窮閭漏屋 貴名 謂儒名可貴白明顯 竭蹶 顛倒也 相薦搏 薦藉也謂相陵藉搏皆謂相蹈藉也 僂指 僂有聖人之知未能指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 混然涂 混混不能 之人 門室之辨 然曾不能辨 五災 出三日而至 僂售 賣之不可 選 注僂疾也 朽朽 即于于也自足之皃 馬 而進 厭旦 於旦謂未明以前厭於甲反 無蘄 蘄跨天下而求也言自足也 興固馬選 射遠中 微 與世偃仰 隨時設教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雅儒 逢衣淺帶解果其冠 解果匪監也俗儒 雜舉 妄引古 以淺持博 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 倚物怪 繆學

變 倚奇也 儗儗 無所作同言無儗滯憨作 隆 情 情厚於 宇中六指 上下四方也盡之極注六指之遠 居楚而楚 溝瞀 上音冠 卷第五 王制 不待頃 須臾也 說 駭政 不安上之政 假道人 謂以寬和假借導引人也 仁耿天下 耿盡也 紫絲魚 嘗試之 析愚禁悍 分其愚慤之民使與凶悍者異 魚鼈優多 乘白 司馬知師旅甲兵之數注白謂旬徒猶今之白丁也 詩商 審淫聲注詩禁也 百索 上所索百物 採清 脩 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 遲薛越 粟米者彼將曰曰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之中 卷第六 富國 出實不半 田瘠以穢則 出死斷亡 以覆救之 進事長功 進其事業長其功利 敵數盆 人善治之則一歲而再獲之注當時以盆量盆實二觚 盆鼓瓜桃 瓜桃棗李一本盆鼓注鼓 摘挈司詐 摘挈權謀傾覆 無城 以城降人以爲 刺中 刺絕也

量也數以盆數謂數度以盆量之也 澤量百疏 韋昭百疏量注以澤量言滿澤也疏與蔬同 飛鳥若煙海 飛鳥遠望如煙之覆海注皆言多 贅敖 與啜同 汸汸如河海 汸讀曰滂滂水貌 咿萃 勞若多兒 墨術 頻 咿嚘 嬰兒語聲咿於佳反嚘音詎 瓜瓞 夏日則爲之瓞瓞大貌 麥飯丘與反 宛暍 夏不正宛讀曰蔫日蔫又音鬱臭 倏儵 倏儵言委曲巡警 布衣紃屨之士 紃猶繩也編麻爲屨繩之屨也 葉傷補敗 葉讀曰協 國壽于旗翼 旗讀爲其 詘要橈 詘讀曰屈橈曲也 膕 膕曲也 君盧屋妾 盧猶盧也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 巧繁拜請 巧爲繁多拜請以畏事之

卷第七

挈國呼禮義 皆使呼召禮義 名聲部發 天地之間注於部當爲剖謂開發也 諾信 刑賞已平天下 齝然相信 上下注齝齒相迎也齝然上下相向之兒士角反 齒相迎 上注 涂歲 誰子 之與也注猶誰人也 一日之人 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 霜雪將將 綦色綦聲綦味極也 五綦 色聲味臭 百樂 貫日 曲列 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注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 百畝一守 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 耗頹 注百畝一夫則無所移之一一注於夫之中耕稼窮於此無所休息 臧獲 臺謝 與擸同 禹舜還至 還起注還復也

卷第八 君道

斗斛敦槩 豐取刻與 方皇周流 方皇猶彷徨也 善藩飾人 不足及王公 治則衍及百姓亂則 相借官 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 州人 舉於 州閭 易齲差 境內之事有注者矣 孤 卿相輔佐人主之一也 誣能 翩然齒墮 人夫 門戶牖窻 基杖 卿相輔佐人主之一也

卷第九 臣道 致仕

態臣 善取寵手止 聖臣 伊尹太公 補削 事暴君者有注殫縫其缺除其惡 樸馬 未調習之馬 流謀流譽 凡流言流說流事 不官而衡至 流謀慝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注流者無根源之謂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至橫逆而至也 逐魂 奪謀其精魂猶喪精也注逐去

卷第十 義兵

感忽悠闇 善用兵者注皆謂倏忽之間底忽恍惚也悠闇遠視不分辨兒 路亶 路暴露也亶讀曰袒 滑亂也 以禁詐棄 以指撓沸 兵革注盔器病也 隴種 寇搰 搰掘也 滑然有離德 莫知其所從出 貢服矢五 貢服注百畝一夫所移於人 耗頹 還起注還復也 敵毳 脆

十个贏糧中試竹仲反鯀之以刑罰陂鯀刑罰陂藉之死鼓將一順刃蘇刃順刃者生蘇刃者死注順刃謂不戰而走者蘇讀曰傃傃向也鰓鰓然懼貌兄曜反先命憑然一一拔不祥拔除之也豐禄雕雕焉一一用貪求富虛腹張口來歸我門除涂以迎吾入官匹孝反良有司已甚三年已過也遇一期之後至於三年能并齊而不能凝也凝定形范巨楚縣吾前大燕鯀吾後勁魏鉤吾右

卷第十一彊國天論

西壤之不絶若繩寄城齊如三國之一貢三王之廟而辟之廟主也其縣日也博縣繫時日多也郊草不瞻瞻芸堂上不審善日愛惜不怠弃也十指不辭斷拔戟加乎首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可則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可有無也爭職天道深遠人曾不指意則度天倩天受於人之情虛瑞歷日月星辰是禹桀之所同也注當時星辰書之名也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而輟其冬黨之多懲也楛耕一一爲稼注謂麤惡不精望時而待之一一孰與應時而使之無見於

先鎮乎眇見於後一一正論

卷第十二

有執籍謂聖王子孫也疇四海至賢注與籌同之瘠行乞人養耳和鶯之聲以一一鬼說狂妄之說掇弓曲矢掇引不正之弓龍茲龍鬚席葬葙者而一之注猶於泥塗之中陷之金舌弊口以將無言也注金舌以金爲舌喻不言也金或讀爲璫以一一潢中

執辱榮所由出榮從外至枯磔斬注枯榮辱棄市暴屍嚴然好說嚴讀爲儼好說自喜其說也

卷第十三禮論

五味調香所以養口疏房禰貌疏房通明之貌禰古貌字或曰禰讀爲邇言屋室深遂緬邈也寢兕甲冑也持虎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持者王者天太祖以謂配天持手而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各祭廟也送死羞瘠事生不忠厚謂之野送死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注瘠薄也修士士之進修者備豐備足也速不損五十日損減百求以得可月朝月夕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持平奉吉文飾聲樂恬愉所以一一也持險奉凶憂戚泣哭也窕冶窕讀爲姚美也瘠棄其立巇哀也不至於瘠自弃士不淑哀也瘠自弃

說豫婉澤 婉順也音曉澤顏色潤澤也 三律 律理髮也 薄器
不成內 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 生器 用器也
飾歡飾哀 楗茨番閼 門戶壅閼風塵者 飾終 送死也 楗茨猶墜茨也楗莫干反番讀爲藩籬也閼謂墨注刻損減附增益也 悒傻 氣不舒憤鬱之皃言邑愛 刻死附生 謂之
卷第十四 樂論
琴婦好 歌清盡 服組容婦 亂世之徵其 其送死瘠
卷第十五 解蔽
兩心 九牧之地 九州之牧 備聲備味 耳聽口食

備官備號 形居名受 鳳凰秋秋 德與周公
齊 心臥則夢 心有所思慮則必夢 大清明 虛壹而靜謂之 墨云 口可劫而使注云言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實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人 心枝 無知注則枝旁引如樹枝 類不可兩 事類皆不可兩 器師 工精於器而不可以兼理 不足以爲 麤理 不足以
大滿八極 明參日月也 不可以貳周行 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注采耳而不深 濁明外景 明內景注景光色也濁謂混跡 寢水 見形爲伏處 善畏 愚而好有所畏 清
卷第十七 性惡 君子
檃括烝矯 栝本必將待然後直 曾鰲 天非私己 孝養忠養 雜能旁皃 能多異也旁皃音薄 倜然獨立 倜音儻又音現 悖禍 安於禍難 信衰於友 愚而無用注雜能旁皃廣博也 天非私己 孝
不可以爲壽 鉅黍 秬之良劒 秬公之秬公之閱 排檄 轉正弓弩之器下音檠 古良弓 古
之時也 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時正感忽之間疑玄之也注無有謂無此人之勞以有免無此言無謂以無爲有也說所疑 文王之將莫邪鉅闕辟閭皆古之良劒

賊害之人 怒罪古者刑罰不 爵賞不踰德亂世則不然刑罰
爵賞踰德 事業捷成捷速也
卷第十八 成相 賦
昏莫莫冥莫言暗也 衰對誠意以對 游食素飡游手 雅似
性得之則甚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 崇日曾不崇滿也不充 注
滿一日 穿室君子用智以脩跙以用智 弁
迹法禹舜而能 注弁襲也 大宇 郄穴充盈大宇而不郄穴 託訊可不
意 注訊問也 注設 億忌億暴至發傷謂以意度之謂雷霆震怒 游宇訐地而
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 友風子雨作
寒作暑冬日作寒夏日作暑 儡儡音傑毛羽之貌 與暴無
爲鄰 身女好柔也 善壯拙老 尾趙繚頭鉏 世英
卷第十九 大略
大夫服笏 召人以琁 反絶以環絶人以玦
注反絶謂反其將絶者 珍禮財多則廉在身 勿面勿貌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注面貌謂以顏色 配
麻 裒存七十唯存注唯裒 賻贈佐生賻贈所以送死 殺內注減也
天而有下土 禍與福鄰
妒友 溺者不問遂 不可之二 不息牛羊息蕃也

有所窴其手 貪婪者也謂容集其手而力作也 婦謁 宿問無即問不復經宿 與
義分背如人分背而行 好多而無定博學而無方 壹教壹學君子 壹成注專 壹也
列士爲天下 宿君子不 壹君子弟子 壹
與注謂雖廣博而無師法也 壹教壹學君子亟成注專壹也
六貳之博 得之不窮故曰天府 仕者必如學學者非必無仕而 注如
府藏 即六博也 塘皐如望其皐當爲宰冢也宰如高兒嶼與填 注如
往也 塘皐塞也 高謂堙塞於上 爭利 騎君
如蚤甲而喪其掌 均薪施火 區蓋之間之言 汙上 騎君
信者在乎 注區藏也 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
有分限不流溢也 流丸止於甌臾 家言邪學家言謂偏見自成家之言 泏之奧之曾子食魚子
之如坎如甌臾者 言止於知者注地 言味者予易
或曰寂下之地 流言止焉 注言止於知者注地
惡言死焉流言止焉注死猶盡也 言味者予易
有餘曰泏之門人曰泏之傷人不若奧之注泏皆烹和之名人
牙 國不待死 眼天下不待七 子道法行
卷第二十 宥坐哀公 堯問
宥坐宥與右同 聞人有名爲人所聞知者
之事 異世同心 任負車任之車重
也 必循其理注埤音卑裨與俾同方也 拘讀爲鉤曲也 埤下裾拘水流
盈不求槩水盈溢則不槩而自平 記醜而博醜謂陋異
遇故人曾無舊言 卒

舊言平生之言 學如胘贅學曾未具然欲爲人師則 霸心生於曹晉公子重耳 裾裾盛服主衣服盛皃 放舟放讀爲方 奮於言注奮振矜也 色知有能者而華也 疏而外人之親以謂小人也注謂所知見於顏色 内人之跡疏爲内以親爲外 珉雕雕玉章章飾文采也 有親 不能報 心不知色色庸人口不能道善言注謂以已色觀彼之色 總要萬物於風雨聖人摠領萬物如風雨之生成 繆胘胘錯雜也 若天之嗣聖人如天 淺然不識其鄰百姓不能識其所近況能識其深也注百姓淺見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者注 拘領拘與句同曲領也 末庭

在而修臣禮者 口不能味不能知味 計勝怒則強怒 之爲子武王之爲弟爲文王之子也 還贄而相見還敵者以禮 宴小器局小也 文王不取當則還之 貌執之士執待也以禮待之士 吾所以得三十士者十人與三十人之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 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 越踰好士 以魯國驕人 舍佚而爲勞 處官久 深抑之泉注抑而得甘也 鬭於嚴刑 蒙佯狂之色

經子法語卷第十七

列子

天瑞第一

將嫁於衛（自家而出謂之嫁）　能暑能涼能宮能商

形眸（易無眸釋文作形眸）　捶蠙之衣

塊音騐（塊也釋文作騐）　坰外（郊野之外）

頫音駢（頫物根在水土漂布在水中楚人謂之頫）　耳之（莫不聞凡人相輕侮以為無知謂之耳）

陵屯（高潔處也音豚）　鬱栖（鬱壤也）

芮（蟲也）　地皐（如淤泥）　轉鄰（馬血之為蠙文作蠃又作燐鬼一說大也音吝）　食醯（苦酒上蟣蠓）　瞀

穉蜂（小也）　底春（年且百歲注底當也）　宰如（如字亦作穰）　沒其先居之財　仍而有之

黃帝第二

墳如（破碨毀）　有舞仁義者　貌色智態

踏步跐蹈（跐音此四字皆踐踏之兒）　含然大喜（含音舍釋言）　三

年大壤　肌色皯黵（上古旱反下音每）　木傷雨（黑斑點注而生）

朕之過淫矣　斯齊國（注斯離也幾千萬里）　瘠

癢（注酸瘏也釋文爽痒也瘏酸削也）　省舍（從列子居數月不省息井反）　請斲其術　十反而

非庚更也　一解顏而笑　寄笑（注）　片體（女之）

得全於酒　方矢（箭方）

去未汪的　足二分垂在外　恂目（音荀瞬目也）　口所

偏肥（音鄙薄也說文作痞毀也）　坰外（郊野之外）　田更（宿於之舍）

注更當作叟　眄之（莫不閒凡人相輕侮以為無知謂之眄）

眄耳目不相信也　欺詒（音待）　攜拔挨抌（攜音晃拔蒲結反推也）

擊也挨烏待反抌下感反擊背也　諸客之技單慺於戲笑

乘高臺（乘登也）　淫隅（河曲之淫音深）　衆昉同疑（昉始也）

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　追幸昔日之不焦溺　譫（音儃數聲）　藉苻（而振反在下日藉草不爵曰苻）

十漿五漿（賣漿人之家）　死矣弗活矣　沈水（水泉從旁出音耽）

智不必童而狀童（同）　取童智而遺童狀　食

則鳴鶱　異鷄

周穆王第三

廚饌腥螻（王之不可食注螻蛄臭）　敦杖（音頓豎也）　瘞藏（而生幾千萬里注斯離也齊中也）

媚靡曼（鄭衛之處子）　窴漱（上音管）　殪

阿錫（阿細穀）　廢藥（先生既來曾不）

細布）　承雲六瑩九韶晨露（黃帝帝嚳）　煬者避竈（煬炙也）

鼻口所納嘗　累堛積蘇（王若）　施芳澤

頩御膻惡　娥（蘇糜人）　碩虛（王若音隕墜也）　酒未清肴未晞

狀貴反方言物也又音煩 蹯蹯古華字 白樂羲 渠黃
蹯輪盤曠山子 名駿 柏夭參百 主卓爲御 不盈于德 冬起雷夏造冰 董夢愕 夢與
夢取甚飽則 甚飢則 昔昔夢爲國君 夜夜也 曛 眠中呻吟聲吾南反 曛音諳 曼聲長引也 事爽旦 悒士師之言 悒信也 謁史而一之 駭鹿 順塗而詠其
自媒能治之 擾擾萬緒起矣 有迷罔之疾 饗香以爲朽 迷之鄉者 榮汝之糧 榮養也 消然而泣 音泣 仲尼第四

增異 此矣 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 有敲不
疑 以爲子列子與南宮子注敲雞也 欺睨 若瞬而不可與接注 一云欺頭神也 欺頭神 京
自以爲 漫衍而無家 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 妄駭 不知游 游不出身 餘竅 說令發於前注同後發於前 餘 殘也 餘日請待更謁子論 鈞役於
前 後鑿中前指 飛相往來 諍人 東北極有人名曰九寸音爭 庶蠢 蚴也 雞然相許 獻疑 其妻注致難也 隱土 赴飲河渭 亹甄甘丁
曾不能損 注小山也 鼩父之丘 以君之力

湯問第五 百年壽之大 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 規
死後之餘榮 重囚纍梏 纍音累 窶損生 原憲之小 以畫足夜 規於色
楊朱第七 矮婧 雞齒一鳥果奴坐反 聃於 何遽遽速於其閒乎 隱耕 舍國而
咫步

百羊而羣　枝流　太古之事滅矣　筋節觕急（音嘈急也）心瘏（丨丨體煩瘏一丨病也）緼櫝（田夫常衣釋文謂分弊麻絮衣也）甘枲莖芹萍子（甘枲荄耳也）名胡可賓

說符第八

法士　三年而成一葉　桑婦　蘭子（宋有丨以枝丨丨千朱元注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釋文謂以枝妄游者）能燕戲（注如今之）絕倒投狄者　技無庸　天下之馬　絕塵弭轍（言馬迅速之極）敗矣子所使求馬者　色物牝牡　千萬臣而無數（勝臣千萬而不可量）利地（必無受）楚人

鬼而趨人機　美地　辱我以腐鼠　立憧（無以丨丨於天下注憧勇也音勤）我狐父之人乜也　喀喀然（喀喀食不出音容）損言哭　利供百口（操舟喘渡）本學泅不學溺　不達先生之況（胖喻也）白而往黑而來　恩過不相補　乞猶不辱（天下之辱莫過於乞）白而弗知也（白公慮亂倒杖丨丨學醫哉）豈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　慮亂（白公丨丨註謀度作亂）願之亡將何不忘哉（白公慮亂倒杖丨丨掌綱上貫願血流至地而弗知人聞之曰丨丨）

經子法語卷第十八

國語

周語上第一

鄱陽洪邁

覩土（視也音脉）農祥（晨正注房星也立春日晨中於午農事之候故曰）

農大夫（田畯也）協風（和風也）班嘗（王赦大赦之注公卿大夫也）音官（樂官也）

知其少多（示少注示以寡少）回禄信於聆（丹朱馮依其身而儀匹也馮音憑）

隧（再宿也聆音琴）馮身以儀之（儀匹也馮依其身而儀匹之）

以惡實心（實滿也）爲令聞嘉譽以聲之（一作鮮其不聞也）

瞽（廢其執）孽（執之禮）

周語中第二

登叔隗以階翟（階翟禍也）

有節（有節操）覿武（覿見也）齎民（齎持也）古人（古人委籍之注古人能達）

異象（異方之象）之官（之官不可行注草穢塞路也）選其馨香（選擇其馨香）品其百籟（品庶也）道弗（道不事有次注執事也）

登年以載其毒（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改玉（改行注佩玉有節行步君臣尊卑）

盡其心意（盡其心意）衰（衰）

聚無所諱（聚無所諱）

周語下第三

目以定體（目以定體視遠也）足以步目（目不在體視遠也）

體不相從（晉侯視疾足不在體）爽二（爽差也）

厚味腊毒（腊乾肉也）郤伯之語犯叔迄季伐能受

盡言（盡言）國德而鄰於不修（鄰近也修治也國有德與不修德者爲鄰）崇

斁（斁不）實澤（實澤不決也）佐饗佐關（佐饗助膳者馮依也關通）

傷馮（傷馮）象天儀地（儀匹也）佐災（佐助災害也）

墨丈尋常之

間（五尺曰墨再申也）曹好曹惡（民所好惡注言君之所好惡民必從之）害金

害民之金（害民之金）神瞽（古樂正死爲樂祖）四隙（四隙鍾間也）

時之間（時之間）氣微細者（氣微細者）天竈（竈炊竈也）

以爲（以爲）湯壤（湯壤也）小阜口魄（小阜口魄）魄陵（高山廣川）

魯語上第四

小賜（小賜）獨恭（祖以身之恭）備卿（辰也）

君作故（君所作則爲故事）士發而社（士發春分也）

自選擇其職事）爲小而崇（國注謂自古今本作二十舊音獨出廿字當音入顏之推云魏嬀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豹養子百廿人）廿穀

九土（九州之土）三笑（臧文仲書柳下季言以爲一間書也三卿卿一通）

壽寵得沒（老壽保寵）講眾留（眾音孤罔也留音柳苟也）

取名魚登川禽（名魚大魚川禽鱗蟲之屬）夏偹（偹備也夏槁注槁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春時掇刺魚鱉以爲）

穿鄂（鄂柞格所以誤獸也）

誤獸（鯤魚（魚卵魚子曰魔）魚蔡（魚蔡魚子）鯤魚未成魚）

日虞一老切　復陶瑭于良罟家一一謂位大夫也　立新家必一一注大夫稱

魯語下第五　衣不過七升之布

伶簫伶人簫大簫　任喪任當也當喪爲主者　致禄一一不出

踦跂畢行無有處人踦音欺蹇也　齊朝駕則夕極

於魯國極至也　吾能老而已一一先姑　能勞君子

一一後世有續　將使鼈長而後食之　使僮子備官

洵涕無聲泣出　傳恭先聖王之一一

齊語第六

陳妾一一數百注列妾也　裒戎車待游車之一一殘也音倒　日引

經學卷九　三

月長丁丈切　塼本摯末塼等也旨充切摯正也　州處士羣

萃而一一注州聚　負任儋何背曰負肩曰儋丁炎切任抱也何揭也胡可切

相示以賴藏也　擊莫除田莫枯草也通作藗　已事而

竣埈伏退也音悛逡　寄政可以一一注託也　訾相一一質注訾其

量也　罷士罷女疲　衰征相地一一衰差也　間罪疑罪

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訟者之情也三禁之三日也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已成也十二矢爲束入束矢乃聽其訟所以削草平地榻研也音竹　鉏夷斤欘一一惡金也注惡麤也夷平　禪海使海於有渚注渠弭一一也

甲不解冕所以戚冠也　兵不解翳所以蔽也　垂橐稍

載一一而入一一而歸注垂言空而來橐囊也稍載言重而歸也稍苦本切

晉語一第七

報賜以力賜惠也以力謂家臣也　齒牙爲猾象讒口之爲害

有口且懼一一讒口也　憾民國移心焉憾一一作携入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惡　實爵實滿也　賞

女以爵罰女以無肴飲而無肴　男戎女戎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注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　俘女

流志而行流放也　追鑑不獲一一注不鏡前世善敗以爲戒　受逞

嗛嗛之德小小也口玷切　嗛嗛之食不能爲膏骨肥也

不終年非德一一注不能終其年　不盡齒非義一一不能盡其

年　不可謂天不可謂有天助　隸農其猶一一沃田將弗克饗　雖獲

大子恭以一一　是左之也左猶外　上貳代舉下貳代上手代更也下足履步也　佚嗣

履　聲章非一一聲金鼓也章旌旗也注所能移也注

行彊一一於君注以彊劫君也　晚蓋惡始而美終者也注言以後善掩前惡

勤易獲沃田而一一之注易治也夷跂切　授情好其色必一一之

老謀　壯事力役也　施讒先一一於申生

鈞之死也　使無日以牧田野無暇日不得牧於田野也　俟嗣

身鈞一一一一以年注同也　愛疑一一以上一一決之注愛同也

敬賢於請執恭恭敬愈於請求也　於大子無溫

潤蝎謵雖一一焉避之注蝎木蟲也謵譖也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

吾來里克一日而已（轉里克使來從己之心也）乃具（具爲饗也）中飲吾吾（暇豫之貌注不敢自親）言無郵（我優之兒音魚）歸福（胙也）心度（不能深知君之注度尺寸也）死不遷情（遷易也）笑諸侯（諸侯所笑）不可以困（往）休憂於翟（使國人）告悔釋言（以環注以言自解釋）賀夢（夢後必中也）展侈（今嘉其夢侈申之注非醫欺而設之如人君）均服（同也）鎮撫之如宝既其注蔑棟也又何加喻已成也）懼爲諸侯（因以命）載（載見於書爲後戒也）吾請爲子鉢（導也音述）大亂之炯（炯遠也）盡國以賂（炯鋒也音狄）紹續昆裔（昆後也裔末也）朝夕之急（寬微也）寬謀人孰仁我（寬微也）不得與於

哭泣之位亡人之所懷挾嬰璩以望君之塵垢者（嬰馬纓璩帶言塵垢不敢當盛也）不沒爲後（沒貪也）怒不及色

晉語三第九

踰屠（踰竊居位）爲王妃（鎮撫國家注言重耳當霸）鰥兆（其形也）蒙饑（古荒字）予之年（天子之注）失天（已失人又注謂荐饑也）歲定（素注安也穀孰則民安也）

晉語四第十

有終焉之志（無唯重耳在注其能及乎注未及時也）異公子（異爲）西方之書（謂周也）將如（往）求及（不人）

數（唐叔之世）守天聚（聚也注聚財衆也）有（親注）

討在可討之列）成幼（自幼至成人）而不倦（注）

天所啓）日載其怨（載行也）世相起（起也注起其）

黍不爲黍稷不爲稷（稷非敵而君設之）

埤注城上）名寶（重寶也）吾不能行也咫（咫尺）

少浚于豕牢（少小也浚便也豕牢圈也）在毋（在毋不憂）

脩聲（曠聽）川卬浦而後大（卬牛亮切卬仰也浦而大人仰教而成）

晉語五第十一

貌濟（陽子之注濟成也）吾舉厥也而中（猶恐其不）明聲之（明爲）

閒也謂明声宋非）三掩人於朝（掩人婦）退表退聲（州犂）

晉語六第十二

主言（注主尚也）而無謀（而無）御人（御人婦）捷而行（不如）

車無）

鼓無）愁庇（盡也索士注愁願也庇覆也）

誦諫（誦讀前世箴諫之語）勿斆（獻詩使注斆悳也）

臚言（風聽）

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 **數官** 年小而大夫也 **覆露** 是先主之予也注露潤也 **方賄** 所在之方今之賄財也 **不違忌** 陳不避晦日也 **絳草** 蒐茅 **盡諫** 宣子裏靈 **不損晉恥** 莫若輕注有二禍擇就其輕而退 **委室** 徒退 **謀睦盍姑** 莫若重擇取其重有二禍擇就其輕 **擇福擇禍** 福 **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 注無於鄢陵注欲爲其餘食其穀 **將穀** 處其 **厚墉無基而昭私** 昭顯也私妻巨妻也 **弗能忍俟違兵** 違去兵難

晉語七第十三

以煩刑史 刑刑官史大史掌書法 **滯賞** 出有功未賞 **元** 七

晉語八第十四

脩詩 以詠之 **不可捐** 勤也音月 **尉** 中軍尉 **元侯** 中軍侯爵也 **禮食** 公食大夫之禮 **能治大** 遮罔夜則抒衛 **羅圖狗** 羅圖去圭五十步誰何又二十人爲曹輩去圭三百步畜犬其中謂之狗而陳骾弩注失以 **附** 遮罔也晝則候 **候遮扞衛** 候候望遮 **官** 卿也 **女樂二八** 下文女樂一八 **密石** 砥也 **怃日** 怃偷也音渴 **楹木** 不生危注大木也音搖說文樹動也 **穀飛** 蠱之蠱穀之飛實生之爲惡害于嘉穀穀爲之注蠱之飛 **穀興蠱伏** 穀氣起則蠱伏藏 **蠱** 是不昭穀明而蠱作器而受也 **文錯其服** 文織錯鑢也 **無尋尺之祿** 回於富若之

何其也注回曲也 **賀貧** 宣子憂貧叔向賀之 **無其實** **無一卒之田** 百頃也 **宗器** 不備其注宗官祭器 **晉語九第十五** **敝獄** 蔽決也 **鬻國之中** 中平也鬻獄也謂 **願盈** 滿也 **策死** 要質而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 **買直** **盈** 注委質於 **二諱** **繫援** 欲爲繫綴以爲援助庭之槐注紡緜也音助 **名其** **交捽** **以賄殃之** 方臣之少云 **佐食** 殃病也 **執而紡之** 紡於 **進秉筆贊爲名命** 也云 **着其股肱** 着致也音 **委土可以爲師保** 委土趙簡子所圖處 **尊** 上音 **薷絲賦稅** 也 **吾幾不爲人** **晉語九第十六** **面傷** **敢煩當** **何日以來** 不來也 **年之不登** 高也 **尋飯** 將食 **不表** 言見之可以戒懼足當師保 **鳩趙宗** 安也 **以其賞如伯樂氏** 尹鐸以賞歸伯樂 **日** 直日也敢煩直日以自白 **勤營其君** **何其** 疾平也不及先子也 **求飲吾欲** 求飲食我以情欲無忠諫 **以宮平宅** 注謂異味相和 **以同禪同** 謂若以水益水 **心談心芳** 目爲心視耳爲口爲心談鼻爲心聽 **億事兆** 角犀豐盈 惡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顏輔豐滿 **鄭語第十六**

物材 訐一一 諫工 擇臣取工官也一一 褒人有獄而以爲入 如入進褒王 酋腊 毒之一一者其殺也滋速注精氣爲酋腊極也

規所 言欲避其難速一一矣

楚語上第十七

故志 教之一一注記前世成敗之書 兄弟於晉 昌大囂庶以金石貌竹之一一爲樂注囂華也庶衆也一一 冨於容皃 使民

楚語上第十八

明能光照 家爲巫史 寵神其祖 以取威於民 萬官億醜 醜類也 徹官 民之一一注徹達也 弭妙 弭其百苛妙其議愿注弭止也妙展也 勤民以自封 逃富 棄之如遺迹 如行人之遺棄其迹 寒粥 粥一也 三舍令尹 公馬足以一一注稱賦也尺升切

居處若令此云能使殫也 吾愁寘之於耳 愁願也荅談也 愿妾芰當祭 子期欲以妾爲內子倚相曰子木能違道而去芰薦吾子欲薦芰以干之注以妾爲芰猶以干之注以芰當祭也 命誥 經楚國 經緯也 薦芰以有妾而愿 中殤宮 左執鬼中右執瘍宮注中身也殤宮瘍之居也執謂犯其錄籍制服其身如其 蒿焉 耗也 大卒 王士卒 林穡地 稼穡之地 奔走承序 承受事業次序也 鬼蜮 蜮短狐不能射人其射人則含沙射人中人皮膚入骨髓不治由季切 天咫 是知一一 蜃 牛馬屬暑蟲由季切

楚語下第十八

玩於股掌之上 玩弄也 荒成 注荒空一一不服也 越録 大國於弊邑注録第也 以振旅 注三軍皆一一呼也鉦音口 億負晉衆 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衆 會日薄矣 薄迫也 藩離 自剄 音亞 陽卜 請貞於一一以火發兆故曰陽 顧 顧一人 余 在一一 禮世不續 有蠻荆之一一注廢朝聘之一一虞 淫名 僭號也 有短垣而自踰之 世續前人之職 毒 毒一一 於 言 簦笠 簦蓋夫

須也皆備雨器 赤米 市無米之姦者 注 困鹿 注員曰空虛方曰鹿 蒲贏 移就蒲深蒲也贏蛙之屬 良國 聽樂不盡聲 不盡五聲之變 銓度 寡注銓稱也 審賞 內政無出 內政婦職 以瓌瑱通相問 舟戰 中水 注水中以須央 越語上第二十 裹笠 小禾反 乏無所使 不敢徹聲聞于天王 執讎 與大國注執結也 前馬 爲夫差前驅在馬前 廣運百里 東西爲廣南北爲運 達士 名士也 禮先壹飯 寡人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間耳 宸宇 爲敝邑注宸屋霤宇 邊也欲越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也 越語下第二十一 弗爲人客 天時不作注攻者爲客 始於人者人之所卒 始以伐人終害之 靡王躬身 靡損也 稽敦 稽和也 夫吳君王之吳也 言將屬越 亂梯 五穀骨 骨體解不復忠念 禍新民恐 大飯謂盛饌求具不能以虐待之不及盡殘之救飢疾也 魷飯 殘注魷本也不及壺 數 窮其數而止注 天節 節期也 陰蔽陽察 後無先無注後動者奏舒靜爲陰蔽先動者奏顯露爲陽察 陽節陰節 盡其陽節盈其陰節以奪之 成子 周室之卿也注剪列不能 天有還形 得時弗成 不成子 龜龜之與同階 覩然人面 余雖 哉五音猶

太玄經　　鄱陽洪　邁

卷第一

陰陽圯參（圯配合也二也音婢）黃宮（陽氣潛萌於注潛生地中如人之居宮室）昆侖旁薄（昆音魂昆侖天之象旁薄猶彭魄地之象）月闕其博　開明于西　秋常（秋之常道）睿慮（植中立）赤子中也（注督也）豐淫（淫衍也）赤臭（陰陽交爭傷之氣）雨溟沐（溟音冥）殺生相午　經卷三　中和其道午也（中古悟字逆也一曰午交午也殺生往來相交午范本作殺生相矢注矢乖也）殺生相矢不侹（侹與怍同）珍穀階天不代之字（男而女事事失之甚何不代之字青乎）顛衣到裳　升臺得柱（升于顛臺或柱之材測曰升于顛臺輔拂堅也）千言（入骨注直言犯上者）扶狩（物咸狩狩與踩同）括括（樊栝合切貪欲之意又夫食兒）白日臨辰　叅其首（音參縛也）矢夫（直臣也）步躟躍躍（其躟攘催急行皃）輔銘滅麋（銘當作名麋與眉同陌輔音義）履榣不還（不早自改故不還也）蒙柴求兕（蒙突林木以求兕獸）方客（以方賓客也）東方出泥入晦（出滯泥而入於晦明晦所以爲明也）煒龜（與灼同）

卷第二

陽氣岑銳（岑崢嶸極峭也）蟹郭索　陵崢岸峭（崢嶸極峭也）含慙　鷙猩（交于鷙鵰猩猩也）赤卉（草木萌芽）冥德　昌將曰（冥德之僕將德於隱昌美之至將也注古佚字無日也）物出湊湊　作退毋　濯淑其詢　解恥　中不宵（肖也）龜縭（龜焉印綬爲綬縭古娃字）獨樂款款　人嘻鬼嘻（歎聲也）兩虎相牙　郭目（目脹開也）雨成自隊（陰成兩隊必至之理）哲符（智也）間不容　峽岬（山足也音狎）

卷第三

童牛角馬　馬跙跙（不調也才與切）決聾鼜（決其注鼜鼜鼠疾音帝）庚斷甲（誼斷仁也注庚金主義甲木主仁以義斷仁金小取大）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戴威滿頭（小人所長也注剛殺外露）揀祿　觤羊（大手也）幽蔀（蔀覆也）毅牙（猶毅其牙）幽裝（潛有去志）飲食顒顒　摧孥（丈人自摧毀其家）哭贖哭且贖注竊視稱贖音埋竊倪其上怨恨之也）萬物尤蘭（盛大皃）嫡于天（功配於天）琢齒依齦（齒與齦相親者也）失其所親矣

遥侮 飲食几几 可意也 墨歛載載 載負也 人貪於小 黍也

歛喜見小利 畜槃蘭純 槃樂也純美也謂六畜蕃行黍稷美也 閔

緜閔而緜注小皃 陽氣初晬 晬均粹同純粹也 睟于中

與悪同 癒隱也於計切 何福滿有 何胡可切福至盛也 提

禍撣撣 音壇相纏不去之象 狗迹 狗繫之迹注迹獸迹也狗系迹而進迹音

杭 家不旨 旨美也 準繩不甫 甫美也 緜陸陸

緒汲索陸陸索下皃 餅窴腹 窴大皃腹大皃也窴音田 潢洋 水多皃

天網罝罝 罝兔罟也又眼蕩切 元離大稷 離之也君子應以極

卷第四

目珠嗹鉤 男子目珠婦人嗹鉤注男女相目有珠鉤之資非所以遠嫌也嗹色甲切 遠眄 音豁又許偈切視皃 迦迤 迦音歌又音邏 揶迎中庭 遇不首子也注揶揄也迎拒之於中庭也 衝衝皃 注童昏無知之稱

個個 勇而無禮之皃 鼎介 中脊 黃鼎介其介特立之皃其 中正肪 肥牛也 歐歐 不濯釜而烹則虛受之義 脂牛正肪

以成多必致毀玉之患

卷第五

丈夫婦處 嵎嶷 貌不交口而無辭也音器諸謂言皃可以接人閉塞而不交則人道絕矣 不得相希 相望也 朋牖 閉也

鳥託巢于蔇人寄命于公 衆麇 麇群也 象狗 所廉察禁禦猶言象龍也 白日毀暑 盧首 黑首也 利如舞 欲利之速如舞之趍節 梢搖 與逍遥同 嘄嘄 翁食注食疾皃

翳 揮與揮同翳音緇罔也 叢社 依叢林而爲社 擸罕絕 擸相連 碩施 大滿而能大施施音世 垂涕纍纍 纍纍然 甽顛 甽而顛而盜之 天牝 下言如水竇以

招也注甽者首出也顧者顛著也積畜不已而不知盜乘其後

無苑 苑法也鴻鴈之文字之象而無法也 雞盡穀 盡進也進食其 斐如邠如 虎豹文如 鴻文 鴻偶有

卷第六

嘗腹睒天 嘗莫登切睒失冉切暫視也心腹昏嘗暫視於天 射埻 射的也準音 倍明仮光 仮古反字 妖熒其細霧切居冥婦也 晷辰利月 晷日之將出 妖熒其細霧切居冥婦也 折笄易嘗 男子折笄婦人易髻木相克故笄折嘗易不養其善也 窮遠 萬物遠忙也 木科椯椯木病也椯和切 腹坎腹坎坎空也 曰竈生黿 無所復食也 柱莫廬 如柱之定於廬舍之定中得其所止 方輪廉軸 坎坷其輪必軸以之進路不遭 車纍馬攌 攌有所經也音跳攌 石 持蹏石音止 觧蚜 蚜與獬豸同 杌棿 杌凡棿集也 心祖 心思慮之祖止

卷第七 玄衝玄攡

日損其彙 耑 上音外昌下才與 三儀 同料 死生相摎 音交摎擾也 曆編時 夜道 極出入也 晝道 極陽 冥 游之幽冥中 揜盈 以謙自約 天宙然 天元注 衮 裕 斗振天 斗之衡隨天動左回 而進注振動也 率刻 檢表施景 榆漏 榆漏刻箭寫水下漏審刻知時 六間 六始爲律六間爲呂注陽爲始陰爲間於子爲律於丑爲呂故言 六始 天元注及步也 矩范 恆聲 大鼓

卷第八 玄數

榡數 三以一注二三而索之 并餘於芳 與切同

喝　罕取鳥同　釦器　腹器五爲一利包容万物也　注象上

愚牟爲愚爲牟牟與蒙通　仍孫即孫也　注仍因也

卷第九　玄大也　掜

天炫炫煌煌　天炫炫出於無畛煌煌出於無垠　注其所出殊遠音眩

黃　風識虎雲知龍　車軨馬軜　軨軹轄繫也　軜馬尾結也

水息淵木消枝山殺瘦澤增肥　山以高峻故殺瘦澤以卑下受　山之肥　注事之委曲而終者

損贏　月闕其博也　崇天普地　敞卒　事之

逢神而天之觸地而田之　渙爵殺秩　建侯開國以引百祿　臚湊羣辟　臚陳序也　擊石彈絲　日月相斛　斛量也日月之行更相量度

卷第十　玄周玄告

天地輿新　始新也　黃純　深合純坤周事坤爲土色黃　注謂十月也

故言　泰柄雲行　泰泰極也柄斗柄也　莫困乎九注九爲陽始故處困也處音遠　息輿消乳　消息乳錯　相

禍至而福逃　晝夜相丞　而注　人暮暮　處乎中暮暮衆多之兒音莫

山川相流　水出於山而流於川　日月相歲　會也　地坎天嚴　月踰日湛　湛謂潭潭徐邈之兒　四時不俱壯　休慶更用事故不俱壯

年病　天之償　歲盈恙而年病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注一歲之數有足者有減者足則爲病故曰年病閏月隨年安不足則爲病而償之故曰天之償

鄱陽洪邁

莊子一

逍遙遊第一

消搖　北冥　其翼若垂天之雲　其大如天一面雲（釋文）　海運　水擊　扶搖（風名也暴風從下上也）　野馬（春月澤中遊氣）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　坳堂（有坳墮形）　置杯焉則膠（右孝反如字）　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背負青天　學鳩（小鳩也或作鸎）　搶榆枋（搶突也榆枋木名）　控於地（投也）　莽蒼（草野之色）　腹猶果然（飽貌）之二蟲又何知　小年不及大年　以久特聞　糞上芝朝菌（注大芝也又孔曰一名舜英木槿也）　蟪蛄（蟪蛄日槿也）　知晦朔　冥靈（冥靈一名冥海）　羊角而髮（北方毛地也）　無山以草木爲髮　冥海　羊角而上（風曲上行若羊角）　此亦飛之至也　知小大之辨　時夜（司夜謂更也）　鵂鶹（雀也）　夫蟬（猶笑貌）　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　未數數然（音朔促意也）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輕妙之貌）　名者實之賓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言語宏大無隱當（大而無當）

逍遙遊第一

消搖　北冥　其翼若垂天之雲　其大如天一面雲（釋文）　海運　水擊　扶搖（風名也暴風從下上也）　野馬（春月澤中遊氣）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　坳堂（有坳墮形）　置杯焉則膠（右孝反如字）　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背負青天　學鳩（小鳩也或作鸎）　搶榆枋（搶突也榆枋木名）　控於地（投也）　莽蒼（草野之色）　腹猶果然（飽貌）之二蟲又何知　小年不及大年　以久特聞　糞上芝朝菌（注大芝也又孔曰一名舜英木槿也）　蟪蛄（蟪蛄日槿也）　知晦朔　冥靈（冥靈一名冥海）　羊角而髮（北方毛地也）　無山以草木爲髮　冥海　羊角而上（風曲上行若羊角）　此亦飛之至也　知小大之辨　時夜（司夜謂更也）　鵂鶹（雀也）　夫蟬（猶笑貌）　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　未數數然（音朔促意也）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輕妙之貌）　名者實之賓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言語宏大無隱當（大而無當）

神禹　是其所非非其所是　彼亦一是非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惡乎然（惡乎然猶言安在也）　惡乎不然　莛與楹（莛梁也楹柱也）　厲（橫而楹縱）　恢恑憰怪　道通爲一　其分也（分猶言性也）　成也　其成也（成猶言理也）　毀也　其毀也（毀猶言虧也）　凡物無成與毀　復通爲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　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　因是已　已而不知其然　謂之道　勞神明爲一　朝三而暮四（莊子假設狙公賦芧之法以爲寓言）　朝三暮四　狙公賦芧　典狙（典猶主也）　名實未虧　而喜怒爲用　亦因是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是之謂兩行　因是　因非　因非　因是　是亦彼也　非亦此也　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　果且有彼是乎哉　果且無彼是乎哉　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　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　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馬喻馬之非馬也　以馬喻馬之非馬　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馬也　可乎可　不可乎不可　道行之而成　物謂之而然　惡乎然　然於然　惡乎不然　不然於不然　惡乎可　可於可　惡乎不可　不可於不可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惡乎往而不存　言惡乎存而不可　道隱於小成　言隱於榮華　故有儒墨之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則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　物無非是　自彼則不見　自知則知之　故曰彼出於是　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　雖然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方可方不可　因是因非　因非因是　是以不由而照之於天　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　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　果且有彼是乎哉　果且無彼是乎哉　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　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　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

注　其言猶河漢而無極　大有逕庭（謂激過也）不近人情　淖約若處子（淖音的至也綽異也）　謇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時女（猶處女也）　大浸稽天（稽至也）　是其塵垢粃（比）糠將猶陶鑄堯舜　紘落無所容（紘戶泵反猶廓落也）　非不呺然大也　拙於用大　瀾絖（絮細者謂之絖漂絮於水上也）　一朝而鬻技百金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　慮以爲大樽（慮結繩也）　蓬之心（蓬者曲士之謂）　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齊物論第二

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　家莫（亦作寂漠）　吾喪我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　吾喪（音要）　人籟（簫也）　山林之畏佳（於鬼反山皐貌）　深窅窅（音要）　吹萬不同　前者唱于隨者唱喁（于喁聲之相和也）　冷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　厲風濟則衆竅爲虛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閑閑廣博之貌閒閒有所閒別也詹詹小辨之貌）　其寐也魂交　其覺也形開　與接爲構日以心鬬　小恐惴惴　其殺如秋冬（殺色界反）　姚佚啓態　樂出虛蒸成菌　日夜相代乎前　莫知其所萌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　其所以生乎　非彼無我　非我無所取　是亦近矣　而不知其所爲使　若有眞宰　而特不得其朕　可行已信　而不見其形　有情而無形　百骸九竅六藏　賅而存焉　吾誰與爲親　汝皆說之乎　其有私焉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其遞相爲君臣乎　其有眞君存焉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　無益損乎其眞　一受其成形　不亡以待盡　與物相刃相靡　其行盡如馳　而莫之能止　不亦悲乎　終身役而不見其成功　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可不哀邪　人謂之不死奚益　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　是以無有爲有　無何有之有　雖有神禹且不能知　而奚以知之　且有言者異於吹也　言者有言其所言特未定也　果有言邪　其以爲異於鷇音乎　其無言邪　大道不稱　大辯不言　仁常而不成　廉清而不信　勇忮而不成　五者圓而幾向方　知止其所不知　至矣　孰知不言之辯　不道之道　若有能知　此之謂天府　注焉而不滿　酌焉而不竭　而不知其所由來　此之謂葆光　故曰　有以不知之明　而問乎無窮　有以無有爲有　有以無有爲有　而有未始有無也　而有未始有無也　俄而有無矣　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　我謂之而未知其果有謂乎　其果無謂乎　其果有謂乎　其果無謂乎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　而太山爲小　莫壽於殤子　而彭祖爲夭　天地與我並生　而萬物與我爲一　既已爲一矣　且得有言乎　既已謂之一矣　且得無言乎　一與言爲二　二與一爲三　自此以往　巧曆不能得　而況其凡乎　故自無適有　以至於三　而況自有適有乎　無適焉　因是已　已而爲一　且而不能一　而況於物乎　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　辯也者　有不辯也　曰何也　聖人懷之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　故曰辯也者　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　大辯不言　大仁不仁　大廉不嗛　大勇不忮　道昭而不道　言辯而不及　仁常而不周　廉清而不信　勇忮而不成　五者圓而幾向方　故知止乎其所不知　至矣　孰知不言之辯　不道之道　若有能知　此之謂天府　注焉而不滿　酌焉而不竭　而不知其所由來　此之謂葆光　昔者堯問於舜曰　我欲伐宗膾胥敖　南面而不釋然　其故何也　舜曰　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矣　而子未嘗不在乎前也　吾又未嘗見出乎辭　而入乎心　而出乎口　吾又何規規然與三子者之知有所積乎其胸中哉　而欲以是非之涯　而封三子者　以出乎衆　而驕主之耳目哉　昔者十日並出　萬物皆照　而況德之進乎日乎　堯曰　善哉　吾請息我黥補劓　而遊心乎德之和　物物而不物於物　則胡可得而止邪　忘其所受而不知其所自　芒乎芴乎　而遊於無人之野　其一也　三也　又奚以知其數　其數　一二三　自一而有名　名亦有所止　自三而有名　而況自有名乎　無名　故三者　道之用也　道之爲用　名之爲用　果且有名　果且有用　而況乎夫無名無用　而欲以言明　而況乎夫明之非明　而欲以無用　而況乎夫無用　而欲以無言明　而況乎夫無言　而欲以無用明

於爲新 顓義也
人間世第四
輕用民死　死者以國量 李國輸之死地不可稱數　澤若
蕉 若草木也　醫門多疾　庶幾其國有瘳乎　信
矼 慤實貌　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乘人而鬬其
捷 角其捷辯　目將熒之 眼眩　以水救水　與天爲
徒　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　擎跽曲拳 人臣之禮　無
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
以心　絶迹易無行地難　爲人使易以僞爲
天使難以僞　未聞以無翼飛者　虛室生白

伏羲几蘧之所行終 几蘧古帝王　吾食也執粗而
不臧 爨火而不思涼明　朝受
命而夕飲冰　內熱　是兩也　子其有以語
我來　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
言　傳兩喜兩怒之言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
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溢美惡之情背　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
也莫莫則傳言者殃　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人莫
無傳其溢言　泰至則
多奇樂 搖著縱橫　胡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　美成在久　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
中　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　無町畦

怒其臂以當車轍　螳螂　意有所至而
愛有所亡　散木　以爲舟則沈　液樏 謂脂出樏
也　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文木　可用之木
以其能苦其生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　散
人又惡知散木　覺而診其夢 占夢也　狂醒 狂如醒也
鬼酒曰醒也又屋樑也　禪傍 棺之全一邊者　豚亢鼻 何也　頤隱於
齊　會撮指天 會撮髻也　挫鍼 鑷也　治繭 治絲衣
鼓筴播精 鼓筴鼓也小筴曰筴簡也播精卜筮著龜兆也播精卜卦占兆也　高名之麗 肮小貌
支離其德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禍重乎地
吾行郤曲　山木自寇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
莫知無用之用
德充符第五
與夫子中分魯　虛而往實而歸　仁也直後
而未往耳　其與庸亦遠矣 與凡庸也　庸　肝膽楚
越 美惡之情背　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人莫鑑於
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　受命於
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
也正　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心未嘗死
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鑑明則塵垢

不止　與堯爭善　自狀其過（自陳其過狀）　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　唯有德者能之　說（悅）我以善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外　改容更貌　子不謹前　猶有尊足者存　賓賓以學子（賓恭貌）　天刑之安可解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以惡駭天下　使其形刖者之屨無爲愛之　才全而德不形　與物爲春　平者水停之盛（天下之平莫盡於停水也）　德友閩跂支離（閩跂言脚常曲行又云支離偃者也）　其脰肩（肩音賢）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肩（肩直貌）　甕盎文瘿（甕盎瘿貌）

所不忘此謂誠忘　受食於天　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據槁梧而瞑大宗師第六　不雄成（不特其成而處物先）　慕士（謀慕以致之）　其寢不夢其息深深　眞人之息以踵（在根本中來）　噭言（咽喉之氣也）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不以人助天（助天則傷生）　淒然似秋煖然似春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與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善貌）其似喜乎崔乎（動貌）其不得已乎滀乎（色變起貌）　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慶忘也）　忘其言也　以天爲父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譽堯非桀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藏山於澤　藏天下於天下　神鬼神帝（不見帝自神）　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襲氣母（取元氣之本）　維斗（北斗天下綱）　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無古今而

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攖寧（攖有所繫著也）　副墨（可以副貳墨）　洛誦（苞洛無所不通）　需役（需弱爲役）　參寥（參高也）　聞之參寥聞之疑始（疑始無可名也）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句贅指天（句贅項推也言其上向）　蹍躠爲雞（蹍病不能行）　尻爲輪神爲馬　叱避化予之左臂以爲雞　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無恒化（不驚人）　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　我且必爲鎮鄮　成然夢蘧然覺　登天遊霧挑撓無極　莫然有閒　編曲（蘧薄也）　遊方之外

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　天之戮民　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天之小人　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爲形骸之駭動耳）有旦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爲旦宅之新耳其情不以爲死）　夢爲鳥而厲乎天　造適不及笑（所造皆適）　獻笑（入於寥天一（入於寥天與天爲一）　黮汝以仁義（黮暗也）　小人之君子人之君子是非　願遊於其藩（造其傍）　皆在鑪錘之間耳　造化安排　息黮補劓　刻彫衆形　坐忘（端坐而忘）　黜聰明（本又作黮）　父母豈欲吾貧哉　天地豈私貧

我哉

應帝王第七

其覺于于（無所知貌）　一以已爲牛　欺德　猶涉海鑿河而使夸父（山也）　壙埌之野（猶曠蕩也）　勞形怵心　虎豹之文來田　獳狙（獳狙善伺猿猴之狗）　期以歲月旬日若神　泉雖而執猨狙之以　杜德機（德機不發曰杜）　止水弗活矣不以旬數矣　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　其覺于于　其於亡羊均也　男而婿婢女而婦奴　伯夷死名　所死不同

壺子卷壹 十

齊足而陸（陸跱也）　義臺路寢　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禽獸可係羈而遊　鼸鼠（鼸音步結反）　鼸漫之貌）　跱（跱音體）　跂（鼸鼠爲仁跱跂爲義皆用心爲仁義之貌）　喜則交頸　相靡（摩也）　衡扼（軛前橫木縛軛者）　月題（脅之以月形者）　介倪（古八反倪也）　齧缺（缺一作決但曼猶緩逸也）　摘僻（僻爲礼多節也）　赫胥氏（有赫然之威）　鼓腹

而遊

經子法語卷第二十一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經子卷十一

莊子二

胠篋第十

胠篋（胠音祛從旁開為胠一云發也）妄意室中之藏　入先出後　以趙厚酒易魯薄酒　丘夷而淵實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　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　魚不可脫於淵　揭斗折衡　鑠絕竽瑟　爚亂天下　削格羅落（削格所以施羅網也）　頡滑（頡雜料理也）

云（一云不正之語）　解垢（隔角也或云詬曲之辭）　俗惑於辯　喘耎肖翹（耎之蟲一之物喘耎動蠕貌　翹鼠黠貌）　役役之佞

在宥第十一

在宥天下（宥寬也使自在）　人大喜邪（毗於陽毗也）　相於技相於藝（相助也）　巇卷傖囊（亂天下貪卷而囊也）　攻累（倭容無爲而萬物馬作去声讀一如埃塵之自動也）　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聲神動而天隨　戒囊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

非誕信相譏　脊脊大亂（脊音籍也亦在亦反）　接槢（槢音抗脚長械揚械夾頸及脛者皆曰槢揚接槢桎梏梁也）　反矢之猛者　又曰矢之鴈者　嵩矢　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言澤少）　佞心翦翦（淺短貌）　拘神以靜　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閉汝外物將自壯　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百物也）　吾與日月參光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倘然止（倘音敞自失貌）　贅然立（贅不動貌）　僊僊乎歸矣（坐之生起貌）　吾遇天難　淖溟（淖音幸暝自然氣也）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　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　莫然無魂　因衆以窴（因衆人之所聞見而任之則自窴安）　所成而萬有餘喪　畢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觀於天而不助

天地第十二

道兼於天　淵靜而百姓定　通於一而萬事畢　行不崖異　有萬不同　澹乎其清　以人受天　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　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使聖人富　壽富多男子　富而使人分之　去而上僊　乘彼白雲至于

帝鄉　無落吾事　動而與陽同波　其鬼
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　狗有所能故被留係咸愁思也　伹伹乎耕而不顧　耕貌　執狸
局局然笑　大笑之貌　猶豦蝗蜮之怒臂以當車軼　轍　
覩覩然驚　許逆反驚懼貌　抱甕而出灌搰搰然　用力貌　
數若決湯　疾速如湯沸溢也　於于以蓋衆　於于　夸　
獨弦哀歌以賣名聲　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　
風波之民　假脩渾沌氏之術　橫目之民　
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禿而施髦　操藥以脩
慈父　上如標枝　樹無心標之枝在上　世俗之所謂然
而然之　道諫之人　

謂已諫人則怫然作色　終身導人終身諫人
作色不受　終始本末不相坐　從俗者恒不見罪坐　知
其愚者非大愚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　大聲
不入於里耳　非委巷之所尚　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
皆古歌曲嗑笑声也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俗　嘖曲　至言不出俗
言勝也　以天下惑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
黃而文之　其斷在溝中　溝中之斷　摺笏紳
脩　睆睆然在縲繴之中
天道第十三
萬物無足以鐃心　乃孝反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

中准　進爲而撫世　動而與陽同波　其鬼
不祟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
用　知落天地　帝王無爲而天下功　三軍
五兵之運　倒道而言迕道而說　可用於天
下不足以用天下　辯士一曲之人　苦死者
嘉孺子而哀婦人　天德而出寧　與天合德而出而靜　
膠膠擾擾　膠交卯反　天地者古之所大　徵藏
徵藏藏名也一云典也　免而歸居　繕十二經以說
中其說　丁仲反　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
重趼而不敢息　鼠壤有餘蔬　積斂無崖
顙然　高露發美之貌　而口闚然而狀義然　進趨不安之貌　而目衝然　出貌
似繫馬而止　志在奔馳　退仁義　進道德也　賓禮樂　以情性爲
主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
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糟魄　普各反又作粕　已漉麤糟也　徐則甘而不入　甘緩也　急也　古人之
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孰主張是孰維綱是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此非過孝之言不及孝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德遺堯舜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在谷滿谷在阬滿阬涸也（涸竭也）孰不資焉（資取也）皆人之所知（知猶識也）而莫知其所窮（窮極也）孰不用焉而莫知其所待（待猶須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用之用謂有形之物用無用之用謂無形之道）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形（產生也長養也）日月經天而不息（經天謂行天也）河流而不竭（流行也竭盡也）風動搖而不已（動搖謂鼓動也）日月有明星辰有列（明謂光明列謂行次）雷以動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雨以潤之謂雷雨以動潤之）四時運行各有其序（運行謂遷移序謂次第）陰陽錯行（錯行謂交互也）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紀綱也）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消息滿虛謂消長盈虛也）或萌乎其間蠉飛蠕動之所以息（蠉飛蠕動謂蟲之飛動也）利澤施及萬世而人不知也（利澤施及萬世而人不知也謂利澤施及萬世而人不知其所以然也）萬物復情（復情謂復其本情）各有攸宜（攸宜謂各有所宜）各有所生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然猶言所由然）古今不變道不可變（道不可變謂道不可改變）萬物皆化（皆化謂皆變化）時不可止（時不可止謂時不可留止）道不可壅（道不可壅謂道不可壅塞）萬物皆得（皆得謂皆得其所）萬事銷亡（銷亡謂消滅）萬世如一（萬世如一謂萬世如一日）

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搤捥臨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負建鼓而求亡子鵲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口張而不能嗋（音齧）合也）倨堂（應徹而年運而往不至乎孩而始誰（孩笑也誰者別人之意也未成也）孰弊弊焉（弊弊猶孜孜也）以生爲事（以生爲事謂以生爲務）其名爲弗及（弗及謂不及）其實虛僞（虛僞謂虛假）其行尸祿（尸祿謂尸位而食祿）其動也天（天謂自然）其發也機（機謂機械）其留如止（留如止謂留如靜止）其去如反（去如反謂去如返回）其來不可逆其往不可追（來往謂生死）悲夫（悲夫謂可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直爲物逆旅耳謂直爲物之逆旅耳）

鮮規之獸（明貌小獸也）一君無所鉤用（一君無所鉤用謂一君無所用）鳥鵲鶵鶵（孚乳而生）不至乎孩而能乳（舍長而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謂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魚傳沫（以沫相育）細要者化（細要者化謂細要者變化）有弟而兄啼（有弟而兄啼謂有弟而兄啼之）

刻意第十五

枯槁赴淵者之所好（赴淵謂投水）鈞魚間處（鈞亦作魴）吹呴呼吸（導氣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謂熊經鳥申爲壽而已）導引之士（導引之士謂導引之人）養形之人（養形之人謂養形之士）彭祖壽考者之所好（彭祖壽考者之所好謂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之）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謂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之）不爲

福先不爲禍始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無所於忤　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繕性第十六

繕性　治也　以恬養知　澡溥散朴　澡亦作澡　去性而從於心　心與心識　文滅質博溺心　丗與道交相喪　閉其言而不出　時命大謬　深根寧極　物之儻來寄也　其來不可圉　其去則不樂　喪已於物　倒置之民

秋水第十七

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　言其廣也　以天下之美

爲盡在己　望洋向若　貤洋　望羊　仰視貌　而歎　閩道百以爲莫己若　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　過之故　舌舉而不下　死爲留骨　吾將曳尾於塗中　仰而視之曰嚇　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　注

子學行於邯鄲　未應丁夫爲餘子　失其故行　忘子之故　舌舉而不下　死爲留骨　吾將曳尾於塗中　仰而視之曰嚇　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　注　知魚之樂　至樂第十八

富貴壽善　天下之所尊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　與愛俱生　芒芴　芒乎芴乎音荒忽　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偃然寢於巨室　愧遺父母妻子之醜　從然以天地爲春秋　吾使司命復

生子形　棄南面王樂
已養養鳥非以鳥養養鳥
水沙澶也　道從食於一從道旁也　壇陸道之一一壇音但
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
視不見按之可得如張絲
蠁也　斯彌曰順輅　黃軏音況　攓蓬扳也　鼉螾之衣
脊肉　腐蠙並虫名　羊奚草名　食醯苦酒上聲
竹　青寧蟲名　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九猷九宜爲久久老也　不夐久也　久竹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栞雕

莊子三

達生第十九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其天守全　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　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得全於酒　聖人藏於天　復讎者不折鎮于（鎮邪千將）開天之天　不厭其天（任性而動）累丸二而不墜　處身若橛株拘（厥豎也）唯蜩翼之知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痀僂丈人津人操舟若神　覆却萬方（舟覆車却）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注聲也）內拙　操拔彗以侍門庭（拔把也）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高門縣薄（簾也）不鞭其後　病攻其內　柴立其中央　畏塗十殺一人　牢筴（牢豕室也筴木欄也）狎之上　豚循（豚循豢也）聚僂之中（豢壞中豬云栖埘也）說（說於代反詁吐外反失兎覩也）爲病　善忘（忘徧之氣）不上不下中身當心　沈

有履竈有髻（沈水汙泥也髻音結並神名）戶內煩壞　倍阿鮭蠪（東北方之下者一躍之倍音陪並神名）水有罔象丘有峳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彷徨本作方皇）不知病之去　望之似木雞　異雞無敢應者　與齊俱入與汩俱出（湧出者汩北也）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生於陵而安於陵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見者驚猶鬼神　以天合天　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以爲文弗過也（織組之文）鉤百而反（驅之如鉤復迹百反）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忘足屨之適　居鄉不見謂不脩　田原不遇歲　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　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　款啓寡聞（款空也啓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戴鼃樂鼉（以車馬鐘鼓）山木第二十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殺不能鳴者　主人之鴈以不材死　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賢則謀不肖則欺　豐狐文豹　夜行晝居　齊疏於江湖之上　其皮爲之災也　猖狂妄行　吾無糧我無食　少君之貴寡君之欲雖　上而不下則使人　不上不下中身當心　沈

無糧而乃足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虛船來
觸舟　呼張歙之（歙歙也）一呼而不聞再呼而
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　向也不
怒而今也怒　虛已以遊世　紛紛猋猋（音紛秩秩）
（鳥飛舒遲不高貌）進不敢爲前　直木先伐甘井先
竭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翔佯而歸
（真道晚語）弟子無揜於前（無所執持）真冷（舜之將死之日注冷曉也謂以
處勢不便　騰猿　攬蔓其枝　得柘棘枳枸之間
易無受人益難（安之故易）窮梏不行　鷇鴳（鳥莫知於
忘其真　何爲頃閒甚不庭乎（不出坐庭中）見利而
（反宿留也）徇其便也）得美蔭　執翳（執草以自翳）

（燕也）目大運寸（可回寸也）執彈而留之（留力
田子方第二十一
人貌而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
消　前立臣（召而語之）所學眞土梗耳　往
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　進退
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其諫我
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目擊而道存　夫子

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
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
失之　求馬於唐肆（唐肆非停馬處也）忘乎故吾
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注）違物離人而立於
獨　日改月化　假至言以脩心　醯雞發吾
覆　舉魯國而儒服　冠圜冠履句屨（句音鉤）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　飯牛而牛肥　衆史
（畫者也）受揖而立（受命揖而立）舐筆和墨　儃儃
然不趨（儃音但舒閑之貌）解衣槃礴贏　是眞畫者
矣　內足　其釣莫釣　乘駿馬而偏朱蹄
典法無更　列士壞植散羣　鍥解（音痰）措杯
水其肘上　適矢復沓（箭通去復軟沓也）方矢復寓
（箭方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是射之射非不射
之射　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　揮斥八極（揮
也）恂目（恂眩也）鼻間栩栩然　伏犧黃帝不
得友　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　凡之亡也不
足以喪吾存　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知北遊第二十二
隱芴之丘（隱出芴起丘貌）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
化爲臭腐　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

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道將爲汝居　汝瞳焉如新生之犢瞳音衝未有知貌　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媒音昧晦貌　天地之委形身也　生非汝有　跣滿而心澡雪而精神　掊擊而知　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嗜慾物生者蓄慾於界反聚氣貌　白駒過卻亦作隙　忽然而已　非指窮也音旨　薾然疲茶音涂　天下　解其天弢弢本亦作韜二草名　監市履狶每下愈況監市之屢狶以知其肥瘦者愈愛其難肥之處愈知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物　參萬歲而一成純　萬物盡然以隨　萬世而一期　曉然　放杖音剽　不知深矣知之淺矣　道不可聞　聞而非也　道無問問無應　大馬捶鉤大馬司馬也捶者玷捶鉤之輕重也　無門無房　四達皇皇　神者先受之　無有所將無有所迎　以是非相鑷和也　與人相將迎　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樂未畢也　哀又繼之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

庚桑楚第二十三　畫然知挈然仁　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　吾洒然異之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正得秋而萬寶成　不知所如往　竊竊爲欲俎豆予賢人之間　不知所如來　一雀適

羿　以天下爲之籠　湯以庖人籠伊尹　以天下爲之籠　唯蠭能蠭蠭唯蠭蠭能天　使人無已譽　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至禮有不人　宗著戴者謂著冠也卅處楚朝爲衆人所戴也著封者著謂卅也處封邑而光著于人也　脫胲脫音脫胲百葉也　焉徧舁周徧舁也　以死償節　磽市人之足則辭以放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　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　昭景甲三同　陽

黠嗜欲弊好惡（弊音奉引去也）超然不對（不說其言）狸德（狗之下賢）國馬天下馬（良人之間也）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弢音韜）奉事而大有功見似人者而喜（似音祀）去人滋久思人滋深（滋益也）逃空虛（空者位其空者虛空之間也）黎丮柱乎鼸鼠之逕（鼸音先生之言跟或作踉）跟位其空（良人之間也）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跫音窮）食芧栗（芧音序）爲義偃兵造兵之本（偃息也）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徒驟（徒步也）前馬（先馬導也）七聖皆（察士無）迷適有瞀病（瞀音茂）去其害馬（淩猝之事）

（則不樂淬音信謂相淩踩）圄於物（庶人有旦暮之）

於王（博捷矢而猶能博）搏捷矢（矢佳雖速）無以汝色驕人鋤其色（猪）衆三賀之（言長也）有冢三尺（冢丑隴也）狗不以善吠爲良（犖）福（闔之而注是也）狎牝羊（牝羊者爲牧而也與西北隅未地一日冢牢）狎生於奧（奧西南隅鶏火地主鶏也）邀樂於天（宍音要東）有世俗之償（安須臾之頃）暖姝（暖音暄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撓）擇疏鬲自以爲廣宮大圃奎蹄曲隈（豕零名一）乳閒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豕豚）羊肉不慕蟻（猪羊）蟻慕羊肉（羶）舜有羶行（羶）於蟻棄知（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心復心）雞壅（卹雞頭也）不知其身之所以然（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與日相與守河）特源而往（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

經子法語卷第二十三

烏程張鈞衡據景鈔宋本翻雕

莊子四

則陽第二十五

擢鼈於江　顛冥乎富貴之地（冥音眠）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　無赦如虎　不言而飲人以和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喜悅貌）　見見聞聞（見所嘗見聞所嘗聞）　善言伐齊者亂人之名嬴法（名注者已過之迹耳故曰嬴）　善言伐齊者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吹劒首（劒小環頭孔）　陸沈（人中隱者）　與民同　終年獻歲　遁其天　欲惡之孽　為性萑葦　漂疽（謂病瘡出膿）　溲膏（謂虛勞人溺上生肥白沫也）　立人之所病（榮辱也）　遠其塗而誅不至　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　同濫而浴（濫器也浴澡也）　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丘里之言（都里井邑不同）　合十姓百名　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　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江河合水而為大　雄雌片合（片音判又知字）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

外物第二十六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天地大絃（駭）　噦蛙（言怖畏不得成噦氣仲融讀曰仲融不安定也）　心若縣於天地之間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月固不勝火（大而闇則多累）　傀然（顇）　東海之波臣　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　吾得斗升之水然活矣　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五十犗（音介牛也）　惲赫千里　揭竿累（亦作綸也）　趨灌瀆（瀆溝也）　守鯢魚（鮒皆小之續）　飾小說以干縣令　儒以詩禮發冢　大儒臚傳（上傳語告下曰泸）　東方作矣

日出也 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以金椎控其頤
脩上而趨下 趨音促下矩也 末僂而後耳 耳却後也 視
若營四海 視之偏然似營他人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閉其所譽 阿門 阿屋曲簷也 再欲殺之再欲活
之 七十二鑽而無遺筴 魚不畏網而畏鵜
鶘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 一作碩師 廁足而墊
之致黃泉 廁側音 人則顧塞 婦姑勃磎 爭吮也 春
其實 心有天遊 遊天係也 波高下貌 兩目時草木怒生 靜然可以補病 盜可以
止遽 荃者所以在魚 得魚而忘荃 積柴水中使魚依而
在意得意而忘言 蹄者所以在兔 蹄兔罥也 言者所以
之言哉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卮言日出和以天
倪 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故曰日出日入謂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 支離無首尾言 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
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陳人 人而無人道之謂 以不同形相禪 萬物皆種也
鳴而當律 鳴者律之所生 再仕而心再化 吾及親

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
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 向也括而今也被髮
向也坐而今也起 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睢音雖
揮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舍者迎將其家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竈 舍者
與之爭席

讓王第二十八

猶之可也 適有幽憂之病 奏
勞動秋收斂身足以衣食 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 捲捲乎后
之爲人 捲用力貌音權 葆力之士 王莫
以利累形 左手攫之則左手廢 其輕於韓又遠
右手廢 兩臂重於天下 其輕於韓又遠
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 道之眞以治身其緒
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土苴草也 糞
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生者豈特隨侯之重
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
陳義甚高 延以三旌之位 三公位也 以隨
卷 顏色腫噲 噲剥錯也 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
決 曳縱而歌商頌 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

魏闕之下　蔡炎不糝　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　加富二等就官一列　血牲而埋之

盜跖第二十九

穴室樞戶（破人戶樞而取物也）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

易辱人以言　膾人肝而餔之（餔布吳反日申時食也）

敬再拜謁者　目如明星髮上指冠　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聚取牛皮爲大革帶也）

生是非　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　丘得幸於季願望屨幕下　兩展其足　美好無雙　知多辭謬說　搖脣鼓舌擅雲下絶地紀　劒事已畢奏矣

漁父第三十一

奏曲未半　左手據膝右手持頤　志方將杖拏而引其舡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田荒室露　希意道言（謂之諂）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愚不知（橈也）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

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

飲酒以樂爲主　祿祿而受變於俗　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　延緣葦閒　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分庭伉禮　曲要磬折

機　將棄而天　不以財戲人（富有天下而

內周樓疏（重樓內匝疏軒外通謂設備守具）

說劒第三十

善爲劒　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謂纓無文理者）　短後之衣　治劒服　千里不留行　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鐔（音涎劒口也）　韓魏爲脊周宋爲鐔　韓魏爲鋏（鐔音涎劒口也）　上決浮雲下絶地紀　劒事已畢奏矣

漁父第三十一

奏曲未半　左手據膝右手持頤　志方將杖拏而引其舡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田荒室露　希意道言（謂之諂）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愚不知（橈也）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

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

飲酒以樂爲主　祿祿而受變於俗　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　延緣葦閒　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分庭伉禮　曲要磬折

魏闕之下　蔡炎不糝　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　加富二等就官一列　血牲而埋之

盜跖第二十九

穴室樞戶（破人戶樞而取物也）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

易辱人以言　膾人肝而餔之（餔布吳反日申時食也）

敬再拜謁者　目如明星髮上指冠　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聚取牛皮爲大革帶也）

生是非　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　丘得幸於季願望屨幕下　兩展其足　美好無雙　知多辭謬說　搖脣鼓舌擅雲下絶地紀　劒事已畢奏矣

漁父第三十一

奏曲未半　左手據膝右手持頤　志方將杖拏而引其舡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田荒室露　希意道言（謂之諂）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愚不知（橈也）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

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

飲酒以樂爲主　祿祿而受變於俗　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　延緣葦閒　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分庭伉禮　曲要磬折

機　將棄而天　不以財戲人（富有天下而

內周樓疏（重樓內匝疏軒外通謂設備守具）

說劒第三十

善爲劒　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謂纓無文理者）　短後之衣　治劒服　千里不留行　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鐔（音涎劒口也）　韓魏爲脊周宋爲鐔　韓魏爲鋏（鐔音涎劒口也）　上決浮雲下絶地紀　劒事已畢奏矣

漁父第三十一

奏曲未半　左手據膝右手持頤　志方將杖拏而引其舡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田荒室露　希意道言（謂之諂）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愚不知（橈也）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

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

飲酒以樂爲主　祿祿而受變於俗　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　延緣葦閒　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分庭伉禮　曲要磬折

機　將棄而天　不以財戲人（富有天下而

內周樓疏（重樓內匝疏軒外通謂設備守具）

說劒第三十

善爲劒　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謂纓無文理者）　短後之衣　治劒服　千里不留行　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鐔（音涎劒口也）　韓魏爲脊周宋爲鐔　韓魏爲鋏（鐔音涎劒口也）　上決浮雲下絶地紀　劒事已畢奏矣

漁父第三十一

奏曲未半　左手據膝右手持頤　志方將杖拏而引其舡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田荒室露　希意道言（謂之諂）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愚不知（橈也）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

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

飲酒以樂爲主　祿祿而受變於俗　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　延緣葦閒　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分庭伉禮　曲要磬折

列御寇第三十二

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漿賣漿之家）形謀成光（形於表謀成光華也）釐其所患（釐整亂也）知盡於事　人將保汝　戶外之屨滿　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況若不繫之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緩名也呻吟謳也）河潤九里（何從乾住）乾坤之數九也　河從乾位來　使其弟墨（使弟學墨子也）闔胡嘗視其良（闔語助也良或作狼音良家也）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井飲者相捽單千金之家三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理雖必然猶不必之理雖才必抑而必之）各

必其所見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竅瀆（苞苴所得者細竅瀆所通者大）神乎蹇淺　知在豪毛　辭以文（釋文）害辭　從事華辭以支為旨　離實學僞　宵人（不由明坦之塗者）從人心險　宵夜之人　人心險於山川（山上下均平）難於知天　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　人厚貌深情　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卒然問之而觀其知（和也駘和萬物物合則散矣）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　一命而呂鉅（矯貌）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　心有眼（役心於眉睫之間）不能俯執（不能俯執者使音軟）倨佞（倨佞者使音軟）騎人　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為天下谿　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　其白守其辱　為天下谷　常德乃足　復歸於樸　樸散則為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故大制不割　（皆刑截者所用五管反斷音短）

稱莊子　恃緯簫而食（織簫以為養而賣之）于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螻蟻

食

天下第三十三

不離於精　以天為宗　以道為門　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　六通四闢　史尚多有之　搢紳先生　詩以導志　春秋以導名分　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　道術將為天下裂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鄒魯搢紳之

其風而悅之　其道不怒　其道大（敳無涯也）敳　使人憂使人悲　名川三百支川三千　沐甚雨櫛疾風　以跂蹻為服（跂屐屬同蹻履類也）以自苦為極　俱誦墨經　以觭偶不件之辭相應　以聒（聒音聒）合驩（驩音歡）以自苦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　趣物而不兩　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　推拍輓斷（皆刑截者所用五管反斷音短）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　滔然獨與神明居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博大真人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　不可與莊

語（莊端正也）以卮言爲曼衍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其書雖瑰瑋而連犴無傷也（犴亦作岸亦作豻宛轉貌）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　其書五車　至小無内謂之小一　小同異大同異　連環可解也　我知天之中央　大可以爲羊　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白狗黑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說說而不休　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

經子法語卷第二十四

烏程張鈞衡据景鈔宋本翻雕

淳熙拾叁年叁月十日婺州容齋雕

慶塵堂岳菴置一

黃岡陶子麟刊

耄學齋

眸語

余於語錄中喜讀尤季美呂新吾兩家書尤精確呂決斷今香吟先生晬語是能自成一家非尤之精確非呂之決斷所著書一如其人殆又所謂溫和者歟先生晚年端居默處以詩自遣余嘗侍座側見先生手一小册即晬語也蓋就生平所讀之書所經之事所接之人其是非離合融會貫通隨時筆之於書涵蘊藏蓄斂之又斂發爲語言純以退抑出之若即所言推而放之覺六合之內八荒之外所謂奇奇怪怪無不窮極其形態各而不驚何也以犯之搖之者固無心也

示以大中至正之規非講學家高談性命以通聲氣作人而忤我權在人也欲挾我之盛氣使人必不我忤猶

標榜也子若爲先生文孫擬重付刊印索余序之余何抱薪以救既然之火也我而忤人權在我也能知人有

人耶敢序先生之書耶姑即余所能見及者爲讀是書同情自我先不忤人猶決渠以洩將溢之水也

者道之其爲余所不能見及者未敢强爲之說也猶記己不正不足以服人己正亦不足以服人何也不能以

少年侍先生時平日之浮心躁氣不必躬接談論一瞻正化不正也不能以正容不正也不能化則人狃於習

顏色怡然藹然立即消釋古人謂如坐春風中或即如不能容則人激而反噬

此境象也及今思之不禁心向往之爲之想慕不已也

己未天津王守恂譔

晬語

天津楊光儀庸叟著

柔絲不足以引重從無以千鈞之重繫之柔絲者故巨世有墨翟以綿爲病而無綿則易僞是其綿也即其所以千里之遠責之跛驢者故駿足時以致遠而敗而跛驢常遫

淺夫雖褊急嬰兒犯之而不怒棲鳥雖善警輕風搖之而不驚何也以犯之搖之者固無心也

人而忤我權在人也欲挾我之盛氣使人必不我忤猶同情自我先不忤人猶決渠以洩將溢之水也

己不正不足以服人己正亦不足以服人何也不能以正化不正也不能以正容不正也不能化則人狃於習不能容則人激而反噬

世有墨翟以綿爲病而無綿則易僞是其綿也即其所以爲翟也翟而無綿其人之聖乎

學不可半塗廢而半塗無定程行千里者五百里爲半塗行萬里者五千里爲半塗以萬里視千里即於千者

而五之則猶是半塗也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以爲鑒是矣而必從而笑罵之

覆者非一致恐有不自我覆而覆者

內省不疚爲君子而皆恃其無疚則動輒得咎

鄉愿德之賊也而正直者恆不愜人情非人惡正直也

正直者多盛氣也故天下之達道在和

人壯則事多而慮少人老則日短而慮長

由尺而寸寸積之可以成爲丈由丈而寸寸斷之將不得復爲尺

眸語

人不自量則多怨人不自下則多辱

逸而有獲幸也而實享其逸者終無幾也勞而無功不幸也而陰償其勞者將無已也

事何小大圄於其中者無小超乎其外者無大

獸不以無翼而思飛鳥不以無角而思觸得於天者有所缺順乎天者無不足

人或已老猶孳孳以赴事或未老即靡靡以偷安靡靡者非淡於利欲孳孳者非迫於飢寒

聚無數虎狼於門外而飢之餓之復積如陵之肉於門內而燔之若曰有攘竊此肉者虎狼將爲我守之此大愚也

無辱即榮處下不傾

生機殺機互爲其根一念舒慘禍福之門

紫能奪朱朱以有紫益貴鄭聲亂雅雅不以鄭聲而廢

熱極而涼人不及防啟笥無衣典以糴糧

或有衣裳藏之笥中寒不及取與無衣同

人惡勞晝於勞者雖勞亦逸人畏險習於險者視險如夷

睟語

涉世淺者氣易浮涉世深者膽愈小氣浮則輕進而招尤膽小則多退而不擾

聖人繫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既曰男女又曰夫婦者蓋男女而不別以夫婦則是禽獸之道所謂有牝牡而無有父子者也

能忍則事無所爭不必人之無爭也有容則人多可恕不必人之果恕也

炫己之長未必果是長處揚人之短即是己之短處

凡教子弟者必不欲其結交匪人陷於不義而己之貪殘忌刻先以不義率之是我卽匪人矣在子弟日與匪人處且親之尊之雖出而不交一人亦烏得爲佳子弟循吏無迂儒酷吏無庸才俗吏無佳士貪吏無恥心擾擾攘攘之中而有一靜者默坐其旁自別有一番氣象人能從此體會可以省許多紛爭許多懊惱此中清福消受不盡矣

人皆溺於名利究竟好名者百不得一祇緣誤以宦達爲名而爲官不過多得錢是名亦利也若果好名則必有不敢爭之利不屑取之利其人正大可取也

陽主舒陰主斂凡人有拂逆事夜思之不能自遣晨興則若有釋其縛者於天之陰晴亦然

堯舜孔孟不肯爲常人也天下之常人皆從而託命焉故終身在憂勞中常人之能自立者不肯爲下流也而不能自立者每有所期望焉故終身在咎責中

登山者至山半氣喘力竭適有人扶之掖之得至山頂在人既不免居功在己亦必悤然而內愧若當氣喘力竭而上迨其既至亦同一山頂也既無從旁居功者在己亦得以無所憑藉而毅然自信然則世之以無人扶掖在在歸咎於人者亦可釋然而奮然矣

豐於財嗇於才其人必多庸福優於才絀於財其人易起機心

蘭膏自焚良可傷也美玉在璞胡自獻乎是故靜者韜光達人知止

磁石引鍼而鍼不能引磁石琥珀拾芥而芥不能拾琥珀蓋輕者趨於重非重者趨於輕也君子所持者重天下之物皆輕君子立乎其先天下之物皆後

風俗之淫靡積而難反也人心之險詐恬不爲怪也隨波而逐流初衷其謂何也矯同而立異更無適而可也

惟自求吾心所安將終爲羣情所向

諺云狠貪又曰狠藉蓋貪則必殘其所毀敗每至污穢雜亂不可收拾周禮六計尙廉聖人見之早矣

天下無不可感之人卽無不可容之人但自小焉則無適而可矣

無恆產者易犯法犯法而刑之是爲網民豈知可得而

網者十之一二其敢於犯法終不得而網者且將與我爲敵矣吁可畏哉

人之勝於禽獸者以其有知識能全此良心也第此知識正用之則勝於禽獸反用之則有不如禽獸者矣是以人不善用其長必至適形其短

孟子云有恆產者有恆心要知有恆心即是恆產不必別求恆產

爲學之道貪功者過已伏不如省過以課功也輕信者疑易滋不如致疑以求信也

郁中演劇觀者麕集有匄者污穢滿身挨入其中人皆遠之匄者因自詫曰人盡畏我避我噫豈果畏而避之哉

治人者欲深入人心必須善體人情讀周公東山之詩視杜陵羌邨詩何如

或問動物植物同生天地間何以草木獨無知曰凡感於情欲而生者有知人及一切動物是也有知者不能久故人生不過百年天道無心而成化無心則無知無知則久故天亘古不壞草木植物其生也純乎天非感

於情欲也則亦無知亦能久故秦松漢柏至今猶存

或曰謂天無知其說不經且不免褻天曰天氣也氣即天也凡人存心行事能合天理人心則己之氣順而和氣應之斯爲福人之存心行事不合天理人心則己之氣不順而戾氣應之斯爲禍禍福皆自我爲感召氣爲之感召故報應不爽

或曰天地化生萬物皆生氣也何以有戾氣曰易有之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蓋陰陽不交則不生交則不純不純則雜雜則紕繆而爲戾氣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不害其爲盛世故人事既盡自足以消戾氣而召和氣

或曰草木以根爲首何以獨在下曰天在上屬陽主動地在下屬陰主靜動物以動而生陽之屬陽氣由上下行交於地故動物其首在上在前而四肢皆向下植物以靜而生陰之屬陰氣由下上行交於天故植物其首在下而枝幹皆向上物之以動而生者設埋其首於土

中則必死以違其動之性也物之以靜而生者設出其根於土外則必死以違其靜之性也且無物不生於土地土之靜者也流塵土之動者也故植物生於地中動物生於流塵中

凡物遇水則流而乃有止水凡物遇土則止而乃有流塵

驟然語人以爲聖爲賢人必目爲迂闊不切事情抑思事事與聖賢相背將至一步不可行且有許多苦惱而欲不學聖賢能乎是知聖賢非强人以所難實予人以

極平坦極便宜之路也

君子朝乾夕惕直無一念可放鬆處要其所以坦蕩蕩者卽在於此若不乾不惕則必不免長戚戚矣是以君子小人止判以莊敬安肆之心

事功學業古人所獨到之境後人不能到也然人各有其精力如以爲不能到遂謂有志學古者爲多事爲無益則是古之時勢賴人補救之今更無庸補救之今更無庸補救也古之義理賴人闡發之今更無可闡發也何以古之日月星辰至今仍昭明於天古之山川草木至今仍發皇於地

日月至明而屢火有時而明不得以日月而廢屢火也詩書至精而百家時得其精不得以詩書盡廢百家也一家相習之人而不利於我平心思之當必有利於我之處與其利於我則相勸忘其不利於我則相安水平不流心平易收

人之爲學也必時患其不足乃無不可造之學人之處境也必時覺其有餘乃無不可處之境

人必淡於名利方可闢道亦惟淡於名利將不免叛道何也自聖人以下凡能各盡其人事者皆名與利驅之

耳荷淡於名利而心無主則一切人事既廢將所謂聞道者必遁而入於釋老矣非叛道而何惟聖人無名心而務成天下之名無利心而務興天下之利故其道至大而至實後世惟韓昌黎深知之所以原道一篇不高談心性祇切言人事

遇富貴而有乞憐之意則必不能處富貴遇貧賤而有藐視之心則必不能處貧賤大丈夫不淫不移其於富貴貧賤爲何如耶

孔子云鄙夫不可與事君庸人亦然忠義而庸無以濟

變權奸而庸適以自敗是知鄙而不庸不免爲亂臣庸而且鄙亦必至爲亂臣

人窮多詐人富多怕詐則人厭之怕則人陷之

以性制情旋制之而旋動焉奈何曰動卽制之勿使發而難收其可也

女子夭亡已嫁不爲殤士子多藏好利不爲艮

耄學齋晬語

楊香吟先生晬語一書久經耳習以未獲覩爲憾聞是書昔年曾登棃棗未及施墨版旋散失先生文孫子若君壽假得所鈔副本亟逐寫收入藉廣流播先生爲吾鄉大師人望之如天半龍門而是書一準人情物理於平易簡淡中使足感發醒悟絕無兀岸艱奧之言鉞生也晚雖不及躬聆謦欬則先生之潛默抱道讀此已可想見而景仰之私益歎高且深之不可量矣癸亥六月望前二日後學金鉞跋

稚黃子

武林 王晫 丹麓 輯
天都 張潮 山來 校

稚黃子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萬物章第一

萬物之成惟翕翕斯靜靜斯久久斯大故惟翕之成也爲能大

閟洩章第二

百無一可以閟而後洩其洩也必審如不獲已百有一可以止而輒靜其靜也必固如不得不已

戒愼章第三

萌於心必戒必愼況於口乎口無迹也必戒必愼況文字乎文字未加諸施爲也必戒必愼況於事乎故有德者愼心如愼口愼口如愼文愼文如愼事狂者反是

勞逸章第四

常居勞故得逸常居逸故得勞常居束縛故得蕭散常居不足故得有餘常居勉習故得無不利

至道章第五

至道惟靜守靜者完完者得天是故夫人終日呵無言也終其身可無事也而已言已行矣若是者其言不言其行不行以爲夫人不可以無言也而言其言溢夫人不可以無行也而行其行贅溢且贅者內喪已眞而外傷物之情傷物之情者物亦反傷之眞喪其內物傷其外是謂重傷重傷者故不可以久夫惟守靜篤者其命自貞其道自行

微乎章第六

微乎微乎鉅而基乎未乎未乎突而至乎無傷無傷俄決其防綿綿延延而將益長矣故君子愼始

輸財章第七

輸財者急於事先緩於事後輸情者悍於相借置於不相用故折氣以見恭者不可以終日扼腕以相取者不可以終朝也故君子密以持已而恕以待物密以持已故未然不受斯恕以待物故無後怨故惟君子爲能先知物之情也

稍喜章第八

稍喜事中已爲稍預於人事已喪已之務有引稍暱已妨正業何不嚴與

獨立章第九

不爲剛屈不爲柔徙不爲得盈不爲喪假力行者近仁自勝者謂強故君子獨立而不倚非故違物中自有所奉持之也

什襲章第十

訒於言愼於色端於動止君子之所爲什襲也交物

口吻章第十一

口吻目睫可以占人知其害小而猶近之是猶搏糞與卬蛇也小爲其所汚大爲其所螫矣愼矣哉

爲眞章第十二

爲其眞毋爲其僞爲其久毋爲其偶爲其逸毋爲其勞爲其安毋爲其危毋以眞易僞毋以久易偶毋以逸易勞毋以安易危守茲勿失志氣日申吾以觀其得

氣張章第十三

氣易張抑使下心易滿克使虛欲易躁止使靜體易佚強使作強力不息順受不堪沃苦既飫然後得甘故自然不可任也唯無任自然通得自然自然之極目耳口鼻手足且將日出共聽敏堅利以爽物爲正而況於心乎

失在章第十四

失在率得在審大智同人以游理下愚啼衆而獨用大智修業以俟時下愚怠放而急獲大智詳慮以善

下愚輕就而多悔大智公觀而謹擇下愚偏聽而妍狗大智守已而求內下愚見欲而趨外大智養精以周事下愚役物而蚤疲惟其審之極是以無失

自戒章第十五

自戒而不能守猶無戒也今日悔之而明日犯之其心之亾也久矣夫道焉由入

學者章第十六

學者之乘日譬如當暑而操冰也潔盤盥飭七箸陳席安坐而期以享冰冰泮久矣爲學者俟安居蘸食

物務無干直高枕肆志而後讀書日逝已久矣故安排勞於人日月馭於天幼忽焉而壯壯忽焉而老發憤者數鮮克有終神智暫啓旋而復蒙匪學以益入自少克成也善爲學者不自生累則累去半累至軏決遣之惟疚則累去半累無可遣則應之而乘累隙暇以爲學則累去半故善爲學者累有三去而累寡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成務章第十七

成務在一毀在二三併其力積其日日積力併以治而已矣耳審而後受舌審而後出耳舌之際間不容一事事以弗專焉爲卑爲而多輟明日又從業而他之雖有神聖之資聰明強矣夫千金重利也析而爲萬以謀作業則無一之能息撙一業良而善居之則利且無算故曰廢著之鄙君子觀理

逆形章第十八

道惡在在逆形彊與忍之謂也身欲伏故勞之體欲閒而不用則蠱用之而不以其器之用則壞是故荒自放者委擲中露者也惰厭修者皮閟不用也不量才以擇術見異而輒遷之是用之而不以其器之用若是者終身固獲亦弗振矣

矯之章第十二

矯之強之拂之逆之禁之遏之作之振之久之自馴

乃幾有成有成斯志可以行而無憾於爲人事矣君子所其無逸

杪忽章第二十三

杪忽之積遞多其散也欵耗百年之爲日也幾何五常之爲德也幾何一身之爲力也幾何不務積之乃務散之以爲鮮乎不瑕有害噫行盡矣

事親章第二十四

君子之孝其道光大小人之事其親也惟謹與勤而已矣謹故敗德鮮勤故廢事寡順親之道也故嚴父欵矣欲損則天勝情淡則志貞於是乎觀之

御物章第二十八

食飲小節也人能忍其所嗜久之則清剛見而浮肆爲能學以明道確以守已嚴以絕引慎以納交故可以無患也仲尼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飲食章第二十七

御物若不可久

耳目章第二十九

耳目口體陰器也視聽言動陰事也惟聖人能以陽道純之壹之於禮是也水之質本寒也以火沸之可以熱用田中之草本賤稼刀令云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養田疇可以美土疆變化而用之爲利農功之巧也禮於德爲末能建化育物而易其質者惟火

故惟聖人爲能善用之以反陰爲陽化器爲道

不學章第三十

不學無獲器與于習而後得利辭與曰習而後得順途與足習而後得安夫鳥戾于天翅翔足樂也方其聳毛而習于飛斯亦勞矣夫神明托于官骸意象寓于器數調迅生于蹇濕圓融起于漸摩有待者無待之基也無方者有方之積也惟誠習之久者能化化則通通則明明則上形上形故技可進道人可達夫反是而爲說者雖夸則匿仲尼曰下學而上達

持已章第三十一

持已也謙毋僞恭毋諂待物也寬毋縱厚毋混夫謙恭寬厚四者德之盛也其過也將失況倣慢與小薄者乎斯君子克之也必力

治性章第三十二

毋以物累形毋以形累心毋以心累性故精于治性者忘心精于治心者忘形精于治形者忘物顏淵曰閒坐忘矣

閒身章第三十三

然則君子無動者乎曰有動動以道以道者動而靜嚴而不蕩君之勞也昧爽而待旦日中昃不食臣服勤在官驅馳奔走靡事不爲孝子力穡而牽車牛何其不敢靜也道動而動而身未嘗少間之不存也夫奚蕩哉

東江子

二十五冊
97
版

20 H

武林 王晫 丹麓 輯
天都 張潮 山來 校

江子

仁和沈謙去矜著

太初氣之始生於酉仲太始形之始生於戌仲太素質之始生於亥仲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爲天重濁爲地中和爲萬物東江子曰荒哉其言也有至理焉夫陰生午中於月爲五於日爲中炎

暉赫曦陰伏而人弗知衆正彙進邪伏而人弗知猶是矣逆而測之則質衰力方剛老伏而人弗知亦猶是矣逆而測之則質衰於午仲形衰於未仲氣衰於申仲至酉仲而復生故知盛之極衰之始衰之極盛之漸也

或問太極曰予何知也朱子曰太極只是一个理字是矣然有象焉雞鳥卵梅李核包而不宣渾而不解皆太極之理亦物物太極之象

心屬火火任食養人生土育物其勿戕也則焚堂燎原制之者其腎乎腎屬水智也智者能豫防而厄之然心腎相克相制心腎交則已疾人之目右明手足右強凡用俱先右從右論衡曰天門在西北日月星辰隨天而西故蜘蛛蛛布網其絲右繞磨旋蔓生皆循右而轉

人兩目象日月夏至日照三面獨不北月亦如之故人目不能見背天一生水故腎先生髮本火故上指骸本水故下垂爪本木故有違手必內抱者有收之義焉足必前行者有進之義焉心必居中者有主之義焉

水積而忽魚土薄而俄草衣浣而又蝨從氣化也禽獸必有所生然究其始也人亦氣化天下之水柔弱者至沈羽天下之木材豫章稱良天下之火炎火州山聲夜常然天下之金利幷有快前刀幷四物有異其土性異也萬物生於土莫不隨土變遷於此足驗

天地有常候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是也人參贊天地配位在中四時宜和違和即爲病

地之水多於天。女之血盛於男。然非天雨不能生草
木非男不能育人
鳥不涅而黔。鶴不浴而白。其體真也。魚不假足於獸
鳥不借甲於龜。其用足也。水蠶濡於窮陰。火鼠嬉於
烈燄。其性便也。君子治民。不便其性。不足其用。不真
其體。是謂變其體。竭其用。亂其性。
牝雞司晨而家索。艷妻嫵而美聽。野鳥入室而主去。
雜賓至而相結何徵者則察乎其誘淫也
阿魏性臭。入腐羹而馨。亂之也。合之也。此羣小之中
君子所以不能亂不忍合。故曰一薰一蕕
不能容君子以君子不能亂之也。故於蕕也不安
十年尚猶有臭。薰臭之也。
治身莫如嚴。治民莫如寬。上嚴其身而民從焉。自寬
而民嚴者。謂之暴。暴者民鮮不怨。民怨則離。離則國
亾
古之聖人。天縱也。制作大事也。然取法最近。亦最微
不忽微近。斯謂之聖。曰法蓬而車。法魚而舟。法蜘蛛
而網。法螺蜂而閉戶。法蜂而釜。法蝘蜓而舟。法鳥跡
蠡雕而字。

妄者於祭必冠。恭者於浴必倮。躁者於釣必默。靜者
於鋒必搖。體牽於用。用易其情。
匠中有相。舞中有算。書庖中有養生。貴悟也。有正告
而愈昧者矣。
財色者。世人之所恥言而僃事之乎。故燒。燒煉必窈。采
取必死。皆假神仙之名。可悲也。蓋燒丹采戰之事。皆
欲誑人害人而自益者。天佑之耶。神僃必無慾。無慾
聖人也。仙乎哉。
或問造器有法。身者乎。曰規法首。矩法足。寸法中指。
天下之利害大者三。曰財。曰兵。曰師。師不以道。喪民
心。兵不以道。戕民生。財不以道。竭民膏。反是者利大。
入世淺者慎其流。避世淺者慎其激。
車行其也。故轉圜。席坐其也。故平方。君子用舍行藏。
如是而已。不故泥。不輕掮也。
音之藏於琴瑟。非鼓弗知也。道之藏於聖賢。非用弗
知也。必知音。斯鼓知道。斯用。
墻堵之基。俱下磨上。狹。揭牧蘞蔭遠者。根行與上同。

否則未有不崩摧者矣士君子舍本逐末名過於實。
其崩摧之速亦如之。
六合之內一通而已天地不通。則昏晝相繼。
敗亾朋友不通則猜忌六親不通則乖離四支不通
則疾病文義不通則愚悖所以通之者誠而已。
爲身害者非一物而虎狼人而便佞。狐而斧鉞柔而
黛粉惡而鴆毒美而膏粱。然死於虎狼斧鉞鴆毒者
鮮矣誠能視便佞爲虎狼。視黛粉爲斧鉞。視膏粱爲
鴆毒則何能害及吾身。

艾言

武林 王晫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潮 山來

艾言

邢上徐元美松岑著

天地之於萬物。以直而生之。始非直不生也。聖人之於萬物。以曲而成之。始非曲不成也。乃天地之道直矣。而能生聖人之道曲矣。而能成天地以遂其直。

惟愚頑以曲折之故。繫其所不必知。求其所未嘗有。矯揉文僞。而天之直道以賊。人之於即當以精純爲進步。不當以高淺爲進步。精純者。因所至而求進也。高淺者。棄所至而求進也。余少年時。聞大人教訓。雖記得。却會得未盡。會得至今過事輒思及之。雖不盡記得。却會得矣。觀此亦可知爲學之當務。

因樹以爲榮枯者。華也。乃華之內有果。果之內有仁。迨仁既成。而可不因樹以爲榮枯矣。因氣以爲死生者。身也。乃身之內有心。心之內有仁。迨仁既成。而可不因氣以爲死生矣。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以直而生者。天道也。惟聖人以曲成之。故各因其性之近。各矯其質之偏。宛轉導誘。而天之直道乃遂。惟愚頑以曲折之故。繫其所不必知。求其所未嘗有。矯揉文僞。而天之直道以賊。人之於即當以精純爲進步。不當以高淺爲進步。精純者。因所至而求進也。高淺者。棄所至而求進也。余少年時。聞大人教訓。雖記得。却會得未盡。會得至今過事輒思及之。雖不盡記得。却會得矣。觀此亦可知爲學之當務。

目之不能自見其妍媸者。光外向也。心之不能自決其可否者。神外馳也。故整容者必資乎鑑。善謀者必查乎人。雖然。目之外向。不可使內者也。心之外馳。可使內者也。人苟能斂神返照。則條理自非然矣。

良心二字。解作善心。便不是。良只是本。心本心中原無惡。故着一善字不得。如白本無色。亦着一色字不得。

或曰天下何等人爲大惡余曰當在負義忘恩者或曰然則不忠不孝可寬耶余曰不忠不孝正是負義忘恩之大者

天之受禮於人也歆其一念而已故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親之受養於其子也亦歆其一念而已故曰殽羞維何愛與敬之誠也

故又曰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

曾子易簀之事在曾子可謂守正之義在曾元不失爲愛親之道固不得不然若以天子用婦言以發忍

武王所以誓紂之罪首曰紂用婦言夫以天子用婦言以發忍百姓其罪倘爾令人爲用婦言以發忍

孝則不得謂之過曾子之自愛固不得不然若以曾子之言而遂謂曾元誠細人之愛也則失之矣

檀弓之著此蓋以表曾子之是非以証曾元之非也天下有事不同而兩是者多矣大舜惟知愛親而舉陶官在執法庚齊所持大義而武王急於救民此類是也

畏疏屨而直言不敢盡矣猶不免爲之隱憂者朋友之厚誼忌賊恩而正教不能行矣猶不免爲之曲誘者父子之至情故懃懃二字五倫中都無所用

自國有長君之說立而嫡庶之序又亂要之此皆聖人之權非經常之道也唐成器蒸於建成之禍而爲亂先有功之言其意通達偶合乎聖人之用故以獲安宋太后鑒於五季之亂而爲國有長君之言其意未通達故反以致禍夫廷美德昭之死何異於建成元吉哉故凡有所爲而爲之說者未足爲通論也

王者明於道而立法以威齊萬民聖人明於理而立言以是非教萬民然犯於王法而逃之者容有之矣未見犯聖人之言而能逃之者故君子畏聖人之言

舉人之過只須說到三分當留其退悔之路揚人之善亦只須說到七分當留其精進之路

人皆知樂之爲樂而不知無辱之爲樂也人皆知樂而不知無憂之爲樂也人皆知利之爲利而不知無害之爲利也人皆知善之爲善而不知無惡之爲善必我貴而人賤必我益而人損善之爲樂必我貴而人賤樂之爲樂必我逸而人勞利之爲利必我益而人損善之爲善必我高而人卑夫我貴而人賤必有奪之者矣我逸而人勞必有代之者矣我益而人損必有哀之者矣我高而人卑必有詬之者矣若然則得與失固代謝之機也孰若取其無不得者哉

心正而氣不和者多爲人所憎而天則嘉之氣和而心不正者多爲人所喜而天實厭之不得於人者所失在名不得於天者所損在福故有天降禍福於是人而人謂天道不明者此類是也

寬平易直福澤所歸故險夫不必問之世路和順從容與情所洽故向背不必責之人心

民愈猾則上之法網愈密夫猾者將以逃法也而實則勸上之密其網法愈密則下之爲術愈巧夫密者將使民無法也而實則勸民之巧其術故王之政蕩蕩然王之民皞皞然天之道恢恢然天之民

坦坦然

爽氣迎人者令人不能匿其肺腸靜氣迎人者令人不能逞其言說虛氣迎人者令人不能施其傲狠故君子以氣感

人勝於術馭而言術也

靜則能耐事嬾則至於廢事正則不阿人戾則至於忤人故敬之一字所以輔靜和之一字所以輔正

言必信行必果小人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大人也

吾未能爲大人且卑爲硜硜之小人言頑行行頑言君子也言不頑行行不頑言狂士也吾但願學君子不敢學嘐嘐之狂士

志氣以精力爲盛衰故建業立功多在强壯識力以學問爲消長故諸謀問道必屬老成

今日見前日之所爲文於意多未當者學進也今日見前日所爲事於心多未安者德進也蓋求進無已之心必虛故學問之道貴能含其所已至心要虛却要虛而靈身要閒却要閒而敬一物不有而萬感悉應者虛而靈也一事不涉而百務兼成者閒而敬也愚者以曹昧爲虛不肖者以荒廢爲閒

士絕千謁習氣便成高士僧絕募化習氣便成高僧不然詩文秖以寫穢鄙傲適以增羞

人不患無福但患不能享耳富貴者有洪福却從慳褻錯過貧賤者亦有清福却從愁褻錯過才智者有發舒之福却從無厭中錯過愚拙者亦有安寧之福却從妄想中錯過是故世人之有福者少耳

惟樂天安分庶幾得之

或曰安得人如我意則快耳余曰我亦不能如我意何況於人或問其說余曰前之所爲後或有悔是昔我不如今我意今之所擬勢或不然是後我不如前我意意圖名利而或終身難之是我之才力不如我意也讀書慕古期作善人或言出而不能訒氣激而不能持是我之氣稟不如我意也耳

如是安望人乎

小人能伺君子之意而君子不能窺小人之奸故小人常伸君子常詘小人能順君子之情而君子不能阿小人之好故小人多類君子寡朋

使人不服顧廉恥則國必衰使人不服顧心術則國必亂使人不服顧刑戮則國必削使人不服顧德義則國必亡

知其可以養吾之廉戒吾之行則分內之財宜重視之知其可以敗吾之廉虧吾之行則分外之財宜輕視之

古之受人敬禮者必思報之以心受人恩施者必思報之以力故爲善者多而天下鮮不得志之人矣

今人受人敬禮則責之愈苛少不如意則聲色馬受人恩施則望之無厭少不如意則怨謗焉此禮與情之所由日廢使人不樂爲善而不得其所者亦多矣

能不怨天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拙翁庸語

武林 王晫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潮 山來

拙翁庸語

宛平劉芳喆宣人著

聖人不輕言故言皆可法不多言故言皆可傳

有真道德者自有真功業有真學問者自有真文章無真功業則道德爲虛無真文章則學問皆僞

喜怒慕懼愛惡欲情也得其中正便是聖賢仁義禮智性也不能擴充終非豪傑

使人懼不若使人愛使人愛不若使人敬

天也地也人也皆氣也皆理也離氣則天不能成其天地不能成其地人不能成其人離理則天非所以爲天地非所以爲地人非所以爲人既有天既有地既有人理與氣不在天地人之外未有天未有地未有人理與氣已在天地人之先

人知利之爲利也而不知無害之爲利也人知害之爲害也而不知有利之爲害也

熱鬧場中人向前我向後退讓一步緩緩再行則身無傾覆安樂甚多是非窩裏人用口我用耳忍耐幾分想想再說則事無差謬禍患不及

讀書人不可恃爲有餘亦不可諉於不足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爲有學問人言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此爲無學問人言也無學問人務求如有學問人有學問人務要如無學問人不恃爲有餘不交財帛顯不出人心好歹不遇造次顛沛看不出

人品高低

天在頭上誰人肯頂在頭上心在身中誰人肯收在身中

不求得故不失不求榮故不辱

不必求人人說好不可令人人說不好

道人之善已亦善也揚人之惡已亦惡也

不必問民之貧與不貧但問官之富與不富不必問小吏之貪與不貪但問大吏之清與不清官貧則民

自富大吏不貪則小吏不敢不潔。
異常之物。斷不可食。異常之事。斷不可行。異常之言。
斷不可說。是皆足以害其身者也。
自己作人。便是個人。自己不肯作人。便不是個人。
自己是個人。別人也把你當個人。自己不是個人。別
人也把你不當個人。別人把你當個人。你便真是個
人。別人把你不當個人。你便真不是個人。

醉筆堂二十六善

武林 王晫 丹麓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醉筆堂三十六善

濟南李日景方山訂

居官三十六善

實心爲地方養元氣　無偏執耐煩不暴怒
事上謹飭不竭民力爲逢迎
嚴察徇役不庇護聽信　不爲不近人情事
不以遊玩荒職業　升堂勿飲酒
念絲粒皆百姓脂膏不忍奢侈暴殄
宦門後裔雖衰微必加周恤
孝子節婦極力表彰　善處同寅不生猜疑
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　存恤孤寡無告
關防家人不得通關作弊　精明不事苛察
優禮紳衿事有不可行者喻之以情理
勿遺後患於地方
人有過懲治後即當釋然
民間極細微事必心平氣和處治妥當不可草草

培植學校　宴會不流連沉湎
詞訟隨到即審勿令窮民擔延多費
事有利于百姓者竭力爲之
虛心訪利弊　審理公平不得任性作聰明
用刑詳愼不致皂隸受賂有所重輕
不受富豪賄囑刻薄貧民　不因人走熱
親朋過客隨厚薄贈貽不可處人無禮
不交無益之人壞乃公事
檀几叢書二十六善　卷十五
聞人稱頌慚愧無矜喜色

紳宦三十六善

重宗族鄉黨故舊　非因之嗣不濫罰婢妾
心中常存天理王法　果可自給周濟窮人
不以勢奪人田產子女　不妄信異端邪說
子弟無輕肥闘雞走狗之習
不蓄造花園不蓄歌兒舞女
不寵妾棄妻
收藏祖父遺書　知稼穡艱難
勿貪不義之財顛倒是非
不可重債破人家產　施藥設粥量力濟人

廣梓勸善等書　　薪來出入不使奴僕侵漁
國課早完　　居家平易不使胥吏雕蹄
門第愈高愈謙讓　　不濫收僕從狐假虎威
祖父蓋造房屋門戶雖卑小不忍折毀　　積書
置買産業以現價不虧人平色不以賤物折準
窮親故舊看望盤餐升米經目經心毋輕忽鄙賤
里中不平事善爲和解勿令見官破財蕩産
爲梓里狀塌鋪殊　　干斗秤不得重入輕出
與兄孫講說善惡陰果等事　　放生戒殺
檀几叢書　卷十五　善　二
接引寒士　　敬重父母宗親
不輕改祖宗墳墓　　婚葬不給者量力周濟
入里門下車拱揖　　不論窮措大模樣
士行三十六善
孝友二倫立脚根　　識趣高遠而舉動平易
無貪淫損德　　讀書務要理會不貪多涉獵
虛心受善不驕傲　　不私立門戶黨同伐異
滿面書卷之氣藹然可親　　謀生不徇市井
師長前恂恂雅雅不指揮叫號粗莽逼人
外圓而內方　　博聞強記養之如不識字人
山光鳥語悠然有會　　知恩報德不負如已
相聚輒談道義經術一切傷風敗俗玷名教損陰德
之事概不屑道　　養器識不入輕薄一流
近益友規箴責善　　事事存禮惜名節之心
公門無足跡　　講說古今賢孝訓習妻孥
愛惜祖父令名　　處骨肉宗族不揚過露醜
不妄述風傳不根之談　　言行取法先民
表履正大光明不求異樣準美
檀几叢書　卷十五　善　三
交遊勿濫
壽孔顏樂處　　每晚回思一日所爲惟心方寐
不恃才傲物不以陰險詐術貽子孫　　固窮
書籍有銓次排纘收貯不使狼籍不亂加批點
汲引後進　　檢惜字紙　　以天下爲已任
專讀太上感應等書　　寒夜書聲出金石
處鄉鄰以厚道使人敬不使人畏使人愛不使人惡
商賈三十六善
出入公平不損人利已　　粗衣淡飯無過分
等秤平色勿昧本心　　率妻子以勤儉朴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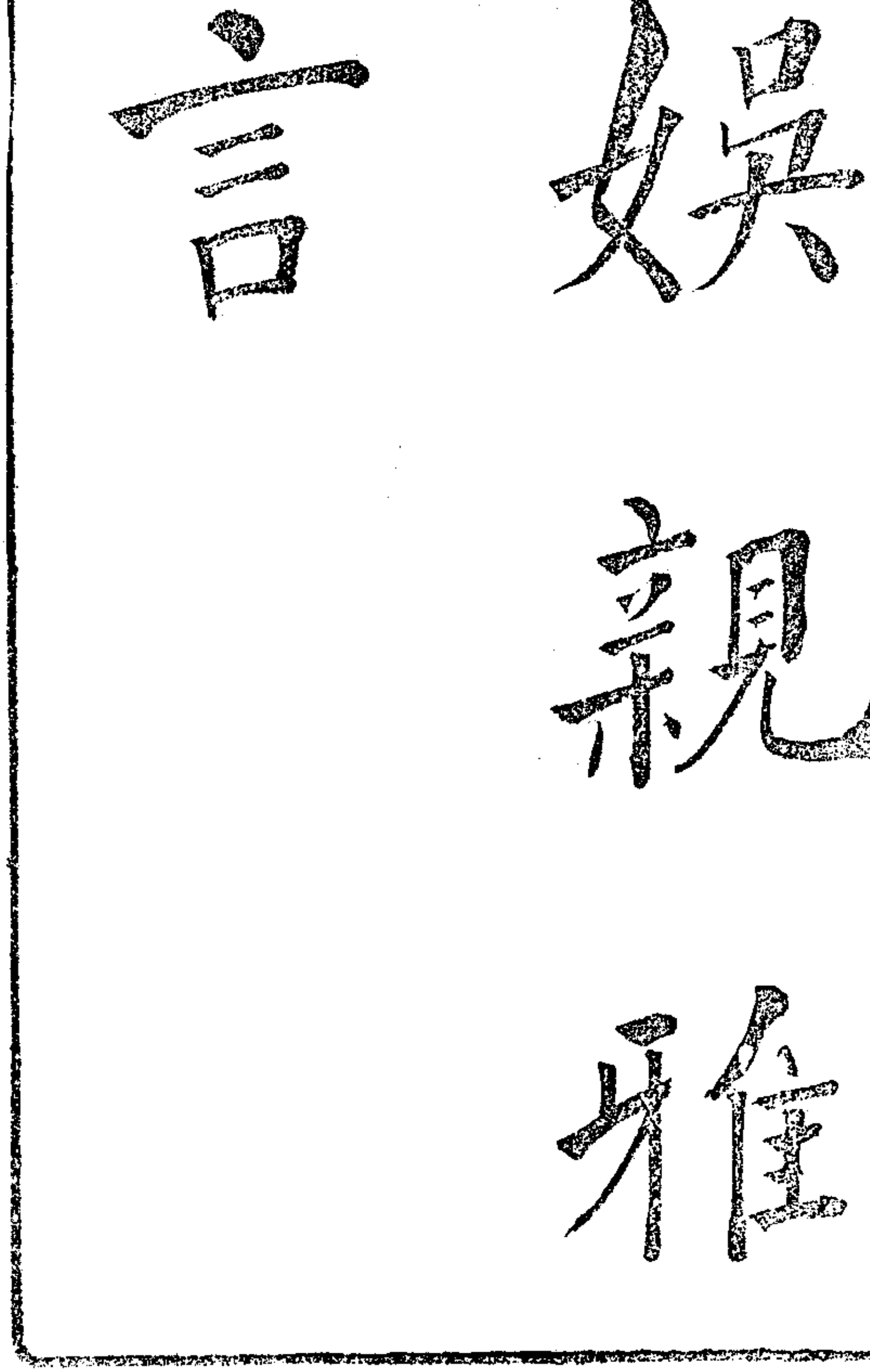
交易一味和氣不成則已　買貨先計子母
不賣違禁私貨　不貪本分不刻意求行佔
不進香赴會　不交結營兵衙役爲護身符
三朋四友不浪遊　競競業業依守法度百姓
見官長謹飭小心不敢放肆　使喚老實蒼頭
敬讀書人　不四一時貨缺便高抬時價
遇橫逆之來從容理直勿鬬勿爭　不漏稅
遠行不夜飲　無事時檢點貨物經營帳目
量力施捨孤貧　和睦街鄰　早起晚睡
不入賭博場　不扳援貴介　不借債妄爲
不信邪說浪費　不看戲不看曲書
與老成本分人往來　不宿娼飲酒
見人諫善有禮　像個生意買賣人
家常不衣紬絹等物　供子弟讀書
人有遺失金錢及數目算訛價值溢出即與退還
不羅織衙門事

農家三十六善

臭王法　乞兒上門方便飲食不慳吝呵斥

四時新物非薦祖先奉父母卑幼不敢先嘗
不遺地利　不聽信婦人小見傷骨肉之情
約束子弟不遊手好閒　不訟不鬬不盜不賭
夫婦勉勉勤勤　喜作事非獨布施僧道
禮貌相率不杜撰強作解事　敬老慈幼
聽信老成人言語　儉用餘蓋藏以備荒年
客至黃雞白酒不學蘇樣陳設　國稅早完
遇惡鄰里忍讓化強　粗衣淡飯培生歡喜心
不以遊蕩廢正務　家常說好話教訓子孫
婦女朴實不用金銀珠翠不學城市裝扮
牛羊雞豚蕃息　歲時伏臘鄉里酒腐歡會
廣種蔬菜瓜果　鄰里有無疾病周恤扶持
積糞　開則料理農器　婚葬稱家有無
勿借債妄爲奔走權貴　不看戲不聽說書
無事教子弟識字　量雨較晴種植收割以時
經界分明　稽核門戶場垣防水火盜賊
不結交衙役土豪　婦女靠燈紡績
不與兵丁往來　多植樹木

止


吳
三口
稅
雜

光緒甲申初夏

吳興陸氏刊

娛親雅言自序

元照幼而憃愚獨學無友儌於學問之道乾隆癸丑始得覩餘姚學士盧先生先生不惜教誨示之軌則元照微有知於古人故訓之學實基於此徙還兩載而先生殞維時已識嘉定少詹錢先生顧未偕請益嘉慶丙辰端居多暇仿古人掌錄之意掇拾所聞得書四五十翻其時　先人年六十三患河魚之疾思以此娛之因以娛親名書其曰雅言　先君所定名也錄寄錢先生求正定之先生爲之指瑕糾繆且畀之序　先君聽畢大喜諭元照曰錢公文眞良藥也吾疾且半瘳矣自時厥後日從事於茲每成一卷輒走使傳觀冀聞闕失積累既夥寖寢凡數易如是者五年而　先君之疾卒不瘉遂有庚申六月十三日之變苫凶之中不復問所業又三四年而室家之既漸生骨肉猜嫌外虹內潰元照孑然以孤露之餘生憂愒疾疢相嬗乎終歲楹柱門戶既已艮苫而所生之不才子日從而撓之元照自顧拯灾無策

自序

此區區之心於焉少慰苟安媮樂刪次舊藁擇夫說之語出於已而不背乎古者錄存六卷仁和宋德輝寓書索藁本遂以舊藁詒之於是元照年已卅五去　先君之弃養二百有卅四旬矣豈不痛哉若夫學問之事非元照所敢議也　昭代百餘年間名儒輩出撰案鉤稽巨細精猗罔有不盡其著者無論已同儕中元照所得聞緒論者如同縣楊傅九鳳苞德溥徐新田養原海甯錢廖伯　坫李尚之　銳武進臧在東　鏞堂德溥許子詠　宗彥之

流其學皆倍蓰於元照然廣伯以蚤世無書傳九嬪
病未及成書餘數君則鄭重不肎輕出其書元照之
不敏獨先以書自見甯無汗下然而不能自已者有
兩端焉元照生四年而入塾計在塾之年十有四此
十四年中知我　先君之心力幾何而元照之所
以償我　先君十四年之心力者一於之外僅此數
卷書燬而弃之則　先君之心力盡爲虛擲此寫定
之故一也盧先生始發元照之矇一見卽曰吾畏友
又曰足下定可傳甲寅之秋扶病來石冢留數日而

去時年已七十八先生殫後元照通書於金壇段君
段君荅書曰自與抱經游耳吾兄名知先生生前遊
揚賤名如此錢先生不苟稱許人獨於元照不惜假
借再三元照於兩先生雖未嘗侍函丈稱師弟子然
而推原求委不敢忘所自也令兩先生皆已謝世元
照方以廢學負知己爲媿此書不存益懼無以報兩
先生且諸子商榷之功亦隱而不見矣此寫定之故
二也若夫　遷兒之讀父書固所願也然非元照涼德
之人所敢望也寫既竣乃書其緣起於簡端以志吾

娛親雅言序

今海內文人學士窮年累月肆力於鉛槧孰不欲託以不朽而每若有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決之曰多讀書而已矣善讀書而已矣曾無萬卷書臆決倡聲自夸心得縱其筆力亦足取快一時而溝洫之盈涸可立待小夫鷙而舌撟識者笑且嗇冷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矣亦有涉獵古今間見輿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鉏鋙說經必詆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可取而其強詞以取勝者特出於

門戶之私未可謂之善讀書也唐以前說部或托齊諧諾皐之妄語或扇高唐洛浦之穠波名目猥多大方家所不屑道自宋沈存中吳虎臣洪景盧程泰之孫季昭王伯厚諸公窮究經史實事求是雖議論不必盡同要皆從讀書中出異於游談不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言而不得以稗官小說目之也茗谿嚴九能氏少負奚才攄染家學所居芳椒堂聚書數千卷多宋元槧本九能寢食於其間漱其液而嗜其華中有所得質之尊人茂先翁許諾而謹書之積久成

裒名之曰娛親雅言貽書乞予序其端夫古之娛親者牽車負米奉盥千百里契闊跋涉以謀菽水之歡而嚴氏之娛近在庭闈以圖籍爲兼珍以辯論爲舞絲此其娛殆有出於文繡膏粱之外者矣以讀書爲家法而取之富而擇之精吾惡能測九能之所至也哉

嘉慶元年歲在游兆執徐相月之望嘉定同學弟錢大昕書於吳門紫陽書院之春風亭

娛親雅言者吾友嚴九能承過庭之訓會稡參互爲
書凡若干卷九能小予四十三歲而予交其父子間
如紀綦之遊九能小時已結交多老蒼而予令 亡始
識之葢未嘗不恨相見之晚也九能天稟絕異生甫
周晬卽能作眞草字其尊人茂先翁抱就案頭卽摶
腕揚筆揮灑盈卷軸逮三四齡語放筆作擘窠大字
求請者滿戶外雖素以善書名者多遜謙以爲不逮
也九能既知名於時大興朱石君尚書督學兩浙檄
令就試補學官弟子員時九能年十六尚書詳其卷
語之曰朱公儁青君一衿而咸若是使有進此者將
何如矣九能曰非然也人情固甚譽譽而惡聞毀耳
然譽之不當其可恥有甚於毀者夫天下不有咸恩
而未爲知己者乎如朱公乃眞吾知已也九能善讀

曰信筆塗雅卻無俗氣九能謂尚書知我向人 呼誦
其評語其室人嵇金匱故大學士文恭公曾孫女也
誦之曰朱公儁青君一衿而咸若是使有進此者將
何如矣九能曰非然也人情固甚譽譽而惡聞毀耳
然譽之不當其可恥有甚於毀者夫天下不有咸恩
而未爲知己者乎如朱公乃眞吾知已也九能善讀

親娛論者多以爲過雖然經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並以顯父母乎使置立身行道於不問而猥以揚
上弟顓要津當之亦淺之乎其言之矣然則九能之
爲此未可厚非也且九能固非抱一經以老者九能
能不求於世也要不能忘九能然使九能爲當涂所
物色置身通顯博取人間一切可欲可豔之事而其
所以娛其親者正自有在也而它何與焉學士徐姚
廬紹弓先生爲事嘉定錢曉徵先生皆与九能爲忘
年交而學士藏九能尤深憶乾隆庚子學士以觀

察至京師予每与洪稚存耋奉講論學士輒爲嘉與
嘗語其女夫李翰林兼采曰吾此次入春明覺後來
英俊頗咄咄逼人稚存今已貴矣子則年景向盛無
可著見有媿知己之言而竊喜於同岑臭味得九能
之張吾軍也於是乎書嘉慶三年七月吳蘭庭

右娛親雅言若干卷吾友嚴九能氏之所作也稧家者流自古有之至唐宋而寖盛予於唐得四家焉曰顏氏匡繆李氏資暇蘇氏演義邱氏兼明於宋得四家焉曰沈氏筆談洪氏隨筆王氏叢書王氏紀聞此八書者皆足爲攷鏡之資而曲阜浚儀兩家最善以其長於經也夫學不本於經無足觀者今讀九能之書其於經也鉤竒翼同宣釋疑滯如庖丁解牛排擊割剝皆中理解於爾雅尤多所發明徃徃補郭氏所未備其它論議亦俱不苟抑顏王之流亞歟其可棄

以雜家目之哉又備舉同時商訂之語著於下方雖鄙人管見亦所不廢其虛心納善不可及也至以娛親名書更見天性肫篤不徒擅好古博雅之稱矣寫既成德清徐養原新田甫書後時嘉慶七年一月也

妙覩雅言序

以說郛爲體不取尤散無用之言取古經史子之類分而攷舉其所知以爲書莊宋莫著於田學紀聞當代莫著於日知錄近日好學之士多有效之者而莫著於吾友嚴君九能娛親雅言余嘗以爲學者記所心得無急所能可以自課可以持贈同人莫善於是顧爲之者其獎有二一曰勤記雷同皆中無所得藉是邀名自謂知古孰多而已哂之東原師曰知十而皆非眞知不若知一之爲眞知也洞

徹其本末務剖其是非覈諸纂書而無疵反之吾心而怙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也九能所記皆得於眞知故近以自娛娛親遠以娛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其傳世行後無疑也夫人有心得之處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見抑余以爲古人有言有爲未善不思後之人處此必有善於我者未嘗不恨後之人不可見也田學紀聞一書足備何義門閻百詩全謝山錢曉徵皆爲補閒糾繆目知錄亦多有經近人是正者伯厚亭林提筆時豈不知

有此乎豈不歎惜其不可見今九能之書存同志諸友梁曜北徐新田許周生猶在東莞皆爲之壁摩商榷力爭鋟梨夾注於行間此又不俟後之人爲之伯厚亭林知此必恨當日之未能集思廣益有如是也抑余又以爲攷覈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考覈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間而以讀書之攷覈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不之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尚別爲異說簧鼓後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爲之防者然則余之所望於九

能者勿以此自隘有志於攷覈之大而已矣嘉慶十四年正月金壇段玉裁序

九能寄示娛親雅言讀竟率成即題卷首

平生子嚴子制行秉卓犖甘旨奉高堂娛親願已足有田二頃餘力耕不求祿家近白蘋洲臨流愛卜築詠茅八九間託契松與竹家世富藏書插架萬千軸永日長閉門鉛槧不離握論學窮根株經心昭亭毒三蒼并五雅鉤析露隱伏海內徵耆儒盧學士錢詹大昕列眉君与之切劘兩公皆歎服同時得數子謝辭侍御志祖徐上舍養原臧鄭學皆精熟君與之議論秀才鏞堂許兵曹宗彦亦寓於此與君初識面傾心訴衷曲相見語嘗連相思書上下芸馳逐昨秋買櫂來樸被同園宿予館於王氏同園君來杭徘徊九能者賢獨寄我所著書談理如炳燭細字紛牛毛老眼摩挲讀君身涉世淺君心衛道篤君抱幽憂疾意思多含蓄我欲剖君懷知君心未欲撫卷倚踟躕有句不得續

正覩拜上時年七十有九己未六月廿八日

娛親雅言目
卷一
周易 尚書
卷二
毛詩
卷三
周禮 儀禮 禮記 大戴禮附
卷四
左傳 國語附 公羊 穀梁
卷五
論語 孝經 孟子
卷六
爾雅

周易

乾九三夕惕若厲无咎惕若猶出涕沱若戚嗟若用史巫紛若之例當於若字句絕然自淮南子以至唐宋皆以若厲爲句朱子本義始更定之閻百詩謂證以文言雖危无咎之文知句讀斷立如是閻說誠是然閻以古讀爲誤則亦非也夫行文與說經不同行文意在順辭不憚裁翦如舉善而教不

能則勸自當以不能上屬而漢魏人有以四字爲句者見翟氏論語攷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本一見翟氏攷異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乎上屬而白虎通聖人引文以聖乎堯舜爲句固天縱之將聖文多能也將聖上屬而風俗通義過譽引固天縱之以將聖下屬唐人亦承用之又如漢書敘傳下云蓋均無貪遵王之法引用成文不去蓋字餘如友于刑于色斯嫠斯皆其例也古人豈不知雖危无咎之文乃所以釋厲无咎者

王矣似與貞問義不協故庸成引其說於周禮而注易則不從之也惠氏棟周易述亦以貞丈人爲句而不作貞問解

師彖傳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焉融云毒治也元照案莊子人間世云無門無毒郭象亦訓治毒與督通故有治義又案德經養德云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釋文云毒亦作育據此則毒有長養之義以此解易則與彖傳容民畜眾之義更合

泰九三无平不陂釋文載彼僞彼何兩音元照案離

騷循繩墨而不頗王逸云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是漢易作頗讀彼何反爲合洪範無偏無頗唐元宗詔改爲陂易之頗字不知何人私改遑應亂經固有不謀而合如此者

傾也易曰無平不陂元照羣經注陂字皆後儒所改

帝乙歸妹兩見荀爽對策引之云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其諸侯也後漢書本傳虞翻則以帝乙爲紂父元照案左哀九年傳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

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徵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也此與虞說合荀說非古義也

錢少詹云大昕案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爲成湯此荀慈明所本

復初九不遠復无祗悔釋文祗从氐非也此當从氐

氐是遏用故王肅作禔次九五祇既平京房亦作禔也釋文氐有支音故九家作豉爾雅釋詁訓疵爲病

祇卽疵之通借故鄭君訓祇爲病詩俾我祇兮小雅何人斯傳亦訓爲病也後漢書郎顗傳思過念咎務

消祇悔與鄭義合韓伯訓大意懷於古無徵爾雅釋文

从疒氐亦从氐據說文正之徐新述云義同案疵

卽瘡字訓病祇字雖亦訓病與疵字義同音異唯

無將大車當作疵白華何人斯

俱當作祇今白華作疵誤也

大畜象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鄭虞皆以輝光日新爲句王弼以日新其德爲句惠氏周易本義辯證歷引漢書禮樂志度尙碑文心雕龍張華勵志詩以申鄭讀元照案漢書王莽傳上陳崇等奏莽功德有甄耀翼翼日新其德之文是西京師讀已有此句法非王弼臆定也而惠定宇農以爲宋儒

所改更誤

習坎虞翻云習常也陸績云習重也元照案左哀十年傳卜不襲吉大禹謨古文卜不習吉杜預訓襲爲重孔傳訓習爲因因重之義一也故繫辭傳曰因而重之尙書正義云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齊竟陵王行狀竊謀襲古事善注襲與習通又

案周官地官鼓人職以鼓鼜教士衆坐作進退之事鄭注故書鼜爲習士習襲通用之徵象

謎者以禮注古文禮爲襲此皆習襲通用之徵象

曰習坎重險也以重訓習以險訓坎陸說得之王

殆以便習爲說較之於虞尤無當矣（段玉裁云少牢訓習爲重稚）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鄭本作刑剭云養原作刑益鄭本經文亦作形其讀刑爲刑耳）其注云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元照案周官甸師掌田萊（秋官）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秋官）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司烜氏之屋誅卽誅有爵者與王同族故注云屋讀若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漢書敘傳（下）底剭鼎臣言哀帝誅朱博之屬也服虔曰周禮有屋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足（服義同鄭則必作剭茲仍毛本）又五經異義云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曲禮）正義引許服之說均與鄭同蓋九四近君大臣之象故其象如此證以敘傳則孟堅亦同於鄭也荀虞作渥（段玉裁云養原則未可知若荀虞之說具載李氏集解未嘗作剭也）訓刑則未嘗異也至

王弼以爲形色之形渥丹之渥乃無稽之言矣又案刑之於屋下故其字从刀从屋於六書則屬形聲而兼指事者亦經師增益之字非說文所有周禮古文也故作屋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弼注爲斯賤之役（鄭京易舉正謂斯合作斯）困學記聞一云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斯字元照案斯之爲言離也爾雅釋言（說文斤部）析也史記張耳陳餘列傳有斯養卒韋昭曰析薪爲斯然則名之曰斯正取析義毋庸加偏旁也令史漢斯字或从广或从广與从人僧紹作仁正義本作仁云言聖人何以保守其位者皆俗字（臧在東云易舉正之言殆無一是者）繫辭（下）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必信仁愛故言曰仁也韓伯於此無注故陸孔各據其本而爲說元照案東京賦守位以人不惰險害薛綜注人謂眾庶也下云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嚴輯與襟帶此申釋守位以人之義也李善引易從王下本乖其意也又三國志高堂隆傳引此四

語而繼之曰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
乃士民之命也此與東京賦皆古本之證毛刻三國志作伍
益守位以人聚人以財二語本相承而下朱子
本義作人合於古矣
繫辭下以佃以漁釋文音魚又言庶反元照案淮南
原道期年而漁者爭處淵瀨高誘注漁讀告語又時則
命漁師始漁又林說漁者委淵注皆云漁讀論語之
語言庶一音乃漢儒舊讀然玉篇無此音廣韻上
去聲亦不收漁字則此音失傳久矣集韻有牛據

反一音類篇九御部亦收漁字卽本之釋文也

睽卦傳大過顚也鄭注云自此以下卦旨不協似鐙
亂失正弗敢改耳朱子亦以大過以下卦不反對
疑其鐙簡而云以韵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元
照案大過與頤姤與夬漸與歸妹既濟與未濟皆
相反對特參互其文耳未嘗鐙亂蘇氏傳徑改易
其次第而不知其不諧於韵明陳第所改於韵雖
諧然塗竄經文豈非武斷皆失審愼之意
六經之殘闕者尚書爲甚其屢經矯亂者亦唯尚書
爲甚秦火無論已漢時立學官者伏氏今文也孔
壁古文唯行於民間逮東晉古文行而孔氏眞古
文遂晦此一厄也唐人撰正義遵用孔傳而眞古
文馬鄭之注盡亾此又一厄也然東晉古文猶有
古字至天寶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其所定者
俗字居多此又一厄也然陸德明釋文尚在衛包
改後賴此猶存一二古字至宋開寶五年太子中
舍陳鄂奉詔栞定釋文合於衛包所定之本此又
一厄也益至是而桂氏書之舊文亦栞除殆盡矣

唯正義成於永徽中在開元之前當時正義單行
不與經注相屬故猶得不改後人非不欲改合經
文無如文錄不能盡改間存一二然亦僅矣○困
學紀聞二云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
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又云咸平二年孫奭請摹
印古文尚書音義卽釋文元本與新定釋本卽段玉裁本並行
今亦不傳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引書曰黎民於蕃時雍此
益用歐陽尚書今文家說也蕃當訓繁無應劭曰

言眾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牽合古文爲說恐未允

方命圮族鄭注方讀曰放謂放棄敎命江氏聲云漢書傅喜朱博兩傳皆有放命圮族之文（傳傳曰放棄敎命）是皆用此經語知漢人皆如此讀元照案方命又見孟子（梁惠王上）趙岐曰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此又一證也（夏官方相氏序官注方相書放命今文尚書也鄭云孔氏書所破讀者取諸歐陽夏侯也）鄭讀方爲放即九能所（猶言放想臧在東云漢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馬鄭皆云麓山足也高誘淮南泰族注云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論衡吉驗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又（龍亂）云舜以大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又（感類）云舜入大麓烈風雷雨風俗通義山澤云謹案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元照案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子長親從安國問其所傳述孔氏古文之說故諸儒皆承用之王肅注獨云麓錄也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天下萬機之政孔傳孔叢子論書之說與王肅同元照案此歐陽夏侯今文家說也論衡正說云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王仲任引今文家說也（已著於上文故不復標明）其自爲說則云兮人庶之野而覩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又云說家以爲譬喻增飾此指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之言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紀述說之傳失之久矣仲任宗古文家言而駁當時博士之說反復甚明又攷漢人用大麓如漢書王莽傳中子前在大麓至之事大錄於君又王莽傳上陳崇奏莽功德云秉家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又王莽傳中子前在大麓烈風於攝假師古注大麓者謂大司馬宰衡時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劉毅上書安帝云覽總大麓章懷用王肅注蔡邕楊秉碑統大麓之重顧氏家訓文章篇引此所用皆從今文說梅氏書既託名孔氏而亦用今文其自露敗闕矣孫益庵云偽孔傳孔叢子俱出王肅之手以此類證之固宜（丁晏疑）

傳只云大麓之野歐陽夏侯未必訓麓爲錄聚成更不當兩敀再思之鄭君本兼通古今文說有不容盡廢者故竝存之說注今文家書則今文之說注經注傳體固不同也已明見論衡似無可疑

歸格于藝祖馬融云藝禰也鄭注藝祖文祖元照案史記五帝本紀云歸至于祖禰廟白虎通三軍云王者將出辟于禰遷格于祖禰者言子辟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諸本作藝祖今據下文及巡狩篇引正文又正與鄭注反又巡狩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于出辟反面此說

事攸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此皆季長之所本也何劭公引書亦作祖禰公羊隱八年鄭義未詳惟刑之恤哉孔傳以恤爲憂按史記五帝本紀云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作謐元照案爾雅溢謐靜也釋詁說文謐靜語也言部詩閟宮有侐傳侐清淨也魯頌文侐靜也人部溢謐恤侐音近通俗詩假以溢我周頌維天之命左傳引作恤我七年廣韵引作謐我七歌是其徵也莊子齊物論以言其老也釋文本又作溢子長以訓故代經其義不可易孔傳非也漢書刑法志成帝詔引此文作

恤師古亦從孔傳循攷詔意以律令煩多日以益滋故使明習律令者議除妨刑及可蠲除約省者其引此經正合靜義不當用傳說○江氏永注定經文作謐注云謐或爲郵疏云僞孔本作郵非古文而猶存其字於注者以流傳既久故不敢汲汲改之文江氏似未攷漢書亦作恤也

女后稷王氏鳴盛後案江氏永注皆作后稷江氏後據宋本列女傳作女居稷因攷鄭注云女居稷官知鄭本作居著其說於續補說元照案論衡骨相云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鄭君箋詩魯頌閟宮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所云居稷皆用堯典可爲江說之佐然江以后字爲王肅所改則非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十有二牧而云弄作后稷應劭曰后主也爲此稷官之主也孟堅此文遵周尚書后字豈屬私改若謂孟堅元文作居則應氏不當訓主矣此蓋傳授異文未可偏據徐新田云養原案史記亦作汝后稷是其證所改郭列女傳又云世世居稷官此即國語所謂世后稷也后稷也字亦當作居郭以居訓后也豈國語后可也改后爲居則不可

白虎通王者不臣云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江氏永注以此文列於逸文元照謂此即堯典咨伯之文也案堯典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又伯拜稽首古人文簡故不曰伯夷而曰伯恐無深義否則十二牧四岳官而不名又將何說且禹與弃契豈曰不賢豈曰不貴何獨異於伯夷乎此雖古義未足據依

論衡語增云經曰殪成五服五采服也元照案諸

儒說尚書無遵用此義者蓋今文博士家說也因帝之命禹有五采作服之文故以五服爲五采之服下又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則知其承上文而言之愩其說至于五千不可復詳矣

禹貢杶幹栝柏鄭注柏葉松身曰栝此用雅訓也爾雅作檜說文亦同說文別有栝字與檜義異然說文於杶字下引書亦作栝是許鄭同也元照案說文栝从口昏省聲隸變作舌與會音義相坿故可通偕詩王風君子于役曷其有佸傳佸會也又小雅車舝德音來括傳括會也釋文本又作佸方言括會善言也籀文話从會作譮周禮女祝注禱猶祝也

嫉一 三十一

施从也聲惕从易聲故可互轉此爲盤庚異文無可疑者又攷鄭注盤庚云上篇盤庚爲臣時事王氏後案無以徵其說元照以此書所引等其文義則知其與鄭同也其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此書引論語以證王者自稱予一人引尚書以證臣下稱之爲予一人若如孔傳則亦屬王者

自稱與論語復何別乎此可見鄭注非鄒說也○
上文王若曰格女眾云云江氏永注從鄭注謂是
盤庚述王言若多士多方述成王命稱王若曰也
其說是也然王言而述之自臣下即可爲臣下稱
君之證古人引書徵徵如此
高宗肜日據史記則是祖庚嗣位之後祖已追述其
事而作者夫高宗廟號也戔丁在位不得有廟號
則史記之說確矣或疑康王之誥文侯之命康文
耶元照案篇名乃後來所定篇內固未嘗云康王
文侯也若高宗肜日則已見於篇經矣非此二篇

比也書序文簡故不詳言其爲戔丁祭於湯廟有
雊雉之異而作則書序史記無異說也大傳亦同
至金氏通鑑前編則謂是祖庚之時繹於高宗而
有雊雉之異亦據史記以高宗肜日繫於祖庚時
而發書傳會選從之元照案史記云帝戔丁祭成
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戔丁懼祖已曰王勿
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云則史固有明文
矣下云祖已嘉戔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
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是祖已在祖庚時追述先

王之事而作史文又甚明金氏未暇致詳遽立新
說而亭林潛邱皆信爲定論何也
盤庚述王言若多士多方述成王命稱王若曰也
其說是也然王言而述之自臣下即可爲臣下稱
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忍商也故謂之商書
元照案不忍商之說自孔傳發之然非篤論也商
祀周年著於爾雅雖然在當時亦未嘗書一劉歆三
統歷引伊訓云惟大甲元年此眞古文也是商未
嘗不曰年也洪範稱祀正同此例若以箕子不忍
商立說則洪範周書史臣之筆而非箕子所自作

者也逸周書酆保小開采戔大開戔小開戔賓典
酆謀諸篇皆稱祀其時尚未代商稱祀猶有說然
大匡文政兩篇皆云惟十有三祀與洪範文同此
復何解乎若記傳稱洪範爲商書固不止左傳亦
猶尚書大傳稱堯典爲唐傳說文心部引堯典稱唐
書之例也左傳引衛詩威儀棣棣一年耶也而謂
之衛亦此類耳皆不可據以立異○又案厚齋此
論亦有爲而發故又云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
子亦箕子之志也陳氏用漢魏亦然此可以知其

立言之旨矣亭林論胡文定春秋傳謂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斯之謂歟

七稽疑曰驛古文作悌今文作圛圛遠校定作圛說文口部圛下云圛回行也商雨徐本說尚據廣韵引改書句曰圛圛者商徐本無者字升雲半有半無元照案升雲半有半無乃許君釋圛之義說文糸傳困學紀聞皆云然其說是也洪邁毛晃說以圛圛升雲半有半無爲逸書之文閻百詩朱錫鬯惠半農皆承其誤○王肅注圛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孔傳驛盡改也尚書中此類甚多賴有疏文可以徵驗如幽洲本是州字

氣落驛不連屬竝用許義孫監察云志祖案經文本作日零日圛其作蒙驛者衞包所改耳疏文較頗且唐時本別行故不照案爾雅功質成也釋詁其義同故下文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魯世家仍作功

金縢公乃自以爲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功作質元大木斯拔正義云大木於此而拔以斯爲此非也元照案斯當訓盡詩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箋斯盡也正義云斯盡釋言文案今爾雅無此文檀弓注亦之言澌也消盡爲澌釋

文云本又作斯又我喪也斯沽注斯盡也是斯有盡義魯世家云大木盡拔是明證也○釋文於斯之訓盡者皆音賜此因孔傳無明文故不作音

大誥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孔傳釋堂構之義不甚析元照謂此當以說文之義解之堂似不合作堂基解也宜讀爲樘樘衰柱也徐鉉曰今俗作撐交互設衰柱所以防傾敧也構蓋也杜林以爲椽椽柄字室既落成乃須蓋覆椽柄皆其物也此始易而終難者故以爲喻

鄭注康誥孟侯云依略說大子十八爲孟侯呼成王也此從大傳之義漢書地理志下云封弟康叔號曰孟侯與大傳義異孔傳亦以孟侯爲康叔元照案呂覽正名云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高誘注孟長也孟長釋詁文鄭注大傳以迎訓孟其義未詳案之呂覽則解從漢書爲當徐新田云養原案毛詩衞使爲之長似康叔兼用古文說

顧亭林論柰何二字云始於五子之歌又引左傳曲禮九歌諸書姚氏鼐左傳補注云柰何楚言也申

叔展遠啟疆楚人故有柰何字老莊屈宋皆有柰何固楚言然也漢高祖楚人於是漢人習其言非復楚語矣史記用之最多公羊曲禮皆漢經師口說故亦有之其實周人不言此也僞爲五子歌者不知其爲楚言而誤用之矣元照案僞古文五子之歌柰何不敬襲用洛誥曷其柰何弗敬顧氏不引洛誥殆偶忘之洛誥今文也安得謂周人不言柰何乎愚嘗謂辯古文尚書者自閻百詩而後頗有過於深求而反授人以口實者如此類是也書

於此以見立論不斬乎新而斬乎確（錢少詹云說而斬乎確此古今不易之論宋儒之病亦在求新）經不斬乎新多士罔不明德恤祀傳云憂念齋敬奉其祭祀元照案恤當訓慎爾雅毖神溢慎也（釋詁）溢與恤通詩假以溢我（周頌維天之命）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襄廿七年）是其證也召誥曰毖祀于上下傳以爲慎祀恤祀猶毖祀也又召誥上下勤恤亦勤慎之義傳云勤憂敬德亦非

呂刑耄荒釋文云字又作薨元照案耄卽薨之俗體

攀經音辨禾部云秏老也耆耄王秏荒鄭康成讀是鄭本尚書作秏而破爲耄其注必曰秏當爲耄老也惛無攷矣（周官大司寇注引書作耄此從破引之）宋初或鄭注未亾或釋文原本尚存（今本尚書釋文乃閒寶中陳鄂所采定者故賈得據之要非妄造也王氏後案以秏字無義謂鄭必作眊元照謂經典傳授異同大都以形聲相涉之故初不論義之合否禹貢沿于江海鄭本沿作松松之誤明甚然鄭猶未徑改但注曰松讀曰沿而已沿之爲松較之耄之爲秏不更無義乎安見鄭本之必不作秏耶云鄭必作眊其所據者說文也許鄭師承不同說文引經多與鄭異似未可懸斷鄭本同許耳（徐新田云養原案鄭注周禮大司寇禮記樂記皆引王耄荒據二禮注尚書宋初或鄭注也鄭注尚書宋初或釋文皆作旄荒是鄭本實作旄也釋詁溢與恤通詩假當已不傳而禮注蓋有誤作秏者故賈氏采入音辨今本禮注既皆作耄而注疏皆作耄非釋文單行本竟無由知鄭本之作旄矣亦改作耄非釋文單行本竟無由知鄭本之作旄矣亦改錢少詹云鄭意亦疑爲旄之誤得徐君說引據精確無可易矣又曲禮八十九十曰耄射義耄耋期頤稱道釋文皆作旄段懋堂明府云賈所引者卽大司寇注文耳今皆好去聲此宋板周禮作耗卽秏也今皆好去聲皆類此古音毛去聲假借亦無疑也）文侯之命父義和傳云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

正義云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毛詩禮記正義皆同元照案叔虞成王之弟也成王至平王十一世叔虞至文侯十世文侯平王之族父也故以父稱之逸周書祭公王若曰祖祭公孔晁注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在祖列是父祖之稱皆從其輩行與同姓大國稱伯父之義無涉傳謂稱父者非一人明乎凡屬父行皆稱父也正義失之矣

旅弓一旅矢百元照案依義當作驢驢旅聲相近詳惠氏論語古義故古文假借作旅梅氏改旅爲旋正義云旋字從元故爲黑也案旅从从二人今从元从仡仡不成字說文新附以旋附元部無理之尤者也衛包又改作盧經文已改正義尚作旅較諸旋字少爲近理又案左傳僖廿八年旅弓矢千釋文作旋云本或作旅非也從俗字而毀古文殊謬

書序高宗夢帛作得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兩引俱作帛大方廣佛華嚴經一妙法蓮華經一帛爲得之古文此亦衛包所改釋文爲陳鄂氾亂故末由尋

氏論語古義

白虎通引此以證帝稱天子古唯唐虞稱帝其文當在二典今堯典既無此文則爲殘典逸文無可疑也江氏永注乃強改無逸篇以就此文見續補說失之不審矣○江氏云帛之與逸漢人必分言之如孔氏二十四篇則目爲逸書若稟飫帝告釐沃等篇孔氏亦未有者乃爲帛篇然則帛者不稱逸也許子誦云郊特牲疏引大傳中大社

惟松五語亦稱尚書帛逸篇

周書嘉禾篇伏孔今古文皆無之唯漢書王莽傳上

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嗇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共二十字莽因此遂稱假皇帝其飾經舞禮誠不待辯然所引書則非僞也元照案高宗肜日惟先格王正厥事漢書成帝紀五行志七中之下孔傳外戚傳下續漢書律歷志中引皆作假王假格古今字假王不獨見於周書也孔傳以格爲至解爲至道之王師古五行志注以假爲大解爲大道之王其義一也周書假王之義當亦同此惠氏儀禮古義引此文云假讀若格至也

江叔澐惠之弟子其尚書公注背其師而從莽說過矣○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禾也成王之所饋時周公居東非居攝之時周公受成王稚嗇則禮于文王武王其受禾也亦必禮于文武今所引者乃禮祭時之文稱成王曰假王歸美於君也

周南葛覃傳灌木叢木也釋木文　顏氏家訓書證云江南
詩古本皆爲叢聚之聚而古叢字似叕近世儒生
因改爲叕解云木之叕高長者周續之毛詩注音
爲徂會反又音祖會反劉昌宗音爲在公反又狙
會反皆爲穿鑿失爾雅訓也毛詩釋文云一作叕
作外反元照案叕叕二義迥別說文最在同部曰

犯而取也叕在口部曰積也叕義與叢同廣雅釋詁
一叕積也釋詁三叢聚也　曹憲音在遇反史記周本紀有
周叕索隱音詞喻反此二音皆不誤叕聚音義皆
同故記傳中聚字多作叕後人誤合叕最爲一則
又改叕爲最而不知其義之不合也試舉數書證
之管子禁藏冬收五藏最七尚物注最聚也莊子德充符何
爲最之哉釋文徂會反徐采會反司馬云聚也荀子彊國執拘則最楊倞注最
聚也公羊傳隱元年　會猶最也注最之爲言聚史記
殷本紀大最樂戲於沙邱徐廣曰最亦作聚禮記樂記
會以聚眾注聚或爲最小爾雅廣詁最積灌聚樸叢
也以上諸最字皆叕之譌六朝人不考說文以最
爲叕字雖爲而音則爲最誤之甚者顏氏尚未
究言之也取上加亻俗書之尤者　玉篇冂部不收叕叕字
冃部最云子會切齊也聚也大誤佩觿中
列上才句翻積也下子外翻極也音義尚不誤徐
鉉新附云養原案叢古音鄒春秋左氏昔婁公羊經作
叢蓋嘗婁反語爲鄒因通作叢也叢從聚聲取聲取
與芻音相近叕最等字皆從取亦音鄒故叢與叕
最可通用叢叕可通而不通叕最不宜凋矣此
六朝人之誤

桃夭有賁其實傳賁實貌元照案賁卽墳之異文司
馬氏秋官　其墳燭注故書墳爲賁元謂墳大也墳大
釋詁文又作頒魚藻有頒其首卽皆之準絜首
首之義也魚藻正義云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桃實賁然而大故曰
實貌說文賁蕝香艸此賁之正訓
召南小星維參與昴傳昴留也正義引元命苞云
昴之爲言留照案昴从卯聲聲今人讀卯緑變作卯古文
切卯酉　爲與久切惡氏　士奇禮說謂昴當从卯
說文傳譌从卯此亦或於今音強爲之說不
知占

音尤蕭通用昴酉之訓止義存乎聲也史記律書卯之言茂也酉者萬物之老也白虎通五行卯者茂也酉者老也可以證矣

邶風柏舟胡迭而微釋文云韓詩作棧音同云棧常也元照案棧不成字乃戴之譌也戴與秩通巧言秩秩大猷說文大部引作戴戴又說文歺部殲从歺戴聲讀若詩威儀秩秩常釋詁文也韓傳訓常本此秩迭偏旁小異故毛詩作迭箋亦訓常正義以更迭解之非也　秦風駟驖漢書地理志下二

字各省焉旁也今本亦誤作戴山海經海外南經有戴國郭璞音秩今本亦誤爲戴廣韵附部引作戴說文歺部殲从歺戴聲傳二十引不誤

堯典平秩史記作便程秦程秩聲相近程从呈聲戴从戠戠亦聲故秩亦作戴又作程

凱風序曰美孝子也箋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以成其志爾元照案後漢書光武十王章帝賜東平王書曰今送光烈皇后假紛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章八和帝詔曰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二國嗣憲二主妃子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惟蓼儀以恰恨釋五釋衛尉衡方碑會喪太夫人感背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釋詁釋郎中馬江碑銘云顧几筵悽裒傷嗟詩云感凱風歎寒泉惟梓桑釋木八釋此皆漢人之文詳其辭意與毛大異後之承用者陶潛孟嘉傳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潘岳寡婦賦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哀情悼亡思逝追遠之情也李善注寡婦賦曰寒泉潤母存也蓼莪謂母沒也文母俱亡也其說必本諸三家詩韋懷後漢書注於東平傳仍引毛說何弗思之甚臧在東云九能表出此義頗有益名教

谷風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傳慉養也元照案孟子曰善君者好君也好與養義相近呂覽適威云周書

曰民善之則喜也不善則僻也高誘訓喜爲好喜與僻對與詩義尤合馬融廣成頌疏越蘊慉章懷注蘊慉猶積聚也是慉與喜通

衛風碩人其頎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玉篇頁部引作碩人頎頎臧氏琳經義襍記據三章箋曰敖敖猶頎頎也以玉篇所引爲正元照案其頎之文未可謂非釋文標其頎二字正義云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也是陸孔本皆不與玉篇同以訓詁之體準之陸其芙矣傳箋皆云陸陸然取證於說文又誤於叔然之爾雅注故強爲之說如此

芙坐帶悸兮傳箋皆云悸悸然有節度條其歗矣傳云條條然歗零露溥兮傳云溥溥然盛多子之丰兮箋云面貌丰丰然此皆經不重言而見語傳箋者又蓼蕭首章零露湑兮傳云湑湑然蕭上露貌正義云下濩濩泥泥皆重言故此亦爲湑湑也此與碩人印證尤合徐新田云蔡原案王古舜匪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此西京詁訓之體也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是非古之風也發揭周

伯兮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正義云諼訓爲忘非草名謂欲得令人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元照案說文蘐令人忘憂艸也从艸憲聲詩曰焉得蘐艸蘐或作萱萱或作萲之假偕安得非草名乎又案爾雅曰萱諼忘也郭璞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指焉得萱艸亦失弗諼二語也萎卽萩之省文孫叔然引此詩證諼字則萎字更將以何者爲證乎此叔然之疏也正義不取證於說文又誤於叔然之爾雅注故強爲之說如此

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晤歌傳晤遇也元照案晤遇釋詁文爾雅作遌云遭逢遇也遌逢遇見也釋文云字又作迕遌晤一聲之轉又與寤通鄧展注漢書敘傳下引爾雅作寤列女傳賢明傳兩引可與晤言皆作寤邶風寤辟有摽說文日部引作晤此與碩人印證尤合晤此通用之徵也晤又作忤釋名釋容寤忤也能與物相接忤也晤歌卽接忤之義故箋云晤猶對也正義引釋言遇偶也而不引釋詁殆未審晤遌通用之故矣楚詞重華不可遌兮王逸云遌逢釋文云史作悟

案今本屈原傳作悟又案釋言遝寤也釋文云遝
孫本作迕
蟋蟀歲聿其暮傳聿遂也元照案爾雅釋言律述也律
卽聿字詳邵氏正義毛傳每以述訓聿而此獨作遂者
古述術字皆與遂通用月令審端徑術注曰術當爲遂春秋文十二年經
禮作遂學記術有序注曰術當爲遂鄭志云述讀如遂事不
泰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鄭志云述讀如遂事不
說之遂是此傳遂字卽述也正義云歲實未暮而
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此不得

其解而曲爲之說矣
唐風羔羽王事靡盬傳曰盬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
曰盬不堅固也朱薇北山箋皆曰不堅固漢書
息夫躬傳器用盬惡鄧展云盬不
堅固也元照案盬與苦同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苦良注
云鄭司農讀苦爲盬謂分別其絲帛與布紵之麤
細又典絲注云麤盬之功國語齊語辨其功苦韋昭
引鄭箋然从艸从囚者皆俗字古唯作苦
兔罝注云兔新生者釋文音問正義云定本作
腰案腰卽臀字其義不符當作偄說文訓偄爲弱
義與脆同又漢書司馬遷傳僕雖怯與師古曰耎柔弱
也玉篇耎柔也又俗字有作輭者廣韻二十八

小雅采薇箋云柔謂脆脫之時釋文云脫音問或作
早晚字非也元照案玉篇囚部脫無怨二切色
肥澤也又音問新生草也一作菟玉篇艸部菟音問
草木新生者廣韻二十三問菟脫同字云新生草也下脫
引鄭箋然从艸从囚者皆俗字古唯作兔禮記內則有
兔羹注云兔新生者釋文音問正義云定本作
腰案腰卽臀字其義不符當作偄說文訓偄爲弱
義與脆同又漢書司馬遷傳僕雖怯與師古曰耎柔弱
也玉篇耎柔也又俗字有作輭者廣韻二十八

也

曰虎通嫁娶云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元照案據此則此詩是女更適人而其夫所賦者与毛異義蓋三家說也鄘風柏舟實惟我特共姜稱夫之詞也此詩求爾新特蓋斥其後夫而言

斯干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儀禮士喪禮幠用緦衾注幠覆也正義云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注也元照案說文巾部云幠覆也与鄭箋合魯頌閟宮六章遂荒大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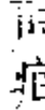
郭璞爾雅注釋詁引作幠幠荒聲相近爾雅釋言薦荒奄也奄者奄覆之謂箋義亦本爾雅又案漢書薛宣傳弁言幠幠音近通用也从巾投釋言弁同也釋言幠傲也

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注憮同也兼也卽奄字与奄覆義亦相近憮憮壺無無傲从心○皆據釋文

正月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左傳襄廿九年子大叔引此詩而繼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杜預曰云猶旋旋歸之元照案說文古文雲雲从云象雲回轉形回轉之義与旋相坿呂覽圜道雲氣西行云云然

高注云運也周旋運布膚寸而合其說亦可證傳小宛題彼脊令傳題視也箋云題者之為言視睇也元照案說文目部睼迎視也廣韵十二霽睼遠視也題睼也題同紐杜奚切張刻本睼誤从月旁案睼音都奚切与睼迥別今改正又說文見部覭顯也玉篇覭視也意經文本作睼或作題音同偏旁通借作題耳又案廣雅一書綜集古訓而成凡毛傳鄭箋之義訓不見於爾雅者皆簡載之今攷視之一訓釋詁四十七字獨無題字是張揖所見本不作題矣廣雅有題無睼

小弁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傳佗加也元照案加為儋何之義說文人部佗負何也从人它聲又云何儋也廣雅釋詁三云何擔也小爾雅廣言云何任也方言七凡以虧馬駝載物者謂之負佗漢書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師古注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此皆可以證傳義正義云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元照案說文卷十三下有部隸變作它云它也上古穴居窓它故相問無它平或从虫作蛇以音義推之他人之他當

作它後人以聲近借用佗字故廣韵七歌云佗非我也然非佗字正訓毛傳訓加說文訓負何乃其正訓也正義於此未析故其說甚迂曲○它篆寫作  也篆寫作說文人部無 之字故廣韵於他字云俗

無將大車祇自疧今釋文疧都禮反宋劉鎡以爲當作疧音民唐避諱改從氏元照案說文疒部疧病也从疒民聲後傳謂从氏而音亦變白華俾我疧兮疧与卑協讀祁支反釋文亦誤从氏故戴徐邈都

禮反一音大雅桑柔多我覯瘖瘖亦俗字也釋文則音武巾反又音昏此皆隨其所从之字依倚爲音未嘗細核也爾雅釋詁疧病也釋文疧从氏音郎支切是矣又載丁禮反一音夫丁禮之音當施之从氏之字凡从氏者不得有此音也此皆失於契勘者元照謂疧瘖二字皆係傳誤非經典所宜有至此詩疧字當依張衡思元賦作疹音七（見詩本方与韓意自華之疧亦當作疧後人改从疒仍以祇字音遂忘其本音耳）

一切經音義十二（賢愚經十六）引詩憂心且陶金壇段懋堂先生謂是三家詩憂心且妯之異文抱經先生增訂王氏詩攷從段說收之鼓鐘之詩元照案古从自从匋从由之字展轉相通小雅江漢滔滔孔疏引作陶陶此自匋通借之徵鄭風左旋右抽清人說文引作摎子部此由自通借之徵鄭箋於莞柳則曰蒲蘆所同列傳作陶陶莞柳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作陶此匋

義既引詩而繼之曰陶暢也暢達也以暢達訓之失其義矣

媒十

膴彼洛矣韎韐有奭箋韎韐茅蒐染也說文韎韐茅蒐染也韎韐衍字韎韐衍字聲也韎韐蓋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元照案此箋上兩韐字係衍文正義云言古人之道茅蒐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此不知琭正箋文而漫爲之說者也案外傳晉語七韎韋之跗注韋方家謂蒐爲地皿食之補皿是也故從鬼是許君不以蒐爲形聲字故釋文於茅蒐字皆音所聿反韎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艸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漢人讀若之也鄭君殆讀從鬼聲故音与韎近

媒十一

賓之初筵發彼有的釋文作勺云本或作的元照案說文白部無的字當作旳說文日部旳明也廣雅釋詁四同从曰勺聲易曰爲旳顙周易釋文亦說从白勺聞注卓猶旳也釋文旳字無音近本亦誤从白以素朱白飾畫校本蓋標識之使灼然明顯故謂之旳正鵠名以丹注面曰勺勺旳也注此丹於面灼然爲識作旳

之中必以丹表之射義注的謂所射之識是也一切經音義亦曰的今躰切中珠子書中四見依此解則与有字文義始諧毛傳訓質質旳聲相近旳勺音同後人

改的从白而音亦變爲都感反非也○盤庚若射之有志志識也志識古今字耳鄭注云限弓屬矢而志在所射恐未若禮注之當

菀柳上帝甚蹈箋云蹈讀曰悼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元照案鄭箋破讀皆有依據獨此義似近迂曲初疑蹈當作滔乃天降滔德之義近本作慆徵之韓詩外傳四所引則果作滔也文二切經音義五○等目著上引詩作陶元照案江濛沿風俗通義山澤引作陶陶楚詞懷沙滔滔孟夏作陶陶

兮史記屈原列傳引亦作陶陶滔与陶通爾足爲證○荀子榮辱陶誕突盜陶誕即滔慢之義漢成陽靈臺碑陰云遵柜蹈規隸釋蹈即蹈字

緜緜版以載元照案載即栽字說文木部栽築牆長版也左傳莊廿九年水昏正而栽杜預以栽爲樹版幹又哀元年楚子圍蔡里而栽說文引杜預曰栽設版築鄭君中庸注曰今時人名艸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而諷栽如文王初載之載又上天之載注載讀如栽漢書王莽傳下莽立載視事親舉築三下載亦栽也

師古以立而乘車釋之失其義矣維其喙矣傳喙困也箋同正義云喙之爲困則未詳元照案方言十二豫耳俗傷也亦作殤廣雅釋詁一豫極也傷極皆困意外傳晉語五余病喙矣韋昭注短氣貌短氣亦困倦之意郭璞注方言引晉語作豫云與豫同此其明徵也又廣韵二十廢引此詩作豫云豫極也江東呼極爲豫倦聲之轉也豫豫二字皆不見於說文是古字祇从口矣

皇矣求民之莫傳莫定也文選宋玉陸昭王碑舉情誄

瘼元照案漢書敘傳上班彪對隗囂引此詩小顏本作莫故其注仍用毛傳李善所據本則作瘼宋書符瑞志上引漢書正作瘼与李善所據同又三國志馬超傳進封槐鄉侯策曰兼董萬里求民之瘼明用此詩而亦作瘼是漢末傳本已如此矣其出於三家無疑乃小顏匡繆正俗一以作瘼者爲末代文士所改指爲臣謬殆攷之未審也

崇墉言言傳言言高大也箋言言猶孅孅將壞貌元照案衛風碩人庶姜孅孅釋文云韓詩作轍轍長貌

說文車部轘載高皃釋訓𡍮𡍮戴也戴古通用即此義呂覽遇理宋王築爲築帝高誘注蘗當作轘帝當作臺蘗與轘其音同詩曰庶姜轘轘高長皃西京賦飛檐轘轘薛綜注轘轘高貌魏都賦四門轘轘李善注即引此毛傳簡略得箋而明其義亦相近

嵏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元照案近非遠近字也當作迓迓字在說文丌部云讀與記同經文借作語助往迓猶往矣也已非已我字也彼其之子內傳僖廿四年外傳晉語皆作

已以已訓近義与箋同漢儒於無義之字皆曰詞故箋曰詞又漢儒訓故音義相兼凡言讀若者其字半相通其義半相附聲如記義亦如記表記引詩作彼記之子○全氏祖望經史答問錄有一條可互證

行葦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傳云鍭矢參亭已均中葮俗作箋云葮質也攷左傳文六年陳之葮極杜預訓準又昭十三年貢之無葮服氏訓極見正義外傳魯語上貪無葮韋氏皆訓爲極又楚語用人無葮韋氏云爰易也外傳晉語八貪欲無葮也又晉語作爰田服氏云爰易也外傳作轅田賈侍中

人無葮韋云葮射的也無葮無常所也史記司馬相如傳葮殪仆徐廣曰射準的曰葮元照案葮即臬字說文木部臬射準的也今本从自訛臲也臬与槷通攷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注云槷古文臬假借字士冠禮注云古文闑爲槷周易困卦臲卼說文出部引作冠禮注云古文闑爲槷周易困卦臲卼說文出部引作槷軓又甈或作甓瓦部是其徵也葮記詩人注槷從木熱省聲元照案熱亦从埶聲古字艸木偏旁多通用也槷說文作槸又或作欌謂葮乃槸之省文亦可○又案葮艸木不生也从艸埶聲与从埶者異說文艸部無从埶之字

卷阿伴奐爾游矣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元照案伴奐即皇矣之畔援也鄭彼箋云畔援猶跋扈也蓋縱弛木妄佚之意而妄佚之極者即成跋扈其義相因古人不以義訓之輕重而異其詞所謂言非一端而已漢書敬傳下項氏畔換乃用皇矣文小顏引詩作畔換玉篇人部又引作伴換伴畔皆从半聲偏旁通借援換三字義亦相同說文手部換易也左傳僖十五年貢之無貆服氏訓極見正義外傳魯語上貪無貆韋氏皆訓爲極又楚語用人無貆也又晉語作轅田賈侍中作爰田服氏云爰易也外傳晉語八貪欲無貆

亦訓轅爲易爰貞
亦通史記酷吏列傳張湯有爰書蘇林訓易
韋昭訓換音義同故通用也魏都賦雲撤叛換劉
逵注叛換猶恣睢也劉引漢書酈通
傳換土易居孟子
注作爰土易居
叛及爾出王傳云王往正義曰以王与出共文故爲
往也元照案王之訓往音義相兼傳記足徵正義
非矣外傳吳語王總其百執事賈侍中曰王往也春
秋攻文耀王者往也孫文類聚
十一引
白虎通號
也天下所歸往漢書荆燕吳傳法
志
歸而往之是爲王矣說

文王天下所歸往也釋名親
屬祖謂之王父王哉也
家中所歸哉也諸如此類正義一不引證何歟
周頌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說苑君
道韓詩外傳三
俱引岐有夷之行孫侍御云志祖案爾雅釋詁夷
易也郭璞亦引詩岐有夷之行
玩箋語亦以岐屬下句毛韓讀法殆同後漢書
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
之行字句皆異注引韓詩薛君傳徂往也薛傳与
鄭箋同
元照案沈括夢溪筆談藝
文云朱浮傳作彼岨者岐
困學紀聞云葢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岨字以元

照攷之以輔爲浮誠沈之誤然傳中徂字實謂當
從筆談改岨岨與阻通漢書酈通
傳阻兵洛
牧傳皆恃其岨卽阻字也隸釋四引蜀都賦岨
下以石門今文選作阻輔
疏又引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又云今白狼王
唐菆等慕化歸義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
險百倍岐道云云則引詩正以言岐之岨險也不
合作徂章懷引韓詩傳亦失之未審
昊天有成命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從國語周
上訓熙爲廣肆爲固箋曰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
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与爾雅皆同而釋
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
之元照案外傳叔向說此詩云其終也廣厥心
而固蘇之是外傳未嘗有誤字不得據爾雅以破
之箋自爲說則云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
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其義亦與外傳不
同則是傳依外傳箋改傳以從爾雅各不相謀然
毛從外傳立義而鄭君乃謂其字誤未之詳也
周語載叔向論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是道成王之德

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其爲指成王誦而言無可疑者韋注云文武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又云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德元照案新書亦載叔向之言曰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又曰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其言与外傳相表裏而語意倍明漢儒不据新書故誤解外傳

之意至朱子集傳始從歐陽本義定爲祀成王之詩詩序辯說反復駁難韋注其論良是惜亦不及援據新書故未免詞費唯困學紀聞曾論及之

絲衣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云子夏作序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以爲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是也韓詩外傳言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又云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

書獨斷風俗通義祀典論衡祭意後漢書高句驪傳作零星續漢志下諸書言靈星之祀未有言立尸者錢先生云漢書祭祀志引淮南極精許子詠云宗彥案靈星之尸也正義引孫炎說非兩說所以稱靈星者繹祭在廟門之東故稱賓尸卽指廟祭而事尸在堂故詳之尸爲靈星之尸至門所以名靈星龍城札記詳之矣

釋文引徐整云子夏授詩於高行子王伯厚以爲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是也韓詩外傳二又載高子與孟子論詩問荅語其人私淑孔氏爲戰國時治詩老師孟子稱之曰寏益年長而有德者其緒論流傳未可因孟子病其固而遽輕之也

盡心篇之高子乃孟子弟子非高叟也困學紀聞誤合而一之梁曜北云韓詩外傳之高子疑是孟子弟子非高叟也玉繩人表攷有說

顏氏家訓書證云騂駉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釋文作牡云說文同正義作牧云定本作牡唐石經初刻牡後改牧元照案小序及傳箋皆有牧于坰野之文則作牧爲正安有牡馬而無牝馬之理顏氏江南人世習南學故其意以河北本爲非說詳本書陸德明亦南學也故釋文作牡孔穎達本北學而改從南者故正義間用

河北本

有騂有黃傳云豪骭曰騵正義云騵爾雅無文元照案說文馬部騵馬豪幹也卽此義騵騵二字之義說文与爾雅毛傳互異騵馬黃脊者爾雅以爲騵說文以爲騵馬豪幹者毛傳以爲騵說文以爲騵益古今文之家學不同也骭幹聲同通借

三禮大戴禮增

周官天官疾醫參之以九藏之動注云正藏五又有胃肠脫大腸小腸疏云膳三焦非正府不在九藏之數熊氏朋來經說云肠脫即小腸也當是合胃大小腸爲九元照案外傳鄭語建九紀以立純德韋注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肠脫腸也合大小腸爲一藏而以膳當其一說較勝鄭熊氏不

據此而造臆說謂肠脫即小腸而不知肠脫不與小腸相屬也

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云重天時權許之也又云無故謂無喪厥之變也有喪厥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元照案不備禮而成婚謂之奔詩標有梅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曰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曰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

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毛鄭之義皆用周官鄭君注禮不如箋詩之詳悉疏乃謬爲之說曰若有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豈理也哉

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注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元照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詩小序衛風有狐云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媒氏所掌正荒

政之一賈氏前後都失檢照故一不援引

遂人以時器勸甿注時器鎛作耒耜銚鎒之屬元照案粟典播時百穀鄭注時讀曰蒔愚謂時器亦當讀爲蒔蒔器種蒔之具也遂大夫職云簡稼器耒耜銚鎒基之屬蒔器即稼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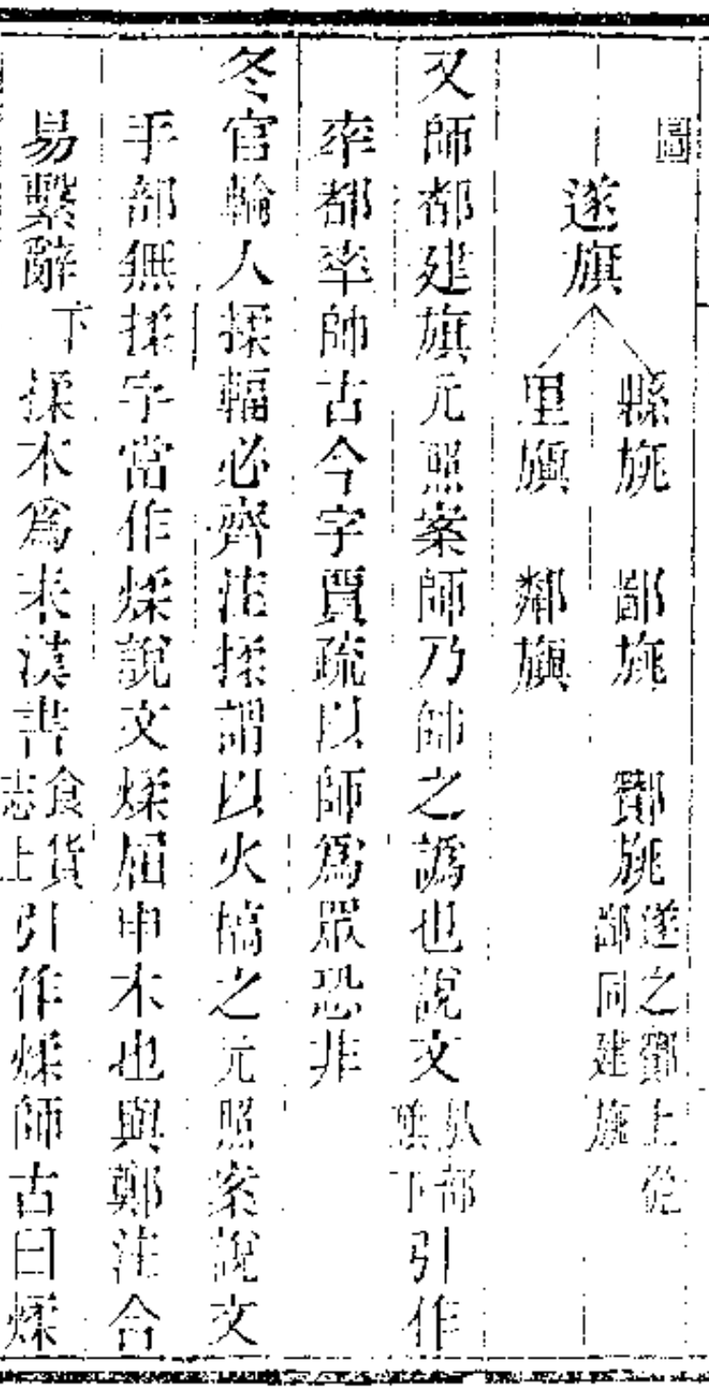
草人堿瀉用貆注貆猶也疏曰案爾雅云貙子貓爾雅作貆或曰貆爾雅無此三字故以貆貓爲一也元照案爾雅釋今本作貉玆攷詩箋魏風伐檀云貉獸依釋文兩通子貆貓子貗毛詩子曰貆遵用雅訓未嘗不同而此復以貆爲貓者

何也攷爾雅又云貔狐貙豹醜醜之爲言類也貙豹二物相類則豹之子亦貙之類矣鄭意以獸之小者不宜殺以糞田故舉其類言之不必增改雅訓而強爲之說也臧在東云賈所據爾雅作貙字或作貔耳者謂貙字本或作貔耳

春官司常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旗注師都六鄉大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疏云互約言之者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旗則知鄉之閭亦得與縣之遂同建旐也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旐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旟

毛本誤旆可知是互也言約者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旟比上從閭同建旐也遂之鄙毛本誤鄉上從鄙同建旐鄉上從里同建旟是約也元照案毛詩正義鄙風干旌引此經注而釋之曰州里建旟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鄰長里宰鄰長等五人同建旟也縣鄙建旐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旐故鄭云五約言也孔賈兩疏皆由推測而得義無大異唯族師鄰長所建旗旐不同耳鄭無明文唯宣兩存孔氏爲互約之圖坿於毛詩正義疏中有圖僅見於此原案遂人注以南畝之云見注中有圖者而今亡矣毛刻本行款參錯今更定其圖於左并

圖



圖

又師都建旗元照案師乃帥之譌也說文从部引作率都率帥古今字賈疏以師爲眾恐非

冬官輪人揉輻必齊其揉揉謂以火橈之元照案說文手部無揉字當作煣說文煣屈申木也與鄭注合易繫辭下揉木爲耒漢書食貨志上引作煣師古曰煣屈也孔賈兩疏皆由推測而得義無大異唯族師鄰長所建旗旐不同耳鄭無明文唯宣兩存孔氏爲互約之圖坿

注曰手以撓之是證成其謬矣說文火部㷻下引娛耳外不嬈矢人則雖有疾風亦弗能憚矣注曰鄭司農讀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故書憚作但元照案憚當訓難方言㦤憎懼也廣雅釋憎懼憚也廣雅釋詁憎懼憚難也國語注晉語憚難也宋氏補音又方言六𡍮展乃旦切難也齊晉曰謇山之東西凡難貌曰展荊吳之人相難謂之展若秦晉之言相憚矣廣雅釋詁蹇展憚難也說文心部憚忌難也元照謂今人責人以其所不能曰難弗能憚者弗之能難也又案方言十三

憚但惡也注曰忘但懷亦惡難也但憚義同但但古今字耳

周禮疏前有序周禮廢興一篇此非賈氏特作此文以冠篇首者乃後人從疏錄出妄題之曰序周禮廢興也元照案所戒之首篇先小題士冠禮第一則爲之疏次大題儀禮又爲之疏次鄭氏注又爲之疏周禮當與之同乃今唯天官冢宰上及鄭氏注有疏而大題周禮無疏蓋即序廢興之篇也而毛刻本并大題周禮二字刪之尤誤矣

疏體於注經之人所作之序皆隨爲之疏尚書三傳論語孝經皆然宋人疏論語爾雅者遵之即孟子之疏雖刪其篇叙亂其章指而於題辭亦未敢棄獨賈氏之疏周禮不疏鄭君之序馴至散失今可見者雅疏中所引數語深可惜也

嬛古美字見周禮不見於他書說文亦無之元照案嬛即娓字說文娓順也讀若媚古徵尾音近通用堯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高莊子盜跖國策韓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此其徵也詩誰侜予美

陳風韓詩美作娓釋文又案古㑹徵亦通用故媚字義與娓嫚等皆相近

士冠禮主人戒賓賓禮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元照案所戒之賓主人之僚友非止一人所筮之賓筮其可使冠于者乃正賓也即於所戒之賓擇其吉者張氏鄭注句讀說疏因注有賢者恆吉之文乃爲之解曰凡取人之法先筮後戒今以此賓是賢者必知吉故先戒賓方始筮之以其賢恆吉故先戒後筮之也此恐誤會注意

果如疏言似戒賓即戒冠子之賓而筮賓之舉乃爲具文不幾流於虛僞乎

冠禮昏禮聘禮皆有建柶近本於冠禮獨誤作提柶唯唐石經作建顧氏金石文字記張氏鄭注句讀轉以石經爲非殆未攷昏聘二篇歟士喪禮云宰洗柶建于米亦一證也又案冠禮注曰提醴于柶中釋文云提初洽反本又作插亦作扱或據此疑經文作提而不知釋文爲注作音也賈本注中提

宰作扱士昏禮注建猶扱也

鼏 十

扃鼏主宰禮經屢見士冠禮注曰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士昏禮注曰扃所以扛鼎鼏以覆之此鄭本也若許君所據則異於是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耳鄭本亦作扃七篇間易玉鉉而舉之周禮廟門容大鼏大吉也又金部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是二禮扃字許本皆作鼏其覆鼎之物蓋當作幎說文巾部幎覆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幎人元照案釋文於周禮禮記幎字皆作冪與正體小異非誤也獨於儀禮則皆作鼏自此幎字遂廢而冪鼏參錯難

稽周頌絲衣箋有舉冪字釋文云本亦或作羃五經文字序云鼏冪同物禮經通用誤會謂儀禮扃鼏之鼏即說文鼎部之鼏君不當以覆鼎之鼏爲舉鼎之具乃強謂鼎部本有鼏字記張氏鄭注句讀有鼏鼏二文一从冂莫狄切一从巾古熒切从冂者爲鼎覆从巾者爲鼎鉉皆由不知鼏之當爲幎耳○惠氏禮說十四云說文冂覆也冂從鼎爲鼏則鼏非覆鼎之物乎以覆爲舉則又何說愚謂鼏从冂聲於六書屬形聲不屬會意指事故說文不曰从鼎从冂亦从冂亦聲而直云从鼎冂聲也皀部有嘗字亦从冂从旨旨亦聲而直云从皀冂聲也且鄭本作扃扃之本訓爲外閉之關於扛鼎之義亦無取義又何取乎

士昏禮納采納吉納徵納之爲言致也 十三

初無深義疏云言納者恐女家不受若春秋內納之讓納采言納者以其始相求撰幣恐女家不許故言納問名不言納者女氏已許故不言納也納吉言納者男家卜吉往與女氏復恐女家翻悔不受故更言納也納徵言納者納幣則昏禮成

復恐女家不受故更云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
納幣帛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納
也元照以其說攷之於古而無徵納采問名之後
女家猶可翻悔得毋近於兒戲乎且一則曰納幣
帛則昏禮成復恐女家不受再則曰納幣帛則昏
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此矛盾之論也言非一端
而已春秋儀禮無妨別解奚必强而合之乎案白
虎通嫁娶云昏禮請期不敢必也信如疏說則請期

又舅甥從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甥婦人從者
酬以束錦注古文錦皆作帛疏云禮酬以束錦此文則禮有贈錦之事故不從古文也元照案從
古文作束帛爲長下文云若異邦則贈丈夫從者
以束錦言贈異邦以束錦欲以別上束帛故言則
也疏亦不能了鄭意
鄉射禮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
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元照案賓朝服至門外拜
賜主人亦朝服從賓于門外拜賓之辱不見者不

進而見之也命之進見又必有揖讓之文故鄭以
不見爲不褻禮也
大射儀中離維綱注云或曰維當爲絹絹纁辯作綱綱纁辯作絹綱絹音同耳釋文絹劉侯犬反又于貧反一音古玄反疑古之誤又古犬反元照案依侯犬古犬二音字當从肖依于貧古縣二音則字當从員釋文每不辨文字之異而兩存其音滋足致惑此亦其一也據說文則从員爲正說文糸部縗持綱紐也从糸員聲周禮曰縗寸許所引周禮冬官梓人文也彼文云

上綱與下綱出舌尊縗寸焉先鄭云綱連侯繩也
縗籠綱者絹讀爲竹中皮之縗錢少詹云大昕案竹中皮卽禮記竹箭有筠之筠說文無筠字此注云綱耳與先鄭義同故疏中亦引梓人爲證近本疏引梓人亦作絹元照以宋景德本及要義改正周禮釋文縗于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釋文於周禮作縗於儀禮作絹各載兩音並不契勘疎矣經音辯五云絹綱耳也亦爲陸氏所誤
惡服注曰布八十縷爲一升升當爲登登成也疏云
凡織紝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綃布元照案注

所言者經也疏則誤言其緯司馬氏書儀呂氏鄉約不知升之義乃云今布無升數殊不然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今織具曰篦者每篦用六成七成多至十五成以止以成之多少爲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爲一成而兩縷共一百齒正合鄭義麤者齒纔用一縷則是六成實三成耳由吳說推之斬衰章冠六升則三百四十縷也衰三升則百二十縷較之於冠則倍麤矣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緦麻十五升服輕則布細以升數之多寡係

服之重輕也

喪服傳云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縗記上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注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元照案去其半者謂去千二百縷之半也其篦之齒仍六百與縷數同朝服之布千二百縷用六百齒之篦緦布以六百縷用六百齒之篦故云有事其縷也陳埴木鍾集語論云十五升去其半世俗以爲七升半不知乃是一眼篦用一縷如今單串黃草布此說甚明否則十五升去半則僅七升半不知乃是一眼篦於大功之布矣徐新田云養原案朝服之篦皆千二百齒兩縷共一千四百縷也十五成者齒數三十成者縷數其實一也至緦麻之去半則何也意者吉事用全凶事用半則小功以上皆用半吉事文耳否則終無解於小功反精麤者亦六百縷者亦計二百齒之篦問一緦麻反麤也此義殊不了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元照案三蒼算選也一切經音義四寶雲經第六引說文部選擇也野人言父母莫尊焉已爾何必於其中選擇尊卑乎又案詩柳風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引作筭論語子路斗筲之人何足筭也漢書車千秋傳贊引作選鹽鐵論十二論疾貪亦云斗筲之人道訣之徒何足選哉是筭選通用之證

喪服傳謂出子爲其母疏明文故疏明作傳之人而云傳者不知誰人所爲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若舊題有子夏傳三字則買不容先云不知誰人矣釋文無此三字唐石經有者細審乃是增入殆乾符時修改非開成元刻也自經傳通解後之本皆沿其誤又此篇題喪服經傳六朝

舊本皆然釋文石經亦同石經後磨去經傳二字非也所增所刪皆不知何据

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今文牢爲樓釋文不出緩字之音蓋以上文緩中字已有音故不別出也元照案此文當从憂憂奴刀反與牢音同憂憂形近又帶用斡賀之結于後注賀加也元照案方言七藏每易涓淸說文半部犪牛柔謹也此馴擾字又手部擾亂也此煩擾字後來皆誤作手旁憂而音亦音改爲而小切甚誤緩緩二文皆不見於說文

賀觶勝擔也義與鄭同賀从加聲加與何音同通用爾雅釋艸荷芙渠其莖茄樊光注引詩有蒲與茄今詩作荷揚雄反離騷衿芰茄之綠衣兮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漢朱鷺曲鷺之飛食茄下茄亦荷也他篇何瑕之文屢見賀何一也

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元照案春秋左氏經築郿莊廿九年三傳作微爾雅釋地谷者澮釋文云本又作湄又釋水艸交爲湄釋文云本或作澮眉微聲音皆同故通用

儀禮疏本五十卷自明人陳鳳梧宏治九年進士合刻汴疏始并省爲十七卷而賈氏之元第遂失其宋景德中所刻單行疏本尙有流傳可以攷正而中闕十至十六卷則當据魏氏了翁要義參訂其每卷之起訖可以盡得要義第二十六卷分爲上下兩卷此則出自魏氏非賈之舊也

曲禮上分毋求多釋文分扶問反元照案正義云分毋求多者此元是眾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入故戒之云所分之物毋得求多也孔作如字讀較勝於陸又毋勦說注勦由今本作猶從曹憲廣雅音所引驂詁勦取也與鄭義以爲已說釋文勦从刀廣雅釋詁一勦字然說文刀部無合又勦勞也是从力者別爲一字勦字元照案當作鈔說文金部鈔叉取也論語陽貨惡徼以爲知者孔安國曰徼鈔也惡鈔人之意以爲己有也那疏引禮爲證○甘誓天用勦絕其命當從說文所引作剿

又入門而問諱正義云問諱而以門爲節者主人出

至大門外迎客客入門方應交接故以門爲限也
元照案問諱當在主人未出介紹將命之時問之
於介紹也若主人見而後問則介紹將於主人之
前犯其所諱矣豈禮也哉入門謂至門之頃上云
入竟入國此順文而云入門耳不可泥也
檀弓下載延陵季子葬子孔子往而觀葬注云往弔
之經不言弔而注云弔者孔子兄事季子於其子
之死正所謂弔而不傷者也觀葬而不弔邈若秦
越則所以待季子者且下於舊館人矣若孔子之

嘗自燕來觀者此則專爲觀禮而來而非弔也同
一觀葬而或注或不注鄭氏義例之精如此
王制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正義不申此義元照
案孟子舉舜而敷治焉趙氏曰敷治也書曰禹敷
土治土也夫敷音同或可通用歟○孟子章句 滕文公問爲國章 引王制以夫爲餘夫
月令注酒熟曰酋元照案呂覽仲冬注酋醞米麴使之
化熟故謂之酋說文酉部酋繹酒也繹之爲義即郊
特牲蓄澤之澤鄭彼注云澤讀爲釋說文無釋字又周

禮天官酒人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醳
名飲食酒酉也說文酉就也酒之米麴酉澤繹即酋久而味
美也其義皆可與鄭義相發明周禮注云事酒今
之醳酒也昔酒所謂舊醳者也析而爲三說文所
云繹酒則總言之藏在東云此所謂對文則異散言皆通也
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注周立小學於西郊許周生
宗彥云經注兩西字皆四字之譌致文王世子正
義云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今天子
親視學於其西郊考諟論說於西郊之學以西方
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益有
成就之地故也則唐初本已譌當以北史劉芳傳
正之元照攷劉芳傳云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
六師氏居內大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
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毛本如此魏書劉芳傳仍誤作西郊
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注云四學
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
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
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而問

通周之五學於此彌彰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以降無復四郊建學先旨宜在四門又柳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云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則柳所據本亦作四下又引易傳太初篇大戴保傅篇爲證又云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即劉芳傳事據此則西字之誤甚明正義承譌附會其於祭義之四學謂爲虞夏殷周四代之學則又顯與注違矣唯皇氏謂四郊皆有虞庠祭義正義引　盧辯注大戴云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其說不可曉恐有譌脫徐新昌云養原向讀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疑經注四字皆西之譌與周生之意相左當並存以俟攷又云要之四郊西郊記文錯見注疏望文爲說本無定論玉海引三禮義宗云西郊亦四郊之一故曰四郊唯有一郊有虞庠此則梁時已作西郊不得據劉芳一家之言斷古本皆作四也

內則擇於諸母與可者注可者傅御之屬也儀禮注服引亦作可釋文無音孔賈兩疏俱無說列女傳節義有此文獨作阿段先生玉裁云齊孝孟姬楚平伯嬴兩傳貞順皆言保阿案續傳霍夫人亦有之內則可者當從傳作阿元照案史記范雎傳不離阿保之手倉公傳故濟北王阿母服虔云乳母也鄭云慈已者索隱云是王之姆母也漢書丙吉傳嘗有阿保之功蓋阿保一義湯號伊尹曰阿衡阿倚也大甲改號曰保衡保安也皆用鄭注尚書兩義相因阿之爲可古字省也後儒以可爲女師解之失之遠矣

卽愉愉也油愉聲相同故其義同儀禮注聘禮記愉愉和敬貌孟子由由油通用玉藻釋文云油一本作由然與之偕韓詩外傳三愉愉然不去也皆言柳下惠事此通用之徵

又親膚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注云言非至孝之病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正義云謂親盛而已不能顛頓憂愁危懼此乃是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元照謂人子事親文至而情不

至雖謂之非孝可也豈特疏簡而已愚謂疏節一句乃統承上兩節言之疏當訓達訓通疏節猶言通義耳色容不盛明與文王色憂亦容說轉計周生云宗彥案注自不誤疏誤耳至孝猶云大孝元照案置植皆从直聲古者置植同字書金藏臧在東云疏節謂大槩皆如此耳若文王之行不能正履則至孝矣

少儀過於道見則面注可以隱則隱元照案史記項羽本紀馬童面之如淯云面不正視也漢書張敞傳敞爲渤海面而封之如淯云不正見若不見者也師古云面謂偝之言不忍視之又夏侯嬰傳面

雍樹馳師古曰面偝也皆用禮記字法

樂記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山井鼎攷文云古本分下有陝字元照案史記樂書有陝字王謂云分陝東西而治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云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孫監案云志疑案家語辯樂解亦有陝字此似可爲古本之證然案鄭注止云分職不云分陝正義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則孔本無陝字五經正義不出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費猶侂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本又作拂同元照案詩大雅皇矣四方以無拂大學是謂拂人之性鄭君皆云拂猶侂也攷侂與詭同當訓達訓戾拂又作佛曲禮上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戾也樂記其求之也佛釋文云本又作拂正義云佛戾也正體當从口作咈說文口部咈違也費拂佛皆偏旁通借

又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注敏或爲謀元照案敏从每聲謀从某聲每某一聲之轉

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正義云此謂等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元照案經文承上愚賤而言非槩論也正義闡發斯爲允當大戴禮哀公問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得正義之說而後大戴與中庸不相矛盾詩周生云宗彥案鄭注極精細下又引夫子之言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鄭注從字卽爲下文

起義夫子從周何嘗以愚賤自處哉

表記憃而愚注少詐諼也釋文云諼詐也總也正義云爾雅釋訓云菱諼總也則總字亦下著心今與詐相對則諼是詐之義當亦下著女也元照案爾雅訓諼爲總以釋詩寘矣弗諼終不可諼之義諼之訓詐見於說文說文本諸公羊傳公羊諼字屢見何劭公皆訓詐正義不引公羊說文而欲改雅訓以證注失之矣釋文牽引說文也一訓亦非錢先生云說文辵止也一曰辵也从辵从言之詐者以辵爲有以相因

故護訓忘亦訓詐

又情欲信辭欲巧注巧謂順而說也正義云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元照案詩小雅雨無正巧言如流俾躬敗矣巧猶善也正義云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正義此論最精又左傳昭八年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帥曠杜預云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叙以聽言見荅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又案大戴禮曾子事父母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巧亦善也後儒執巧言令色鮮矣仁之論而以表記此文謂決非孔子之言過矣若詩小雅巧言巧言如簧論語衛靈巧言亂德則與此義異錢先生云皋陶謨已有巧言令色不始於論語又云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後儒之論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孫氏詩令徐新旧云表記亦有作美辭者孟民詩令儀令色是也春秋書法美惡不嫌同辭潛夫論本政云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佞彌巧者宦彌尊也義異於鄭後儒說詩所本

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

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節枉所謂誠其意者之前乃申說致知在格物之義致知之致注云或爲至明知至即致知也誠意正心皆修身之要務故曰皆以修身爲本而不曰以誠意正心爲本也本所厚者也身不修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未之有也能知其本斯知之至者經義初無闕漏惜鄭注寥寥數語正義亦無所發明遂啟後人疑議耳

又瑟兮僴兮者恂慄也注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鄭璞爾雅注亦從鄭讀見釋文元照案恂峻音近通用詩商頌長發爲下國駿厖大戴禮衛將軍文子引作恂慄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漢祝睦碑云鄉黨恂恂如鄙人索隱云漢書作恂遼遼史記李將軍傳贊俊俊如鄙人索隱云漢書作恂

恂

大戴禮王言上樂施則下益諒元照案爾雅釋詁諒亮左右相道也詔相道左右助勵也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小爾雅廣詁涼助佐也詩大雅大明涼彼武王傳涼佐也釋文云本亦作諒正義韓詩作亮云相也正義云亮諒義同是諒之爲言佐助也孔檢討廣森補注訓諒爲誠恐未精

哀公問五義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元照案此十六字當爲一句賢人善士可以身託之故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也其不能以選賢爲己憂者斯庸人矣荀子哀公不知選賢人善士托其身焉以爲己憂楊倞注亦有此說皆未允又案韓詩外傳四亦有此文云不知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又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宋本誤買荀子哀公作不德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逸周書官人作德元照案易繫辭上有功而不置鄭注置當爲德聲而說之案古文德類置字因相亂又案官人篇置義而不遷置即植字當訓爲立置方而不毀當從周書作直古今字耳許周生云宗彥案古者置植同字而與德字徃徃相亂玉藻立容德亦植之誤徐新田云義

原案立容德
徐仙民音置

保傅過闕則下補注云闕卽闕字元照案字書不見闕字疑闕之譌廣雅釋詁三闕空也曹憲音口決反玉篇云闕闚無門戶也闕闕音相近釋名宮室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則義與闕相近闕字當是大戴本文其或有作闕者後人据新書改耳又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王元照案新書作稱爲義主稱譌爲再說文冓部再譌爲再當以新書爲正盧辯注云陽穀與召陵也解再字未允又文王官

人篇敬再其說逸周書作亟稱臧在東云義王亦當從新書作義主下王爲韻

曾子立事疾其過而不補也又云補則不改矣元照案有過而懼爲人所見乃爲之補苴不以罅漏貽譏於人此之謂補補卽文也與仲山甫補之義殊文過之人必非能改過之人故曰補則不改矣盧注補謂改也改字譌文王官人篇防其不足防

又飾其美而不伐也元照案易襍卦傳盡則飭也鄭王本作飾釋文唐石經亦作飾樂記合情飭貌釋文云本又作飾又復亂以飭歸史記樂書作飾詩小雅六月戎車既飭文選注五十引及唐石經皆作飾莊子漁父飾禮樂釋文云如字本又作飭音勑本書勸學篇不飾無類家語致思作飭說苑建本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家語致思亦作飭呂覽貴公曰醉而飾服又舉難難爲非則行飾高誘皆讀曰勑釋名釋書契敕飾也畢校本疑飾義不類乃改爲飭非也是飾卽飭字飾美者有美而自飾治也非虛飾之謂至

文王官人篇不飾其義此則言虛飾與此不同又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元照案此卽曲禮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之義絕亦竭盡也盧注誤會

又進給而不讓元照案論語公冶長禦人以口給孔安國云口辯捷給則給有捷義

又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句難於仁矣元照案小行小道也不能於大道而能於小行又篤好之難乎其爲仁矣補注訓篤爲甚屬下爲句似未允許周生云

宋彥案　文潮閒宋人集曾子本作巧言而無能小行而篤

又君子出言以鄂鄂盧注鄂鄂辯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元照案所引論語未知何本取以證辯厲之義則作當讀如史記天官書作有芒之作或有改從今本者誤也

本孝篇孝子惡言亦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元照案荀子大略引流言止焉惡言亦焉楊倞注亦猶盡也鄭康成云亦之言漸漸猶消盡也盧注謂亦且不行不如楊注之當淮南主術上車執轡則焉亦於衡

下字法相類

又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元照案或者無定之辭遊必有方是不以或爲父母憂矣注云不爲事或貽憂於父母也未詳臧在東云鐘堂案鄭注不以有失貽父母憂也論語云或之言有也謂或通言不爲非禮之事所惑爲父母憂也如此解於注義亦通矣　宋德熙云咸照案或與咸同

制言上篇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篇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元照案士行仁義宜乎其有聞矣而莫之聞者以行之未篤故耳此倒句法許周生云明字句絕

而人不見也則漢書自當以長日連讀爲合臧在東云此條仍從舊義夏小正五月時有養日養長也

天圓篇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毛詩正義小雅頍弁引作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元照案專當讀爲摶摶結聚也雨雪爲陽氣所摶則爲霰爲陰氣所摶則爲雹意本詩正義　當從詩正義所引爲定爾雅釋文疏全襲詩正義亦同臧在東云鋪堂案專氣皆專壹之氣也陽氣散而陰氣凝故散則爲霰凝則爲雹竟當據以改正

衞將軍文子篇欲給則豫補注引中庸凡事豫則立

元照案外傳晉語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事昭注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此與經旨更切

五帝德篇幼而聰齊元照案聰當從朱文端載刻本作慧朱所據宋本也慧與惠同卽宣慈惠和之惠

孔本作彗訓彗爲勤雖本爾雅似未允協

帝繫篇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敖補注云象爲人傲很因以爲號劉景升與袁譚書曰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因此文也元照案象敖之

文見於堯典敖言其性非其號也而乃云象敖者古人自有此例如受德二字見於尚書立政馬融云受德受所爲德也而遜周書克殷則曰殷末孫受德孔鼂注紂字受德也史記周本紀作季紂正義云周書作受德受德紂字也呂覽當務受德乃紂也尚書鄭注書序孔傳立政皆以受德爲紂字後人乍見此類未有不疑其誤者象敖受德可互證也戚在東云眞善讀書由虛心得之

子張問入官篇不先於身雖行必鄰也盧注鄰鄰元作客或从人作僯廣雅釋詁三遴翌也又難也李奇漢書注杜欽傳遴難也皆與鄰義相合言雖行不能前也鄰乃卻之俗體見廣韻二十四隊又案保傅篇鄰愛於疎遠卑賤此借鄰爲吝乃吝嗇之謂與雖行必鄰之鄰音同義異補注於保傅篇援此文爲證非也蓋近人多誤讀注中鄰字爲吝故吝之俗體作吝亦見廣韻二十一震不可溷也

盛德篇是以民德美之元照案謂德之美之也德如左傳成三年然則德我乎之德彼正義云德加於彼

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爲德

又苟以爲亂無道刑罰必不克元照案爾雅釋詁克勝也勝克也不克言不勝用耳盧注云又不能中似未協

千乘篇五穀必入於倉元照案必卽畢字必入盡入也尚書大傳大誓畢力賞罰史記周本紀同白虎通諫諍引作必力左傳隱元年同軌畢至白虎通嫁娶引作必至又蔡邕萬物必生也必亦畢字藏在東云月令仲秋穿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修囷倉注引王居原案攻工記天子之宝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

照案鄰卽遴字說文辵部遴行難也引易以往遴今本

繹方言九云車下鈇陳宋淮楚之閒謂之畢注鹿車也繹畢必古字通

詁志篇賢人竝憂殘毒以時省元照案說文夏行之和也从久頁聲引詩布政憂憂後來以憂代慁慁之慁說文心部慁憂也从心从頁而以優代憂說文人部優饒也一日倡也

也大戴自來勘誦習者故偶存古字而未改耳

文王官人篇醉之以觀其不失也元照案失古佚字惠氏尚書古義有說詩小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卽所謂不佚逸周書官人云醉之酒以觀其恭詩周生云宗人不失禮似不必作佚字解不失禮卽恭也

又其貌固嘔盧注嘔以軋色下人謂形采而人苟戴氏震云篇中嘔字竝嫗之譌元照案嫗與嘔同苟子富拊循之睨嘔之楊注嘔與區同廣雅釋詁二嘔色也又釋詁嘔喜也劇秦美新云上下相嘔李善注引禮記與嘔覆育萬物禮記釋文作嫗又與謳通莊子大宗師需役閒之於謳李頤注謳煦也釋文音烏于反廣雅釋詁一謳喜也此三字偏旁通借不勞改作

戴撰方言疏證於嫗色也下云嫗亦作嘔引虞雅爲證蓋已知不必改矣

又欲色嘔然以偷盧注偷苟且也言惟求悅人元照案逸周書作愉假借作偷當訓愉悅此節言五氣發形於外之象非言小人之情狀也盧於本文殊失檢照又案聖主得賢臣頌云是以嘔愉受之應劭云嘔愉和悅貌廣雅釋訓嘔嘔愉愉喜也是愉又通愉

又畸鬼者不仁盧注恃禱祀而不自修也補注云畸倚也元照案畸人見莊子大宗師李頤注云奇異也釋文畸音奇其宜反方言一虞儇慧也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黠或謂之鬼廣雅釋詁一鬼慧也王畸亥畸鬼乃奇邪詭譎之謂盧注非是又案荀子修身倚魁之行楊倞注倚奇也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元照謂倚魁卽畸鬼也

用兵篇詩曰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注以上二句爲逸詩下二句爲蓼莪詩元照案連引兩詩合之有韻古人閒有此例緇衣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

姓合引逸詩與節南山而有韻者呂覽報更引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合兎罝
文王兩詩城甯爲韻
又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元照案懼焉
之懼當讀曰瞿莊子庚桑南榮趎懼然顧其後韓文云同
紀俱反史記孟荀列傳懼然顧化錢氏坫異云懼卽瞿字說苑君道哀
公懼焉有閒盧校云漢書惠帝紀贊間叔孫通之諫則
懼矣注懼讀曰瞿瞿然師古曰瞿然驚視之貌音居具反又鄒陽傳長君懼然師古曰
瞿又東方朔傳吳王懼然易容注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又王莽

傳中懼然祇畏注懼然自失之意後漢書申屠剛傳懼然自刻
注懼驚也音紀住反又楊厚傳懼然改意注懼然九具反又何敞傳懼然
不敢荅注懼音紀俱反方言十二懼驚也戴氏疏證云此皆
以懼爲瞿懼焉卽瞿然四代篇子吁焉其色少閒
篇子愀焉變色大戴以焉代然不一見矣

娛親雅言卷三終

三傳國語附

左隱六年傳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足杜預云足至也一切經音義兩引皆作蹙十二遠磨多羅禪經又十八分別功德論

元照案蹙暨及也義如論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暨之爲足既古文假借在莊九年經公及齊大夫盟於蔑公穀皆作暨左氏古文家也

又八年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元照案照于傾

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是服本謚作氏鄭康成本則作謚故其注儀禮少牢饋食云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又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左哀十六年傳正義云鄭元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後妄爲此解服鄭兩本不同而句法則無異若杜預乃以爲謚二字屬下爲句云卿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元照竊謂服鄭說皆可通而究以服義爲正此當以本文斷之羽父所請者氏與族也公之問不及於謚故云問族於衆仲則衆仲之對無緣及謚公命以字爲展氏也諸侯之禮也氏族未嘗有二當時以爲氏者後世子孫則以爲族如無駭子孫皆氏曰展即成族矣似服本較勝也杜解雖無甚謬然從其讀則不辭陸粲附注據五經異義引作氏遂謂鄭云作氏核之禮注乃知其非

相五年傳旃動而鼓賈景伯以旃爲發石說文从云旃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許君受學於賈故用其師說元照案三國志袁紹傳太祖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魏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旃動而鼓說曰旃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裴見松之注引是曹操嘗用其說以制敵矣杜解云旃旐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此說於古無徵案馬融廣成頌旃旃森其如林旃旃並舉杜殆緣此而臆爲之說乎章懷後漢書馬融傳注即用杜解徐新田云養原案賈馬同治古文廣成頌既云如林當亦用詩語未必以旃爲旐類也新田此說與錢會如林說文引作氏後漢書攷異台正義亦云旃之爲旐事無所

出然例依本注不得不曲爲之釋也又云發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旗部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矣錢廣伯段云族字亦載於旗部而以矢鋒解之獨非不類乎正義之辨强而無理矣○袁文瓮牖閒評用杜說以詆說文其言可勿置辯其云魏晉以來造雲旛翔旛飛旛連旛竟以旛爲軍中飛石而不知其誤自說文案所舉諸旛之名正可爲說文之證

十三年傳及鄧亂次以濟遂無次釋文云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元照案水經注二十八云泜水與夷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春秋莫敖亂次以濟淇水是也據此則其當爲淇鄧水即夷水鄧夷聲相近梁曜北云淇訛爲其翟氏水經注辨之後漢書南蠻傳注引亦訛其

武闈見閔二年傳正義云名之曰武其義未聞元照案有僖閟見襄十一年傳杜解云僖公之門正義云僖公之廟門也武闈殆武宮之門耳武闈僖閟稱謂政類丁教授云武宮重立於成公六年不知何公之世當改元照案說文所稱春秋傳皆左氏仍舊名亦未可定

僖五年傳且虞能親於桓莊乎甚虞之也服本作甚能更親於桓莊乎而愛之甚邪文義本無轇轕正解云愛之甚元照案也古通邪此謂虞之於晉豈義乃云常謂愛桓莊之族甚也此正義申服注而失其旨者也近盧文弨校此語爲服注非也愛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改字失眞繆之甚也正義錯會服意過加抨擊蓋於左傳一意扶杜先儒成說不免曲意諛排而於杜所闕解者亦不肯引用賈服其用心甚偏且服先於杜乃據杜本而謂服改字尤不然矣

十五年傳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元照案此言秦之定霸在此一役耳一役猶曰一舉承上懷德畏刑而言知不可鑿指爲何事服氏以一役爲戰韓之役似已失旨杜解云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說尤迂曲孫監察云志祖案一役卽指晉侯杜解不誤特文詞迂拙耳臧在東云未免太迂太拙

十六年經六鷁退飛過宋都釋文云本或作鶂惠氏棟補注云說文引春秋傳亦作鶂或從二傳之文左氏當不爾也元照案說文所稱春秋傳皆左氏

古文見於自序引公羊傳蓄姓以別於
古文也若殽梁則未嘗引及此所引春秋傳新屬
左氏益殆字三傳相同本無作鵝者疏說文殆或
作鶂又引司馬相如作鵝別無从𠂤之字
廿二年傳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杜解云儳巖未整陳
元照案此即此禮毋儳言之儳說文云儳互不齊
也蓋師行聲鼓以錚和之以鐲節之以鐃止之以
鐸通之鼓人不使其聲亂也比其盛也雖儳互不
齊可也故曰儳其曰儳巖云何案巖與碞同說文
石部碞碞也禮注儳猶讒也鄭氏曲禮洛誥用顧畏于民
碞孔傳碞僭也正義云碞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
廣韻二十六咸碞僭差也儳巖儳互厥義相符
廿三年傳浴薄而觀之晉語設微薄而觀之列女傳文
同韋杜皆訓薄為迫元照案此帷薄之薄也不可
訓迫莊子達生高門縣薄司馬彪注薄簾也微薄謂
疏簾也韋訓微為蔽亦非高誘注淮南道應引此事
云設薄以觀之是漢儒舊說以為帷薄矣○左傳
釋文引國語云薄簾也宋氏國語補音云今案韋

注亦訓迫無簾薄之說惡是賈唐所注
廿八年傳曲踊三百距躍三百杜云百猶勘也釋文
作勶正義作勶元照案說文力部勶讀若厲故勘又
作勶釋文正義異而實同百當從釋文音陌陌勘
聲相近正義從本讀恐非三百之義未詳郡氏左
觿云蓋踊躍之度大約有此子枚先生云大斫案晏
踊兩出是踊以三為節子枚尸股而哭之三
踊在東云郡說與古合

又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服氏解說謂馬飾玉制正
義引案西京賦鴈彫軫六駿駁蘘翠蝱倚金較璆弁玉
纓遵光燀爚薛綜注弁馬冠也又毛本誤又髦以璆玉
飾纓馬鞅毛本誤鞦也以玉飾之說文引左傳作璆弁
與平子賦同薛注亦與服義同服義不可易矣蓋
弁即緐也說文糸部緐馬髦飾也春秋傳曰可以稍
旌緐乎緐或作繁弁簡文兒即弁緐音義皆
同薛綜又髦之義與說文合杜解獨以弁為弁兒
引詩會弁如星證之殆泥未之正儀也之文故勘二
解案閻雖釋言服整也未之服言未整倘且當依服

義

文十三年傳晉六卿相見於諸浮元照案相見謂行相見之禮也士相見禮曰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麕執之如士相見之禮注曰上大夫卿也當時晉六卿於諸浮行此禮故云相見於諸浮若泛常覿而何日不有而云相見乎杜氏於此不著一辭正義遂云出就外野屏人私議殆近於野人之談矣

又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正義引服氏云謂能處賤又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也且又知恥元照案世祿之家鮮能處賤其能處者

率皆闕背之徒又鮮知恥隨會不然是以可貴服氏舊說無可疑者邵氏左觿謂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說非悖理然舊解無病毋庸臆張或有附會邵說者謂此能字與上能外事相對又謂能字下屬不成句法此則鑿而無當矣

三年傳鄭賈人有將賓諸褚中以出杜氏無解元照案以綿裹衣曰褚見漢書南蠻傳注當取此訓與襄三十年傳褚字義別臧庄東云鐫當謂儀禮酒著用茶著即古褚字○襄卅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訓褚爲畜元照案一切經音義四分律四十一引左傳作貯呂覽樂成亦作貯

字也絆馬也从馬○其定春秋傳曰韓厥執鬻前讀若輒或作縶从糸執聲元照案杜本作縶從或體也馬字衍當据說文所引刪之前之爲言進也增一馬字似謂齊侯之馬前矣非也

抱經先生云地官廛人注有委藏字釋文云委本或作貯又作褚孫監察云志引案杜訓爲畜亦有貯義臧在東云案貯亦畜也然古文當作褚○昭三年傳請以印爲褚師疑亦主衣服之官杜以爲市官其說無徵錢先生云大昕案以褚證之則杜以褚師爲市官似可通宋有褚師段襄廿年衛有褚師圃褚師子申昭廿年褚師子肥哀廿八年褚師比卽聲子哀廿五年杜皆無解褚師宅子哀廿六年傳鄭於是不敢南面元照案鄭氏禮注曰面猶嚮也見夏官撢人又封禪文同首面內亦當訓見禮記玉藻鄉不敢南嚮言不敢事楚也楚在鄭南○說文人部

倕綳也从人面聲少儀曰尊壺者倕其鼻鄭本亦作面

廿九年傳其周德之衰乎杜云衰小也正義云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衰爲小元照案依杜解則衰當讀楚危切釋文無音湝也若服氏解爲衰微則當如本讀然釋文固非從服者臧在東云此條似杜注是

昭元年傳趙孟曰天乎正義云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天元照案后子言秦不亡趙孟故疑其君

襄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元照案古字艸木偏旁可容通假萩卽楸也楸於爾雅爲槐於說文爲梓漢

當早天近本誤作天乎唯唐石經不誤

又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云離陳也元照案離羅聲相近方言七云離謂之羅羅謂之離郭璞注云皆行列物也此離衛謂陳列衛士杜解合於訓詁正義乃以離之爲陳無正訓未之攷耳○離衛當從杜解卽指二執戈者服氏云三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杜訓離爲陳卽用服說○服所云離宮卽指滿宮見正義案設服離衛乃盟時陳設非其在國時事也

二年傳四升爲豆此卽攷工記瓶人豆實三而成觳之豆也釋文於周禮左傳皆無音廣雅釋器云升四曰豆曹憲亦無音豆當讀本字明矣顧氏炎武杜解補正引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攷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元照案一獻而三酬梓人之文梓人注云豆當爲斗下文飲一豆酒注云一豆酒又釐之誤當爲斗然則斗之爲豆聲誤耳非古字也毛氏不引瓶人而引梓人又誤讀鄭注顧氏遽取以補杜何耶

三年傳少齊有寵而疢齊必繼室近本皆作少姜元

照案二年傳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杜云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子大叔言其有寵故得其別號稱之當從釋文唐石經校改顧氏金石文字記以石經爲誤盖未見釋文也○服氏云所以寵異不與齊眾女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據此則少當讀本字釋文雖不從服而少齊之義杜無別解不合亦音詩妙反與少姜一例也

七年傳我若獲没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正義云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卽明意尊之而失事實元照案召其大夫而屬二子於大夫此夫子乃指大夫而非孔子若指孔子不當曰使事之矣且觀將有達者曰孔某今其將在孔某乎孟孫固未嘗稱孔子爲夫子也果如正義所說則傳中兩與孔子之名左氏盍不盡改之乎○檀弓上正義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似以夫子屬大夫言孫監察云志直案此是我若獲没必屬說與何忌於大夫之詞何得云面屬大夫乎似不如舊說爲順錢先生云大所案稱孔某者對大夫言之

稱夫子者劉說與何忌言之所謂夫言豈一端而已僖子欲二子以仲尼爲師弟子於師固當稱夫子矣此大夫乃孟氏家事謂當從舊解　元照案秦穆公稱孟明爲夫子見文元年傳似與孟孫家臣相類　徐新田云養原案必屬說與何忌則願矣若以夫子爲孔子則屬宇似無著

十三年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釋文云淮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濰齊地水名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占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正義云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以規杜氏令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

甚要切据詩約語疏儀河歟綌尚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元照案劉說固非而陸孔兩家於淮坻爲韻不能無疑故其言多牽率淮从佳聲濰从維聲而維亦佳聲淮濰二文未見其異音也从佳聲者古讀如韋故帷之古文作厓（說文巾部釋名水淮韋古韋通）也韋繞揚州北畎東至海也此漢人讀淮如韋之明徵韋坻相韻準諸古今無不諧者後人讀淮作石乖反故疑其與坻不協而不知石乖之音亦出一聲之轉也　顧亭林云淮字當從佳人之

佳乃得聲令本說文亦誤元照案此亦失攷淮之本音而輕於立說者也（徐新田云養原案脂與皆改淮字从佳眞不可解　堵亭林說本屬一韻乃欲

翠被見十二年傳杜解但云以翠羽飾被而不釋被義漢書西域傳下亦有翠被師古又無注碧經音辨三云被衣也普義切引此傳爲證元照案楚詞九章被明月兮珮寶璐王逸云在背曰被釋名衣服被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詳其語意殆後世斗篷之屬歟被披皆俗字

方小侯也傳曰令晉甸侯是也定四年傳曹爲伯甸杜云以伯爵居甸服言小元照謂伯男文法與甸侯伯甸相類子產言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其言男正所以自別於甸如王注則與上文殊欠關照矣周語鄭伯南也男南古通用韋注亦作男服解鄭服王三說皆又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是正義誤以賈說爲鄭服之說矣見正義引正義又誤以或說爲賈說矣又引或云南南面君也元照案國男云是仲師未嘗作男服解而王注亦本諸仲而非自造者韋氏三國時人亦得其眞鄭伯爵在男畿此則不誤○正義引鄭服之說

而辨之云周禮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鄭去京師不容此數元照案國語注云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虞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錢先生云此說甚好韋注可破正義之惑

十四年傳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杜云末薄也減輕也正義云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梁俗作梁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元照案家語正論引此文作或曰義注云或左傳作咸家語雖王肅僞造然在杜氏之前故所采輯猶與服合自杜解而後人相承以末減二字連用爲減罪解矣減咸古通用見惠氏禮記古義

廿五年傳季氏介其雞賈景伯云擣芥子爲末播其翼可以全雞目淮南注人聞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杜解從賈義鄭眾云介甲也爲雞著甲鬥覽注徵察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孫詒讓察云呂覽淮南互異何也元照案許慎高誘並出高誘而兩解題許或題高實則兩家涵淹此注並注淮南今本或注不同卽許高之

異正義例從本注而獨於此則是鄭說元照案史記魯世家云季氏芥雞羽服虔注同賈說賈君據此爲詁義不可易凡魏晉以下鬬雞詩如芥羽張金距應瑒猜羣芥粉生王褒芥羽忽猜儔梁簡文帝芥羽襍塵生翅中含芥粉劉孝威芥粉墻春場庾信數詩皆用賈服義正義申鄭而抑賈殊不然也芥羽之法見於宋周去非嶺外代答○王觀國學林謂史記改介爲芥裴文駰駰刪評又謂杜預因史記改作芥字遂有謂芥之說其說均不足辨芥之爲介古字省文

廿五年傳宋元公曰唯是楅栘所以藉幹正文幹作榦者詩無及先君說文木部引作楅部薦榦部栘薦藉音皆相近云楅部方木也元照案榦翰皆从倝聲古通用爾雅釋言翰榦也說文木部榦築牆耑木也檀弓上周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又孔子之喪飾棺牆注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又設蔈翣注蔈翣棺之牆飾周禮蔈作柳釋名器服其旁曰牆似屋牆也成二年傳宋文公卒棺有翰檜杜云翰旁飾愚謂此傳之榦即翰檜之翰禮經所謂牆也楅部者棺底之方木所以

承榦者薦藉皆訓承文公之有翰檜乃僭王禮其後遂承用之元公請無及先君殆即指此杜云楅栘棺中芩朴也幹骸骨也幹之義不確

廿六年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杜云鑿一足行正義云既斷其足而云鑿知鑿是一足行也說文云鑿金聲也銜擊金為聲亦名鑿惠氏補注云案說文鑿讀若春秋傳曰鑿而棄它車則傳本作鑿故訓一足行若從金與斷足無涉必傳寫之譌正義失攷元照案五經文字金部鑿即正反金聲也又

足行見春秋左氏傳知傳中鑿字非誤漢儒讀若之字不必異文銜一字或有數音也郎說文一書此例屢見徐鼎臣於此致疑未通於古耳見示部禫字下鑿注鑿字乃傳寫之誤說文足部所無不可據以為正且兵刃以金為之从金未為無涉

廿六年傳牽牽不弔之人杜云弔至也元照案弔至釋詁文費誓無敢不弔鄭注弔猶善也詩小雅節南山不弔昊天傳訓為至箋云至猶善也至有善義不弔之人謂不善之人也顧氏杜解補正云好行謂亂不相弔恤之人引傳遞說非不合然不若杜解

也元照案呂覽慎行論載此事云動作者莫不非令尹動作謂力役之人也疑進胙即動作之殽文動古文作運說文力部與進相似又案詩大雅傳云作祝詛也正義云作即古詛字鬼國中祭祀皆有祝詛之言杜說似因嘗在東云鋪堂案動亦進也錢先生云大昕案楚人尚謂進胙即動作之異文亦雅也杜說誠佳然改從

定九年傳鍥其軸麻約而歸之元照案方言九其上約謂之筠注郎蹇帶也又十三筠薄也注謂薄裹也筠猶纏也此可證傳義麻約謂以麻纏裹之也約猶束也蒯乃俗書

哀十七年傳如魚鏡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亾賈景伯以裔焉屬上讀解裔爲水邊言裔侯將若此魚杜依賈說劉光伯云卜繇之辭文句相韻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其論允矣正義例從本注故於左傳不得不加辨駁而毛詩召南汝墳正義引傳如魚鏡尾衡流而方羊則從劉讀也元照又案古焉於同物裔焉大國言鄰於大國也光伯謂土地遠焉之大國文義晦澀宜正義以爲不解矣

廿四年傳是躉言也服氏云僞不信言也杜云躉過也釋文云躉石佚反字林作癕云夢言意不慧也

司馬廿二年傳不聞有代貙者哀廿六年傳皇非我宠大司馬時亦無少司馬也少司馬五年傳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其後華弱亦爲少司寇昭廿年及樂輓昭廿二年樂朱鉏哀廿六年爲大司寇時又不復有少司寇蓋大卿之貳亦時立時廢者至大宰之官殆又居六卿之外者華督之後唯成十五年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後亦不復見孫監察云志祖案襄十七年傳皇國父爲大宰又襄九年傳使西鉏吾庇府守社主鉏吾大宰則二宰亦非常建者孫監察云志疇案韓非說林俱有

南宋刻本脫夫王字學者讀先世后稷疑是事屬於弃則以字文義既不屬而注語皆成鈎棘矣經先生云左成十六年傳正義所引有王字又攷武成正義云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据書疏所引則唐本有脫世字耆而王字未嘗脫也徐新田云養原秦國語前王世后稷不知先王爲何人故注云昔我先王既迺其人矣故注云周之靜嘏文武不失舊典通謂之王明不宜所以習稱先王之意又云康成自相發明益見王名不宜改不宜刪也生而聾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稚荆揚之間及山之東西雙聾謂之聱廣雅釋詁三聱聾也聽無聲注不聾曰而聰元照案方言又聾而聽無聲注不聾而聰其聰也聽言而若罔聞躁妄之人也攷下云聾成也注成定也不當作聾耳解徐新田云養原與方言與方言同

外傳周語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韋注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與曰世謂弃與不窋後云我先王不竆据書疏所引則唐本有脫世字耆而王字未嘗脫也徐新田云養原秦國語前王世后稷不知先王爲何人故注云昔我先王既迺其人矣故注云周之靜嘏文武不失舊典通謂之王明不宜所以習稱先王之意又云康成自相發明益見王名不宜改不宜刪也生而聾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稚荆揚之間及山之東西雙聾謂之聱廣雅釋詁三聱聾也聽無聲注不聾而聰其聰也聽言而若罔聞躁妄之人也攷下云聾成也注成定也不當作聾耳解徐新田云養原與方言與方言同

注意謂先王世世爲稷官也與史記周本紀文同

商大宰是孔子時猶有此官非不常建也照案商大宰蕩問仁於孔子見莊子天運篇元又

案宋共公時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鮑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此時居卿位者九人城在東云未必九人皆卿亦屬一時建置如此非成例也

外傳周語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韋注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與曰世謂弃與不窋後云我先王不竆据書疏所引則唐本有脫世字耆而王字未嘗脫也徐新田云養原秦國語前王世后稷不知先王爲何人故注云昔我先王既迺其人矣故注云周之靜嘏文武不失舊典通謂之王明不宜所以習稱先王之意又云康成自相發明益見王名不宜改不宜刪也生而聾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稚荆揚之間及山之東西雙聾謂之聱廣雅釋詁三聱聾也聽無聲注不聾而聰其聰也聽言而若罔聞躁妄之人也攷下云聾成也注成定也不當作聾耳解徐新田云養原與方言與方言同

注意謂先王世世爲稷官也與史記周本紀文同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注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及定王王室遂卑注定王頃王之子靈王名介

敎王子也元照案眞王本謚貞定見漢書古今人表下國語史記皆從省稱定王亦猶備獻聖武公之稱武公公叔貞惠文子之稱文子也貞定王乃靈王元孫○史記索隱周本紀謂貞定王之稱出自皇甫謐益未檢漢書也

音語一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元照案方言七蝎嗟遠也蝎嗟卽爾雅之遏釋言古文偏旁通借百又二陷於大難乃逮於讒蝎譖卽逮讒之義韋注訓蝎爲木蟲從本字爲訓似失之矣

又簪笻相望於艾陵注簪尚書云簪夫須也元照案簪不當訓艸名詩小雅都人士臺笠箋緇撮爾雅釋艸臺夫須爾尚書本殆作臺笠與毛詩同故以夫須解之

臺說文从艸臺聲形近而誤韋氏不辨別字體而謂爲叚訓夫須訓簪非也梁曜北云所見國語及宋照察臺字說文艸部所無竹部有簪字云笠也韋氏補音皆作簪何也元云簪笠備雨器也則自當从竹近時翻刊宋明道本國語从竹

吳語命圭有命不曰吳伯而曰吳王注吳本稱伯故以爲吳本伯爵元照案吳本子爵春秋經從無吳伯之稱今據國語而曰吳王亦猶備獻聖武公之稱王歷世已久黃池之會正當憤盈之際晉方懼吳若遽指其實慮增其怒故易其辭以相人冀其降心以捄從也下文云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吳伯吳公皆一時權宜之詞而韋仍以爲實然誤矣錢先生云公羊傳云春秋伯子男一也鄭本伯爵而子產云鄭伯男此自卑之稱吳本子爵而云吳伯此尊之之稱皆合於公羊之義徐新田云養原案伯者長也天子命吳爲王也此卽吳爲諸侯長不命吳爲王也此說未知可否

公羊隱四年傳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何邵公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元照案口疑卽卹之省文說文言部卹扣也如求婦先卹媒之何云發動與卹叕義近

七年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卹公曰母弟同母兄弟同母左宣十七年傳凡稱弟皆母弟也杜預云庶弟不得稱母弟元照案二傳之所謂稱者指春秋之書法非指其家庭稱謂也錢先生說甚確春秋書陳侯之弟招蔡侯之弟申鄭伯之弟瑕宋公之弟辰衛侯之弟晉侯之弟也齊侯使其弟年聘伯使其弟語亦同

是此例據之會書陳公子招不云陳侯之弟者諸侯之大夫具在不當殊之也又云二傳云曹無大夫吳無君無大夫皆謂春秋書法無特書者耳豈有列國而無君大夫者乎春秋書法凡稱兄弟者皆其母弟兄否則書曰公子盜有母弟而稱公子者矣未有非母弟而稱弟者杜預所謂庶弟不得稱母弟而母弟或稱公子是也若夫家庭之內自相稱謂適子之於庶兄弟不稱曰兄弟又將安稱徐新田云養原案詩云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公子頑惠公之庶兄也桓十六年傳屬負茲邵公云諸侯有疾稱負茲元照案金縢如有丕子之責于天鄭注讀丕為不史記

作負子白虎通云諸侯曰負子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御覽七百三十九引禮記音義隱云諸侯曰不茲不丕負聲相近茲子亦相似皆通用此古義郭璞注爾雅釋器引此傳以茲為聲以負為背負說已近俗此疏乃謂負事繇多尤失之矣

文七年傳昧晉大夫使與公盟也邵公云以目通指曰昧元照案指謂意指也字本作悟說文心部悟意也假借从手以目通指謂目動以示意也儀禮疏

云通指通其指意是也又僖二年傳獻公指而進之邵公曰以手通指曰指與此傳同疏云言其用目眡之而并指向魯則誤解作手指矣許子沫云亦不誤古人措詞少悔耳

宣六年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邵公曰愬者驚貌釋文有所革訴路二音元照案如何解當讀所革反愚謂愬義如詩遡其過澗之遡遡鄉也毛傳國策衛君跣行告遡於魏注云愬同此愬遡相通之證靈公不欲盾有所言故望見其來先迎而拜之

以閟其口蓋巧於拒諫如此趙盾遂巡退俾也釋文下一音未爲不允臧在東云愬驚義迎與望見意複也精思之何如孫監本遡通而訓察云志祖案先望見而後迎之未見意複

十二年傳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邵公曰善用心曰詳韓詩外傳六春秋繁露王道皆作祥元照案古詳祥通用見惠氏公羊古義左成十六年傳德刑詳義禮信从言儀禮士相見禮愚謂忠信慈祥皆从羊聲善本作从示一也漢人皆訓善蓋詳祥皆从羊義類本相近耳善用心猶曰以善存

心也

貢氏日抄 一論公羊襄廿九年傳云爾殺吾兄之語非也僚乃札兄之子光殺僚非殺札之兄也元照案以僚爲徐昧之子史記之說公羊則以僚爲札之庶兄說本不同傳云詰也餘祭也夷末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又云僚者長庶也以札有庶兄在故特叙同母者四人而指僚爲長庶服虔解左傳云僚者夷昧之庶兄高誘注呂覽忠廉云闔廬篡庶父僚而代其位貢氏專据史記以議公羊古人用字之法不免兜古人矣邵公亦未知此意

昭廿四年傳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吾欲弒之何如元照案以君殺臣而曰弒猶左氏之王弒王孫蘇字法相類古人美惡輕重不嫌同辭讀者不可以辭害志也洪景盧容齋三筆十四王伯厚困學紀聞執弒二字詆斥左氏其論誠正然未明乎古人用字之法不免兜古人矣邵公亦未知此意

殺梁隱五年傳荀人民殿牛馬曰侵范甯云制其人民以制訓荀未詳所本盧石經初刻作包後增艸頭元照案當以初刻爲正鄭注周易云包猶繫也繫包古今字非是漢書敘傳下包漢舉信劉德云包取也今本包作裹裹字非是包取也 一作聚 包說文徐鍇曰以爲裹包字引申之義非正義也周易釋文云裹鄭荀董弱才作捋云取也

九年傳震雷也電霆也揚士勛疏云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或當電霆爲一也楊說尚疑而未定元照案易繫辭說之以雷霆釋文引蜀才云凝盧校改疑爲電莊子天運吾驚之以雷霆釋文云霆徒佞也電也淮南兵略疾霆不及掩目夏侯湛雷賦掣丹霆之晧　李賡雷賦起偉霆於脅際俱見初學記此皆以霆爲電與傳義符霆電聲相近故可轉以相訓非止疾雷一訓也陸佃埤雅云霆音廷則爲雷音蜓則爲電愚謂四聲之別古人所

無毋庸過爲區別也

九年經天王使南季來聘傳曰南氏姓也日知錄廿七云南非姓姓字衍文元照案范甯云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爲姓也所以別姓者經有王季子來聘祭伯來王祭皆非姓也據此則范不以姓字爲衍又案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不言氏姓匕之也僖八年傳言夫人必以其氏姓名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氏姓連文穀梁屢見不可以爲衍文又案士昏禮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歸又在穀梁前矣日知錄禹貢錐指極論姓氏之別謂

洞姓氏爲一者始於史記殆非也

莊七年星隕如雨傳云其隕也如雨元照案易繫辭說之以雷霆釋文引蜀才云凝盧校改疑爲電莊子天運吾驚之以雷霆義二傳與左氏異左氏云與雨偕也故杜預以雨訓如公羊云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何邵公云明其狀似雨爾穀梁義與公羊同雨落也范氏亦訓如爲而失其旨矣下文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案文三年雨螽于宋傳亦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螽蓋可證此傳之義與公羊合○論衡日說云李明之說

夜實星若雨而非雨也亦用二傳之說

廿一年傳獻戎捷軍獲曰捷戎菽也范云菽豆元照案爾雅釋艸戎菽謂之荏菽孫叔然云大豆也三蒼云大豆也此箋戎菽傳大豆生民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據此則范不以姓字爲二字當連讀戎大釋詁文也穀梁釋文云戎捷戎菽也捷獲也楊疏云案管子云出戎菽於天下則以戎爲豆也案管子亦當以戎菽連讀陸楊皆以戎字句絕恐失其讀矣段氏監察云志料案戎菽或可單稱戎故經文但稱戎捷而傳以菽解之此說似泥元照案因傳山戎所得故經曰戎捷傳廿一年經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

曰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倒也范云據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據此則范不以戎爲荻明甚疏自失耳

僖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元照案此殆引孔子之言也論語必也正名乎鄭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聘禮記曰百名已上書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此傳正名義亦如是盖不言秦人滅梁而曰梁亡不言鄭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惡後人寃不因魯史之舊文而有加損於其閒矣故

特發此論

卅三年傳匹馬倚輪無反者范云倚輪一隻之輪公羊作隻隻踦也唐石經初刻作奇後增亻旁元照案奇倚一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蓍才作奇見釋文周禮注引作奇荀子儒效倚物怪變楊注奇也韓詩外傳五作奇物怪變又脅倚魁之行楊注倚奇也奇讀爲奇偶之奇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所以生之故黃繚曰子大奇問甚奇應甚奇子其猶彼倚人也今本莊子大宗師作畸方言二倚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間謂之踦○漢書五行志又作觭亦同

宣二年傳靈公飲諸大夫而暴彈之范云暴殘暴元照案荀子富國暴暴如也楊注暴暴卒起之貌呂覽察傳水暴漲高注暴卒也大戴禮保傅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盧注暴卒疾也曲禮上已孤暴貴史記項羽本紀何興之暴也說文日部暴疾有所趨也廣雅釋詁二暴猝也暴彈乘其不備而猝然彈之也范解未允

定十五年經戊午日下稷范云稷下吳謂脯時洋惠氏周易古義左氏公羊皆作昊元照案史記天官書云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晡爲黍晡至下脯爲寂下脯至日入爲昧據此則稷依本字訓之較爲近古臧在東云天官書之傳流遠矣引以注穀梁最合也

昌歜見左僖廿年傳杜云昌歜菖蒲菹正義云齊有鄑歜魯有公甫歜其音爲觸說文云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咸反不知其字與彼爲同爲異福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日知錄四云玉篇有歜字丑玉切昌

蒲菟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歜
元照案歜字之義與傳誠不符然依玉篇定爲歜
恐亦非也說文歜歜也歜心有所惡也若吐也歜之俗體作
噉亦見說文口部鄭氏注周官天官
噉就聲相近歜歜之義俱非昌蒲若云借用亦
無所取元照竊疑字當爲歜書呂刑劓刵椓黥椓
今文作斲見正義古文作歜說文支部
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葅元照謂切之用刀
故云歜較歜歜三文義差近之未知允否
唐石經公羊二傳不分析經傳與左氏不同而穀梁

離析經文又閒異於公羊明監本汲古閣本錯亂
顛倒當據石經校正莊七年恆星不見下接傳文
恆星者經星也云夜中星隕如雨下接傳文其
隕也如雨云今本經中不見下有夜中星隕如
雨六字非也此處唐石已刻閻若璩宋本注疏如此明人補刻石經與今本同不足據
又廿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下接傳文言日
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下接鼓禮也云今
本誤以鼓用牲于社列於言日言朔之上則經唐
倒置矣僖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下接傳文夫人

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下接傳文不言以喪歸
云云今本以齊人以歸誤置於夫人薨不地之上
又廿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下接傳文會者外爲
主焉爾釋宋公下接傳文外釋不志云云今本釋
宋公置於會者外爲主之上宣八年壬午猶繹下
接傳文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云云其下萬入去籥
四字經文也今本猶繹之下誤有萬入去籥四字
則衍文也又十八年歸父還自晉下接傳文還者
事未畢也云云其下至櫟遂奔齊經文也遂繼事

也傳文也今本歸父還自晉下誤衍至櫟遂奔齊
五字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下接傳文不言日急
辭也云云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下接傳文又有
繼之辭也云云乃免牛下接傳文乃者亾乎人之
辭也云云今本於食郊牛角下誤衍改卜牛云云
十一字昭廿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下接傳文中
國不言敗云云獲陳夏齧下接傳文獲者非與之
辭也云云今本滅字下誤衍獲陳夏齧四字又廿
五年公孫于齊下接孫之爲言云云次于陽州下

接傳文次止也今本次于陽州誤置公孫于齊之下此處唐石殘闕明補者亦與今本同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下接傳文末失其弟也又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下接傳文以尊及卑也又自陳下接傳文陳有奉焉爾又入于蕭以叛下接傳文入者內弗受也云云今本先綜舉經文於上而不知自宋公之弟以下廿字盡衍文也哀二年取瀏東田下接傳文瀏東未盡也又及沂西田下接傳文沂西未盡也今本於帥師伐邾下誤衍取瀏東田及沂西田八字以上十

一條宋時監本附音注疏皆與石經同唯明人補刻石經則與今本同不足据也

蟲災也並不重螟字此傳文法最整齊畫一當援以爲例磨增兩螽字皆當刪也莊七年星隕如雨傳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事著焉爾初刻有事字後磨去案疏云幾微也中微難知而曰夜中者是事之著見焉爾据此則事字當有又案注云中微難知而曰夜中自以實著爾自恐事之譌又十七年鄭詹鄭之佞人也初刻無鄭之二字僖二年惡公子友之紿初刻有友字案下文三稱公子友此字不應刪又十二年管仲永楚人伐江滅黃初刻如此後磨改以人字爲楚字下體文十一年經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初刻有仲字磨改去之案左傳叔彭生釋文云本或作叔仲彭生仲字衍据此則仲字非是或穀梁舊本與左氏異亦未可定昭七年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此處磨改共五行初刻大異不能盡得其可知者君子不奪人名之下有不奪人名者一句此數條初刻皆唐時舊本自改刻之後久已泯沒矣甚可惜也

論語　孝經　孟子

學而賢賢易色孔云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朱子集註從之元照案漢書李尊傳引此文師古注云賢賢尊尚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讀易為以豉反賢賢易色兩事對舉視孔說較勝梁曜北云此章每句皆一事何獨此四字兩事對舉乎周信之云顏說至當若以為每句皆一事則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何獨兩句為一事乎徐新田云養原案四字即作兩事兩句亦無不可　○又攷之皇侃義疏云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賢者亦是獎勸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集註參用此二說

而樂道兩家本不同採監察云孔鄭兩本不同此說極是文選稽康幽憤詩樂道間居陸機漢高祖功臣頌平陽樂道注引論語無道字有道字濂跳荅靈運詩復禮嫗貧樂竟陵王行狀貧而好禮注引論語無道字臺李善兼采孔鄭兩本也　何晏不審異同之故並存兩說失之疎略皇本雖有道字而疏中舉貧樂富禮為言又云貧者多憂而不樂故以樂為勝其說似又未嘗有道字也愚謂坊記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與論語文同漢書王莽傳上陳崇奏莽功德引論語無道字後漢書東平王傳論引亦無此鄭君所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史公親從安國問故与孔本同

為政父母唯其疾之憂馬融注言孝子不安為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元照案淮南說林憂父之疾者子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此以憂父母之疾為說則其讀父母二字自為句不以屬下視馬注較淺然自當並存

有酒食先生饌馬云饌飲食也鄭本從粵作餕云食餘曰餕惠氏古義云儀禮注古文饌皆作餕說文籩具食也或作饌从巽則餕為古文饌也臧在東

云鄭以食餘訓餕則固未嘗以餕爲古文饌也愙
氏幸合爲一非矣或疑先生不安食人之餕許周
生云曲禮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云食
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
祭旬盛之正義云父得食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
致仕傳家事於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
其子餘讀此節注疏知先生亦有食子弟餕之時
鄭注未容輕議
子曰書云孝于今作于此從漢石經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古文尚書割截此文入之
周書君陳篇以惟孝屬下爲句近人辨之詳矣惟
是唐以後人以是亦爲政兩語爲孔子語則与皇
氏義疏不合案疏曰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竝尚
書文也又曰云奚其爲爲政者此是孔子正荅於
或人也則是亦爲政皇氏亦以爲尚書文後人祇
緣古文君陳有克施有政四字而無下語故分析
兩語一屬尚書一屬孔子耳然皇氏已及見古文
尚書而獨以兩語皆屬尚書者何也蓋因包咸注

也包氏曰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爲政同旨
詳繹注義則兩語自不可分屬故皇疏云然元照
竊意是亦爲政若非尚書則施於有政亦非尚書
攻尚書於皆作于錢先生云唐石經惟金曉孝于有三於字酒誥有兩於字孝于
友于未嘗作於而施於有政字獨作於此非尚書
之明徵也以施於有政屬之孔子則是亦奚其文
勢回環無滯矣固不必因僞君陳有克施有政一
語而致疑也
馬融注八佾篇巧笑倩兮三句云此上二句在衛風

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王氏質詩總聞云子
夏舉此詩多素以爲絢兮一句恐是他詩亦有巧
笑美目兩句而繼以素以爲絢今不存也孔子子
夏問荅與此詩不類强合此詩恐涉牽强元照案
王說是也三百篇中如此類者多矣召南草蟲首
章首四句與小雅出車五章首四句同王風揚之
水兩章首二句同鄭風揚之水兩章首二句同小
雅北山首章首四句與小雅杕杜三章首四句同
餘如習習谷風以陰以雨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大

同小異者尙難悉數然則此三句之非出於碩人詩也又何疑乎徐新田云養原案碩人四章章七句第二章獨多一句之理此不待辯而明前人恐亦有道及者論語所引三句皆指繪事言之与碩人詩直詠人者不同而後人乃有篇中刪章章中刪句句中刪字之論可謂傎之甚者○又案詩中如玉事靡鹽之類屢見者尤多左襄廿一年傳叔向引詩優哉遊哉聊以卒歲亦唯優哉遊哉四字与小雅采菽文同耳而杜預竟以采菽當之亦非也

管氏有三歸包咸云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集註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元照案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史記禮書管仲之家兼備三歸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齊有三歸修擬於君論衡感類反坫三歸諸侯之禮此皆名審矣說苑善說所謂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者蓋築臺以處三姓之女也朱子殆認作章華之臺一例文法故以爲奢

名耳

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包氏云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皇疏云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使足人知故云求爲可知也此說無可疵議然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謙氏發論甚高然非此經之旨轉覺失之支離洪景盧又云不以莫己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弟四句蓋承上文言之道在至論則不至矣元照案求爲可知非求爲人知也求爲可知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爲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元照案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之家以待人知斯其道然後得行故謂門弟子曰君則曰莫我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聖門之學未嘗不欲人知豈若崎人隘士之心唯恐人知者乎經意言當求有可知之實而不當以莫知爲患正恐學者純騖虛聲不求實際固非教人求知也又何慮乎無所不至哉錢先生云朱儒往往有此等議論自謂有補於聖賢其實過高而無當也

公冶長吾斯之未能信孔門弟子師前稱吾唯此一
見丁小雅教授云漆彫子本名啟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載文志自注儒家可證仲尼弟子列傳漆彫開字
子開史公避景帝諱也說見王氏莊逵吉說文志攷證啟閻氏四書釋地三續啟
亦作扈扈与吾形近傳譌耳元照案說文口部扈開
也又支部啟教也古人名字相配漆彫子漢景帝之
名皆是扈而非啟啟誤爲吾其理極確
匡繆正俗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
矣蓋言夫子言性命之事及言天道不可得而聞

之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性情並與天道合
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背經違理大爲紕繆
漢書外戚傳注亦兼之元照案皇疏云夫子之性與天地元
亨之道合其德致此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
可得聞也此義与顏氏所斥之說大致相同顏氏
謂其紕繆當矣史記孔子世家云夫子言天道與
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漢書張禹傳云性與天道自
子贛之屬不得聞證之史漢義益顯明顏氏惜未
及引之也
昌黎知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熠熠昔者子路惟恐
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元照案以惟恐有聞作
聲聞解古無此訓唐儒已喜立異故論語筆解多
翻舊說臧在東云啖趙說春秋亦然筆解不載此
爾此卽閻劉原父一派然筆解本眞是也許周生云宋
章朱子謂筆解爲非昌黎本眞是也彥侍郎存昌黎筆解本
李習之所作而昌黎許之者今書中尚有
語數則可證又案張水部甲退之詩云
注手蹟今微茫可證退之於論語無成書
田云養原案昌黎自有論語注十卷張
指此韓文攷異云筆
解亦逸無復眞本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疏本作久而人敬之
故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
而人愈敬之也邢疏本無人字故云凡人輕交易
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爲善元照案集解不載
舊注不知漢儒之說云何周禮大宰以八統詔王
馭萬民二曰敬故注云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
而敬之據此則鄭本當無人字又案漢元儒先生
婁壽碑善與人交久而能敬隸釋九亦與鄭合愚謂
平仲身爲齊卿素著才望人之敬之不足以見其

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釋文云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義疏載衛解云所以不能忠信如某者由不能好學如某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某也邢疏云衛瓘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此邢昺發明衛解之文余氏古經解鉤沈載之非也衛解載於義疏義疏新出余氏未及見耳元照案焉發語辭也衛氏句讀不同而其義無異於皇邢兩疏宋人誤會其意謂焉是反辭言焉見十室之邑不有如我之好學者哉見野客叢書全失衛氏之意

仲尼弟子列傳云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云云照案賤人指其家世寒微而不係乎其人之賢否後漢人傅黃憲爲牛醫兒乃所謂父賤人也

楚郤宛自稱賤人見左昭廿七年傳其官卑也廉頗謂藺相如秦賤人見史記廉以相如初爲宦者令舍人也漢書樊酈夏侯灌靳周傳贊云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不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合攷

史漢之文則賤人指家世而不指品詣明矣王肅撰家語謂仲弓生於不肖之父鑿空誣罔莫此爲甚何晏注論語亦云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其諸爲王肅之所惑歟

逃而不作信而好古自來皆以爲孔子自言元照案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逃而不作彭祖賦詩雖釋是以此三語爲老彭之言蓋漢時有此說耳然以乞爲詩甚奇錢先生云作与古諸韵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後漢書延篤傳吾自束脩以來嘗懷注束脩謂束帶脩飭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元照案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入自十五以上不可以無教故聖人云爾漢人多用束脩義与鄭注相類然非謂年十五以上者名束脩如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之例也大約謂年十五以上乃束脩之時爾漢書王莽傳上安漢公自初束脩師古注束脩謂初學官之時據兩漢書注則束脩非十五歲之名明矣鹽鐵論貧富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得宿衛此言結髮入學官年十三而得

衙衙束脩非十五歲之名又明矣漢蕭耆景君墓表惟君束脩行知口口（隸釋六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十相府小史夏堪碑口口束脩操絜冰雪十二金蒜碑束脩聰口十三冀州從事郭君碑束脩勤恪（隸續九衡顏子碑在束脩之商入宣尼之室（藝文類聚二十歷觀諸碑則漢人之解束脩皆与鄭同行者行年也孔氏注雖無明文然亦未必如皇疏脩脯之解也（梁曜北云天祿識餘引束脩有五條）

君娶於吳（句）爲同姓謂之吳孟子釋文爲于僞反（注疏云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知齊姜秦嬴之屬也魯之娶吳當謂爲吳姬而昭公爲吳是同姓故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集註於爲字偶漏其音讀者竟依本音屬上爲句誤矣

子罕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注美孔子博學道藝周徧不可一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也故曰大也疏說確當注云而已已止也）

將聖上屬

鄉黨入公門鞠躬如也（孔云斂身也釋文無音元案儀禮聘禮記注云孔子之執圭鞠窮（釋文云本亦作躬）如也鞠之正文从革說文（革部鞠窮也三蒼鞠敬畏貌曹憲音鞠居六反）廣雅（釋訓）鞠鞫謹敬也（爾雅（釋詁）鞫窮也鞠鞫皆与鞠聲近通借躬乃窮之省文鞠鞫皆後世增益之字鞠窮複語與踧踖相同（張揖匡謬正俗踧踖之訓所以狀敬謹之意史記（韓長孺傳贊）云意氣之內（意氣之內猶如畏然徐廣曰畏然敬兒）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魯連家鼎鞠躬在子也（魯連家鼎鞠躬在子也）

窮此言敬慎之君子豈曰曲身之君子哉史公記孔君而此與論語注異論注非與孔本述人辯之詳矣又案鹽鐵論利議云衰衣博袷周公之服也鞠躬周公之服也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後漢書儒林傳論云鞠躬與趨蹌狼狽爲對文知亦不作曲身解也說如孔解則不得云如矣聘禮記鞠躬焉如恐失之毉氏了翁儀禮要義云溫木作鞠窮焉義見拖經先生儀禮釋文攷證儀禮注疏詳校龍城札記三書之說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皇疏本無之字疏云古人

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元照案曲禮下袗絺綌不入公門注引此文亦衍之字正義云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又云引論語證入公門不單也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注振讀爲袗袗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正義云形且褻者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竊大記袍必有表不禪注論語袗絺綌必表而出亦衍之字亦爲其褻也又下節注絺綌紀者當暑之褻衣也據此則經文不得有之字孔注之字皇疏本亦無下放授云必表而出不當有之字出出門也表字蓋下繅衣三可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云今之被也鄭注今小臥被周禮天官玉府疏引元照案說文衣部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周禮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廣雅釋器寢衣衾襳被也毛詩正義召南小星云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寢衣爲被具有確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孔云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元照案儀禮鄉飲酒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鬻正蜡祭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獻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

甚王制云皆躰尚功習鄉尚齒即是州長黨正飲酒所引据盧氏賈氏此疏分析極賅如孔解則此注疏詳校是黨正飲酒令知不然者鄉飲酒禮記鄉朝服而謀賓介注云鄉鄉大夫也又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注云鄉人鄉大夫也是鄉人乃卿大夫之稱也夫鄉大夫飲酒尚德黨正飲酒尚齒亦賈疏文孔子不敢以有德者自居故必俟杖者出而後出若黨正飲酒尚齒固眾人所同又何庸遲乎周信之云与儀徵少宗伯所解相同兼能補所未備○或以鄉人

飲酒爲鄉人偶然聚飲不在四事之內者非也古無無故聚飲之事況孔子乎

車中內顧古論有不字鄭注從古包咸所注魯論也故無不字兵注云輿中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也漢書成帝紀贊曰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曰此三句本論語鄉黨篇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是師古所据集解本經注竝無不字今案皇疏本經注皆有不字疏云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据此疏以不內顧爲說則皇本元有不字非後人之所竄增元照綜而覈之則皇疏甚誤古論不內顧以內顧爲回視魯論內顧則以爲外內之內薛綜注東京賦云內顧謂不外視包氏之云正所以釋顧之在內也前視過乎衡軛旁視過乎轙轂則外顧矣疏說全失包意盖漢儒說論語有古齊魯三本異同甚夥何晏不察襍采諸家之注不辨古魯之分經從古而注從魯者有之經從魯而注從

古者有之同互難定流傳既久遞相私改故皇顏所据本各不同而此經則當從師古乃魯論經注眞本也皇在顏前慮有据皇以難顏者故略說之餘詳鍾山札記

先進德行一節鄭氏以合前章釋文元照案自晉以前皆以此爲聖語仲尼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又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又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新序雜事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後漢書文苑傳鄭炎安得孔仲尼爲並陳四科劉氏

人物志序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科梁書裴子野顧協徐摛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鮑泉列傳論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漢書注宣元六王傳引孔子曰德行云云凡此皆以爲孔子之言蓋漢魏相承之說如此至皇氏義疏始別爲一章以爲記者所書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說見論語筆解元照案孝哉閔子之字也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云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皇疏云凡人物論無有非間之言於子騫父母昆弟也漢書杜鄴傳善閔子騫等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章懷注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論衡知實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廣雅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宏愈子騫蓋旣與象使舜治廩淺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之情卑諫豫止旣無如何宏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間俗本誤閒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此漢儒舊說較陳注勝之矣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前人有及見宋淳熙九經本之有句讀點注者以夫字上屬元照案皇疏云非是我意也是夫二三子意也則六朝時已以夫字下屬邢疏亦同之淳熙本乃新定句法雖非舊讀頗較勝之

季氏富於周公孔云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皇疏云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亦爲公故謂爲周公也蓋周公旦之後也元照案言侯國之卿富過於天子之采宰周公自指同時者而言非公旦也傳記未見有述公旦之富者

由也諺（今本諺作喑）鄭注子路之行失於愎（皇本作愎釋文作扳云本今作愎）諺尚書無逸乃諺乃逸傳云扳諺不恭正義引論語爲證元照案呂覽尊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扳高誘注扳撥也以之證論語莫切於此高氏以換訓牧殆與卷阿詩伴奐之義相同彼箋云自縱弛之

意縱弛則不恭矣○換義與援相近別有詩無然畔援皇矣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韓詩傳云武彊也王弼以叛諺爲剛猛見皇疏引或云冠者五六人義亦相附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皇疏引或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爲七十二人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此說流俗相承以爲諧助不意出自此疏徐新田云養原案何晏爲清談之祖其解論語采集舊注尚爲謹嚴至皇氏所載十三家則全是王何宗旨矣時無范甯誰復迴狂瀾於既倒耶然其說非無所本漢成陽令唐扶頌五六六七化導若神五六六云五六者用曾點冠者童子文則其所由來遠之矣

憲問夔之能勿勞乎孔云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釋文勞力報反皇疏云夔志不能不勞心元照案詩小雅鼓鍾心乎夔矣懷不謂矣箋云遲遠謂勤也我心夔此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宏用之也孔子曰夔之能勿勞乎此鄭箋文箋引夾二句引忠焉句證下二句皇疏所說乃鄭義非孔義也勞從此句以鄭心乎夔本讀○集註云夔而勿勞禽犢之夔也用禮記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夔之姑縱之而寢

義雖從木讀義與鄭異此章忠夔似不屬父子君臣而言且夔則言父之於子忠則言臣之於君語意似不倫

陽貨篇孺悲欲見孔子一節據檀弓下哀公嘗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固孔氏之門人也孔子不見孺悲賈公彥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介紹之故然經文有將命者非介紹而何賈說似未覈也皇疏云孺悲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孔子不欲應故辭云照案此說至當試以此經書法校之陽貨召孔子書曰欲見孔子與此書法相同若就見者則當書請見如儀封人之例矣賈氏誤謂孺悲就見故從而強爲之說邢疏亦云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夫孔子於互鄉童子未嘗辭之何獨拒孺悲思之淡耶何晏注云所以使將命聞使孺悲思也明乎孺悲之未嘗聞也思謂學於孔子之後自不敢來召其師疑此事在奉命學禮之時故挾君命而自倨聞悉悔悟卒來就學士喪禮於是得傳於

世始雖獲罪終列門牆孺悲之在弟子之列無可疑者朱氏奠尊有孺悲從祀議其說至公惜未能行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漠不經無流字一切經音義兩引亦無十三四輩經又十六大慶道比丘經下是貞觀以前本皆同皇疏本有流字者係後人誤增元照案皇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下上以位言不以品言爲人臣下不得言居下流也又案子張篇紂之不善章疏云下流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若陽貨夫傷忠臣者無功不得民者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者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元照案呂覽離謂篇謂孔子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元照案呂覽離謂篇謂孔子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引論語曰

絕倫以仲弓爲伯牛之子存之以廣異聞可也

漢儒經師家法建安衆亂之後漸失其傳如何晏於經學本無所得其撰論語集解兼采衆說不欲顯

守一師之言兩漢專門名家之學自茲遂破且漢

時論語魯古竝行諸家授受本各不同若於一章之內文字訓解專主一家猶之可也今其書雜陳衆說一章而載三四家說以致前後衝決不相檢照者甚多如未若貧而樂道鄭本無道字故其注曰樂謂志於道孔本有道字故其注兩言樂道兩

注竝存而經文道字之有無遂莫能定矣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生烈曰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如周解則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乃歎美之辭非別有所指也何氏於下文又載王肅曰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於是邢疏齊也於是邢疏皇侃義疏雖不知於經之指歸范甯皆以爲夫子傷慨之辭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何若而周王兩說固已不可合矣下章古之賢人也鄭從古作賢仁竝其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賢且仁集解於經文既定作賢人又載鄭氏賢且仁

之語不反成弔詭乎如斯之類尚難枚舉姑記所疑以諗同學

論語爾雅之疏皆宋邢昺撰孝經疏乃唐元行冲奉

明皇詔而作者見唐書元行冲傳舊唐書經籍志孝經疏三卷元行冲撰宋咸平三年邢昺奉詔取元疏約而修之故昺序有翦截元疏之語後人遂以疏爲邢書誤也孫監察云志祖案令注疏本但題邢昺校則非邢撰可知也滅在東云鏞堂謂論語本之皇侃爾雅疏本之孫炎高連孝經疏本之元行冲皆非邢氏剏作邢昺改名正義而不云疏徐新田云義原案邢氏三疏唯孝經差勝蓋全用元疏故也論語雖未皇侃

其改易者多矣爾雅舊疏不傳無由考其沿革孫高六朝小儒原本諱亦不佳邢氏據之宜其劣也

○邢昺序寥寥數語不似序體又有一序題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奉右撰亦不知何人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云眞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

樓宜獻公昉之以字義眞荅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爲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行止也眞遽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元照案唐明皇孝經序云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前哲元行冲疏亦云景明

也孫奕示兒編六云或者不審景行之音訓徑徑泥此一句倡爲景慕之說博攷經傳景之爲言大也明也景慕二字徑徑孝經序而言之近也尺牘中間有用之者殊未罔有以景之一字訓慕也抱經先生云履齋之說非也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稱愷景仰前修章懷注引景行行止而云景猶慕也又陳宮上書稱愷百僚景式注云景慕以爲法式則景有慕仰之意自漢已然矣元照又攷漢陳度碑亦有景印之文見隸續十九其在衡悟頭陀寺碑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上下文皆闕顏氏家訓慕賢篇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晉書杜夷傳景仰軌則魏書任城王雲傳普天景仰皆在孝經序前

梁惠王上篇是罔民也孫氏音義云張如字丁作罔民又滕文公上篇音義云罔民張云或作罔誤也元照案司古伺字漢書儿伺察字皆作司鄭注周禮蜡氏秋官云蜡讀如狙司之狙釋文司字無音序官云蜡讀如狙司之狙釋文司字無音漏也同反司民猶言爲阱於國中若狙司然也與罔民義同不可謂誤也孫奕示兒編六云罔民猶言爲阱於國中若狙司然也與罔民義同不可知

反其旌倪卻云弱小縈從孔刻本○前義云縈爲分切爲此字作音也監本

毛本作倪与下倪字作重文非倪者也元照案說文女部嬰婗也婗嬰婗也廣雅釋親鄭注禮記雜記下云嬰猶鬻鬻也婗子也釋名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嬰婗嬰是也言是人也婗其嘵聲也故因以名之也繫倪即嬰婗之異文鄭作鬻彌聲轉字異丁公著云旄倪老也音義引非是臧在東云旄爲老

殷時有兩微仲一爲啟子呂覽當務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史記宋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家語本姓云其弟

曰仲思名衍漢書古今人表一在中上一在中中班氏自注云啟子注之者所以別於仲衍也是在中上者之爲啟弟明矣閻氏若璩以孟子所云微仲爲啟子而非啟弟援人表爲證殆未攷人表有兩微仲耶○檀弓上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證以呂覽史漢衍爲微子之弟明甚北齊書儒林刁柔傳引作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許周生云此文參用鄭注

滕文公上篇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元照案左傳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預曰露羸也韓非子匹微好罷露百姓風俗通義怪神大用羸露又通作潞呂覽不屈士民罷潞高誘注潞羸也方言三廣雅釋詁又管子四時不知三皆云露敗也

四時之故天下乃路此与孟子義尤合段先生云路箋云路瘠也侵伐混夷以瘠之詩串夷載凡作應者非也此与趙注相發明○邠卿云是率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

案音義本標嬴路二字蓋邵武士人不解嬴路之義故增嵔囷之二字而不顧文義之難通（段先生云此說極好）且果云嬴囷之路則丁張所云路與露同之語反成弔詭矣囷之二字當依音義芟去又音義云嬴力爲切字亦作嬴郎果切案嬴嬴義異嬴誤無疑

王氏（柏）書疑詩疑二書於經文增芟改竄前人非其師心自是固矣其書疑中以堯改作（俗）曰咨廿四字補入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猶之可也又於敓改五

致在寬之下以孟子勞之來之廿二字羼入斯匪誤矣元照案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云云乃是曰月之日邠卿云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贏窮加德惠也則此廿二字者乃孟子言放勳之行事非述放勳之言也音義云丁音朋或作曰誤路史（陶唐紀）云拚契司徒敎以人倫于曰勞之徠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亦用此文也王氏專據集註遂不復深究毛晃增韵又據集註而以

日字爲誤宋元人之墨守如此○孟子疏亦作曰字解疏卽託名孫氏而於孫氏之音義略不寓目可哂也（許周生云武進臧玉林經義雜記有一條與此略同周信之云王氏水集注卽使致及音義亦鑿不可從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勞來等五句固非放勳之言要亦是孟子隱括特不非孟子撰也）

（嫌文公下篇洚水者洪水也邠卿云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元照案凡从夅之字古讀皆若洪說文木部桲从木夅聲讀若鴻又降字自漢以前無讀去聲者（詳顧氏音論）夅鴻一聲之轉孟子以洪訓洚亦顧野王本作訌李巡本作降（見文選注）此數字音義悉同張鎡音洚爲絳非也（絳古音亦如洪然張氏則不如此）丁公著又以洚洞之洚當从夅夅音逢洚洪水也元照案說文大徐本無洚字繫傳有之云大水也此繫傳之誤（繫傳次部有夂字復有夂字注云行遲也夂部有夂字注云水不遵道一曰下也邠卿所云逆行卽不遵道也洚水之洚本从夅乃俗而从夅逢蒙之逢本从

爭乃改而从爭唐人不明小學外錯如此

離婁上篇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玉篇引孟子曰部引詩作咄咄言部引咄咄猶沓沓也）元照案說文曰部沓語多沓沓也言部諾也諾也泄作詍詍諾皆古今字

泄沓沓多言之義今詩与孟子作泄者占文通借耳又荀子解蔽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楊倞注云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詍亦引詩證之又正名愚人之言諂諂然而沸楊注云諂諂多言也孟子釋沓沓之義云言則非先王之道亦指言而言之文義可互證錢先生云鄙製荅問有一條与此略同又大雅蕩篇有笑語沓沓

離婁下篇逢蒙善義云丁張竝薄江切從爻爻下江切元照案說文辵部無逢字玉篇亦無逢字倫按逢當从夆夆推南道應訓作逢亦曰逢門子見漢書正義傳古今人表亦曰逢門子見鹽鐵論能言篇逢有符容蒲蒙數容薄江四音皆逢聲也玫莊子山木作逢蒙釋文云符恭反徐扶公反荀子正論呂覽具備又作蠭門呂覽具備荀子注云蠭音逢聽史記龜策傳作蠭門呂覽具備又作蠭蒙荀子正論呂覽具備觀逢蠭之通用則逢字之不从夆明矣漢書古今人表於逢公柏陵逢丑父楚逢伯逢於何陳逢滑逢大夫及逢門子皆竝从夆匡繆正俗八云逢姓盡出於逢蒙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為此音者自稱乃與龐同音猥云逢姓之逢與逢遇字

別妄爲釋訓何所據乎小顏雖不知逢有四音然其斥分別者爲無據其說誠是而廣韵四江部有逢字與龐同紐注云姓也出北海左傳齊有逢丑父今攷逢丑父見左氏公羊成二年傳二傳釋文皆無音又攷左傳釋文於逢伯陵（僖六年）逢大夫（宣十二年）逢伯（昭十元年）逢滑（哀元年）皆無音是逢姓勻逢遇之逢唐以前無分爲二字者唯國語舊音於逢伯陵（周語下）音白薄白同迫毋江反亦未嘗論及字體蓋逢別爲逢始於廣韵而唐人未能盡信後人誤運用之

百唐人多昧古音其意以从夆不合於薄江切故改而从夆猶洚水之洚本从夆以不合於胡貢切必改而从夆（有莠雖相反前見）而正相同皆不識古音不信說文之故也隸釋十逢盛碑陰跋亦曾辨之云石刻有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碑神道逢逢之碑其篆文皆从夆魏元丕碑有逢牧孔宙碑陰有逢新此有逢信亦不書作逢予謂漢儒尚借蠭爲逢則忍諸逢當讀爲龐鼓逢逢之逢爾洪氏此說最精瞻顧氏唐韵正之論亦同郭氏忠恕佩觿辨證李氏文仲字鑑皆謂从夆者非姓攷之不審矣

合而古文中分之改爲克施有政以次語屬之孔子蓋既托於孔壁古文原不必規規於漢儒不見古文者之說也而其裁經之工又誠足以動人觀聽古義晦昧尟有究心論古文者如閻惠諸君未嘗及此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孟子所載舜事趙岐以爲俱在舜典中堯典舜攝已及舜事之處乃攻史時作補舜攷乃史官敘舜事之處乃無旧之名或謂舜攷有旧故謂之酳酳者爲之之酳也若如今書有是連乎堯亦爲舜子乃呼天子之父爲舜子之證○江氏聲尚書人注采集逸文仍連若字孫氏星衍）

所據古文馬鄭注其所采不誤

履齋示兒編　云書所載伊尹放大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朱氏（濂）極偉此論元照案此當以孟子證之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觀乎此則放字之非誤明矣孫監察云伊尹放大甲不但見孟子也亦見左襄廿一年傳外傳晉語示兒編之說頗謬潛溪謀信之子向於示兒編跋中有辯　各或難曰此固公孫丑之言也若萬章上篇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則孟子之言也孟子於舜之放象尚爲之辯而顧謂伊尹放大甲之鋭嶺者元照案爾雅釋山小而高岑故曰鋭左傳襄廿一年傳外傳晉語小而高岑樓邪卿云岑樓山貌今本亦作無松柏應劭風俗通杜預云部婁小阜岑樓部婁文義相類大小皆可名樓也

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邪卿云孟子答此二人有異又云俱答二人又云故答而不見元照案禮無不答儲子既以幣交雖禮意不誠當往答之如陽貨歸孔子蒸豚孔子必往拜此禮之不可失者也但不欲見其人故瞰亾而往孟子之答儲子當亦類此若受其幣而不答則非禮矣趙氏推測至有

精義如檀弓說季札葬子孔子往而觀葬康戒注云往弔之此亦由推測而得之者漢儒之精審若是

詑詑音義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詡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多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詑不音怡詑詑自足其智不耆譔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詑卽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詑音怡元照案它迤隸變作它迤隸變作也後來它也二形涸而爲一如拖紽等字本皆从它

而俗書則皆从也詑字爲詑亦此之類故廣韵四支以詑字爲俗體至迤字乃俗書之尤無理者不必論矣倉頡云篆原秦俗書迤字又因施字而誤加不知施乃从也非从方从它耳丁公著所別詑詑二字實卽一字皆俗書也詑詑切又遲可切詑譌而不疑宛轉大謂欺曰詑俗作佗又云詑式支切詑詑自得也別詑詑爲二不知正俗之分正體當從說文作詑凡一字有數義者說文每不詳備不必因与迤注不符而致疑於字體也

莊子知北遊 僻陋慢詑与孟子義合楚詞九章請徵詞 或詑譌而不疑王叔師訓爲詐欺釋文云詑一作詑

可證詑無別張鎏之說已知詑詑爲一其解亦較勝郝卿○又案詑當讀徒和反詑史記卿傳或忠信而不知詑證徐廣云詑一作詑元照案詑詑聲相近徐新田云凡它也之涸不可枚舉然莫誤於詑字蓋沱潛之沱借作沱沼之沱太屬一字今以从它爲沱涸从也者爲池沼判一爲二經不可言又案它也二字字形音義同韵書於从它之字多入歌韵从也之字入支韵非惟昧於字體兼不知音矣

王文成以致良知三字提唱宗旨與朱子爲難良知二字聲自孟子文成之解良知實本於朱子郝卿則訓良爲甚元照案後漢書馬援傳良怖急者可甚之善文成遂得借以行其說矣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郝卿云介大也釋文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音義引陸善經云介謂特立之行元照案孟子言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其側而由然與之偕故譏其不恭則與介特之義不相似必若伯夷之隘乃可謂之介特言固各有攸當也劉氏劭人

物志別體云宏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涸穢而以介爲狷廣其濁是故可以撫眾難與厲俗狷介之人砭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爲穢孟其拘是故可以守節難以變通其所謂介者指柳下一流繹劉氏之論則知鄉卿之允

人莫大焉亦親戚君臣上下元照案近讀於焉字絕句非也焉當訓於何鄧公解公羊云焉爾猶於是也禮二年宣六年高誘淮南注焉猶於古書敘述言辭有兩人之言總蒙一曰字者有一人時則与此字法一例當作一句讀之言重一曰字者孟子自范之齊章內孟子曰三字是重文起義亦猶禮記哀公問孔子遂言曰之例也趙氏章句分爲兩章別有章指故知分爲兩章集注合爲一章而以孟子曰三字爲談文恐皆非是

尚書者不審此義爰竄孟子之文入之秦誓曰百姓懍懍若朽索之馭六馬傳云民畏紂之虐色懼不安若朽壞其角無所容頭始以若朽厥角爲句既以厥爲其句讀故訓胥失之矣趙注文義晦澀古文尚書盛行遂末有爲之申明者○王融曲水詩序屈鄒厥角請受纓縈塵侵石閎銘屈鄒交臂厥角稽顙邱遲與陳伯之書夜郎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連文不得不訓

書王陸諸人已及見矣而不遵用者特以沿襲漢書之故耳

被袗衣鄒卿云袗畫也梁先生同書云袗之訓畫於古無徵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文帝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旅葛譚被珍裘婁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是漢時本有作珍裘者翟氏灝攷異失采錢先生云大昕案梁冀傳云宗彥冕衣書多及於琴益以舜有南風之操也南風爲夏時政珍衣或於琴一時事耳作珍裘者蓋儒家相傳別本　梁履繩北云然用舜數琴只有南風一操如范履冰郎

徐新田云蔡邕琴操正合冰必於南風辭亦必於南風始能激南風在十二月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云世本神農作琴舜用此琴制五絃之南風亦不必以迎履霜爲嫌　臧在東云鍾樂記案說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郊仲師云良裘王所被也案貴爲天子始服之也舟先生說是

以追鑾鄒卿云鑾鑾欲絕之貌也元照案荀子賦篇分其相逐而返也楊倞注搔與劉同搔兮分判兒搔音戾方言六參錯分也齊曰參楚曰錯案晉曰離又三劉解也又案說文蚰部蠽蠽蠶木中也蓋木

以蟲齧有欲斷之狀皆可互參　周儒之云程氏通藝錄解蠽字最當

釋詁奕大也元照案詩周頌噫嘻亦服爾耕箋訓大山井鼎攷文云古本噫嘻箋豐年亦有高廩箋又訓大攷文云謹案古本噫嘻篇亦作奕此篇作亦似相通臧在東云攷文所載宋元明刻本可信所言古本皆不足信鏞堂斷其作僞欵人九能當久而自信也錢先生云鄙意與在東同元照案外傳周語奕世載德漢中常侍樊安碑北軍中候郭仲奇碑執金吾武榮碑皆作亦世載德又李翕西狹頌亦世賴福荊州刺史度尚碑亦世掌位太尉楊震碑亦世繼明而出郭輔碑銘休矣亦世皆見隸釋是亦奕通用之徵故噫嘻正義云亦大釋詁文然釋文於爾雅不云有作亦者

究謀也元照案詩小雅小弁不舒究之箋訓謀又大雅瞻卬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究我王靡人不矜出話不究于大猷箋皆訓究爲深不協斯義究宏度傳訓謀當取以證此邵氏晉涵正義引棠棣是究是圖彼傳箋皆訓究爲深不協斯義

郘於也郭注引左傳弃甲則郘段先生玉裁云外傳越語下吳人之郘不穀亦又甚焉韋注郘於也引此即此犯奢槩剋捷功肩戴勝也犯奢剋捷功乃勝員之勝果毅肩戴爲勝任之勝載謨食詐謌也載謨乃作爲之爲爲古通食詐乃虛僞之僞注云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此無稽之言也昌敵彊應丁當也大禹皋陶之謨可云不忠乎昌敵彊應丁當值之當平聲而昌之訓當乃箋去聲注引書禹拜昌言案孔傳昌當也釋文音丁浪反歷琯算數也此數偁之數而筭之訓數則又爲選數之數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筭也鄭注筭數也釋文數色主反艾歷覘胥相也相讀平聲而胥之訓相又有相助相視之義詩子胥斯原傳訓相釋文音息亮反又韋來胥

宇新序雜事篇作相宇　此音義皆殊而幷訓者話方言六肴出輔也

猷載行訛言也話猷載行乃好言訛乃莠言棲遲

態休苦皃棲遲憩休苦乃止息之息皃

鞿鞫乃氣息之息此音同義異而幷訓者古人義訓尚簡而通唯漢儒尚知其意六朝以降厥義久

晦戴東原疑台朕一條有誤甚爲讀雅殆猶未甚

熟郠○陸氏佃爾雅新義此書向少傳本茲從於丁小雅教授借鈔

昌敵彊應丁當也下注云當一名而兩讀是皆人

已有見及此者矣

迪進也又迪道也正義皆引皋陶謨允迪厥德棻案

詩弗求弗迪爲證元照案說文辵部迪道也又彳

部由行由由也則是訓道者當从辵訓進者當从

彳廣韻一十三錫於迪字下云進也道也蹈也於由字

下只引說文不引爾雅是二字之淆久矣古書从

辵从彳之字往往通用由之作迪不可謂誤然正

體與借用自當分別又案篇中迪作也迪亦當从

彳玉篇辵部無迪字乃傳寫脫落其云由與宙同則非也說文宀部自有宙字

助勵也陸氏新義作勵元照案說文玉篇皆無勵字

唯廣韻九御有之云助也說文玉篇唯有勱字皆訓助廣韻云勱助也導也勱同細爾雅釋文引經皆作勱當以新義本爲正說文力部云勱从力从非慮聲

錢先生云勱作勵棲書省筆耳玉篇別有勵字亦訓助力御力胡

畴誰也注云易曰疇誰祉元照案此當引尚書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艸木鳥獸之文而不當引易九

家注云疇者類也乃九疇之疇與誰義通別且字亦不同說文田部疇字乃訓類疇疇祉與九疇皆

人秆以代畺畺二文而三字竝廢王氏尚書後案有說文原不盡合說文系部以貺爲古縑字而雅與說文原不盡合說文

雅則云賕揚績也嵩字說文所無據國語注韋昭

通用崇字而爾雅則云嵩崇高也據說文則崇

疇咨之疇乃白部之畺爲語助詞壽若考

部之畺迺乎不同然史記五帝本紀於疇咨疇若已皆

作誰則爾雅疇字亦難定是口部之畺矣特部注

引易爲證終無當經旨耳許周生云宗彥案說文家之學互有短長不合處極多　臧在東云然則不可輕據說文以改爾雅矣　又云鏞堂案周生說是也許書本古文而兼具今文家學如五經異詁之古文今文並載可證也鏞堂向謂爾雅是魯詩之言互相印合乃如是

韋之字當从衣音輝東京賦漢帝之德侯其禕而薛綜注禕美也　邵氏正義引从元誤此漢人用雅訓可爲證周禮禕衣鄭司農以爲畫衣亦美意也陸氏新義云禕其服之美是陸本不誤廣韵亦無禕字玉篇

示部有之云美皃又歎辭邢疏云歎美辭誤　元照案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云猗字又佺禕郭注爾雅係釋訓古以猗爲歎辭猗禕通用之徵盖知禕字之必不从衣者離騷忽緯繣其難遷馬融廣成頌徵靡靡實淡　此禕徵皆引釋器皆作徵離騷忽緯繣其難遷馬融廣成頌徵靡靡實淡　臧在東云爾雅今文之舉也毛詩倘書皆古文也故文異能如此輾轉詮明詁訓者徐新田云倘書通而爾雅亦通矣九能眞善讀書者

周君子有徽猷傳曰美也又大雅思齊大姒嗣徽音箋曰美也正川此訓正義不知禕徽通用故不云釋詁文釋詁徽訓善爾雅矣　又云鏞堂案周生說是也許書本古文而兼具今文家學如五經異詁之古文今文並載可證也鏞堂向謂爾雅是魯詩之言互相印合乃如是

禕訓美美善義同毓典慎徽五典馬融訓善王肅訓美皆本釋詁文也禮記大傳殊徽號注徽或作禕釋文从衣　臧在東云爾雅今文之舉獨詁文从示音於宜反元照案說文帀部無从帀从韋反釋器婦人之幃謂之褘釋文云本或作禕又作徽思元賦揚褘錯之衽徽李善章懷兩注皆引釋器皆作徽離騷忽緯繣其難遷馬融廣成頌徵靡靡實淡　此禕徽通用之徵盖知禕字之必不从帀者離騷忽緯繣其難遷馬融廣成頌徵靡靡實淡　臧在東云爾雅今文之舉也毛詩倘書皆古文也故文異能如此輾轉詮明詁訓者徐新田云倘書通而爾雅亦通矣九能眞善讀書者

義照案爾雅乃兼采古今文之說非專用今文也或謂古文與於河閒獻王及魯共王爾雅爲古文之一證也　臧在東云爾雅今文之舉獨詁訓相應此爾雅爲古文之又一證也質之在東以爲然否　在東云鏞堂案徐君說是也爾雅一經兼具古今文之學特漢世傳爾雅如李巡樊光輩皆今文家耳　莊廿四年傳夫人不儇不可使入何屨疾也元照案公羊莊廿四年傳夫人不儇不可使入何邵公云僂疾也齊人語荀子儒效雖有聖人未能僂指也又賣之未可僂售也楊倞注皆訓疾即此義

又案屢說文尸部新附字當作婁

簍勤也注未詳釋文云本又作瘁同元照案說文彐部瘁掃竹也从彐持埽或从竹作簍古文作籌从習者習有勤義洒埽之事宜勤故从勤訓簍也孫監察云志祖案陸農師新義云簍麗埽之勤邵氏正義云簍當作薈泰卦初六以其彙釋文云古文彙作薈鄭注勤也元照案釋文謂與彙通釋木樸抱者謂釋彙薈是謂之異文如邵文云舍人本釋彙薈是謂之異文如邵說則謂簍二字幾無別矣謂簍同訓且從本字可得其義勿勞破讀

娛未

訖徽妥懷安椄棎戾底厎俗本作廢茲從釋文石經正尼定曷遏止也注云徽未詳元照案徽之訓止於經傳無徵然與妥安同訓其義猶可尋繹得之堯典愼徽五帝本紀作愼和是徽有和義也懷安二字亦可訓記曰國語懷和爲每和懷詩傳懷和也徽與懷安可同訓和故亦可同訓止也注云徽未詳元照案徽之訓止於經傳無徵然與妥安同訓其義猶可尋繹得之堯典愼徽五帝本紀作愼和是徽有和義也懷安二字亦可訓止也又廣雅釋詁尼集息等字皆同訓安尼之訓止已見於此而集息二字與止義亦相近止从之義彫又案釋詁緝與徽同訓判又訓分周禮春官大司徒大禮記曲禮注並訓副爲析梁曜北云生民詩不坼不副分析剖判諸義相符審之正文爲案从采在采部與說文釋字別也从采取其分別物也說文采辨之从采義亦當同以證此訓甚合注以副長解之取義似迂

侯乃也注未詳元照案詩大雅大明維予侯興箋云天乃與諸侯有德者以侯爲諸侯愚意不若讀予爲予我之予（從毛傳）而訓侯爲乃似安（採臨察云志和案於此條亦引大明詩爲證并引湯詩之侯作侯祚元照案箋皆訓維○正義引侯栗侯梅元照案侯栗侯梅侯薪侯蒸箋皆訓維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孔疏亦訓維篇中尚有伊維侯也一訓不可牽合（趙雲門云春官序官注云維侯也維與乃訓亦相近案說文無乃字釋詁言乃繼也而兩引詩皆作繩繩維維釋言訓繩也而兩引詩皆作繩繩乃繩繩維乃一字訓詁時同）

胥皆也元照案詩小雅君子樂胥又角弓民胥然矣民胥效矣傳俱訓皆又大雅無淪胥以亡又韓奕侯氏燕胥又魯頌有駜于胥樂兮箋俱訓皆正義不引詩而引盤庚不能胥匡以生據書傳訓相與此義異

艾歷靚胥相也注艾歷未詳元照案上云艾歷也又云歷傅也此與上文遞承而下亦取轉相訓也相乃輔相之相郭與艾歷注云長者多更歷於歷傅者莫置一所挾藏決徹之類是也次序皆有深義蓋非適然之古今來薳爾雅者有如此明通否

又案篇中育艾長也艾育養也亦同此義

釋詁篇首訓始篇末訓久兩端具矣篇內次第亦各以義類相從釋言篇有一字兼兩義者則彙置一所基經基設之類是也有字異而義同者則彙置一所鐲明茅明之類是也有義訓遞嬗而下者彙置一所徵徵召之類是也或字義皆異而音同而中閒不無小有舛錯者亦非必摩滅失次古人

行文錯綜變化正以見嚴密之中又未嘗拘謹也釋名釋言語篇其字義必反復相對秩然不紊似亦深悉此恉顧作意整比無復古人自然之致又其書訓釋一切皆取聲相近者誠最近古然古人字義非必槩從聲出釋名一準此例亦時有穿鑿之病是殆好古而固蓄也漢儒如許鄭之宏通遠勝於劉熙矣臧在東云竟能直攻劉成國之失鏞堂亦以蓄疑每對舍弟言之它人橫議釋名未及見到此也

自是詁訓之一法非謂古人字義必盡如此也徐新田云養原案釋名儒詁訓類釋名者甚多佚欲轉爲一書以補成國之闕

古人故訓有一訓而兼兩義者其義或相近或較然不同祇以字之形聲假借其義更可通貫茲摘釋言篇以見例如律遹述也釋詁以循訓遹說文以循訓述鄭氏注周禮春官典同云律述氣者也注禮記中庸云律述也其義如此而律遹述三字與聿曰二字互相通借郝氏正郊氏詳之是又皆爲語助詞矣又疾齊壯也齊壯皆從本讀故注云壯壯士謂速也齊亦疾此一義也而毛詩傳思齊禮記注內則皆云齊莊也詩正義云齊莊釋言文此又一義也又猷圖也釋詁云圖謀也圖爲圖畫又一義也又畛重也左傳隱三年臧而能畛杜預解爲安重郭云厚重亦本左傳而韓詩大雅雲漢胡靈疹我以旱云疹重也則爲加重之義又一義也又戎相也釋文云相如字又息亮反具二音明兼二義矣又窕閒也郭云窈窕閒隙是讀爲去聲舍人本作跳云跳者躍之閒釋文是讀爲平聲矣郭義異毛詩傳以幽閒訓窈窕此皆用釋言文也說文訓妙爲妙故郭云煩苛者多嫉妙又與齡通方言齡苛怒也臧在東云案而禮記內則注云怒亦妙義苛疥也則爲疥癬之疥是又一義也凡若此類以五經注疏效之尚難枚舉故訓展轉通貫所謂言非一端而已循是而求之乃可得故訓之原委後世義有虛實之分音有動靜之別析之彌煩則失之彌遠而古人弁訓通訓之法乃曚然不省突臧在東云此條甚好徐新田云養原案此與上一條俱有功於爾雅推而廣之別成一書亦釋例一書

不朽之業須將樊孫諸家訓說參攷乃得其條貫

釋言宣徧也元照案外傳周語中宣所以教施也又教施而宣則徧又施徧而民阜以證雅訓莫此爲古

詩大雅文王宣昭義問又篤公劉既順迺宣傳又桑柔秉心宣猶又江漢來旬來宣又周頌酌宣哲維人篤皆訓徧

外傳周語下宣養六氣九德又宣布哲人令德又魯語下宣序民事韋注皆訓徧

修恃也元照案修當从土旁說文土部埱恃也从土多聲乃木此訓今埱字久廢不見於經典

競逐彊也注云皆自勉彊元照案漢儒皆作彊盧解

詩大雅桑柔秉心維競傳云競彊箋云其執心不彊於善又職競用力箋云競逐也正義云釋言云競逐

彊也俱訓爲強故競得爲逐逐用強力相尚皆又大雅抑周頌烈文無競維人之文兩見抑箋云競彊也人若爲政無彊於得賢人烈文傳云競彊箋云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又周頌

執競武王靡不勝箋云競彊也能持

之文也詩云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肇爲始爲謀此又訓敏始釋詩大雅江漢肇敏戎功

說文攴部無斆字據義則當从竹作籩或从人作

儇說文竹部籩蔽不見也人部儇仿佛也引詩儇而不見與此篇斆隱之義相符然

則斆隱也儇呃也元照案方言大掩蔽斆也郭注云謂

蔽斆也引詩斆而不見與此篇斆隱之義相符然而不見斆斆不見也人部儇仿佛也引詩儇

訓呃者字當作斆攴部斆行兒从攴悉聲詩如彼遡風亦孔之儇言呃風而行向前也悉本憐悉字

經典相承以斆代悉而斆之本義晦矣

肇敏也注云肇肇車牛爲證元照案所引大雅棫樸訓肇爲始爲謀此又訓敏始釋詩大雅江漢肇敏戎功之文也詩云肇敏此即訓肇爲敏敏猶詩云載弁俅

俠爾雅郎訓俠爲戴書云謀及乃心爾雅郎訓謀爲心詩云振古爾雅郎訓振爲古皆釋文與此一例又釋訓自畇畇田也至穫穫穮也十四句皆此例古人故訓展轉通貫是在學者善會晉唐以還義例嚴密而不通貫如茲所舉者亦且不能了然矣

臧在東云鏞堂案此說極精眞發前人所未發鏞堂謂兆域也兆本作肇郎釋元身詩肇域彼四海與九能所言○又案詩小雅北山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互相即合

也此用孟子我獨賢勞之義而以勞訓賢亦此例

也戴氏震毛鄭詩攷正云孟子增成勞字明此詩

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爲此言非以勞釋賢戴氏此解似是而未精

獻圖也注云周官曰以獻鬼神示謂圖畫正義云釋詁云圖獻謀也此又申釋之也元照案圖卽圖維之圖正義是也然爾雅多有一訓兼兩義者則凡爲圖畫未爲不可攷毛詩傳箋用此訓凡六見小雅小旻不我告猶箋白華之子不猶箋大雅板猶之未遠傳抑遹猶辰告箋周頌訪落繼猶判渙箋般允猶翕唯允猶翕河箋云猶圖也信按山川之圖圖畫當引此詩不當引周官案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俠鬼神而之居注云謂布綵黑寘與其居句序官疏云掌三辰之灋當處置神之位次處置卽圖字之義鄭因未嘗以爲圖畫也

坎律銓也注云易坎卦主法法元照案太元元數云一六爲水類爲法虞翻易取象坎爲法蒙卦初六發蒙利用刑人干寶注坎爲法律虞氏傳荀爽學干氏傳京房學此漢經師緒論郭氏之所本也

坎律銓也樊光注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戴氏震

也郭注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元照案坎爲水水準也準平也皆見說文鳥部灋刑也平之如水又水部灋議辠也从水獻與灋同意灋俗書从言灋灋二文皆从水取義可證明爾雅以銓訓坎之旨臧在東云此條谷之既宗伯說可證一訓百義徐新用云養原案此條伯說恐不能兩全因坎與畎無相通之理也宋德輝云歲熙案此條確極若以坎爲畎之誤字案之古祕究

寁逮也又寁問也此一字而兩訓也釋文皆作寁唐石經於寁逮字从宀作寁左相廿六年傳楚師輕寁釋文从宀石經从宀

臧在東云宋元熙寫此唐人俗體唐時尤不足深據說文玉篇尸部旨無毚字廣韵二十九鎈亦但有毚字鞋音蘇佳切引楚簡如左傳爾雅果有毚字則雖不識於說文必見於玉篇廣韵矣集韵分毚毚爲二毚徒了切引說文深肆極也一曰闌也宗部類篇七申也同其分析乃爲石經所誤說文訓毚爲深肆極也爾雅訓毚爲肆正相符合安得別有从尸之毚字乎五經文字尸部亦無孔戶部毚浦五切小雅采芑執訊獲醜毚云執其可言問周官大祝云言命人先鄭云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是言問連文經文字或从石

經而雜張參脫漏非也臧在東云詩大明毚義曰釋言云毚肆也郭璞曰轄毚者好放肆集韵類篇則每爲後人竄改此毚字與詩正義合自足爲證今本說文脫而詩正義引之玉篇廣韵亦無也

賦量也注云賦稅所以評量元照案外傳魯語下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郭注得之

郵過也注云道路所經過日知錄七云古人郵尤通用郵是過失之義引詩禮國語漢書家語以爲之證許周生云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此文作尤楊文言亦見論語鄉黨便之訓辯義亦屬於言也邵氏正義謨以爲辨別之辨其引證大都取惠氏侑曹古

義之說竊謂辨治辨別二義雖不甚懸亦可參互
然宜先定正訓而後及旁通之義也
忯忯慶也釋文后經忯从氏近本从氏元照案說文
心部忯恋近本誤慶也从心氏聲無忯字玉篇忯忯並引
忯訓慶訓敬與雅訓合忯訓閟都皆切分別音義
較然不同近姜氏兆錫參義翟氏灝補郭反据玉
篇欲改忯从氏似不知玉篇別有忯字矣

萌萌在也釋文云郭武耕反施乜朋反字或作蔚元
照案玉篇艸部廣韵耕登兩部皆有蔚字或音莫
耕或音武登皆引爾雅邵氏正義謂蔚省作閟引
文子其政閟閟以證此訓元照案說文心部閟从心
門聲又簡簡存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古限反音義
與閟迥異徐新田云養原案簡與閟古音可通邵氏所引文子非其
證也說文以存訓簡卽本此文後來傳譌从艸誤
難以連綴抑且蔚贇同音廣韵二十七銑既音爲
部捐蠲同紐既音爲
蔚矣庸復贇以贇字乎愚謂蔚乃捐之異文詩小
大東蔚佩瑽正从革旁爾雅卽釋此詩也葢舊本
以贇之蔚字作旁注而以贇爲音傳譌入正文或
以其無義徑行棄去故釋文又云本今無此二字
作蔚又音萌已屬謬無論合其載簡之別體从萌
下心尤非

也○又案謔謔謞謞崇讒慝也釋文於慝字下原本當在慝字上別出嫡字爲之作音又云本今無此字案此亦校者所注之字譌入正文者與鞹韇字一例盧先生曰詩作嫡嫡郭注必引此而今本缺之元照案郭注自子子孫孫以下皆用韵語意妍妙無緣於此獨引詩爲證也

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釋文云敏舍人本作畝釋云古者姜源履天帝之迹於畝畝之中而生后稷盧先生文弨增訂三家詩攷據此增入履帝武畝一句元照案舍人本敏字未嘗作畝下文拇字乃作畝耳據說文畝本作晦晦亦省爲毋書序異畝同穎史紀魯世家作異母此可證也若如釋文所云則此既曰履帝武畝而以畝畝釋之矣下文敏拇之訓復何謂乎知陸氏於此定屬失檢或係傳譌失其次耳

釋親夫之女弟爲女妹段先生玉裁云妹當爲叔女叔兄鄭君禮記昏義注彼正義云女叔謂壻之妹爲叔故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夫之妹爲女叔釋文本或作妹元照案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弟也正釋古今稱謂之殊若經作女妹而復下此注亦贅甚矣

釋宮所以止扉謂之閎釋文云本亦作閣元照案說文門部閎所以止扉者从門厷聲與雅訓合當定作閎閣格皆各聲古通用詩小雅斯干約之閣閣鄭氏周禮注攷工匠人引作格格崔靈恩集注本同廣雅釋詁三閣止也止扉之物名之曰閎義類相符名之曰閣於義安取乎郭本誤閎故其注引左傳高其閈閎不知閈閎皆門名上文衖門謂之閎說文閈門也故可云高止扉之物高於何有邵氏正義定經注皆作閣字云高其閈閣閎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閣字讀者因改左傳今本誤作閈閎左傳釋文云本或作閣是郭氏所據本也元照案彼釋文云閎獲耕反杜云門也爾雅云衖門謂之閎是也爾雅又云所以止扉謂之皆作各音據此則左傳本無作閣字者特出讀者所改耳左傳釋文未嘗有本或作閣之語盧先生釋文攷證亦仍邵誤○匡繆正俗四有閈閎一條

引爾雅經注皆作閎

釋器瓦豆謂之登釋文云本又作鐙盧氏校采釋文改登爲豒豒爲鐙又公食大夫禮實于鐙注云瓦鐙音登瓦豆也盧本亦改爲鐙其攷證云案詩于豆于豒不作登據改正元照案說文豆部豐禮器也从丮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此豆豒之豒也然其字久廢經典相承以登代之釋文於生民詩于豆于登不作音

明是登陟之登人所共曉故也釋文之於許書異同未易枚舉据許書竄改轉失陸氏本眞至金壬加登自來字書所無尤不可改也（錢先生云說文云讀若鐙公食大夫禮卿說說文讀若者皆經典通用字亦一證也　段先生云玉裁案詩于豆于登字本作登段借字也或改爲豒最爲惡俗蓋比附說文豐字爲之而不合篆意豒爲古今字說文之豐字不見於經頗可疑釋文后經玉篇廣韵皆無豒字郭云蓋鐙者今之油斟古瓦豆之形也）

斟謂之鼾注云皆古鍬鍤字元照案說文丌部引爾雅鍬鍤古之一字本乎說文而變名爲字者乃本之鄭氏攷工記輈人注云鰷魚字賈疏云字猶名也魚名爲字亦奇語也郭亦好奇故偶效之耳釋文鼾音登瓦豆也盧本亦改爲誤解郭注而以斟爲古鐙字鼾爲古鍤字非也說文鼾在皿部鍤在金部義訓各殊豈得以鼾爲古鍤字乎且皆之一字又何解也（孫侍御云志祖案此說疑未必然）

瑮琳玉也注云瑮琳美玉名段先生玉裁云藝文類聚八十三引瑮美玉也案釋文無琳字之音於後釋地篇瑮琳琅玕始音琳爲林可證此文經注兩琳字爲衍鄭氏禹貢注瑮美玉大雅韓奕釋文正義引正用此訓臧在東云那疏述郭注云瑮郎美玉名知那本尚無琳字元照案石經已有之

釋樂大笙謂之巢說文亦同文選注十八引作謂之簧元照案說文訓簧爲笙中簧非器名然攷毛詩左執簧王風君子陽陽又竝坐鼓簧傳皆曰簧笙也則爾雅古本必有作簧者選注所引不可謂誤又案月令調竽笙篪簧明列爲四

釋天大歲在甲曰閼逢至在癸曰昭陽小題曰歲陽

大歲在寅曰攝提格至唐虞曰載小題曰歲名自石經以後諸本皆同臧在東云史記索隱歷書云爾雅釋天云歲陽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是也歲陰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是也歲陽在甲云焉逢謂歲干也歲陰在寅云攝提格謂歲支也據索隱則小題歲名當作歲陰元照案歲名乃載歲也以下之小題非誤也歲陰二字當補於在丑曰赤奮若之下其下文月在甲曰畢至在癸曰極小題曰月陽者以畢極等名依

十干爲稱非十二月之定名也正月爲陬至十二月爲涂小題曰月名者以陬如之屬十二月之定名故曰月名後人殆因月陽之後繼以月名則疑歲陽之後亦當云歲名習而不察不慮及有脫誤耳又案歲陰二字后經亦無唐人引攝提格等文如一切經音義十七六帖四諸書皆曰歲名則其誤已久邵氏正義於小題歲名下引廣雅以斥索隱以十干爲歲陽之非殊不可解歲陽歲陰皆爾雅本支非小司馬所造因爾雅文繫故綜而舉之云

云猶曰大歲在干爲歲陽大歲在支爲歲陰耳未嘗以十干爲歲陽十二支爲歲陰也何誤之有至廣雅以甲乙爲幹寅卯爲枝甲剚乙柔丙剛丁柔其說正與雅訓合○那疏於歲名小題無釋邵氏釋之曰剚歲在十二辰之名始連歲陰之文而釋之古本殆不可復矣

商曰彤錢先生大昕云彤字說文因部無之案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玉篇舟部彤訓祭又訓舟行足證彤繹字从舟不从因元照案唐石經於舟部玉篇因部亦無彤字与說文同其爲流俗傳譌無疑也江氏聲尚書入注定作融元照案周頌絲衣箋云周曰繹商謂之融正義作彤茲據釋文則鄭本作融又思元賦展洩洩以彤彤左傳作融融江氏得之釋水九河有鉤般釋文云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元照案古盤字皆作般般股形近漢碑書般字多作股其字易溷易明夷夷于左

殷馬融王肅作左殷姚信作右槃亦其類也尚書正義禹貢引孚巡云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案盤無屈折之形不得云屈折如盤當以釋文所引爲正錢先生云依李本作殷亦通胡蘇聲韵所引李巡注或後人依今本爾雅竄易不如陸氏釋文之可信其必爲盤也禹貢正義釋艸菜菟爰藥菟爰藥黃菟瓜瓞唯叒蒂菟葵女蘿菟絲菟葵顆凍諸菟字皆从艸釋文亦不云有作兔者邱氏光庭兼明書三云艸菜之號多取鳥獸之名以爲之如勤鼠尾孟狼尾菟雀弁壞烏蓈莽馬帚菱牛蘥鹿蘿之類其鼠狼雀烏馬牛鹿等字皆不從艸兔亦獸名何獨從艸蓋後人妄加之元照案說文艸部兔部皆無菟字五經文字同其云蕢兔瓜也蓄兔葵也皆不从艸邱說甚當然菟自是兔之俗體非因艸名而加艸釋獸釋文云兔字又作菟可證也邱於此尚未審

陟豹釋文云豹步角反字林作趵元照案說文瓜部有跤無豹云跤小瓜也跤从交聲讀蒲角切大徐疑其非聲案較音覺駁音剝皆交聲也鴞鮑茨蔌當作薺說文艸部薺或作資儀禮聘禮記問幾月之資注古文資爲齎天官外府財用之儀齎注鄭司農云齎或作資或作薺或作鰭鰭或作齎皆見說文从齊爲齊說文齊疾兩徐本皆从艸誤黎也引詩牆有薺禮記玉藻趨以采齊注云齊當爲楚楚齊之薺則知毛詩古云皆不作茨許鄭所據者同也次齊音近故偏旁互通如齊或作資或作鰭鰭或作齎皆見說文

商或爲資元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皆此例也其作賚者猶蟦之爲蟦釋蟲蟦蟦方言蟦蟦蟦蟦之字或之爲資增蟲字也与說文資字非一字說文資卑多兒然釋文於毛詩爾雅皆不云有作蟦者則此字之廢久矣○莖詳郝氏正義不知毛鄭何以不釋孔疏亦不引此以申明之

蟦牛蟦顧千里廣圻云詩小雅我行其野言采其蓫箋牛蟦也正義云蓫牛蟦監本毛本作蟦此依宋十行本此釋草無文定本作牛蟦孔所据爾雅與今本同故曰釋草無是蓫牛蟦也蟦蟦古今字耳

文攷毛詩釋文云牛蟦本又作蟦則蟦蟦實係一字卷耳釋文云蟦說文作蟦此文誤字灼然可知郭讀爾雅當句蒬蘆句茨蘆句其萌蘢句無蘢字瀹茀蔓華榮郭氏句讀如此其注云今江東呼蘆筍爲蘢然則蘢華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蘢元照案說文艸部有蘢字云灌渝从艸夢聲讀若萌夢卽爾雅之萌灌渝卽爾雅之蘢蒿許讀爾雅与郭本異郭本夢既爲萌又衍其字乃强分句讀其釋蘢字既無確徵釋瀹字則云猶敷瀹亦華之貌所未聞是其以瀹字下屬非有所据依亦意爲之說耳邵氏正義云灌渝爲艸之萌生者思謂夢讀若萌義未必同邵欲牽合兩家之說恐未當也錢先生說文讀若之字卽經典通用字未可以郭本作蟦爲誤爾雅蘢瀹卽說文之灌渝郭乃離而二之此爲誤耳邵說確不可易郝荅問亦与邵合

苘蒌蒌根郭注分爲兩節別爲之解其釋蒌曰藕絡緒元照案蒌爲牛蘜已見於上爲蒌之名著於尚書鄭注醬云蒌乾芻說文同若蒌之爲苘則未有徵也案方言三蒌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茨說文艸部蒌下云蒌杜根也三字義同相承而下合效兩相爲訓如上文葖蔓華榮之例○釋文云蒌字又作蔞廣雅云根也元照案廣雅釋艸檮杜蔞茨蒌株梱也茨蔞之訓同然說文無蔞字爾雅本作茨形譌爲蒌蔞又從蒌增加非古字也後見臧氏經義雜記有此說然有微誤釋文攷證載段先生說則与郝說同

攫蓁舍注云未詳元照案此文在篇末上云苘茨蒌今葉正見前蒌根下云華荂也華荂榮也以類相從則

此非艸名明矣以藁含二字推求其義似指花葉之含苞未發者而言故下卽以華萼之文繼之惜未有確徵耳 錢先生云此條著荅問有一條与尊見可參攷

榮而不實者謂之英邵氏正義云郭注山海經引爾雅榮而不實謂之英今此注音涉二字而明監本汲古閣本注疏合刻者凡注中之音大半脫落此注音涉二字已刪復疑櫬攝連文故獨留攝字攷邢疏原本並不誤其疏內述注例皆備錄本文今此疏述注閒未嘗連攝字也邵氏正義則承監本之譌而不察矣

戴侗校桼本始補之

釋木樓落釋文石經樓皆从木 元照案詩小雅大東無浸穫薪傳穫艾也箋穫落木名也釋文云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从木旁是陸所据爾雅从木故云爾正義云釋木文以文在釋木故爲木名 陸以落木名爲句孔以穫落爲句又以木名也爲句觀正義之申明知孔所据从禾不从木鄭不破穫爲樓知鄭讀爾雅亦从禾不从木也鄭以落木名增成雅訓較郭注爲長

穮虎槈注云今江東呼爲櫌 句穮音涉元照案穮音涉乃郭氏周禮注 天官夏采說文糸部�largeur緩並列頗疑緩字爲後人竄入然未敢決姑存此說以俟明

者

梢梢擢今本从木此据釋文注云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元照案上云木相磨檓又云椓斲謂樹之相切磨者爲檓謂木皮甲錯者爲斲此云梢擢謂梢爲擢耳經文未必有兩梢字也艸木蟲鳥之名多有重文如橪橪木蜻蜻蟲燕燕秩秩泱泱鶬鶬鳥之類皆是斯固無義可尋此則實非其類且究不知以梢梢爲句乎抑以梢擢爲句乎故疑經文必有一衍惜未有確證唯釋文於經文重字未嘗從略爾

此止標一梢字亦閒有止標一字而正文實有重文者或係傳寫譌脫不可執論或可爲鄙說一證也

釋蟲蟗蟗蠦注云蟗卽負盤臭蟲杜預解左傳云蟗負蟻也隱元年元照案說文蟲部蠽臭蟲負蟻也蠽或作蟗之解皆用說文後來爾雅注中蟗字譌爲蟗邵氏光庭兼明書云郭以此蟲一名蟗蠦一名蟗蠦則以經典無明文可徵故專輒改之今蟗爲蠦蟗有春秋可證而蟗蠦之名蟗則於經無徵也舍人李巡之說郭氏安肎遵李巡皆爾雅註固學紀聞六引亦誤蟗故其論云爾唯左傳疏所引作蟗邵氏正義據以改正○鍾山札記三云舍人

李巡皆以蟗蠦句蟗句郭注亦與之同或改郭注作蟗卽負盤是因邢疏而誤改耳元照案邵氏據春秋疏改注中蟗字作蟗与邢疏無涉而蟗字之誤其證有二中山經次十一瑤碧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雉恒食蟗注云蟗負盤也音翡郭注爾雅不應與注山海經異也此其證一也又攷艸木鳥獸蟲魚之名如雚爲山韭荅爲山蔥則曰雚山韭荅山蔥此一例也蔏虞爲蓼鎬侯爲莎則不曰蓼蔏莎鎬侯而曰蔏虞蓼鎬侯莎此又一例也郭於蔏虞鎬侯莎則言以蟲爲句蜩馬蜩方言以蜩爲句蜩馬爲句蚊蟧蚌說文以蚊同說文蚊作蟧攷工記注作發鷖澤虞方言以鷖澤爲句澤作斄漢儒皆以上二字爲句郭皆改屬下讀則以經典無明文可徵故專輒改之今蟗爲蠦蟗有春秋可證而蟗蠦之名蟗則於經無徵也舍人李巡之說郭氏安肎遵之此雖無山海經注春秋正義之證亦可決注中蟗字之譌矣

蠉蚓蜜蚕元照案此非一條當離而二之說文虫部蠉
螾也螾側行者螾或从引作蚓爾雅以蚓訓蠉非
以蠉蚓爲連文而以蜜蚕訓之也蜜蚕二字不誡
於說文又不見於他傳記定屬俗譌然其來則已
久矣○蚕釋文音他典反玉篇廣韵俱有其字自
唐以來蠶之俗體亦作蚕廣韵注云俗作蚕
爲蠶陸氏新義云蚕老而後眠竟以蠶訓蚕已爲甚
繆然猶未改經字至明注疏監本汲古閣本竟改
經文爲蜜蠶矣

蟠鼠負釋文云本亦作蝜又作婦亦作蜠陶注本草
案說文虫部蟠鼠婦也又鼠部鼬鼠也玉篇蟠鼠婦
蟲玉篇又有婦字云鼠婦也此後人竄入　臧在
東云玉篇通書中此類甚多唯九能能分別觀
之則作婦爲正婦古作負史記有武負高帝
本紀許負
絳侯
世家皆婦字也如淳漢書注云俗謂老大母爲阿
負師古引列女傳魏曲沃負證之此通用之證也
蝜蠂皆俗字陶氏之說亦非命名本義本草一名
負蟠又何解也陸氏據此辯別字體失之俗矣

釋魚鱦小魚釋文云郭音繩蝇音孕本或作鯲同元
照案玉篇于部孕古文作鱦又肉部鱦或孕說文有孕
無鱦鱦字从鼄鼄魚同類蓋因小魚增益此字後
人以其屬於魚也故又加魚旁鱦鯲皆俗書也說
文爾雅本不盡同玉篇之鱦其原殆出於雅○廣
韵梗部有鱦字与猛同紐云蛙屬案此卽鼄字增加
魚旁与小魚之鱦似同實異均之爲俗書也

蜫蛹注云未詳元照案蜫蛹之下卽係以蠹蠹脣諸
蠹蠹釋文石經作蠹蠹說今據說文改正辯見下竊疑蛹字衍文蜫當作蜫
名蜫蠹疑爾雅本作蜫蠹讀蠹蠹句蠹蠹讀脣諸

本篇蜥蜴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亦同此句法
明郎奎金鍾人傑刻本○蜫蛹二字皆見穆天子傳曰
皆作蜫蛹未必無本
蠑螈蜫曰蛹烏蠋
蠹蠹脣諸元照案說文龜部蠹字注云蠹蠹今本誤
諸也其鳴脣諸其皮蠹蠹其行先先从虫从先先
亦聲或作蠹从黽先聲黽先相近又蠹字注云蠹蜫脣諸
也詩曰得此蠹蠹今詩作蜫蛹言其行蠹蠹俗書大傳

禹貢云濟中厝諸鄭氏注厝諸龜靃也據盧本據此則龜龜實一字當定作龜靃戴氏震毛鄭詩攷正謂說文誤幷龜龜爲一殊未審矣戴又云龜龜之龜據龜字注中尤龜二字而不覺其誤也案說文尤在中部云菌尤地蕈讀若田中大尤尤爲詹諸也○龜从光聲釋文石經皆从去釋文音起據反廣韵收入去聲九御部与欻去麩呿呿厲等从去之字同紐葢字誤而音亦隨之誤也龜讀如戚故毛詩作戚

滕螣蛇釋文於上螣字音直錦反云字又作朕下音徒登反云字又作蠅俗字竝同石經上字作舟部隸變作朕或作朕字書未有別螣螣爲二字者滕宋本鄭樵注作螣小異元照案螣从虫朕聲朕本作觴說文石經二字雖作兩形不足淡攷也藝文類聚九十六引爾雅作螣騰蛇此得其正後來傳鴿二字皆作滕釋文異其音而不采正下螣字之誤已失之疎盧先生校采釋文依石經改上螣字爲滕亦未爲得也趙雲門云春沂案史記龜策列傳騰蛇之神集解引郭璞曰騰蛇龍屬也知郭本本作騰矣○又案騰古文作滕晉禮燕禮注滕螣形近致譌

澤鳥蘬又有澤鳥蓐蓐卽蘬也釋蟲有蝎蛞蝓又有蝎桀蝎亦名鶐疑鵖鶐卽皁居也如釋卽有有蝎桀蘬從虫朕聲朕本作觴說文石經誤爲有蝎桀蝎蛞蝓又有蝎桀蝎亦名鶐疑鵖鶐卽皁居也如釋卽有洪洪亦一鳥也前後複見与此正同自石經誤爲車輿字陸氏新義附會其說云輿載也近本盡沿其誤未有知鵖鶐之卽皁居者矣玉篇鳥部廣韵清部引皆作鶐

鶐山鵲元照案說文雚部雚鶐也又鳥部雚山鵲知來事鳥也淮南子氾論乾鵲知來高誘注乾鵲鵲也儀禮注大射引淮南作鴅鵲廣雅釋鳥兼明書引雅作雚誤鵲

也乾雒皆从臤聲臤干音近鵲鶡音亦近雒鶡之与鵲鶡實一鳥也又案鄭氏禮注周禮天官司裘儀禮大射儀皆云鵲之言較較者直也案詩有覺德行緇衣引之作梏梏覺之通与鵲鶡一例是以爾雅有鶡無鵲也邵氏正義說亦同嫌未詳悉又引淮南有鴳字故聊出之○說文鵲字注云鴳鵲也毛詩小雅賓之初筵釋文云鵲鵲也說文云卽鵲也據釋文則倉庚楚雀實是二鳥然自來說者皆以爲一鳥而異名故釋文一例作鶡遂無分別又案高誘注呂覽仲春紀淮南時則皆曰爾雅曰商庚黍黃雚黃也爾雅作鸍又案石經於鶡黃楚雀作鶡倉庚鶡黃作鸍較釋文爲得之

釋獸虪白虎釋文云虪字林下甘反又亾狄反元照案說文虎部虪白虎也从虎省省聲讀若鼏則亾狄反曰是正音字林讀而爲虪故音下甘反从甘聲也从甘不得讀亾狄反矣釋文載其音而不詳攷其字體疎矣說文繫傳云虪今人皆音酣唯隋曹

醢齒艾注云未詳元照案鳥名如竊脂剖葦鋪叔啄木之類皆因其性而爲之名此或有鳥喜齧艾考故以齧艾名之鳥名不著者闕文也齒卽齧之下體誤分爲二耳鳥名齧艾猶蟲之名齧桑蟻齧桑見釋蟲云楮在東

鴛鴦毋鄭氏注儀禮公食大夫禮作如無毋毛本毋作毋注禮記月令作毋無毛本作鴛毋元照案牟無一聲之轉均不足据而毋字舍人本作無李巡亦音無鄭氏兩注互異皆不誤也禮記正義說之甚詳臤在東云鏞堂案公食大夫注作無

憲作廣雅音云音覓錢先生云依字林音則當从甘作偰依又一音則當从日陸氏兼收兩音而不辨其文之異又如左傳文十一年錫宂哀十二年戈錫釋文音羊又星厤反上音當从易下音當从易陸亦不能辨也此類頗多

貍子隸釋文云眾家作肆又作肄又作肆肆即肆之正體舍人本作隸又肄修豪釋文云本又作肆亦作肆元照案此數字展轉通借知其實一字也攷說文豕部無貗貍二文玉篇廣韵有貗無貍唯希部云希脩豪獸玉篇云希貍子也脩豪獸也則此二文宜皆作希其作肆者假借字也說文長部肆或从髟作鬆案說文之訓髟此假借之最近古者玉篇本不盡從說文又為孫強重定今本并非孫本即如希字下既云貍子也脩豪獸也而又以貍字訓貗書中兩岐如此類甚多○希部有豨字从髟与脩豪之義尤合

云長髮髟髟也鬚即肆字从髟与脩豪之義尤合

郭亦本之說文也盜之与淺更無關合元照初校以移用不知竊之訓淺義存乎聲此漢儒之舊詁繫傳曾辨其說之非臧在東云繫傳本說文脫於鼎臣本若小徐所自言殆一無足取者其引書亦不足準也繼見邵氏正義引史記索隱秦本紀所引劉伯莊音義則与徐說同似徐說本之於劉又以毛晉單刻本索隱校之則曰劉氏音義云盜驪驅驪也驅淺黃色入駿既因色得名驅驪為得之也其文与邵所引異邵所據蓋明刻三家本毛刻出單行宋本當得其眞然就使邵所引者不誤

豕犬穴三部皆無从契之字此當从人作偰偰之古文為禽見說文而史記司馬相如傳漢書古今人表皆作离說文凶部云离蜀也从凶

盜之訓淺終不可憑郭氏不爲之說闕疑可也○荀子性惡纖離絲耳古之良馬楊倞注纖離卽列子盜驪也元照案纖小義同離驪音近

四蹄皆白首初學紀廿九藝文類聚九十引及石經皆作首元照舊藏雪牕書院校宋本作騮邵氏正義定作前云案玉篇云騮四蹄白也是爾雅舊本作前後人增加馬旁又因形涉誤爲首也徐新田養原云初學記藝文類聚皆唐初之書玉篇廣韵則宋初重修本作騮邵氏正義定作前則与首同類安見前之是而首之非乎

釋草有蒦蓫藉釋木又見釋蟲有密肌繫英釋鳥又見郭注皆疑其重出元照案蚹木蟲鳥之同名者多矣莪羅蚹也螢羅蟲也蟲之蝝鳥之鶤皆名天雞皆見爾雅茅菅馬舄蚹木同名蚹逸周書說文皆此類也又如蚹名果蠃釋蟲亦名果蠃釋蟲又見毛詩鳥亦名果蠃釋鳥又見爾雅本草蝸牛亦名蝸蠃釋蟲又見爾雅蝸牛亦名蝸蠃釋魚又見爾雅本草蝸牛亦名蝸蠃釋魚又見爾雅本草蝸牛亦名蝸蠃釋魚又見爾雅本草

雲
南畿書子部之二十五
鼎
共三篇

雲南圖書館藏板

序

歲丙辰滇西張子海門出其所著肯書貺余余讀之文奇而法語簡而該於乾坤六子之現頗有發明其殆深於周易太極圖說而於君家橫渠先生西銘之訓尤剴切言之乎昔譚景升著化書今海門著以肯書誠以天地之道以兩而化以一而神如鼓有椁如影隨形本無間也特人習焉不察遂茫無知耳肯書出而化書亦顯矣言同合璧理妙循環有最洋必不可無海門也嘉慶元年歲次丙辰九月上浣皋蘭同門弟秦維嶽拜譔

序

天地肯器也古今肯時也聖賢肯才也三者合而肯之道備矣是故大而岳瀆細而塵埃顯而昭明微而晦杳形形色色見見聞聞無形無色無見無聞無不肯也有肯理也有肯情也有肯意也有肯機也愚者隨之奸者賊之而肯者幾於不肯矣能贊之者何人哉創能知之者何人哉而小東子乃作肯書也而寄巷子乃序肯書也嘉慶癸酉臘月望日將觀梅龍泉觀之次寧州劉大紳

譚景升隱終南妙萬物而爲言著有化書言理失矣

義甚微也顧天地之化育相循如環無端在在皆化

卽在在皆育也化可書育何不可書竊於沉心觀察

之餘襲前人糟粕迷之已往証之目前道其常不及

於變著其平不涉於異點綴成編分爲三册名曰育

書書成而心滋惶惑矣天何容易談也管鑫之見聊

與同志共証之癸丑孟秋登瀛題於慧日禪房

育書 上篇 一

道育天地天地育人物人育萬物萬物育人

聖人得其精抱一以育天地萬物

陽育日日育晝暑育雨雨育雲動大地育雷雷育雲伏

陰育月月育寒寒育露露育霜息太空育風風育羣植

水下火上木左金右土中五行之育也天育氣地育形

聖賢育理理育數而色聲臭味常與服刑以五而章

春育生夏育盈秋育成冬育息息育生

氣育候候育節節育時時育歲歲育世世育運運育會

會育元終則有始如環無端

陽不育於陰而育於陰冬至之復陰育陽也陰不育於

育書 二

肺金育水水育智智育聰聰育耳耳育聽返聽育腑精

主水魄主金故精者魄藏之此之謂金育水神主火

魂主木故神者魂藏之此之謂木育火大人以此育

氣御之則剛大閑之則深沉

中篇

仁育君君育國國育民民育耕桑耕桑育教化教化育

太平

太平育教化教化育耕桑耕桑育民民育國國育君君

育仁

吾聖人之育天下也紀時序以宣五行高山奠之大川

疏之莽林焚之曠土鬧之斥鹵煎之礦砂鎔之寒者
煖之饑者飽之露居者宮室之水行舟之陸行車之
老則安之壯則力之嬰則復之夷則綏之傾則扶之
病則醫之醫則音律用之婚姻死葬祭祀終始之教
之耕稼陶冶工藝而天下之疲癃殘疾鰥寡惸獨而
無告者皆育矣

禮育中樂育和衡育平繩育直規矩育方圓

膠庠育詩書詩書育人方人之術繩臣繩臣育國
澤宮育弓矢弓矢育鬼士鬼士育良將育邊
亂者正之悖者兵之頑者格之悍者訓之滿則概之後

則節之高明柔克之沉潛剛克之陰陽之木順時斧
斤之魚鱉之屬網罟佃漁之鼈則衣之牛則服之馬
則御之鳥獸犬獵之裁之以經制之宜則聖人育之
道大也

羣黨

萬物死於亥而育於亥
亥育萌萌育苗苗育齊齊育茂茂育荽荽復育亥
核育仁育用用育種種育生生育蘖蘖育華華實育碩果碩果育核育聖人
烏反哺育於仁也鳧慱育於義也蜂有君臣育於禮

也鵲巢知風育於智也雉不再接育於信也此之謂
道育

神育則龜龜相碩也氣育則鸛鶴相唳也
芡以晝育菱以夜育蚌以望育兎以弦育此之謂精育
自得其育則巢居知風穴居知雨
禹育蚯蚓泥育蜓蜻鳥遺育蟫敗草育螢衣汗育蟻虱
育積鬾育蚤蝨腐木育芝菌雀入水育蛤魚出水育雀
雉入水育蜃有氣焉有化焉氣無不育化無不育敗
鼓之皮育疾病廐厠之渣育良田梨接桃而其實毛
梅接杏而其實甘有何所不育也

蘿育何所不有也

嚴霜菊育凍雪梅育天地無時不化則無時不育
育無顯微無大小窮溟育鵬鷹腑藏育螳虻滄海育蛟
龍殘葉育蝤蠐深林育虎豹蚊睫育焦螟

惟仁政育鳳麟大哉育也斯其至矣

八事箴言

孔子贊易於乾之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大畜象辭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行君子之樞機而聖人必致愼於庸必取法於古何哉人之於道也猶口體之於衣食也布帛菽粟溥徧而可久也道之必師古人也猶規矩之範乎方圓也舍規矩以求方圓奚能以有合也夫道若大路然人之於路耳目未經之處必求程途而問之問於已經者則瞭然矣蓍目者之於途茫然耳即已經之且數數經之而步趨終不若明目者之爽且健見未確也漁獵藝文一毫無獲於身心遺落世事或且自外於名教君子惜之聖賢經傳所以維世道正人心所當設誠而力行之先儒之言散見於遺書史傳語錄者皆足以輔翼經史爲後人矜式學者或未能徧觀而盡識焉昔見析津牟子叔庸所刊庸行編臚列前賢格言三十三門極爲平實近人心甚愛之而苦其稍繁欲重加釐定未果今年春與周雨亭州牧論名儒中粹言雨亭出晉陽牧葉公玉屏六事箴言一帙至約至精切近事理淺之爲愚夫婦可與知能而推而極之爲賢知之所莫能外可謂簡而該矣因重梓之公諸學宮弟子或曰無乃太簡歟曰否否君子體道視力行何如耳豈在多言孔孟以前無論已董子之正誼明道諸葛子之才須學學須靜韓子之因文見道皆一言而終身以之周子主靜邵子安命二程子居敬窮理張子以禮維持此心朱子知行並進其宗旨可窺也舜

敘

大聖人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夫一言一行至渺也見聞至暫也而其機如此況日陳數千言善言善行於前而猶有不足啟發者乎抑余亦非以此圖學者之見聞也中庸言之矣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

嘉慶二十年歲次乙亥仲夏關中王鼎書於豫章試院

先緒丁酉仲秋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敘

持身

顏之推曰有學術者觸地而安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林浦曰誠無悔恕無怨忍無辱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

畏能止禍足能止貪

程毋侯夫人曰人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

張文節曰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盛濤曰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嘗試身法度中不得受人指

點

程明道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克勤小物最難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程伊川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

邵康節曰事須安義命言必道心脾

范忠宣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朱晦菴曰莫說要待頓段工夫方做得如此便蹉過了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只據而今地頭立定腳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塡補前日欠缺

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心合在此

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箇和樂才整肅自和樂

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事

讀書時敬於讀書自然該貫

理明則氣自强膽自大

獨坐不是主靜便是窮理

人於日用閒言語省說一兩句閒人客省見一二人也
濟事若渾身都在閘場中如何得進
黃魯直曰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
汪信民曰人常吱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羅景綸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壽必歸無逸
王伯厚曰處百患而求平安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無咎
震以恐致福
方蛟峯曰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爲聖賢貧莫貧於不
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
楊敬仲曰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閒靜臨事而如
無事

許魯齋曰人精神要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
也
薛文清曰英氣最害事渾含不露圭角最妙
二十一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發言須句句有著落不脫空方好人於忙處或妄發所以
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而無妄發之失
呂近溪曰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
呂叔簡曰殃咎之來未有不始於快心者故君子得意而愛
逢喜而懼
得罪於法尚可逃避得罪於理更沒處存身只我的心便
放不過我是故君子畏理甚於畏法

把念頭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
可做
當可怨可怒可辨可訴可喜可愕之際其氣甚平這是多
大涵養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此是千古嚴師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此是千古嚴刑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
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不善之名每成於一事後有諸長不能掩也而惟一不善
傳君子之動可不慎歟
接人要和中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中有通
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切心要
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緘密
聖人常自視不如人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
爲宇宙完人甚難大都是半節人前面破綻後來修補只
看歸宿處成個甚麼人以前都饒得過
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
以簡重眞切爲第一
學者說話要簡重從容循物傍事便是說話中涵養
只竟夕檢點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
益世道自慊自愧恍然獨覺矣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今得禍精明人

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敘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一身德性用事則治氣習用事則亂試檢點終日說話有幾句恰好的便見所養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勢爲德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眞學眞養

愼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

實處著腳小處下手

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倘定火火定則百物俱照萬事得理水明而火昏靜屬水動屬火也

高忠憲曰惡念易除雜念難除

陳白沙曰靜能制動沈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鄒忠介曰口談性命理身落世間行此學道所忌也

劉念臺曰一誠立而萬善從之

陳世寶曰信步行將去從天分付來此古人名言也然余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從天分付來如此則理正辭順爲無弊矣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

玉華子曰萬象皆能奪人之神惟儉足以禦之

贈言錄曰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

王道焜曰氣象要高曠不可疎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沖淡不可枯寂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

讀書不獨能變化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收攝身心漸令向理處世酬物自然安穩

陳繼儒曰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度

夏寅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

徐官曰謙者有而不居之意而卑屈之可羞者則謂之賤儉者止而不過之意而鄙嗇之可恥者則謂之吝

孫鍾元曰范文正公黃蘆賦武侯淡泊明志王曾志非溫飽是家數

陸桴亭曰人能常知此身之貴常念此身之重則自不淫於色

切莫做識得破忍不過的事

范文正公每夕必念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

否準則欣然否則不樂明日必求補過此可爲吾人飲食之法

座右編曰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遊減便免紛擾言語減便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明減則混沌可完彼不求日減而求日增者眞桎梏此生耳

馮夢龍曰居局內者常留不盡可加之地則伸縮在我高道寬曰俗情濃釀處淡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超越

錢蔚宗最樂編曰熱鬧場中人向前我落後是非窩裏人用口我用耳

嘗愛古人近河不肯枉使水其一毀不忍暴殄之心直與天地生機相接

鄭思肖曰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

擎菴進善集曰古人以奢爲恥今人以不奢爲恥眞可謂不知恥

羣居閉口獨坐防心

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

事當快意時須轉言當快意時須住

鄭開野曰心平則氣和志堅則力定

魏環溪曰昔人云每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想古人至今尚在何志不舊

聞譽慮其或無聞毀慮其或有是爲己之學

程漢舒曰人看得己貴重方能有恥

看他人貴處時時當反觀內省

熊勉菴曰力到處常行好事力未到處常存好心

治生莫若節用養生莫若寡慾

史搢臣願體集曰富貴家宜學厚聰明人宜學愚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

忘貧賤一日退休必不怨

嗜慾正濃時能漸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皆學問得力處

德業常看人勝於我者則愧恥日增境界常看人不如我者則怨尤日寡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涼爽

盡其在我四字可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亦可以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儘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寬

王朗川言行彙纂曰喜時之言失信怒時之言失體

張楊園曰土薄則易崩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夭禍福之分也

尹少宰會一曰方寸中有一時靜機便有一時生機

崔南有曰人心靜則萬事可做

持家

匡衡曰宴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儀容

馬援戒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也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之
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文中子曰儉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柳玭曰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
學修身爲要以樹藝牧蓄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
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攝而無擾擾於前
矣
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
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

燎毛
張橫渠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
司馬溫公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其事君亦然
孝之大綱有四一曰立德二曰承家三曰保身四曰養志
孝道何盡及時爲貴毋使親年日短而悔吾心之未盡毋
使子力日裕而傷吾親之不逮
劉忠定曰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
昏爾曹但嘗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
聖賢地位
胡文定與諸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

楊大年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
言爲主
呂榮公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
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後生初
學只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詞令容止
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區分亦貴賤
壽夭之所由定也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
爲可畏耳
恩仇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
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朱晦庵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
居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
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
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
張敬夫曰爲人父者當修身以率其子弟身修則將有不言
而威不令而從者矣
黃魯直曰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
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賈文元迴訓子姪曰古人厚重樸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
福
士人所貴節行爲大砰毫失之有時復來節行失之終身

不可得

劉忠肅教子弟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羅氏訓世編曰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生冷淡心不可使吾親生驚怖心不可使吾親生愁悶心不可使吾親生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愧恨心

許魯齋曰事親大節自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致敬尤急

李仲常戒子孫曰凡物之罕得者我獨有之必有奇禍

張氏訓子別的因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難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

王文成曰子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千葉者無實爲英華太露也

呂叔簡曰人子之道莫大於事生百年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得盡一時心即免一時悔矣

血氣調於喜懼疾病生於惱怒壽親之道無他一悅字盡之矣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

高忠憲曰子弟能知稼穡之艱難詩書之滋味名節之隄防可謂賢子弟矣

歸子慕命子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下才不至墮落

顏光衷迪吉錄曰勿謂親心之慈我可自恕勿謂世道之薄我猶賸人

温節孝曰遠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義

朱方伯訓子潮遠曰安貧讀書守禮修身爲上一個謙字一生受用不盡兩個勤儉字子孫享用不了

陸桴亭曰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爲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而百事舉矣

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王霸之辨冬温夏清昏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爲聖賢使其親爲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身孝父母容有不盡之時以妻子孝父母更無不到之處了曰父母其順矣乎一句煞有意味

閨門之中最難是敬古人云夫婦相敬如賓又云閨門之內肅若朝廷此處能敬便是眞工夫眞學問

自警編云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理則長無不肖之悔

王心齋曰教子無他法但令日親君子須臾不可離

孫徵君曰士大夫教子弟乃第一緊要事童蒙時便宜淡其

濃華之念子弟中得一賢人勝得數貴人也
陳德言曰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
湯潛菴曰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時
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便易有省悟處
陸清獻公示子弟曰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
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方叫得能讀書人
能勉菴功德例曰堂上之命宜遵室中之言莫聽
史指臣願體集曰處兄弟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
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含糊
子弟少年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務
人之於妻也宜防其祸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子之

過
父母教子當於稍有知識時見生動之物必教勿傷以養
其仁尊長親朋必教恭敬以養其禮然諾不爽言笑不苟
以養其信
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座右多書名語格言其
志趣可想
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於有政是
亦爲政全是孝友眞切處莫作鹽米零雜細碎觀也
魏叔子曰人處家無數世視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

德衰行薄
王朗川言行彙纂曰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

悶子孫之福吾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張楊園曰子弟雖肄詩書不可不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
可不知詩書之義

居官

馬廖曰百姓從行不從言
雋不疑曰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
功揚名永終天祿
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
卓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方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胡威對武帝曰臣不如父父清恐人不知臣清恐人不知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訣而喜者佞之媒也
魏鄭公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崔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
徐有功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
劉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
辛元馭曰兒子從官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
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也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即是

程明道曰職事不可以巧免
劉安禮問臨民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
格物
羅從彥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
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
呂正獻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者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
使之自棄
呂本中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
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子孫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
心
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

當官處事但務蓄實
范蜀公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呂東萊曰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犯義
朱晦菴曰民雖眾畢竟只一個心甚易感
古之名相皆愼重周密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
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粗疎暴躁而能有成者
士能寡慾安於清淡不爲富貴所淫則其視外物也自然
進退不失其正
李文定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人不自得者
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也
眞西山曰忠臣必廉廉者必忠
想古今事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
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
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秦觀曰禍莫深於窮治
王伯厚曰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
廉恥爲先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簡靜爲戒器久不用則蠹
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爲戒多事非也不事事非也
熊勉菴曰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
邵伯溫曰常聞之先輩曰凡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
其或有所立

許益齋曰大要寬厚包容卻要分限嚴不嚴則事不可
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若寬厚及至朝廷大事凜乎不可
犯也所以爲當世名臣今人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
事業之際皆有病
吳草廬曰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
方以勤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
薛文清曰爲政通下情爲急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正以處心廉以律已思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
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居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劉忠宣曰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

王文成曰用兵何術但能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勝負之決不待臨陣之下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

楊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呂叔簡曰爲政以維持世教爲主

世教不明風俗不美只是策勵士大夫

變民風易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名根起念隱而濟事者從蒼生起念

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邱瓊山曰民訟於心甚於口也民訟於天甚訟於官也

刑獄者求其出而不得然後入之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

之在我有誠心則在人無遺恨矣

後世農不必勸也能無擾之足矣

陸樹聲曰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士大夫之視勢分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眞

蔣楚珍曰清愼勤居官三字符也然必以仁爲本

安民者何無求於民則民安矣察吏者何無求於吏則吏察矣

陳眉公集曰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未用兵時全要虛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

漢人取吏曰廉平平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熟經

術之論也

王文祿曰有官守者必念人之望我者眾不可不勤

陳明卿曰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用刑當於無生中求有生

顏光衷曰天下最親者惟守令大約教化爲上寬仁次之綜核又次之嚴於御吏而寬於御民亟於揚善而勇於去姦庶幾得蒙至治之澤云

彭執中曰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

陳德言曰遇事盤緩詳無急遽寧忍耐無發洩萬事俱從忙裏錯昔人謂居官於清愼勤之外加一緩字眞藥石之言也

錢府宗曰天下事皆當顧日後不當徇目前惟救荒只當顧目前不當顧日後

讀書要有進步做官要有退步

睢非菴曰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

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潘府曰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

薦賢當惟恐後論功當惟恐先

魏環溪曰儉美德也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道義

熊勉菴曰今日居官受祿須思當日做秀才時又須思日後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

士大夫不貪官不愛錢卻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

風俗天下之大事廉恥士人之美節爲政者當以扶綱常正名分重道義爲第一

朝廷立法不得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

刑罰當寬處卽寬草木亦上天生命財用可省時便省絲毫皆下民脂膏

爲政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

積德累功莫若居官爲易所謂順風之呼響應自捷往往有一善而可當千百善者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强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庶於官箴無忝

做官想到去之日做人想到死之日便當留一二好事與人開

蔡文勤曰平日誠以治民而民信之則凡有事於民莫不應矣平日誠以事天而天信之則凡有禱於天莫不應矣

王明川言行錄纂曰清貴容仁貴斷頭怒徒足損已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便當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

居官不可作受用之想天之生我異乎眾與以治世之職是造福於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

人到富貴不獨天道忌盈一身受用太過亦減子孫福澤王龜恩曰仕宦人不可無官體不可有官氣躬爲民表而褻越已甚偶踞高位而妄自尊崇其失均耳即居鄉亦然

居鄉

張湛告歸望寺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公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其居鄉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楊玢致仕歸舊居多爲鄰里侵佔子弟欲詣府訴公批狀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元殿基望

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復敢言

范文正公曰吳中宗族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均是子孫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倘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嘗均於族人並置義田宅云

公自政府居鄉搜得絹三千疋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

藍田呂氏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

朱晦菴曰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葉夢得曰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非但適一己已也

劉宰每月旦必治湯餅會族人曰今日之集非以酒肉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於情意不相通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故相恤有急者彼此相見亦相忘於杯酒從容閒豈小補哉

楊翥鄰家搆舍侵其甬溝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侵其址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

陳幾亭曰士奢民奢士儉民儉

鹿太公正每出入安步閒中即往返百餘里亦止一僕一騎無異布衣時曰吾幸未憊庶與里閒故舊遇諸塗何可使

其引避

溫節孝曰但願親戚人人豐足寧我隻貧自守若使一人富厚九族飢寒便是極缺陷處非大忍辱不能周旋其閒

湯潛菴曰士大夫居鄉興學立教變風俗是第一要務

魏環溪曰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

士君子進不能表率一國退不能表率一鄉皆足貽誚讀羞與溺於詩酒者相去一閒耳

史搢臣願體集曰疏族窮親無所歸依爲贍養乃盛德事也毋以小嫌疏至戚毋以新怨忘舊親

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乃睦

王士晉宗規曰尊尊老老賢賢此之謂三要矜幼弱恤孤獨

周窘急解忿競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爲義田義倉義學

義冢教養同族使死生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爲者

唐翼修曰富貴居鄉被人侵侮往往有之然畢竟是我好處

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雖是快事然其

人可知矣

處事

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煩耳

夏忠靖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事張皇

則中無主矣

薛文清曰閒事不喜不驚者可當大事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王文成曰凡處事宜視小如大又須視大如小視小如大見

小心視大如小見作用

切莫爲力量所不能爲之事亦是治生一訣

呂叔簡曰應萬變索萬理惟沈靜者能之是故水止則能照

衡定則能稱

君子應事接物贏得心中有從容閒暇時便好若應酬時

勞擾不應酬時牽扯極是吃累底

當急遽尤襍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

理一動火種種不濟

事見到無不可時便斬截做去不要留戀兒女子之情不

足以語辦大事者也

義所當爲力所能爲心所欲爲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

只是無志

先眾人而爲後眾人而言

只一個耐煩心天下何事不得了天下何人不能處

幹天下之事者智深勇沈神閒氣足有所不言言必當有

所不爲爲必成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

做去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個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

只消得三個必自反

只拏定一個是字做便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底道理

高忠憲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

子君子見一偏遂與小人庸人等可不懼哉

陳明卿曰一念不及物便是腐腸一日不做事便是頑漢

陸桴亭曰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氣一動時不可不即時檢點

甚事不因怒後錯了世儀道天下

贈言錄曰處事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

凡事必使有可加酒飲微醺花半開此言足法

張楊園曰來鹽妻子庶事應酬以道心處之無非道者

處人

王昶曰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身己有可毀彼言當矣無可毀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

衛洗馬曰人有不及可以惰怨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以與遠謀多動不可以與久處

南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

隰子曰察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

夏忠靖曰某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量何嘗不自學來

薛文清曰覺人詐不形於言有餘味

待下固當謙和而無簡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小人有功當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在古人後議古人之事易處古人地爲古人之事難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況設詐以行之乎

呂叔簡曰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學問爲人辨冤白謗是第一天理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

聽言觀行是取人之道樂其言不問其人是取善之道

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將誰歸

邵康節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

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有道理出來

王素曰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

朱晦菴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我誠取善所以益我德

趙忠肅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將自潰

李文定曰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纔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

柔而從人於惡不若直而挽人於善直而挽人於善又不若柔而挽人於善之爲愈也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

厚德之士能掩人過盛德之士不令人有過

古之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今人卻以其所不能者病人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眞

與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

禍莫大於不仇人而有仇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詐恩人之狀態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脣不止只温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寬舒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妙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節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

陳眉公集曰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少他不得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斷無放肆之君子

用人宜多擇交宜少

袁了凡曰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聞不可開口一言而傷我忠厚縱閒謔亦宜愼言

尤翁曰凡非禮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

王懋曰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爲已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

劉眞長曰小人不可與作緣

郭開符曰小人當遠之於始

馮夢龍曰能爲不近人情之事者其中正不可測

高道淳最樂編曰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擊巷進善集曰言語之犯忌猶淺詞色之觸怒最深惜人得用惜財得使

急中好救人難中好救人一時濟人以德百世濟人以書

彭澤王氏曰惠不期多期於當厄

尤西川曰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無量

昨非菴曰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贈言錄曰見人好學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

座右編曰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做人雖孔子亦以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做人雖孔子亦以

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況下此者乎

魏環溪曰世閒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閒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李文貞曰以父母之心爲心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心無不愛之民物

史搢臣曰小人固當遠亦不可顯爲仇敵君子固當親亦不可曲爲附和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容得幾個小人耐得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胸開豁眉目清爽

一座中有好以言彈射人者吾宜端坐沈默以銷之此謂不言之教

攻人之惡無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思其可從

天下事未有理全在我非理全在人者但念自己有幾分不是卽我之氣平肯說自己一個不是卽人之氣亦平

見人作不義事須要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遂成亦我之咎也

待富貴之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之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唐翼修曰面贊人之長未必深感惟背後稱人長則感之深面責人之短未必深恨惟背地言人短則恨之深

魏叔子曰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

彭定求曰隔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步自有餘味

格言聯璧

余自道光丙午歲敬承先志輯幾希錄續刻工竣後偏閱先哲語錄遇有警世名言輒手錄之積久成帙編爲十類曰覺覺錄惟卷帙繁多工貲鉅未能遽付梓人因將錄內整句先行刊布名格言聯璧以公同好至全錄之刻姑俟異日云咸豐元年仲夏山陰金纓蘭生氏謹識

光緒丁酉冬日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學問

古今來許多世家無非積德天地間第一人品還是讀書讀書即未成名究竟人高品雅脩德不期獲報自然夢穩心安　爲善最樂讀書便佳　諸君到此何爲豈徒學問文章擅一藝微長便算讀書種子在我所求亦恕不過子臣弟友盡五倫本分其成名教中人　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謬而文學功名適濟其奸　職雖有陳而勇爲本喪雖有禮而哀爲本士雖有學而行爲本　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主中饋文章之士不可以治國家　經濟出自學問經濟方有根柢

本原心性見之事功心性方爲圓滿　舍事功更無學問求性道不外文章　何謂至行曰庸行何謂大人曰小心何以上達曰下學何以遠到曰近思　竭忠盡孝謂之人治國經邦謂之學安危定變謂之才經天緯地謂之文霽月光風謂之度萬物一體謂之仁　以心術爲本根以倫理爲榦幹以學問爲苗畬以文章爲花蕚以事業爲結實　以書史爲園林以歌詠爲鼓吹以義理爲膏粱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爲耕耘以記問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篤敬爲脩持以作善降祥爲受用以樂天知命爲依歸　懷閒居以體獨卜動念以知幾謹威儀以定命敦大倫以凝道備百行以考旋遷善改過以作聖　收吾本心在腔子裏是聖賢第一等學問盡吾本分在素位中是聖賢第一等工夫　萬理澄澈則一心愈精而愈謹一心凝聚則萬理愈通而愈流　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前身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　觀天地生物氣象學聖賢克己工夫　下手處是自强不息成就處是至誠無息　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己難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舊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　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後世學問是兩截不脩己只管治人　口裏伊周心中盜蹠責人而不責己名爲掛榜聖賢獨懍明旦鴟梟神知人而復知天方是有根學問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毆人醉時勇醒來退

消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　理以心得爲精故當沈潛不然耳邊口頭也事以典故爲據故當博洽不然臆說杜撰也　只有一毫粗疏處便認理不眞所以說惟精不然眾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接人要和中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中有通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　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恥其無能也諱之　眼界要闊徧歷名山大川度量要宏熟讀五經諸史　先讀經後讀史則論事不謬於聖賢既讀史復讀

經則觀書不徒爲章句　讀經傳則根柢厚看史鑑則議論偉觀雲物則眼界寬去嗜慾則胸懷淨　一庭之內自有至樂六經以外別無奇書　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何思何慮居心當如止水勿助勿忘爲學當如流水　心不欲雜雜則神蕩而不收心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入　心愼雜欲則有餘靈目愼雜觀則有餘明　案上不可多書心中不可少書　魚離水則鱗枯心離書則神索　志之所趨無遠勿屆窮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　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　不虛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進入不得不開悟便如膠柱鼓瑟一毫轉動不得不體認便如

電光照物一毫把捉不得不躬行便如水行得車陸行得舟一毫受用不得　讀書貴能疑疑乃可以啟信讀書在有漸漸乃克底有成　看書求理須令自家胸中點頭與人談理須令人家胸中點頭　愛惜精神留他日擔當宇宙蹉跎歲月問何時報答君親　戒洁飲洁飲傷神戒貪色貪色滅神戒厚味厚味昏神戒飽食飽食悶神戒多動多動亂神戒多言多言損神戒多憂多憂鬱神戒多思多思撓神戒久睡久睡倦神戒久讀久讀苦神

存養

性分不可使不足故其取數也宜多曰窮理曰盡性曰達天曰入神曰致廣大極高明情欲不可使有餘故其取數也宜少曰謹言曰愼行曰約己曰清心曰節欲食寡嗜慾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清明以養吾之神湛一以養吾之慮沈警以養吾之識剛大以養吾之氣果斷以養吾之才凝重以養吾之器寬裕以養吾之量嚴冷以養吾之操　自家有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育以養深別人身以仁養天下萬物以道養天下萬世　涵養沖虛便是身世學問省除煩惱何等心性安和　顏子四勿要收入來閑存工夫制外以養中也孟子四端要擴充去格致工夫推近以養遠也　喜怒哀樂而曰未發是從人心直溯道心要他

存養未發而曰喜怒哀樂是從道心指出人心要他省察　存養宜沖粹近春温省察宜謹嚴近秋肅　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銷鎔則曰克治　一動於欲欲勝則昏一任乎氣氣偏則戾　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物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人心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拭之而已耳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忙　寡欲故靜有主則虛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徇欲之謂狂　人之心胸多欲則窄寡欲則寬人之心境多欲則忙寡欲則閒人之心衝多欲則險寡欲則平人之心事多欲則憂寡欲則

樂人之心氣多欲則餒寡欲則剛　宜靜默宜從容宜謹嚴宜儉約四者切己良箴忌多欲忌妄動忌坐馳忌旁騖四者切己大病　常操常存得一恆字訣勿忘勿助得一漸字訣

敬守此心則心定斂抑其氣則氣平　人性中不曾缺一物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君子之心不勝其小而器量洒蓋一世小人之心不勝其大而志意拘守一隅　怒是猛虎慾是深淵　忿如火不過則燎原慾如水不過則滔天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心一鬆散萬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萬事不入耳目心一執著萬事不得自然　一念疏忽是錯起頭一念決裂是錯到底　古之學者在心上做工夫故發之容貌則爲盛德之符今之學者

在容貌上做工夫故反之於心則爲實德之病　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逸志　世路風霜吾人修行之資也開拓法處順境心要用收斂法　處逆境心須用也世情冷煖吾人忍性之地也世事顛倒吾人修行之資也

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經綸自臨深履薄處得力　名譽自屈辱中彰德量自隱忍中大

謙退是保身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涵容是待人第一法灑脫是養心第一法　客來時一檢點怒來時一檢點怠惰時一檢點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　靜能制動沈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天地閒眞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

矯之以謹菴當矯之以儉忍當矯之以慈貪當矯之以廉私當矯之以放言當矯之以緘默好動當矯之以鎮靜粗率暴當矯之以細密躁急當矯之以和緩怠惰當矯之以精勤剛愎當矯之以渾厚

持躬

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事事人爭寵後人與盛氣人爭是非　富貴忍之府也才能身之災也聲名謗之媒也歡樂悲之漸也　濃於聲色生痿痺病濃於貨利生孽債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濃於名與生氣激病　想自己身心到後日置

之何處顧本來面目在古人像箇甚人　蔡虛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　薛瀛飽肉潠笑悉談卻不錯過了一日妄動胡言昧理從欲卻不作孽了一日不讓古人是謂有志不讓今人是謂無恥　一能勝予君子不可無此小心吾何畏彼丈夫不可無此大志　怪小人之顛倒豪傑不知憤顧倒方爲小人惜君子之受世折磨不知惟折磨乃見君子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容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省一分經營多一分道義學一分退讓討一分便宜去一分奢侈少一分罪過加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　有眞才者必不矜有實學者必不誇學　蓋世功

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惡最難得一箇悔字　諉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誇功此眾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肚段眾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毋沒天下之理以護一己之過　大著肚皮容物立定腳跟做人　實處著腳穩處下手　讀書有四箇字最要緊曰闕疑好問做人有四箇字最要緊曰務實耐久　事當快意處須轉言到快意時須住　物忌全勝事忌全美人忌全盛　儘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寬　留有餘不盡之福以貽子孫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　四海和平之福只是隨緣一生牽惹之勞總因好事　花要栽密處要移方見手段風狂雨

驟時立得定纔是腳跟　步步占先者必有人以擠之事事爭勝者必有人以挫之　能改過則天地不怒能安分則鬼神無權　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什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益慮及疾病則用飽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無求賤莫賤於多欲樂莫樂於好善苦莫苦於多貪長莫長於博謀短莫短於自恃明莫明於體物暗莫暗於昧幾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忍辱者天不能禍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材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厄我以遇

吾亨吾適以通之天苦我以境吾樂吾神以暢之　吉凶禍福是天主張毀譽子奪是人主張立身行已是我主張　要得富貴福澤天主張由不得我要做賢人君子我主張由不得天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勢爲德　讒體面不如重廉恥求譽不如養性情立黨羽不如昭信義作威福不如篤至誠多言說不如默默博聲名不如正心術恣豪華不如樂名教貴顯不如修德業方行已恭貴躬厚接眾留立心正道道勢緊鍊　度量以全身　敬爲千聖授受真傳和爲天地生成化育應接如流行雲操存如持玉鳳祥麟言論如敲金戛玉希身如玉潔冰清襟抱如光風霽

月氣概如喬嶽泰山　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非大丈夫不能有此度量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非大丈夫不能有此氣節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非大丈夫不能有此蘊藉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非大丈夫不能有此襟懷　處草野之日不可將此身看得小居廊廟之日不可將此身看得大　只一箇俗念頭錯做了一生人　心不妄動口不妄言君子所以存誠內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愼獨不愧父母不愧兄弟不愧妻子君子所以宜家不負天子不負生民不負所學君子所以用世　以此分言無論父子兄弟即天地萬物皆一體耳何物非我於此信得及則心體廓然矣以外物言無論功名富貴即四肢百骸亦軀殼耳何物是我於此信得及則世味淡然矣　有涵於天地曰功有關於世教曰名有學問曰富有廉恥曰貴是謂功名富貴無爲曰道無欲曰德無習於鄙陋曰文無近於曖昧曰章是謂道德文章　閒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熱關榮華之境一過輒生淒涼清眞冷淡之爲歷久愈有意味　心志要若意趣要樂氣度要宏言動要謹　心術以光明爲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以簡重篤切爲第一　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爲無益身心之事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入無益身心之境勿歷無益身心之書　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君子胸中所常體不是人情是天理君子口中所常道不是人倫是世教君子身中所常行不是規矩是準繩　休談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　自責之外無勝人之術自強之外無上人之術　語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　門內罕開嫡笑怒罵其家範可知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近習之人起敬座右偏書名論格言其志趣可想　愼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　語言關儘可積德妻子閒亦是修身　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否也　欲理會七尺先理會方寸欲理會六合先理會一腔　世人以七尺爲性命君子以性命爲七尺　氣象要高曠不可疏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沖淡不可枯寂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　聰明者戒太察剛強者戒太暴溫良者戒無斷　勿施小惠傷大體毋借公道遂私情　以情恕人以理律己　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　力有所不能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責人心有所當盡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自諉　衆惡必察衆好必察易自惡必察自好必察難　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　不爲過三字昧卻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卻多少體面　品詣當看勝如我者則愧恥自增享用當看不如我者則感恩自泯　家坐無聊亦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官階不達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將啼

飢者比則得飽自樂將號寒者比則得煖自樂將勞役者比則優閒自樂將疾病者比則康健自樂將禍患者比則平安自樂將死亡者比則生存自樂　常思終天抱恨自不得不盡孝心常思度日艱難自不得不節費用常思人命脆薄自不得不惜精神常思世態炎涼自不得不舊志氣常思法網難漏自不得不戒非爲常思身命易傾自不得不忍氣性以媚字奉親以淡字交友以苟字省費以拙字免勞以聾字止謗以盲字遠色以吝字防口以病字醫淫以貧字讀書以疑字窮理以刻字責己以汪字守禮以很字立志以傲字植骨以癡字救貧以空字解憂以弱字禦侮以悔字改過以懶字抑奔競風以情字屏塵俗事　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處

得意日莫忘失意時　貧賤是苦境能善處者自樂富貴是樂境不善處者更苦　思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盃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當便放手　深沈厚重是第一等資質聰明才辯是第三等資質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　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　好計人者身必危自甘爲愚適成其保身之智好自誇者人多笑自舞其智適見其欺人之愚　閒暇出於精勤恬適出於祇懼無思出於能慮大膽出於小心　平康之中有險阻焉祇席之內有鴆毒焉衣食之閒有禍敗焉　居安慮危處治思亂　天下之勢以漸而成天下之事以積而固禍到休愁也要會救福來休喜也要會受　天欲禍人先以微福驕之天欲福人先以微禍儆之　傲慢之人驟得通顯天將重刑之也疏放之人艱於進取天將曲赦之也　小人亦有坦蕩蕩處無忌憚是已君子亦有長戚戚處終身之憂是已　水君子也其性沖其質白其味淡其爲用也可以澣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　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　稱人以顏子無不悅者忘其貧賤而天指人以盜蹠無不怒者忘其富貴而壽　事事難上難舉足常虞失墜件件想一想渾身都是過差　怒宜實力消融過要細心檢點　採理宜柔優游涵泳始可以自得決慈宜剛勇猛奮迅始可以自新　慾忿窒慾其象爲損得力在一忍字遷善改過其象爲益得力在一悔字　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貧賤如敝衣惟勤儉可以脫卸　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　貪鄙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怨不若儉而養心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心忙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無事之家不知

其福也事至始知無事之福　慾心正熾時一念著病與似寒冰利心正熾時一想到死味同嚼蠟　有一樂境界卽有一不樂者相對待有一好光景便有一不好底相乘除　事不可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　不可吃盡不可穿盡不可說盡又要懽得又要做得又要耐得　難消之味休食難得之物休蓄難酬之恩休受難久之友休交難再之時休失難守之財休積難雪之謗休辯難釋之忿休鞍　倣休不嚼便咽路休不着便走話休不想便說事休不思便做衣休不愼便脫財休不審便取氣休不忍便動友休不擇便交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爲惡如乘駿走坂鞭雖不加而足不禁其前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手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腳便下墜

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　眞聖賢決非迂腐眞豪傑斷不粗疏　龍吟虎嘯鳳翥鸞翔大丈夫之氣象蠶繭蛛絲蟻封蚓結兒女子之經營　格格不吐剌剌不休總是一般語病請以鶯歌燕語療之戀戀不舍忽忽若忘各有一種情癡當以鳶飛魚躍化之　閒消息於蒼龜疑團窒結祈福祉於奧竈奢想徒勞　謙美德也過謙者僞詐默慾行也過默者藏奸　直不犯禍和不害義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方正者無乖拂之失沈默者無陰險之術誠篤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　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敏練者無輕浮之狀　才不足則多謀識不足則多事威不足則多怒信不足則多言勇不足則多勞明不足則多察理不足則多辯情不足則多儀　私恩煦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足恭僞態禮之賊也苛察歧疑智之賊也苟約固守信之賊也　有殺之爲仁生之爲不仁者有取之爲義與之爲不義者有卑之爲禮尊之爲非禮者有不知爲智知之爲不智者有違言爲信踐言爲非信者　愚忠愚孝實能維天地綱常惜不遇聖人裁成未嘗入室大詐大奸偏會建世間功業倘非有英主駕馭終必跳梁知其不可爲而遂委心任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不可爲而猶竭力圖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雖

賢何補

攝生　附

愼風寒節飲食是從吾身上卻病法寡嗜慾戒煩惱是從吾心上卻病法　少思慮以養心氣寡色慾以養腎氣省言妄動以養骨氣戒嗔怒以養肝氣薄滋味以養胃氣省言語以養神氣多讀書以養膽氣順時令以養元氣　憂愁則氣結忿怒則氣逆恐懼則氣陷拘迫則氣鬱急遽則氣耗　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正臥欲低而舒心神欲靜骨力欲動胸懷欲闊腸骸欲硬脊梁欲直腸胃欲淨舌端欲捲腳根欲定耳目欲清精魂欲正　多靜坐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去嗜慾以養心玩古訓以警心

悟至理以明心　龍等不驚肝木自靜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波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淡寡欲腎水自足　道生於安靜德生於卑退福生於清儉命生於和暢　天地不可一日無喜神　拂字可以寬過緩字可以免悔退字可以遠禍苟字可以養福靜字可以益壽　毋以妄心戕眞心勿以客氣傷元氣　拂意處要遣得過清苦日要守得過非理來要受得過忿怒時要耐得過嗜慾生要忍得過　言語知節則慾尤少舉動知節則悔吝少愛慕知節則營求少歡樂知節則禍敗少飲食知節則疾病少　人知言語足以彰吾德而不知愼言語乃所以養吾德人知飲食足以益吾身而不知節飲食乃所以養吾身　閻時鍊心靜時養心坐時守心行時驗心言時省心動時制心　榮枯倚伏寸田自開患迹何須感間塞翁修短參差四體自造彭殤似難專咎司命　節慾以驅二豎修身以屈三彭去貪以聽五鬼息機以弭六賊　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老來疾病都是壯年招的　敗德之事非一而酗酒者德必敗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生必促傷　木有根則榮根壞則枯魚有水則活水涸則死燈有膏則明膏盡則滅人有眞精保之則壽戕之則殀

敦品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鍛來思立撼地掀天的

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人以品爲重若有一點卑污之心便非頂天立地漢子品以行爲主若有一件愧怍之事即非泰山北斗品格　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時已極人間之賤　丈夫之高辱人爭恃寵乎就其恃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　丈夫之高華祇在於功名氣節耶夫之炫耀但求諸服飾起居　阿諛取容男子恥爲妾婦之道本眞不墜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謙以和小人之事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　立朝不是好官人由居家不是好處士平素不是好處士由小時不是好學生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

意中不忘貧賤一旦退休必不怨　貴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薦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憐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輒忘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必報　處眾以和貴有強毅不可奪之力持己以正貴有圓通不可拘之權使人有面前之譽不若使人無背後之毀使人有生處之歡不若使人無久處之厭　媚若九尾狐巧如百舌鳥哀哉羞此七尺之軀暴同三足虎毒比兩頭蛇情也壞爾方寸之地到處嘔人笑伊首何仇於天何親於地終朝籌算問爾心何輕於命何重於財　富兒因求宦傾貲汗吏以黷貨失職親兄弟析著璧合翻作瓜分士大夫愛錢書香化爲銅臭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

教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濃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權貴務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修救荒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苑囿教歌舞奢燕會聚賓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覆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人事而後見之

處事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　無事時常照管此心兢兢然若有事有事時卻放下此心坦坦然若無事無事如有事提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加無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當平常之日應小事宜以應大事之心應之蓋天理無小即目前觀之便有一箇邪正不可忽慢苟簡須審理之邪正以應之方可及變故之來處大事宜以處小事之心處之蓋人事雖大自天理觀之只有一箇是非不可驚惶失措但憑理之是非以處之便得　緩事宜急幹敏則有功急事宜緩辦忙則多錯　不自反者看不出一身病痛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思事之理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公　於天理淡於人欲必淡於私事於人欲必淡於

不怕千萬事　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　過去事丟得一節是一節現在事了得一節是一節未來事省得一節是一節　強不知以爲知此乃大愚本無事而生事是謂薄福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天下最有受用是一閒字然閒字要從勤中得來天下最討便宜是一勤字然勤字要從閒中做出　自己做事切須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瑣碎代人做事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瑣碎　謀人事如己事而後慮之也審謀己事如人事而後見之也明　無心者公無我者明　置其身於是非之外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置其身於利害之外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

利害之中　無事時戒一偷字有事時戒一亂字　將事而能弭遇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善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來始事而要終定事而知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提得起放得下算得到做得完看得破撇得開　救已敗之事者如補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掉　以眞實肝膽待人事雖未必成功日後人必見我之肝膽以詐僞心腸處事人即一時受惑日後必見我之心腸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但恐誠心未至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只怕立志不堅　處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思事之理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公　於天理淡於人欲必淡於私事於人欲必淡於

公務必疏於虛文煙烟者於本實必薄　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眞小人也小人至此不爲小人眞君子也　居官先厚民風處事先求大體　論人當節取其長曲諒其短做事必先審其害後計其利　小人處事於利合者爲利於利背者爲害君子處事於義合者爲利於義背者爲害　只人情世故熟了甚麼大事做不到只天理人心合了甚麼好事做不成　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只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湊巧命若蹭蹬走來走去步步踏空

接物

事係陵味要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著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確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閒談酒謔愼勿形言　嚴著此心以拒外誘須如一團烈火遇物即燒寬著此心以待同羣須如一片春陽無人不暖　待己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事後面議人得失吹毛索垢不肯絲毫放寬試思己當其局未必能效彼萬一旁觀面論人知長扶隱摘微不留些須餘地試思己受其毀未必能安意順承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雖紛若亂絲終當就緒待人無半毫矯僞欺詐縱如山鬼亦自獻誠　公生明誠生明從容生明　人好剛我以柔勝之人用術我以誠感之人使氣我以理屈之　柔能制剛遇赤子而責育失其勇訥能屈辯逢喑者而議秦拙於詞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以耐事了天下之多事以無心息天下之爭心　何以息謗曰無辯何以止怨曰不爭　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辯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能化　是非窩裏人用口我用耳熱鬧場中人向前我落後　觀世間極惡事則一眚一愿可優容念古來極冤人則一毀一辱何須計較　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之理是我之理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　能容小人是大人能培薄德是厚德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每事肯吃虧的便是我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律身惟廉爲宜處世以退爲尚　以仁義存心以勤儉作家以忍讓接物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底減三分讓人嗜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寬宏不可追也通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禍莫大於不讎人而有讎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詐恩人之狀態　恩怕先給後損威怕先嚴後緊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寬厚者毋使人有所恃精明者不使人無所容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有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

已矣　輕信輕發聽言之大戒也愈激愈厲責善之大戒也處事須留餘地責善切戒盡言　施在我有餘之惠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交　古人愛人之意多故人易於改過而視我也常親我之教益易行令人惡人之意多故人甘於自棄而視我也常仇我之言必不入　喜聞人過不若喜聞己過樂道己善何如樂道人善　聽其言必觀其行是取人之道師其言不問其行是取善之方　論人之非當原其心不可徒泥其迹取人之善當據其迹不必深究其心　小人亦有好處不可惡其人並沒其是君子亦有過差不可好其人並飾其非　小人固當遠然斷不可顯爲仇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爲附和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開惡不可遽怒恐爲讒夫洩忿聞善不可就親恐爲引奸人進身　先去私心而後可以治公事先平己見而後可以聽人言　修己以清心爲要涉世以慎言爲先　惡莫大於縱己之欲禍莫大於言人之非　人生惟酒色機關須百鍊此身戒銅溝世上有是非門戶要三緘其口學金人

工於論列者察己常周疏狃於評隲者務言多黃病　人情每見一人始以爲可親久而厭生又以爲可畏再見非明於理而復體之以情未有不釋然者也　一境也以爲甚樂久而厭生又以爲甚苦非平其心而復體之以情未有不思遷者　觀富貴人當體其驕奢淫佚如溫厚和平者則其榮必久而張以紙包蔴骨肉香而鳥吞人若近宵友譬如一枝柳以柳

貫魚鹽因臭而得臭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之合　落落者難合一合便不可離欣欣者易親乍親忽然成怨　能媚我者必能害我宜加意防之肯規子者必肯助子宜傾心聽之　出一箇大傷元氣進士不如出一箇讀破萬卷邪士不如交一箇不識一字端人　無事時埋藏著許多小人多事時識破了許多君子　一種人難悅亦難事只是度量褊狹不失爲君子一種人易事亦易悅這是貪污輭弱不免爲小人　大惡多從柔處伏須防綿裏之鐵深讎常自愛中來宜遠刀頭之蜜　惠我者小恩揣我爲善者大恩害我者小讎引我爲不善者大讎　毋受小人私恩受則恩不可酬毋犯士夫公怒犯則怒不可救　喜時說盡知心錯失歡須防發洩惱時說盡傷心思再好自覺羞慚　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柬　頑石之中良玉隱焉寒灰之中星火寓焉　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　對凝人莫說夢話防所誤也見短人莫說矮話遭所忌也　面諛之詞有識者未必悅心背後之譏受憾者當主刻骨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　不可無不可一世之譏不可有不可一人之心　事有急之不白者緩之或自明毋急躁以遽其屓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過矜才者毋以才相矜但以慰敵其才便可壓倒遇炫奇者

毋以奇相炫但以常敵其奇便可破陳　直道事人雖喪御物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不愧我心　不近人情舉足盡是危機不體物情一生俱成夢境　己性不可任當用逆法制之其道在一忍字人性不可拂當用順法調之其道在一恕字　仇莫深於不體人之私而又苦之禍莫大於不諱人之短而又訐之　辱人以不堪必反辱傷人以已甚必反傷　處富貴之時要知貧賤的痛癢值少壯之日須念衰老的辛酸又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況居旁觀之地務悉局內人苦心　臨事須皆別人想論人先將自己想　欲勝人者先自勝欲論人者先自論欲知人者先自知　待人三自反處世兩如何　待富貴人不難有膽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體　對愁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矜見人背語勿傾耳竊聽人私室勿側目旁觀到人案頭勿信手亂翻　不蹈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　俗語近於市儈語近於娼諢語近於優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語笑如嚼餡霜爽美之後寒浥胸　凡爲外所勝者皆內不足凡爲邪所奪者皆正不足　存乎天者於我無與也窮通得喪吾聽之而已　存乎我者於人無與也毀譽是非吾置之而已　小人樂聞君子之過君子恥聞小人之惡　慕人善者勿問其所以善恐擬議之念生而效法之念微矣濟人窮者勿問其所以窮恐憎惡之心生而惻隱之心泯矣　時窮勢蹙之人當原其

初心功成名立之士當覩其末路蹉多慼亂定有必不得已之私言到支離纔是無可奈何之處　惠不在大在乎當厄怨不在多在乎傷心　毋以小嫌疏至戚毋以新怨忘舊恩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古之名望相近則相得今之名望相近則相妒

齊家

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謹慎保家之本詩書起家之本忠孝傳家之本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　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　人君以天地之心爲心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

不一之心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爲事奴僕以家主之事爲事天下無不一之事矣　孝莫辭勞轉眼便爲人父母善毋望報回頭但看爾兒孫　子之孝不如率婦能養親者也公姑得一孝婦勝如得一孝子婦之孝不如導孫以爲孝孫能娛親者也祖父得一孝孫又增一輩孝子　父母所欲爲者我繼述之父母所重念者我親厚之　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究也父子之恩絕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邱墓是也　兄弟一塊肉姊人是刀錐兄弟和其中自樂子孫賢此外何求　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子孫　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兒孫　現在之禍積自己作者不可不修將來之禍遠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明　謂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貽者是要思倾覆之易

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爾祖爾父皆前世也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爾子爾孫皆後世也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棄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　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周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疏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導他人者　至樂無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　子弟有才制其愛毋弛其誇故不以驕敗子弟不肖

嚴其訓毋溺其愛故不以怨離　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崇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安詳恭敬是教小兒第一法公正嚴明是做家長第一法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人一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端穆　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大學問消得家庭中嫌隙便是大經綸　過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揚彼短家庭骨肉之變宜委曲不宜激烈　未有和氣春風而家不吉昌者未有庚氣結焉而家不衰敗者　閒則相敬之風著矣則刑于之化行矣房幃之中不聞戲笑則人之於嫡室也宜防其慢子之過人之於嫡室也宜防其褻子之過　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妾雖賢不可使與外事

奴僕得罪於我者尚可恕得罪於人者不可恕子孫得罪於人者尚可恕得罪於天者不可恕　奴之不祥莫大於傳主人之謗語主之不祥莫大於行僕婢之讒言　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乃睦　治家恕寬而尤恕嚴居家恕奢而尤恕嗇　無正經人交接其人必是奸邪無窮親友往來其家必然勢利　日光照天羣物皆作人靈於物能而不覺是謂天起人不起必爲天神所譴如君上臨朝臣下高臥失誤不免罰責夜漏三更羣物皆息人靈於物煙酒沈溺是謂地眠人不眠必爲地祇所訶如家主欲睡僕婢喧鬧不休定遭鞭笞　樓下不宜供神處樓上之穢褻屋後必須開戶防屋前之火災

從政

眼前百姓即兒孫莫謂百姓可欺且留下兒孫地步堂上一官稱父母漫道一官好做還盡些父母恩情　善體黎庶情此謂民之父母廣行陰隲事以能保我子孫　封贈父祖易得也無使人唾罵父祖難得也恩蔭子孫易得也無使我毒害子孫難得也　潔己方能不失己愛民所重在親民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　嚴以馭役而寬以恤民亟於揚善而勇於去奸緩於催科而勤於撫字　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　刑罰當寬處即寬草木亦上天生命財用可省時便省絲毫皆下民脂膏　居家爲婦女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做官爲衙門人歡喜百

姓定有怨聲　官不必尋顯期於無負君親道不必博施要在有裨民物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天非私富一人託以眾貧吾之命天非私貴一人託以眾賤吾之身　仕世一日要做一日好人爲官一日要行一日好事　貧賤人栖風沐雨萬苦千辛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鑒察猶恐富貴人衣棁食租擔爵受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譴責更嚴　平日誠以治民而民信之則凡有事於民無不應矣平日誠以事天而天信之則凡有禱於天無不應矣　平民肯種德施惠便是無位底卿相士夫徒貪權希寵竟成有爵底乞兒　無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　毋矜滿而傲濁毋憚大而忽小毋勤始而怠終　勤能補拙儉以養廉　居官廉人以爲百姓受福子以爲錫福於子孫者不淺也曾見有約己裕民者後代不昌大耶居官濁人以爲百姓受害子以爲貽害於子孫者不淺也曾見有瘠眾肥家者歷世得久長耶　以林皐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念念用之若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銮數則爲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　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　在家者不知有官方能守分在官者不知有家方能盡分　君子當官任職不計難易而志在濟人故動輒成功小人苟祿營私只任便安而意在利己故動多敗事　職業是

當然底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作假權勢是偶然底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眞　一切人爲惡猶可言也惟讀書人不可爲惡讀書人爲惡更無教化之人矣一切人犯法猶可言也惟做官人不可犯法做官人犯法更無禁治之人矣　士大夫濟人利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爲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有其語則毀來　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以殿父之教子者教士　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讎　陷一無辜與操刀殺人者何別釋一大憝與縱虎傷人者無殊　鍛鍊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阱在後百般呼號獄卒何異於聾坐之乎　官雖至尊決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決不可以己之名節佐人之喜怒　聽斷之官成心必不可有任事之官成算必不可無　無關緊要之禀概不標判則吏胥無權不相交涉之人概不往來則關防自密　無辜牽累難堪非緊要祇須兩造對質保全多少身家疑案轉移甚大無確據便當末減從寬休養幾人性命　呆子之患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矯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狠籍及人　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喫苦一點民沾萬點之恩　禮繁則難行卒成廢閣之書法繁則易犯益甚決裂之罪　善啟迪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毋强開其所閉善移易風俗者當因其所易而漸反之毋强矯其所難　非甚不便於民且莫妄更非大有益於民切莫輕舉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遇裁抑以生寃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　爲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爲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爲一朝頓改革之政以苦前人　事在當因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事在當革毋使後人長不救之禍　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謀之利在一時勿謀也利在萬世者謀之　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　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失之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鄰於俗　大智興邦不過集衆思大愚誤國只爲好自用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安民者何無求於民則民安矣察吏者何無求於吏則吏察矣　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天德只是箇無我王道只是箇愛人　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　治道之要在知人君德之要在體仁御臣之要在推誠用人之要在擇言理財之要在經制足用之要在薄斂除寇之要在安民　未用兵時全要虛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不然則亂臣接踵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不然則暴君接踵而難爲民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　人身之所重者元氣國家之所重者人才

惠吉

聖人斂福君子考祥
善降祥　崇德效山藏器學海　羣居守口獨坐防心　知足常樂能忍自安　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心自照見吉凶　善爲至寶一生用之不盡心作良田百世耕之有餘　世事讓三分天空地闊心田培一點子種孫收　要好兒孫須方寸中放寬一步欲成家業宜凡事上喫虧三分　留福與兒孫未必盡黃金白鏹種心爲產業由來皆美宅良田　存一點天理心不必責效於後子孫賴之說幾句陰騭話縱未盡施於人鬼神鑒之　非讀書不能入聖賢之域非積德不能生聰慧之兒　多積陰德諸福自至

是取決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成是取決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大是取決於人　事事培元氣其人必壽念念存本心其後必昌　勿謂一念可欺也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勿謂一言可輕也須知有前後左右之竊聽勿謂一事可忽也須知有子孫禍福之報應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爲祟因而嗾侮之播弄之晝見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即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爲因而鑒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兒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即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終日說善言不如做了一件終身行善事須防錯了一件　物力艱難要

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底君子好惡之良萌於夜氣息之於靜也惻隱之心發於乍見感之於動也　塑像棲神盡歸奉親造院居僧盡往救貧　費千金而結納勢豪孰若傾半瓢之粟以濟飢餓搆千楹而招徠賓客何如葺數椽之茅以庇孤寒　觀經亦是福田樂與人善即寫字片言皆爲良藥　賤古田園決生敗子貽累師傅定產賢郎　平居寡欲養身臨大節則達生委命治家儉入爲出幹好事則仗義輕財　善用勢者就勢善用智者就智善用財者就財則　身世多險途急須靜求安宅光陰同過客切莫但沒主翁　莫忘祖父積陰功須知文字無靈全憑陰騭最怕生平壞心術畢竟

主司有眼如見心田　天下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天下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響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施必有報者天地之定理仁人述之以勸人施不望報者聖賢之盛心君子存之以濟世　面前的理路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歎身後的惠澤要流得遠令人有不厭之思　不可不存時時可死之心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　作惡事須防鬼神知幹好事莫怕旁人笑

吾本薄福人宜行惜福事吾本薄德人宜行積德事　薄福者必刻薄則福愈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著述行世謂之福有聰明渾厚之兒謂之福無塵俗攖心謂之福無病纏身謂之福無是非到耳謂之福無疾兵凶荒歉之歲謂之福無爭訟催科之時謂之福　從熱鬧場中出幾句清冷言語便埽除無限殺機向寒微路上用一點赤熱心腸自培植許多生意　入瑤樹瓊林中皆寶有謙德仁心者爲祥　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紿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勸善　蟄花可以邀蝶藥石可以邀雲栽松可以邀風植柳可以邀月種蕉可以邀雨藏書可以邀蟬貯水可以邀萍築臺可以邀友積德可以邀天

作德日休是謂福地居易俟命是謂洞天　心地上無波濤隨在皆風恬浪靜性天中有

化育觸處見魚躍鳶飛　貧賤憂戚是我分內事當動心忍性靜以俟之更行一切善以斡轉之富貴福澤是我分外事當保泰持盈慎以守之更造一切福以凝承之　世網那能跳出但當忍性耐心自安義命卽網羅中之安樂窩也塵務豈能盡捐惟不起爐作冶自取糾纏卽火坑中之清涼散也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卽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閒便是主人　要足何時足知足便足求閒不得閒偷閒卽閒　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恥　急行緩行前程總有許多路逆取順取命中只有這般財　埋欲交爭肺腑成爲吳越物我一體參商終是弟兄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國家　移作無益之費以作有益則事舉移樂宴樂之時以樂講習則智長移信異端之意以信聖賢則道明移好財色之心以好仁義則德立移計利害之私以計是非則義精移養小人之祿以養君子則國治移輸租戍之貲以輸軍國則兵足移保身家之念以保百姓則民安　做大官底是一樣家數做好人底是一樣勸善　潛居儘可以爲善何必顯宦躬行孝弟志在聖賢纂輯先哲格言刊刻廣布行見化行一時澤流後世事業之不朽襲以加焉貧賤儘可以積福何必富貴存平等心行方便事效法前人懿行訓俗型方自然祖敦宗族德被鄉鄰利濟

之無窮孰大於是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　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飢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　明鏡止水以澄心泰山喬嶽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霽月光風以待人　省費醫貧彈琴醫躁獨臥醫淫隨緣醫愁讀書醫俗　以鮮花視美色則孽障自消以流水聽絃歌則性靈何害　養德宜操琴鍊智宜彈棋遣情宜賦詩輔氣宜酌酒解事宜讀史得意宜臨書靜坐宜焚香醒睡宜嚼茗體物宜展畫適境宜按歌閱候宜灌花保形宜課藥隱心宜調鶴孤況宜閒蛩涉趣宜觀魚忘機宜飼雀幽尋宜藉草淡味宜掬泉獨立宜望山閒吟宜倚樹清談宜翦燭狂嘯宜登臺遣興宜投壺結想宜欹枕息緣宜開戶探景宜攜囊爽致宜臨風愁懷宜佇月倦遊宜聽雨元悟宜對雪辟寒宜映日空累宜看雲談道宜訪友福後宜積德

悖凶

富貴家不肯從寬必遭橫禍聰明人不肯學厚必天天年　倚勢欺人勢盡而爲人欺恃財侮人財散而受人侮　暗裏算人者算的是自家兒孫空中造謗者造的是本身罪孽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文藝自多浮薄之心迺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　位尊身危財多命殆　機者禍福所由伏人生於機卽死於機也　巧者鬼神所最忌人有大巧必有大拙也　出薄言做薄事

存薄心種種皆薄未免災及其身設陰謀積陰私傷陰騭事事皆陰自然殃流後代　積德於人所不知是謂陰德陰德之報較陽德倍多造惡於人所不知是謂陰惡陰惡之報較陽惡加慘　家運有盛衰久暫雖殊消長循環如晝夜人謀分巧拙智愚各別鬼神彰癡厲嚴明　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爲惡畏人知惡中冀有轉念爲善欲人知善處卽是惡根　謂鬼神之無知不應祈福謂鬼神之有知不當爲非　勢可爲惡而不爲卽是善力可行善而不行卽是惡　於福作罪其罪非輕於苦作福其福最大　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如磨刀之礪不見其消日有所損　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子孫羞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善　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子孫榮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子孫羞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賤之鬼神亦陰殛之　爲一善而此心快慊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與之君子敬禮之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爲一惡而此心愧怍雖欲掩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辱之鬼神災禍之身後指謫之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無用之人苟存心於利己於

人必有所害　膏粱積於家而剝削人之糠覈終必自亡其
膏粱文繡充於室而攘取人之敝蓑終必自喪其文繡　天
下無窮大好事皆由於輕利之一念利一重則事事悉屬天
理爲聖爲賢從此進基天下無窮不肖事皆由於重利之一
念利一重則念念皆違人心爲盜爲蹠從此直入　淸欲人
知人情之常今吾見有貪欲人知者矣朶其頤垂其涎惟恐
人誤視爲靈龜而不飽其欲也善不自伐盛德之事今吾見
有自伐其惡者矣張其牙露其爪惟恐人不識爲猛虎而不
畏其威也　以奢爲有福以殺爲有祿以淫爲有緣以詐爲
有謀以貪爲有爲以吝爲有守以爭爲有氣以嗔爲有威以
賭爲有技以諂爲有才　謀館如鼠得館如虎鄙主人而薄

弟子者塾師之無恥也賣藥如仙用藥如顚賊人命而諉天
數者醫師之無恥也覓地如瞽談地如舞矜異傳而謗同道
者地師之無恥也　不可信之脮勿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生命不可信之
子弟不可信之醫勿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先骸不可信之女子勿以私
堪輿勿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宗嗣　肆傲者納侮諱過者長惡貪利者
情媒之使人託以宗嗣　肆傲者納侮諱過者長惡貪利者
害己縱慾者戕生　魚吞餌蛾撲火未得而先喪其身猩醉
醴蚊飽血已得而隨亡其軀鷄食魚蜂釀蜜雖得而不享其
利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不了如猩嗜酒鞭血方
休　明星朗月何處不可翱翔而蛾獨趨燈燄嘉卉淸泉
何物不可飲啄而蜎蚋爭嗜腥羶　飛蛾死於明火故有奇

智者必有奇殃游魚死於芳餌故有美嗜者必有美毒　慨
夏畦之勞勞秋毫無補笑冬烘之貿貿春夢方回　古人無
論處世平和即夢寐神魂無非生意凶人不但作事乖戾即
聲音笑貌渾是殺機　仁人心地寬舒事事有寬舒氣象故
福集而慶長鄙夫胸懷苛刻事事以苛刻爲能故祿薄而澤
短　充一箇公己公人心便是吳越一家任一箇自私自利
心便是父子仇讎　理以心爲用心死於欲則理滅如根株
斬而木亦壞也心以理爲本理被欲害則心亡如水泉竭而
河亦乾也　魚與水相合不可離也離水則魚槁矣形與氣
相合不可離也離氣則形壞矣心與理相合不可離也離理
則心死矣　天理是淸虛之物淸虛則靈靈則活人欲是渣

滓之物渣滓則蠢蠢則死　毋以嗜慾殺身毋以貨財殺子
孫毋以政事殺百姓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毋執去來之
勢而爲權毋固得喪之位而爲寵毋恃聚散之財而爲利毋
認離合之形而爲我　食了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損討
了人事的便宜必吃天道的虧　精工言語於行事毫不相
干照管皮毛與性靈有何關涉　荆棘滿野而蟄收嘉禾者
愚私念滿胸而欲求福應者悖　莊敬非但日強也凝心靜
氣覺分陰寸晷倍自舒長安逸非但日偷也意純神融雖繁
月經年亦形迅駛　自家過惡自家省待鄰敗時省已遲矣

自家病痛自家醫待死亡時醫已晚矣　多事爲讀書第一
病多慾爲養生第一病多言爲涉世第一病多智爲立心第

一病多貫爲作家第一病　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無成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　事到全美處怨我者難開指摘之端行到至污處愛我者莫施掩護之法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供人欣賞脩風月於煙花是曰褻天逆我機鋒借詩書以戲謔是名侮聖　罪莫大於褻天惡莫大於無恥過莫大於多言　言語之惡莫大於造誣行事之惡莫大於苛刻心術之惡莫大於深險　談人之善澤於骨髓談人之惡毒於戈矛　當厄之鄉甘於時雨傷心之語毒於陰冰　陰巖積雨之險奇可以想爲交境不可設爲心境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假爲文情不可依爲世情　巢父洗耳以鳴高子貢爲哇以示潔也其實也其言已入於心矣當剖心而滌之陳仲出哇以示潔子貢爲哇其洋也其味已入於腸矣當刳腸而滌之　詆訾聖賢名教背青紫之忘故友乃衡茅傷骨肉天倫　炎涼之態寡貴甚於貧賤嫉妒之心骨肉甚於外人　兄弟爭財父慈不若止妻妾爭寵夫命不死不休　受邀赴會代死食者不爲然死利者何須連城擲傾國以告殛淫者不敢然死色者何須傾國　病危鳥獲雖童子制梃可撻吳廣王嬙惟狐貍鑽穴相窺　聖人悲時憫俗賢人痛世疾俗　眾人混世逐俗小人敗常亂俗　讀書爲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做官乃造福之地而人以爲享福之地壯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　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　福莫大於無禍禍莫大於邀福

子史粹言

自六藝微而諸子興異說蠭作羣言枝分純粹者入規蹟駁者出矩摽心抗論途徑歧矣然瀛漠以還去聖未遠孫楊以降見道實深大義微言於是乎在余暇日瀏覽之餘甄錄粹言第爲一卷上神治道下正人心內以治躬外以涉世貫而佩之可也大戴多曾子遺言外傳迺韓生雜說雖曰經翼實係子流竹林玉杯亦以類拘若夫鸞熊鵾冠之依托六蟲五蠹之刻深無益身心徒繁簡牘甚無謂也

槪從芟焉

道光六年歲在丙戌立秋前一日山陽丁晏自敘

間之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正其辭是以愚者之言芴然而齊也修學好古經師人師笞有先正其文扑玆下之然而粗諂諂然而沸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差差凡庸是儆上之聖賢是希言必有物行而宜之以述爲作昔眞西山作讀書記語人曰有用我者數斯以往柘唐此編辭簡義豐諷論深遠得所藉手允蹈厥言以捄末俗敗壞如運之掌贊其勤勤修學秘爲古藻柘唐聞之心滋戚矣道光癸巳秋七月同邑潘德輿彥輔題

余嘗纂欲纂周秦以來諸子百家之粹者爲一編朝夕省覽以緝性養心今見此書如獲拱璧未知何時得錄一通庋之座右也甲辰夏首下浣伯韓朱琦謹識

諸子粹言唐三兄年大人以所箸子史粹言屬校校畢歎其博覽愼取布帛菽粟有神身心日用而旨遠詞文無語錄氣眞讀書者之資糧也爰綴數語歸之以志服膺年愚弟呂偉庚

管子　山陽丁晏述

四維張則君令行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省刑之要在禁文巧

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

委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民　並牧篇

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　並形勢篇

譬譬之人勿與任大

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觀其所窮　並版法

辯於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　並白心篇

慎貴在舉賢慎民在治官慎富在務地

誠信者天下之結

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　並權言篇

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　並八觀篇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　並法法篇

智者善謀不如當時　並霸言篇

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開一言以貫萬

物謂之知道

忠信者交之慶也　並戒篇

思之弗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　並心術下篇

不作無補之功不爲無益之事　並禁藏篇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

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

與人交詐僞無情實謂之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　並形勢解

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　並明法解

老子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安民篇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運夷篇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益謙篇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巧用篇

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無爲篇

多藏必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並立戒篇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儉欲篇
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慾始篇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後己篇
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三寶篇

列子

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力命楊朱篇
語文王曰
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說符楊朱文子
日周諺有言

莊子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人間世篇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大宗師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於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有有篇
行不崖異之謂篤
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並施篇
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形不虧刻意
人之所取長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焉過也生

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庚桑楚篇
不言而飲人以和則陽篇

荀子

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並勸學篇
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
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
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勤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並修身篇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
並不苟篇
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
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並榮辱篇
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
無害爲小人也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

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
並非相篇
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貴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
知也默而當亦知也非十二子篇
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富則施廣貧則用節
仲尼篇
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效篇
有治人無治法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並君道篇
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
貴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
並不苟篇
不肖者則疏而敬之並臣道篇
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謀兵篇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正名篇
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
於君性惡篇
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

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君子篇
愚而自專事不治成相篇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
並天論篇
子不爲小人物匈也輟行
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並
君子賄人以言庶人賄人以財大略篇
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省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
則篤行出則友賢子道篇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
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
令非恕也
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

與也 並法 自篇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 焉哀公 篇
呂氏春秋
論早定則知早晝知早晝則精不竭 情欲 篇
不知義理生於不學
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有也 並勸 學篇
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 至忠 篇
善學 師 篇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至忠 篇
積德之家必無災殃 慎 慮 篇
尊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 本行 篇
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 思務 篇
賈誼新書
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
牆薄則亟壞綆薄則亟斷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 並連 語
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 勸學 篇
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
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
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 並大 政上
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 並大 政下
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高於博利人政莫大於信治莫大

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 並士 術訓
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 繆稱 訓
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 詮言 訓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 人間 訓
陸賈新語
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 慎微 篇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 資質 篇
積德之家必無災殃 懷慮 篇
尊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 本行 篇
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 思務 篇
賈誼新書
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
牆薄則亟壞綆薄則亟斷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
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 並連 語
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 勸學 篇
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
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 並大 政上
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 並大 政下
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高於博利人政莫大於信治莫大

於仁修誠語上

治國之道上忠於主中敬其士下愛其民修政語下

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脫稿子雜事

說苑

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

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禍不至君道篇

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生殃者禍之先

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臣術篇

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

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

諸子粹言　卷上　九

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並建本篇

巧詐不如拙誠貴德篇

德無細怨無小

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並復恩篇

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

宿善不祥

善爲國者愛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儀寒爲之

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

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

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

有所傷也並政理篇

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

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

民往之有賢俊者士歸之並尊賢篇

凡爲不善偏於物而不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

其聽甚下

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並正諫篇，

福生於隱約禍生於得意

金剛則折革剛則裂

諸子粹言　卷上　十

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並敬慎篇

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至公篇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並指武篇

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餘烈

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

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

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

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以財爲草以身爲寶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
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
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並說叢
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雜言
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反質
新序
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其君仁者其臣直並雜事三引證
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
諸子粹言 卷上 十七
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節士篇
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善謀篇
揚子法言
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並學篇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並學篇
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辱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修身篇
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尊賢篇
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

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並君子篇
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孝至篇
王符潛夫論
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讀學篇
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
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並務本篇
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爲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
一善是爲誤中未足以存愼微篇
諸子粹言 卷上 十八
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實貢篇
養粃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遽赦篇
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愛日篇
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正列篇
桓寬鹽鐵論
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則廢
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並刺復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憂邊
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漏不塞則日以滋申韓
徐幹中論

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

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並治學）

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

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

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曾子語並修本）

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貴驗引子思）

苟悅申鑒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政體篇）

愛民如身（雜言上）

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

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細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

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施瞻言下）

王充論衡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逢遇篇）

力勝貪愎勝禍（命祿篇）

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宣漢篇）

美味腐腹好色溺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言毒篇）

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自紀篇）

劉邵人物志

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者似察而事煩許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八觀）

早智者淺惠而見速晚成者奇識而舒遲終暗者並困於不足遂務者周達而有餘（七繆）

善以不伐爲大賢以自矜爲損（謙爭）

顏氏家訓

夜覺曉非今悔昨失（序致篇）

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

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並教子篇）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並治家篇

談說製文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

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並勉學篇

自古文人多陷輕薄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蓽蔀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筆並文章篇

治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名實篇

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省事篇

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噬卦反令忧忧雜藝篇

文中子中說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虞不足王道篇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並天地篇

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

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

事君之道曰無私使人之道曰無偏並事君篇

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並周公篇

處貧賤而不慼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何以息謗曰無辯何以止怨曰無爭並問過篇

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于有政道亦行矣

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眞外不殊俗

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必也直而不迶危而不詆

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並禮樂篇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述史篇

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凝滯者智之蠹也忿慼者仁之蠹也纖悋者義之蠹也

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

正主庶民之道先遺其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

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並魏相篇

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立命篇

罪莫大于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

於不知恥

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並關朗篇

大戴禮記

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主言

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

務多而務審其所謂

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哀公問五義

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保傅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

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

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

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

嗜酣酒好謳歌巷游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

聞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

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

罪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

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疆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並會子立事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有盛教如無並會子制言上

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氷

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曾子疾病

獨貴獨富君子恥之衛將軍文子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子張問入官

韓詩外傳

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

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取

利爲害本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無害不求福者無禍
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曾子語）
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
持滿之道抑而損之
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並竹林）
有諍氣者勿與論
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矣（並楚王）
福之本生于憂而禍起于喜（並竹林）
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王莽）
古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精華）

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君子之所甚惡也（重政）
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元神）
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
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考功）
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通國身）
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度制）
醫病者不得良醫（攻贊）
忿恚憂恨者生之傷也和悅勤善者生之養也

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
並循天之道
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
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正然後發刑罰以
立其威並威德所生

讀史粹言自敘

余既述諸子粹言復采獲史鑑擇其言之要者次爲一卷上起漢京下迄元代斷自漢者周之嘉言著於經暴秦無道故從畧也其間賢君令辟名臣大儒誼若龜鑑言若蓍蔡砭尚已下此如曹操姚萇之徒言之切於事理者亦所不遺不以人廢言也夫史與子相表裏疏廣之論知足黃霸之去泰甚本於老子武侯之澹泊明志思邈之知員行方本於淮南子董生言羨魚結網枚叔言石稱丈量明德后言再實之木根必傷陳泰言疾雷不及掩耳皆本於文子汲長孺言積薪後來居上會子之言也吳使者言察見淵

魚不祥列子之言也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而不敢自盡又況于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山賈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張釋之察見淵中魚不祥吳王使者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穆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董仲舒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卜公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汲黯明者遠見于未萌智者避危于無形司馬相如

道光丙戌七月望前一日山陽丁晏述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公孫宏）
無曲學以阿世（藏固）
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儁不疑）
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壺關三老茂）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武帝）
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霍光）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宣帝）
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路溫舒）

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夏侯勝）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宋宏）
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黃霸）
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貪人不及故不舉子（王吉）
百聞不如一見
兵貴攻不足者守有餘
明主可爲忠言（並趙充國）
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貢禹捐之請弃珠崖）
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
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並班倢仔）

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育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公孫宏）
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並王嘉）
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鄧禹）
後漢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卓茂）
舉大事者不忌小怨（光武帝）
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並馬援）
天命難知人道易守（馮衍）

貪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宋宏）
愼毋與窮寇爭鋒
有志者事竟成（並光武帝）
理國以得賢爲本（來歙）
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張湛）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言也（馬援戒兄子書）
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光武詔引黃石公記）
文吏習爲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

也宋均
爲善最樂東下王蒼
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馬太后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第五倫
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杜畧
安靜之吏惛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蕭宗詔
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蕭宗詔

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魯丕
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班超
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策良面面牆弗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之所從來也鄧太后詔
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周燮
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虞詡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李固
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
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李固
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馬融
國以賢治君以忠安段恭
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粱肉崔寔政論
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劉矩
經師易遇人師難遭童子魏昭
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楊震
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楊秉
懇懇用刑不如行恩拳拳求姦未若禮賢張敞
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晉操
天下動之甚易安之甚難楊彪
唯德可以服人不聞以罵袁滿
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賈詡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
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荀悅
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荀悅
兵貴神速郭嘉

議時務者在乎俊傑（司馬徽）
濟大事者必以人爲本（劉備）
威之以灋灋行則知恩恩之以爵爵加則知榮（諸葛亮）
爲不義適足害其身安能害人（何晏）
魏
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
（昭烈帝）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
漢所以傾頹也
忠益者莫大于進人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董仲舒諸葛亮）
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楊主簿溶）
上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陳羣）
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遊爲業國士
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董昭）
興其守寵羅禍不若貧賤全身（中山恭王衍）
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盧毓）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王烈戒子書引諺）

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崔寔林）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敵古之至戒也（蔣濟）
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夏侯令女）
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辛毗女憲英）
智
古者黎陟疑議於心不泥於法（杜預）
德均則衆者制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
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董陸抗）
朝廷宜壹大臣當和（武帝）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羊祜）
奢侈之貧甚於天災
無功而獲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董仲舒）
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張翰）
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宏雅政事者爲俗人
以小心恭恪爲凡俗以倨傲虧節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
敗國（董陳頠）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衛玠）
東晉
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楊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
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 晉 阮
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 王 述
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守道而人不知者性
也自有性命無勞蓄媿 顏 含
人之行莫大於忠孝 龔 壯
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 高 誘
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 王 義之
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
苦則盡善矣 羲之與謝萬書

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未有官得其人而
國家不治者也 王 猛
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 徐 邈
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 姚 萇
虛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賈的將安用之 鍮 勿 斤

宋

文士褒貶多過其實 崔 浩
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 王 龍 讚
高世之勳自古所忌 權 道 濟 妻 向 氏
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 高 允
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己守道而已 顧 覬
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 之
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
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欲其改悔而加恕耳 魏 顯 祖
齊
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
乎 魏 韓 麒 麟
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
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

之謂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
賞不宜委之以方任 並 魏 高 祐
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爲之等制 魏 李 彪
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
侮也 豫 章 王 嶷
夫門望者乃其祖父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
才而已 魏 韓 顯 宗
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 魏 孝 文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憂
桓魋之罰柳下惠竊盜跖之誅豈不哀哉 魏 崔 挺

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遠思
梁
爲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
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
也魏懷源
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
而用何謂銓衡魏薛
聞名不如見面魏房景伯與崔氏
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魏辛雄
爲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揣
讀史粹言 卷下 十
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邱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
恨向所取之少一何悖哉
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唯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
刻爲能以纒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適成其威福
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並賀珠
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魏蘇綽
陳
在德不在瑞周武帝
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
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
言行者立身之基並周于謹
縣令治民之本元文遙
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盧愷
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隋李雄
隋
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貪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
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文帝
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文帝封泰詔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韋世康
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文帝
讀史粹言 卷下 十一
古凶由人不在於地文帝論擇葬地
省官不如省事劉光伯
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令人各有心何
以勝敵于仲文
唐
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
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
哉
民之所以爲益者由賦役繁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
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

貪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瀘耶

執理不屈者忠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

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爲官擇人不可逆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

小人競進

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

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當弃其所短取其所長

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

爲政莫若至公

一歲數赦好人喑啞

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

瑞在得賢

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

人苦不自知其過（並太宗）

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

然妄求何益（長孫皇后）

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示後（充容徐惠）

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王素）

立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勿沒沒而閒勿察察而明（董張繹古大寶箴）

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已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

力

兼聽則明偏信則闇

人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

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

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並魏徵）

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

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寬安則思後患防壅

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賞則思因喜而僭施

刑罰則思因怒而濫（並魏徵）

奢侈者危亡之本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禍亂已成無所復諫（並褚遂良）

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劉韜）

以六經教人猶恐不化乃進俳諧小說豈輔導之義耶（高宗）

選將當以智畧爲本勇力爲末（魏元忠）

所貴於名家者爲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

求利祿者又烏足貴乎（裴誼）

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裴行儉）

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徐有功）

鷹賢爲國非爲私也秋仁傑
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宋璟
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陸贄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張九齡
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
邀功名王忠嗣
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
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愛生順此親
疎之所以分也韋揚韋如
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
辱
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
資吾不取也韋嗣立張嘉貞
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代宗
選舉之法三科德也才也勞也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
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沈既濟選舉議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德宗興元制
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劉晏
宰相之職不可分也天下之事成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
乃有司非宰相也
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
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韋述李泌
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
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
則枝葉瘁矣
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
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
亦未之有也
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
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
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于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
而曰誠于後衆必疑而不信矣
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頌周宣
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
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
明則罔惑辯則罔寃甚於遊詐而不與明寃痛於
見疑而不與辯
晉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
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情見跡著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
謬聽

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流俗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佞其事度所惡聞則小其事
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
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並贊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陽城
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並杜黃裳
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並杜
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

不敢以取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並裴
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
公之道也
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
也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
非黨耶並李絳
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
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裴度
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耶錢徽

借令天下眞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

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
信其說而餌其藥耶裴潾
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
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並韓愈處厚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處士張皐
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李德裕
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宣宗
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韋澳
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王師範
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

小有玼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嘗梁子弟學
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柳玭戒子弟
後唐
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徐溫
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趙鳳
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
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康澄疏六
後周可畏
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選

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高錫）凡兵務精不務多

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

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並周世宗）

爲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實徽）

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

宋

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太祖）

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太祖戒曹彬）

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王昭素）

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安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張齊賢）

開卷有益不爲勞也（太宗）

神仙黃白之術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昇亦何益於世今聖上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陳摶）

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太宗）

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种放）

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位祿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錢若水）

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呂蒙正）

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愚即佞

爲宰相如飾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

身誦之可也（李沆）

前代內臣恃恩恣橫竊政害物朕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眞宗）

天下難安不可忘戰去兵也（馬知節）

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王曾）

仰慙古人俯愧後世（薛奎）

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孔道輔）

恩欲歸己怨使誰歸（王曾）

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蔡襄）

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歐陽修
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仁宗
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張方平
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嬉煦姑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並司馬光

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司馬光五規
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務紛紛無益於治也胡寧
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仁宗
自古聖帝明王爲不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韓琦
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司馬光
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善惡皆得其實矣

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
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董煟
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呂誨
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
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董仲舒范純仁
詔諛之士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司馬光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董仲舒載
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蘇軾
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范鎮

老成之人不可不惜楊繩
工師造屋初必小計糞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
乃方增多文彥博
祖宗法度不宜輕改韓太后
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鄧雍
揆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曹太后
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王安禮
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謫則所願也鮮于侁
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
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鄒

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鄒人榮之父
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徐積
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
間迎合矣范純仁
大率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
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司馬光呂公著疏
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若指瑕掩
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任使則世無可棄之士
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董
人臣被謫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司馬光

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
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力非人所堪
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韓維
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
安以處之劉奉世
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范純仁
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許將
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
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范純仁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

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純仁子弟
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而能致治者蓋君子易退
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任伯雨
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程頤
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宋欽宗
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曹輔
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
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李綱
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尹焞

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
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
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 並胡安國
南宋
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爲升降 高宗
陣而後職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
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 並岳飛
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
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
北

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
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
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慮也 並李綱
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 楊時
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
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馬伸
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 李侗
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晏敦復
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 胡安國
白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書生
支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用兵之術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 並岳飛
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 趙鼎
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 張綱 晁補之 李右諴
帝王之學必先夫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
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
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 並朱熹
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 劉珙
天下之務莫大於愼民而愼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
綱紀 朱熹
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 張栻
己之學乃錄積寸累而成 朱熹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
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 張栻
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
幾其無誤
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
何用求福報哉 並黃洽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陸九淵

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 趙汝愚
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亦何取哉 羅點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 蔡元定
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
以及物卽功業矣 李燔
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 朱熹
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 林大中
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 眞德秀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敎化 趙方
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 賈涉

耳自聽目自明事父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
他求在乎自立而已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 董陸九淵
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
不好名耳 陳塤
廉恥事大死生事小 葉夢得
衆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文天祥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文天祥

元
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太
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旣差矣
摹之於紙無不差者 許衡
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
十年殆未易成也 耶律楚材
天地所不能爲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
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 董博
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 仁宗
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
拜卿相而人不勸矣 郝天挺
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
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恐言並興求治難矣
仁宗
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 許謙

余錄子史粹言藏之篋衍未嘗示人人亦無過而問者癸巳秋同里潘四農借觀珍爲寶翫戊戌春攜至京師　湯敦甫夫子極獎許之嘉其有益身心每臨池作書輒錄其語命付梓人以公同好甲辰再至都門朱伯韓侍御心好之甚屬爲傳鈔余憚繕寫之煩遂鋟板以行世夫述而不作非易事也余年屆知非學不加密校理舊文必多罅漏所望有道君子董而正之甲辰冬十月丁昱儉卿父後敘

目錄

稧說

日錄穉說小引

法言讀論可以裨益身心然不失之迂求其切于日用而通于時務者蓋十不得一焉無惑乎覽之者如聽古樂而思臥也夫事固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適于獨而不適于衆其何可以塵飯塗羹强人啖啜耶每讀先正格言未嘗不歎其用意之厚然苟設身處地迄無一語可見之施行則亦何益之有其所以然者良由立言之人或高尚林泉罔親俗務或家處貧約未歷險途不特腹內戈矛胸中城府之後毋爲需先毋爲驟驟必霆逐需必蟄伏語曰迫而起不得已而應斯之謂正豫且之龍以魚服受困此下替之速禍也澤中之麋以虎皮召攻此上僭之速禍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此好貪之速禍也烏賊騰噩漁父從之此用智之速禍也蟻欲辟水而鸛已鳴埒鵲欲辟風而童子探其巢此遠憂過計之速禍也

世楷堂藏板

叔子與季子遊乎翠微之麓棘花離然如錯錦季子曰諺曰種花不種棘棘不已花乎曰世有掊克而行施濟取非其有以崇奉鬼神者皆棘花也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日錄雜說

寧都魏禧冰叔著

楊子曰貴者富之榮也富者貴之辱也叔子曰富者貴之路貴者富之門

天道後起者勝毋爲人先人事先機者成毋爲人後

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爲古人子孫不可爲古人奴婢
蓋爲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眞血脉爲奴婢則依倚古
人作活耳
東房伯子焚其少時之文曰是不足觀人之觀之以
爲是魏伯子也叔子曰吾今而後知人之不可以輕
議人見且不可而況於閒乎
凡人止見已然之利聖人能見未然之利已然之利
有限其數少而取之者多故爭未然之利無窮其數
多而取之各給故讓是故經國者貴使民與未然之
利也

臣不能以無功居功君不能以有功論罪此古今功
臣所以鮮終也
吾向交程山先生和平春容能使躁氣者當之而平
勝心者當之而伏及交藥地大師能使才人見之自
失愚者見之自喜
有以人愛人者有以我愛人者以人愛人惟恐他人
之不愛此人也以我愛人則惟恐他人之愛之
花生蟲蟲化蝶而采花糞生蠅蠅生蛆而嗜糞君子
於此知教子之術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然後可以治淫亂之罪林夏叔
日宮之刑必於淫人乎叔子曰是必有科人與人三
犯而及宮服屬者遞重之至於殺
末季官無大小皆不稱職然自宰相至倉驛吏猶皆
各有所事即至不肖者亦必十之一二功在君民若
學官則自增索贄禮外別無一事矣天下之有名無
實者莫此爲甚建官之法教化之道可不思所變計
乎

人才有四一曰造亂二曰撥亂三曰致治四曰贊治
牌之大宅朽壞勢欲傾仆支撐補葺東扶西傾才小
者無更造之智性仁者不忍棄一椽一瓦之用造亂
之人才大而性殘但取快意無復顧忌辟則一炬以
焚之舊宅制度物料蕩然無存然瓦礫狼籍荊棘叢
蔽豺狼狐狸伏走人不可居撥亂者芟荊棘除瓦礫
殺豺狼逐狐狸平定基址堅築周垣致治者然後爲
之定宅宇高下廣狹之制興造緩急先後之宜擇梁
棟榱題之用全宅規模秩然於胸中贊治者則爲之

斯創塗壁輦運督察或任一事經一面而已用人者知此則審勢以用才量才以授事不至才違其時任違其才以取禍敗用於人者知此則學問講求交遊歷練皆於才之相近者孜孜從事不至智小而謀大慮願而無成已然四才者有相爲之勢亦有相兼之能不可一律拘也或謂造亂亦須學問乎曰吾見喜亂之人有守田廬好名譽戀色貨狗格例牽姑息者矣所謂奴才作亂自取天殃耳此無學問講求之過也

國家所以明禮義超越前代者四書五經制科之得而非八股之得所以無經術遠遜前代者八股制科之失而非四書五經之失也以八股可觀德則奸僞輩出以八股可徵才則迂陋已甚以八股可明理則聖學實昌明於宋儒未嘗有八股也故爲經濟題能如性理中之成文可誦者可如漢人制策理學題能如性理中之成文可誦者可矣余嘗乙酉間作制科策欲以書五經命題而以論策制體軍政擅殺之罪重於焚之害重於殺殺一人則止一人焚一屋則連千百屋人可走徙以辟殺不能戴屋而辟焚有屋則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輕肆焚燬民非數歲不得復土矣故焚殺之罪處斬則均而焚尤當行連坐之法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聖人言仁多矣何謂罕曰古聖賢之言仁多言其及人者若以仁爲心體爲全德則自孔門始標而出之聖人教人求仁之方多矣初未嘗言仁何物也然則罕言之仁蓋仁體與考覈人才繩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韜畧學刑者考其律例最爲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強弱之大勢斷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強於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循名責實之術反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論國勢治體之題意蓋以此

彭躬菴曰設科普以待專能設異等以收豪傑則並得矣此漢武所以有將相使絕域之都古今之弊政有十反覆令而田益荒行保甲而盜益橫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舉俊秀而子弟益棄

詩書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顓連失所鐲災荒之租而下益費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僞黜公府舊役使艮家子代之以除其害而民益困糾墨吏而官益貪懲蠹胥而吏益毒門人問民田曰可得聞乎曰一言以蔽之上下交征利而已矣佃民田者費一佃官田者費三令下而不應則以法勒其鄰農而近官之民田不敢耕矣是謂重墾令而田益荒一家失盜十家並坐株連囚繫敲扑取貨故不聞官則一家之害止於被盜聞官則十家之害甚於被盜矣於是見盜而不

世楷堂藏板

敢指盜亦自知為官吏之資也公行而無忌是謂行保甲而盜益橫以為不孝不弟也罪其子弟矣又罪其父兄之失教非行貨不得釋也家有逆子而父不敢聞於人子未懲而父先得禍則姑聽而任之是謂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詔舉俊秀則下產以上能識字者破蠹食於是易業工商竄為胥徒是謂舉俊秀而子弟益棄詩書登賓席者破產百金一時師生幸為肥身報怨之具於是溫飽市人年近五十者聞將舉盛典則挈家逃匿於遠僻日用亡聊愁苦生疾

有司或拘囚鞭扑誣以隱慝至有禮請甫臨而縣梁仰藥以求死者是謂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顓連失所議上災傷計畝料費急於正供幸而賜免追徵已盡是謂蠲租而下益費減弟子員額以求眞才也則高值而多鬻是謂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僞艮家子畏近官府破家求免免甲則簽乙乙以下遞免而老吏積胥居然用事故代役之令一下則奸胥愈飽艮民愈貧是謂除害而民益困墨吏有糾蠹胥有懲則莫不責貨而開釋獎勸之於是官胥之富者貧矣

世楷堂藏板

貪復求富則思以一月之得償其一歲之失若飢者之望飽而食於民必甚是謂糾墨吏而官益貪懲奸胥而吏益毒語云興一利不若除一害又曰好事不如無君子不幸而居末世雖有善政吾不忍聞也

張山來曰此眞平心之論與宋儒迂腐者不同

禽飛高陽物也故其匹曰雌雄皆平聲從陽也獸走下陰物也故其匹曰牝牡皆仄聲從陰也人備陰陽之氣合而不亂故其匹曰男女曰夫婦聲兼平仄而陰陽以類從焉

邱邦士曰書以牝言雞詩以雄言狐易之乾坤皆平禮則父母並仄又可交錯又可同歸

古今道理經濟有一種八寸三分帽却人人戴得恰好者切莫認作先儒正心誠意封建井田看

門人問曰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果然乎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見也上古純龐之氣因時遞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正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故當其氣運有所

世楷堂藏板

必開雖三代聖人不能上同於唐虞而之變之初極雖降於兩漢猶爲近古故曰與世運遞降也魏晉以來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翺諸人崛起八代之後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於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蓋天下之運必有所變而天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天下尙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曰古之文章足以觀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曰古人文章無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詣所至意所欲言者發抒而出故其文純襍瑕瑜犁然並見至於後世則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師友所傳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日夕揣摩以取名於時是以大奸能爲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嗚呼雖有孟子之知言亦孰從而辨之哉

門人徐尙律曰吾師書繹序言三代不可復唐虞後世必可復三代此言素漢以前文章與世運遞降皆上下千古洞見原委獨創獨到之論足補先儒所未及門人孔尙典曰文運因乎世運則世運足以升降文章足以升降世運不因世運則文章足以升降世運

或問近世有於八股中能定人品福澤者此又何解曰此人固神識此文亦必發於性情不由模擬得者然千萬之中未可一二遇也古人如宋之問詩極清高人品乃極卑穢徐摛文極浮薄政事乃極精詳如此者多矣近如崇禎末年浙中三名公文綺縟濁襍傷理害體幾於咪曰病風每意節操二字必不可望

於此人及于遊浙則知一公於浙陷時家居自經死二公皆矢節閉戶生死高風故君子不以人廢言亦不可以言廢人語云蓋棺論定人安自勉亦毋輕量人也

聖人之體道也大其稍合者必錄故不特仁管仲賢晏嬰卽至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猶以簡取之特叛名教如原壤作俑如鄉愿乃棄絕耳賢人之衛道也嚴其稍不合道必貶故不特斥楊墨鄙管晏雖伯夷柳下惠猶推論到隘與不恭然流弊至宋儒便吹毛求疵口無完人若看到隘與不恭處決不肯以聖清聖和百世之師推之矣還他隘與不恭仍還他清和聖人此所以爲大賢之見與

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文章耳

變革之際舍生取義者布衣難於縉紳隱居不出者縉紳難於布衣蓋人止一死無分貴賤貪生則同布衣無恩榮無官守此舍生之所以難也布衣貴賤貧富立判安危頓易事在反掌此隱居之所以時未必富貴閉戶自守亦無禍患縉紳則出處一疎余撰左氏兵謀兵法或問左傳兵法與孫子異同何如曰左傳是孫子注脚

做事人最要有畧方處置得宜然有大畧有遠畧有雄畧目前緊要著數得一二可當千百者曰大畧事機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數十百年之後曰遠畧出奇險險爲人所不敢爲不斤斤於成敗利鈍之算而曰無全牛氣足吞敵曰雄畧識不遠者不能見大畧器不大者不能知遠畧識遠器大而無雄才壯氣者不能具雄畧雄畧天授不可學而至故人當以拓充器識爲先也

泰西書其言理較二氏與吾儒最合如七克等類皆至美好卽大學所云明德切己之學其所最重者曰亞尼瑪卽大學所云至善特支分節解襍以靈幻之

辭耳所尊天主細求之卽古聖所云上帝先儒所云天之主宰絶無奇異而故爲邪穌等說荒誕鄙陋反成可笑嘗讀其書每每于說理時無故按入天主甚爲強贅吾意天主之說西國自古有之後有妄男子造爲異論乃實之于身其徒轉相增衍推崇遂至此耳

嘗問子弟何以謂之江西或對曰地在江之西乎曰江有南北而無東西曰然則金陵古稱江東何也曰金陵豫章俱在江南對豫章言則金陵居江南之東對金陵言則豫章居江南之西故宋以金陵太平宣國廣德徽池爲江南東路以今江西全省爲江南西路人動稱大江以西者誤矣曰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何也曰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耳人世世生其地稱其名習而不察如此其他荒誤可勝言哉

或問用人不可拘資格是矣今如貢士舉人進士一體則誰肯爲其難者而國家何以示甄別鼓舞乎曰差等其出身之官而不限其所至既官之後以稱職爲陞遷積累至卿相不當復問出身矣

井田既不可行均田亦不易行惟限田不失古意而可行然前人皆以法繩之亦于人情不順惟蘇洵田制近之又未有盡一之法子覃思五年作限田三篇其法一夫百石止出十一正賦過百石者等而上之加以襍差若田多者賣與無田之人或分授子孫不過百石則仍止出正賦是同此田也貧者得之則賦輕富者得之則賦重所以驅富民賤賣而田不必均而可均矣私謂三代以後最爲善法質諸君子亦皆歎服獨家伯子以爲不可謂苟行此法天下必自此多事且後世天下之亂止在官府紳貪殘民不聊生不係富人田多貧民無田苟刑政得理民自樂業何必紛紛爲此也浙江秀水曹侍郎名溶號秋岳則謂此法議之南方猶可若北方貧民傭田者皆仰給牛種衣食于多田之富戶今卽每夫分以百畝耕作所須色色亡有田漸荒而賦不可減數年之後唯有逃亡況望其以賤價買諸富民乎陝西涇陽楊蘭佩名敏芳則謂田賦倏輕倏重朝無成法官無定規吏因作奸

民多告訐非天下縣官人人賢能則擾亂方始矣予以三君言反覆思索凡數夜不寐乃發其稿因筆記于此以見改法之難爲獨見之難任人當國事切不可輕試紛更也

張山來曰富民之田非由攘奪及賤價而得今勒貧民買田不知田價何所出恐貧者未必富而富者已先貧矣大抵當今治道誰宜以保富民爲急務蓋一富民能養千百貧民則是所守約而所施甚博也

或問當今人才如何便是第一流曰以天地生民爲心而濟以剛明敏達沉深之才方算得第一流人物

曰此帝王將相之器也下此何如曰自帝王至守令皆要識得此意方是同氣合德應運之人特才具有大小則職任有輕重爵位有崇卑耳反是者雖才不可用得此失彼者終是第二流以下人

跋

魏叔子先生日錄凡三類一曰裒言一曰讀史論此則採自譔說中者然其內論文者居其半姑爲逸之非故有去取也予向欲專輯古今以來論文之言以成一書自不得不割愛耳心齋居士題

竹溪稧述

竹溪稧述小引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以孔子之聖猶不欲以作者自居矧其爲後生小子乎吾里殷子曰戒曾及　先君子之門其爲人如秋空野鶴歷落嶔崎其腹笥如山谷原泉挹之不竭即以作者自任夫復何難及觀其筆記之書則名曰竹溪稧述大約引據昔人之語以發端而復以己意論定之以爲述則誠述也夫以殷子之才舊爲諸先達所賞識宜其所著久已裒訂梨棗而世迄無有能述之者蓋殷子之守不

世楷堂藏板

屑爲趨時狗俗者之所爲以故雖選家林立從不苟以片語闌入其中其素所樹立者然也先君子題其集不唯其文而唯其守以李翺張籍期之其爲人可知矣乃殷子匪唯工于文而已凡國家典禮之掌故與夫忠烈之風規以及載籍之異同先達之文獻莫不旁舉其爵里而悉其源流此其所述寧猶夫人之所述乎哉殷子世居上里溪流環繞翠竹萬竿殷子手一編坐臥其中以著述自樂吾甚羨之因邀致廣陵淨述其所學冀以匡我之不逮焉心齋張潮識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林蕙　翠嶺　校

竹溪稧述

歙縣殷曙日成著

子家世受書恭承先澤雖不逮曹倉李架之什一然父子兄弟晨夕參稽致足樂也詎意中罹兵寇卷帙鮮存時從親友假閱手自抄錄如期還之庶幾如宋文憲公所云人亦喜以書相假耳且賦性簡傲不肯趨附攀援惟知嗜古少時浪遊吳越間頗勤搜採之力即故明文集積至千三四百篇輯爲婿幽錄如干卷又別綴瑣細分類稧錄如干卷茲於豐沛言旋復檢敝篋中有係名人賞析者則沁心透骨可以廉頑立懦有係舊蹟載奇者則遞往軼來可以披地據天不妨摭拾遺文留貽後學其餘皆上關志乘旁証風雅偶於邨居之暇述而藏焉名曰竹溪稧述用舍西爲

揚之水中有洲渚翠竹叢生子所吟眺處也

著書立說原非易事亦非蚤年可以下手必涉世日深讀古日博乃能攷訂精確辨析詳明一話一言絕無瑕纇可擊故孔子周流倦而始刪定司馬子長盡天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勒成史記一書孔子猶曰述而不作子長亦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何常以著作自居騖名求利哉

王充有云子雲作法言蜀賈賣錢十萬願載於書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牛安得妄載誠快論也如今人貪鄙卑汚無所不至而文字一途爲尤甚非但子雲不可學卽近日富兒止以持籌爲事納鍰爲榮若蜀賈賣錢願載知子雲之書必傳大是解人詎可多得如此鹿牛當於李渤潙山所畜者而求之矣

昔人有言積書以與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又一人爲轉語曰未必能賣蓋不肖之人逸居無教資產旣盡化作蠹魚持書換飽卷帙零亂視收時價目什不及一安望其能貲乎蔡中郎嘗愛王仲宣有異才載數

車書與之固是贖識也

坡公謫儋耳時嘗過黎子雲家遇雨從農夫借笠戴之而歸婦孺孤咸遮道笑之公恬若不聞也今人一登仕版卽高視濶步甫弄觚翰卽吐氣揚眉修飾如木偶人而談論之頃亦必扳敘貴人妄居名士意欲欺世盜名究竟世不可欺名不可盜其底蘊盡爲人識破不亦拙乎

妙眞經云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苦莫大於僧此三者禍之車也予謂淫不止悖人耳凡過取浮名皆謂之淫貪不止漁色耳凡心有所溺皆謂之淫貪不止悖人耳凡過取浮名皆謂之貪僧不止跣分耳凡妄自尊大皆謂之僧鬼神所深惡也

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牀琴於淺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時以至捉襟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境之逆固格言也予自破產以後四十年祇以筆畊心織凡事無鴻纖取給於此其艱苦不能殫述然恒念高曾祖考咸置墨莊以詒孫子旣幸得見知於人庶幾無忝先世猶爲享讀書之報也後嗣

其知之
予嘗讀屈子天問柳子天對歎爲千古絶奇文字然而天心微渺聖言難執其曰福善禍淫亦在或然或不然之間特舉其常數以教人耳若栽培傾覆天正因材而篤尚以惡木而根本完固雖風雪不能摧以芳草而枝葉萎黃雖雨露不能潤故盜跖壽而顏淵夭季孫富而原憲貧豈報施漫然無定乎或曰天自開闢洎今春秋高矣不無龍鍾暮景非復昔之聰明矣固是戲言亦殊悲憤

文人廉吏後嗣不昌豈彼蒼特厚愚與貪乎曰非然也造物情狀惟文人善刻劃而摹寫之而且任意雌黃是非顛倒或鬬鬼神之巧至若廉吏恃氣矯激不狗人情往往執法嚴刑沉冤莫白彼愚者菜食粟而全其淳樸貪者正納賄而寬其株連天若憐而恕之已耳

雲笈云天下有富貴者三貴莫大於無罪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予謂三者惟無憂最難不論指人古何以不言讀書

又云焚香試茶洗硯鼓琴校書候月聽雨澆花高臥洗洋自恣詩酒娛情者言也既名爲傷必求其實如或倫紀未修德業未至一身內外可憂甚多若自食其力盡分之所當爲即負薪織屨傭舂灌園不啻桃蟲食桃壞蟲處壤視彼螳奪蝸爭蟣搏蛛網者奚止庭楹哉

謂天爲積氣乎何以司四時百物之命也何以行健不息而日月五星可以躔度推測得也謂雷爲陰陽相激乎何以形似雌雞鼓翅作聲而往往擊人物也謂海潮盈縮乃隨風飄蕩四方各異乎何以晝夜循環不愆時刻而錢鏐射之而却元人駐兵而不至也且也山何以忽徙水何以相鬬磯何以去而復來墓何以失而復湧人何以死而復生見諸史籍固不一而足也豈可竟以理氣概之乎

陳眉公太平清話有云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鼎彝令人古何以不言讀書

又云焚香試茶洗硯鼓琴校書候月聽雨澆花高臥

勘方經行負暄釣魚對畫漱泉支杖禮佛嘗酒晏坐翻經看山臨帖倚竹皆一人獨享之樂而與人論古亦絶不及何也

三國董遇云先讀百遍其義自見梁陶宏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奈何令人每東書不觀遊談無根或讀一再過卽棄去輒曰不求甚解畧觀大意而已求其得作者之苦心吾未敢知也

北夢瑣言有云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黍莊而食第二變爲蠹魚謂譬書而食第三變爲大魁若洪永以來有瞿宗吉以十四歲能卽日倚和

蠹謂鬻婢子而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予謂此非盡子弟之罪也皆由父兄平日不教以義方俾其親君子而遠小人以致流於驕佚若果如鄧禹之有子十三人使之各守一藝如劉殷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授史記一授漢書如柳世隆之盛事墳典以清名遺子孫如張嘉貞之不營生產以爲無賴子弟酒肉之資諸公卓識超出尋常戰場文有警句王陽明十一歲過金山矢口成詩德子弟豈止變爲諸蟲將爲梟獍之反噬蚍虮之相吞甚且伐塚毀祠爲禽獸所不忍爲盜竊烝淫爲禽

獸所不盡爲竟隕其宗而赤其族者何可勝數也

古人有幼而穎異者如白居易七月而識之無二字令狐楚五歲能爲辭章李賀七歲而賦高軒過劉晏八歲獻頌於明皇行在王勃九歲能摘漢書之失邢劭十歲能文五日讀漢書一部楊億十一歲以童子召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以爲秘書省正字元稹十五歲而擢明經錢希白以十七歲而成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王拱辰汪應辰皆以十八歲而作大魁若洪永以來有瞿宗吉以十四歲能卽日倚和

楊廉夫香奩八題凌雲翰梅柳二詞莫不歎美解大紳六歲口占詩對名噪朝野李西涯四歲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名試講尚書吾郡程篁墩亦以八歲名試會魯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何喬新十一歲能議陳子桱通鑑續編之失倪文毅五歲卽悟渾天之理楊升菴七歲擬古戰場文有警句王陽明十一歲過金山矢口成詩楊孟春八九歲背誦六經著論鑑十萬餘言大抵山川清淑之氣鍾於其人自然生而知之也或謂夙有

慧根云

績邑東郭數里許過小嶺有石照寺其山有石壁廣丈餘瑩徹能鑑鬚眉就視之可見數里外人物昔蘇文定公曾監酒稅於績題石照二絕句云行盡清溪到碧峯陰崖翠壁盡杉松故留石照邀行客上徹青山最後重雨開石照正新磨鳥度猿攀野老過忽見塵容應笑我年來底事白鬚多甚有風致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何如也故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宜伊川先生稱公爲閒氣所鍾也

孔融忘年而友禰衡蔡邕倒屣以迎王粲非禰王之才勝於二公也古人虛中好士大約如此

明太祖名宋文憲問廷臣臧否宋第言其善者復問其否者宋曰其善者臣與之交故知之其否者縱有

壬寅夏日戒就先君子之招予時年甫十三不解所謂詩古文辭也然聞日戒與　先君子論詩古文辭輒欣然樂之偶記其一二句以自怡悅而日戒復善談笑工諧浪予益喜與之遊踰年旋即別去後予僑寓廣陵與日戒益疎私以爲其人必且詭隨混俗以取悅于世及癸酉春重晤于故鄉則欲做功名弁髦塵俗予遂利之來遊及聆其緒論則又飭躬軼物砥礪廉隅之語爲多予乃知向者之于日戒誠淺之乎丈夫也心齋居士題

昭代叢書　甲集　竹溪襍述　跋　卷十五　十　世楷堂藏板

松溪子

昔之所謂子者離奇弔詭荒誕怪誦不合于中正之道者也今之所謂子者闡析經術研究世務必衷于聖賢之旨者也昔之爲子也多今之爲子也少多則有純有疵故或傳或不傳少則純斯無有弗傳者矣此非其書之幸與不幸亦其所以爲書者有不同耳諸子中莊子最著莊與孟子同時設兩人相遇一堂聽其高談雄辨其往復必多可觀者又惠子與莊子機鋒不相上下所謂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今皆不傳

昭代叢書甲集卷十八

欽縣 張潮 山來 輯

松溪子

仁和 王晫 丹麓 著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校

五行互生而水之用大金得水而出木得水而長火得水而濟土得水而潤故人之五臟非水不養腎竭水枯者立死

水之性善下逆其性則汎濫于山野禾稼敗焉苟因勢而利道之田賴以溉舟賴以通飲賴以給君子悟昭代叢書甲集卷十八 一 世楷堂藏板

山至高久而不傾其性重者其形固也試疊石爲假山爲瀑雖美觀于一時乃不旋踵而仆既曰假仆斯必矣亦何能久

文章者人之枝葉也道德者人之根本也必根本立而枝葉繁焉中鮮道德外飾文章雖有枝葉其本立不涉江湖不知波浪之淵不登山嶽不知蹊徑之幽

不由學問不知義理之妙蓋能行而後能知力至而後識至

莫利于刃淬礪而後盡其能莫精于鑑刮磨而後盡其明得之者天而所以爲之者人故雖有美質必假學問乃底于有成

人之于財也皇皇然惟日不足世皆笑其貪君子曰其貪可用也以之爲學則學日深以之爲善則善日積

世猶海也身猶舟也禮猶柁也世之溺人多矣先王

之禮所以衛人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可去手故士莫要于秉禮

求治過速則擾疾惡過嚴則亂革弊過盡則怨用人過驟則濫聽言過輕則惑是以仲尼不爲已甚

雨澤過萬物之災也恩寵過臣妾之災也憐愛過子姓之災也故君子當情而施不敢不及尤不敢過

耳雖聰不能聽于耳所不聞目雖明不能視于目所未見蓋任耳目者聰明有時而窮也惟君子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騁聰明而耳目無障此之謂神全

一人之生所以奉身者無不至一旦失其所養身即與我戾焉耳不能使之聰目不能使之明手不能使之指足不能使之行身且負恩何尤于人

人之一身視聽語言飲食日捐捐少休惟鼻司息出入官似逸焉然當寢處則耳目口之用皆停而息之出入獨無異于晝知此又何疑于隱逸之君子

毋慢一事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也毋忽一言一言舛而貽害莫救也毋輕一念一念乖而釀患匪小也然克謹于念則言自不妄而事罔或敗所以君子有慎

獨之學

度可退然後進度可安然後戰度可捨然後縱度可行然後言度可踐然後諾凡事能量度而出百不失一故君子動而爲天下式

名譽身之賊也恩愛身之仇也富貴身之累也忘其累則其仇以遠其賊則幾矣

人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凡物亦然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驅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夢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此越人所以滅吳之道也

人之有善惡賢不肖猶天地之有麟鳳虎隼也虎隼之暴天地且不能絕其類顧人欲無惡與不肖何隘也然隼雖鷙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亦相期勉爲賢善而已矣

猛虎之勢奮于一撲至再而三獵人得以乘其後者盡勢盡于所長而人窺其所短也故人用勢不如保勢保勢者勢乃益長

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修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嗟乎等人也而使人畏危

世楷堂藏板

矣

以技驕人者辱以力凌人者亡以術欺人者敗以巧舞人者窮以辨禦人者禍君子與人惟以誠誠無不格

恃其才者必爲才困恃其智者必受智殃才智且不可恃況其他耶故天不恃高而莫能窮其覆地不恃厚而莫能殫其載達此理者乃可立于天地之中

美人少于艷花無實英華極于外者精氣自損于中所以智勇必貴深沉道德尤宜藏斂夫天道不翕則不能闢況人乎

毀人者謂毀人而我可得譽也危人者謂危人而我可得安也害人損人者謂害人損人而我可得利且益也不知毀人人亦毀之危人人亦危之害人損人人亦害之損之然則毀人適所以自毀也危人適所以自危也害人損人適所以自害自損也故欲自譽者必先譽人欲自安者必先安人欲自利自益者必先利人益人

積金者禍積田者累積慈者亡惟積德于

世楷堂藏板

人不及知之地無累無禍不危不亡

人情苟有所欲必有所好苟有所好必有投其好者然挾而中之者多矣好貨者中以貨好名者中以名由此以推莫不皆然故至人莫大于無所好

財者顛倒萬物者也知者得財而暗愚者得財而賢誠者得財而僞曲者得財而直卑者得財而尊者得財而屈聖王是以賤貨而貴德

使賣育與童子遇則勇矣矣使儀秦與鄙夫遇則辨失矣矣使毛施與魯男子遇則美失矣非毛施不足以

侶男子而童子鄙夫足以勝儀秦賁育也彼不見其可動此自不得而加也所以有道之士混彼此于一形不見可欲故心不亂

嬾神求福不如爲善禱神免禍不如去惡不去惡而禍可免是諱疾而望醫也不爲善而福可求是無舟而待濟也如是以爲嬾禱神必不欵

陶人之爲陶也取諸土而爲缶爲盂爲盆爲盎精粗異其質貴賤亦異其用浸假毀敗所爲精粗貴賤一歸諸土而囂囂然乃遏別其爲缶爲盂爲盆爲盎何

謂也

跋

景物之最佳者曰松曰竹曰山曰溪然山則有登陟之勞溪則多泳游之樂是溪勝于山也竹則遇冬減翠松則歲寒不凋是松勝于竹也松溪子性愛松每往溪上聽松心有所得錄而藏之今閱其書不啻松濤之謖謖溪響之潺潺謂非得力于松溪而如是乎吾家在萬山中松枝偃蓋溪水縈迴其妙殆無以過使丹麓乘興來遊吾當與之把臂入林樂而忘返又不知增幾許佳話矣心齋居士題

偶書

偶書題辭

天下事惟偶然者爲佳非復有心者之所可及如雲之在天偶然而聚偶然而散其氣氳而靉靆者舉天下之至文莫能及焉如水之在地風偶然而拂之水偶然而遭之其淪漪而如漱者舉天下之至文莫能並焉寧都魏伯子其所筆記之篇名曰偶書余展閱之則保身保家之道治已治人之方靡所不具似積之畢生閱歷之餘非偶然而得者今以偶書名篇非謂我之所言爲偶然之言蓋此乃躬行實踐之事偶然書之以示人云耳然在伯子爲偶書而吾之讀之又不啻如特書大書矣夫世豈無欲獨著一書以訓世之意不眞乃其所著之書不能行之無弊也今伯子之偶書其深切而著明雖父之戒其子師之戒其弟善言者莫之能過矧辭不達意者乎然吾于此不能無所感者則以吾人幸而居安處順亦何由知此書之妙苟能深知其妙則其生平之所遭逢當有不忍告人者矣吾是以廢書而三歎也心齋張潮題

偶書

寧都魏際瑞伯子著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小人以務爲本君子以本爲務

以惡敗者遲以橫敗者速惡者天憤天道隱而度遠故其報常在後時橫者人憤人道顯而情危故其報常在當下

善謀必假于眞善諛必假于諍善貪必假于廉善深必假于淺

昭代叢書 乙集 卷二十六 一 世楷堂藏板

積勞可以當病積懼可以當災能常病者無卒死能受挫者無終敗

能爲貪使詐使者乃能使詐使貪非爲貪使詐使也

乃所以使詐使貪耳

爲文以艱深文淺陋者爲人行且以淺陋文艱深

世運之盛文章之始也文章之盛世運之衰矣

人之惡者不必無情而人之無情者即可謂惡

有獨至之情者雖于凡物無情皆可謂之有情無獨至之情者即于凡物有情總可謂之無情天下無不逝情之君子矣天下無不溺情之小人逝情者不能入道不逝情者不能得道

夫心者火也而清淨如水則養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質實如木則存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禁制如金則檢心之道得焉心者火也而通運如土則用心之道得焉

捉賊固當擒王制焉必須剪翼

摔踊與歌舞同節歌舞與導引同用

歌者舞之聲舞者歌之形

惟忍足以治心惟懇足以治事惟平足以自服惟公足以服人

人之毀我也我無是事矣何爲而怒我有是事矣又何爲而怒可以自廣矣子弟而賢也吾何爲而不樂子弟而不賢也吾又何爲而不樂可以自廣

藏得一萬事畢萬事畢識得一心細如髮所以得大意讀破萬卷書所以胸無半個字

學問在乎知非境遇在乎知足

以向詞異不若以異詞同以異同同卒之以同同異矣

戶樞不朽流水不腐君子所以貴于勤也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君子所以貴于恒也虛室生白止水見形君子所以貴于靜也五味稼不厭五行土不遺君子所以貴于中和也陽燧映則火出方諸引則水生君子所以貴于忠信也豹死留皮雉死留羽君子所以貴于文章也崑山之玉入火不焚吉光之裘入水不

濡君子所以貴于有德也

油枯出于油而去油蕉餧出于蕉而解蕉鳥毒之地乃多蝮蛇所生鴆鳥乃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恩以多而怨作樂以極而悲生蓋日月往來之理寒暑推移之序也故遠怨者薄責人而自厚君子之治天下後其樂而先憂

獅子捉兎如捉象是以捉象如捉兎

水不清者其調物也不鮮質不素者其設色也不妍平淡乃絢爛之極寂然爲大智之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鷙鳥未擊不能勝其身也礪鑑者以至昏治至明濯灰者以至淸治至淸君子于此觀天地萬物之情焉

身非不可逸也而勞至則不堪矣口非不可甘也而苦至則不堪矣性非不可任也而禮法至則不堪矣心非不可閑也而事理至則不堪矣安樂非不可躭也而患難困苦至則不堪矣富貴非不可居也而貧賤至則不堪矣豫謀非不可已也而造次至則不堪矣故曰有餘不敢盡盛美可緩也而用至則不堪矣任適非不可據也而不得不然至則不堪矣精神非不可越也而衰至則不堪矣辨言非不可尚也而數窮至則不堪矣好勝非不可豪也而遇敵至則不堪矣故曰有餘不敢盡盛美難爲繼是以君子治之以當然防之于未然

不知濟航者之德也不設身處地不知人之有不得已也不知人論世不知事之有不然也不臨文受窘不知平日學問之優悠也不臨窮遇報不知隨事種德之利益也圖維慮有不足而后知養我者之恩思索屢有不通而后知教我者之德也憂讒而后知不敢輕爭毀被痛而後不敢輕于刑也見佻巧者之易厭而后知大雅之可貴聽滑稽者之易厭而后知體要之有味也不親其事不知任者之憂勞不監其工不知造者之煩苦也不臨期遇變不知固執之難憑不力竭無計不知責備之難盡也我憚于改過當受誣而仍有不白當毋以事棄人我受德而多所不覺當毋以理責報也故曰人恒過然後能改禍福相依疑悟相長豈不誠哉

善用機者其受困也亦以機善用讒者其被害也亦以讒

書曰弗畏入畏孟子曰無恥之恥無恥所謂功夫即在本體

事機只爭一著一著只爭一先

孔子曰再斯可矣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識此便可幹事

人有甚恥我貴養之如補漏船一點破則崩決矣

人于極喜極怒之言多不出本心故君子不恃人之喜不藏人之怒

息勝氣持快志忍辨言揚順事

恐痛易而忍癢難忍笑難忍愁苦易而忍懽娛難忍貧賤易而忍富貴難忍于威武易而忍于柔媚難忍于怒罵易而忍于嘻笑難惟難忍也是所貴乎忍之也

人貴于善用其短不善用短反為害長人貴于善用其長不善用長祇以見短

多言招禍非必此言失而禍至也無所不言然後禍之來也有不得不與其言相應者

為學受言須內有弟子之心外習弟子之事講學進言切忌有人為弟子我為先生之意

強恕不強人便是恕不自恕便是強

朱子博而又博精而又精惟恐自已不知處令人敬解而又解詳而又詳惟恐他人不曉處令人感

機多氣粗求密反疎

子弟于童幼時即有字稍長而有老人之號若齋菴山堂之類者皆父兄之過也子弟安得不生妄誕

痛快之過必有快快

忠告善道非惟防疎辱也不善道則我之理不能出于人之心不能入

人有貌已是謙心已是服而其中仍非謙非服者人

有慝已自陳言已自責而其中即且欺且餙者

人愈信我我愈不敢欺也

以理傳欲如虎傅翼

學者常病人好齊整予謂不然茅茨土階掃而葺之則嚴遵可儀布衣帛冠澣而緝之則端潔可式瓦硯陶壺洗而滌之則精良可樂散書襍器秩而序之則行列可觀苟矜尚華靡狼藉可厭肆圖奇怪顛倒可愴豈齊整哉

學問日深言語自然到簡處言語日簡學問自然到

深處

過則勿憚改有此一憚反生許多疚愧一觸便發終
身如匪澣衣當下改却得許多信心安淨處
衣冠垢憊不修身之一端座席欹斜不正心之一事
心神儆惕則聚而歸
不受一番痛功夫不得切實
吉人之辭寡非但行多言少也卽終日言亦自要而
不煩
有疑要思到上下四旁尋路不出處然後可問受過

困悶聞言則迎刃而解
不能畏懼立一師而畏之
心有拘束則心反安
常自謂性直必粗躁暴戾之氣未除也自謂性朴必
鄙野苟且之氣未除也自謂不好事必怠惰懵散之
氣未除也自謂守理必執拘矯僻之氣未除也人性
各有一弊而皆取其似美者以自慰此之謂自欺

誤矣
知非是欲然心胸却有雷雨之動滿盈境界
常懷不足則有餘
君子之待人也內則盡已之誠外則如人之器不求
我之無愧而念人之有成
存一哀矜之心亦是下學人放肆處
言語見解忍不住處比忍嗜欲更難豈知不能忍處
卽是嗜欲也
快者則輕輕薄薄之病快心之所出

不恃此心當面錯過徙恃此心尤當面錯過
愛人不以理適足害人惡人不以理適足自害
凡謂之似者卽是不眞雖萬分之似亦無一分之眞
世固有眞而不似者如豫讓漆身吞炭妻不能識至
于伯嗜叔嗜極似之處雖妻子莫辨然豈能略假借
乎
待至誠之人當以至誠待譎詐之人尤當以至誠蓋
譎詐之人病在不誠若以爲其人未可誠動偶參譎
詐則彼必愈增其技以加我我又加之是不惟不得

動彼以誠并且陷我于詐也而曰人之多詐豈不謬哉

聖人見天獨眞信天獨切故其稱說禍福獨明凡人不知天命故其于福也有求而于禍也有惑才之于人爲善有力爲惡尤有力不善用才者往往至于不可制故不可使之得勢不可啓其聰明施恩不濫則恩有常受恩不貪則怨不作施恩不驕則怨不招受恩不忘則恩必長

納諫進言在已有愛莫助之之誠將以如不得已之意然後我之本心可以無罪悔也

簡靜二字治心則心一治事則事裕治民則民安觀我之所以議人則知人之所以議我推我之所以議人則知我之所以自治

有情于人人樂從而答之即使不答彼可苟而安也有恩于人人不從而報之既已不報抑且慚而怒矣施恩者尙其知之哉

幡然省改如醉得醒如垢得浴如桎梏得釋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哭夫以禮哭

子以情也舜不疑象武王周公不疑管蔡丹朱啓明堯以爲嚚訟不與天下待兄弟以親愛待子以義方也夫婦多私昵故君子節之以禮兄弟易疎忌故聖人純之乎仁

水無不清停之斯驗矣民無不良良有司治之斯驗矣

善人不幸人咸歸罪于天以爲無知是天且因善人而得罪矣爲善之權顧不重哉

上世變中古中古變叔季而叔季不得不反乎太初昭代叢書 乙集 偶書 卷二十六 十一 世楷堂藏板

小惡畏大惡大惡畏極惡而極惡不能不制于大善于此可悟定天下之理

人責我所有而不改責我所無而不慚不可以爲君子人稱我所無而不愧稱我所反而不怒如貪而稱廉虐而稱仁斷斷乎其小人矣

浴堂臭穢也其標皆曰香水銀匠侵盜也其標皆曰眞正某地某人某物誠實又凡僞作之物其標皆曰眞正某地某人某物也甚者印標刻記仍罵假冒面目相視恬然安之然則君子行已學道處事服官之際可不省乎

理皆正也偏而着之則成邪物皆純也淆而亂之則成穉邪與穉匪他卽正與純之偏着淆亂者是也然則君子豈敢恃曰吾純吾正也哉

矯枉過正非也然非過正何以矯枉過正者其勢在正不過正其勢在枉

鄉黨一篇寫得聖人行誼性情直與常人無異是門人極善記聖人處足破學者空若登天之惑然聖人却是一箇恰好有似庸人而賢智者不能及正在此處

毀我者誰向我毀人者是也以我媚人者誰以人媚我者是也人于毀我及以我媚人者欲殺欲割而于向我毀人及以人媚我者則親愛而信之嗚呼其亦弗思之甚也已

全享而無害者非有功德卽至頑嚚頑嚚雖日享受全不知所以然大豕食肥甘與糞穢無異也

人不可不在行然事事滑熟便類幫閒氣

趙括與父論兵父不能折而心弗善也不受諫者援理爲辯而諫者遂屈故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夫曰足以則非無理而漫然可飾可拒也故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夫旣曰禮義矣又何以非禮非義也哉

諺曰居要好鄰行要好伴孔子只貌似陽虎遂受匡人之圍黃鍔與黃潛善只同姓黃誤得殺身之禍子及不如已者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況比之匪

既無欲盡之意不盡者其地反得有餘有餘故無隙

也隙者本欲彌縫而不意猶有罅裂若故空之則不謂隙

人情世故乃天下之至文孩笑癡獃亦好人之生氣

跋

伯子偶書凡二卷此特其一耳或問何以獨取其一余曰子獨不見橫渠先生東西二銘其傳者止一篇耶心齋張潮

格

催

錄

歙縣張潮山來同輯
吳江沈楙惠翠嶺校

格言僅錄

歙縣王仕雲望如著

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念慮渙然氷釋這便是變化氣質李延平初問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恰好則以理屈人之使氣全不是鄉愿行徑

王望如曰孔子三戒都是戒人血氣用事用血氣者性多煩惱多躁急多殘忍頻惱者福薄躁急者命短殘忍者絕嗣惟和平可延福壽惟仁厚可長子孫呂東萊李延平是宋儒中大有學問人不過能變化氣質涵養氣質而已此段功夫從何處做起呂新吾曰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旨哉斯言

陳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曉譬曲直退無怨者何進袁紹待以不次之位堅辭不起卒八十四海內赴弔者三萬人

王望如曰太邱長存東漢不染李膺范滂高陽里荀神君同道異趣看他平心率物四字非說到退步忘機等從容涵養人情之險大半面是心非說到無怨言想見其生平以歌敵人之刀衛以柔勝人之好則以理屈人之使氣全不是鄉愿行徑

韓魏公與范希文議西事不合希文拂衣徑去魏公把住手溫言以平其氣至捲簾撤坐不及報富鄭公大相牴牾韓魏公終其身致書幣甚恭不以彥國辭疾不赴如曰遇用氣質人全恃我之至誠出之以婉昭代叢書丙集卷十七 世楷堂藏板

大度量處便是大作用處淺人則不解也范文正爲鄭公都被韓魏公度量包容當日王荊公逐不肯鄭公都被韓魏公度量包容當日王荊公逐不附已者獨以程伯淳爲忠信人不與總因伯淳遇事優爲雖在爭不動色所以獨免若鎮日與荊公爭辨其不爲所斥逐者幾希

語云執不愛財取之有道

王望如曰余老來棄在得之戒肅守四郡卻辭組歸田數卷圖書外空諸所有至親骨肉觖望不能

嗟而辭慫恿吹噓殊不可為法也居官有不言之利如果不背天理義有可得禮順人情似無不可但恐自壞攘人企人之好財誰不如我徒取諸彼以與此一旦上司洞察小民告發身罹國網求餓莫不可得猶不自悔悟反謂乘權取錢未曾快意以致買命資不知悖入悖出天道大率如此湔補充饑鴆酒止渴士慎勿以明月珠輕彈雀

也

漢籍福語魏其疾曰君侯喜晉疾惡惡人衆亦且毀昭代叢書[illegible]所載格言僅十七君

王望如曰惡人之所疾也如鷹鸇之逐鳥雀然處到至極處往往正人受禍東漢王允圖董卓以不赦李濫郭汜致敗范滂殺張讓弟張朔都為疾惡如讐所累唐李德裕曰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其侯早悟此言安有讒夫之鬲天不助順聖人無如之何惡不能除君子聽之而已或曰為匹夫謀則可為乘權者謀則不可並記之

海忠介曰今之醫國者止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愿

王望如曰居官當是非曲直之際用不得些子糊糊開峰先生教諭南平首揭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棖剛者之辨為學慧朱衣拔識莊宗時一歲三遷巡撫應天卯翼窮民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雖為科臣戴鳳翔免歸湯火六乞骸骨不允卒於官享年七十有四又何

嘗不富貴壽考也化作染指柔香能不掛彈章哉正統時鹽場童子頌鹽運同知耿九疇曰論水不如使君清

王望如曰女妬寵不妒色士妬位不妬才妬才者
惟天楚玉刖足道珠按劍賈誼死於長沙腐遷禍
於游說雖人忌之實天禍之也有才者須善會天
意韜光斂彩於禮寧儉於舉動寧拙於學問寧闇
錢緒山曰聖賢只是正己而物自正文王名卦不曰
感而曰咸取其無心若着一毫感人的意思便是憧
憧往來

王望如曰天人感應之理本於一誠而相與於無
相與便上下今古呼吸相通令人設放生會行功

過格諸如廣儀痊瘥拯溺藥飽諸事方行若干功
德即思須彌善報人信佛佛不信人所以行善者
貴陰隲如耳鳴人不知而已獨知方得福田三昧

許魯齋曰學莫先于治生

王望如曰家無斗筲鳴琴在室幾人哉初謂魯齋
開天下學者爲無所不至之鄙夫迨辦組歸來伻
事俯首無資所在掣肘乃歎此言終不可廢一身
而外手足關切義難漠視生平未遇神仙無擲米
成金之狡猾石不可點字不可煮予敬之固不當

指仁祖之粟不嘗給則務農權子母當末至於寡
廉鮮恥也但因學而治生不可因治生而廢學庶
不爲魯齋罪人

何古林曰寡欲而後知多欲改過而後知有過

王望如曰營葬地然常加灑掃乃覺塵埃有未盡
處不然則塵塵未自知也大富貴人不肯提醒自
己主人翁金銀滿前自稱寡欲負過不赦乃謂無
慾爲靚者曰笑心非而瞶瞶不醒奈何

范仲淹有子純仁韓琦有子忠彥所謂忠孝還生忠
孝子安祿山爲其子慶緒所弒史思明爲其子朝義
所弒所謂忤逆還生忤逆見

王望如曰諺語不云乎不信但看簷前水點點滴
滴不差移我輩生有不肖子定是事親不孝孽報
不自責而反責子毋乃多見參商家庭必有奇禍
所以父之教子貴以身教不可僅以言教

成我存曰言必信行必果古之小人今之君子

王望如曰廬山之麓有老儒了翁者或勸之從陽
明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道在論語令余於言忠信

行篤敬六字敬求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烏乎講
哉陽明問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余嘗謂
人當行道學不應講道學苟諄諄設堛開講與近
日大和尚扶笻上座終來儒言跖行之謗望重朝
廷不若見信於寒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如閨門
之內與我同心善哉言乎永爲龜鑑
蔡虛齋曰儒者尚欲經理一世乃令數口生計不辦
數數仰資他人才之疎劣亦可自考
王望如曰古人遣貧窮患難之法殊不易學如第
五倫修行清白不過從兄弟家吃飯光武名見問
之答曰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家李延
平曰遇事窘迫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卽
救救飲水亦自有餘味康齋曰處窮無別法只體
分節用而已誠哉死不易初心我輩坐此窘窶
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反致疑苦由言行墜名
無餘地耳凡事動輒要想到自家轉身處則立身
行已便能天空海濶
薛敬軒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
默應事接物之間事事求合天則道不外是

王望如曰諺云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是也至誠之
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反致疑苦由言行墜名
無餘地耳凡事動輒要想到自家轉身處則立身
行已便能天空海濶
薛敬軒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
默應事接物之間事事求合天則道不外是
王望如曰六計首重廉善盡有欲則不剛無私則
者雕琢自炫恬朴無華之人多至混混無聞

王望如曰世人講道都在幽深元遠處便令人喪足不前試看勉戒儘儌曰小心用心曰仔細停當卽中和中節之類仔細停當卽中和位育豈必聖人而後能哉

當夫用心小心卽戒慎恐懼之類道在邇而求諸遠中和位育豈必聖人而後能哉

高世則墓碑美而且厚黃少保欲分其半爲神道碑高有後裔見之曰公取石何太薄黃問故對曰恐後有分公碑者嫌太薄耳黃少保慙沮

王望如曰世人好占便宜縱遇兎死狐悲之事亦

不肯瞻前顧後仔細商量高公子拭爺眼淚作嬉笑語令少保不得不渾身汗下然要是少保良心未盡澌滅耳若遇着衆手權貴定呼長隨毒打之未盡澌滅耳若遇着衆手權貴定呼長隨毒打之矣

蔣虎臣曰吾鄉有大老娶妾切戒身後守節猶之望沙彌苦行此妾剏棺再嚥獨不慮果官守節妾柩後氏磬貲田宅並劇去棺字竊之滿載從人不一年死

埧巳氏希望翟弗郎云吾不惜下筆但礙我去後爾

王望如曰石戎湜膚白膂去梯步賢值此不達多難行妾從此緘口

王望如曰郎官同得痛快美妾倘有良心從來美

人守節猶之望沙彌苦行此妾剏棺再嚥獨不慮新夫有所見聞耶

蔣虎臣曰戶部某言同舍郎某娶妾當封誥時妾強范少伯曰人生衣食自有分定

昭代叢書 丙集 格言儀錄 卷十七 十一 世楷堂藏板

王望如曰語云小富由勤大富由天若依分定二字陶朱公扁舟五湖三致千金皆不謀而得乎此言出未必爲求富者藥石反爲好喫懶做者借口矣但朱劉伯龍歷位九卿貧窶猶甚慨然送什一之利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而止嗚呼富而可求孔子猶爲執鞭不爲鬼所嗤慮不令伯龍聞

林有麟曰於世所必無者亦求之燒丹是也於世所不可知者亦求之風水是也

王望如曰求富貴之鄙夫無所不至作奸犯科冒死不惜故又想到燒丹風水二事嗟乎求風水未必得風水不求風水未必不得風水先賢所謂可遇不可求也若燒丹真太惑矣客曰吃齋念佛求來生得無惑乎余曰遮設未來以爲快且勸得吃齋免做不好事未可與燒丹同例

法教佩珠曰攻人之惡毋太嚴教人以善毋太高

王望如曰攻惡大嚴惡必反噬教善太高勢必背叛故教人者寬怨有道不辱人以不堪不媿人以不如不做人以不知不疑人以不省攻惡則令其良心發動追悔改過可也若不放他一條去路窮鼠穴者窒盡則好物盡咬破矣

觀物篇

歙縣 張潮 山來 進也 同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觀物篇

桐城石龍天外著

天虛而地實地者天之渣滓天者地之精神然天雖虛而氣則瀰淪於六合無間隙之可乘至實也地雖實而山澤通氣草木呈形潮汐往來烟雲出沒其透體通靈亦必如人之有五臟六腑九竅百孔則地實

而仍虛也故天不實無以包地之形地不虛無以受天之氣

同此知也有在行之先者有在行之後者前者之知所以覘後者行之路後者之知則前者行至之驗也前者之知如遊京師者未至于京先稽其程先考其俗也後者之知如遊京師者已至于京親歷其程親見其俗也君子之行無自已之心故君子之行不可見而以知至之曰爲據

尸解之仙有形其精神足以留之也其念息其形斯散故尸解之仙有生亦有死神仙者盜父母未生之前一陽之真炁服而成也煉精運氣食草木金銀雲霞日月之精華而得仙者吾未之見也

人死而遊魂爲變者以其靈之未息也而其情其狀甚不類矣清明者靈返于天爲賢變化而不能測其所至正直者靈附于扇爲神其氣凜凜猶生前也昏昧者靈依于墓爲鬼其耳目口鼻恍惚而莫能辨凡人之心不同如面其鬼之歸情狀亦猶是也心也者鬼神之象也知身中之心斯知鬼神之情狀矣

鬼之聲有一呼一應者人皆聞之遂疑其有兩鬼也不知是即將死者呼吸爲之也人將死氣散于外其呼吸之聲出而爲一呼一應者皆生氣也至于已死者則吾未聞其有聲也

人飢渴則心先覺人心知有飢渴之事則知鬼神血食聖信有之至于紙錢銀錠吾不知鬼之果安所用也

堯時天交午會其後王霸雜出婦人稱帝佛氏設教天下雜亂何也蓋午火爍物金木草石之類皆受制

于火火爲文明之象故婦人女子異端邪說皆得任其私智也厥後萬千餘年至申酉二會西方之教必盛行乎中國而人類漸以息矣元會運世部子之書言之詳矣故佛氏惑人踰由禮義不明儒道不修而彼得以乘隙而入然其行與不得行亦有數也命也吾雖欲起而闢之抑且奈之何哉

天地自然之聲有音而無字木之音發而爲轟轟者風雷是也金之音動而爲鏗鏗者鐘磬是也有風雷之音是以有東紅之韻有鐘磬之音是以有江陽之

陽之音清陰之音濁男陽而女陰也然男子音濁女子音清何相反也男離之象陰在內也女坎之象陽在內也五音應乎五臟之氣故清濁皆根乎內也童子音清者則修丹之士所謂純乾之體也

鬼者心屈之象也神者心伸之象也君子之心屈而伸小人之心伸而屈禁聲色遠貨利君子之屈也會天地之神知萬物之化君子之伸也小人肆于欲閨于理故伸而屈其伸也屈之證也

眾人見以目我見以心眾人聽以耳我聽以氣心覺而察理氣虛而待物見其形知其性聞其聲會其情君子之聞見也若花若木若蜂蝶若蜂繹若波浪我見之眾人亦皆見之至若花木何以生長蜂蝶何以飛舞山何以靜水何以動眾人見若死塊我獨見其昭著故我見以心也徹體通靈者虛空也若水聲風聲鳥聲鐘聲杵臼聲兒啼聲人怒聲笑聲一處發聲聲滿虛空君子心與天會聲至而無違逆者故我聽以氣也

晝觀星而無色夜觀星而有象立暗中則見明處之物坐明地不見暗處之形晝是以知鬼神之能見人而人之不見鬼神也處明地而見暗中之物則察之至也人也而明鬼神之情狀則明之至也人之性情原于天而形質本乎地故性情者日月之體也血氣肉骨者水火土石之象也

一身之中皆交象也目與耳交一橫而一豎口與鼻交一豎而一橫心與腎交一上而一下肝與肺交一東而一西左手與右手交掌內而背外

一東聲洪而洪發乎黃鍾全氣由于脾之中應乎喉之中二冬聲洪而變出乎脾之上下左右由喉而舌而唇而齒而牙音皆有之一東則鼓聲之正中爲宮之宮二冬則鼓之四隅爲宮之商宮之角宮之徵宮之羽也江陽皆鐘聲三江則鐘聲之最中爲商之宮七陽則鐘之上下左右爲商之商商之角商之徵商之羽也余以一字生一字法明之以東爲母隨音生一字爲東烘爲東翁爲東通爲東風以支爲母隨音生一字爲支時爲支司爲支普讀如天地之風聲水聲雷聲雨聲則古人法造

化自然之意盲瞽然見矣

聲音之道原于性情不惟九州之音各別即一邑之東西南北一家之父子兄弟其字亦有清濁高下之不同音之所以不能盡歸于中和者由於性之偏陰偏陽故也故欲知人心自然之音必先會夫風雷土石草木鳥獸之音如風入木或在桐在埳在竹皆有清濁之不同然皆出于自然不假思慮推而雷之在土在空在石在晴明在陰雨與風之在蕭在莢在野在山在水在屋鳥獸之在山在林在野在谷在晴明在陰雨莫不因乎天地自然之氣也然則韻中之有方言也人之性情使然亦安得而訾之耶

氣以形爲舍而理以氣爲舍人之生也形舍之死也氣舍之人謂氣散則死者是也血氣之精者出于五穀之精也若夫吾身之眞氣則孟氏所謂大且剛而塞乎天地者又安有散之時哉故君子操存其心則五臟之氣以虛靈不昧者爲心心即身中之眞氣也仁朱紫陽以虛靈不昧者爲心心即身中之眞氣也仁義禮智即心中之性也性以虛靈之心爲舍而心又以血肉之心爲舍人死而心枯朽雖虛靈之心離而禮義之性則仍舍乎虛靈之心也故曰生舍乎形而死舍乎氣也

人目在上兩其數腎在下亦兩其數何哉目與腎皆所以法萬物日之明也夢見萬形腎之靈燭形一上一下精明外著天機鬼藏萬物日之明也夢見萬形腎之靈　腎水照影目火或曰習者多貧而富者多愚何哉曰氣有不齊清濁

厚薄之分也智由氣清愚由氣濁氣薄故貧氣厚故富惟薄是以清惟厚是以濁水之清者無魚地之濁者蕃物物莫不然況于人乎

忽曰眺忽耳鳴夢中忽驚寒甚而慄老至而頭自搖動皆氣爲之也然則人居母腹中而自動者亦氣而已矣雖外而五官內而五臟其理無不備然頑然無所知識也俄而墮地耳竅開則接天地之聲口竅開則接天地之味目竅開則接天地之色朱子所謂明德者人所得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者天於此時與之人于此時受之爲天人交接之頃繼善成性之始也譬之于木枝幹猶父母也花謝而果則受胎之初也果之在樹猶子居母腹也使果墮地天地氣未至而能仁中生芽芽長而爲枝葉者未之有也然則人之成形于父母而受性于天也不亦彰彰如是哉

人之氣行于血地之氣行于水血乾則人死水乾則地死理一也故壯者氣盛而血熱老者氣衰而血寒春夏地氣旺則土濕而草木生秋冬地氣斂則土焦而草木死冬氣在下井水煖夏氣在上井水寒

遺明德而言新民者王之所以流於霸也遺新民而言明德者聖之所以流於狂也

人之所以不見氣者形局之也人之所以不見理者氣隔之也形局氣氣隔理形忘則氣見氣靜則理見矣

得天氣多故其爲人也高明然知易而守難得地氣多故其爲人也順正然行易而知難

貴而不賢稟氣厚而不清者也賢而不貴稟氣清而不厚者也氣清而且厚也故賢而且貴如孔子之聖而不得位則宋儒以爲衰周之氣使然也信乎

氣一也何分清濁厚薄哉受天氣之多者故清受地氣之多者故濁厚薄者則受天地之氣有至有不至也此數也命也因物賦物自受之天無心也

在天之氣皆左旋在地之氣皆右旋故日月西行而江海東注

生死壽夭父精母血有餘不足之氣限之也貴賤賢愚天氣地質清濁厚薄之氣限之也

天地之性理而已矣天地之氣陰陽而已矣理者何元亨利貞是也陰陽者何木金水火流行之氣是也之聲出於肺肺清則聲清肺病則咳嗽生焉肺者金元亨利貞之理必乘木金水火之氣以行人得此元也金故有聲也

全之不同則爲氣稟之性明乎此而性善之說無疑矣明乎此而性之有善有不善也亦無惑矣

血之所至搔之則癢刺之則驚惟牙與爪血所不至故爲痛癢之所不及若夫四肢之間血間不行則麻木而不仁一身之間皆不仁焉斯死矣

人知夜之有夢不知旦之多夢也靜室之中遇物而疑生焉方寸之地而馳於東京東京人物之繁宮室天上有頑蠢偏矯之仙地下有柔弱長厚之鬼是故之美宛然在也馳於西京西京山川之勝花柳之麗天發暴風地流弱水

宛然在也若是者其以爲夢乎非夢乎故夜之夢旦衆人之死也魂悲而魄戀聖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之妄思也旦之妄思夜之夢也齊而視之一也

過也者君子有之而小人無所爲過蓋過者過乎中道之謂若小人不知有中又烏得而過之故人而非之無稟刺之無刺者小人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大風覆萬斛之舟不能扳方寸之草大旱枯百畝之池不能渴徑尺之井有本者如是故匹夫之算可致三軍之敗三軍之勇不能奪匹夫之志

吳

鰥

放

言

吳鯨放言

嘉定吳　莊茂含著

同邑汪　价价人評

天地之內皆鯨民也自舜曰有鯨而人誰不鯨乎迨乎禹洒降二女嬪而舜於是乎始不鯨若所傳湘妃九疑之事陟方後猶淚痕染竹鯨於始者舜乃不鯨於終後世稱伉儷曰偕老曰齊眉幸之也夫既以是爲幸其更有不如是而以爲不幸者乎余年十九成婚四十餘年槃窮有侶今逾六十而妻死鯨於始者昭代叢書　丁集　吳鯨放言　卷第十三　一　世楷堂藏板

乃復鯨於終矣夫鯨天下之弊民也弊則困困則無言雖然天能鯨我身不能鯨我心言者心聲也潘闈夢覺之餘心不滅則言亦不滅余故不能無言

放者何縱詞也凡言之道曰規矩曰忌諱規矩者行文之謂也忌諱者趨時之謂也余非行文非趨時遊思縹緲忽焉成詞尋之無端汗漫難稽故曰放也吳者從氏也吾家季子出自黎伯氏當從姬欲稱姬鯨放言而不敢也雖然迺民處仲隱居放言則放言者其我吳家法乎

天地之內曠如也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盖厚不敢不脊吾不知局之脊之者之何爲而狹小夫天地也吾不知天地之何爲而乃爲局之脊之者之所狹小也鯤鵬翔乎雨間天地大矣彼蜎蜚之捷乎枋榆決起之不猶之乎天地乎余所居蓬蒿藩而蔑突迫其身妻子擾其心昭代叢書　丁集　吳鯨放言　卷第十三　二　世楷堂藏板

知悲天憫人者之何爲而徒擾我心爲也無端而遊寂寂而棲情禪悅息心空王而耳目口鼻之感捐色聲香味之交滅也無端而遊山水而登會稽探禹穴浮江淮涉汶泗在吾几席無端而遊花木而孤山之梅濂溪之蓮栗里之菊在吾庭除無端而遊是非之途而褒譏在吾心黜陟在吾口無端而遊賞罰之地而服章在吾笥斧鉞在吾手時而語時而默時而動時而靜其語也孰默之其動也孰靜之殆天縱之鯨民與吾烏乎言吾烏乎不言庸詎知夫言之者之非

鰥乎庸詎知夫不言者之非鰥而乃自爲鰥乎是曰放言而已矣

文章之妙全在如題若此篇者眞是放言也

破寂之方惟詩與酒余不敢詩而敢文三爵後文思忽然自至亦一樂也余嘗謂文思之來如遊絲颺空過而不有急須筆墨留之金聖歎所云捉住是也余一生不知颺去幾許今乃留之晚矣

文章之來向有如潮之喻余更謂少年之文如潮老年之文如浪潮之至也猶有潮汐浪則頃刻而平少

年之文善記老年之文善忘亦猶是也余近日文思益靈其來也如潮頃刻即忘又如浪之平矣安得一能書青衣日久侍左右一有佳句口授書之使余墨浪長存於天地間乎

或曰子之境苦矣而爲文一似極樂者然何也曰樂勝苦文勝境處極苦之境正當作極樂之文世之哭苦一生者惟無文章足以勝境也故筆墨之精造物平衡

酒闌夢覺文心蕩漾之時也然有不同者酒闌之後

文思勃然夢覺之餘文思悠然故酒闌之言大而肆夢覺之言淒以清

酒中有禪機有文機鰥居後每當愁緒縈心輒將極萬念都銷此禪機也少頃便覺盃中躍躍生動即有清之酒斟入極潔之盃燈光下默然靜對一泓澄澈題目即有文章此文機也此中趣味惟獨飲故能領略

暑設有一二俗客譁囂則禪機文機俱被攪破矣

文章之來向有如潮之喻余更謂少年之文如潮老年之文如浪潮之至也猶有潮汐浪則頃刻而平少年之文善記老年之文善忘亦猶是也余近日文思益靈其來也如潮頃刻即忘又如浪之平矣安得一能書青衣日久侍左右一有佳句口授書之使余墨浪長存於天地間乎

或曰子之境苦矣而爲文一似極樂者然何也曰樂勝苦文勝境處極苦之境正當作極樂之文世之哭苦一生者惟無文章足以勝境也故筆墨之精造物平衡

酒闌夢覺文心蕩漾之時也然有不同者酒闌之後

文思勃然夢覺之餘文思悠然故酒闌之言大而肆夢覺之言淒以清

酒中有禪機有文機鰥居後每當愁緒縈心輒將極萬念都銷此禪機也少頃便覺盃中躍躍生動即有清之酒斟入極潔之盃燈光下默然靜對一泓澄澈題目即有文章此文機也此中趣味惟獨飲故能領略

暑設有一二俗客譁囂則禪機文機俱被攪破矣

然靜坐注目視之而不飲也家人以瓶花進曰佐君飲酒則酒色與花光泊泊並入腸胃故他人看花飲酒余則看酒飲花

淒風苦雨天地之所以助愁也余平時遇之輒不適鰥居而更難堪矣有衙焉晝而風雨吾心皎日夜而風雨吾心明月而助愁之物乃以遣愁

客問於余曰子何爲而鰥也曰我非鰥天鰥之我不鰥人鰥之天鰥之天之生是使獨也人鰥之人乃以我爲鰥也雖然天當鰥賴有地帝當鰥賴有后彼帝

天且鰥而況斯人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中本無偏倚也余則不然若論遭逢一生當無喜樂乃人攖之不怒天阨之不哀與天地間之貧頭也吾知造物者行將遷我於洛陽而世世食衣周之德矣

品交如品花牡丹豔豔逾時而盡空谷之蘭花時固是移人即未花而花意常在外此其林梅陶菊乎茂叔之蓮猶爲粉豔若夫鄂栗濃麗不讓牡丹則小人而富貴者耳

選友如選妓必挾風情男子朴忠婦人端正猶非俊物

無生問於有子曰吾與子並時乎天地之間盍各言爾志可乎有子曰願天下人人無無生憮然有子曰我之無彼之有我而有彼乃無無生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吾田間而乘帝王之位天下之有皆我有也俄而帝王者田間矣吾草莽而登卿相之途俄而卿相而帝王者田間矣吾草莽而登卿相之途俄而卿相而帝王者田間矣吾草莽而登卿相之途俄而卿相

呼彼帝王且然而況卿相乎而況未畸於卿相者乎

曠達之言直將三皇以來幾千萬年盈虛消息數語說盡惟其神通實大故能要言不煩簡法之妙在帝王則相道起以下一句居然商鞅不見其少更在未爲卿相句再拖一筆並上句分應亦在有意無意間眞仙筆也

盈虛公相遇於道爭長盧公曰君何爲而先我盈公曰君何爲而先我盧公笑曰盧盈則易爲先我盧公曰惟盧故先天地之大也萬物之相生也其自有乎其自無乎其自有也吾不得而先之矣其自無也萬有皆吾有也且夫日盈則昃月盈則蝕理之常也春盈而夏乘之秋盈而冬乘之萬物之榮枯得喪其相嬗亦猶是也盈則盡盡則窮窮則變爲其無餘今子既處盈而復自盈我見子之敗也夫盈公不聽盧公先之其後盈公日盈平子之敗也夫盈公不聽盧公先之其後盈公日盈平帝斬之

此篇與上有無篇平對前篇之法亦至錯綜變化

孟襄陽詩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君友施咎余謂不然但令明主不棄雖多病故人不疎也每見閥閱之家雖病而親故盈庭而纏綿桑戶之中故人一至如空谷足音豈由多病哉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故人之罪當從末減

人之有心耶無心耶吾不得而知之也其無心耶呼之何爲其有心耶呼之者不知呼之者之如何祈之而欲天之如何天地者怨府也夫人貧窮則呼天其呼之者之有心耶無心耶吾不得而知之也其無心耶呼之何爲其有心耶吾不知呼之者之如何祈之而欲天之如何天地無心而成化有心而應之也雨金耶天無金雨粟耶天無粟而呼天者轉而怨人有怨人能修之而怨天故曰天地者怨府也雖然人有怨人故畏之若夫天則吾未聞有修怨於天而天顓畏之乃以應之者也天心定不任怨亦不解怨故君子不怨天不呼天

結句妙在不呼天若將不怨天作結便覺少味

亂臣賊子國有常刑不可令死於非法伏乞陛下窮治臣妻明正其辜然後正臣赤族之誅庶幾漢法令行而天下知君父之不可弒也臣誠兒冠徒跣昧死以聞

詔曰弒父弒君臣子之大逆也大義滅親人臣之不幸也將軍家素忠順弒逆之事當必無之其勿問

復奏曰竊聞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臣妻弒后其事是實而陛下猶以臣故勿問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趙穿弒靈公趙盾以正卿不討賊太史

書曰趙盾弒其君而盾亦曰為法受惡臣妻之事殆有甚焉臣尚能與不共之讐共戴天而覩焉立朝廷長百僚哉何輔相之為也伏乞陛下先戮臣妻然後污臣之官諮臣之室臣家百口咸伏斧鑕庶幾臣死可以見先帝后於地下臣誠同妻席藁待罪金馬門外以聞

詔曰誅亂討逆治世之大綱也大將軍光發舉逆謀其令列侯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博士會議未央宮議曰大將軍光妻顯弒后是實宜伏舉大將軍光

首行發舉大義滅親忠孰甚焉宜勿問輔政如故制曰可

有繼室而當意者友人賀之曰猶嫌未騷室而當意者友人賀之曰猶嫌未騷衆譁之余曰謹之者非也夫騷雅稱也屈原放逐乃作離騷騷佳冶鄭衛之淸揚乎哉不窈性是闖離騷之祖也騷而可譁西方美人其將爲燕趙之窕文王宮人亦騷人也離騷之作更訊荼薇大風歌昭代叢書 一集 吳歟故言 卷第十三 一 世楷堂藏板

秋風辭亦騷也騷而可譁豈聖賢亦同游女帝王不殊思婦乎夫騷之爲稱本同風雅而後世以爲淫詞而婦女尤以爲諱至於今則直作詬語矣騷之即寃不亦甚乎

尤物難人以不忍爲極至余嘗謂對名花不忍折當名酒不忍飲遇名姝不忍近方在箇中是謂能物物或問子無聲色之好何故飲酒擲骰必取二八佳人曰意也郭汾陽聲妓滿前牛僧孺金釵十二其既也猶吾殷中人也是謂不物於物

物有可忘有不可忘心齋坐忘幾疑遺棄天下忽焉而問爲邦是謂忘而不忘老安少懷聖人志在斯人而春風詠歸獨與點也是謂不忘而忘

貧富之境不在生前結駟連騎富矣身盡之時車馬何在故曰貨殖非富簞瓢陋巷貧矣千秋之後俎豆長存是以屢空非貧

草木之精能移我情余嗜菊每花開則終日靜對故伴蘭如伴妾余嗜菊每當菊月則朝夕淪茗相看故愛菊如愛友余嗜梅每入梅林必窮其邃之深曲

處故尋梅如尋幽人余嗜柳觀其風條搖曳輒思張緒當年故攀柳如攀韻士外此則對牡丹如對軒冕對海棠如對閨豔對桃李如對門人小子對松栢如對志士仁人能移我情而不移我情是謂定情

聲色之類能奪我性余嗜音而不靡於音悅色而不淫於色樂酒而不困於酒喜風日而喜光風化日而喜烈風酷日喜泉石而喜清泉白石不喜貪泉頑石能奪我性而不奪我性是謂貞性

猛虎踞於當道百獸不敢近狐恃其媚趨而迎之虎

曰汝素善媚汝其供我一臠虎啗之

鳳凰鳴於九霄羣鳥朝焉雀亦向而躍舞鳳凰不知鱔與龍天淵也或謂鱔曰鱔化蛇蛇化蛟蛟化龍汝乃龍之曾孫也盍通焉鱔從之龍曰吾族無此曾孫

曰汝素善媚汝其供我一臠虎啗之

鳳凰鳴於九霄羣鳥朝焉雀亦向而躍舞鳳凰不知鱔與龍天淵也或謂鱔曰鱔化蛇蛇化蛟蛟化龍汝乃龍之曾孫也盍通焉鱔從之龍曰吾族無此曾孫

命魚蝦食之

紫燕與黃鸝交飛黃鸝曰子安歸紫燕曰吾歸堂紫燕曰子安歸黃鸝曰吾歸柳紫燕曰柳固不若堂之安也黃鸝曰不然夫柳者天也堂者人也吾晝遊乎柔枝夕蔭乎茂葉吾飛翔自如而不知夫爲人之爲

拒與爲閉也吾鳴吾天籟而人乃以吾爲笙簧爲睍睆也吾遊乎柳而吾有時而去柳無日而不存也若夫堂有戶有限而子且爲人之拒之閉之也子噪而人且惛子也堂之中有盛有衰有興有廢其講焉而人且盛也興也子不得而與焉其衰也廢也吾憂子之共之也而子顧沾沾焉以處堂自幸宜乎子之與雀而同譏也紫燕曰善故君子任天不任人

有蟬棲於木末蟋蟀跋而窒之曰危哉子之巢居固不若予之穴處者之安且吉也蟬曰卑乎子之見也

吾踞乎高巔而人乃不得而近也吾遊乎空際而天且不得而制也而子身處汚泥之中日與蝦蟆蚯蚓爲伍宜乎牛鬧堂中秋蟄驅子而處高不處卑

客之弄物也蟋蟀悄然故君子處高不處卑

淒風謂苦雨曰吾與子同催乎淒苦之境而不知誰校甚也苦雨曰子甚哉淒風曰何謂也苦雨曰吾有形吾雖苦而天下之人猶見吾也而子淒淒焉處於無何有之鄉亦自含其淒耳又誰有知子之淒而憐之者淒風曰不然萬物之苦生於有形故形者苦之

會也且子謂夫有形而祈天下之見其苦而憐之也庸詎知夫見其苦者之不以爲憐而反以爲憎乎而吾遊乎廣漠之野放乎垓埏之外而列子不得而御宗生不得而乘也且夫淒者秋氣也西方之令也俄焉而自西而朔焉俄而東而南焉安知夫吾之淒不轉而爲和爲薰爲萬物之所生長乎苦雨曰善哉故君子宅無不宅有

炭子謂氷生曰吾與子同時而不相入天下乃以爲炎涼之各異也吾與子且相因而和合焉可乎氷生曰不可炎涼異境也冷熱異情也固並行而不悖亦相嬗而迭乘也而子欲其相因子耶爲就喧因我耶爲赴寂庸知夫赴寂者之不以爲降尊而就喧者之不更以爲卑已乎且夫氷山之喻子亦聞之熟矣安見夫子之喧不又同於我之寂乎炭子曰見睨曰消子亦終歸斷滅而天下乃以子爲清流也故君子因涼不因炎

蜘蛛謂蠶曰文心之妙如獨繭抽絲我之抽絲不異於子而天下文章獨歸子者何也蠶曰子之文章不過自供其食耳而且殺物而不顧譬諸刀筆之流舞文弄法以糊其口而不計夫人之被其毒也而我元黃焉黼黻焉是朝聘之所薦陳也是賓嘉之所以將敬也文王之養老漢氏之賜帛所以大庇天下而使無寒顏也至若虞廷之粉米夏后之黻冕周公之衮衣繡裳所以昭宣文治而舉明王於三代之隆也而子顧欲以區區者絜長而校短焉多見其不知量也

蜘蛛趣甚故君子之文章宜衣被天下龍與蛇其先皆潛伏也亢旱之會龍見而霄霖四霈

天下頌德蛇羨之黃緣而承龍之位旱魃爲虐赤地千里蛇莫制也當時爲之謠曰龍見蛇潛天下泰然龍蛇易位天造草昧故君子之出處宜霖雨蒼生富貴之樂隨人領取對花而餐其秀可當食肉對酒而挹其清可當好色彼食前方丈侍妾數百片糟粕耳

菊之美者曰相袍白曰鶴頂紅余愛紅不愛白相袍不及鶴頂之高潔酒之美者曰狀元紅曰梅花白余愛白不愛紅狀元不及梅花之幽清

魯有兩生一美一醜從方先生遊先生講道而貧其醜者時有餽遺先生不以爲喜美者無一飯之德而先生不以爲憎也愛憎之情分于美醜彼講道者且然而況他人乎

梅雪爭春未肯降或曰何不質成於四一老人梅雪從之老人曰君輩皆冰雪之操若欲爭春不如讓桃李獨步

松竹梅向稱三友或譜竹於松梅曰此中空空安能與君友松梅怒曰惟空空故能爲我友所謂此中空洞常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也嗚呼爲君子者能如松梅之無信讒言而爲小人者自知其讒言之無益而不入於君子之耳則交道庶乎其有終矣

風檣櫓俱廢任其所之突霧冲忽見有城當前稍近之則見有魚張其巨口以待其舟之入舟中人大懼急呼水官大帝魚遂隱須臾復見有城當前乃巨蛇也仍呼水官而滅又一人泊於海島見海濱有大蜂房而藏其二珠舟行則雷電交作榜人曰此神龍取寶汝輩有懷寶者當急投之不然則舟覆矣急掬其一珠雷電如故又擲其一而止嗚呼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且爭利者亦在朝矣朝市之中海波沸騰其爲魚口蛇城懸而相待者蓋且暮遇之也水官之呼未能保其必應又不能如投珠者之如幾於早也蓋舟覆而爲魚龍之吞者不知凡幾矣而懷寶者猶然不悟豈不哀哉豈不哀哉

南城有周翁者巍然一丈夫迺見隣女及笄而悅之

以重貲娶之其女淫而黠初昏之夕以其髮與翁結
翁問其故曰所謂結髮夫妻也翁曙之凡可以得其
歡心者無弗至也不三年而金盡而臣精亦已銷亡
矣而女遂爲買臣婦翁困甚乃行乞遂餓而死嗚呼
耶然一女子殺一魈然丈夫而有餘三年中其佯爲
綢繆以殺其身而破其家者不啻如西子之沼吳也
蓋自其結髮之初而已然矣女德無極信哉而人猶
不悟見美色而悅之而不自知其身之亦同於吳之
爲沼也悲夫

情文二字常相生於天地間我嘗謂忠厚而無文者
大率無情者也忠臣孝子信友義士皆從情生則皆
從文生設令天地之內而無文則乾坤削色矣故椎
魯之人不可與立節
道學之人每兼武勇明道好田獵橫渠喜談兵是也
其後一轉移便爲醇儒蓋武性剛果則克復自力也
吾嘗謂斬將易斬慾難將爲仇人慾爲私人也故優
柔之人不可與入道
蒼頡制字取義爲多吾友殷雲卜字說云雨戈爭一
貝賤孰甚焉一口養十人困難免矣夫一口養十人
困既難免則一口而有田能供十口之食而又有覆
蓋之者如人在蔭下而無室家之累也安得不富聖
人本其意而爲餘夫之田計其十六受田以及壯而
有室已得三百七十五畝之入此三代之民所以幼
而卽富也賤固爭貝信矣然而貝固不可廢也貴之
義取中取一下乃爲貝一人中天下而立萬國之寶
萃焉其取諸此乎聖王無利天下之心未嘗不通天
下之利故制爲刀貝龜貝以分天下而貧之爲義則
從分從貝豈以傷哉貧也其有待於分之以貝耶先

王知人之貪者待分於貝而人之不貪者必不肯分
之以貝也而乃明然曰此其事在我矣於是爲之分
土而五等無貧侯爲之分田而四民無貧戶爲之分
宋而百職無貧官爲之分氏而百工無貧技我大分
其貝於天下而天下亦無貧分於貝者猶與盛哉又
誰知千百年後阡陌靡流弊一至此哉然則如之
何而可也曰封建井田既不可復作而封建井田之
意不可以不存卽封建之意不可以復

意不可以不存然則元稹均田當事者不可不置念也或曰今天下之田不均極矣使驟而均之保無似道公田之害曰禮樂百年而後興至治百年而後成今日而議均田非旦暮可必之效也當先之以限民名田多者任其賣少者任其買一如其所限而止而又招集流亡墾天下不耕之田更籍天下沙門黃冠之田及罪人籍沒之產以爲王田數十年之後計天下之戶口而均分之其庶幾乎然而百年之內必不能保君相之同心也或法立而弊生或垂成而復廢

皆事所必至則是三代之治終不可復見於今日也我能不嘆息痛恨於斯民之不幸哉

忙與悟皆從心亡心曰忙蓋謂人之忙者必將喪失其心也悟從吾心豈以人之大悟不出吾心乎或曰心性之學盡於四子大易大學格致誠正明德知止中庸致中和至誠盡性孟子存心養性大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皆從切實處做工夫今謂不出吾心將毋墮落禪寂耶曰格物致知其功安可廢格得一事一物便悟一事一物此吾心之悟從散殊而積也迨乎無

物不格則全體皆悟此吾心之大悟也明德即性載於人心明之功首從知止知即悟也未發之中渾然一性中節之和從性中流出實從心中悟入合之戒懼慎獨即所謂致中和若夫盡性必歸至誠而誠身必本明善明亦悟也孟子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似乎盡心只須知性而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蓋心者載性之器也譬諸籠中之鳥盆中之魚必須調而馴之此養性之說也而無籠則鳥飛於空際無盆則魚遊於江湖故以籠畜鳥以盆豢魚此存心之說也性不養則無物譬諸籠中無鳥盆中無魚謂之虛器心不存則無器譬之有鳥無籠有魚無盆謂之逸物故能全乎器始能全乎物能全乎物始能全乎器顏子之心齋孟子之求放心全乎器也至誠盡性而盡人性盡物性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全乎物也究竟只完得吾心分量完得吾心乃謂存心即大易之所謂成性存存也成性由於盡性盡性由於窮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直通夫天命之原中庸之所謂天地位孟子之所謂知天事天與立命也推之義文之太極堯舜

之將一執中內典之妙明圓覺皆是物也而後謂之能悟謂之能全吾心故口人之大悟不出吾心自後世有致良知之說而悟之一字覩爲禪寂不知學問不從悟入一屋散錢豈可無索子且有索子者亦必不廢散錢也象山陽明其學皆從悟入亦緣天資明睿了徹無餘耳究竟天地古今其理何嘗不考究不然眞空不空佛氏且然而況吾儒乎

前篇經濟此篇理學乃絕大文章不得以放言目之

蕭長倩見霍將軍其門者欲露索長倩不願見而返

其後終光之世長倩名位不顯嗚呼顯要之地爲歡幾何而必欲屈抑賢者使不得伸其志亦思魏其失勢灌夫不附武安長平寵衰少卿不從驃騎彼其人豈屈膝由竇者流哉

楊龜山見蔡京門者導之從傍而入寵山佛然門者曰入我門者皆旁門也龜山俯首從之嗚呼爲人門下士而能昂首伸眉者鮮矣士君子簞瓢陋巷安在不可自適何必曳裾侯王之門伴食鼎鐘之座哉

口惠子謂實君曰吾與子周旋於世故之中一舉口而吾事已畢也而子必傷子之財以從其實何也實君曰子以爲世故之周旋也其僅有待於口惠也太上實至其次口實並至其次口實不至今夫世故之周旋也曰燕饗耳餽遺耳吾猝然而燕之饗之餽之遺之其人必大喜過望以未嘗期之也使預爲期之而臨期踐之其事已在意中況乎未嘗踐之也今有兩人於此彼一人曰爾何不燕我饗我餽我遺我此一人者必非而笑之即旁觀者亦無不非而笑之以未嘗期之也業已期之而未嘗踐之彼則振振有辭矣一而再再而三而詬詈隨之矣曰此佞人也此利口也此有文而無情者也然則口惠而實不至乃所以招天下之侮而納天下之謗也夫安見一舉口而吾事已畢也口惠子唯唯而心不以爲然其後終身口惠天下棄之

此俗情也信手寫來卻是一篇大文字其參透人情處涉世者當人書一通作箴銘讀

有妨余者或詬詛之余曰天地大矣當不相妨而乃有妨我者焉或者我先有以妨之也使我而無妨於

彼彼又何爲妨我不然安見詛其人者之不更有其人也此之謂大迷此之謂大悟

有善余者或請祝之余曰祝之而效天地爲我報德也祝之不效天地爲我任咎也余何敢尸德於彼蒼分咎於造物哉此之謂任人此之謂樂天

中州君素無嗜慾淡泊寧靜晏如也自東方貢材木西方貢金而土木甲兵之事興焉或告之曰南國有佳人遺世而獨立北滇有水可以酌醴中州君乃遣妓於吳更遣使者開朔方通道於酒泉而聲色麴蘗之事作矣中州君於是耽於女荒於飲索賦於東徵兵於西方之與國以討其貳圍者以扞其憤焉中州君方樂甚而不知夫天下之釁騖也其後誅求不繼西方兵起環聚而攻中州中州君登臺而望之其南則祝融氏之師也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其北則元冥氏之師也元旄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其東則勾龍氏而西則金天氏之師也左軍如黛青常青旂青甲碧羽之矰右軍如荼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中州君懼甚心搖搖如懸旌而靡所終薄乃步就五大夫謀之五大夫曰君不惟是社稷之靈長是計左右之臣已知有今日久矣疏可若何且君知臣壯盛之時而不知臣精亦已銷亡矣中州君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先生其幸教寡人五大夫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走其二者則非臣等之所敢言也君其自爲計中州君欷歔流涕曰四郊之外皆敵壘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其何以自立於兩間乃一蹶不復振且夫中州之地非小弱也中州之君非有異於夏后殷周五帝三皇之數也曩令守其淡漠安靜無爲雖至今存可也而乃身死國亡爲天下僇笑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不知夫晏安鴆毒之害也

余作中州文後夜夢四人環聚而泣余問故四人曰我輩雖不能無罪於天下然未嘗不供天下之用先生其謂我生之文一出即欲功罪相掩不可得矣先生之乃自維何余曰噫甚矣文章之爲害也我當徐思之曰酒者我之所嗜也財者我之所無而未嘗不願其

有也氣者一身之忿不可不懲而天下之忿亦藉一人之怒而平也若夫色則國風好色聖人未嘗卻嬪嫱而不御講誠正於祗席也是不可不平反乃呼曰酒子命汝一人曰臣酒進余曰惟汝有罪亦有功繼自今其令人有逍遙無沉湎子不汝罪酒拜稽首而退又呼曰財子命汝一人曰臣財進余曰有汝則生無汝則死汝本天下之功臣而無如天下之因汝而殺人害人且以富於汝而資汝以殺人害人者之不知凡幾也汝功不掩罪汝之罪其令守財奴錢贖財

拜稽首而退又呼曰氣汝前來子命汝其一人憤憤而前曰我乃氣是也孟夫子謂我至大至剛今乃不足君所乎余曰剛大之氣非忿忿之氣撫劍疾視忘身及親則職汝之由乃命左右囊之三木以平其忿又呼曰色何在汝前來遲之久久一人粉白黛綠輕盈嬝娜而進曰臣妾罪當死惟先生垂憐余曰只汝言動便是移人命武士斬之

或謂昌黎作毛穎傳當時以為怪而譁之今子中州文不更怪乎余曰凡遇平題須作怪文題既平而文亦平則無文矣酒色財氣為題何等庸俗若作正言格論不獨三家村學究能之即七八十歲老農冬月羣聚曝背時亦能將此作閒話消遣也

余故從酒巵中幻出此靈異之筆非怪也隨題耳卽昌黎之毛穎何常怪怪之者怪耳語有之見怪不怪今而後有怪余之文者余見之不怪矣

余生於甲子辛卯採芹維時僦居羅溪文章之會三十人甲子居其四矣子研修施子季彩最強常以余為弱而侮之丁子又哲稟賦不及二子而家富恃其

藥餌一日見余有白髮曰髮而豈可使之白乎余應之曰我之不能使髮不白猶君之不能使富不貧也丁子默然後數年三子皆辭世而丁子家亦落其後移居邑中復與浦子漸奄孫子亦仕徐子令閩朱子豫良作甲子社不三年而豫良令閩皆歿前年余喪子今又與漸巷同喪耦豫良一子亦死嗚呼人生歲月良不可恃文章朋友之樂彼蒼不輕與人殆有甚於顯名厚實也古來耆英之會惟香山九人曩令甲子諸君同堂白首以終天年吾猶謂福享之數遠遜

香山而或死其身或斬其嗣豈今人福命誠不及古人抑施報之理或有以自取也言乎自取反之無端言乎福命驗之無據我將呼天而問之羅溪三子惟研修最莫逆臨沒之日猶過余長談曰天下事不可問矣我方築小圃結茅亭與君讀書飲酒以待時不亦可乎歸猶躬親耨播而不自知夫黃昏之一笑而逝也酒闌燈炮之餘回念前言歷歷如昨而研修不可復作已二十餘年矣生死何常皆當作如是觀邑中甲子惟漸菴亦仕耳而漸菴親且近鰥居後每見其有不豫色余告之曰行樂須及時無徒效奉倩神傷也

清和圓轉神似盧陵前二篇如龍吟虎嘯山谷震驚此忽變作黃鳥哢晚前二篇如軍中鼙鼓闔闔如雷此忽變爲笙簧絲竹五音不知一人手中何以有此許多筆墨也

林和靖妻梅子鶴或曰意也余曰不然梅實可妻鶴實可子今夫關雎風始首冰窈窕窈窕者幽閒也貞靜也花之幽閒之貞靜孰有過於梅者乎開元之治舉案皆有得於梅花之意而其人不多見至於士庶之家牝雞司晨其家必索寧如梅妻之無非無儀可與偕老乎鶴之可子則更有說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生子而有令聞者似之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生子而被爵祿者似之若夫不才之子則曰窮奇曰檮杌皆惡獸也子而不才不仙禽而惡獸矣人之生子取仙禽乎取惡獸乎不寧惟是人生非金石安得長壽考每見中壽之後鼓盆喪明大率不免孰若梅之堅貞鶴之算可無聚散之悲死亡之痛哉余今遭逢實同和靖惜乎此梅與鶴而并無之也

忠諏信疑孰雪當年之共憤曲直之事不能言於君父藏弓烹狗誰伸千載之奇冤報施之理非所論於帝王

誅戮功臣向稱漢祖余謂明祖實過之何也韓彭葅醢當時猶坐以反名至於英布陳豨輩則實有其事誅之誠不爲過明祖則不然傅友德之卒史臣書曰潁國公傅友德暴卒潁國之功不下六王書爵憐之

也書暴不敢名言也我不知暴之爲義何取也意者其賜劒乎賜煬乎蓋不必加之以罪矣廖永忠之卒則書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我不知所坐何累也永忠之功本宜封公明祖謂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故降而封侯當其封之之時已存殺之之心矣 錢氏謂永忠之累由沉小明王不正其罪爲襲爵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然乎否乎夫韓林兒牧豎耳劉福通之擁立亦猶劉崇之擁盆子耳明初奉其正朔原無謂也況卽吳王位時劉誠意已取其牌位而毀之乎而乃以沉之爲永忠累亦將以毀之爲誠意累乎若必以沉之爲永忠累也則皇孫貴的里八剌何故而沉之於海也亦將援爲已罪乎史官之法爲尊者諱爲明臣其言安得不爾若夫中山馬肝之詢開平杜郵之疑則雖欲諱而不能矣六王之中惟信國衛國考終而西平則以養子遠鎭然猶世錮其族屬於京師而宋國曹國皆不能令終宋國無論我於曹國尤不能無慨焉曹國於明祖爲親甥舅遭亂離散及見上猶牽衣而戲明祖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其

後屢建大功位大徐常功臣卽可疑曹國斷無可疑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獨不念渭陽之誼乎試問當時何罪不過曰通賓客耳夫通賓客亦何罪曹國卽有罪猶當議功議親議賢議故而乃以通賓客廢八議嗚呼忍矣追後景隆襲爵而丹書猶揚其罪則更忍矣其餘功臣不得其死者不可枚舉當時葅醢寧獨韓彭卽史官之書法亦不一惟此六七公者皆元勳余故不能無千秋之感焉嗚呼賊平寵衰人臣既不可存此念不幸而建大功則又必兆殺身之禍也客問余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曹孟德何爲有此言也曰孟德此言蓋自傷其不得爲天子也客曰孟德一生鷹揚虎視卽未爲天子何至自同伏櫪曰孟德之志豈止位極人臣而已乎其不爲天子也猶伏櫪也客曰其不爲天子何也曰頑名也從來名義之繩人甚於斧鉞亡國之主赧獻並稱而司馬錯猶知劾天子爲惡名亦猶是也客曰孟德之時吳蜀未平其未纂漢懼吳蜀也非頑名也曰孟德之力能制吳蜀

卽使篡漢吳蜀安得而禁之而猶徘徊不果豈非猶知顧名也哉觀其言曰若天命在我我當爲周文王矣以篡殺予其予而以周文王自居名之所在蓋父子不能相顧矣桓溫力能篡晉而不篡亦好名也容曰曹操桓溫皆大奸雄而子力爲平反何也曰奸雄而有好名之心其罪卽當末滅故曹操桓溫皆當緣其功而原其罪彼劉裕朱溫革命之事其能俟之再世乎蓋名義不足以繩之矣迨後曹丕受禪而漢帝猶能考終六朝以後篡國者必弒君亂臣賊子亦江

河日下也客曰然則弒伏后廢帝奕亦當原其罪乎曰操不弒后溫不廢帝則有功無罪爲治世之能臣矣何至千秋萬歲同稱亂賊哉客曰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溫蓋甘心亂賊矣曰桓溫此言亦爲英雄不遇者借耳若果甘心亂賊桓元之事寧待孽子乎嗚呼人生才命常不相配英雄不遇而千里之志沉埋於伏櫪者不知凡幾也而曹操桓溫其名不滅沒世而名不稱彼奸雄且然而況文章之士聖賢之徒乎

此篇與上明祖篇同一格調節極短勢極險校中州篇彼爲奇幻此爲嚴正校甲子篇彼爲動宕此總是異樣筆墨也

我郡梅花首稱元墓去嘐二百里嘐人士之尋梅者輒有道遠如何之歎其近而易從者莫若王園園界嘐溪之間先朝有王公諱圻者遷虞也以兩榜督學懸車後首植梅花數畝里人效之今且綿亘數十里余往過之披拂於香迷離於色遊覽之餘魂夢間無非梅也向羨孤山妻梅梅可妻亦可夫之行也選吳伎妥五千人入宮矣徐入王園臺榭多傾圮有所謂

藤龍閣者臨池池上多高柳紫藤纏之蜿蜒如龍父老爲余言曰此王公子當年行樂處也每當花開則挾羣姬飲酒其上公子之言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余爲慨然閣之南有曲徑左右皆松桓遝遝而北有一塋塋前有石臺父老曰此王公子當年之所以生祭也公子嘗言死而後祭我不知死者之有知否也乃築石臺歲時設祭品公子南面羣姬左右侍飲必極歡噫余思公子其殆達生者流與又數年過之則藤龍閣頹廢矣而紫藤猶存又數年則紫藤斬

艾矣而石臺猶存嗚呼人生富貴誠不可恃園林臺榭之樂亦有同於短命妾也每見世之爲園者大率再傳而廢弃園之盛富貴文章豈非僅事今且蔓草寒烟矣王奉常東園與弇並峙有所謂藻野堂者堂前之芍藥今已變爲荳麥也滄桑陵谷無在不作如是觀寧獨區區王園而已耶我更爲公子慨焉設令公子性如銅臭封其黃白以遺子孫或僅知膏粱紈袴而不知花木竹石身盡之後亦泯泯滅滅於無何有之鄉耳安得所謂藤龍石臺者而憑而弔之今公子死而藤龍石臺不死則以公子之輕財從事花木竹石也使公子而更從事文章則其所傳不又有進於花木竹石者乎雖然花木竹石非文章則不工余觀王園公子非無文章者也孤墳纍然猶在梅花之下豈非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哉

太史公傳信陵連呼公子不置尊公子也惜公子也此文亦連呼公子亦有惜公子意文之抑揚盡致纏綿動人全不學史記而神似史記尤妙在惜公子處有刺譏紈袴之意在若隨若見間此文家伸縮藏露之法也

有善憂者問余解憂之道余曰長戚戚只緣機械變詐坦蕩蕩惟有正大光明

有善疑者問余去疑之方余曰譜慝不行我明自然及遠億逆不用先覺乃始稱賢

天地生人人者天之子也生子多賢不肖不能不異幸而高陽高辛則以元愷爲之子不幸則窮奇檮杌雖聖人亦無可如何矣是故威鳳祥麟不多見於千古人妖物怪常並育於兩間

或問鈞是人也或爲麟鳳或爲鬼蜮何也曰以麟鳳爲心則爲麟鳳以鬼蜮爲心則爲鬼蜮麟鳳之心不以天下爲鬼蜮鬼蜮之心不以天下爲麟鳳每見天下鬼蜮之流其視天下無非鬼蜮也斯眞鬼蜮而已矣

忙與閒幼同學皆登巍科官京師忙之爲人也健終日酬應而不以爲疲閒甚苦之乃謝病歸杜門卻掃焚香默坐其於名利澹如也或曰閒之加於忙一等矣余曰不然今夫山林與廊廟不可偏廢也有山林而無廊廟謂之痴隱有廊廟而無山林謂之玩仕痴隱之極病爲忘君玩仕之極病爲忘身忘身不可也

忘君尤不可也龍見而文明而不知夫鳳隱之無妨於清時也豹隱而霧塞而不知夫虎嘯而風聲四應也龍與虎不羨鳳豹之閒鳳與豹寧優於龍虎之忙哉且亦知忙者之非忙而閒者之不得有其閒乎爲苞苴爲關節忙矣謀謨廟堂都俞吁咈一日之內忙者無多閒者仍在也爲登臨爲觴咏閒矣江湖廊廟後樂先憂終身之事閒者當前忙者有待也今之所謂忙者非廊廟也市肆也所謂閒者非山林也室家也夫誠知致君與澤民也則忙與閒不得而交譏矣

微物之中有極忙而不解何爲者糞窖之蛆也有極忙而取憎取死者蠅也蛆爲蠅子豈其家風有相襲者耶口占二偈曰糞窖羣蛆日日忙不知何事在心腸人間車馬渾如是猶道當身富貴香炎日羣蠅隊隊飛沾人滋味點人衣不知揮扇能相撲箇箇殭尸不得歸

不肖待人最爲不可其人而果不肖也我與俱不肖矣其人而非不肖也我則獨不肖矣俱不肖不可也獨不肖尤不可也故聖人視天下無不肖之人

或問天下之大未嘗無不肖而子顧云然何也曰俟其不肖而不肖之未晚也彼未形其不肖待之斯眞不肖耳天下之大人類之衆眞賢智無多眞不肖亦無多也彼方可以爲賢智爲不肖而我先絕其賢智之塗是驅之使不肖也大之則以朋黨誤天下小之則以報復禍一身皆此不肖待人一念啟之也使人人如蘧伯玉之恥獨爲君子則天下無不肖之禍矣

無常人謂澄公曰吾之於人也忽喜忽怒而子終身無喜怒之色何也澄公曰子以爲人之喜怒憑於人乎憑於心乎我澄我喜怒之原而人之可怒則是我澄鑑之不清也則又我親故之當念也而又何喜之忽變何怒之忽形也且夫人之喜怒由於相爭簞食豆羹之不能日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夫安知簞食豆羹之得失憑乎理而不憑乎情也自夫人以貪心處之吝心處之而得失之數不憑乎理而憑乎情情之變異不獨相爭更有相觸相

爭者猶有爲相觸則更無端也犬與犬同牢則相囓爭在食也雄雞相遇則鬬披血淋漓而不顧也蟋蟀相遇則亦鬬斷其股殞其軀而不顧也彼其意豈有所爭耶相觸則然耳今之忽喜而忽怒者其有爲耶則犬也其無端耶則雞與蟋蟀也彼雖醜焉而人面乎猶禽獸也而又烏足與之言喜怒哉無常人默然無以應也澄公喟然歎曰嗟乎天地之性人爲貴而彼乃自同於雞犬也蟋蟀也哀哉

天下有絕無可畏而實有可畏者人言是也葢斯民直道三代不枉聖人無毀譽亦以人言爲可畏也下而淫奔之女亦曰畏人之多言郎一畏字猶有名心使此女而得沾后妃之化不採蘭而摽梅矣惜乎不逢周南之盛而當鄭衛之靡耳王荊公乃曰人言不足恤其斯之謂歟

名節二字在人爲極當然亦極自然一有矯強有修飾其後有不可知者矣是故女子炫節便爲失節之漸男子修名郎是喪名之基

雲間有顧氏墓者薦紳先生之葬室也在峯泖之間其地甚僻每當風清月朗輒聞羣鬼嘯聚土人習以爲常潛往聽之則加聞吟詠之聲意者九峯三泖擅山水之勝不獨騷人墨士之所留連而亦仙鬼之所樂得以登臨者乎一日有優人過其下忽見二青衣呼之曰我家老爺宴客呼汝侑酒優人隨之而往潭潭之府無異人間也肆筵殊甚有客數人皆冠帶傳命曰今夕止清歌不用金鼓優人惟命中席以酒食犒優人覺其有異優人知其爲鬼也駭甚其黠者曰彼所畏者金鼓當以此震之羣鬼倏散向之華堂綺筵忽變而墓門荆棘矣是時厥後永不嘯聚嗚呼山林風月人鬼之所共樂也無端而忽思聲伎聲伎之樂幾何而山林風月不可復得矣今之富貴場中聲伎滿前彼方自以爲樂此無窮也達人視之皆此墓間之片刻也孰若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常存於天地間乎選勝行樂我知在此不在彼矣而迷者猶然不悟其不貽刺於揚州鶴者幾希

遼東鶴與揚州鶴相遇揚州鶴曰淒乎淒乎子之化身也葢三百年後而復還遼東所見城郭人民皆非

矣而我腰纏十萬而到揚州豈非當時則榮哉遼東鶴笑曰子以爲揚之熱有勝於遼之寂耶遼之寂也公孫氏安焉慕容氏昌焉繁華居然帝京也揚之熱莫如隋問迷樓故址螢院風流猶有存焉者乎今且焦宇樓臺幾荷數葉矣境花能再發耶錦纜能再牽耶玉鈎斜內芳魂能再世耶撫今追昔詎不知涕之何從矣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且夫冷熱之數如環相循火之熱也月常繼之而子顧謂區區腰纏之十萬而能長有也其天焉可也天之生物既不能如管子之制齊四民各居其鄉則非類同居勢所不免是故鸞鳳與鴟梟同飛麒麟與豺虎同走彼其飛走亦猶是也而性之所殊鸞鳳不能得之於鴟梟麒麟不能得之於豺虎也必同類之與居然後可則岐山降而梟獍潛踪阿閣遊而豺狼屏跡不獨傷造物之大并損鸞鳳之仁矣且夫物之相害不在直育非物之不害而不物於物者乃能容物也不惟物也惟人亦然君子不幸而與非類爲羣始而容之繼而格之格之不得則憯之憫之彼方對珠玉而形穢而又何足攖我之心乎或

貪與廉爭利貪曰我利在厚實廉曰我利在顯名則仍不廉矣是故君子清畏人知曰廉而利在顯名則仍不廉矣是故君子清畏人知幽蘭與牡丹同時而花友人有藝蘭於牡丹之下者花開時賞花飲酒競誇牡丹之勝而不知其下有幽蘭也天下幽馨之品而爲富貴所掩者有如此蘭矣荊棘與蘭蕙同畦或問蘭蕙曰君與非類同居其亦有不適於心者與蘭蕙曰彼自荊棘我自蘭蕙各任其天焉可也天之生物既不能如管子之制齊四民各居其鄉則非類同居勢所不免是故鸞鳳與鴟梟同飛麒麟與豺虎同走彼其飛走亦猶是也而性之所殊鸞鳳不能得之於鴟梟麒麟不能得之於豺虎也必同類之與居然後可則岐山降而梟獍潛踪阿閣遊而豺狼屏跡不獨傷造物之大并損鸞鳳之仁矣且夫物之相害不在直育非物之不害而不物於物者乃能容物也不惟物也惟人亦然君子不幸而與非類爲羣始而容之繼而格之格之不得則憯之憫之彼方對珠玉而形穢而又何足攖我之心乎或

曰蘭蕙之尊於天下也宜哉

曲水流觴相傳爲周召營洛故事莫春童冠蘭亭修禊皆其餘韻也從來大聖賢名宰相無有不風流余平生每逢此日必偕勝友遊勝行樂風雨則以盆蘭爲清供與家人小酌竟日不呼此不言愁今年羈居此樂不可復得矣因憶戊寅歲余年十五上巳日與

世楷堂藏板

葛見緩步水濱見有野花可愛手拈一枝對之微笑繼而投之於水水流甚迅頃刻間花忽不見余口占曰我愛花花愛水投花於水花戀水水流花少焉花去不復返但見水兮不見花人生聚散總如花何處因緣不似水嗚呼今年丁卯距戊寅已五十年乃五十年後之惡兆已於五十年前之讖語先見之人生榮枯得喪豈非有前定者耶

上巳無聊偶一對鏡形骸皆可憎卽以耳目言之耳司聽目司視皆有功今皆有罪昌黎之視茫茫許丞之耳重聽古之人有先我者矣口占一詩曰雙眸舊逐離婁視兩耳新斷師曠聰蓋自嘲也雖然天下事不可入見聞者多矣譬諸則又余之幸也夫

昔人論意氣擬於如雲然又有不同者童稚之意氣如春雲之輕壯盛之意氣如夏雲之奇晚暮之意氣如秋雲之淡而冬雲之冷若夫歡愉之意氣如絢爛愁苦之意氣如雲之晦冥將相之意氣如從龍仙隱之意氣如雲之摩空然則意氣之不同更有如雲之出沒無定者乎因思氣蒸雲夢襄陽壯語至于傾動天子而不才明主棄置以一言終身此時意氣定有不同於元龍湖海者而郡鄴少年陵遊俠方且肆其鴟張噓氣成雲也我道之窮

世楷堂藏板

世事之變感慨可勝道哉

五官之職各有專司若設官然無虛位也口司食飲如司農金部歲收天下錢穀金幣以供軍國之需固國之司命矣至於鼻而若冗員雖然口司味鼻司臭激濁揚清全於鼻乎是賴設令五官之內有口無鼻如設官者有府部而無臺諫有守令而無監司濁穢盈廷清芬迸跡成何世界乎昔人謂人身一小天地衣直指我知其不可廢也已

昌黎年未四十而齒牙動搖余之動搖幸在四十後
壯時左齒時疼嚼物常以右不數年而右齒毀壞乃
易以左物不可以窮其用窮則敝敝則變理固然也
又數年而左之毀壞更甚乃復用右而反覺其優此
如仕宦者閱散日久一朝起廢風采隱然而當軸之
子忽焉罷職黯然無光一升一沉賢否頓異天下事
類有然乎是故右齒之用如賜環左齒之廢如賜玦
賜環者勿以恩寵方新而忘當年之廢置賜玦者勿
以君恩既替而忘昔日之主知則一龍一蛇與時變
化可以徜徉於仕宦之途矣

內典之言有所云本來面目者史載阮步兵能爲青
白眼遇俗人則以白眼視之將毋失卻本來目耶曰
本來面目必施於本來面目之人而後有當彼既失
其本來之面而我遇以本來之目是我喪我目也其
不同於彼之喪失者幾希余一生不敢白眼然亦未
嘗誤用我青天下流品淆而風俗混其來久矣我存
此一點之青寧不足當一字之褒三命之榮五服之
貴九鼎之重哉

余嗜梅花時坐臥其下弗忍去也即無花未嘗不坐
臥於心少壯時雖有鹽梅之志而孤山之癖不衰余
故自號梅菴

梅花潔白對之則余心亦潔白梅性堅貞對之則余
性亦堅貞此中有禪焉余故自號梅禪

蘭之幽馨校甚於梅惜乎無幹其堅貞不及也譬之
美人淡掃蛾眉臨風欲墮對之能不移情余故自號
蘭癡

菊之靜如對陶令余故自號菊侶蓮之清如遇濂溪
余故自號蓮儔

余善評花每對花必窮其色香氣味之幽深處而進
退黜陟之余故自號花林銓部

余善品酒嘗以六等定案列居上若次之澀次之酸
次之淡次之甜最下凡六等余故自號麴部文宗

余一生最善自訟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皆非也
余故自號知非道人

余年六十花甲週矣天地之數週而復始必無此理
爾乃叛依空王惟願一瓢一笠一部楞嚴一聲我佛

以終餘年余故自號四一老人
余一生數奇凡得意之事不敢效顰花甲時朱子力
宣强余演劇重違其意勉循從之然夢寐間猶知自
咎也夫行年五十而知其非矣又十年而仍復蹈其
非乎其明年喪子又明年喪壻又明年喪妻則皆非
之所致也夫知其非又知其非之所致則非可已矣
而又有非焉者平生詩文脫藁卽散本無意於身後
名近以斬嗣力宣乃以拙草呈政督學太史西江李
惺齋先生先生文章宗匠謬膺賞鑑發縣梓行昔日
已灰之名心乃怦怦復動夫天既不予我以身後人
而我復不計夫身後名非也然天既不與我以身後
人而我猶復計夫身後名更非也余終自號非菴而
已矣

丙寅九月余喪耦忽忽逾恓緬念往年此日方作
團圞之會而今子焉此身風雨孤燈形影相弔有
難以卒歲者因作一破除法每夕獨飲設筆墨一
有所得卽時書之至明年上巳輒得三萬言乃知
前此之所謂遊絲飄空過而不留者蓋不知其幾

吳鎬放言跋

南華之文汪洋浩瀚不可端倪然具有至理存乎其間後人不善學之祇成其爲悠謬荒唐而已非庵無罪莽非古非今自成一家而邇所嚮往則皆以南華爲根柢特用筆太縱雖流入於儇薄而不顧如此帙中論色財氣諸條皆是存瑜匿瑕雅意可知較之昔人廣莊擬莊有過之無不及也甲午夏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揆嘉肇初校字

漁

說

東海郭欽華張虛著

不佞居東海之濱食魚於海國自當習漁第漁者志在得魚魚之外奈何有談則樵父之問對牧子之倡和而已其間上下古今飜復名理山澤而俄指廊廟垂綸而敢於秉鉞散蔓無倫放言自恣要皆自暢其勃勃欲吐之意總之無當乎先民之詢故幼嘗漁於龍門渤海壯則漁於丙穴湘沅今且老矣歸而漁於具區震澤鴛鴦明聖之間興至而道遣之金千載之下談之猶香齒頰其名皆不可知

鴟其天籟夢醒而攄其性靈罷釣而語潑缶而呼滄浪之歌不意入有心之聽乃有歷歷紀子之談而質之予者予瞪目踈之曰惡乎談惡乎不談君其問諸水濱毋更爲乃公饒舌東海漁人郭欽華

張虛甫書於天竺溪邊釣鰲磯上

孔甲取民子不能庇斬足之殃文帝賜萬錢不能同鄧通之餓冥數已定君不得而轉移之況其下者乎世有搖尾乞憐奔走於時宰之門而妄求過覿者吾不忍見其齷齪之狀也

逃亡之屋犬不離門醉仆之人馬不易步念故主也然則諛僞主以求榮助逆臣以干進者非犬馬之罪人乎

子弟挾父兄之勢以凌人丈夫憑妻妾之財以致富無論有識之士羞與爲伍即父兄妻妾且竊笑之矣春申以李園之妹易楚不韋以邯鄲之姬移秦包藏禍心即被顯戮秦楚自若耳於二子何與哉

餓者不爲垂死而食嗟來之物男子不爲采薪而拾道遺之金千載之下談之猶香齒頰其名皆不可知

士人有一節之行刻畫標榜以自矜衒殊可醜也

會子讀喪禮而泣下沾襟孟元方讀蓼莪而哀咽不已感於中而形於外至情也世有謂讀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必不孝讀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必不友信夫

柳婢以買綾薄主石漿以奏技投檀侍女伶人猶爾知耻況其上者乎

魚保奏銅匭於武后竟以投匭被誅周興教大獲於俊臣卒以納贓伏罪小人欲售殘忍之術而身受之

天道好還何其明而速哉至其他張韶以泄謀折頸
遮終以鄉導殺身彥洪以乘馬受射齊邱以讓族自
益困於反手機發亡巧也
君不不聽羅沖之勸以百錢爲有餘劉生不受富人
之遺以一袍爲白累知身外皆長物也故曰益我貨
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張耳與陳餘時時書爲刎頸而爭權相滅張遼與武
周平居稱不敵口面睚眥成嫌友道之絶漢魏已然
何獨於今疑之

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於中行而著節
於智伯豈前後異人乎顧所以待之者何如耳
山賓不以漏踏之牛欺人君實不以病肺之馬求售
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士大夫觸類而推之何往
不善
談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繙紳薦士類能言之
然田廬之計閭閻之情終夜營神疲色頼吾恐老
聃置譬拖鼻而斥之曰盜吾名以文其過世有若人
哉

先雷而雨雨必不成未春而花花必不實泄露太早
耳士之處世須涵養靈源爲樹功展采之地喋喋於
語言文字之間吾知其百無成也故曰非寧靜無以
致遠
解牛皮爲鼓可正三軍之令爲牛計者不如負軛聚
狐白爲裘可登天子之堂爲狐計者不如走澤故知
巢許高蹈於陶唐展周趮迹於炎漢良有以也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闇
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誅於人者其禍淺誅於鬼者其
禍深一念之發君子不可不慎也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
二子皆富貴而儉者乃今士人以羅綺爲服被之下
體不匝月而易焉何忍暴殄如此
章惇欲殺劉元城而假手之人嘔血就斃胡舜陟欲
陷高登獄詞未具感疾暴亡忠賢之人天必祐之小
人徒肆其蜂蠆之毒竟亦何益
范蠡不聽夫差之和句踐始霸留侯不聽項羽之和
漢高始興此成敗之機繫於一決少有選疑大事去

矣故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桓元登牀地陷殷仲文以聖德高厚地不能載諺之燕主惡汝水不冰李超以逼帶京城常近日月諺之後世笑其下諭上愚今人於達官貴人希一時之寵遇巧詞曲說百計獻諛有識者必不爲所欺也

項王氣吞嶽瀆能忍心於咸陽之火而垓下悲歌不能禁虞姬之繾綣漢高豁達大度能決意於杯羹之分而四皓既至不能止戚氏之欷歔子卿嚙雪吞氈猶與胡婦生子胡淡庵十年浮海猶注意梨渦尤物移人雖大如大賢不能免朱子云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以朱五經爲戈而有朱溫之子以韓魏公爲祖而有韓侂胄之孫人之賢不肖不係於世類明矣而鄙薄之人乃曉曉然揚其累代簪纓之盛於已何與

董卓築郿塢不能免燃臍之慘王衍營三窟不能逃殺身之禍見之不早耳後人有固權恃寵如猩猩嗜酒苍蠅之戀殘瀝至老不休卒以殞首喪軀可歎也

善養生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善治天下如牧馬然去其害馬而已噫知鞭其後知去其害可以通南華矣

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爲政之適弊也及夫民習窮力竭而繼之以僞則又苛峻其法以繩之民將何所措耶噫此柏矩適齊見罪人而號天大哭也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以同僚鄭崇質母病將革欲代絕域之行柳宗元聽遷柳州以劉禹錫母老無侍欲易播州之往古人之處僚友誼同手足今日杯酒款洽之時即死可代一遇小小利害遂秦越其心抑獨何故

梟之死也自懸其首所以正其食母之罪虎之死也自暴其軀所以慙其咥人之凶冥律之嚴不遺於鳥獸況其他耶

顧榮制炙以啖執爵陰鏗舉酒以授行觴皆一時偶然之事二子卒得其力以至不死人之施恩豈在大小哉然二役之義不減予胥濫矣世有趨附權貴

以希汲引志得而忘之旋以反噬吁可畏也已

趙苞破賊而母死徐庶歸魏而母生忠孝之心難於軒輊程子謂庶得其道是矣胡氏謂苞不能權其然豈其然乎

易牙殺子以食君吳起殺妻以求將皆殘忍不情之事明君當遠而斥之陳子昂詩云骨肉既以薄他人安得忠不俟辨矣若張巡殺妾食士在堅守而待援程嬰舍子立孤欲全宗而報恨忠義獨著又不當以此律之耳（撰嘉按史記程嬰立孤事其僞爲趙氏孤而被殺者乃他人嬰兒不言嬰之子此云舍子立孤未知何據）

仲父以妾倩之言而顯寤戚簡子以女涓之歌而釋津吏管越之賢固自若耳而二女之名緣是以著抑又何幸乎

夸父逐日精衛填海見者無不笑之身不滿七尺生不及百年蠅營狗苟以遂其谿壑之欲又何愚也

離婁雖明不能自見其眥烏獲雖力不能自舉其身人有不善誰能自知耶

張耆以厚葬完軀晏殊以薄葬碎骨身後之遇有幸不幸者天也牛哀病而成虎兄敢戶而噬之梁改醉而逢鬼子往迎而殺之一則淪異類而喪心一則戕同氣而無足恠已世有爭旦夕之權奪錙銖之利父子兄弟漠然胡越者抑又何以自解乎

張永德欲求煉汞之術於睢陽生生慮其損福堅執不與永德將兵以屯下蔡保富貴而終陳希亮欲求煉砂之術於開元僧僧患其得禍竟授之蘇長公亮懇而得之卒罷官病癩而汝乃知黃白之事天以濟同舍留二十年覓其子而還之封識如故蘇黃門得方於儀介密室舉火見猫據爐而溺遂置不講古人遇而知之良爲有見今縉紳投閑多爲方士所愚事既不就并其資而失之無亦鬼神陰殛其貪耶

韓卓以家奴盜食祭先義而免之孔文舉以貧民盜麥養母賞而釋之在二役固以親故受汙在二公不失爲成人之美

孟嘗以廉潔治郡合浦還珠虞愿以仁愛存心蚋蚊

効命易曰信及豚魚良非虛語況於人乎可以觀吏道矣

劉寬行遇失牛索牛而去其人得牛歸而受之朱沖隣人失犢取犢而去其人得犢大慚還沖不受二賢之量一也受者渾無形迹拒者使人不堪君子之處世當以何者爲法乎曰文饒可也

周業肇自后稷繼之公亶父以及文武之身而興焉所以延祚八百者積之厚也秦業出於大賈繼之嬴廉惡來以及始皇之身而興焉所以二世而亡者又豈盡當年之罪哉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而圃田之報中心以死齊侯殺彭生無罪而貝邱之啼反車過弒非命之死君不能行於臣況其他乎

封中山之箴則樂羊奏功杜投杼之疑則甘茂底績至王翦乞田於五輩曹沫賞嘉於三北自古人君御將有術而後英雄得盡其能今提數萬衆臨敵對壘一挫劒而三尺隨之雖數子復生必不能用而數子亦不樂於用也

淳于髡兩見惠王而默默秦昭王三問范雎而唯唯皆子輿氏所謂以不言餂之也一則連數日而不倦一則踰太后穰侯而無疑非其術有以堅夫必信之心耶

三教大士皆顯於周而維世覺俗之旨亦殊途同歸二氏之徒互相傾軋亡論矣至謂宣尼爲淨光菩薩又爲儒童菩薩顏子爲月光菩薩出後人妄揑無疑儒者不斥其非已誤矣復傅會其說以鼓惑世人聖門有此反賊哉子路作閼羅當置之拔舌地獄也

身得而身失之者王莽也苻堅也李存勗也身治而身亂之者秦皇也漢武也唐元宗也豈其才不足耶敬則才以助興怠則才以階亂其機不遠也

韓安國坐法爲獄吏田甲所辱及復位而善遇之李廣夜行爲灞陵亭醉尉呵止及復位而斬之所遇之事同也而處之亦何懸殊哉安國得全軀而終廣卒以失道自剄蓋天報之也

晉文公在齊迷齊女而不行趙衰子犯乘醉載之返國而霸漢高帝入關欲止宅休舍以張良樊噲之言

還軍灞上帝業乃成燕安之情既勝則遠大之計遂
踈雖英雄亦有不能自決者不得諸賢贊之其能有
成乎

燔炙刻烙雖戕馬之性而馬賴是以成其良雕鏤青
黃雖腐木之質而木賴是以適於用然則明君之治
民慈父之教子也不有所忍安能成其愛乎

日月經天大可以被四海之廣而小不能入一室雷
霆下擊細可以發悖亵之罪而大不足以殄元兇蓋
明有所不用威有所不測也君子處世顧事事而察
之物物而振之不惟勢不能而用亦幾乎褻矣

碑銘盡溢美之詞故慕亭多災石彈劾信風聞之語
故殿陛有冤人士君子執是而定古今之是非其不
為吠聲者鮮矣

樂閒曠者以纓冕為桎梏喜事功者視林壑為牢
覽通論哉唐虞御極烟霞樹巢許之標湯武順天寰
宇賴伊周之績均不可廢也

昔人云居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寫書何害於事而
謂之罪過今聚百工於室而各授之事錘斧之聲達

世楷堂藏板

於閭閻此可媿矣

秦王見孤憤而歎曰寡人得與此人同游死不恨矣
武帝見子虛而歎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乃韓
非飲藥難囘姚賈之讒司馬著書竟老茂陵之渴知
之非難用之為難信哉

以智生事事至而智昏矣以謀召禍禍來而謀困矣
以機致災災起而機窮矣以藥療病病生而藥箸矣
必如何而後可老子云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
天下先

世楷堂藏板

略詆死孤憤而歎曰寡人得與此人同游死不恨矣
詬既死之奸雄筆嚴鈇鉞而壬人當路則詭隨以求
容希異代之賢哲心切斗山而盃土立朝則排擿之
必力人情好惡之舛一至是哉

平原綠野皆閣也而綠野以晉公顯金谷蘭亭皆墅
也而蘭亭以逸少重屑屑於花木臺榭之工而主不
稱焉亦狠林鹿藪耳何足道哉

今之學者類有二病談性命者紬賈馬之辭崇風雅
者厭周程之學數仞之墻何所不備在各成其是以
垂不朽否則游夏奚班之顏閔哉惟假浮華而干進

藉虛寂以文貪如美新長樂是則孔子之罪人也
曹操殺楊修而厚其父孔明斬馬謖而用其子事若
相類要之謖死當也修何罪哉
以父祖之貴而底其後也冤裘多曳白之人以子孫
之顯而祀其先也俎豆多汗顏之鬼至節婦以貧而
湮高士以困而抑司世教者不能無責矣
巴遂死時有殺人之毒鴆導者求救著术參苓有補
氣之能活遂者指病然則人君之用人也謂君子爲
足恃乎紫陽誠意何能挽南宋之亡謂小人爲不足
用乎商鞅墾田未必非強秦之利亦在乎御之而已
李善保孝元之嗣避隱瑕邱王安續士雅之宗竊歸
佛寺身繫重僕商薄雲霄可謂卓然千古矣至其他
辛愈咸恩於三代廉范送喪於南陽鮑永拜更始之
墓朱震哭陳蕃之尸忠義獨全不以存亡少異皆可
爲百世師也
有一分不取之心而後可爲伊尹有萬鍾何加之心
而後可爲孟軻他若子罕拒玉人之璧魯連卻千金
之遺中立還玉梁公揮纖身處窮約固已芥視珠玉

無惟乎風猷氣節之凌雲百代也士人得一第而孳
孳焉惟利是圖請託上官無所不至甚有鬻販出疆
甘同商賈他日綰符綬而臨民也能保其不以墨敗
哉
死有重於太山者有輕於鴻毛者余嘗謂侯生之死
信陵也田光之死燕丹也何益哉以爲傷勇可也
語云有治人無治法余以爲法治也不必其人邊防
漕運可以始於秦隋而廢之乎法不治也亦不必其
人封建井田可以始於聖人而仍之乎

陳平請陰謀爲道家所忌自知其後不昌諸葛謂陰
德損於滕甲自知其壽不永卒如其言二君子當臨
敵制勝之時不得已而用之猶云如此後世可鑒矣
張九齡以嫉賢無後宜韓忠獻之慶衍雲初矣李德
裕以侈殄被竄宜范文正之澤溢宗姻矣魚朝恩元
載亡論也二公賢相也亦以此自累何哉
德合鬼神神敬矣不必勑壇宇而千澤也道通仙佛
佛悅矣不必飾象貌而享諛也至簠簋攘奪取不義
之財從事於此所謂假之爲盜兵加凡盜一等矣

雞有五德其說舊矣余謂燕亦有五德哺雛而均仁也不食主粟義也比翼而棲禮也擇梁而巢智也望社而來信也

語云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余以爲田慮不力耳力則無不獲之年仕患不善耳善則無不合之遇

設官以爲民也而遷之不必其利於民以賄遷則民貧矣以才遷則民病矣以諛遷則民窳矣吁欲治也得乎

正言不悟則假譬而通其蔽斯君子有術言直言不從則委曲而匡其邪斯君子有術行術者君子辨變之權乎純於術焉吾恐其流譎矣

目可以辨黑白於數里之外有蔽則昏耳可以審清濁於數壁之間聽遠則闇是耳目之偏也至聾以目聽瞽以耳視楞嚴所謂六根互用者非耶

管不可以窺天而習星者必以管錐不可以指地而鑒鹵者必以錐言語不可以盡聖人之道而學聖人之道者必求諸言

山有負嵎之虎則樵蘇絕跡塗有禦侮之戒嚴衽席有戈矛焉盃酒有鴆毒焉嬉笑有機穽焉恬然處之而不爲備抑又何也

謂仁者必有後乎秦檜之三世館職視房杜何如也謂仁者必有壽乎蔡京之白首端揆視顏冉何如也此亦未定之天但君子不可以此怠於仁耳

律以懲奸謂無遺法矣而奸婦斬宗謬師誤子似不可置之不問也祀以褒賢謂無遺議矣而逆寇殺身批鱗被禍獨不可列之牆廡乎

朱謙子不憚罪以報父仇杜叔毗不憚罪以報兄仇孝弟之心人孰無之彼能勿失耳然則虧體辱親溺妻悖長聞此可赧然矣

習畫者珍顧陸之圖幅縑尺璧學書者寶鍾王之蹟寸楮千金知而後重也投之田父不能博升斗之祿矣余嘗謂文章亦然

漁談跋

賴古堂藏書慧樓先生僅見其半已采旅書强聒錄冰書入叢書別編而漁談迄不可得先生歿後文孫肇初始於吳門顧湘舟案頭覩藏書全本因得錄副會余商易先生所輯有與山來丙集相重者數種肇初遂以此帙與恒產瑣言禪海紀遊共三種屬余補入續編所以承先志也漁談上下古今翻復名理奇搜透闢非復老生常談快讀數過眞不啻背癢得爬搔矣癸巳初夏吳江沈楙悳識

男澄照甸臣校字

廣 連 珠

廣連珠序

疇昔之歲陳子薄宦白門予浪遊覩止鍾山雲幄松
飜玉海之濤桃渡月明潮落秦淮之柳街鸚鵡之芳
尊奏驪駒之別曲惟時劒影橫秋霜寒紫電筆花亂
落瓦濕琉璃跨花萼以成篇指雙龍而曜彩兩人自
以爲氣盖旗亭之夜鑣聯鄴下之規也已而玉樹無
聲霓旌搖落春天雲暮白也飄零關黑楓青人兮千
里廣陵煙雨遺恨於六朝吳地風濤悲思於閶闔哀
吟天寶之篇歎息永和之序言尋我友涉江欲採芙

蓉遺此素書故人願加餐飯而陳子方將理玉軸枕
牙籤擘華牋飛翰藻發太史之舊書陳芸閣之祕冊
錦鱗稀至難傳油素之辭青鳥銜來閒讀雲裳之字
寄悲秋於宋玉竹粉含愁僥軼調於杜陵錦江將淚
若夫擷躅兩京鞭趨八季鼓朱鷺而銘金石之碑奏
黃龍而罷雲璈之舞誠古人所罕臻作者應未逮也
乃竝調律比偶髣髴短篇百年如昨曠懷上下之閒
壯志難酬斷論是非之數廣孟堅之遺體賦連珠之
百章字成金鏡江鮑掩華理出珠淵機雲前席鮫人

長洲陳濟生瀛寰著

連珠昉自孟堅盛於士衡大抵旁論物情其辭隱其旨深不盡及古今事變也予長夏無事讀史之餘彷彿連珠體而廣陳古今盛衰成敗是非之數遂得百首庶幾理以事而喻事以理而可法其循古作者之意也夫

蓋聞挈瓶之智不可以守器滿甌之量不可以滿盈是以金壺玉尺言詭誕者千家而晷度在神明之內睹伐叢書 廣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蠭桐嶰竹通枝律者百變而陰陽通天地之中

蓋聞定傾者貴乎深謀除亂者堅其內斷是以爐灰畫箸成大事而鬼神欲愁日彗掃刀開晦冥而祀蛇弗懼

蓋聞德之小也易成美譽之開也易以深是以宋就灌瓜綿荊梁之交者兩固處女爭桑擘吳楚之戰者十年

蓋聞井渫九仞雖銀瓶而尺綆勺水實遙風扶萬里即健翮而摩雲翱翔且倦是以覆餗之悔起於知能之自尊反駒之羞由於羈靮之過騁

蓋聞氣勇必憤先伸後屈志勇必達先屈後伸是以舞陽色變而秦殿之桐柱空勞相如定謀而澠池之如始完於金城是以河洛闕儀極之精熇明無鬼神之瞰

蓋聞學以嚴正爲宗士以品節見重是以鳳凰千仞不棲卑柯弱幹之中幽蘭自芳不爭挑豔李妍之日

悲婦猶遺淚於亡簪蓮勺王孫求微時之故劍

蓋聞翠裘黃褐等土壤之百歲朱輪白屋均蜉蝣之瞬息是以高名延譽於墨胎違節驅車於幽谷

蓋聞萬物未嘗傾軋庶類因以裁成是以山不與海爭水而蒸雲觸石相爲功火不與月爭明而晝堂錦障不能廢

蓋聞忽誹者忠厚之極思滑稽者論事之變態是以小弁菀柳君子讀而情傷麋鹿漆城庸主聞而心動

蓋聞形迹之事非至人所推求曠達之風非步趨可
髣髴是以倣有道者不在折中慕支遁者豈專數馬
蓋聞君子寧驚禎祥貞士非爲邪媚是以景佺不賀
九月之梨花求禮不稱暮春之瑞雪
蓋聞鹿入秦庭歷左右而無辨書懸呂市購千金而
莫陳是以赫赫之權杜謗謗之言慄慄之威濟訑訑
之色
蓋聞靈谷以太虛爲籥故聲無不應澄源以至清爲
質故照無不形是以萬籟諷刁略焉可合元始止水
明鏡曠然如見鴻濛
蓋聞德以一而致變儀以兩而用神是以驂服齊駕
則蠶叢峻坂可以不傾舟檝並操則澎湃怒濤可以
無懼
蓋聞節高者不可以名義奪志決者不可以勢位留
是以龍蛇獨謝萬戶之封貞金不鑄五湖之像
蓋聞情有曠百世而相感意有共朝夕而弗親是以
執鞭附驥君子欣前烈之可攀雨覆雲翻達士傷九
疑之隔面

蓋聞卷舒以防無廣大之觀聰明自資失聽瞻之益
是以部婁潢潤不列於公侯垂繡懸旒猶設夫鐸鼓
蓋聞用有同功而異遇有異事而同是以畜牧一也
而卜式馬援之迫殊生死判也而杵臼程嬰之合轍
蓋聞術數不救隕命之人符籙無補興隆之業是以
威斗設於層臺而九虎之師皆潰赤伏進於帝子而
中興之治以衰
蓋聞艱危屈節或未免於儒緩而守道行義亦間出
於悶黨是以驪山禍作海青痛凝碧之絃元祐黨碑
昭代讒書安民廢君實之字
蓋聞傳說者事屬幻而可疑悲憤者詞本誣而足聽
是以乘槎博望實開矯飾之端乞巧柳州聊抒遷謫
之感
蓋聞天地好謙謙與吉會鬼神惡滿滿與覆俱是以
史豔萬石之家風用兢兢於六馬漢志金張之豪貴
幾子子而墜家
蓋聞仁者不以小物忽其慈勇者不以小事濡其斷
是以祥心爲質放麑可得殲英決爲明亂絲必須斬

蓋聞天人之感甚深誠每動於閭里造物之工不測理易感於怨呼是以以事垂象則山可崩而海有竭以變告凶則虹貫日而金蝕昆

蓋聞事有伸而後有屈物有廢而始有用是以倡優之賤無周歷之位

蓋聞學以象山無險而不涉道本學海雖細而必收是以商盤誡時敏而日新學記述百川而善納

蓋聞修德未純君子徵過於顛危名節可干奸壬傳譽於一世是以申生死孝成驪姬亂晉之階新莽謙恭著大誥金縢之語

蓋聞氣麗於虛開鴻濛者不列五行之目物生於靜歷日月者本無賓餞之功是以幾神之內卽有羲周陶鑄之前原無堯舜

蓋聞智可藏身遭遇不求平福精能動物治亂可以一揆是以秦博士全者一人叔孫不受逆鱗之禍昌邑臣死者三百王吉不累海昏之誅

蓋聞倚數者有時而窮恃巧者不可以久是以衍推亥步不及雲臺占候之功墨守輸攻不及帝王仁義之戰

蓋聞病中膏肓扁鵲驚而卻走心多疑懼人豕立而爲災是以壽不食麥治藥何功祟有臺駘勤禱何補

蓋聞理理窮而量殆以理御事事應而志精之漸是以斜封墨敕賢主無中下之時鳳閣鸞臺一歲無周歷之位

蓋聞學以象山無險而不涉道本學海雖細而必收是以商盤誡時敏而日新學記述百川而善納

蓋聞寶鏡照人而不能自照眉睫觀世而不能反觀是以裘非一狐之腋王者集衆議以成功名過如日月之蝕君子廣無私以脩學問之譏

蓋聞南威麗色寧動寡慾之君醽醁旨酒難洒潔清之士是以飛燕不生文景之朝杜康不登周孔之室

蓋聞庭有不揖之客望重將軍門無謝恩之人功高宰相是以指天地之媲萬物而益居若天地之媲萬物有下而益上如風雷之動太虛事有辭蓋聞雲霧去而躍宿明風浪平而江河靜是以窮奇

檮杌不妨雍熙癡龍怒蛟不遊化日
蓋聞孤介以遁世則簪組弗榮耿憂以違時則高明是以中山歎息不滅雍門之琴祝武安驕貴遂開行酒之隙
蓋聞琴瑟不必專壹雖異器而同音薰蕕不相爲功欲自保而終奪是以將相和附成南北之軍內外猜疑搆維州之禍
蓋聞斌鈇燕石輕其易致翡翠木難珍其遠得是以秦不愛扣缶擊甕之聲趙獨爭卞和隨氏之寶
蓋聞物有感澤而不忘器有力求而不得是以金盤承露淚灑銅仙周鼎去秦長沈泗水
蓋聞暗生於明自明以暗危伏於安自安以危是以前後易境猶之旭日陰霾枯菀頓分辟之積薪幕燕
蓋聞物之盛衰以氣形質所不容拘化之施受以幾大小所不能量是以一蟬之翼響有振於羣飛寸草之榮春不殊於萬木
蓋聞樂以媒情有時而傷故宴以會好有時而生嫌是以中山歎息不滅雍門之琴武安驕貴遂開行酒之隙
蓋聞金生於山出不復入水母於地流而必歸是以剛節易亢達人有偃僂之銘柔道多通猶龍誌若谷之歎
蓋聞從物娛神雖工不善搜奇渺望終海無徵是以山中桂樹自安猿鶴之心嶺上金丸不是神仙之蹟
蓋聞謀以靜勝不在勞身才以淡深不期周物是以圍碁方劫屢斷聞破敵之聲醇酒常酣吏民有寧一之誦
蓋聞堅貞立操不磷緇於時勁直挺姿不萎靡於變是以霜雪如霰猶存歲寒患難之中乃知學問
蓋聞雄辯者承勢而利導知幾者審福而辭愆是以蒯通雖智不能奪授百萬軍之恩應侯多才不能離伐齊綱壽之始
蓋聞能下人而可以上人能小屈而可以不屈是以

夷門罇酒於侯朱廷尉結襪於毅下

蓋聞朱蓱碧瓦多取材於鄧林玉札丹砂皆資用於異域是以深山無不採之棟梁風雨有時而敗萬里無不致之珍貨商賈有時而窮

蓋聞夏蟲不可語冰敗軍可以語勇是以桑榆之收卒爲漢將嶋函之戰不救二陵

蓋聞飛蚊有負山之力積毀有銷金之奇是以明珠意苡不白於銅江螭蛄龜山出走於泗上

蓋聞患難易情有道者之深戒窮達異數特立者所不爲是以牛衣泣而封章可上屋屐歌而富貴不移

蓋聞石不忌璞至道無險龍能鳴劍大文必舒是以明哲不嬰黨錮之憂奏書不受嫚罵之辱

蓋聞臨風而嘯斯聽者達因雲爲澤斯潤者多是以微吟累唏不解月下之圍沼泣澗溪無補雲漢之用

蓋聞賁育無制影之力嚴凍無凝風之時是以虛空者天地不能結其質造物非愚倏忽者壯士不能憑其勇千鈞非怯

蓋聞意遠術疎雖高易墜廩忠抱道履險亦全是以

一行作吏仍逢典午之衰蒿目憂時不談流觴之會

蓋聞正平撾鼓深屍冢之悲士稚臨江獲澄清之譽是以二眼青白他人不可學而成數萬甲兵胷中不可取而代

蓋聞一木之火而可以相生一管之灰而可以相測是以五行嬗尅王者能爲節宣二氣陰陽至人乃作

灌夫家散於秋風翟署心傷於交態

蓋聞技優者絶人力而難希氣雄者懾白刃而不動

蓋聞臨風而嘯斯聽者達因雲爲澤斯潤者多是以明哲不嬰黨錮之憂奏書不受嫚罵之辱

是以熊僚絶王孫之求由基殪車中之將

蓋聞純縣麗密不如重裘趙瑟秦箏不入律呂是以

紫氈獻自西南珍於蒟醬黃鍾鑄自太始通於春秋

蓋聞賁育無制影之力嚴凍無凝風之時是以虛空

帝子之符杯玉日中不救馬肝之敗

蓋聞良工難成器於一朝良賈難致富於末運是以

出楮畫英非三年不能爲范蠡白圭非天時不逐利
蓋聞恩倖者不庇其服身貴寵者不骫其國法是以
安陵泣遇於君前郭嘉待罪於相府
蓋聞知幾其神達者不免美服易指君子所危是以
十斛明珠夢成孫秀文章江左悲悼華亭
蓋聞傑士成功有待於天忠臣報主或視其遇是以
意氣相許不必聶政巧而荆軻愚曾祿多殊不必智
伯厚而中行薄
蓋聞泥戶庭之見者不可與窮天地膠詩書之迹者
不可與通古今是以蜃宮貝闕齊諧有未誌之奇助
役青苗周禮有殺人之政
蓋聞聖主側席人懷結綬之心貞士修名咸思捐珮
之贈是以鳳覽德輝而自下人思玉樹而願交
蓋聞天機將發不疾而伸人意所經雖工已拙是以
流水未奏常鳴絲竹之奇畫樹常春終無暄潤之色
蓋聞曠達難喻拘方寄託非爲典要是以長繩繫日
蓋聞松柏之質不借蔭於羣柯淳至之材不矜長於

標榜是以和嶠有千丈之觀季野備四時之氣
蓋聞貨非可騁不貪而常餘才非時匱有求而必至
是以神無疑滯滄海之珠自還心有陵阿東南之寶
難盡
蓋聞五行之氣常有旋宮一物之情能捍造化是以
布有火浣能移燥濕之氣泉有冬溫不遷寒暑之節
三叅有才名之恨淮陽傷臥治之言
蓋聞方隅之氣不任鼎鉉柱石之任不勝穹廬是以
蜀魂之寄杜鵑未掩思土之涕炎女之成精衛猶懷
蓋聞雄心所結雖死不摧物大之餘猶生精爽是以
昭代叢書 廣集 廣連珠 卷第十九 十五 世楷堂藏板
蓋聞桐爨知音不辭先爨蘭堙叢草惟願同刪是以
屈軼可別忠佞臭味必謹差池
蓋聞報有遲而必收譬根株之待歲志有折而靡悔
比奔濤之怒空是以拜旌書於漢闕自信稽古之榮
展老驥於空櫪不改據鞍之壯
蓋聞百川皆至海理有異而相安燕趙不並轂路有
失而難返是以九折言驅不忘舊益州之孝刀環熟

視難言新漢主之恩
蓋聞才之所在不言謬反志有攸好難禁移情是以
涿鹿神皐學神仙於戰陣滄湖循吏樂魚鳥於簿書
蓋聞齊虞周道莫如千里之驤曉日扶桑遂失夜珠
之耀是以閎散之器其酷甚於山林百里之資其才
短於廊廟
蓋聞地殊南北遂有橘枳之移時異春秋不更蘭菊
之位是以鄴都掾軫未遑效束帛於機雲頗牧拊髀
豈及候風雲於漢季

蓋聞意氣雄豪非求延譽感恩之報微物猶然是以
能言吉了發長歎於漢禽戀主緣衣弄好音於隴上
蓋聞物以人殊遂傳雅俗事由用異因著興衰是以
神策闕鵝豈有池鵝之致開元舞馬難參天馬之羣
蓋聞曠達之士易言寄傲經術之儒難苛細節是以
乞食不損靖節之高女樂不減扶風之譽
蓋聞遭時不遇壯士醒而狂與會所鍾達人多不免
是以三閭發豐隆之使廉公嘯月夜之牀
蓋聞豢龍之法久而弗傳藏珠之術巧而無補是以
曠達難稽長尊堯禹之步異物不貴代寶耕桑之書
蓋聞愼小及大取象於升德閭弱章以需爲吉是以
梓杞方萌具明堂之器泥沙搖尾懷雲雨之奇
蓋聞毒霧結鬱虺蛇羣顧而嘻暘谷騰輝魑魅不移
其質是以君子不徇時俗之好聖人不廢邪慝之誅
蓋聞水濁於潦澄之則清玉瑕於瑜刮之終垢是以
學至則移蛾蟲有式穀之分名成易毀駑驥懷折坂
之憂
蓋聞悲歌相繼者物態之常理亂難忘者壯夫之涕

是以煙鎖二喬徒興哀於銅雀春深臨砌猶寫怨於
連昌
蓋聞惠風非世代所能變日月非爝火所能移是以
平吳碑字不必邀讀罷之思吏部文章已自甘大怪
之目
蓋聞烏號射雲不截萬里紫電劃水難斷淄淵是以
太虛者物不得而加至柔者夢不得而勝
蓋聞響匏巴之絃窈眇易聽張洞庭之舞鬼神式驚
是以魚鳥可以忘機同至人之情性山川所以設險

等周道之坦夷

蓋聞樓季之捷不過於懸猱離朱之明不審於越里是以唳鶴亂軍夜走關中士四十萬冶色惑視義該道德經五千言

蓋聞濂洛之系本同嶧泗之傳不變是以東西銘著而安樂名寄大小學詮而龍旌式訓

廣連珠跋

連珠之體肇自平原爾後踵而爲之者指不勝屈然未有若此帙之繁富也名言絡繹倚旨紛披嶂巒巒層洵步步引人入勝矣作者爲 國初名宿所著有再生紀略余少時猶及見之今則不可復得惜夫丙寅初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撰嘉警初校字

詹言

華亭黃之雋石牧著

心所觸而爲言或筆硯未攜過輒忘記或零牋斷墨信手散佚書眉刺尾間有存者語非一時事非一例條析而件繫之分爲上下篇短於折綫綠碎於鋸木屑雜於簀合鯖漏於管窺豹莊周曰小言詹詹名焉莫宜

上篇

日者仁之光照而無不生也雷者義之聲發而無不動也雲霞者禮之容章而無不變也風者智之氣感而無不通也星月者信之影證而無不合也

洪荒開闢盤古至羲軒斷無相去千萬歲如荒史之說邵子元會運世以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爲一元統十二會一萬八百歲爲一會其說曰天地一終爲混沌始逢子會歷五千四百年而天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而其成一天是謂天於子又五千四百年查滓搏結而尙溶輭又五千四百年漸次堅實有水火土石而其成一地是謂地闢於丑又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半天地交感漸生人物又五千四百年而人物始盛故曰人生於寅遂於寅下註開物又歷卯辰至巳會凡三萬二千四百年至甲辰歲而堯立則一元之數已去其半故謂堯得天地之中數堯至今皆在午會之中又歷未申酉三萬二千四百年而入戌會之中遂於戌下註閉物則人物俱無矣又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半地之凝結者皆融散唯存一輕清之天又五千四百年亥會終而天亦混沌矣貞下起元天開地闢如前云云洵然則盤古氏前一元中聖賢忠孝徒付劫灰而盤古以來今一元中之人曷爲竭心力以冀不朽耶以理推之當不其然

天星分野自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天官書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地理志又以配戰國之地夫以星變占禍亂如形影之不失是則然矣如以某星分某地則自漢迄明言人人殊其言不可窮詰若今之版圖較虞周何啻數倍東南訖海外西北更遼濶禹迹所不至豈別

有分野之星歟抑星祇聚數州之地而不他及也按
分野之說牽牛南逾嶺徼貊島夷箕斗盡遼東朝
鮮三韓之地昴畢盡北方羣狄之國爲畢分循西北
至塞垣爲昴分似不應每州或二宿三宿而此諸宿
獨若是之廣又云西羌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外夷
皆占狼星則二十八宿外別有一星矣子產曰天道
遠人道邇子長亦謂圖籍譏祥不可爲法則
天之象日暄雨潤雷動風散唯月無所用而視其盈
虛以成歲人之體耳聽目視手持足行唯眉無所用

世楷堂藏板

而表其面首以成形遂爲萬古不可無之物至若冰
雹傷稼風濤覆舟豺虎害人蠹蝎損物而無所不有
不然不云天地之大人以心思通造化血氣合陰陽
而涕唾矢溺之不潔髮垢膚膩之可憎而與人身相
始終不然不云人小天地
陰陽五行之理有相參而著者陽剛陰柔陽動陰靜
陽高陰卑陽奇陰偶然莫高於山而石性剛而靜莫
卑於川而水性柔而動鼻奇而其體柔以靜齒偶而
其用剛以動金生水而水亦生金木克土而土能生

世楷堂藏板

木水生木而積浸可以朽木水克火而鼎烹可以竭
水土克水而衝波可以決土陽尊陰卑而序陰先陽
何也四時之序木火土金水相生也禹謨水火金木
土相克也洪範水火木金土則又天地生成之序太
極圖說用之
金可爲刃木可爲楹用之偏矣水決堤火燎原發之
過矣雖五行亦能殺人土以養人爲功故能宅中而
成信後人僞造陰符經以託於黃帝謂天地人物爲
三盜而五行爲五賊豈專就殺機言之哉
瀆神佞佛貴賤知愚俱不免然聖人極言鬼神之德
及祭祀之事特遠之耳未嘗不敬也唯遠故敬近斯
狎矣故祀事有等差祭先亦不疏而不數
相在爾室日監在茲如在上如在左右聖賢狀鬼神
之靈顯敬之至矣然非若後世巫保祝獻之鬼神也
然鬼神實非有二也鬼神各因其人以爲鬼神耳
門行井竈列於五祀固已若黃庭內經五官六藏神
各有姓名而雲笈七籤所載姓名又不同且廣之胸
乳肋脅等皆有神至於劍戟弓矛神見龍魚河圖脂粉膏

黨神見宋蕭紙硯筆墨神見關雜俎皆杜撰無稽而猴
鬼馬鬼鵝鬼俱見抱朴子猫鬼見隋書獨孤陀傳牛鬼見李賀集序兔
鬼見稽神錄烏鬼見演繁露虎鬼蛇鬼衣服鬼廁鬼俱見酉陽雜俎司
書鬼見秘閣閒話之類博一莞而已

儒者之類由祖父以及子孫繩武象賢詒謀式穀禮
曰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
必不果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一體一氣報施不爽人乃惕然知所勸戒佛氏
之說前世今生後身善惡因果報應昭著洵如斯言

則前世趙甲今生錢乙後身孫丙善積於此家慶集
於彼家孰勸而爲善惡積於此家殃及於彼家矣所
懼而不爲惡

董子言道之大原出於天此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故
曰先聖之道曰孔子之道曰儒者之道而老子亦言
道老子之徒遂專以道名其家而與儒爲匹敵且亦
以士名竊四民之一持世教者宜創去其稱號易僧
道爲釋老可耳

有人心有道心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故釋氏亦
言心性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故老氏亦言
道德凡陰陽剛柔禮樂政刑儒者學者皆兼善不善
兩塗唯孝弟仁義忠恕爲一定字義故曾子孟子皆
斷以而已矣三字朱子謂竭盡而無餘之辭以之修
身則所踐者實以之治家國天下則所包者廣舍是
而談性理講道學各標宗旨爭立門戶何爲哉

道如路然有知而後行者如水陸遠近程圖按之瞭
如然後舟車可至亦有行而後知者既身涉其地則
山川風俗人物無不在目非嚮者所能懸擬也可知

者理行之必履其事入太廟每事問必行與祭之事
而後因問而知也明代督學耿公在南畿講貫知之
學一縣令方欲辯難耿曰爾官知縣不名行縣令語
塞直以位壓耳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

詩曰有物有則孟子釋之曰故有物必有則物事也
則理也下學而上達所學者事也所達者理也而字
必字非對待亦非偏舉而理寓焉離事而言理則晉
人之清談釋氏之頓悟高言性命標示心學鮮不蔑
棄倫物糟魄六經而流弊不可勝言矣

六經唯述堯以來易繫始及伏羲神農黃帝而孟子
時許行已借神農之言爲異學列禦寇莊周好言黃
帝荒唐虛渺僅可以供還覽助譚談而入心世教不
存焉學者誦法帝王載籍極博尚有奇怪不經之說
何況合雜循蜚之紀滂無懷葛天而上哉
詩道志書道事禮道行樂道和易道陰陽春秋道名
分此莊子之言雖儒者莫之能易也史遷序六經較
詳切邵子乃以易屬三皇書屬五帝詩屬三王春秋
屬五霸截四經以分配春夏秋冬生長收藏爲聖人

世楷堂藏板

之四府而以禮樂當陰陽未免牽合適啟疑學者
宇宙間理與數並行周易爲春官大卜筮人所掌爲
卜筮之用吉凶存亡進退之數莫顯於易陰陽性命
五常之理莫邃於易盛治之世理定而數不能違衰
亂之世數定而理不能奪
周公無逸篇歷引享國永年之主自殷中宗高宗祖
甲訖於文王未嘗及羲農堯舜告君之語切近易入
漢初二賈鼂董等亦但引秦爲喻所謂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

詩小序朱子之辨定矣鄭箋孔疏曲徇毛傳於所刺
則曰誓不忘君之過不入君之朝不告君以善呼君
爲狡童無異寇讐而於頌美之詩毛以爲刺者則極
其鋪揚而以歎今之不然作結遂使聖經皆歆後之
輕薄反面之激射朱子所謂壞人心術者
詩經語有似易者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夙夜基命宥密有似尚書者皇父卿士番維
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
師氏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

世楷堂藏板

友自逸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於緝熙單厥
心肆其靖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
示我顯德行有似春秋者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十月
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有似禮記者于以奠之宗
室牖下孝孫徂位工祝致告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
夫既同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鼐其幽風七月
似月令
易語似詩者屯如邅如乘馬班如賁如皤如白馬翰
如窮雲不雨自我西郊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賁于邱

園東帛戔戔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歸妹愆期遲歸有
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鴻漸于干用詩
體尚書語似詩者自帝皐陶五子歌之外厥草惟繇
厥木惟條彭蠡既瀦陽鳥攸居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不剛不
柔厥德允修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弗慮胡獲弗爲胡
成一人元亘萬邦以貞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
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

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我心之憂日月逾
邁春秋似詩者星隕如雨秋蒐于紅去樂卒事隕霜
殺菽雖鼠食郊牛隕霜不殺草禮記似詩者孔子消
搖歌原壤登木歌之外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
下元酒在堂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
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隆上
神與其先祖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
其澤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風雷
流形庶物露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月令三言四言

五言俱備
駟鐵小戎秦俗武悍可想忽繼以蒹葭之詩一何澹
蕩緜渺能移我情也與山榛隰苓同趣伊人一方即
美人西方之思而小序謂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
以固其國秦唯蔑棄周禮游至富強使秉兼周禮幾何
不爲弱魯耶試以序說貼詩語意有絲毫脗合否當
是蹇叔一輩人所作蹇叔送其子與師曰殽有二陵
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也遐思婉致同一吐屬

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理學言也韓宣
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經學言也占
易賦詩引書據禮列國卿大夫皆能之至孔子子貢
以辭命折強鄰而子路墮都南宮救火再有用矛樊
遲踴溝所載聖門諸事非徒高談清言爲用世之具
也
史記炎帝傳八世而黃帝興黃帝至堯一家相傳五
世而後有舜禹禪讓之事則炎黃之世已家天下禹
承其法萬章不宜有德衰之疑矣孟子曰唐虞禪夏

后殷周繼而不及炎黃故學者但述堯以來
生寄死歸類二氏語豈大禹惜寸陰之聖人而言之
一作生性也死命也則切實程子謂唐虞事業堯舜
視之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語亦過高
有窮后羿逐夏后相擅政八歲寒浞殺羿弒相而代
之歷三十九載而後少康中興至今讀夏書如日月
暫食不覺其中絕之久者事蹟少也王莽篡漢班固
詳紀其事遂使新室十四年儼若一代而截漢爲兩
三代之制自秦始皇一變而漢以至於今遵之雖欲
變而東漢以至於今行之雖欲除弊匪直勢不能亦
決無是理

左傳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至今以祭仲妻爲滅倫喪
心之語上文鄭伯惡祭仲使其壻雍糾殺之其妻知
之問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故荅云云大意謂夫婦以
人合未字之初固不定爲何人猶諺云一家女百家
求也以與父較故曰胡可比也魏文帝丕問賓客曰
設君父各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

衆論紛紜邴原在坐不言丕問之原勃然曰父也正
與此同然是丕爲太子時獻帝在也原對未免敢有
父無君之漸此與祭姬母語皆出一時正論而各有
語病
治天下以理財爲先務聖賢論政籌之熟矣不外藏
富於民一語降而管子沐樹枝商子刑棄灰皆束民
以就勤儉故齊秦雖霸術而家給戶足儒者固安貧
然無論仰事俯畜婚喪賓祭雖疏糲韋布一紙一筆
豈能天降地出元儒許衡教學者治生爲先至言也

漢自武帝好儒重經術經生宿儒各以其學授受弟
子得美官至卿相藍祿利之路然也而經學大昌然
非曳之無甚高論也
醇儒若董仲舒者罕矣公孫宏希世用事張禹殖貨
財擇膏腴後堂納弟子飲食婦女相對孔光迎拜董
賢揚雄臣莽美新馬融附梁冀誣奏李固皆儒而不
醇玷缺者大矣猶近代用四書五經制藝取科第仁
義道德之言弦誦不衰而不盡鉅公碩儒者徒爲干
祿之具未嘗以聖賢之言身體而力行也唐初首重

文學而許敬宗以大姦預焉視欽明爲八風舞致五經掃地之譏若閻朝隱禱武后疾身伏俎爲犧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宗楚客附韋后崔湜私通昭容勸武三思殺五王文人無行又不察也文帝謙仁不欲人之言曰漢文帝短喪何其不察也文帝謙仁不欲以身後煩吏民服喪故以日易月遺詔甚明宋儒胡寅謂遺詔所諭吏民歟而景帝昌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自景帝始也數語剖千古之冤而上文則云文帝減節喪紀以小仁害大義固有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云云歷代權相傳爲去鉢所謂騎虎之勢不得下

世楷堂藏板

罪矣夫帝何罪之有乃自古指斥者不一羊祜曰漢文除三年喪毀禮傷義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眞德秀曰文帝率情變古然文章正宗評遺詔後云本文蓋爲吏民設耳景帝嗣君也可緣此而短其喪乎又云觀其辭非知死生之說者不能孰謂帝不知學也此西山之定論

樊噲妻呂嬃以呂雉妹故箸殺韓壽妻賈午以賈南風妹故杖殺噲有功高祖而身後不能庇其婦者嬃以女子封侯至怒呂祿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是平日黨諸呂宜其及耶賈充助司馬氏篡弒欽明爲八風舞致五經掃地之譏若閻朝隱禱武后疾身伏俎爲犧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宗楚客附韋后崔湜私通昭容勸后悍且淫午竊韓壽爲夫穢行皆見史傳后死於金酒午考以大杖死宜哉充積惡之餘殃也曹瞞自言平定天下身爲宰相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云云歷代權相傳爲去鉢所謂騎虎之勢不得下

世楷堂藏板

新室視五代之晉漢周則久矣學者惡朱温欲以後唐繼唐且欲削晉漢周而以南唐繼後唐而直接以朱似也然後唐本沙陀朱耶氏賜國姓耳如五胡漢劉淵冒漢高祖光武爲祖何可也南唐會冒徐姓史稱世本微賤自言唐憲宗五世孫與光武爲景帝子長沙定王之後昭烈爲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亦未可一例也

龐錯智囊渾沌之鑿竅也安石經術詩禮之發冢也四結高隱而廢其節舟藏壑而留侯負之而走也五

王大功而糜其軀蕞戴山而三思連之而灼也亂世之羣雄競起鄭人之分鹿也與朝之削平諸難庖丁之解牛也高宗不能復讐榆枋之鴟鳩也伯約不能討賊枳枸之騰猿也五代蟊蛄之春秋也十國豕蝨之宮室也管商雜霸鼷腹之滿也佛老異端羊肉之羶也呂陶賈易之分黨蝸角之爭也京鏜胡紘之攻道學螳臂之怒也

老子柔弱生之徒剛强死之徒以肢體草木爲證卽齒剛舌柔之喻極有理洪範以弱列六極通書以弱爲柔之惡過於柔而弱亦無生理

莊子逍遙篇首數語卽陰陽坎離變化合一之旨北者坎方南者離方魚潛族陰類鳥飛族陽類吾聞諸介山云

莊周所引齊諧吾疑列禦寇之逸書也唯列子善志怪莊子旨師老解師列故其書直錄列子之文凡十九章餘亦變化其辭意而加美焉騶衍曰中國九州爲八十一分之一其外如中國者九是實九州裨海環之如所謂者又九有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馬有卵山出口龜長於蛇其志悉怪也戰國之世不可與莊語故誕謾肆妄而出之自是仙佛鬼神之書彌不經而充塞宇宙矣

思能造境思之境皆幻也凡思而不得者皆幻也雖聖賢亦有之孔子當周衰晉楚爭伯而思與周道於東魯此必不得之事而夢寐以之至睨年定六經乃實境矣孟子尤非其時思以堯舜望齊梁之主必不可得之事至退而與萬章之徒作七篇始爲實境然天能限人以境不能限人以思管子曰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孔子彈琴見五百年前黑長之文王是鬼神通也

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至無理者夢也勞勞終日伏我以寢寐之頃而又役其神魂營營而爲夢非想非因我不得主若浮雲飄風之不可以影迹攬貯散漚飛蓬之不能以片段團結則豈有是理也然尚書詩論語禮記皆言之左氏尤喜言夢必驗周禮大卜掌三夢之法又設占夢之官以占六夢之吉凶占之可矣夢可驗乎吉夢可獻而受乎至莊列則津津言之王

符作夢列篇尤暢發精蘊而曰謂之夢者因不了察之稱故亦不專信以斷事蓋知其無理也然則無理之理何終何始極靜而動惟寢之夢

文人學士之勞其五官也倍恒人五官之勞亦有差藏拙蓋其長者未必長也集衆以廣益可也傅會相鼻最逸耳有聽受之勞然心聽非耳聽手不停披於知以遜人之色笑則不如寡交蓋其知者未必知也百家之編較耳勞矣顧尚有停頃口之講誦終日不古來才士做誕詭僻佻險無行往往爲人所樂道律輟勞甚於手默其可也至於目而苦矣自朝至日中以聖賢之轍其背馳奚啻萬里學者寧庸毋奇勿蕩昃未已也焚膏繼晷寢而後息乃閉目而猶用其心檢以猶譽賈禍

徹夜達旦苦矣哉文人學士之心乎鼾睡不識字之馬援家誡云龍伯高敦厚周愼謙約節儉願汝曹效

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誠哉是言聖賢垂訓不過此周公之於

老卒宜韓魏公見之而歎羨也

爲人之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至言也即苟完苟美難進易退之義然於爲學正相反若奢望若貪得唯恐失之死而後已知足知止則盡

讀書可博而不可雜稗野叢殘亂其記憶矣作文可多而不可濫應酬草率傷其體裁矣措思可深而不可立論可超而不可詭穿

可晦魔障纏縛損其神明矣古諺見乞兒與美酒以免鑿支離乖其名理矣

凡論道理如孟賁水圓滿無一滲漏而後可若補苴

罅縫以免顛撲則已強勉支吾況穿鑿謏說哉不如默而已卓吾聖歎何爲也

持業以就正可也衒耀所長以冀人之稱譽則不如晉劉眞長謂小人不可與作緣眞見到語卽有予所

謂因也陳大士謂偶而相遭急而相隨
貧富貴賤有命然游惰而貧闢茸而賤不足惜尅剝
而富鑽營而貴不足羨苟自恃其命通而務榮驁以
肆欲自諉於命蹇而甘庸駑以自棄人生難得戒之
哉
無欲則不屈於物大海之魚振鬣千里而終爲腊者
餌其犒也大河之龍千歲安其窟宅因鎔鐵而徙者
護其珠也
堯舜孔顏未嘗無苦有道以善其苦而於是乎樂人
至今未之或變也魚走而牛飛日照夜而冰炙手有
是理乎人具綱常倫理而設心處事獨百千萬變而
不如物之有恒性也
眞則久僞則暫然而翦綵之花搏土之果飾僞亂眞
列肆而粥之供几而翫之翩如粲如閱歲月不壞而
梅荷蘭菊之鮮英易彫櫚柿柑橼之嘉實易朽人情
安得不日趨於僞耶
觀科目所載姓名聞人少而湮沒衆彼擢第服官炫
赫一時終腐草土況蚩蚩者氓以甕瓶瘞短折顛連
無告天何必生此曹乃知天以生生之理爲天予遮
然坐井面牆爲管中之窺終無著眼處

衍其戶口以成一代之觀而然又如世人明知土田非一家所常有顧殫思竭力爭奪而有之斯亦天所使以助天子一代之賦稅脫盡爲虞芮閒田惟正之供於誰問之蓋既爲天之子則天之福皆歸焉而天子遂斂而錫厥庶民戶口土田皆是也使胥天下而從釋氏男子爲比邱女爲尼絶生生之理一世之後無人矣

天地一氣之所塞不則崩陷矣人身一氣之所延不則死矣充其體則至大至剛配道義而塞天地孟子亦天之所啟也老莊管荀韓精而不可磨也呂淮南之淩雜稗湊亦可爬剔而擷也

唐虞三代之文整檀弓孟子始散之以流於戰國而變化已極四六之整非古也其靡也若宋以後之四六砌成語以爲巧襯虛字以爲活或三四句爲長對或五七字如詩句則六朝古矣

韓柳之於周秦兩漢一畛域也先之以元結後之以李翺皆是也杜牧孫樵之徒猶是也歐曾以來至於今一畛域也明二李欲跳而上之而抨擊者至今不已世無韓歐孰闢荒土哉

書壽壽以仁爲體以恭爲用著老彭老聃之壽則又非理之常已

人言古人多壽形體長大今人漸減以驗氣運之醇漓其實不然三皇幾萬幾千歲荒唐無稽子淵共伯

驟之用臨而賦之用廣荀宋發源班馬安瀾魏晉揚波六朝沿流小篇則厝矣律賦興而古賦亡其既也裝頭贅尾律賦亦亡

簪裾冠帶士之飾也粉黛脂澤女之飾也謂可無飾而囚首喪面木葉蔽體則同人道於牛馬圓蓋有雲覆大塊有葩卉皆不待畫染而自然成五色是故君子不厭文

立言可兼德功聖經賢傳德也其次晁賈策禹國奏武侯表宣公疏坐而言可見諸行事功也其次史漢之敘事騷辯之言情京都之賦物以至韓筆杜詩其言遂鼎峙而立如第以供遊戲消遣爲荒唐杜撰之書已孤負子墨更下而譏嘲穢褻攻訐怒罵以爲文則秦炬之劫灰耳

少聞之父師不可不具四性吾伊不倦是讀性過目不忘是記性下筆成章是作性心通神解是悟性不可得兼則悟性爲尤急不能悟雖勤讀彊記李善之書麓耳雖多作陽五之伴侶耳能悟若點金之丹傳薪之火取不盡用不竭記誦皆爲心得而文章亦靈

有掩人書以爲已作者有以己而嫁名於人者郭

象竊向秀注莊甚至宋之問奪劉希夷落花句而土
囊撲殺宋齊邱攘譚峭化書而沈之江所謂寃盜
宄也和凝以香奩目韓偓甚至李德裕門人作周秦
行記以陷僧孺魏泰作碧雲騢爲梅聖俞著以譏大
臣所謂譸張爲幻也若是者罪皆不赦
若夫文士之代人作者古有之矣鄒陽代韓安國凡
賦阮籍代鄭沖勸進晉王陳琳代袁紹檄豫州任昉
代卞彬謝修祖墓啟韓愈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或爲
記室或爲

而徐渭之序代集曰古人爲文鮮有
代人者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且不得況令
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安能使之代代人者必士之
微而非隱者也蓋自傷貧爲人役故曰可以觀人可
以考世蓋文與位不必兼故撰文一人而署名一人
者多矣然猶酬字潤筆委屬倩代未有無因而竊文
作賊贋文嫁醜者
宋太平興國中命李昉徐鉉宋白吳淑舒雅等十三
人撰御覽引書一千六百餘種包羅汗漫博而無要
又葺廣記尤纖雜蓋設局聚衆爲官書未有能精簡

者金華章如愚俊卿羣書考索前後續別四集廣大
悉備裨益學者與莆田鄭樵漁仲通志皆不媿著述
視允明罪知錄張大佛老爲繆悠縱恣之談以伊尹
爲厲階孟子爲縱橫者流不可爲賢人襲王充李覯
司馬光之說
莊周亞孔一人嚴光姦鄙馮道爲大人極詆韓歐陽
朱子三人以韓平淮西碑不如段文昌又極詆杜詩
顛倒是非混濁白黑而妄以孔子作春秋語名其書
聞有可取者謂揚雄姦徐敬業忠孝李白萬夫之望
韓偓社稷臣种放鄙夫張浚愚而好自用論文極乎
欽淳漢黃訓字學古明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湖廣按
察司副使著讀書一得八卷其從孫研旅宗夏重刻
之凡九經廿一史諸子文集雜家傳志一百餘種自
古迄明隨事立論皆閎博正大譚名理證治道是非
法戒瞭如也是吾族之善讀書者惟讀如意君傳此
何書也而讀之哉中引朱子詩以昏風歸咎太宗論
甚正易其題可也又著黃潭文集經濟錄各若干卷
毛西河古文體詩近賢罕儷晚年說經講學議禮斥

漢以來諸儒之謬尤切齒宋賢幾於裸罵而袒阿姚
江康熙甲午歲予與蕭山進士毛姬滇相識有贈荅
詩即西河兄子爲之後者時贈刻本一二部未見全
書不謂目無古人至此
吾友宋介山善古文每喜以不結爲結言後世之不
及先秦者所爭在結處其論曰結處須乘勢結之譬
遊客往往不能歸者以時過勢盡也又曰文之結如
果之結花過即果過後即不果又曰結之難譬狂風
巨舟重載落帆又譬盲人騎馬非深於文者不能道

介山以明十三陵詩得名文尤高古可繼 本朝宣
城吳雨若肅公王阮亭言吳肅公街南集文品出宇
都魏叔子之右而知者尚少
聖祖登遐詞臣例宿翰林院每日赴景運門哭臨子
宿敬一亭巳就枕同年張符驤艮御闌上進淩雲坐
予榻清談闌時義極工可接先輩張曰君文誠佳但
多排句如點趨用散亦可關艮久曰吾見四書多排
句耳予因廣繙學庸論孟衆且悟不但排句亦多
疊句

樊紹述澀體不可有二山陰周進士宋爲時文曰杵
鎡胡揮威作序學樊體予戲通釋其艱旨險辭則恒
文耳焦徵君贊以詩曰辛苦披尋絳守居瑤翻碧澈
六朝餘九原欲喚歐陽起教見三墳以上書以歐陽
常翻軋茁譏札闥也予因復戲書杵鎡序後云淛彥
弁帖括業式魁紀公衍言六百七十三殲劊亭辭助
語黵塞佶聱鏤播豆曰若闖駭霾諏盲傖罔弗駴聾
弭伏死古絳記工澀秦田水月尚判譬砂塗鬼符眉
髮刻雄拾艱深揜膚近遡虞蒙譙鳳字庸嵌刺僻體

句澤抹窴棘文載譙亶爰衆昉攬頃繆根眩霓酋耦
恒沮徐譯厭攸指楊唐無纖蘊嘻揚樊翹前江劉亦
冥戛趨沓被後死摘欯矧瞶底茲極哉曷怪克襲曷
謖克悠障我旭晡覬彪彪橫鳴代伊盤詰屈問窾脈
條閘刃解騧誅罕有挈傑入翫驅夬還繩迺卬朋徇
嗜矢詠走懼蕩道鞠險流滓豬諸淵映庸獻忠諍言
古人對君尚有痛哭流涕之說況著書行文更何忌
諱有子言孝弟而及犯亂字孟子言仁義而及弒奪
字後人編次論孟當不列之首簡矣詩言性情尤不

可拘忌李賀好用血死哭鬼爲死徵杜甫好用愁苦涕淚爲窮相亦偶然事耳

或謂文有詩心便傷大雅夫文必宋以後哉古文中有韻者皆似詩三言四言難更僕數至五七言如東方朔化民有道對本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揚雄解嘲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劉向琴諷篇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趙壹謝友書乾皮復合血枯骨復被肉應璩荅滿炳書高樹翳朝雲細膩骨肉勻不過想當然爾

老杜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謂會仕朝爲左拾遺失官不復無所抒展流落夔峽間不若衡以文學歷丞相封侯屢抗疏陳政治得失是功名薄也二子宗文宗武不能傳父業不若向子歆校六經七略以世其家是心事違也暮年失意撫懷觸感語極痛切然衡當石顯用事畏不敢言後屢被奏劾子殺人嘗免冠徒跣待罪卒以專地盜土免官而子美縱遊楚蜀放情詩酒以終歆助新莽篡立官國師後恐莽殺其三子謀莽事泄亦自殺不克庇其後而子美身後尚有孫嗣業歸葬乞元微之誌其墓則於匡浩者歸焉涓涓者納焉皮不絕

蟬出而知雨蛩吟而知秋螢之光照讀蟬之蛻療疾唐小說宋元詞曲雖小文其用奚遜於之蟲董子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爲黃老申韓言也若孺歌童謠孔子嘗取之

古人作詩多想像摹擬之辭碩人之二章衛人只形容一美字其實膚齒笑盼雖謔浪之莊公且不能道及老杜麗人行既曰愼莫近前則遙望秦虢而肌理細膩骨肉勻不過想當然爾

老杜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謂會仕朝爲左拾遺失官不復無所抒展流落夔峽間不若衡以文學歷丞相封侯屢抗疏陳政治得失是功名薄也二子宗文宗武不能傳父業不若向子歆校六經七略以世其家是心事違也暮年失意撫懷觸感語極痛切然衡當石顯用事畏不敢言後屢被奏劾子殺人嘗免冠徒跣待罪卒以專地盜土免官而子美縱遊楚蜀放情詩酒以終歆助新莽篡立官國師後恐莽殺其三子謀莽事泄亦自殺不克庇其後而子美身後尚有孫嗣業歸葬乞元微之誌其墓則於匡

詩也者天地之精鬼神之靈日星之形風霆之聲陶唐以來綿千萬世不絕也神而龍翔昌而鳳鳴怪而鴟嘯豕駭劣而魁吟魔語能者天授而莫能攘不能者老死而不得其倫詩之用祇爲尤廣若海然浩

劉何懺焉

于美之朴老也而月夜作有雲鬟玉臂之思東野之孤清也而別妻家詩有芙蓉鴛鴦之喻故知緣情綺靡詩人本色亦夫婦之倫如此

李賀集無七言律一日讀南園絕句第十一首嫌語氣未完急以第十二首連讀之始知爲一首而誤分者詩曰長谿谷口倚嵇家白晝干峰老翠華自履藤鞋收石蜜手剪苔絲長菟花松溪黑水新龍卵桂洞生硝舊馬牙誰遺虞卿裁道帔輕綃一幅染朝霞

舊傳長吉七歲賦高軒過序言韓員外愈皇甫侍御湜見過因而命作按長吉七歲時愈年三十在汴州依董晉爲推官未爲員外也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方員外郎計長吉在十九二十一歲之間湜於元和元年登進士第爲陸渾尉計長吉時年十六則七歲時湜未爲侍御也

拜河南令四十四遷職方員外郎計長吉在十九二十前私語爲信遂作長恨歌以紀其事謂欲懲尤物窒亂階而實則深情麗句津津然夸羨之也近錢塘洪昉思撰長生殿樂府尤極形容清虛仙界豈容此等人褻妲不先在瑤京玉闕耶文人翰墨何以垂警明季蕭山諸生屠某入西施廟作詩寓諷西施示夢於某督學譴責之命生赴祠謝罪而免見毛西河詩話豈尤物精靈歷千八百餘歲而不泯滅吾不信也又西河九懷詞載宋淳熙中敕封西施爲土穀神曰苧蘿村土地先施娘娘尤怪宜楊氏當人主者之爲天

仙玉妃矣

昌黎言劉闢之族誅也曰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宋儒謂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以爲無媿風雅何其陋也後人又謂唐之藩鎮跋扈故極形容誅滅以示戒耳近代屈大均紀歲饑食人有某氏婦自鬻於屠以活其夫者作詩悲其義而曰芙蓉肌理烹生香乳作餌飩人爭膏兩肱先斷挂屠店徐割股肭持作湯何忍摹寫至此謂風雅可乎不知戒卒致禍亂縱死馬鬼樂天乃据陳鴻述罰方士游神馭氣見太眞於仙山樓閣稱玉妃致上皇生常建詩山暝學棲鳥月來隨暗蛩尋空靜餘響嫋嫋

雲溪鐘又青苔常滿路流水復入林遠與市朝隔近
聞雞犬深毛大可改蛩爲螢以證冬青二韻通改深
爲聲以證庚侵二韻通且解之曰螢有明暗蛩無明
暗蛩即蟋蟀豈有明蟋蟀暗蟋蟀乎聲可聞深不可
聞且何者爲深雞犬淺雞犬乎如此說詩直是寃枉
蛩在暗處月來照之若螢亦有光故月來隨暗蛩則
有情致月來隨暗螢索然矣深字對上隔字深在聞
者體出不粘雞犬故近聞雞犬深則閒居情景悠然
若近聞雞犬聲則打油不成話

錢受之采集明詩搏矣我郡馮元成一篇不存而附
論於劉子威鄒彥吉之下謂其主東南文坫二十年
踳駁補綴虛名無實其他或錄一二首而極口詆諆
者則必趨北地濟南瑯琊者也至序唐詩英華則眩
嚴滄浪妙悟之一言爲翳熱之病惡症傳染其黨馮
定遠遂敢詈滄浪爲一竅不通一字不識王貽上比
之醉人罵坐聞者掩耳走避而已
步韻限韻非詩人所貴襲合肥好用古人韻曰綑了
好打不知其爲打詩乎打題目乎娛性情標風雅而
譬之交手足受拷箠之屑形苦境哉陳澤州言應制
必限韻則措辭有依傍不游心於廣漠便於速成亦
此意
金壇王彥泓曾仕松江學官所著疑雨集皆香奩體
編年閱二十有八則少壯迄老舍裙裾脂黛不更措
手范文武功屬予鈔寄予題曰韶華有榮落而吐顏
長春境遇有菀枯而散津皆綺不惟才情富溢抑由
志力彊忍矣如謂庚信太輕崔顥無禮責其傷化病
其損格則是嬌饒羅敷銷聲於古歌捉搦子夜滅影
於樂曲才人必務俑而韻府皆鞮鐸也蓋予壯齒時
亦頗悅之其用事咸有來處嘗爲之註終覺其纖褻
悖詩教棄之
詩人於月姊星妃湘娥巫女輒搆哀思豔辭以致慕
悅夫流連光景緬懷古迹何所不可言而必瀆天地
褻鬼神能不墮犁舌乎閒有題小姑廟壁而舟覆彭
蠡入二妃廟詠詩而身溺洞庭者皆以綺語可不戒
哉
僧雁蕩嗜詩予見其評杜集及徐文長屈翁山等集

皆獨出妙意其評文長雪詩八十韻云達官能文者賓客門人子弟檢僻事權險韻助成大篇易耳先生窮居遇雪未必擁貂炙獬而何苦研氷呵凍嘔心鞕手以成此幽詭險澀之作若樂此不疲者蓋雁黃自道也于亦因之有感

休寧黃學榮字文石家編修伯和增頁爲碩著文碩字說工詩善書畫詩極敏捷有聲北雍康熙戊辰歲秋將入都過松晤於學士里齒長於予而分爲小阮席間予索別詩文碩請韻予唱一韻曰刪應聲曰竹

滿關又唱灣曰露引草蟲吟徑曲風吹漁笛度溪灣又唱還意其方出字難用也曰題詩此夕開樽坐獻賦何年奪錦還又唱斑曰一發兼蓂須努力成名莫待二毛斑一坐歎爲八又才松郡聞有韓曉童者詩最速客試之甫喫煙限煙畢詩成請題客指橘燈應聲曰映雪囊螢未是奇請看朱橘代青蓂我來不敢高聲讀恐有仙人夜賭碁時尚黃煙一二吸可盡洵七步才也若近時繡袋銀筒飽納黑煙歷半時未灰

者可成長安古意帝京篇琵琶行連昌宮辭矣

古詩必宗漢魏今體必宗盛唐不可視爲恒談套語而徇世俗宋元之好有刃一代迭有廢興其正宗不可違也旁門小乘尚於初中晚求新未有奉宋元人詩爲準的者或不自檢而偶墮宋元者有之吾交詩人許廷鑅子遜宗太白謝芳連皆人宗王韋嫡派正脈子實媿不逮矣

少時與友尺牘驕陽旣頹繼以清夜虛庭獨坐涼颸從水上來扇入雲氣四除皓月愈孤天作深青色手

一冊就月讀之字畫開朗炯映毫髮或起步微吟風窗自開陰蟲相語肌涼轉寒不知是夏是秋矣稱月者輒以月當秋夫夏月從炎熇濡蒸中濯浴拂拭而出之以灑人心慮覺關悟境違此不遠云云何歲無夏月而吟讀之趣不可多得爲之一慨

莊列以幻語幻事實幻思聖賢不屑也學者則謂之妄想最宜戒翰林前輩汞年冀先生棟知醫予就診脈曰無疾予曰嘗發妄想恐坐馳神減戕生之道冀先生曰妄想亦可卻病必現在必不可得人生最適

志快樂之境遊心而入如身有之則神怡精爽也斯語一時解釋之辭耳未可爲訓雞犬放而鴻鵠至不且爲膏肓之病乎

昌黎張中丞傳後序言巡讀書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于嵩試以漢書果然李安溪評謂非情理所有傳述者之過又言睢陽城中士卒萬人居人戶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後無不識者則尤無此事許敬宗見人輒忘或尤之荅曰君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得之然則讀書善忘可曰此書自難記

宋冢宰撫吳得唐伯虎墓於桃花塢之草間培土護以周垣建才子亭其上康熙辛巳歲予遊焉墓不封樹垣土剝落其地爲蔬圃其亭瓦木濕漫欄楯黝毀中有碑石橫仆不豐不鎪或言始公之建斯亭標其才也既而圖惟其行不可爲士則故碑刻缺焉伯虎與祝希哲張夢晉輩肆志縱狂放蕩於文酒聲伎而世慕尚之終其身而名後世未可謂不幸也

周忠介被逮時吳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等首謁毛撫一鷺白寃節字貞明忠介器爲國士者也既戮

五人節遂褫革尋復籍中崇禎己卯科舉人其孫熙載子庚子同舉鄉試謂予曰明史某太史撰周傳原稾有祖名歷數總裁不知何人削去以爲恨持頌天臚筆三四種書爲證洵鑿鑿也

子家陶宅西二里許明鍾封君薇所居著有面溪集倭遺事若干卷徧問其家無之見崑山徐氏傳是樓書目始得借觀陶宅本巨鎮設巡檢司後遷南橋嘉靖間爲倭據遭兵燹史載胡宗憲勦倭事必及陶宅徐渭集有陶宅戰歸序地名甚著而同時文集有稱

陶澤者誤

晉松范濂字叔子明隆萬間人著空明子八篇凡數萬言諷切時事幾罹禍晚著雲間據目抄人物宮室賦役風俗災異可儲志乘采擇筆頗雄健叔子爲督學耿公定向所取士以縫掖終耿倡道南畿聚徒講學大闡致良知之教松郡以諸生楊幷孫林士博爲首幷孫覲其兄楚撫豫孫遺貲慘殺寡嫂以大辟赴獄士博哭送之曰吾道南矣聞者捧腹事載據目抄

吾松錢舍人葆酚問董玄宰廉蒼水曰君家有龍何也

董曰猶君家有鳳耳董之子晴川臞林南華肥夏日裸坐林曰眞骨董董曰差勝肉林矢口掟給殊典切衛生某身短飯罷坦腹而摩之曰君子坦客曰果君子也衛喜客曰小人長皆用論語予飲范丈笏溪所范舉宋人語二螯八足一團大腹曰君姓是蟹予舉檀弓語范則冠而蟬有緌曰君姓是蠶笏溪大稱賞因思古人雖戲語有書卷氣如雲龍騶騄諸庾翼翼麥豆不殊羊牛下來俱雅徒恃脣舌機鋒爲虐謔則學者宜三緘也

禮儀人必於其倫詈人者則曰禽獸然而大人虎變君子豹變麟騶虞比文王睢鳩比淑女鳴鳩比君子鷺比周客鳳比孔子以至劉德駒麗統鳳稚紹鶴則譽之矣畏之爲郵鷹窩虎惡之爲李義府貓楊再思狐賤之爲婁豬艾豭則其人自取也若夫諸葛驢歐陽猴姚崇鸛雀邵篤獅張亢牛則以形體嘲笑莊休所謂呼牛呼馬無所不可

小說言王質觀奕棋一局而斧柯已爛是仙家歲月促於人間蔵月促於夢境也如其言則與其仙也寧夢

假者眞之反文之曰僞俚之曰贋君子惡之然有公然名之而不諱者六書有假借五伯假仁假義殷通爲假守陳涉以吳廣爲假王韓信求假王晉太原中婦人與假髻孫綽著假面則今皆有之唐宋園池有假山蘇洵記木假山則假之假也今假山尤盛昔以湖石極巖洞雲瀑之巧今以黃石亦層叠數丈以撫畫意明知其假H賞而愛之矣

擭村近堯峰產石多硯材汪鈍翁銘云黃章黝質殺墨宜筆者也姑蘇顧家婦善製硯多倣古式王研農贈予顧製擭村石硯正方中砥平陷其四周爲池甚精好又吾松馬家婦善刻字嘗梓許觀察鶴沙詩集許贈詩曰五月行吟寄瀼西漫勞紅女爲災梨詩逢蠻媼能詮解句出歌鬟定品題墨汁有時沾翠黛銀鉤終日費柔荑諸君可有香奩詠消受閨中學印泥

以女工助文事亦佳話

江南通志訂譌辨正頗勞今借閱刻本與原稾多舛惜遽索去未盡標出分十志者創例而序言分括十

門舊志所同崇禎　本朝諡莊烈帝而仍福王所諡

爲懷宗漢武帝登禮濟之天柱山謂之南嶽在今六

安州之霍山漢書注甚明而仍謂即元時所置之潛

山縣吾始祖諱積爲新安太守程元譚繼之俱東晉

時今俱列西晉而置程於前至吾松錯誤尤夥今所

行松江府志修於康熙二年至二十二年重修而其

本未行乃於雍正二年知府楊紹修捍海塘一條引

府志康熙六十一年曷嘗有志哉舊

通志載知府止今載及知州縣各州縣造冊申局

極其詳備今職官志華亭知縣馮賡康熙元年任而

直接十六年任之南夢班婁縣知縣張顧恒康熙二

年任而直接十六年任之史彬中間李復興孟某俱

失載李行均田均役法吳民感頌至今志內徭役

類大書名宦類大書何故職官刪去孟則欲變壞李

法而獲罪去者署奉賢知縣徐必昌改昌爲達陶宅

四隱墓明載四人而刪其一曰志其名谷陽改暘科

目類康熙甲辰程文彝婁縣人雍正甲辰重見康熙

庚戌黃雲企華亭人雍正庚戌重見北榜舉人康熙

世楷堂藏板

丙午錢芳標戊午錢金甫俱刪去康熙壬辰董洪郎

胡宏兩載藝文類華萃集吳懋謙著保素堂集錢金

甫著皆　本朝人而入明代且重見凡此皆予親閱

定而紊亂至此豈有意爲之耶予辭歸日謂當事勿

列子名今悉載纂輯之首而官銜亦倒後晤長洲邵

峙東無錫華豫原言蘇常多竄改原稾可怪也

翻切之妙方言無字者可切音以出之曩有切吾郡

奈何二字爲奴向亨向者極醒然上一字作奴聲切

尤肖因旁推之詞人曰亨加切人有言而不然之曰

世楷堂藏板

烏登切不敢明訴而口自言曰共固切罵人曰蟻牙

切呼母曰滿加切怒而睨之曰哀光切推類甚多

聲同而音異凡嬉笑號哭呻吟叱咤之聲達之天下

而無不同聲成文謂之音語言誦讀則隨其方土而

無一同鳥獸之聲無不同牛曰牟馬曰噫吁嘻同也

生三犧此罵彼曰耶彼罵此曰蹇則唯能辨其音者

知之故言聲必及音嬰兒有聲而無音故天下無不

同

所謂出辭氣者辭同而氣異如荀息對獻公今曰取

郭而明日取虞爾口氣暢宮之奇諫虞公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口氣促梁惠王賢者亦樂此乎口氣懟齊宣王賢者亦有此樂乎口氣詡顏率問齊王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口氣黠齊王問顏率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口氣駭凡同一辭而卑亢喜怒緩急不同者氣也故言辭必及氣左史敘辭妙處皆有氣在

詹言跋

詹言上下篇唐堂先生筆記之書附刊于唐堂集中者憶甲午九秋吳興書估持疑雨集箋註求售輒以囊澀未克購藏後閱茲編始知爲先生少作奇書在即交臂失之良堪惋惜已亥重午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撰嘉肇初校字

悟語

悟語小引

悟語者天外談中之一種也天外談者石子天外所著之書之名也天外之言曰著書者我而書非我著也我將以爲書在心中乎我心無有書也以爲書在指上乎而指更無有書也書在筆墨乎窗几乎齒牙乎硯池乎而此數者之中更毫無有書也則知我之書實非我之書蓋非我者之書也我之于我原無我無有于我是曰非我既已非我我固大悞我已大悞何有于悟且悟而有我之書乎以是知我之書蓋非我者之書也非我者自思非我者之書而我不與我自著我之書而我亦不與我將與非我者托跡乎天之外是以名之曰天外談也心齋居士聞其言而異之因以知此書之以悟語名者其意蓋曰悟非我之悟蓋非我者之悟語亦非我之語蓋非我者之語也既已非我悟與不悟我不得而知也語與不語我亦不得而知也我既皆不得而知則張子今日譽之我亦不喜張子今日毀之我亦不怒蓋張子自與非我者相周旋而我初無與也心齋張潮識

悟語

桐城石麓天外著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校

聖人之生也其於中古乎天之生聖人也其有憂患乎

聖不是聖非聖卽聖佛不是佛非佛卽佛老不是老非老卽老

佛非牟尼道非黃老聖人定是堯舜二公

老子天之逆臣也孔子天之功臣也如來天之逐臣也

聖人者非聖人之所謂聖人人之所謂聖人也佛非佛之所謂佛人之所謂佛也

人知數之數不知不數之數人知貧賤富貴爲數不知貧賤富貴之爲數之後者也蓋人一行一止一思一想皆數也而貧賤富貴自此始矣

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此是向吾儒頂門一

針的言語蓋儒者之道實著之千秋萬世謂之深藏
則未也
夫士曰度盡衆生方証菩提地藏曰地獄不空誓不
成佛此二菩薩存此一念吾謂其永不成佛也蓋此
一念卽是貪癡何以成佛況且衆生自然成佛何用
度爲地獄自空何云不空
謂佛是佛是謂詬佛見佛是佛是謂侮佛我卽是佛
我卽是衆生衆生盡佛也
天造地造王造國造人禽造於現造時普觀諸種族

蠢頑之狀東空西空北空南空上下空向太空中自
樂我荒唐寂滅之天
上下繫辭天尊地卑句當一字一慟哭讀之倘天假
我以學易有年吾當作收易一書以謝我孔子以慰
我孔子
將奇峯作筆將湖海作硯將烟作墨將雲作箋興來
時寫無字詩方知十萬之經文皆如浪語以識想爲
明以智慧爲光以性爲天以情爲影悟去後放秋潭
月照破三千之世界總是空華

衆生夢中也聖人於夢中說夢儘有一般作用世界
虛空也諸佛於空中說空毫無半點機關
人生有三樂一讀書二好色三飲酒此外落落都無
是處奈何奈何
金聖歎施耐菴之後身也耐菴作水滸弄盡舌鋒直
于聖歎身遭一殺劫以了前因宜矣
問諸佛是有相是無相若言有相相在何處若言無
相成何等物子言有幻相無實相若人能了幻相義
當下可現億萬相
爾等和尚何不出家
問定後是何境界曰星寒月在天問出定後是何境
界曰雲破月來花弄影
問地獄幾時空曰天下人不殺生地獄空矣天地盡
殺生地獄空矣
天道好生生則必然造業便是地獄不空之根哀哉
哀哉天道何時而不生也
最可歎者 若有半箇生氣如何到

底喚他不醒最可笑者盡天地山川若不
存此種蠢態則世界全是空寂
近日人心不如禽獸遠矣請看鳶飛魚躍總是天機
發動若人則蠢頑百狀鹿鹿終身死猶戀戀永劫並
無回頭日豈不可惜哀哉
虎邱說法頑石點頭可歎人頑不如石矣若今日之
石便千喝萬喝必不點頭不惟不點頭且欲羣起而
罵人矣
神有五通達者亦然但憑他百般機巧怎當得明珠
一照便肝膽迥出可見小人徒自欺耳
以慈悲眼普觀世界則衆生墮難悉同自身以清淨
心遊戲塵緣則妄想成因總歸無有
明鏡能照原來你丟開幻影全空人心不虛總由他
認得皮囊著實
李賀詩純是皇娥白帝歌及神禹玉牒辭諸作蓋神
人之詩也凡夫如何解得
人謂少陵是詩聖青蓮是詩仙吾謂長吉詩佛也今
人不信佛者多矣又何怪其不尊長吉

諸佛本來面目已曾先天地而有偶現出幻相曰毘
婆尸如來佛止不過是諸佛化身寄托於閻浮提作
度人影子耳在當時斷無有知者今若有人能體佛
性此人亦卽是諸佛化身但人亦苦不知耳經言能
解身心俱是空斯人與佛何殊別佛豈欺我哉
孟子願學孔子雖不能及然學已造到極處今人徒
自棄耳若果能學佛又何佛之不可作哉孔子曰我
欲仁斯仁至矣蓋學佛者求仁而已矣
地藏佛觀音佛俱上有佛可成下有衆生可度凡諸
佛一切現在劫身或玩世或說法俱有此般作用
維摩默然達摩不立文字雖是上乘正覺然止算得
兩個自了漢須知如來說法四十九年講經四萬八
千大有深意存焉蓋佛法非文字不立度人非文字
無宗文字關係如此非予敢多饒舌也
昔伯牙學琴至於精神寂寞予學佛亦然蓋精神寂
寞處便是性命還眞處善哉伯牙鼓琴必山河大地
盡作琴音矣伯牙眞佛如來現身也
昔玉皇上帝行三千二百忍辱劫始証金仙今人學

佛必至人人辱罵處處嫌憎自身空乏飢苦拂亂至
此件忍過自然成佛
隨身有神鬼跟隨故君子不愧於屋漏到處是天機
發現惟聖人能參乎乾坤
打不穿將耳目性心全被七情縛去此人與禽獸何
殊悟得破則山河大地總歸一粟包藏箇裏有元機
濁樂
今人耳目惟知博古學問止從糟粕生究竟那肚皮
只算得書廚一箇惟我平生不好窮經文章全自黍

悟得請看這心性何曾有字跡微痕
人生茫茫鹿鹿苦制田產到頭一事將不去惟有讀
書學道至死不昧可與天地合其長久人何不以謀
利之心謀道讀書出彼入此其賢愚豈不天淵相別
耶
物無大小日無短長蟻行丈地有如千里之遙是以
近爲遠可知彼卽以人間之一日等之千年矣今人
以蠁子爲天彭祖卽爲壽豈知洞中一日世上千年
有想無想天壽八萬四千劫耶今人以萬國九州爲
大一室卽爲小又豈知須彌山凡三十八天并三十
三天耶
以鉢盛水三日卽生金虫蟲是彼卽以一鉢爲一太
世界也鉢外有天彼必不信何況天外天耶迨至鉢
水七日不乾彼卽化而爲畜是猶羽化登仙始知鉢
外又有若大世界豈不奇哉不數日間水枯鉢破諸
蟲盡斃是猶世界已壞始悟早脫化者尙能高飛遠
遯不能脫化者卽斃死於鉢中不復自知豈不痛哉
然則人何不急早修行參悟而甘自墮落輪迴聽天
斃於一鉢而已矣
孔子著述十萬餘言在達人只須讀其師冕見一章
便已包藏大意蓋聖人之書全是向瞽者說法曰相
師之道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嗚乎聖人
之心良苦矣
放開眼界山河大地偏些甚麼收斂性心佛法眞機
只在箇裏
魚太多則水昏星太明則月寒夏木太深則青松塞

落故小人多則君子無容身之地
炎涼二字天下皆然請看自身或衣服生垢或足指
盡露必出人多礙自覺可憎是自己自炎涼自己何
怪他人之不炎涼也若要除去炎涼二字須置身心
於形骸之外
予自三歲至九歲寺行止坐臥能見虛空一切幻相
舉告父母父母大怒止之不敢復言至九歲外漸不
復見大都物欲蔽之也因長而悟出入俱有鬼神在
左右有過卽白於人一事不敢自欺

地獄原是空的人偏生走向地獄去閻羅原不必見
的人偏生要尋他見若人能踢翻地獄打殺閻羅方
是第一了義
理學人切不可與談孔孟彼蠢然說出一句直欲屈
死聖人雖起七十子不能伸訴其寃矣
道貴眞活彼理學人一味固執不通我縱有廣長舌
何從得入其中吾孔子平生疾固此之謂也且曰不
可言而與之言失言善哉言乎
文章不畏斧鉞故能掌生殺之權不畏鬼神故能收
造化之元文章之道大矣哉
閻羅老子枉使機關問輪迴怎入無生路造化小兒
空搬圈套便天地難拘出世仙
庶民盡去幾希所以九州皆禽獸君子常持幽獨故
見萬物悉空虛
君子之視小人如看青蠅之爭糞其待小人也如見
青蠅撲面而來不得不揮之使去
孟子曰性善又曰仁義皆內也或曰是作何解若謂
性中無仁義仁義却從何處來若謂性中有仁義則
一念未動時仁義又歸何處天外曰身如燈性如光
仁義如影光動影亦動如性動而仁義自來也光寂
影俱寂如性靜而仁義亦靜也問佛性何如曰燈滅
而光自在又如光在虛空萬籟俱寂

跋

余于虎邱千人石畔購得天外談一帙覽之唯覺奇句驚人巧思絶世以爲其人必且傲睨一切狂不可近今年夏天外忽來相晤則温克殊甚與所著書判若兩途天外之學其與年俱進耶吾不得而測之矣

心齋居士題

隨盦款識

崔燕孫摹

涇縣胡　淵滄平著

我願得快鋼刀斬斷了一切幽怨

痛哭無地訴衷無人嗟嗟予爲此窮人

春風煦煦有良朋二人讀書於花影之下流鶯宛轉與書聲相唱和夏日急雨北窗獨坐取太史公刺客傳讀之似刀聲影劍起於帷幙悚然動心秋月悠悠流暉吐素取宋玉招魂讀之若聞鬼語嘒嘒冬日擁絮高臥日午乃起曝陽於日光之下朗誦南華人生至此乃至痛快雖南面之樂不易也

恨不能劍只得日伏斗室否則我將翼日月而行蹴平蔥嶺橫踢破崐崙胸中塊壘當可消滅早知運命由天悔不及時行樂

冷雨淒淒小窗獨坐愁從中來賦短歌二章聊以當哭無限悲涼都分付一樽清酒問蒼天何事太茫茫眼前花月儘是淚耳邊風雨半牀惶惶袁草泣斜陽無限恨恨極在心頭流水咽嗚送殘照落花暗澹讀高樓清淚溼紅羅可恨我多病多愁面黃肌瘦無一點嫩紅膚色多麼可恨

可愛的花啊我願化作清露滴入花心花啊你呢若有一個蟲兒侵害了你那我的心多麼難受啊

我若是男兒當西上崐崙東泛扶桑登喜馬拉亞以觀日浴於太平洋中壯游十載歸來小築園林徧植名卉侍兒三四人皆明目皓齒清雅善歌人生至此方不負七尺之軀

自古云女子多才非福信哉言乎試翻讀詩詞文賦大半多幽怨憂思之作

同學張汝釗工詩詞才藻天成惜所適非人嗚呼大好名卉竟遭風摧美人命薄古今同悲

花前柳下是遊子摧命之窟酒肉場中是男兒鴆毒之媒凡有知識者莫不知之莫不犯之可謂飲鴆心醉視死如歸

莊子一書最能使人忘憂其言狂洋恣肆痛快淋漓予愛其言而不能如其言惜乎學力未到耳

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大事已去而猶故我嗚呼予死不瞑目矣

天下人之眞心祇有兩個一爲父母之對於子女一爲女子之對於丈夫舍此之外更無第三個眞心

自古癡心女子負心漢天下之女子無有不癡心者其不癡心者不足以當女子二字天下之男子鮮有不負心者其不負心者實千百年中千萬人中之一人而已

書有未曾經我請事無不可對人言予當履行此語詎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予當勵行此言

芝蘭出穢壤扶渠生汙泥天之生物每每如此

退一步作想處處寬裕進一步作想在在逼窄諺所謂人家騎馬我騎驢仔細看來我不如阿頭還有推車漢比上不足比下餘天下事正須如此

予性愚直好任氣少涵養父親錫予名曰淵取其深靜旋冏之意字之曰滄平既和且平不積不滯與物莫違得中和之正予不肖未能如其十一眞所謂名實不相符

生長綺羅不知稼穡之艱難是紈袴兒之通病知之匪艱行之惟艱尤恆人之通病智足以知之力足以行之而不爲之者吁嗟乎是眞所謂孤負天地父母矣

貧賤則攝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旨哉曹子之言也然顏冏簞食瓢飲不以貧而輟學匡衡爲傭保不以賤而輟學鄭康成詩婢盈庭不以富而輟學文王身爲萬乘不以貴而輟學但此皆人中麟鳳耳能勉力爲學而不以貧賤富貴易其轍者自古及今屈指可數

貧窮饑寒而能力學不倦者有之富貴逸樂而能黽勉成人者予未之見也

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不知己者不可以語道

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斯人也非若是乎人如能易地以觀人則必不作勃亂提慢之事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欲窮我哉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父母豈欲困我哉然而使我至於此極者命也乎

荀子榮辱篇曰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哉

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子未嘗不作如是想然事至臨頭往往與心相反此亦人之通病

夫婦亦猶朋友勸善規過久而益親斯爲美然比朋友尤難者卽朋友合則留不合則去一爲夫婦則終身幸福攸關故訂婚較訂交尤須審愼

但願枳籬茅舍荆布園蔬彼耕我織彼彈我唱或步高山以臨眺或馮綠波以垂絲新泉活火煮茗談心彼富貴於我如浮雲耳雖然世無冀子雖識偕隱之樂

走馬看花固是男兒快事但落魄窮塗亦屬遊子收場

自古以來祇有女子最癡亦祇有女子最很女子用情最專一最純潔但一朝失望亦最很毒最冷酷惟愛之也深往往愛極生怨因怨生毒

我常思假使我爲男子亦必作負心人

昔隨家君遊蘇飲於某酒店座上有對其文云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可爲座右銘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勿念亦勿施於人恕之一字我其勉之

加刃在心是爲忍忍之一字本極痛苦

心中愉快覺天地空闊草木欣欣俱有喜態作事亦活潑敏捷心中鬱抑則風雲變色萬象枯槁作事無心處境俱乖故時非有異物非有改心境不同

苦樂殊懸

莊子不以外物傷心逍遙自適其天年我師乎我師乎

書中樂趣非庸人所能夢想得者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怪偉奇麗之事舉積盈楮之中養心怡情可以立德可以延年彼庸人安足以知之哉

父親云彼不知讀書者可謂無讀書之福爲遇境所拘則終身鬱抑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與古爲徒斯不爲境遇所迻徒耳旨哉言乎我謹誌之勉之力行之忽怠

深山之中數椽茆屋中有幽人抱眞獨處白晝放歌臨流濯足志高白雲聲震空谷道孤道孤行殊行殊我與天爲徒我與天爲徒

扁舟一棹歸何處家住丹溪第一橋

靜坐思過知過而不能改予之病也予一生大病有四一燥急作事不從容二偏窄度量不寬大三欲好志意不澹泊四無恆作事不持久作事燥急無恆關係有形之病易見偏窄欲好關係無形之病難知謹愼小心或可革除

要之多讀書時時謹愼四病自去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至明恕己則昏

予少好譏議人是非父親每切戒之少少自斂於今思之已無一是至誠能感金石況人乎寧人負我我毋負人一心秉至誠對己對人唯誠是式誠哉吾師乎

情之一字純出於自然不可勉強假借的試觀歌場魅影一劇郎却乃許癡情可謂至矣然終不能博梅妃之一顧

絕口不談人非言何容易予雖處處謹愼仍多不免飲食從口入言語從口出予之病卽飲食不愼語言不謹

多言予之病也喜隨筆亂塗亦予之病也心有所不平輒引筆狂書筆墨不讓亦多取辱然人不得平則鳴常情也茫茫人世無一可語言之人心有所

感惟有洩之於筆墨雖屬無聊亦解悶耳
因循二字不知斷幾英雄豪傑但眞正英雄豪傑決不因循
肯酒肥肉喜氣洋洋醉生夢死誰家兒郎
片面的愛情最是痛苦其味正與黃連相似

跋

淳平性頗豪爽從未作憂戚之容悲哀之語所作書畫頗覺神氣奕奕偶爲小詩亦無蕭颯之氣雖身體瘦弱毫無短壽之徵民國十五年以注射補血針致病卒於寶隆醫院年僅二十有五當時頗疑致病之由及醫治之誤後於書箱中得此一冊題曰隨感錄蓋隨所感而筆之於書也又名曰舒怨錄又名曰問心集觀其題名則感而成怨矣怨而無可如何而問心矣閱其內容頗多悲哀之語若不勝其憂戚之容似有許多難言之隱聊洩之於筆墨者嗚呼淳平之死其以此乎淳平在予前自來未一露憂戚之容一發悲哀之語而其洩之於筆墨者乃若是之憂戚悲哀使人不忍卒讀嗚呼知其心之痛極矣今距淳平之卒十有五年矣校其遺墨猶覺其憂戚之容如在目前悲哀之語若在耳側老淚縱橫欷歔不能自已也民國二十九年六月樸安記

隨感錄 跋

十五等人圖

謹案二十五等人圖 幷序

人有二十五人等實常標擧之最遂使愚智可鑒涇渭殽僞劣不同淺深區異雖書綱目竟未指論況夫人卽品類最靈有長生之質無求備於一人假如越錦靑裂甘瓜苦蒂明月必晦白玉有瑕故知天下無全美者也但錄其行善採之一材則可佳焉無所棄用余復率爾遠替先賢苟欲增深非能潤色人雖蓋土各有等倫而看古史今書人之凡人二十五等但看景行可鑒庸愚究察情懷委智聖智是以薄言得失各擧端倪計未合儀但爲來者之撫掌耳目其注及異類於後□者鑒之以爲機要云爾

上上五等人 神人 聖人 眞人 道人 志人

上五等人 德人 賢人 智人 善人 辯人

中五等人 公人 忠人 信人 義人 禮人

次五等人 士人 工人 庶人 農人 商人

下五等人 衆人 奴人 肉人 小人 愚人

神人第一

神人者非世人也與太始而並生共混元而同志性自然也不見所來亦不知所往或隱此下殆脫或現二字或默或語沖虛御風上下無度河上乍邀於漢主巫山竟感於楚王妙化不窮隱顯自得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此神人之異也

聖人第二

聖人者超俗之士也身雖處世心卽不凡獨往獨來有異衆也入而無隱出亦不揚天地所動不足爲怪六合□奧未足爲難坐不暖席居無默然內之貴有脫字外之卽尊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俟於終日而無褻斯文雖魯人不敬而諸國稱傳萬古不彫千宗爰祀此聖人之志也

眞人第三

眞人者不常人也雖假於胎藏稟質則殊不異嘗埃常居幽隱茹芝絕粒練眞保齡海上幾變於桑田壺間更觀於日月羽衣而往千里一歸鵠駕而游三山未遠稚川猶遲子晉何先此而言此乃眞人之理也

道人第四

道人者混世人也心有所用習有所業知雄守雌見素抱朴執古道以御今之有無不爭險易之利不競寒溫之和萬頃澄波千仞絕壁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寡寡海用道之心此大文衍道人之性也

志人第五

志人者有脫字士也其有□精必有微極不重尺璧而惜寸陰見善卽遷曾不二過飮冰臥雪歲寒不移百代已俟人猶如旦暮題橋不謬廣陌何慮有始有終此志人之則也

德人第六

德人者無累之士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苞納宇宙襄括陰陽不榮於通不辱於窮爲政則在邦必聞閒居則鄉曲之譽無以已多才而傲物不以已短而忌能百丈孤松四隣明鏡爲衆人之軌範可大可久德之重也

賢人第七

賢人者士人也冰玉居心養志於世理係天地動合四時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察乾坤用之則興霸皇業廢之則樂道安貧退耕不憂得位不傳或應千里之選或乃當側之求邦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隱遁林泉此卽賢士之儀也

智人第八

智人者遠識人也高步特立潔己以進周及萬物稟自五常通於未萌理於未亂知人之可否察物之優劣模範垂俗居安慮危愼初護末此知人之性矣

善人第九

善人者不善人師也體貌閑淑情性怡和出入同人與物無競榮枯若一終始不渝作舟楫而多仁當操割而不害拯濟急難不衒於爲利此善人之流也

辯人第十

辯人者三端之士也珠玉出口毀譽在躬能使道安摧鋒折角二桃致殺六國懸同其有述也駟馬不追其有言也白珪無點足可自衛名可飭非此乃辯士之功也

公人第十一

公人者不移人也秉心潔素處物無濫居則幹蠱貞一仕則聲實不二或能軀（上有）軀（脫字）報國或則殺己成人有道者國而仕之無道者已之不作無益害於有益此公人之操也

忠人第十二

忠人者端誠人也無驕矜以自恃不曲道以媚時在家必聞事君盡節與朋友交則爲益友安處居所卽爲善隣好爲他謀不徇己欲此乃忠人之志也

信人第十三

信人者不謬之士也許人不至於宿諾誓衆無取於食言必赴炊黍之期終存許劍之契辭不妄也事可察也使衆人之不疑此信人之行也

義人第十四

義人者不回之人也睦於六親合於四海財不苟得言無是非或貶譽惠人或乃取牛不恡有餘則爲食於路不足則推讓於家世不異居門多旌遠先他後己分不求多彈鋏勿違市義無妄斷金之感此義士之深也

禮人第十五

禮人者恭謹之士也修身愼行和同謙讓言色不違遠於恥辱
知長幼之序辨親疏之情取舍合儀進退有度居下不亂在醜
不爭矜口莊敬禮之儀則也

士人第十六

士人者餘緒人志也未嫻弓裘之業無乖婚宦之儀守則灌園
肯蔬隱乃嘯流臥石居必擇地交則近仁委命順理此士人之
尙也

工人第十七

工人者藝士也非隱非仕不農不商雖有操持之勞信謂代耕
之妙或專粉績之最或在醫巫之能百技無妨濟身之要莘他

負千古之譽般垂有百代之名祿在其中工人之上雖無四人
之業常有濟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

庶人第十八

庶人者白屋之士也家無軒冕世（此下脫一字）縉紳既贋士風或不
知禮輸十一人之稅役丁年之夫牧豕負薪其體若一井邑相
望其流實繁或有業在典墳心惟孝悌競從鄉賦自致青雲何
物之能諧豈常途之有計既非脫落並庶人之疋也不然則謹
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本也

農人第十九

農人者平人也習四人之業耕二頃之田上律天時下順地理
審五土之肥瘦察高下之所宜誅鋤草茅長我禾黍雖日計不
足而歲計有餘或倉廩至多機杼盈足卒致千箱此老農之業
也

商人第二十

商人者見利人也善於貨易常榮滿堂之珍趨日中之市莫不
厭多居則相比於財交乃榮及於義促思潤屈豈假懷仁遂意
不出於錐刀經求未越於方寸助喪家之奢祭爭供主之盛名
朋社賭錢必爲衆首鮮裝華服亦過於人迥脩迹文儒失路君
子一拔一毛消滴無施別有大隱高流漂泊之士苟且失家屠
賈之問口玉石不有殊異即衆商人儔也

衆人第二十一

衆人者何一命之口口識短淺體白尋常皂白不分賢愚不
鑒隨行逐侶苟取其容向百夫之口口學狂者之東走去非感
衆來不益羣見善而未遷聞至道而大笑口口取此衆人之偶
也

奴人第二十二

奴人者庸猥人也不思德義不口忠良重財尙名嗜酒好色有
餘則口不逞之用匱乏則爲不道之求只知潤身寧恤孤苦雖
有骨肉不作仁人負德辜恩猶同犬豕念促目下餘無所知如
是之人並奴人也

肉人第二十三

肉人者匹夫也性行鄙蔽兀兀而行不知好惡亦爲天地之間一物負羽不覺輕捧石不知重無恥過惡未媿仁恩得(脫之字)不知生失之不覺死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縱使居高亦有此輩流行數里不別親疏此肉人之分也

小人第二十四

小人者賊人也性如梟一言必二三心狠貌恭諂媚爲事見利忘義附勢恃榮危人自安反道背德有過推之別人片善自稱已有前輕後重大往小來在官則榮或寡於交乃求小利作僞日拙聞過未深其道日消難親難厭此者是小人之量也

愚人第二十五

愚人者幽滯之人也昧蒙遲嚥恐猶疑陛有掩耳之旋川有刻舟之闇背祐虛之久遠慕聲色之須臾動靜則得失不知是非則好醜不辨盆顏長拙敗善墮良發意自勞出言受弊或有韜時混衆匿哲和羣卽麟屈暫時鵬化有日卽非蘭璧又異蟉珠此乃愚人之(有脫字)也

右卷出燉煌千佛洞今藏巴黎圖書館人有二十五等之說見文子微明篇此卷所述與文子略合惟上五等之次第文子爲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此卷作神人聖人眞人道人志人中次五等文子第三爲庸人此卷作庶人下五等次第文子作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此卷作衆人奴人肉人小人愚人乃鄉曲陋儒取文子之說敷衍成書其謂至人爲志人庶人爲庶人則殆並至人虞人之義亦不能解也以其爲千年遺迹過而存之以資嗢噱宣統甲寅六月上虞羅振玉移寫畢記

仁齋日札

仁齋伊藤先生傳

先生諱維楨。字源佐。初名維貞。字源吉。號仁齋。又號古義堂。堂前有海棠一株。因又號棠隱。平安人。父長勝有三子。先生其長子也。寛永丁卯生于堀河。幼而深沈不好弄。十一歲。始讀大學。治國平天下章。歎曰。今世亦有知之者邪。既而稍爲詩。出語不凡。衆共嘆異。十九歲。讀延平問答。熟復不釋紙。爲爛敗。自是專思于性理之學。著心學原論大極論性善論。其所居揭誠脩二字以自警。偶罹羸疾。謝絶人事。殆十年所。家産爲之蕩然。親舊皆勸爲醫。先生不肯。中歲有疑於宋儒之學。乘孔孟之意。考索多年。略得就緒。乃謂大學之書。非孔氏之遺書。及明鏡止水。冲漠無朕。體用一源等説。皆佛老之滛辭。而非聖人之意也。於是開門延生徒。來者輻湊。時芝山太高坂氏著適從録。排擊先生學。弟子將爲之辯。先生曰。爲學之要。虚心平氣。以爲已爲先。亦何爭焉。後德大寺藤公好學。每會諸儒。令相論難。往復數回。或以詆詞。先生獨怡然不爭。年三十六。始卜定論孟古義及中庸經書相規過失。又倣許氏月旦評。品第人物。倡勵生徒。或私擬策問。以試書生。設經史論題以命文。月率以爲常。延寶癸丑。京師火。延及書堂。百物蕩盡。先生唯橐古義一部而逃。僑居于京極大恩寺。先是母里村氏患膈噎三年。奉養愼至。未嘗一日懶惰。肥後侯厚聘禮而招焉。先生辭以侍養無人。母臨終。合掌。禮謝孝養之篤。視者感涕。明年父亦死。服喪過前凡四年云。爲人寛厚和緩。不疾言遽色。不設城府。不修邊幅。未嘗爲迂僻矯激之行以取駭異。而人無少長。接之以誠。及其大義所關。雖誘之以萬鍾而不可奪也。以是德聲日隆。四方之士過京者。不問學不學。莫不願一識其面聽其講。投刺來謁者。凡三千餘人。一日有大石良雄來侍其講。睡而不聽。衆皆匿笑。先生曰。小子勿妄誘。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後果然。嘗謂諸葛孔明霸者之臣耳。豈王佐之才乎哉。或問曰。子當路于蜀。則孔明之功。可復許乎。先生曰。人各有能。我不能爲孔明。孔明亦不能爲我。古之宰相。有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者。我亦將以孟子泝惠王一篇治天下也。其立志如此。而作文專宗唐宋八家。

雖詩書六經。未嘗爲文辭。而其文章自然與古人合。其所著書。有語孟古義。中庸發揮。童子問。論語古義。孟子古義。大學定本。中庸天爵。中庸發揮。中庸或問。易經通解。易學啓蒙通解。古今學變。古今通變。古今考。古今先生出處。古今先生年譜。古今人物評林。古今人物評林後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二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二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二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二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二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二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二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二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二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二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三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三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三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三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三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三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三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三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三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三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四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四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四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四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四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四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四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四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四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四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五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五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五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五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五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五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五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五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五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五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六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六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六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六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六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六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六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六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六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六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七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七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七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七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七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七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七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七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七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七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八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八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八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八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八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八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八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八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八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八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九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九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九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九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九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九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九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九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九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九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二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二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二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二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二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二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二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二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二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二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三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三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三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三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三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三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三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三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三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三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四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四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四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四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四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四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四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四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四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四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五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五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五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五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五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五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五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五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五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五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六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六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六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六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六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六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六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六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六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六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七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七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七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七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七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七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七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七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七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七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八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八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八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八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八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八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八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八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八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八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九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九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九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九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九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九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九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九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九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百九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二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二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二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二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二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二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二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二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二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二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三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三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三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三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三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三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三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三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三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三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四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四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四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四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四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四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四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四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四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四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五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五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五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五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五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五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五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五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五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五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六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六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六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六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六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六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六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六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六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六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七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七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七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七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七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七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七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七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七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七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八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八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八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八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八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八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八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八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八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八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九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九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九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九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九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九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九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九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九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二百九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二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二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二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二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二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二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二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二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二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二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三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三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三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三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三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三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三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三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三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三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四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四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四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四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四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四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四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四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四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四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五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五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五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五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五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五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五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五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五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五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六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六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六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六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六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六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六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六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六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六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七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七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七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七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七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七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七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七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七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七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八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八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八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八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八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八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八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八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八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八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九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九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九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九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九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九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九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九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九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三百九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二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二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二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二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二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二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二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二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二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二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三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三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三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三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三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三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三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三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三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三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四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四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四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四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四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四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四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四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四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四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五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五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五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五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五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五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五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五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五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五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六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六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六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六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六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六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六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六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六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六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七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七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七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七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七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七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七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七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七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七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八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八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八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八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八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八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八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八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八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八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九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九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九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九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九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九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九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九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九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四百九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二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二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二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二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二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二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二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二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二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二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三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三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三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三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三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三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三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三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三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三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四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四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四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四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四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四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四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四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四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四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五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五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五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五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五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五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五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五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五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五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六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六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六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六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六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六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六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六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六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六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七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七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七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七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七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七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七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七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七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七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八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八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八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八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八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八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八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八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八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八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九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九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九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九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九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九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九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九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九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五百九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二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二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二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二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二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二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二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二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二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二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三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三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三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三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三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三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三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三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三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三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四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四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四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四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四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四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四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四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四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四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五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五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五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五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五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五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五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五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五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五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六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六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六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六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六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六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六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六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六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六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七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七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七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七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七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七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七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七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七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七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八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八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八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八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八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八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八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八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八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八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九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九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九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九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九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九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九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九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九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六百九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二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二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二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二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二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二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二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二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二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二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三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三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三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三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三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三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三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三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三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三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四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四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四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四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四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四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四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四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四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四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五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五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五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五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五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五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五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五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五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五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六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六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六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六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六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六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六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六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六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六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七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七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七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七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七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七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七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七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七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七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八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八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八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八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八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八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八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八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八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八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九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九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九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九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九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九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九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九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九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七百九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二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二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二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二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二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二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二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二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二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二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三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三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三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三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三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三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三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三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三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三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四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四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四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四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四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四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四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四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四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四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五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五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五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五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五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五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五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五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五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五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六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六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六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六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六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六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六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六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六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六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七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七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七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七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七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七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七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七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七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七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八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八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八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八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八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八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八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八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八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八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九十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九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九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九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九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九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九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九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九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八百九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二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二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二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二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二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二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二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二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二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二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三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三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三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三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三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三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三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三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三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三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四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四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四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四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四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四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四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四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四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四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五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五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五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五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五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五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五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五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五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五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六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六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六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六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六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六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六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六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六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六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七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七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七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七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七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七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七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七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七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七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八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八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八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八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八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八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八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八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八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八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九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九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九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九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九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九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九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九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九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九百九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二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二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二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二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二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二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二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二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二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二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三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三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三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三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三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三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三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三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三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三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四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四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四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四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四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四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四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四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四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四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五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五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五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五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五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五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五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五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五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五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六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六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六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六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六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六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六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六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六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六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七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七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七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七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七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七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七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七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七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七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八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八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八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八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八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八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八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八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八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八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九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九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九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九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九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九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九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九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九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九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二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二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二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二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二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二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二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二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二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二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三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三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三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三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三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三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三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三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三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三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四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四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四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四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四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四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四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四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四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四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五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五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五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五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五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五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五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五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五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五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六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六十一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六十二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六十三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六十四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六十五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六十六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六十七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六十八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六十九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七十編。古今人物評林一千一百七十一編。古今人物

辭理平穩。務欲易曉而文選淨庵之習。李王鈎稽之辭。皆不取焉。於明唯取唐荊川歸震川王遵巖三家而已。其詩則宗杜工部。朝鮮安愼齋徽覽其送浮屠道香序曰。其旨趣固與古人異而文亦絶佳。日本未聞有如許文。携歸其國。元祿之季。遂達 宸聽。 宣索其文。因藤貞維以進。士林榮焉。家屢空。先生居之晏如也。毀譽得失。一不介懷。有詩云。家本十餘口。既無尺寸田。遭逢太平日。自免米鹽煎。道以唐廣準。學從鄒魯傳。眼前兒女侍。萬事醉陶然。其囂囂自得。蓋如此云。先生有五子。長長胤原藏。次長英重藏。次長衛正藏。次長準平藏。次長堅才藏。各以儒學顯。而長胤長堅秀出。時人相謂曰。堀川五藏。首尾最良。實永二年三月十二日。先生終于家。年七十有九。私謚曰占學先生。

論曰。先生家本寒素。短褐穿身。併日而食。然清淨嗜學。不求聞達于諸侯。其學不由師傅。而得諸遺經。盛名赫赫。煜煜輝于一世。以物茂卿之才。不能有加焉。而五子皆以儒聞。子孫至今繼其箕裘。何其盛也。或云先生之教人也。望之以君子。雖然如其所說經義。稍有可疑者。益軒貝原氏曰。其執物偏見似。郁京山。吾以爲確論矣。

安中藩主校倉勝明子赫撰

仁齋日札

平安　伊藤維楨原佐著

儒者之學。最忌開眛。其論道解經。須是明白端的。若在十字街頭。白日作事。一毫瞞人不得方可。切不可傳會。不可穿鑿。不可假借。不可遷就。尤忌回護以掩其短。又戒粧點以使人悅。從前諸儒。動犯此諸病。非惟有害於論道解經。必大壞人之心術。不可不知也。又曰。要若剥大蒜子。置諸銀盤子內。潔潔淨淨。渾身透明。不要若蓋藏臭物。器中他物。亦皆觸氣染類。悉就臭腐。不可用也。學問之不進。德義之不修。一皆坐此。此是儒門講學第一心法。學者須以此爲立命根基。常常體取。不容遺忘。

仲尼吾師也。凡學者須要皆以聖人自期待。不可從後世儒者脚板馳騁。鎚使區區議論道得是當。終不濟事。

學者不可於聖人言語上增一字。又不可減一字。若語孟二書。實包括天下古今道理盡矣。所謂徹上徹下者是也。宋儒動引佛老之語。以明聖人之學。吾深識其非也。

仁者每視人之是。不仁者每視人之非。仁者必取人之長。不仁者必訐人之短。

聖人學問第一字是仁。以義爲配。以知爲輔。以禮爲地。而進修之方。卓在忠信。

進爲而不可治天下國家。退爲而不可脩身齊家者。皆不足以爲學也。若異端虛無寂滅之教。俗儒詩賦博物之學。是已。若近世稱理學。高談大極性命。而遠於日用者。亦其弊也。觀孔孟所說。自可見矣。豈有後來所說。無聲無臭。窮高極虛。若禪非所說者耶。其是非一道德。同風俗。是二句是治天下大規模。此語出禮記。可不辯而知焉。

福者非也。栝富貴而身多患害。子孫不肖者。不若貧賤而身長無事。子孫聰明之爲愈也。若夫以富貴貧賤。論吉凶禍福者。實市道之見也。此論當破千古之惑。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古註者是也。宋儒動引佛老之語。以明聖人之學。吾深識

云。端本也。始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所謂所不忍爲者。即惻隱羞惡之心也。達之於其所忍所爲者。即擴充之謂也。此千古仁義二字正解。學者當以此爲準則。

君子之視人。無一不可者。小人之視人。無一可者。君子認天下爲己之類。故君子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視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又曰。嗥呺而與之。不察焉。

君子之脩身也。不務昭昭之行。而積冥冥之德。其論人也。亦不取昭昭之行。而察冥冥之德。

人說閑事。直是閑談。我說閑事。總是學問。

詩家最忌落議論關。論學亦然。蓋學成德熟。胸中自有成見。而後言言句句。莫非至理。是謂造道之言。若夫思量按排。組織成言者。道得是當。皆巧言焉耳。議論愈精。去道愈遠。義理玄微。蚤絲牛毛。纖落理解。視識道者之言。實天淵矣。宋儒談經。字繹句訂。銖量寸校。要無一毫滲漏。不知學者。悅以爲精密爲的確。殊不知於高明正大平易從容之地。大有所不相合者。聖人之道。豈區區議論言說之所可能盡乎哉。

知道者舉天下之物。所見莫非善。故每視人之善。而不視人之不善也。不知道者。又舉天下之物。所見莫非惡。故每視人之惡。而不視人之善。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視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又曰。嗥呺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孟子言言句句。要莫非斯理。視人之善而不視人之不善。非惟孟子之學爲然。堯舜孔子之心亦然。其於人之不善也。惟識其陷溺之所致。而非性本然也。待之以恕。不遽拒絕之。以人心有悔過之心也。學者苟於是自得焉。則庶乎識聖人之道矣。若夫小人之心。先自暴自棄。況於人乎。其卒至於凡天下之人。皆以惡人待之。所謂視人之不善。而不視人之善者也。

稱端人正士者有三。爲人所樂者上也。爲人所嫉惡者下也。

賈誼陸宣公有儒者之才。而無儒者之學。韓退之歐陽永叔有儒者之學。而無儒者之才。董仲舒文中子有儒者之志。而其學未充者也。

君子見用。則非一人之福。乃天下之慶也。君子見黜。則非一人之不幸。乃天下之不幸也。

天下有道。則學在於上。天下無道。則學在於下。天下有道。則學在於上。天下無道。則學在於下。學在於上則小人在位。君子奉身而退。故學在於下則治。學在於下則亂。

新安之學。有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之弊。凡有志於學者。必有此弊。其不及者。亦潰墮不可拯焉。故依乎中庸爲至。

學者平生存心忠信正直。則非惟於事無害。雖臨危難自無悔吝之失。倘不然則雖閒閒諸卜筮。禱於鬼神。不能無悔吝。可不謹哉。

鷺湖異同之辨。朱陸之門徒。互相詆議。於今數百年未了之論。蓋二家之徒。各主其師說。或爲調停兩可之說。而不能折諸聖。故自宋元至明。竟無一定之說。若去二先生之說。直求之於經。則聖人之旨。明白分曉。無復可疑焉。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言雖知道問學。然不知尊德性。則問學不得其爲問學。而於道之實。不得眞知之。故君子先以尊德性爲本。而以道問學爲功。此聖門眞正之學問。而非世俗徒知道問學。而不知本德性之比。此指所以先戒乎晦翁之意。而於象山則不能免乎得其一。而遺其二之病矣。

參州烏原邑。有嘗谷氏者。農夫也。質直方正。持身甚謹。嘗從旁邑夏目氏。受四書及朱子小學書。崇信右篤。求道之志愈力。延寶辛酉春。聞尹講古學。從參州來。留在半歲餘。受尹之所著語孟古義革本而歸。其後又與夏目氏俱來。戊辰冬。又娉近邑好學者一人來。亦農夫也。其將歸。予寫嘗所著數篇之。使男長胤從旁讀而聽之。讀之畢。又作論一篇餘之。使男長胤從旁讀而聽之。讀之畢。嘗谷氏乃言曰。凡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於天下

國家之治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是一篇之警策。予愕然甚服其聰悟。此篇人多傳播。而能得其主意所在者。嘗谷氏一人而已。彼蓋眞體實踐。故其所得於心迥別。今年正月。又使其姪及一書生來。迎門下經生一人而歸。烏原之在參州最僻遠。其人皆服田畝。讀書者甚希。而近來傍近數許邑翕然嚮學。家蓄聖經。人誦孔孟。亦一奇事也。夏目氏本七人。嘗在備州。講王新建之學。後好朱學。其與嘗谷氏來。與予款語。備甚。頓覺舊說之非。歸參川。悉棄舊學沛如也。

時時擊手歎曰。某誤矣。某誤矣。殆若狂人。亦奇士也。今既沒。尤可惜也。初二人皆厭教清苦。與人寡與。同邑老人將死。必勅其子弟曰。勿學二人之爲。其後二人之學。漸就平實。無復舊日詭異之行。故邑人皆服其篤行。又信學問之益人。夏目氏嘗謂予曰。備州一友。有疑孟子性善之旨。深思而不得。卒罹瘵疾而斃。若使聞先生說。必不至死。惜哉。嘗谷氏搏太次兵衛。夏目氏搏七左衛門。

莊子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不爲深。

予謂上一句意義不通。下句文字不順。當作道在太極之上。而不爲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先上二字。衆文相近。大六二字。形亦相似。蓋傳寫之誤耳。若謂在太極之先。則當謂不爲遠。不可謂不爲高。而上文既曰太極。則下文又不可謂六極。傳寫之誤必矣。觀莊子之意。太極蓋指太虛而言。猶曰八極六極也。大傳所謂易有太極者亦若此。蓋聖人之與老莊。其道雖異。然於當時事物之名稱。本不可有異。若天地日月草木禽獸之名是也。由是觀之。則易之太極。亦當指太虛言之。

不駭耳目。不佛世俗。從容和易。樂善不倦。學問之道。如斯而已矣。若夫好爲高論奇行。而無益於人倫。無資於日用者。皆不可與入于堯舜之道矣。孟子所謂邪說暴行。正謂此。

儉則禮興。奢則禮廢。必然之理也。何者物不可以終儉。必不得不爲之節文。此禮之所以興也。文勝則奢。奢則力不給。此禮之所以廢也。故儉者禮之本歟。後世制禮者。不知其本。必以備文爲事。漢唐以來。雖各有

一代之禮。然皆爲虛器。不得若三代之禮。上自朝廷。下至閭巷。爲人家日用常行之典者。實爲此也。

深信古人。是進學之極則。天下之至善也。所謂深信古人。若不然則不識其意之所在。不及正謂之深信古人。則卒不能盡其理。反爲疎畧爲差誤。

識其意之所在。則雖一毫不軌己見。不雜己說。佩服潛玩。十分信得

或正己說以遷就。或加他說以補綴。若荀楊韓子之不識性善。宋儒之不免陷於禪學窠臼。皆不深信孔孟之言。而湯執其意故也。可不戒乎。

以難知者。盡堯舜依仁義之道。執中和之德。至正至當。天下幾以加焉。故知雖千世之號至言妙道。稱大聖大賢之言。尊崇敬事之不暇者。然無益於人倫。無資於日用者。皆爲邪說。而後可知唯堯舜之道。至正至當。天下幾以加焉。此非所以難知也。然其易知與難知者。本非二事。

論語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審馬氏之意。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下。皆當句絕。而以二禮字屬下句。故不曰禮謂三綱五常而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三綱五常。豈可謂禮哉。意尤分曉。孔疏以來。於二禮字下句者。不得其解。然本文只當於夏禮殷禮下句。又漢書郊祀志有善爲巧發奇中之語。按師古注。當以善爲巧作一句。發奇中又作一句。近世諸大家文。皆作巧發奇中。便亦誤讀師古之文勢。而後其義理。益意味無形。不知其合否如何。義

論道者。當先論其血脈。而後其意味。讀書者。當先觀其

拘法而不知變化。與舍法而妄執己見。此二病也。天下學者。皆在於此二病中。夫道者非法之所能盡。而非法亦莫能造其妙。故知道者心執乎法。而不以己之意。雜於其間焉。以法在乎善用之。而本不可廢也。夫子之以詩書禮樂教人。是以法與人也。然顏曾賜商得各成其材者。此善用其法也。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謂舍法而有所能爲者。亂道之尤也。

天下莫易於知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亦莫難於知堯舜之道。所以爲易知也。而其所

理亦然。但血脉與文勢。猶一條路子。不容一毫差錯。
故合血脉。而後意味可知。得文勢。而後義理可辨。語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顏子雖簞食瓢飲。亦不饒。近乎飲食不給。屢至空乏者也。蓋美其貧而能不改其樂也。舊說以庶乎屢空爲近道。又能安貧。尤不得文勢。或以屢空爲虛中無我。是老莊之旨。而非聖門之學。亦爲不知血脉也。
而觀不言殖貨而言貨殖。則知非豐財之謂。貨財自殖焉耳。觀文勢自可見矣。

積疑之下有大悟。大悟之下無奇特。夙興夜寐。夏葛冬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士農工商。各安其業。言忠信行篤敬。從此之外。更無至理。所謂大悟之下。無奇特者。正如此。
天道者以常理而言。天命者以臨時而言。
孟子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皆以必然之理而言。猶曰水之就下也。非泛辭也。
文章欲簡而意盡。不欲冗而理闇。
文章以理爲主。以氣爲輔。而飾之以詞。其要在於平正

穩當。
漢之文質實。宋之文平正。明之文恢譎。
韓柳各自出一家機軸。在漢之下宋之上。而論本色當行。則班馬之後。當歸于歐陽公。
文章以意深義高。平正通達爲上。以詞多理少。組織粉澤爲劣。
明道范文正好仁。伊川晦翁惡不仁。學識議論。亦隨而異。各雖有所見。然學者當以明道范公爲準。
歐陽子曰。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蓋吉凶仁義而言。宋儒深以爲誤。蓋宋儒之學。以性爲學問之全體。其言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故名聖人之學爲性學。與名禪宗爲性宗。奚異。所以深非歐說也。以予觀之。歐說也未可全非。蓋聖門之學。性與教而已矣。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蓋道以統性。而教之所由出。故次節特揭道字言之。以言道則性與教在其中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問學即教也。論語專言教。而性在其中矣。孟子雖似乎專言性。然以仁義爲本。而專

以性善明之。其意以爲性善。故能居仁由義。若使人如犬羊之性焉。則決不能居仁由義。其所說擴充存養之功。卽教也。宋儒見盡性二字便以爲盡性之外。別無學問。殊不知盡己之性。固無出己之性外。及乎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焉。則不可謂之盡己之性。性非學問之功何。論語專言教而不言性。其旨豈不明乎。然則歐說雖不知氣性。然猶有彼善於此者。故不可全非之。

知性而不知教。則陷乎虛靜。佛老之道是也。知教而不知性。則泛濫無統。荀子之學是也。

仁者見人之善而不見人之惡。不仁者反之。蓋仁者非不見人之惡。其心寬容慈憫。有惻惻引接不棄之意。其深惡而遽絕之者。亦不仁也。

擴充之充當訓大。不可訓滿。趙岐亦以充大釋之。蓋訓滿則見其滿本然之量而止焉。殊不知仁義之良。養而不害。則充而愈大。有不可遏止之勢。故曰。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又曰。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滿本然之量。卽盡性之謂也。至於盡人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焉。則亦教之功也。是孔門所以貴乎學而

近世性學之所不及也。觀孟子不曰進至于海。而曰放于四海可見矣。放字亦有放溢之意。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皆一句說破。明其無多端也。先儒謂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聖人之一貫。然則亦謂借衆人之孝悌。以明堯舜之德可乎。蓋宋儒高談性命。虛靜而不知堯舜孔子之道。全在平生日用之間。而不出於人倫之外。故爾云云。大凡無益於人倫日用。無補於天下國家之治者。皆不可與入于堯舜孔子之道。實無益之剩讀書窮理。可以致知。未足以制行。脩禮行義。可以制行。未足以成德。足以成德者。其惟仁歟。

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足以制行。未足以成德也。惟仁可以成德。惟義可以制行。惟儉可以保身。惟敬可以執事。

惟愛可以成仁。惟斷可以制義。

聖人就天下之所同然而見道。佛子就一人之心而見道。故佛者之道。爲一人之私說。就天下之所同然而見道。故聖人之道。爲大中至正之道。

蘊于內之謂德。形于外之謂行。蘊于內者。不能不發于外。形于外者。以存于中也。以行專爲外者非。

具于己而未動。謂之性。已動而未涉于思慮。謂之情。已涉于思慮。則謂之心。心之往來計較者。謂之意。

古人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而大學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爲心。其別何哉。孟子於四端亦然。皆謂之心。而不謂之情。蓋情者以天下之同情。又曰。古今之情。蓋父欲其子之賢。子欲其父之壽康。此所謂天下之同情。而古今之所同然也。凡人見當喜怒哀樂愛惡欲者。不能不喜怒哀樂愛惡欲。是天下之同情也。纔涉於思慮。則謂之心。

好學則雜慮不生。好德則外邪不入。古人惟知好學好德而已。故心廣體胖。仁義之氣。油然自生於中矣。苟不用好學好德。而徒欲消遣邪慮。防閑外邪。猶無主之宅。倩人來防賊。防閑甚過。反不免煩擾。若後世省察之學是也。

古人以禮義兩者。爲家常茶飯。事無大小。悉無不以此爲準則。後人專知守心。不知以禮義爲則。蓋古人就天下之所同然而見道。故不能不以禮義爲重。後儒專就己之一身而求道。故又不得不以正心爲要。千里之差。實始於此。佛氏以心爲主亦然。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孝悌以人倫而言。忠恕以學問而言。其理則一也。所謂若合符節是也。夫道之至極。必至於萬世不易之常道。而實爲道之至極焉。則知夫子祖述堯舜之意。而佛老空虛之說。宋儒無聲無臭之論。皆捕風捉影。終不濟事。

觀人之文章。當併見其至巧者。與其至拙者。不觀其至巧者。則不知其力量之所造。不觀其至拙者。則不知其平生之力量。若禪之原道師說。是其力量之所造

也。頤宗實錄。是平生之力量也。學爲文者。所當識也。

至高害仁。至靜害義。

橫渠先生程子表弟也。而二程尊信其所著訂頑書。同於聖經。橫渠亦在洛。坐皐比講易。二程適到。忽徹皐比。謂諸生曰。某說易皆亂道。二程在諸公當就之而問焉。若程淑之心。可謂眞儒學也。後之學者。皆當存此心。苟無此心。其說信說仁說義。皆麤談焉耳。

孟子不見諸侯。有數義。不爲臣不見。一也。以不賢人之招。則不敢見。二也。不待其招。而不往見。三也。不枉尺而直尋。四也。

朝鮮李滉編朱子書節要。於楊子直姓名下。題之曰。朱門之叛徒。予竊薄焉。以爲往者當往。來者當來。詎以叛之。孟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又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聖賢之訣心如此。而後世儒者。自占門户。深防於人如此。鄙哉。

性猶穀種。心則萌芽之動也。以性見心。則心動而性靜。以情見心。則心動而情又靜。

情非不動物然非如心之思慮計較往來而不止也。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語與一不同。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卽流行之義。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明對待之理。蓋物有兩而後化。無兩則無以化。此天地自然之理。至萬物之生。莫不皆然。外此更無道理。故於陰陽字間。著一與字。意味可見。所謂太極生兩儀者。卽分生之謂。非生出之義。

人與草木同生。亦當與草木同腐。爲貪戀爲悲傷。

惟夫保養不可失。修爲不可闕。大凡有資於生民有補於天下後世者。皆當務爲。不可不努力焉。不可作無益之事。以求後世之名。生民以來。種種功名富貴。不知其幾計。從今見之。皆花譙水流。烟霏雲散。可附冷看。然悟得此意。亦勿爲幻解。皆實理之自然也。詩曰。悠哉悠哉。聊以卒歲。

柳仲郢曰。聲穀之下。彈壁爲先。郡邑之治。惠愛爲本。彈壓二字不好。當以禮法二字換之。

天下無理外之事。而不可以理盡焉。蓋天下之事。或有意想之所不到。智慮之所不及者。若欲一一以理盡

焉。則必牽强臆說。言是而理反踈。論詳而實不中。若後世理學之說是也。唯君子之言。如泛然無緊要者。而實無所不包。爲其知要也。所以可尚也。

仁義禮智四字。是學問之全體。知仁勇三字。是進道之大關鍵。文行忠信四字。是孔門教人之定法。

天下之言。有似乎至理。而實出俗見者。所謂有生於無者是也。世之雖未嘗爲學問人。少有黠慧者。皆能言之。易系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謂天地有一元之氣。而萬物資之以始也。宋儒無中會有之說。亦聽庸之言焉耳。佛氏所謂苾子納須彌之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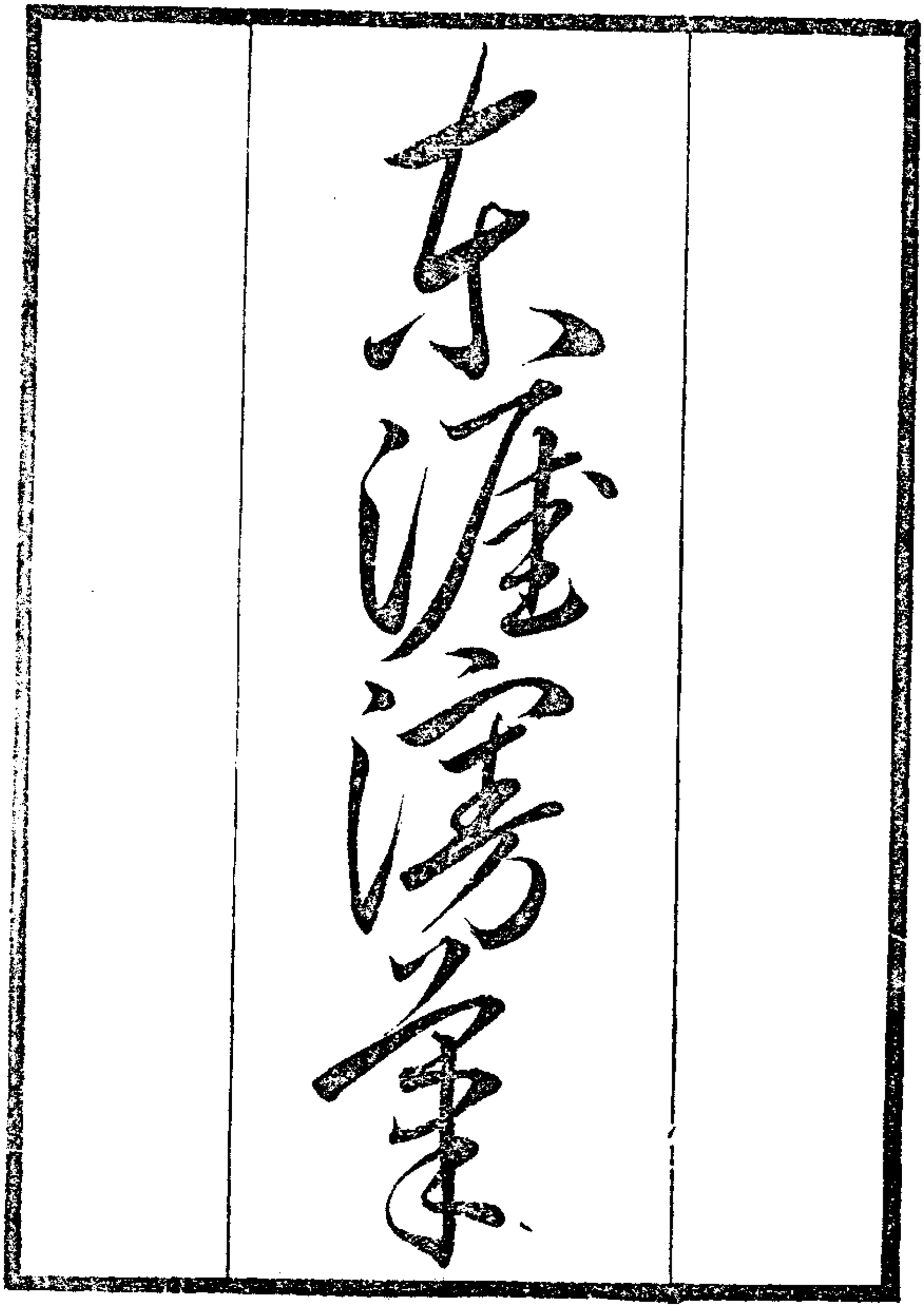
害正道者二。曰穿鑿。曰附會。不免此兩者。則正學不可得而明。穿鑿。若漢儒易象五行災異之說是已。附會。若宋儒以先天圖爲伏羲之作。以大學爲孔子之言。而曾子門人記之。讀大學孝經。同分經傳。與諸數學之說皆是也。

學者當常常從事於恕。

學者常不擇親踈遠近以恕爲務。若見人之不善。則憤怒之心。不能不生。然以身體之。則必有可宥者。此恕之功。所以大也。

張子曰。心統性情。非也。心以有所思慮而言。性以有所存于己而言。故於心曰存。性曰養。是也。情亦屬于性者也。故稱性情。情則性之發也。

仁齋日札終



東涯漫筆序

先君子初年著漫筆二卷。雜議論細密。其以少作。自不欲傳。實永己丑庚寅。雜書筆記日錄。併爲一部書。蓋先子年四十矣。從此而后。有所得。即筆記。名以漫筆。初分類以語孟學庸六經子史雜。後亦不體統。及其老也。仆以壬子雜記。野記。癸丑雜記。漫筆續錄。此時又別草閒居筆錄。與漫筆條數相出入者。間有之。因知其同文者。其議論全同。而文異者。循舊而存焉。其次序欲以類訂正。後又謂逐年所錄。存舊爲是。自往年就校正。歲月在寬政十二年庚申。夏五月十三日。

男善韶識

東涯漫筆卷之上

平安　伊藤長胤原藏著

子絕四。一云毋意。集註。以爲毋私意。誤矣。蓋意云者。心之往來計較者。聖人德定理明。可行而行。可止而止。無經營造作之私。此謂毋意。不必著私字。而謂之不善也。或云。凡文字中。曰以志逆意。或曰。聖人之意。或曰。天地之意。不皆必爲不善之稱。蓋不然也。意固通於善惡。而專言則其所主不好之意多在。如欲字亦然。猶道德二字。固通善惡。而專言則主善而言也。意字反之。不待言私。而既是不善。

仁者。至誠惻怛之謂。清者。廉潔不汙之意。自以當理無私心訓仁。而仁與清無別。故集註陳文子去齊章曰。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如是則陳文子之爲人。汙穢茫昧。不唯不得爲仁。而亦且不得爲清矣。怨是用希。所以爲聖之清。既謂之清。則豈有怨悔乎。若夫不得已而去國。則夫人能之。豈特陳文子乎哉。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集註。不以其道得之一句讀。故云。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小注謂。貧賤有不以道而得者。尤不安貼。予謂。此言處富貴去貧賤之道耳。蓋言不以其道。則不處不去也。或曰。如此則二段表裏相詰。無乃重複乎。不然。上一段。就素富貴者而言。下一段。就素貧賤者而言。富貴而處之。周公是也。不處者。伯夷是也。貧賤而去之。伊尹是也。不去者。顏子是也。君子之取捨。皆以其道而不苟去處二者皆自身既得之而言。非言將得之時。是兩人之戒。非一人之教也。故富貴則曰去。貧賤則曰去。若如集註。則當言去就。蓋朱子牢就二字。是受用地。蓋得字生意。予則謂。道字是主。去處二字。是受用地。蓋言以其道而處。以非道而去。（文言亦如此。）孟子曰。苟非其道。則雖祿之以天下不顧也。又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繫焉千駟不顧。此等道字皆一意。不以其道得之不處。此道字。是言處之之道。非言得之之道。貧賤倣之。

君子有教無類者。蓋性相近。習相遠之意。性相近。所以無善惡之類。習相遠。所以必欲有教。所謂類者。謂上智與上智類。下愚與下愚類也。蓋除上智下愚之外。無類之可言。論語所以專言教也。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若據馬氏說。則夏字下絕句。從來用馬氏說。又於禮字下絕句。誤矣。何者。馬氏謂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文質三統。三綱五常。是萬世不易之常道。馬氏何得謂之禮也哉。若夫文質三統。世有損益。固可謂禮。馬氏蓋以禮所損益四字。爲一句。然玩夫子之意。於禮字下絕句。爲佳。馬氏之說。不可從也。

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同情也。然君子之於事也。出處進退。必以其道。故苟不以其道。則雖素富貴而不處。素貧賤而不去也。孟子所謂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卽此意爾。所謂道者。謂去之處之之道。非得富貴得貧賤之道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集註云。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

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予謂此說不然也。曰欲無者。大異矣。欲無者。如曰予欲無言之類。欲無之也。無欲者。如曰無欲速也類。無欲之也。本文明云欲無加諸人。不云無欲加於人。子貢之意。蓋欲不待勉強而自無加不欲之事於人。此蓋仁者之地位。非子貢之所及也。夫子云云。集註。將欲無字。只與無欲字一樣看。故註內亦以不欲字釋。若然則是子貢以聖自居也。必不然也。子貢蓋以其心之所願欲而質之夫子也。語類曰。如今便說無欲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又曰。不欲時便是全然無了這些子心。可見集註。將本文欲無字。只與不欲無欲等字一例看。詞之先後。不可不辨焉。

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云云。楊氏註云云。此二者所本者不相合矣。若以汙尊抔飲。爲禮之本。則當以反葉捫而覆之。及棄之中野。厚衣以薪等事。爲喪之本。若以城爲喪之本。則當以恭敬之心。爲禮之本。二者不相稱。或人舉以難予。予謂先儒徒知節文度數。粲然

可觀者之爲禮。而不知禮之設也。本所以防制人之放逸奢濫。而非爲觀美也。其物采服章之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各有其制。皆所以辨貴賤定上下。而使貴不得僭貴。下不得凌上也。故曰。禮猶人之隄防與。然則禮之本在儉。不亦宜乎。與喪之以戚爲之本。其意自相符合。蓋本字有本始之義。有本根之義。抹放之所問。夫子之所對。皆本根之謂。而非本始之謂也。禮爲使人儉而作。喪爲使人戚而作。此其本根也。故云。寧儉寧戚。諸儒多做本始之本解。故牽强不通。在易之小過象曰。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乃是意也。

博文約禮一章。從前諸解。不看破聖人意趣之所在。故使人難於領解。此二句。本說修身之法。故末併結之曰。可以弗畔矣夫。夫必有法之可準。而後可以言畔不畔矣。蓋文者先王之遺文。如詩書六經之類。法之所在也。禮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人之法也。博考于古者。所以取法於古也。約之于禮者。所以取法于古之聖人。事必取法。此類可見矣。畢竟博文約禮。是二項事。非既博學文。亦從而約之也。故本文只擧二句。而中間不著而字。且顔子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可證矣。程子曰云云。如此解。則可以弗畔。結語只貼下一句。而不擧上一句。失乎偏矣。從來說者。唯知下一句之說法。而不知上一句。亦是說法。唯言博學于文。則亦泛矣。大抵聖賢之說博學。說詳古。皆所以使人觀古人之成迹。而爲己求法也。

旨泰人之炙。無以異於旨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蓋告子之意。物在吾而不關于彼。則以我爲悅。故曰內。在彼而不在于我。則以彼爲悅。故曰外。故以食色爲性。孟子因其明而曉之。以爲旨炙。是亦食色中一物。若使如汝說。則吾之炙則不旨。秦人之炙則不旨。猶吾弟則愛。而楚人之弟則不愛。而可矣。然炙苟美。則秦人之炙。亦猶吾之炙也。猶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也。然則由炙而不由我。亦以爲有所外而可否乎。蓋炙雖在外。而旨之則在已。猶長雖在彼。而長之則在已。內外二字。錯綜辨難。以深明義之非由外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集註云是以本然之權度料心之輕重長短也孟子之意則以心之權度料事之輕重長短也蓋恩及禽獸此其長處功不至百姓此其短處然禽獸踈而百姓親而王及其踈而不及其親者此不度之于心也苟不求之于心料其輕重長短則其淺別分明甚於權度之料物故上文既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而下文則曰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可見所謂權度之乃在心也若外心而求所謂本然權度則將何所求乎若不度之于心則應事接物之間輕重長短各失其倫所以曰王請度之

可以取則取可矣可以無取則取傷廉可以與則與可矣可以無與則傷惠可以死則死可矣可以無死則傷勇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又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乃引書曰洚水警余蓋洪水之災在堯之時堯憂之舉禹而治之載

舜典及益稷者皆可見也是時舜方攝位禹治水事畢告其成功作禹貢今大禹謨篇舜考期之後命禹攝位乃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蔡氏曰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懼於己不敢以爲非己之責而自寬也此說皆可疑也洚水警予據孟子則堯之詞耳而禹謨以爲舜之言所以責分疏蓋撰古文者竄入補綴照管不到注家强解之耳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古義云猶言人倫而已矣蓋皆以孝弟做性字說尤屬附會宋人看道處達其說自不能不如此然雖深求學者遽而語之其說自如古義必如集註也此理本不可誣也

孟子所謂擴充者充大其善心也宋儒以爲就善端發見處自是推廣以滿其本然之量非也孟子之意本不問已未發所以發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論

者。本所以證人必有此心。而非欲示就發見而擴之也。此心之發。日間亦無幾。若必欲待其發見而充之。則用工之日。不亦甚尠乎。孟子又嘗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云云。夫無欲害人之心。豈有發見之可言哉。或有人與之謀害人。拒而不從。此可謂無害人之心發見矣。然此等豈屢慮之事哉。然人無賢不肖。無害人之心。人人具足。不問已發未發而故在。欲以此爲本而推廣之也。然則必就已發而擴之者。非孟子之旨尤的矣。

告子曰。仁內義外。而孟子特斥義外之說。而至所謂仁內者。則無非說。孟子之不非之也可知矣。然所謂仁內者。亦與宋儒以仁爲性之說大不同矣。何者告子明言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夫以食色爲性。而又特曰仁內。則不以仁爲性也可知矣。而孟子亦不斥其說。則孟子之不以仁爲性之名。亦可隨而知矣。蓋仁義者。天下之道。而自吾惻隱羞惡之心而行之。故孟子以仁義俱爲內。告子唯知仁之自吾心而行之也。而不知義之亦自吾心而行之也。此其所以爲孟子見斥也。後世把仁內只與仁爲性。做一樣看者。大誤矣。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舊解云。得已。言不失己也。予謂誤矣。此言人之信已耳。蓋窮不失義。則功雖未及民。而其爲士者。既信其爲人也。達不離道。則功德及民。而天下不失其素望。皆言其在人之驗也。若舊說。則窮不失義。與士得已。二句重複。且士字無落著。或云。與上節士字異義。未穩。此亦不可拘。

孟子言仁義禮智。而未嘗言仁義禮智信也。言仁義禮智信也。五常之智信。始見于漢書董仲舒傳。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仲舒對策之言也。又楊子法言修身篇曰。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後世遂以配五行。曰五常之有信。猶五行之有土也。此非聖賢之意也。後世看信字。只如孟子所說誠字一般。聖賢說信。却不如此。如曰主忠信。曰言而有信。曰信近於義。有朴實做去。及踐言果行之意。如忠恕篤敬等字。此教法之名。何可與仁義禮智併稱也故。

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予謂是卜筮之事。如文言曰與鬼神同其吉凶。書曰鬼神其依。皆就卜筮言。若以此爲造化之迹。則將何以質其無疑。而亦何以同其吉凶乎。或就祭祀言。亦未圓。予先謂易文言。竊遡此說。頃侍中庸講。因問此說。久之判定發揮。又曰。程子曰。造化之迹者。乾文言及謙之彖。鬼神害盈而福謙。下皆有此說。若如後世之所說。爲風雨露雷之事。則本文殆不成其說。程子或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爲違。道不遠者。何云。夫子之意。決不必如此也。

視聽字與聞見異。自耳目之接物而言。則曰視聽。自物之觸耳目而言。則曰見聞。故言耳目之德。則曰能視能聽。其戒無接非禮。則曰勿視勿聽。能運其用。則曰耳有聞。目有見也。中庸說鬼神之德。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有意于視聽。大學述放心之狀。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無意于視聽。然自耳目之接物而言。則視聽一也。不能徹耳目。則其不見不聞亦一也。或云。視聽有意。而見聞無意者不然。

誠意章。章句云。意心之發也。又論語毋意。注云。意。私意也。予謂意是心之衰而隱奧處。故大學正心章所說。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是心之踈處。就大體言。至誠意章所說。則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自慊。蓋外面雖知善之當爲。與惡之不當爲。而其裏面。則尚有不然者。不如好好色。惡惡臭之眞也。故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可見意之本。而當先於心矣。大抵古人所用意字皆爾。如曰微意造意天意聖意。或云。有意而爲之。或云。豈無意哉。又說春秋者。稱誅意。亦言其事非不善。而其造意實不善者也。皆今俗所云底

也。曰二道字不同。謂夫子之道者。猶言大學之道。三子者不同道。指其方法而言耳。中庸所稱道六者。指仁義禮智。道之全體而言。若以兩箇道字。混而說之。則旣以夫子之道。爲盡於此。而亦爲違不遠。宜其不免疑惑也。蓋忠者盡己之謂。恕者待人之名。忠恕教也。非道也。仁義道也。非教也。苟爲人者忠以盡己。恕以待人。則雖未必至於聖域也。而於仁義禮智之道。亦豈至相違之遠哉。故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心下心之意。而帶推料造作之意。故字從肉。則爲胸臆。從人則爲憶逆。從心則爲記憶。論語所謂毋意亦通此義。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可言而言。可動而動。無些顧慮猜防之心。行其所無事也。故云毋意。則不待加一私字。而其無私意可見矣。常人之言行。則外面似無事。而心裏却不然。或可是而不是。或可非而不非。種種計較。逼塞胸中。皆是意也。今聞人之說話。則云彼有意而言。如是之詞。却中本字義。

朱子詩傳序云。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予竊以爲夫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特言關雎一篇耳。二南之詩二十六篇。如曰我馬瘏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不哀而至傷乎。如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不樂而至淫乎。夫子唯曰關雎。樂而不淫焉耳。未嘗言二南樂而不淫也。豈特言關雎。而可以該二南乎哉。

蓋夫子所言關雎一篇。聲容之美耳。非言詞之哀樂也。而朱子既以爲詞之哀樂。而推之于二南之詩。所以不免窒礙。大抵聖人之言詩。如曰鄭聲淫。曰鄭衛之亂雅樂。皆就聲音言。非詞之美惡也。

東坡以無逸不言湯武爲周公微意。今看無逸篇。周公以成王繼體之君。不知稼穡之艱。勸其無逸。故舉守文之君。而不及創業之主。商之諸君。亦皆勞于外之人。文王亦非創業之主。且有卽康功田功等事。又言法祖宗。則亦上及大王王季。所以不及湯與武也。非泛舉商周賢聖之君也。

書小序百篇。相傳亦爲孔子作。漢劉歆曰。相傳古有尚書百篇。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史記索隱載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藏於壁室。缺而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

宿。何圖乃有百篇耶。據此則古書蓋有百篇也。又史
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
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漢藝文志云。安國悉得其
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據此則安國所得于
壁中者。實十六篇也。然則所謂百篇者。蓋不可信其
實有也。
五霸相傳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風俗通引春秋說。
又夏昆吾氏殷大彭氏豕韋氏併齊桓晉文爲五霸。
此亦出于應邵風俗通。孟子集註引丁氏說。丁氏唐
大常卿吳人丁公著三遷志所載丁平子。孟子手音
一卷者。即此也。丁氏蓋據風俗通也。
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非學而能此
可見情字之義。癸巳八月廿五日。
列子之名。始見于莊子。稱其御風。蓋亦高于莊子一等
矣。想非著書之人。今觀其書。兄雜膚淺。掇拾他書。殆
不類先秦之書。何曾望老子。而較之莊子。機軸不如
彼之妙敎。造語不及彼之精詣。不及遠甚。其末云。趙
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取左人中人而有憂色。孔子
聞之曰。趙氏其昌乎。齊楚其遘兵乎。持勝也。此事亦載國語。
馬。不遠乎。持勝也。此事亦載國語。晉語曾語。按趙簡子與
孔子同時。簡子卒。而其子無恤立。是爲趙襄子。其嗣
位在魯哀公二十年。則其伐翟。亦非初年之事也。皆
在孔子卒之後。而越之滅吳。蓋亦愈後矣。此其年數
不相合矣。蓋亦愈語之文。而託以孔子之語。不照其
年紀之先後也。而九淵之名。本于爾雅。六夢之說。
出于周禮。孝經化載于易彖。瞻之在前。取于論語。
荒度土功。此書之辭。不識不知。此詩之句。稱緜曰。績

用鹹茂績。山。栅剡曰。岸宮室美嚴兒。傳周公曰。
四國流言。居東二年。皆剿竊經傳之文。大似後世文
人之所爲矣。大抵掇拾經語以爲文。漢已後之事。周
人未嘗掇割古語只爲文也。如孟荀韓管皆可見矣。
又曰。殷紂之行。不由三仁之上。而居君位。此亦可疑
也。稱三仁者。孔子舉殷世三臣之行。而斷之曰三仁
耳。列子豈可據此而棚三仁乎。又曰。周穆王時。西戎
獻火浣之布。皇子以爲無此事。按此事本出曹子建
典論。恐自此而剿剡焉耳。然則其書之僞託。蓋亦在

南北之間乎。且周之時。天子之子稱王子。至秦却言公子。皇子之名。自漢已來矣。列子之時。那有皇子之稱。又曰。西方有化人一章。分明說佛。其論理自佛氏出者居多。先儒朱子及郝京山皆既辨之。郝京山時習新知曰。列子之書。殆是佛入中國後。好事者勦襲。加穆王仲尼等篇。渾是佛肯。雖不用其語。全襲其意。可謂卓見矣。

董仲舒傳。載柳下惠之言曰。伐國不問仁人。此非達論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故聖人之伐國。必是有罪之人。如禹之征苗。啓之伐扈。及湯武之舉。可見矣。假令無罪。豈可乘其衰弱。爲拓地之舉乎。故謂唯伐國。必可問仁人。若夫可伐。仁人必許。及不可伐。仁人必不可。故孟子曰。爲天吏則可伐。此可否之權也。世之人。多言儒者之道。必本乎仁。然遇凶狡無賴之民。非柳下惠之言。

世之視仁者。唯爲煦煦姑息之人。故爲此言焉耳。此不能不慘刑以威之。則仁亦有時而窮。不亦誤之甚乎。父母愛其子之至。則必去其害其子者也。故嗾之噬人。

世有遠神佛之靈威。卜祝之奇中。事迹分明。時日可徵者。斥之則曰。夏虫不可語冰。亦有一種道理。不可誣也。予以爲就其言。既有以明其理之不可信也。若夫使其靈威奇驗。事事必信。如食之必已飢。衣之必御寒。則豈摘千百之一二。以相傳付哉。世無曰昨日喫飯。忽止吾餓者。實理不須誇談也。藥之差病。人亦相傳者。或中。或否。世雖天下之變無窮。而人事科條亦自有限。假果浮慮斷當。本之重屋之下。使天下之人。輦而奔走。每事必禱。則奇驗必多。此亦理自合如此。

何足怪哉。

字有形有音有義。形成乎手。而識乎目。音發乎口。而受乎耳。能解其義者心也。相傳相付。貽之於千歲之後。譬之於萬里之遠。人亦靈矣哉。

易陽爲剛。陰爲柔。剛尚健。而不尚暴。柔尚順。而不尚弱。中之與正。無所不利。然中而不正。胡膚而已矣。子莫而已矣。故中又尚正也。

自性情體用之說作。而情字義大非古矣。然文字中所用情字。却不失古意。情只是人心之所同然。如禮記所謂人情以爲田。及詩序所云。發於人情。止於禮義。皆可見矣。程子曰。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却反人情。違書亦然。而說經則云。性爲體。而情爲用。然古人以忿懥恐懼爲心。而不言情。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吉凶禍福。皆出於天。而不關人力。曰禍福無不自已致者。則吉凶禍福。皆是人爲。而非所謂天命。孔孟之言。豈有二端乎。夫舜之德大矣。在側微。其德升聞。賓于四門。納于大麓。竟受堯之讓。而踐天子之位。爲此非福自已致乎。堯之子不肖。而舜自天命。孔孟之言。豈有二端乎。夫舜之德大矣。

而舜攝位年久。民心素服。故能得有天下。若不然。則帝德雖至。而不能使堯讓天下。此非命乎。蓋伊尹周公孔子皆不有天下。非力之所能爲也。是謂富貴在天。若夫做惡而遭刑。殺人而被戮。皆已之所招而不由天。此非禍之自已致乎。

天道天命如何而別。曰天道福善禍淫。天道虧盈而益謙。皆言其常也。天命吉凶禍福。時不可違。正固有命。變亦有命。故聖人之言。如善人之或遭不幸。每以天命斷之。而未嘗言天道也。如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及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亦以命斷之。然可見矣。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此天道也。孔孟之聖。而厄窮不遇。顏之夭。舟之疾。此非命乎。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有命。

唐制尚書省。事無不總。都堂居中。左右分司。堂東有吏戶禮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總之。西有兵刑工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國朝官制。多依唐制。太政官唐之尚書省也。分左辨右辨。統八省。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左辨管之。兵部刑部大藏

宮內。右辨脊之。左右司郎中。左右辨官也。今稱辨
爲尚書誤矣。

太極圖解云。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蓋以理爲萬
物生生之本也。不然萬物之所以生生之本。皆資一
元氣以生。而理不足以主宰之矣。今有一顆梅子。種
之則不日而芽。枝葉盛長。分百千萬億梅子。朱儒之
說曰。此有所以生生之理而然。然試以核子。錐刺湯
焊。則殼實雖具。不復芽矣。生氣絶也。若言其理。則生
死聚散。皆理爲之主宰。天下無理外之物。雖枯草朽

株。寔無其理也哉。然生氣一絶。則不復生生。故知萬
物之所以生生者。有元氣以生之。而理不足以主宰
之矣。視之天地。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猶人之有元
陽也。理不足以宰之矣。四端之在人。亦然。不可於其
上面求理也。

聖人之教。常就行事爲教。而未嘗就心上爲言也。後世
之教。專就心做工夫。謂心苟立矣。則施之于行事。自
合于理矣。豈然乎哉。聖賢雖亦言心。而常就行事運
心。而未嘗外行事。而於寂然不動處。用工夫也。夫子

常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可見思學兼資。
而學之益爲大也。孔門諸子。質問夫子。不過問仁。問
孝。問政。問君子而已。此可見矣。

聖賢之書言道處。後之注解。多替做心字性字說。此可
見古今學問之異同矣。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集註
云。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又曰。人之有道也。集註云。人
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又曰。羿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陳氏曰。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

加毫末於是哉。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集註曰。聖人
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皆以心字
性字。替道字說。夫道者天下公共之物。心與性者。在
我者。豈可混稱乎哉。辛卯六月十九日筆。

宋儒之學。有體用之說。又有理氣之說。此二者宋儒學
問之關鍵。而覺自相矛盾矣。何者據體用之說。則寂
然不動者爲體。而感而遂通者爲用。在中庸則未發
之中爲體。已發之和爲用。此靜爲體。而動爲用也。據
理氣之說。則陰陽動靜爲氣。而大極爲理。圖說曰。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也。夫理與體。豈有二乎哉。但是求之有而在中庸。則靜爲體。而動爲用。在圖說。則動靜爲氣。而又主動靜者爲體也。此最不可曉。

心有體用。性有體用。道亦有體用。夫體一也。寂然不動。無聲無臭。於此處心與性與道。將何以別。用亦一也。心之用。性之用。道之用。亦將何以別。

聖賢之垂訓。及君子小人之辨者。其言最多。然讀者視其曰君子。只做至貴極妙。不可企及之想。爲與己事不相涉。及其曰小人。則亦罵詈賤惡。爲非己之所戒

也。豈然乎哉。夫言其極。則堯舜與桀紂。君子小人之極也。然一念之忠孝惻怛。畏義由道。有老成氣象者。皆君子位中人也。以此律己。則凡聖賢之薄氣象者。皆小人門中人也。以此律人。則凡君子小人者。皆學者今日之急務。不可不體察焉。

欲富貴而惡貧賤。此人之恒情。不可全非也。只艷富貴而嗤貧賤。重爵祿而賤道義。正是俗人。得富貴之資。則於利人澤物之方。得力居多。能得行其志。聖賢何

曾悻悻焉。如糞土之將浼己乎哉。

道得之有義焉耳。若夫爲子女玉帛。而欲富貴。正是劣品。

壬辰仲秋十九日。

據太極圖說所云。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所謂理爲體。陰陽爲氣爲用。理即體。氣即用。非有二端也。就氣上言。則本然氣質。理氣之謂也。未發已發。體用之謂也。此二者不同。

癸巳八月廿五日。

說文性字註云。人之陽氣。性善者。情字註云。人之陰氣。有欲者。

上古之事。不可得而詳者最多。而後儒亦爲之傅會僞託。而曉惑後人者。不可勝計。帝王世紀曰。帝嚳有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禹。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勳。次妃娵訾

氏女曰常儀。生帝嚳。據此則堯之兄弟四人。而稷契皆堯之兄弟四人。而稷契皆堯之兄也。又左氏傳春秋云。高辛氏子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未能舉。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索隱曰。契爲司徒。司徒敷五教。則契在八元之數。予謂帝嚳。即高辛氏也。然則所云八元者。亦將堯之兄弟。不止四人矣。今按虞書舜舉稷契。則稷契非堯之兄可知矣。此皆可疑也。

東溟漫筆

平安　伊藤長胤原藏著

東坡著荀卿論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蓋謂荀子非十二子。倡性惡。高談異論。有以激之。李斯師之。卒致坑燔之禍。此言一出。後世以爲名言。先儒或不服蘇氏之言。亦取之而不疑。考漢書楚元王交傳。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又云。申公卒。以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儒林傳云。申公弟子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據此則漢時專門之儒。如申公孔安國。其傳皆出於浮丘伯。而伯師荀子。與李斯同門。然後世傳經。漢儒之功。亦不可掩。李斯之焚書。亦不可必罪乎荀卿。一人倡之。而天下從之。而不精考究。或不然者多矣。乙卯。

本朝先代搢紳剪經書字樣命名者。藤原敬行紀貫之平國香菅野維肖（見三代錄。藤原利仁小野好古。○）用古人姓名命名者。伊尹匡衡諸葛後世之詞。與古不同。故文字之道。元明不及唐宋。唐宋

不及秦漢秦漢不及三代其詞有聖凡之隔殆不可同科而言也雖古今之變如此其不同而同是中國之辭四方之語與中國不同各從土語譯以漢語以日本之語習中國之詞固隔一重以今日之語摸上世之詞亦隔一重嗚呼日本人學古文字亦難矣哉然中國之言一字各有其義音訓相須其義易辨不如四方之言連合衆音成此一義也且自漢以來諸儒註解義解最是明悉傳之今日無所迷惑

劉向傳封事曰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按春秋之時十二諸侯其所滅者皆弱小之國爲所并吞耳當時小大之國六十有餘蓋堯之萬國合爲塗山之三千合爲盟津之八百盟津之八百合爲春秋之六十餘國春秋之六十餘國合爲戰國之七雄也甲辰八月十二日

善人與鄉原相似而異善人者質美而不學鄉原志劣而狥俗其實大不同巧言令色與讒諂面諛相類而殊巧言令色假君子之容以欺人讒諂面諛還小人之態以求容其見於外者不同而其爲不仁也則一

老子云治大國云云先設一譬諭以言不攪擾之意大國尚然況治天下不可不以無爲之道治之也苟其如此則其鬼不神蓋福善禍淫之報的然不爽是鬼之神也以道治天下則鬼神亦化之而其禍福之徵亦不甚嚴是鬼之不神也不是鬼之不神雖有禍福之非而亦不至甚害人是其神不傷人也非惟神之不傷人聖人之治亦以無爲之治而不至信賞必罰而傷人鬼不傷人治不傷人故其國長治久安而衆服焉此章以無爲起之終結歸無爲聖人亦不傷人是無爲之治也此對世之苛刻嚴急而失人心感國脉者而言自聖人而言之則不過曰一箇仁而已其或功疑之赦小過之宥則禮律兼舉仁義並行不待爲深奧詭秘之言而長治久安之策已決於胸次矣

庚子

天下之事不可窮也欲窮其不可窮者則鑿矣以其不可窮而欲不窮之則蕩矣何也是而非非道之常也賞善而罰惡國之常法也禍善而福淫天之常道

也。然其隱微曲折之間。輕重出入之趣。非法之所能禁也。非勢之能所制也。非理之所能盡也。故聖人之示人。唯道其常而已。未嘗強非識其變也。窮其可窮而不窮其不可窮者。而不能。遂欲併其可窮者而不窮。既失於繫。而亦流於蕩。於是有爲善勿近名。爲惡勿近刑之論。有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之論。此齊物論之所以興也。甲辰八月二十日夕。夜雨時。

凡天下之事。其始也簡而不備。年世已久。而漸備漸詳。及其愈久也。日趨繁縟。而不堪其敝。竟歸敗壞。不可行。觀刑罰送葬文學三事。則而古今之變可見矣。古昔之刑。不過畫衣冠以示辱而已。及三代而五刑備矣。其屬已三千。則固已繁矣。降及秦氏。網密秋荼。肩摩滿路。而民不堪命。其法已敝。而國隨之。上世無葬埋之禮。厚薪葉裡。以取蓋其體而已。及三代而棺七寸槨稱之。則孝子之心。亦可无慊矣。至爲石槨三年不成。則固已泛矣。降及秦氏。人膏燈燭。黃金鳧雁。天下苦其役而灾之。而國隨之。上世文字之傳

天之既定也。君子小人之相懸。殆如水火黑白之不可相混也。方其未定也。大奸似忠。大詐似直。豈徒紫之奪朱已哉。衆人所惑。而唯聖人爲能辨之焉。然亦非一旦之頃。能洞見其肺腑。而辨其淑慝也。非古今之凶人也。與皐夔稷契共事。謀議于殿陛之間者有年矣。及其績用不成。奸迹彰著。而後投之四裔。以正其罰。方其未點也。人之見之。未必如後世所言是非邪正之判然也。唯聖人能察之。亦未遽而斥。此所以爲人倫之至。仁智之極也。甲辰七月十八日草。

明白坦夷。無所包藏。毋意也。流行坎止。不必是事。毋必也。善之所在。變通无方。毋固也。視人猶己。不私其身。毋我也。夫無惡。不足以稱聖人也。此四者非惡也。故有四者之病。未可便謂之惡人也。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亦不免有病。或有甚焉。其唯聖人乎。德全乎內。而行著乎外。自無此四者之累。故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七月十九日。

古者無經史之別。周時所謂典籍。不過詩書春秋而已。亦皆當時史官之所錄。采詩之所貢。著前古之事迹。

明當世之得失。外之而別無文籍之可尊信。自漢以來。尊之以爲經。而載當時之事者。世有記籍。爲史班書以來謂之史。於是而經史分焉。古者無兵刑之別。觀書所載。皐陶作士。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皆其所職而治者。蓋合兵與刑而一之矣。及周有司馬之官掌武。有司寇之官掌刑。降及後世。有將帥之任。兵部轄之。有刑獄之職。刑部轄之。於是而兵刑分焉。古者無兵農之別。平日無事。則躬耒耜而服事南畝之間。及其有事也。執干戈以衛國家。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秦漢已來。常籍天下之壯士健夫。以隸屯衛軍府。而民不與焉。於是兵農分焉。蓋古者風俗淳厚。生齒尚寡。而事簡務閒。年代已久。而人物繁滋。日馳機智。唯務爭欲。故兵刑不得不二其任。兵農不得不殊其人。古之事可法。而後之事不必可法。然推移變革。皆時勢之所致。雖聖人亦不能盡變後世之法。而復三代之舊。亦揣其大綱而已矣。甲辰七月二十日午前。

凡文字有虛語有實語。敘事是實語。言辭是虛語。春秋一部。皆是實語。毛詩一部。皆是虛語。假如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是實語。隱公元年左氏傳云。不書即位攝也。是虛語。曰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實語。左氏傳云。邾子克也。是虛語。他可准此。學範曰。尚書及易象辭。用助語極少。春秋儀禮皆然。此實語也。凡碑碣傳記等文。不可多用助語字。序論辨說等文。須用助語字是也。

堯舜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故堯舜孔子之毒。而身毒自有君臣父子。堯舜孔子之教。未漸日域。而日域既有君臣父子。君臣父子之倫。非堯舜孔子之道。乃天地之道也。甲辰七月二十二日夕。

禮樂文章。中國之道也。愉廻報應。西天之法也。故驚傳之三韓。烏銃得之南蠻。今本國俱習之。君臣父子之道。非得之異邦。原之于天。本之於身。堯舜吾心之所然者也。儒者之所道是也。甲辰七月二十三日夕。

鹽田陸奥入道道祐平氏之黨也。其子民部大輔俊時以平族既殄。將勦父以引決。自裁而死。道祐悲駭對屍披霍所持法華經抽誦要文。時屬下殘兵僅二百餘人。將自盡殉主。列侍其傍。道祐部分其兵。分遣三

處。射防敵衆。命之曰。至吾誦經訖。努力防戰。待野五郎重光者。道祐親兵也。寵遇有年。特命看營。曰吾死後必燒營。勿令敵得吾首。既而誦經將半。重光蒼皇出門。爲斥候者入言曰。我兵多斃。敵且迫營。道祐聞之。左執經。右把佩刀。十字割腹而死。重光登時梳父子鎧仗。及時珍什器。命從者稛載。匿于圓覺寺僧寮。舟田入道聞之。遣兵捕之。梟首于由比濱。

人才最難得。議人才亦最難。法太密則人不唯不敢爲非。而亦不敢爲善。雖苛刻之政。豈卽人之爲善哉。善亦不一。其從違出入之間。或觸憲網。罹謗訕。則爲善而或遭禍。莊周所謂爲善勿近名。爲惡勿近刑。此處衰世之事也。乙巳七月。

先儒之學。求道於理。求道於心。俱非聖人之意也。聖人之道。求道於事實。

古今人物之盛。唐虞之時爲盛。其後周之初。亦爲多士。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自此以還。方周之衰。夫子之門。亦爲盛。除十哲外。有子曾氏父子原思子羔子張。皆不在游夏之下矣。上而可以爲興王之佐。下而可以寄百里之命。古今唯此三時爲然。後之言聖賢者。譬喬。秦漢而下。皆不及也。夫子生乎衰季之運。而

戰國策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注二縣卽歸之。名爲縣。其實郡也。按此時已有郡縣之名。非始於秦也。意春秋六國之時。已有其名。而至秦以爲天下之定制耳。但秦則縣統於郡。而似六國之時。但以大小異名。而不相統攝。同夕。是月十六日。民聞趙行。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閻沒女寬謂魏獻之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杜預曰。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按將軍之名始見矣。

左昭二十九年。晉蔡墨曰。昔有飂叔安有奇子曰董父實甚好龍。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杜氏曰。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按上世有姓。又有氏。或曰。四端之心與仁義禮智差別奈何。曰。不然也。昔關雲長曰。鞭笞健吏。遂遭其害。今時暴悍之人。虐使奴隸。加以非禮。或爲其所戕。古今之間。往往而有。大抵

世之謀大逆者。多爲財色所使。而致奴隸之禍。受辱而戕主者。非有所利而爲之。此不忍受其辱也。非羞惡之心乎。然下而賊上。不知其爲不義也。義與羞惡之心。觀此可見其別矣。孟子又曰。恭敬之心禮也。考之論語。則曰恭而无禮則勞。又曰。恭而有禮。又曰。恭近於禮。所謂恭者。擎跽曲拳之類。而其施之而合度。謂之禮。不然則非禮也。不可以恭敬之心便謂之禮也明矣。羞惡恭敬。已是如此。惻隱是非。亦可准知。四端心也。未見於事者也。仁義禮智。則見於事實。而道之可法則者也。

選建明德。昭周公之明德。共見左氏傳定公四年。夫子言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則有許多孝行事實可傳者可知矣。至其曰爲難能。則不過曰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已耳。此二事非人之所難爲之事也。亦非驟人視聽之事也。而夫子以此稱之。則所謂孝者可知矣。然則世之以奇異難行。爲孝之非孝。而凡厥百行。亦可以此而推焉。共乙巳年。五月十九日。

輕衣食之計迫。則骨肉之親離。故下者。固于衣食。上者。驅于竹帛。自好者知義而不知仁。此後世之所以不古若也。聖賢之教。所以仁義兼濟也。同日淨書。

是非之實。不可以權力壓也。不可以議論勝也。不可以狙詐襲也。不可以衆心奪也。何也。聖人之道。人倫之道。萬世不可泯也。聖人之教。明人倫之教。人倫之教萬世不可易也。故秦燔滅六籍。而六籍至今儼然具存。自是而後。老莊氏逃其君臣。佛氏棄其父子夫婦兄弟。而立言著書。浩如烟海。勸誘鼓動。士女奔波。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交。千古猶一日也。

天下之人。口之所言不同。心之所思各殊。而至身之所行。則未嘗始有異也。道也一。或有之。或無之。天也一。聖人之道也一。或求之於心。或求之於理。乃至凡百之事。出入從違之間。信疑是非之別。天下之人其所思之異。猶面之不同。不自進善而伐人之善。不自省過而訐人之過。不自求明而蔽人之明。亦何以哉。乙巳。十一月三十日。

大司樂又曰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氏曰興者以善事諭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制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荅述曰語

古有五宗法序睦戚以統宗人有太宗一有小宗五詳見禮書後世亦有圖說紛錯難辨或致混淆能通其條理亦自易知假如甲有弟二人二弟以甲爲父之宗子是謂繼禰小宗其父爲祖之長子則甲亦兼爲繼祖小宗若使祖之第三子則有父之長兄爲祖之家督者其適子於甲爲從兄弟甲及二弟宗之是爲繼祖小宗凡出于祖者皆統之使其祖爲曾

皆統之甲身故則甲之子與繼高祖小宗之子同姓而已無服不復宗之於是乎遷所謂五世則遷之宗是也曾祖以下遞遷皆如此是謂小宗四若使高祖爲別子則凡出高祖者世世宗之服雖盡而不遷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是謂太宗一然本支繁衍子姓無故則五宗具而遞遷之次可考也或其生不殖早世無後則五者或有或无故曰有有太宗而無小宗者有有小宗而無太宗者人唯知從上求之而不知溯支派而至本源講經之次每煩疑問故略疏如上

亦可知上世睦族之法矣

東滙漫筆卷上終

語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古註。集註。俱訓苟爲誠云云。古義從苟且之義。云。人苟志於仁。則尚不爲人所惡。況實行仁。其効豈可量哉。宿昔一搢紳。臨弊宅。讀孟子。至第四篇則云。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予於是瞿然有省。曰。此一明證也。苟不志於仁之苟。不可解爲誠。則苟志於仁之苟。亦當從苟且之義。因念孟子又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父母。此一節中。苟與不苟。相對以說。亦可以

作掌。

據經援史。條陳利害。剴切懇摯。無所不盡。後世聞之。

尚令人爽然。人主之心。唯其無所嚮主也。故雖有忠言嘉謀。多不被納用。成敗之徵。始見乎數十年之後。如漢祖唐而事勢已極。雖悔無及。末如之何而已矣。如宗皆有納諫之名。其志將以索羣策。任才略。下。唐之玄憲。初始清明。克削平叛亂。以隆鴻業。在位已久。侈心浸萌。則志亦惰弛。竟歸于亂。自是以下。人主雖無大失德。莫能相尚焉。優游不斷。似仁也。翰墨文章。似學也。猜忌察察。似智也。而卒無益於成敗之

人之善惡。在士庶人。則得失之效。不甚相遠。而在上人。則利害所關。大爲隔絕。何者士庶人主乎一家。位分微賤。仰養乎我者。不過一家之人。假令失身破家。其害之所及。亦不過一家之人。且有鄉鄰之相恤。有親黨之相援。則父母妻子。亦有所倚賴而免於凍餒。諸侯主乎一國。則統轄稍廣。舉一國之人。軍民僧道。皆其所治。克脩其身。政令善。賞罰當。則凡其所蔭。皆被其惠。在官者。足于祿。處野者。給于食。生養休息。各得

其所。苟不然。則凡其所屬。悉被其虐。四民困窮。不寧其居。雖有鄰壤望其救恤。地隔人衆。遽難措置。況乎天子。主乎天下。則舉天下而皆其所治。善則天下蒙其澤。不善則天下被其苦。天下俱苦。則天下之人。孰復救之。故其行之得失。較之士庶人大有不同。然言其工夫。則在下者難爲。而在上則易。故先儒張子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夫人主處易爲之位。而不顧莫大之利害。卒及禍敗。漢唐以來。往往而在。豈惡治安而樂亂亡哉。蓋溺於逸豫。狃於奢侈。徒取目前之快適。而不爲後世之遠圖也。

人之受病。固有輕重之殊。而元氣亦有虛實之不同。元氣實而受病輕。則雖勿藥而有喜。元氣虛而受病重。則雖有良醫。亦不能保其必不死。然受病之輕重。亦由元氣之虛實而致然。則元氣之不可不養也信然。方秦之季。四夫倡難。而七廟隳。而漢景帝之時。七國合謀搆兵。以清君側爲名。而旋復夷滅。天下不搖。元氣之虛實。其効可見矣。若使七國之變在元成之世。則漢業亦不支矣。

後世儒者之學。疑似乎老佛。老佛之說。擧援乎儒者之道。在日用彝倫。而仁義禮樂爲大。皆就事實爲工。而有迹之可見。此外更無一語。異乎此者。是爲左道。爲邪說暴行。後世向其上面。畫添一理。以爲之本。於是有彌近理而大亂眞之說。而與老佛爭其虛實。先子奮獨得之見。以章明古聖賢之道。其所爲說。與漢宋諸儒不同者多。因是世之人。或有斥以爲異學者矣。有排以爲新說者矣。吾不知其何謂也。夫仁義禮樂。孝弟忠信等目。參伍錯綜。以立教者。散見乎五經語孟之中。明白不可誣也。而今日生人。亦不如是。則不可以立于世。皆事實也。而五性之名。昉乎漢儒。體用之辨。起於佛氏。皆古之所無也。予近述鄒魯大旨二卷。就語孟中。擧凡言之關仁義禮智者。譯以國語。其所載皆聖賢之雅言。而先子之所駕以立說者也。何以見其不同以爲異。亦何以見其不古以爲新哉。豈以其與先儒之說不同。而斥以爲異爲新耳。若夫溯語孟五經而求之。則其軌異軌新。亦未可知也。唯

虛以受之。不蔽於近。斯可與言也已。（甲寅六月十四日。）物必有其本。人之行道。豈無其本耶。行道之本何。善心是也。故孟子云。四端之心。端者本也。物必有其則。人之脩身。豈無其則耶。脩身之則何。仁禮是也。故孟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禮者治心之則也。

持。一作守。聖人教人以禮。此持身之則。告人以忠恕。此接人之方。自是實事。古之教法。大率如此。自後世而觀之。其言非不美也。而汎然不切。竟不如謂就方寸地。驗其真妄。察其存否之切已。所謂鞭碎近裏著者。即是也。大抵戴記孝經左氏傳中。多說忠說禮。交五條目以告人。或託諸聖賢之言。其眞僞不可知。雖亦有可疑者。而要之古者之遺言也。夫子答顏子問仁。告之以克己復禮。曾子告一貫之旨于門人。則曰忠恕而已矣。亦是此事。其言之最粹。而正大明白者。何實如之。後世遂就心理上爲說。而其旨精微。學者不唯難得受用之益。領解其義。亦甚費力。

王侯之所以尊賢者。將何爲哉。將賴其德言以善政事。滲漉也。豈翅稱其德。而禮貌云乎哉。伊尹之起于有莘之埜。傅說之舉于版築之間。率以是道。爾後千載。寥焉罔聞。而先主之三顧草廬。其近焉。蓋其欲興復漢業之心切且實。故其求賢之心。亦誠且篤。辟猶病者之招良醫。不吝重貨。不厭迂途。必得之而求活。此後世之所希覯。而晉平公之不及也。先主亦賢矣哉。人徒知稱其尊賢之美。而不推尊賢之有本。則亦非實知先主者也。前世喪亂之餘。士有橫艸之功者。所在軍門。爭招致之。厚禮卑辭。唯恐違其意。士亦偃蹇不屈。苟不中意。不肯出仕。蓋亦當時主將。欲賴其力。開拓土地。以成功名。故亦不恥下士。古先聖王之求賢臣。亦如是爾。（甲寅七月望日。積雨未霽。）

仁禮二者。修身之道也。古昔聖賢。以爲規矩準繩。以爲家常茶飯。平素告門人弟子。皆以是道。而告顏子仲弓者。則其最大且至者也。故既以克己復禮。告爲仁之方。而又欲就視聽言動。必以禮爲則。言其效則即天下歸仁。蓋立于天下之上。而以禮修身。則萬姓顒若。而自致咸寧。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及九經之首。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者。一般道理。本末

兼舉鉅細俱見聖學之蘊盡於此矣

妖異之說誕妄之談不信者不辨辨也信焉者雖曲論善導而不肯移要在人之知識如何焉耳亦不繫學與不學也人之生質有多少般樣明暗智愚互相得失雖博學能文才辨超衆而於夢卜禨祥之事拘忌誘惑殆如孺嬰觀古今稗史小說或見矣其或目不識一丁字而虛幻之事一切不信亦或有之亦精神强故耳六月十八日

蓋學問之道二習善與閉邪而已矣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者以爲胥善邪將以爲閉邪邪此實善之方而非閉邪之術也顏子聿述夫子之善誘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言夫子平素以此造就顏子也然則克己復禮之訓豈在其外哉亦其告之之最大者也是知克己復禮之禮與博文約禮之禮本非二事皆修身之規矩準繩也夫仁禮二者修身之則而善之最大者也而以此服膺弗懈則胥善之方也非閉邪之術也故請問其目則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欲視聽言動必以禮爲準而不違之也

受人之諫固難而諫人亦不易何也欲規人之過則非己無過不能已懶惰而勸人以勤己貪汙而勸人以廉人其從乎故曰無乎己而非諸人人非多少用心則亦不能無失且直言人之所不喜聞也愛人之心不篤則亦豈犯人之所不喜聞者而言之哉故脩身之既至而愛人之亦篤然後可以諫人矣若夫好攻人之失者或本乎天資之峭刻或出於好名或出於勝心其言雖是亦可厭也甲寅六月二十一日

壬子札記

人不患乎無智。患乎智之鑿。苟能識得道止於綱常彝倫。而除是之外。無復別事。則此乃實智。乃智之至者也。而以此爲常而厭之。遊心乎天地萬物之表。想像臆料。駕虛捉影。則所謂鑿者也。夫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聖賢之所謂智者。可知矣。

先儒所云仁者。猶石中之火。鐘中之聲也。及物者。乃其旣耳。聖賢所謂仁者。猶時雨降物。蒙其澤。孟子推其本於已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其言皆本於此。

仁者。人心也。義者。人路也。路則雖非其至者。尚有其効。況聖人之道乎。朝令而夕改。衆不共安之。雖有善法美意。尚不見其益。三代聖王。自上世相承。封建諸侯。以臨天下。天下諸侯。各守其封疆。以服事上。皆能享國長久而始亡。漢懲秦之孤立。稍置侯國。諸侯僭侈。不法行之能持久。而衆共守之。則雖非其至者。尚有其効。況聖人之道乎。朝令而夕改。衆不共安之。雖有善法美意。尚不見其益。三代聖王。自上世相承。封建諸侯。以臨天下。天下諸侯。各守其封疆。以服事上。皆能享國長久而始亡。漢懲秦之孤立。稍置侯國。諸侯僭侈。不勤其君。時請削弱之。卒之變。安其分而致叛。謀臣智士。數言其不足以藩屏王室。何使漢效周制。分土列爵。以樹五諸侯。亦奉法衛上。則新室之亂。豈有東手納土之辱哉。

以愛訓仁。固非不當也。亦可以無言仁也廣矣。其事不涉愛。而亦以爲仁者居多。先儒或以公訓之。或以覺訓之。或以人訓之。或以生理訓之。要之指人之所以生存之理。以爲仁。以爲本心。以爲未發之體。其說雖亦本於古經。或傷精微。或鶩虛遠。而仁之義不明。予嘗妄意有一句盡其義者。久而得之。曰仁者爲人之道。則庶乎得之矣。爲人之道者。何也。凡愛人。濟人。惠人。安人。以及不害人。不侵人。不慢人。不忽人。皆求仁之方也。苟以此爲心。則慈愛之德。周遍及物。可以守人。可以安國。可以安天下。皆爲人之道也。學者能會此訣。則其於聖人言仁之旨。左來右去。無往而不通其原。信乎枯來。頭頭皆是。亦奚容疑。大抵古昔之時。其義明乎天下。不待分疏講明。當時之人。聞夫子言仁之旨。則義固無所疑矣。顏子仲弓則不容論焉。告司馬牛以其言也訒。則知大言慢人之爲不仁。可以爲仁矣。告

舉遲以先難而後獲則知教人而不求報之爲仁可以爲仁矣又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知不倦不慢不忽之爲仁可以爲仁矣又告以愛人則固知慈愛之爲仁可以爲仁矣巧言令色之鮮矣仁與剛毅木訥之近仁亦剖析誠僞於幾微之間亦以自爲人而言耳自此以往其迹相反而爲刑罰爲征伐愚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之仁無知而孤死丘首之仁亦無害乎以爲仁也要無非爲人之道者焉壬子十月初四日

與人辦事亦有節度不及固不可過亦不可假有一事但說到七八分其意不盡則人固難曉又或其意已盡而強聒不已枝蔓旁出文深網密則必有過於辨者人以其一分之過折十分之善而不取一眚之微大德竟廢故辨難之言唯當取其當而止至其精微曲折處非說之所能盡也附聽者之領會可矣

堯舜之智不徧物急先務也第熟誦此語則聖人所謂智云者專在人倫日用當務上而非以察天地萬物之故遂一研究其理自際然乎心目之間

人有人道有職分有當務五倫之道人道也凡天下之人無不在乎其中而古今之間不可變易故謂之達道而官蘧其務農服其田工賈攸術無不各有專業則職分之當爲者也至其當務之隨時異宜則亦不同假如官民子弟游學上都固有君父之倫有專門之業然既有游學之志則修贄禮師集書冊講義理此其當務也

賦比興之別先儒以直敘其事者爲賦以其中一二句或三四句托物寓意者爲比興又以有應與無應爲比與之別鄭箋以來大率如此據此則詩中之有比興猶文之有譬喻賦與比興猶說話與實語且十五國風中尚錯有比興雅頌諸篇多是賦耳比與甚稀

以此併數以爲六義竊所不安享保十七年壬子十一月初三日淨書

野記

中宵不寐。聞鼠耗聲。投枕而撾之。鼠駭而逸。有間而來。又窸窣也。如鋸木然。如嚙枯其然。主人擊牀而響之。其聲止。暫而復齕。叱而怖之。而不去。主人乃明其釭。手其械。截其走路。竟斃之于樽罍之間。世之玩法而取禍者。何以異此。國有典刑。聖有謨訓。天有必然之道。可以其時或寬而玩焉。以招覆滅也哉。甲寅四月志。

天下之人。有明君良臣。有賢人君子。有忠臣義士。有英雄豪傑。有暴君汙吏。有亂臣賊子。一部十七史。載許多名姓。亦不過此數等人物而已。而其所爲。傳于後世。表表耳目者。亦不過文武忠孝四字。此人之當務也。甲寅六月二十一日亥時。

老蘇諫論曰。諫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又曰。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也。其大旨。謂顧用之之術如何耳。予謂此論亦不得其本矣。予視戰國諸侯。問其所欲。澈中國。撫四夷。藉其富強。極之逸欲。其心唯存乎利。而說之者。上焉者。或主乎任俠。爲名高。下焉者。欲倚勢乘之勢。以圖富貴。則亦唯利而已耳。彼此相交。俱以利合。其談說之間。雖時或有順逆從違之別。罪竟同氣相求。以成其事。此說之所以必從。而公孫衍張儀之橫行一世也。諫則不然。人主方崇霸術。而告之以王道。人主方荒于盤游。而告之以無逸。人主方惑土木。而勸之以茅茨土階。人主方溺佛老。而斥之以奇衺左道。人主方娛樂乎民上。縱一已之欲。國祚之脩短。生靈之安危。曾不恤之。而我幼學壯行。欲引之當道。以濟生民。以永國祚。

彼此扞格。其本既不相合。逆耳之言。既不得免乎其身。而巽與之說。亦不見悅乎其言。於是乎諫與說俱不見其効。而理諭勢禁利誘激怒隱諷五者。悉無所施其術矣。孟子之所如不合。而輒昌黎氏之所以夕貶潮陽也。自古治日常寡。而亂日常多。皆坐此耳。甲寅三月十一夕。

漢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其言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陵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五代史。唐明宗問宰相馮道曰。天

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饑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哥東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予謂凶年飢歲。穀價翔貴。民無所得食。穀貴之傷民。古今恒然。穀賤之傷農者。何也。工商之家。通功易事。以給口食。故不厭穀賤。農家所出。唯粟米耳。除口食外。交易轉賣。以給百需。故穀甚豐賤。折閱告窮。故傷於穀賤。大農也。今仕官之家。亦傷穀賤。遍考漢唐以來史籍。度支之方。纖悉備録。而唯此一事。終不論及。蓋中土之地。金穀甚寡。仕者俸祿多給錢鈔。故云俸錢所得米糧纔給口食。不及出糶。其餘錢鈔絹布。折支居半。故無穀賤之患。本國從來。粒米饒足。仕者之俸。全支正米。故家內凡百之費。皆取於此。故穀賤則亦苦財匱。大凡事貴適中。穀價之變。甚貴甚賤。皆能致害。所以平糴常平。爲可貴也。甲寅四月五日。

學將以行之于身也。雖資之於口可闇。而不可行之于身者。非學也。道將以通之于天下也。雖施之於一人可見。而不可通之于天下者。非道也。故聖人之道。行之于身而可爲通之于天下而可從。所謂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者。正以是耳。若夫資之於口者。唯欲其纖悉無所遺漏。施之於一人者。唯貴其苟難。不可跂及。豈是實學與達道乎哉。同上。

人之所行。有事異而道同者。有事同而道異者。微子去之。箕子爲奴。比干諫而死。其爲事不同。而同得爲仁。是謂事異而道同。此所以君子之行。出處去就不一。而同得爲君子也。王者以德行仁。霸者以力假仁。其爲仁則同。而道則不同。是謂事同而道異。此王霸之所以分。而君子小人之有辨也。今夫武夫上陣致死。有爲名而死者矣。有爲利而死者矣。有義不肯生而死者矣。有不忍背其主而死者矣。其死也一。而其所以死者。則大不同。若夫班師振旅。差其功罪。而行賞典。則凡臨陣而死者。皆與褒卹之典。固不須問其所以死。至於周覽古今。臧否人物。則不可不察其情僞。毅其是非。以自律焉。古今之間。諫而死者多矣。其人豈皆比干哉。逃且爲奴者多矣。其人豈皆微子與箕子哉。要在其人焉耳。甲寅十月六日夕。

道者舉竟人事而已矣。外人事而別無所謂道者。聖賢

之者。每形容假借以喻人。或曰安宅。或曰尊爵。其謂之道。亦固借道路之道。以明其爲人人當行之條理。謂之天下之達道。奚有形象之可執。曰仁。曰義。亦皆就其中。隨事異名焉耳。人事旣不可以一端而盡。則道之爲名。亦豈可以一目而窮也哉。俱其中有本末之異施。有大小之殊科。故經紙之故說。往往設百行以孝爲本。而仁爲大。義以配之。禮以維持之。如斯而已矣。

皆人事也。名之曰道。而仁乃其長。故古者善人謂之仁者。不善人謂之不仁者。仁者之所行。莫往而非仁。不仁者之所行。莫往而非不仁。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正謂此耳。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此其消長進退。互相勝之機也。

仁者之所行。莫往而非不仁。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正謂此耳。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此其消長進退。互相勝之機也。

孝弟忠信。非敎儉讓。人之善行也。問其何所由而成名。則皆由接人而有此名。若無人之相接。則將何所見。而有孝弟忠信。非敎儉讓之名。是知聖人之道。專在應事接物。而彼謝絶人事。唯求安心法者。乃異端之流。方外之敎。而其心雖苦。其意雖切。要非聖人之道矣。

此爲敎者恐修爲之方。無所適從。故紙之恐蠹。

學者欲求聖人之道。而求之于書。孜孜矻矻。不捨晝夜。送不得其要領。有人告曰。聖人之道在心。不在書。聞者悅其簡捷。意其得乎本。一向求閑書典。專求於已心。畢竟禪子所云。癡蠅鑽故紙之故說。莊周蜩輪之說。亦近是。而未至吉心。象山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者。則其趣全同。予謂後世文籍繁興。訓典燕於雜說。學者汨沒乎文字。昧其要領。以此激之。固足以剔頹文而還淳。當初敎化未洽之時。窮鄉少女之士。以

莊子天下篇云。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此數語足括六經之大旨。先儒亦稱道之。

春秋以後。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各騁其說。以鳴當世。如莊周列禦冦田駢愼到鄒衍荀卿韓非之徒。

各有其趣。有宗虛無者矣。有務功利者矣。有明刑名者矣。或祖聖人。以立其言。或誹聖人。以造其語。雖鑿世俗之流弊。以恣一人之私言。然其所自得。而非摸剿假託。徒資口說者。故其言皆傳後世。使人悅而稱之。卒之不病於正。則病於實。不可施之事業。則一也。荀子知尊聖人重禮樂。其言近正。而未純。先儒言大醇而小疵。固然。其唯孟子乎。周意仁厚。而立言詳明。畢竟以正與實二者勝。正則不墮乎詭。實則不傷乎虛。此其所以亞論語。而冠六經也。

天子家其天下。諸侯家其國。而互有興亡。猶人身之有生死也。士庶人艱難立家。以貽子孫。及子孫之世。或二三世。或四五世。而不蔭產失祿者鮮矣。血胤尚在。而家道則替。其間亦有幸不幸。而大要治家之不得其方故也。自古皆有死矣。壽不貳。修身以俟命。所以事天也。至家國天下。則所以祈天永命者。可無其方邪。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通也。先王謂天下之中。正者少。不正者多。若計畝而稅。則強者必富。弱者必貧。富者日增其田。貧者日減其入。故通貴賤。均貧富。莫如徹。徹者。均也。均者。平也。平則不偏。不偏則不易。不易則不變。不變則不弊。不弊則不窮。不窮則不匱。不匱則不乏。不乏則不爭。不爭則不亂。不亂則不凶。不凶則不荒。不荒則不饑。不饑則不死。不死則不離。不離則不散。不散則不流。不流則不移。不移則不變。不變則不弊。不弊則不窮。不窮則不匱。不匱則不乏。不乏則不爭。不爭則不亂。不亂則不凶。不凶則不荒。不荒則不饑。不饑則不死。不死則不離。不離則不散。不散則不流。不流則不移。

百畝。步有長短。而地無廣狹。若不然。則周之農夫纔食五人。夏減而半之。何以給父母妻子。謂古度短。而後世漸長。周時指七寸者。在宋則唯四寸許。家禮儀節周尺一寸。較明寶鈔尺六寸四分弱。其他秦漢以來。漸後而漸長。詳于諸書者可見也。

量衡之制亦然。則夏之五十。無緣周人畫爲百畝。予持此疑久之。頃撿禮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

四尺二寸二分。據此則古者之步長。而漸後漸短。豈夏之五十。在殷爲七十。在周爲百邪。禮記但泛曰今。則自夏而殷。而周。其制大槩可知矣。然則虞書所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在周爲七八千里邪。通而論之。尺度古短而今長。畝數古長而今短。至于十一月。淨書。

人修行義。治生產。保身體。此三者。人道之所以立。而所不可不最先講求焉者也。人或謂聖人之教。不說修養。不問生產。唯有修身一段工夫耳。不知修身一項。能盡其道。則修養治家。自在其中。不待復別立條件。

設工捉大抵人之所爲。一事如是。則百事亦如是。能修其行義。而無所闕者。其保身體也。周愼詳密。必也不沈湎冒色。促其天年。其治生產也。勤儉朴實。必也不至費財侈用。蕩其先業。況書戒無逸。易有愼言語。節飲食之象。則聖人固言修養矣。夫子說禦儉。禮從先進。易有用過乎儉之象。則聖人亦言治家矣。在士庶人。則尚疑乎其緩急先後。在天子諸侯。則其關係最大。一身之壽夭。乃祖宗血脉之所本。臣子休戚之所系。生靈安危之所由。最所不可不加意者也。但專乎修養。則流于道家之說。主于治產。則入于貨殖之術。此亦其道之所專重。而與聖人之教。主意自異。不可以此而諱言之也。（壬子。十一月盡月。）

聖人之道。無彼此。無內外。所以行之于身者。乃所以言之于人也。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蓋聖人身有父子之倫。而盡其道。則言之于人。亦欲其處父子之間。而盡其道。聖人身有夫婦之道。而盡其道。故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若夫佛老之爲道。離其君臣父子夫婦。而不能使天下之人。離其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以處已。而又別有不離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以處人。既却禮敬。而不能不茹蔬素。既避衆落。而不得不住山林。於是有出世間二法。唐宋以來。儒先斥異之言。明且嚴。後世學者。常所循誦而講道。而佛之徒。每不肯服。曰儒者徒知我之幻妄諸有。而不知幻妄之未始不由有也。知空寂色相。而不知空寂之未始離相也。吾謂以此觀世則可矣。世固有君臣父子夫婦。以自觀。則何以離其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亦爲不離君臣父子夫婦之說。非道有二教乎。

樂正柔紀

人爲學而不進。亦非無才也。不唯怠惰自棄爲然。多困於私意。役於小智。沾沾自喜。不肯親師友。率終於無聞。畢竟好學之志不篤故也。君子之於學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亦可以足矣。夫子就其上而。亦必曰。就有道而正。然後謂之好學。有旨也。

正月十日。

夫三代之相代。其興也有漸。自諸侯而爲天子。其亡也有後。天子降而爲諸侯。禹湯文武在前世。皆爲諸侯。夏商既亡。則周封二王之後。尊以上公之爵。世賓于王家。杞宋是也。禹受舜禪。固無間然。湯武放伐。孟子以爲各天命者。何也。大夫有罪。則天子得以罰之。天子有罪。則將誰得罰。亦唯天命之而已矣。國人皆謂可殺。然後殺之。則天子之罰諸侯。與諸侯之罰大夫。亦皆從衆人之心以罰之。非獨一己之喜怒也。故謂之天討有罪。湯武之放伐。亦從天下之人心以行之。故易曰。湯武革命。順天而應人。孟子曰。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如桀紂者

身其得修乎。第其末流之弊。外似而內非。名存而實喪。豈特優孟之學叔敖。將見詩禮而發冢。老莊之徒。有激乎此。遂毀仁義。廢禮樂。而求復無爲之治。徒知懲羹而吹韲。將以矯枉而過直。故聖人尚禮樂。而思

三代之興。聖人以德爲天下所推。則其能服天下。固勿論也。秦漢以降。英雄豪傑之主。以力勝天下而得之。其道雖不同。要皆勞略拙智。謀超衆。能爲生民。興利除害。其用人理財。法制號令。有度俱衆。而天下定。

或有幹亂挽化者。次第削平。只致二統。傳之後世。遵成憲而不失。則亦可以保其國家。非唯一事之善。一號令之當。能服天下也。蓋一事如是。則衆事亦如是。一人服。則天下不能不服。故如漢祖唐宗。君臣之間。或不善終。倫理之交。或有虧德。雖不無可議者。而不至以是失其天下也。冗其既衰也。紀綱弛。賞罰濫。賢否殺。用度侈。君心蠱惑。百度俱亂。當時政教號令之問。雖亦不無一事可見。而無益於天下之治。蓋一事如是。則衆事亦如是。非唯一政事之乖。一號令之悖。能致天下之亂也。如京房劉賁胡銓之諫其君。在當時。對證之的藥也。不唯不聽。而假令聽之。亦不能用之于當時。此孟子所以有格君心之說也。正月十四日。

天下之理亂。係乎君德之賢否。而當日之勢。成乎數世之積。書明則天下治。否則天下亂。其得失係乎一世。故爲王之虐。周室大亂。而宣王繼之。勵精爲治。則克復舊物。郡中興良主。東遷只後。天子微弱。諸侯強僭。喪亂能惜名器。不許晉文公請隧。而不能號令天下。使諸侯朝貢。蓋數世之失道。不可遽復也。況夷狄之

之過密。則失于繁瑣。虛遠之弊離實。繁瑣之弊失要。得要而實。其庶幾乎。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天下之物。其類既異。則固不相同。而其類之相同。亦有大小美惡長短輕重之不同。而至於倍蓰而無算。觀夫鳥獸草木之狀。花實根幹之殊。鱗毛羽鼠之差。雖其類之同。亦無一物而不異。人之性亦然。古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既不同。則心亦不同。心既不同。則其性亦豈一樣而无差哉。然其善善而惡惡。是而非非。天下之人。其所思。亦不

甚相遠。則無害乎謂爲相同也。昔楊墨諸子。唯見其不同。而不見其同。孟子則就其不同。而見其同。乃曰性善。先儒斥其倍蓰而無算者。以爲氣。而求其同於寂然不動之先。以爲本然之善。以釋孟子之言。然夫子語性。曰相近。孟子喻性。曰雞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曰近。曰似。皆彷彿近似之謂。豈如一月普現一切水之謂乎哉。又曰。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又曰。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所謂人云者。豈必聖賢君子。而謂之人哉。通天下之人。其好惡是非。道之所在也。而與之同。可以證性之善矣。二月念日。

水雖有清濁甘苦之別。而其就下也。未嘗不同也。故孟子以此喻性之善。豈唯清濁甘苦之不同而已哉。有瀑瀑者。有滔滔者。有洶湧澎湃者。或懸焉。或泓焉。或洄焉。或氾濫焉。或停蓄焉。而其就下。亦未始不異也。然通而觀之。則雖有大小緩急多少殺掾。未有不流而就下者也。故洪範五行。稱水曰潤下二字括之。孟子道性善。亦只原徵水之就下也。然則所謂性善者。亦就參差不同上。通而見之。名其爲善耳。不可

一槩而求也。癸丑三月八日。

人務其本業。處事和緩而有常。則家道不憂不成。聖賢開大眼目。通覽古今之間。而立言。亦說其常。亦說其變。以釋孟子之言。然夫子之言。彼此參攷。其日用至近者。亦不過是。癸丑三月十日。

其大綱。故其言如是。然不合而傳之萬世。知無弊今人以小智短見。就一二人上而驗之。舉其變異。窮其聖賢之言。如性善之說是已。人者萬物之靈。與天地參爲三才。故能生乎千百年之後。而識乎千百年之見。以億萬之衆。而服

事一人。與其儕輩。互相和輯。制萬物而長之。非性之

將可乎。若夫每人而求之。逐事而驗之。則固做不可聖人之道。不過日用彝倫之間。而論孟二書。盡之矣。後世之學。或主乎理。而論孟二書。唯說事而不及理。則不足以盡學之本末。必有易繫中庸。明其蘊奧。有太極圖說。近思錄等書。悉其纖微。而本末兼資。事理俱舉矣。或主之乎心。則語孟二書。唯說事而不詳心。則有之而固無所妨。無之而亦无所闕。唯求之于已心

而安。則斯爲道矣。何必求諸語孟六經。以取其則哉。其求之于語孟六經者。亦不過證吾心之所同然焉耳。胥失之矣。

聖賢之道。唯在于事而無理。能善其事。則心自治。假如子夏問孝。夫子對之曰。色難。然則今日事父母者。愉色和氣。以事之可矣。何必討所以事父母。何以色難爲孝之理者。然後爲孝哉。

嚴儀卿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近世詩家。每舉以爲名言。予謂此論詩云爾。然推之他事。亦莫不然。豈唯詩已哉。世有忠孝信義。出于天性。而不由學者。亦可謂別才矣。然非能讀書。則亦不可謂成人也。人或謂書與事。自是二事。醫師常諺素難。或拙救療。目不識丁。時奏奇効。事非書之所能載也。此亦偏見焉耳。

人多不好讀書。遂謂讀書之無益。以便其私。孰知讀書之或不得其方。而遂謂讀書之無益哉。

甲寅二月十八日

先儒以理爲學問之主腦。以此解語孟。然其所謂理云者。亦就人心性帶說。如克己復禮。思慮一發。善。天命之性。未發之中。雖解做理。皆以心性而言。雖人而言天地萬物之理。語孟中庸中。何處挿說。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矣。先儒解做萬物之理。亦以其具乎人心者而言也。非離人而言也。惟大學所謂格物。專爲物理。然正文無的據。其許多說話。皆自後而言焉耳。中庸引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亦猶天何言哉之謂。未嘗及理也。是知解經而及理。此後世之事。非經之本旨也。

甲寅二月二十八日。

後世學問。自與古人異矣。今觀語孟二書。章章句句。莫非修齊治平之實。其或說天道。說鬼神。似非人事。然亦說崇奉敬畏。而其之敢慢。則亦人事也。又閱近世名儒所著讀書錄。困知記。學部通辨等諸書。從頭至尾。專言天道性命。說理說氣。說體說用。縱橫貫穿。極其纖微。而間或及修齊治平之事。其是非得失。姑勿論也。其先後緩急之敘。主意所在。本自不同。近思錄首卷言道體。則固傷微妙。其餘諸篇。專說入德之門。雖亦有高妙之說。而不如後世理學諸書之甚。

教小兒商謎。習誦既熟。應之即答。問之曰。何可變也。以畢易之。則應聲曰。畢字。問曰。問皆伸則曰他字。一箇十字。四箇口字。則曰是圖字。一箇十字。四箇十字。則曰是畢字。習熟既久。一不差跌。而問其義。則不能辨焉。學者徒習父師之言。而不審其義之所在。亦何以異哉。先儒以仁義爲性也。久矣。先人反之曰。仁義非性也。德也。及門五尺之童。耳熟矣。及叩其何以曰仁義非性也。德也。則未能會其意而明其說。則亦與未曾聞耳。而其會之。亦有生熟深淺之不同。凡爲學者。於聖賢之遺言。先儒之註脚。不可不沈潛熟復。體究其蘊焉。二月二十九日夜。自粟津歸寓。

後世說經之弊三。一曰。傷於煩瑣。漢時秦延君說書。解堯典曰若稽古四字。至三萬言。爾後解經。正文只一兩節。而注解連二三十紙而不止。學者每苦於難卒其說。一曰。失於牽強。古者因時制法。隨事設教。其歸雖同。而各有緣理。不相混同。其餘或述聖人之言。而失其意。或託聖人之言。而張己說者。

未曾聞耳。而其會之。亦有生熟深淺之不同。凡爲學者。於聖賢之遺言。先儒之註脚。不可不沈潛熟復。體究其蘊焉。二月二十九日夜。自粟津歸寓。

後世說經之弊三。一曰。傷於煩瑣。漢時秦延君說書。解堯典曰若稽古四字。至三萬言。爾後解經。正文只一兩節。而注解連二三十紙而不止。學者每苦於難卒。其說。一曰。失於牽強。古者因時制法。隨事設教。其歸雖同。而各有緣理。不相混同。其餘或述聖人之言。而失其意。或託聖人之言。而張己說者。

亦有之。二曰。經中所說。各有主意。非復一樣。秦漢以來。儒家之說。亦非一樣。及至後世。彼此相協。混同附會。以成其說。而卒不免矛盾。皆坐牽強耳。三曰。馳於虛遠。聖賢之教。就事實做說。其所謂道德仁義者。舉皆應事接物之方法也。後世學者。平日所講究者。無非此事。而求之于未發之先。窮之于無欲之境。恍惚變幻。毫釐鉄銖。似而不見。聽而不聞。使人徒役心乎清虛。而外乎事務。皆坐虛遠耳。夫聖人之言。會當周遍。其意味固無窮。其効驗亦終身有受用不盡者。而其義則明白無疑。簡而易曉。何必枝措其說。復行其說。虛遠以言。以貴無窮之辭也哉。況乎附會以成其說。求其理。其不爲陽儒聖賢之說。而陰爲詖邪之說者鮮矣。已夕。

仁義者。接人之道也。故聖賢說其効。每必以人之感化爲言。夫子曰。天下歸仁。又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所謂志於仁矣。無惡也。惡當去聲讀。從惡惡之義。明矣。孟子亦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皆就家國天下

上。以其効之及人者而言。未嘗就一身上說。苟合此義。則聖賢言仁義之旨。信乎拈來。左右逢其原矣。抑不然。則倘隔靴搔痒。卒覺不的實明快。甲寅臘月五日夕。

漫筆續錄

義利之爲言。與善惡不同。善惡之名。一是一非。其迹雖然而不相入。其自處之扶策。與救之博塞。而其大至於堯舜之以仁卹天下。與桀紂之以暴卹天下。皆善惡之分也。義利之辭。則不然。義固善之一端。利是或是或非。在于可爲不可爲之間。尤易致混淆。而善惡之分。自此而判。故聖賢每雙擧而致戒焉。觀論語所載。而可見也。蓋利者。不勞切頭惡底事。有時而亦不可不言。第專乎此。而不知節之。則其極至於篡弑賊逆之大惡而不自知焉。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觀其曰罕言。則夫子亦非絶口而不言也。容易而言之。則必致害義。故愼言之也。孟子又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亦言流弊之所極。未曾言苟志於利。卽是篡奪。聖賢就人之恒言立教。其輕重大小之差。權衡自然精矣。

善者。惡之反也。利者。害之對也。利害之於善惡。或合或離焉。故曰。見利思義。蓋言方利之當得。顧其合義與否。見其義之可得。然後取之也。若夫只管得利。而不

顧後。則雖未必爲盜跖之事。而其終必至於爲盜跖之所爲。故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蓋人之爲惡。未有無所利而徒爲者也。貪利而不已。遂至爲惡。故孟子辨舜跖之間。不言善惡。而以義利斷之。其義精矣。若夫以理欲分義利。其辨如嚴。而却不免粗。

利以金谷土地爲重。而金谷土地。人之所資以生。不可以此爲利。而諱言之。利以安富尊榮爲期。而安富尊榮。用賢之所以有益於國。亦不可以此爲利。而諱言之。利。猶此間人言得也。未及善惡之分。故經書亦與得字互言之。曰見得思義。又曰見利思義。觀此可見矣。從來利字說不明。以爲梁惠王以富國强兵爲利。而孟子則以庶民親戴爲利。後儒因此。遂謂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其說在不免鶻突。若夫庶民豐樂。國運綿延。則所謂行仁義既効者。而不可以此謂爲利。乙卯夏四月二十九日草。右三條同日。

善惡之相勝。亦有分數多少。故孟子有十寒一暴之說。此以時之遽久而言。明行善亦不可不持久。又有一齊衆楚之說。此以人之衆寡而言。明善友亦不可不衆多。又有杯水車薪之說。此以物之大小而言。明善力亦不可不厚積。嗟夫方風俗頹靡之際。欲以獨力。而取驗乎旦夕之頃。亦難矣哉。非强忍耐久。衆共勠力。豈亦有成功乎。不可不勉旃。四月盡日。

予嘗謂孟子力倡性善之說。若使仁義爲人之性。則性善之說。豈非贅言乎。觀其曰性善。則仁義之不可爲性明矣。已悉于辨疑錄中。近又謂告子以性與仁義。喻杞柳桮棬。孟子詰之云云。亦可見人之爲仁義。是順其性。而非戕賊而爲之也。若使仁義爲人之性。如心德愛理之謂。則性即仁義。仁義即性。豈唯不可言戕賊而已。亦不須言順。率性之謂道。亦然。

偶讀橫渠東銘謂。此通篇以戲過二字。相映帶爲說。蓋言發於聲者。戲言也。見乎四支者。戲動也。人以爲己當己心。而不知其出於思也。作於謀也。不可不戒焉。失於聲者過言也。謬迷其四體者。過動也。人以爲己當然。而不知其非心也。非誠也。不可深咎焉。出汝者。戕

言戰功也不出汝者。過言過動也故終乃曰。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蓋戲過並言而其所重乃在戲言。戲在所當戒而過不可深悔。此張子立言主意大抵人之通患以戲爲無害事而深悔於過故言不知戒出汝之戲而却咎不出汝之過。以激之葉平岩解二事平說而以不知字蒙二句者。蓋失之矣。

人之爲事必有一箇條貫。百工伎藝莫不皆然聖道異端之所以分者亦問其條貫如何焉耳。苟不得其條貫則聖賢之教或不免於有疑而異端之說亦惑乎其或可取卒不得一是之歸而依違兩徇乎其間以爲折衷衆言者多矣。夫堯舜揖讓湯武放伐者聖人之迹也。閒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夢見周公者聖人之心也。說仁說禮者聖人之言也而孟子說四端說性善說良知良能者亦所以明其所本也。蓋人道仁爲大而仁安人爲大。盡其道者聖人也。行之者人心之善也而唯聖人之心爲能不違焉。此其條理本末內外彼此通融。毫無所疑。或如不同而其要歸卒無不同。此所以一乎道也而人知異端之非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蓋戲過並言而其所重乃在戲言。戲在所當戒而過不可深悔。此張子立言主意大抵人之通患以戲爲無害事而深悔於過故言不知戒出汝之戲而却咎不出汝之過。以激之葉平岩解二事平說而以不知字蒙二句者。蓋失之矣。

人之爲事必有一箇條貫。百工伎藝莫不皆然聖道異端之所以分者亦問其條貫如何焉耳。苟不得其條貫則聖賢之教或不免於有疑而異端之說亦惑乎其或可取卒不得一是之歸而依違兩徇乎其間以爲折衷衆言者多矣。夫堯舜揖讓湯武放伐者聖人之迹也。閒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夢見周公者聖人之心也。說仁說禮者聖人之言也而孟子說四端說性善說良知良能者亦所以明其所本也。蓋人道仁爲大而仁安人爲大。盡其道者聖人也。行之者人心之善也而唯聖人之心爲能不違焉。此其條理本末內外彼此通融。毫無所疑。或如不同而其要歸卒無不同。此所以一乎道也而人知異端之非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蓋戲過並言而其所重乃在戲言。戲在所當戒而過不可深悔。此張子立言主意大抵人之通患以戲爲無害事而深悔於過故言不知戒出汝之戲而却咎不出汝之過。以激之葉平岩解二事平說而以不知字蒙二句者。蓋失之矣。

人之爲事必有一箇條貫。百工伎藝莫不皆然聖道異端之所以分者亦問其條貫如何焉耳。苟不得其條貫則聖賢之教或不免於有疑而異端之說亦惑乎其或可取卒不得一是之歸而依違兩徇乎其間以爲折衷衆言者多矣。夫堯舜揖讓湯武放伐者聖人之迹也。閒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夢見周公者聖人之心也。說仁說禮者聖人之言也而孟子說四端說性善說良知良能者亦所以明其所本也。蓋人道仁爲大而仁安人爲大。盡其道者聖人也。行之者人心之善也而唯聖人之心爲能不違焉。此其條理本末內外彼此通融。毫無所疑。或如不同而其要歸卒無不同。此所以一乎道也而人知異端之非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蓋戲過並言而其所重乃在戲言。戲在所當戒而過不可深悔。此張子立言主意大抵人之通患以戲爲無害事而深悔於過故言不知戒出汝之戲而却咎不出汝之過。以激之葉平岩解二事平說而以不知字蒙二句者。蓋失之矣。

人之爲事必有一箇條貫。百工伎藝莫不皆然聖道異端之所以分者亦問其條貫如何焉耳。苟不得其條貫則聖賢之教或不免於有疑而異端之說亦惑乎其或可取卒不得一是之歸而依違兩徇乎其間以爲折衷衆言者多矣。夫堯舜揖讓湯武放伐者聖人之迹也。閒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夢見周公者聖人之心也。說仁說禮者聖人之言也而孟子說四端說性善說良知良能者亦所以明其所本也。蓋人道仁爲大而仁安人爲大。盡其道者聖人也。行之者人心之善也而唯聖人之心爲能不違焉。此其條理本末內外彼此通融。毫無所疑。或如不同而其要歸卒無不同。此所以一乎道也而人知異端之非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蓋戲過並言而其所重乃在戲言。戲在所當戒而過不可深悔。此張子立言主意大抵人之通患以戲爲無害事而深悔於過故言不知戒出汝之戲而却咎不出汝之過。以激之葉平岩解二事平說而以不知字蒙二句者。蓋失之矣。

向其上面問同是人。而何以得獨孝乎其親。蓋子之於父母。生在膝下。左提右挈。日常互相親愛以有立。及其既長。猶慈愛狥私意。或至於乖疎。故聖人只欲降氣怡色。以承其歡心。不過如此。凌質而就住。則有君臣之契。臨下而施治。則有官民之分。各盡其道。此人之職也。六經所載者。爲之方焉耳。

大抵古今之問。言性之科三焉。有聖賢之言。有世俗之言。有異端之言。世俗之人。每就今日人物上立說。世間之人。惡者多。而善者寡。陷惡易。而進善難。故俚諺云。見火必認燒房。見人必認爲賊。前揚韓諸子。皆自是起見。其中文公說三品。爲庶幾聖人之言。然非推本之論也。聖賢之言性。亦就世俗之言。通而言之。未嘗索天下之人。窮心術隱微處。待其無一毫邪穢。而後謂之善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書曰。惟人萬物之靈。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而孟子特拈之曰性善。性之說。無以加焉。唯老佛氏之言。爲甚差異。攝儿百事物。而括之乎心性。天地不足言其大也。萬物不足言其多也。除是心之外。無復別法之可言。此明心見性之說所以興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大夫胥臣薦冀缺之賢。言於其君文公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又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此二語俱載於魯論。爲夫子答高弟問仁之語。最切要而大者也。克己復禮不告之他人。而獨告顏子。其事體尤重。不以此而可貴之於楚靈王也。左氏之傳。作于哲人其手之後。吾想熙經格言。以綵飾其語焉耳。

東坡制策對曰。所謂利入己深。而浮貴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一處。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貴。不下一敵國云云。

左氏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師曠荅晉侯曰。云云。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引詩小雅巧言篇曰。舜其定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杜氏曰。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詠故以此巧言如流也。嘗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吾謂此斷章取義。

古人讀詩之活法耳。巧言之詩。本譏小人。其義固不
與後世異。叔向隨宜轉用。以稱子野之善詠也。猶夫
子引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詩。以明道之在邇。此詩
本系逸詩。其本義固不可知也。然今詩中屢有豈不
爾思句。皆言情欲之思。此詩亦當同其義。東坡以爲
思賢之詩。亦臆料耳。大抵後世儒者。不諳古人引詩
之法。故多致執滯。杜氏蘇氏之說是已。

丙辰五月二十四日。

人爲善而不告人。亦不責人報。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爲。予謂夫子稱詩三百。則舉詩全經而言。
而言其效。不曰善勸惡懲。而以達政專對爲言。不然
則雖多而無益。夫子言詩之意可見矣。

跋東涯先生漫筆後

予之輯叢書。舊友牧人。得諸家遺書。而來贈者亡數。獨
者欽齋宮津侯送示東涯先生漫筆二卷。且曰。叢書之
撰。猶醫者之調藥。酸甘鹹苦之品。雖爲頭附子之毒物。
俱收並蓄。隨症投之。可以資于治療矣。此書雖非程朱。
亦自一藥物。未必無補於後學也。予取閱之。歎先生講
究精密。能紹述其家學。予聞物徂徠以先生爲隱然一
故國。而先生處之澹然乎夷。不以爲意。其人品可想矣。
侯與予交二十餘年。善必揚之。過必規之。諄諄懇篤。未
嘗見其疾言遽色也。蓋或慕於先生之爲人。而有所得
者矣。侯之贈此書也。并記以跋卷尾云。弘化丁未。重陽。
節山板倉勝明題于甘雨書堂。

天民遺言

嘉言懿行德之章也前龜後鑑學之則也嘉言由懿行立後鑑因前龜驗予弟亮嘗事於予外養不越內養不疏德義日修學問兼長忽病而卒嗚呼痛哉見其手筆潛然莫禁頃者門人搜求遺稿于弊笈中欲入諸梓以便于初學予亦不得已訪詢遺言于同志中集錄若干篇以附其後享保己亥九月十五日幷河永崇永父述

世事讀書

問世事紛冗不暇讀書廢學日久爲之如何曰所謂世事雖多盡是人道人道不勤而更何爲學問之道不在讀書上而在實行之上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夙夜欲利人仁之方也夙夜欲利己不仁之事也既而又曰欲以問暇讀書則恐無讀書之日欲以有餘周窮則恐無周窮之時

道乃人之道也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固無難知難行者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爾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册亦由所易知易行而著實作工夫則無不有益者

如讀語孟須要看得聖賢深意之所在與其機宜之所存其答仁孝政事之問皆因其材而篤焉故其言有先後之不同也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之類而可見矣且要不蒙蔽於解釋注疏拘泥于言辭之上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注者云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豈有孝弟來恐非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蓋謂自家元是萬善悉備。天然完完全全自足之物豈有四者而已哉語孟之中。曰仁義曰孝弟皆就人心發見上而言註者之謬實因以仁義爲未發也。孟子首章註云。王所謂利蓋富國强兵之類此亦誤矣按此放於利而行之利。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欲益於我國必損於他國之意也。故下文分明云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凡國貧則不能恤下民救與國兵弱則不能備不虞制

凶暴。不可以爲國也。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皆聖賢之事業。孟子何以拒之。後之學者以學問事業判然爲二故高談虛玄研精性理。以爲儒雅。以爲得道。如經濟之業富强之策。反以爲卑野附之事爲之末。不自知陽儒陰佛。實可歎哉。

操存擴充

或曰先生平日之言學問之道專在操存擴充。敢問其下手工夫。曰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謂不言而喻。不思而到無時無處而不有。四端也然賢者而後恒勿喪焉耳。如庸人不能無昏昧放逸。自棄自暴之病。故學者之要在操存焉耳。是以朱子立持敬主靜之說。陸子有收斂精神之言。亦可謂實勤矣。然其流弊將必有專虛守枯調息澄心靜坐一室者。此皆助長之爲害亦已甚矣。孟子所謂操也者。譬如舟師操舵乘風鼓浪雖如無所事事。而使此心在焉。則涉浩蕩無際之海。凌巨濤萬里之險。無有覆沒之虞。遂到其所期之津。若學者亦無遺忘無助長。則此心自存乎我。而見當惻隱者便惻隱之心愈切。

見當羞惡者羞惡之心愈深。見當辭讓者辭讓之心愈厚。見當是非者是非之心愈辨。無復有斁奪宗。認賊爲子之弊擴張大也。充充實也。人人平日應事接物之間使四端之心皆張大充實而不虛餒則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源之足以事父母。遏之足以保四海矣。且夫四端之心之發也無親疎無遠近無輕重無小大。隨見而動隨感而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自親及疎也。自觳觫之一牛。以及凍餒之百姓。自匍匐之孺子。以及蚩蚩之黎民。自嗟來蹴爾之食。以及千

馴萬鍾之祿者。繇小遽大也。

後儒知無私欲之爲仁。而不知濟民利物之爲仁。其學樂枯寂之弊也。

如記誦文辭之學。恥一字之不穩。一物之不知者。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所謂變孌奪宗。認賊爲子之弊也。

聖人本領

學者先須要知聖人之本領。蓋知其規模之大。才德之盛。而後可以論聖人矣。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者。是德量也。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朝諸侯有天下者。是才略也。合而謂之本領。語曰。如

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其才德之盛。豈可限量哉。然世知德者鮮矣。是以其見而知之者。唯有子貢之徒在也。

其聞而知之者。獨孟子而已矣。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孟子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則見而知之也。孟子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則聞而知之也。是皆感覩得乎夫子生存之日。行事之跡者如此矣。宋儒之言曰。孔子豈賢於堯舜乎。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云爾。此但以信之不篤。思之不精。徒知崇尊夫子。而不知其才德之盛也。蓋夫子之道。海內仰教。萬世取法者。自後世見之。則固已如此。然而當時門人宰我有若之輩。豈能逆知之而推尊之者哉。後之學者。豈徒不知夫子哉。又不能知孟子矣。宋儒解孟子致爲臣而歸之章云。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云云。是實大措大眼孔小之所致而欲待孟子以大學博士國子教授之事也。孟子之言曰。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又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亦如此。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能用而去爾。此與夫子去齊。其意相同矣。學者苟不知聖賢深意之所在。而立大有爲之志。何足以稱儒耶。

大學之書。龍頭蛇尾。

大學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此鄉曲市井之人。亦猶可能也。至如子路言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則非有果決之質。幹蠱之才者不能也。救時之事。業經濟之先務。學者不可不盡心焉。

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謂之中庸。與所謂中行。其義相同矣。如伯夷柳下惠。雖已至聖域。而未可謂之中庸。

中庸。仲尼之不爲已甚。乃是中庸。而大課道也。

天命之謂性一節。簡約切實。說出學問之大綱。蓋性者人之所稟乎天。而自然之實德。卽是仁義禮智。故曰率性之謂道。聖人能脩斯道。以建其有極。使斯民之善道。而不陷于邪路。故曰修道之謂教。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皆率性之謂道之說。而非子思孟子之旨也。

中庸發揮云。自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四十七字。本非中庸本文。蓋古樂經之脫簡。誤攙入中庸書中耳。可謂卓見矣。宋儒嘗主張此語。極論未發之中。大害于道也。

舜好問章。述聖人之大德。夫好問之益大矣。而雖鉅儒耄。猶未有能行之也。且於高遠幽妙之理。喜而尋究之。於淺近易知之言。忽而不察焉。殊不知道不外於人倫日用之際。而尋常說話中。自有至味存。唯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其所以爲大智也。兩好字須深玩。

費隱章。及與天地參。無聲無臭等語。皆是贊道之詞。宋儒以爲實話。故其說出于高遠。而大誤道也。

第十九章。詳說宗廟之禮。所謂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治邦之大經悉備矣。誠能行是五者於天下。其欲不治可得乎。論語所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宜以此章爲注脚。

書經

書經載四代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高出于六經之上。蓋聖人之學。本主經濟。尙書記其實。語孟述其

道。可謂相表裏者也。學者務善熟讀焉。則長一格價。張橫渠曰。尙書最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可謂知言也。

二典具述堯舜之作用。可見其授禪巡狩。封山濬川。分命九官。制禮作樂。總是何等力量。何等運用。皐陶益稷二謨。都俞吁咈之美。璨然可觀。言言句句。具眼深玩。則於治國之要。必有所見得焉。洪範亦具列經世之條目。五皇極論人君建極之道。最有深意。當欽服焉。陸象山曰。唐虞之世。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

子。董謂此乎。

今文金縢一篇。固非伏勝之所傳。予竊疑焉。頃日偶閱王鏊所著金縢非古書論。登知其僞撰。古文先儒多以爲非眞。予嘗引證傳記。以詳辨其僞。書序疑出于僞作古文者之手乎。朱子已揭其牴牾。大序亦非安國作。陳同甫以爲魏晉文字。二子之見卓矣。

蔡氏集傳解得七分。王耕野所著讀書管見。多所發明。王魯齋書疑。考定錯簡。而文理稍覺順妥。唯於斟酌其意以施于家國之方。予竊不讓之于諸君耳。

詩經

天民遺言上

詩道志。古人之一言。至矣盡矣。夫詩無善惡。無邪正。皆可以見人情之所在也。先王之治天下。禮樂制度。政教號令。臣子之事君父。服勞幾諫。陳善閉邪。皆莫不寓焉。可以感通之事。異德美刺所謂可以興。可以觀之。興觀之義。所謂可以群。可以怨之。興觀群怨。於四方謀。專對者。亦皆以是。興觀通于人情。群怨通于世變也。倘舍此所謂墻面而立者也。豈不悖也。必矣。

夫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蓋發三百篇端。蓋非止以二南也。觀於陳亢曰。不學詩無以言。而周矣。武王式。言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

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蓋以有古書所引逸詩之在而言。然恐非也。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子已稱難多。則當時既止三百篇。而非夫子刪之。的然分明。

鳥獸草木之名。朱傳全據陸機草木疏。考諸爾雅本草等書。有舛差。博物之士。須辨識焉。

易經

問。易之書。先儒以爲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然乎。曰。吾未能信之。歐陽公亦已有說。蓋明夷六五。箕子明夷利貞。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是不直指曰。誰何氏之稱也。且既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受其福。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此辭氣。全不似廟堂大人之語。而相近乎閭井處士之言者亦有之矣。敢問。語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何也。曰。先儒已疑。此章有誤字。語意全不通。亦不足以爲證也。

易之爲書。蓋卜筮家之言。而非聖人之學也。觀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及左丘明之所錄。而可見矣。後世儒家有程傳。道家有正易心法。佛家有周易禪解。皆各假之以說其道耳。固非易之本旨也。雖兩漢唐宋名

士宿儒皆以爲義文之所重畫周孔之所繫辭此所以不能無太極無體天人一道之說陰陽消長理氣聚散之論而卒騖于虛玄遠于民彝也夫天下之事豈惟六十四卦之所能盡哉其於一事亦豈六位之所能兼哉學者苟能熟讀詩書語孟而至於理明義精心知通曉之後則其人倫日用之常天下時勢之變雖不假陰陽卜筮之書亦豈有難處之理耶

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先儒以爲垂致治之法於萬世者恐不然此書專爲憂當時而作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言及周室之赫威寢衰先王之遺蹟已熄而風刺之發於歌謠者亦亡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故孔子懼作春秋則非爲垂百王之大法於萬世而作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於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杜氏所謂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興禮發其新意而復其舊章其義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是也

夫周室史官之書法不獨魯有之天下諸侯亦皆有之故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是以當世

雖亂臣賊子目熟其禮耳習其典至若趙盾之弒止之棄之事其臣子能自受其罪而不辭史官亦直書其弒而不容疑也況夫子以天縱之聖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天下豈有所逃其情哉此所以當世之亂臣賊子懼而不得肆也法與世變禮與時殊故及至後世雖老師宿儒亦或不能盡達其義況初學鮮生乎況於亂臣賊子何懼之有王荊公以爲斷爛朝報蓋謂此乎

周禮禮記

問周禮曰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此孟子所不見

非其眞也的矣故程子亦曰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攙入者是也

問禮記曰先儒已論之其書雖雜而間有格言故反迷眩人也因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之言而作爲歌哭不同日之語遂使程子得枉死市之嘲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蓋謂蚤作而能勤勉其業而非謂以東方未白而必興也禮記因其語而設成雞初鳴咸盥漱之法是故世之稱小學家者流之徒以村雞初聲之時咸盥漱櫛笄衣服佩用秉燭照步

徑適父母之寢室。溫問其燠寒疾痛。使其親不得安眠。亦有之。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嗚呼信哉

貢法

問貢法。曰班祿爵之制。徵兵賦之法。宗廟朝會之典。宮室衣服之用。皆出於此。則經世之本。治國之要也。上稽唐虞。下閱三代。什一之外。有貢篚之物。加之以兵車橋梁之費。城築力役之征。今夫本邦於兵賦橋梁之費。城築力役之征。則取之乎公。而不取之乎民。大率用十四之法者。亦不爲甚過多矣。然如重之以一毫。則眞大桀小桀也。可不懼與。古人所以督責深耕有堯水湯旱之災。使斯民自無有凍餒之患也。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此之謂民之父母。後世天下之人牧。能有志于此者鮮矣。故浮費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廢實均實贏之法。而取民無制。壞常平義倉之典。而倉廩懸磬。凶年荒歲。則富商大賈專財謀利。遏糴閉粟。故生民之塗炭。於此極矣。實可歎哉。

樂

易稱乘屋播穀之業。而使民不得緩佚者。蓋無一夫之不耕。無一婦之不織。國不乏於九年之蓄積。則雖有堯水湯旱之災。使斯民自無有凍餒之患也。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此之謂民之父母。後世天下之人牧。能有志于此者鮮矣。故浮費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廢實均實贏之法。而取民無制。壞常平義倉之典。而倉廩懸磬。凶年荒歲。則富商大賈專財謀利。遏糴閉粟。故生民之塗炭。於此極矣。實可歎哉。

問樂。曰里巷之謠。樵漁之歌。豐年則有嘽諧之音。荒年則有促蹙之聲。其本只是相判乎和平之心與鬱憂之氣耳。韶舞猶存而桀紂亡。雅樂已絕而漢唐興。則特在乎其本。而不在乎其末也。本邦所傳唐樂高麗樂。舞容異俗。聲音殊風。故通其義者幾希矣。則於風化何益之有。如平重衡就擒。彈黃鐘急。伶人助元見蟒弄。還城樂。皆其義之所取。本無相關涉者。固不足以爲雅致也。今竊思采錄自萬葉集以還二十一代之撰。暨雖今人之所賦里巷歌謠之陋。輔翼名教。維持彝倫。示勸懲。正性情。感動人心者。律之以神樂催

馬樂之聲容。使愚夫愚婦人人易曉。則庶乎民俗風化。反朴還淳。而亦有補於國家之治道也。曰先生何不爲之考定哉。曰制禮作樂。天子之事。而非庶人所妄議也。且夫若器數之末。候氣之術。皆樂工之事。祝史之守也。君子所貴乎道者。固不在於此。王守仁曰。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工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

性情心

問性情心。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

昔一天地因時而名異也。曰漢。曰漢。曰滄浪。皆一水
也。地而名異也。曰性。曰心。曰情。曰心。皆一心也。就事而
言異也。曰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曰其所以有稱
情而言也。曰剛惡之心人皆有之。則古人之言性情心皆
一言以蔽之。或一事以曉之。則其人胷中快然。忽如
煙消霧釋。何也。曰是所謂出入無時。無知其鄉。人心
之妙用也。夫聖人論人心之妙者。至此而極矣。自此
以上。無所用其力矣。而更欲求向上一路。而遡其源
拔其根。直得眞面目者。佛老所設之教。而非儒者之
所宜論也。曰然則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卽心也。性
也。情也。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曰陷溺其本心。梏亡

其性情而然。天下之爲不善者。亦難至不可算。莫非
陷溺梏亡二者之所爲。所謂非才之罪也。或問曰。朱
子解明德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
而應萬事者也。然事。曰此言原乎程子虛明善應之
語。然虛之字。恐誤後學。夫心者信也。實也。天下之物。
莫實於心者。故莫貴於心者。有是實心。故有是實物。
如以心爲虛。則天下豈復有物乎。人心之明德。譬猶
日麗乎天。照臨下土。日者實也。亦不容說以虛之字
矣。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本是一箇誠實心。因其所
遇而其稟不同耳。堯舜之德。光被於四海。自是實心

之間。四維八隅。盡是嚴冬。未有生長收藏。一日同時。
各爲隅位乘居。而並行乎天壤之間也。夫於人心何
以異此。曰然則如桃然忿怒之盛。茫乎昏惑之甚。或
一言以發之。或一事以曉之。則其人胷中快然。忽如
煙消霧釋。何也。曰是所謂出入無時。無知其鄉。人心
之妙用也。夫聖人論人心之妙者。至此而極矣。自此
以上。無所用其力矣。而更欲求向上一路。而遡其源
拔其根。直得眞面目者。佛老所設之教。而非儒者之
所宜論也。曰然則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卽心也。性
也。情也。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曰陷溺其本心。梏亡

其性情而然。天下之爲不善者。亦難至不可算。莫非
陷溺梏亡二者之所爲。所謂非才之罪也。或問曰。朱
子解明德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
而應萬事者也。然事。曰此言原乎程子虛明善應之
語。然虛之字。恐誤後學。夫心者信也。實也。天下之物。
莫實於心者。故莫貴於心者。有是實心。故有是實物。
如以心爲虛。則天下豈復有物乎。人心之明德。譬猶
日麗乎天。照臨下土。日者實也。亦不容說以虛之字
矣。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本是一箇誠實心。因其所
遇而其稟不同耳。堯舜之德。光被於四海。自是實心

而出孔孟之道垂法乎萬世者自是實心而流張良爲漢謀李泌爲唐策會衆垓下冠復如期掇囘天下者皆因一心之運用爾敢問先生曰心者體中之名有證左耶曰如佛氏三世不可得之說所謂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今試以事實曉之人熱寐戲以物壓其心則覺或自手惕掩其心亦覺醫家所謂心臟亦是也故孟子曰心官則思是猶目之官辨色耳之官識聲心官則思慮是是非非者是也外此豈更復有心可得哉

治生

有二人問治生謂甲曰先儒曰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餘饒爾吾子其思諸謂乙曰陽明王氏曰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蘇泰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此亦一術也門人問兩人問同而對異者何也曰亦各因其材也敢問先生所處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吾願學焉

敬勤

敬字亦學者之所當務宋儒說敬非無益乎學者然在中之說大非聖賢之旨也宗廟社稷之也自敬是自然之敬體之所存也程子曰是乎居未嘗敬也使乎居無不敬則社稷之中何敬之修乎是亦恐不然也蓋若夫子有乎居燕居之敬有宗廟朝廷之敬孰甄論語可見矣

勤字可與敬字竝貴重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勤詩云。

生死鬼神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浮屠生死流轉天堂地獄之言亦有之乎曰不知也曰無之乎曰不知也曰敢問其所以不知曰吾子以爲夫子嘗畏於匡圍於蒲厄於陳蔡之間者逆知當有如此之難而好經過其地者乎曰否意不知之也曰然老農能種而未必能斂穫年有水旱也聖人能慮而未必能自達時有通塞也堯舜之聖不能前知遜中之物周孔之智不能逆識來日之變況於死生相隔之事哉夫中華西域書信相通貿胡歲來則固知有其國如彼所謂極樂國地獄界未聞生人往還信使聘問則何以得

謂有乎。然而未嘗能往於十萬億土之西。入乎五百由繕那之地下。而目睹其無有安養土泥犂耶。則何以得謂無乎。吾眞不知矣。豈徒吾不能知之。想雖聖人亦所不知也。曰然則先王愼事鬼神宗廟之祭祀者何也。曰程子曰。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記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禮也。皆是出于報本追遠。純孝誠敬之意。而非崇尙虛文。而求媚鬼神也。

曰先儒言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何也。曰未嘗試得爲鬼神。祭其祭。則何以知其有無與。其祭不祭邪。禮曰。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可謂確言矣。曰自己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是言也。自宋以來爲確言。未嘗有易其說者。先生以爲奈何。曰此以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而成是語。然有大繆人者。蓋父母之於子。思念之切。無所不至。然而幾隔壁而居。則其疾痛痾癢之甚。雖至死亡。亦不能相通相知也。況於久遠祖先之精神。隔生人鬼之殊絕哉。理學之弊。空言虛論。無實得之所致。慢先瀆神之甚也。

讀史法

問讀史法。曰如讀史記。須要看劉項志氣孰壯。項王悲歌曰。虞兮虞兮奈若何。則其力拔山氣蓋世者。皆出于客氣。而不足以爲壯矣。漢王及彭城之敗。馳去。夏矣嬰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如太史公。可謂能形容其志氣之壯也。先儒以爲殘忍者。未識英雄之志者也。蓋未有沈溺於妻子之愛。而可以建大功立大節者也。聖人之憂天下後世。亦有猶英雄之貪其功者。神禹拯生民之難。胼胝無毛。而不以爲勞。其志如此。擧天下聲色嗜好。無足以易吾之此志者。豈不尙哉。

朱子曰。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故君子必有英雄之氣。英雄不必有君子之志。教學者當以君子之行。難遽語以英雄之事。以易啓機智功利之心也。吾故曰。能知聖人之德量。而後可以語聖人之才略也。

自古英雄欺人多矣。如管仲徵楚人以包茅不入之微罪。而不詰僭竊王號之重罪。司馬仲達稱孔明以天

下之奇才。而不論將略非其所長。呂東萊袁了凡之輩。猶受其欺而不寤也。

太極

問太極圖說。曰不知。曰何也。不知。曰形乎上者。曰日月星辰雨露霜雪。形乎下者。山川原隰禽獸草木。皆當以圖爲說也。至天地造化之神。一心運用之妙。皆是生生無窮。豈容以圖說也哉。若可以圖說。則可謂已窮。而不可謂無窮矣。書曰。予畏上帝。奉若天命。恪謹天命。寅畏天命。語曰畏天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皆謂可致順受寅畏。而不謂所以然也。予是

以未能達乎所謂太極之理者也。曰然則何以爲道之本體。教之根源乎。曰若柳子厚之天說。近世狠子之言。固雖出于激談戲語。亦不可謂非來歷根源之說也。唯聖賢之教人。皆在心跡發見之處。未有來歷根源之說。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實道教之根源。而不可以他求者也。宰我問短喪。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夫不仁不義之事。爲之而不安者。是則人人固有之本心恒心。其出乎天性之自然。謂之性。其出乎情實無僞。謂之情。故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性者萬善悉備。萬善之綱。謂之仁義禮智。故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可見聖賢之言。皆平易簡約。其事甚遷。其理甚易。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矣。若曰天地未闢之時。畢竟先有此太極之理。固不足以論。然善言天者必驗于人。故學者不得不求此理于人心未發之時。嘗試求心於此有年。而後自知其惑矣。凡人心之用。神發而後有知。神知未發之時。固無知也。的矣。夫以未發無知者。而求知夫太極之一理者。猶求五采之分於瞽者。責六律之辨於聾者也。是不獨常人然。雖聖人亦無知也必矣。吾故以不知爲眞知也。曰然則何以謂性者萬善悉備也。曰此以其知之已發而言。曰先儒亦由已發之跡。而推之以言未發之理爾。曰其然。豈其然乎。盍反其本矣。見彈思鵠炙。見卵思時夜。莊周且自知其爲太早之計浮虛之論。晉之清談。宋之禪學。於家國天下齊治之事業。何裨補之有。後之儒者高唱道體之說。虛揭未發之中。皆淫佛老之間。而非孔孟之旨。至若命有四般。五常互具之言。聖學範圍天命圖說之作。不自知搖踵智顫。湛然。比肩知禮淨覺。而遠乎日用彝倫之實行。疎乎經世利民之事業者。實爲此也。閔哉。

復誠所先生書

去月二日十八日賜書皆已拜復矣。不審達否。比日尊體佳勝。家事前書中已悉矣。爾後無事。玆不復有陳。春初所奉書。略陳語孟字義童子問。問有可疑者來教云。字義之中。未見有可疑者。但情字條下。有所不明白耳。而略疏其說以教于弟。又且聽弟以詳陳其所見。幸甚幸甚。弟之所見。稍異於先生之所見。字義一書。可疑者

十而七八。不獨性情之說也。而其最所當辨究者。莫急於仁義性情之說。故前書特陳字義中仁義性情之說可疑耳。而今亦就來教。敢再陳所見。以終鄙說。請先辨以仁齋之說大繆於孟子之意。而次以宋儒似是之非也。童子問曰。有人則有性。無人則無性。道不待有人無人。本來自有之物。充於天地。徹於人倫。語孟字義曰。人之性善者也。仁義禮智。天下之德。而善之至極者也。其言雖不一。大抵以爲仁義禮智天地自有之物。非人性之所有也。仁齋一生之學。悉備於此數語。其所以爲得鄒魯之正派者。只自負此數語。以宋儒之說爲悖於孔孟之說。而嗷嗷辯說者。亦只主張此數語。字義童子問等書。若干萬言。數衍此數語者居半焉。是先生之所熟聞審知。而不復待弟之贅陳矣。夫以仁義禮智爲外物。爲非性爲非內者。則是告子之說也。若孟子之言則不然。曰仁人心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直斥告子之說之非也。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此明義之果在內而非由外也。孟子之時。聖學不明。人失其

德。不自知仁義禮智爲其性者。不但一告子而已。天下皆是也。故孟子七篇之旨。多在明仁義禮智之爲性。而其與告子辯者。既爲明盡矣。而仁齋復尋告子之舊窠。唱仁義非性之說。而自以爲至珍至寶。以爲鄒魯之正派。而高自標榜矣。夫告子尚以仁爲內。特以義爲外而已。然而孟子以爲邪說。以爲害仁義。深辯痛拒而不餘其力也。後世程朱之說。其實雖異於孟子。而以仁義爲性之名。未之有改也。仁齋知尊孟子。而反曰。仁義禮智非性也。何其言之異也。可惜可歎。可怪可駭。吾不知其何由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仁義禮

智。我固有之也。則仁義禮智。非性而何。非內而何。蓋四端卽是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卽是四端。四端仁義。只是一物。無優劣之可等。無分別之可容。仁齋郤謂。人性所有。只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善者也。仁義禮智天地自有之物。善之至極者。而非人之性也。一則曰善。一則曰善之至極。强立優劣。妄生分別。以四端爲小。以爲不是仁義禮智。而欲別求所謂仁義禮智於天地之間。可謂騎驢覓驢也。予嘗不察其說之可否。而姑從事其語。而求所謂仁義禮智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外。於天地事物之際者。有曰焉。而目無見焉。耳無聞焉。卒不之

有得也。非吾不能得也。四端之外。更無仁義禮智之可求也。而仁齋主張其說。自爲孔孟之正宗。不啻自失其德。而不知也。亦使讀其說者。皆不知其德。而別求所謂仁義禮智於烏有之地。茫茫蕩蕩。如求亡子。卒歲窮年。無所底麗。此弟所以不能無疑於仁齋之說也。請復辯宋儒之說似是而非者。孟子以仁義禮智爲性。宋儒亦以仁義禮智爲性。其言一也。而其所以爲不同者何也。仁義禮智之名同。而仁義禮智之實異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本也。猶言仁義禮智之根本也。蓋謂仁之行於事物之際。其用至廣至多。然而只此惻隱之心。仁之根本。而千條萬緒發出焉。堯舜之德。光被于四表。周孔之聖。立準於萬世。亦只此惻隱之心爲之根本。自聖人至於塗之人。其人品之高下。倍蓰什佰而無算焉。而其日用之間。接物之際。君之仁。臣之忠。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愛。兄弟之友。朋友之信。隨感隨應。千彙萬態者。亦只鈞之惻隱之心爲之根本。外此四端更無仁義禮智。惻隱之心仁也。故人能存此心。謂之仁。放失此心。謂之不仁者。以此心施政。謂之仁政。以此心立教。謂之仁教。凡以仁稱者。皆以惻隱之心爲之本也。羞惡之心義也。故士而能存此心。謂之義士。民而能存此心。謂之義民。能從此心而不變其節操。謂之義婦。凡以義名者。皆以羞惡之心爲之本也。辭讓之心禮也。故施之於家國。謂之禮典。見之於肢體。謂之禮容。以之制器。謂之禮物。以之脩辭。謂之禮辭。凡以禮稱者。皆以辭讓之心爲之本也。是非之心智也。故人而智者智將。事而智謀智慮。凡以智稱者。皆以是非之心爲之本也。是所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仁義禮智之本源。而此上更無本之可求。更無源之可尋。更無來歷。更無去處。仁義禮智之最上頂究竟頭到此極矣。無復向上可求

矣。孟子四端之說。其意蓋如此矣。宋儒以謂仁義禮智者性也理也體也。四端者情也發也用也。故其解端字曰端緒也。言仁義禮智之本體發。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緒見焉。四端不是仁義。四端之所以然者。方是仁義也。則此以仁義四端。析爲二物。是亦大異於孟子之旨矣。予始不知其說實不可從。而求所謂仁義禮智者於倒壓羞惡辭讓是非之一層上。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親之於閑閑靜坐之時。有時乎戚然而隱於衷。此所謂仁乎。徵之於其言。則是惻隱也。情也。仁之用也。非仁也。非性也。有時乎退乎舉遠之心生焉。是禮乎。是辭讓之心也。未可謂之禮也。有時乎牿梏而愧乎內。此所謂義乎。是時乎判然辨別之心發焉。是智乎。是是非之心也。未可謂之智也。端居而思之。反覆而驗之。知之所識。心之所覺。凡厥厥于心目之間者。只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宋儒所謂仁義禮智之用者。指以爲情者。而於宋儒之所謂體者理者性者。眞仁義者。未之有得也。而更欲復泝其源。拔其根。必得一識眞面目。而强探力索。體究認察。費精盡神者。幾日子矣。非功夫不勤。非志氣不至。而不見些影響。不見些踪跡。亦終不之有得也。自後追思之。非吾不能得之罪也。其實四端之外。固無可得之物也。

彼不知四端實有之德。卽仁義禮智也。而曰此用也非體。此情也非性也。欲以求無形無影。實無有之物。以爲體爲性。爲仁義禮智。何其說之謬也。可謂頭上安頭也。若非虛見則必妄見。今夫火不謂之火。而謂火之所以然者是火也。而可也乎。水不謂之水。而謂水之理是水也。而可也乎。四端不謂之仁義。而別求所謂所以然之理。而以爲仁義禮智者。亦何以異于此。端訓本訓首。其來久矣。至朱子始改其說。以本爲末。析一爲二。根本實有之四端。輕視之於外面。而以爲緒末。空虛實無之理。創立之於裏面。反以爲根本也。甚矣其說之謬也。而窮其所由。端之一字爲之巢窟。則此又不可不反覆辨明也。端之爲首爲本固也。而亦不可謂不容訓緒也。既訓本又訓緒。則四端果爲本歟。或爲末歟。孟子之意似未可的識。且世之以訓詁求是非。決去就者。或猶豫孤疑。不能不亡羊於其所適從。則亦不可不復別建明證以祛之。噫矣。今考其言有之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到於此。已抹殺端字。則謂之本。亦不須添也。況又須說爲末。不可復容疑也。可見孟子之意。四端卽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卽四端矣。性者生也。四端之心。與生俱生也。故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由是觀之。則孟子所謂仁義禮智。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非朱子所謂理也。宋儒說性。其名雖同。而其實夐異乎孟子者。盡相岐於玆矣。此言也實孟子之本旨。而非弟妄爲之說也。弟豈好辯哉。亦不得已也。王氏有言。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孟。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孟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孟者乎。弟雖不忍於背畔朱子仁齋之說。然以切不忍於侮慢孔

子孟子之言也。嗚呼孟子沒而聖學不傳。漢唐諸儒訓詁之務。至宋儒始知聖學之可講。而又能尊信孟子。然而孟子之意不得明白如此。如仁齋亦知疑宋儒之學非孟子之旨。其說似矣。而至乎其所自爲說。殆天淵燕越。而孟子之意愈沈埋晦矣。斯道斯學。孔孟以後二千餘年。至于今日。終無得正宗。而天下之學者。唯程朱之徒焉。二三十年來。仁齋之說亦稍少行於其間。誤解異說。目擾耳染。其惑非立談之可以能解矣。況若先生。亦厭宋儒之說。從事於仁齋之學者。予竢有年矣。但恐先入爲主。僉說或不易遽入焉。辯如孟子之雄。文如韓氏之暢。尙或不能以一書遂獲伸其意於左右。況弟之辯訥而筆拙乎。累言繁說。庶幾以得少達其意也。故又再陳其略焉。四端人性之所有。而非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天下之德。而天地自有之物。非人性之所有也。以四端仁義。爲判然二物。而求仁義於人身之外者。是仁齋之說也。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爲情。惻隱羞惡不卽仁義。仁義不卽惻隱羞惡也。四端仁義。就人心中析而爲二者。是宋儒之說也。一則求仁義於人身之外。一則析仁義四端於人心之中。雖其說大異。而其至於不知四端卽仁義。則一也。四端人性之所有。卽是仁義。四端之

外。更無仁義者。是弟之所見。而斷斷然深自信。以爲孔孟之正旨者也。不識先生以爲如何。夫仁義性情。學問之大路頭大緊要。於此一差。無往而不差。最所當先辨明也。故專論此一事。而未敢他及焉。近草性情疑六條。其餘字義逐條可疑者。自後陸續開陳以請質正。如弟果墮於僻見。而先生更有會通。又明以牖弟。當自速改以歸於至一之地。伏乞必不惜往復以終誨教。實永戊子三月六日。

亮再拜。

松山晤語

予頃年通書於菅子。竊議學術。今玆仲夏。洛于道後溫泉。遂至松山。始晤菅子。談及學術。菅子曰。某生世祿之家。叨藩府之高寵。身膺重責。望貴徼封。是以日夕惕厲讀書講理。冀脩己積德。以圖酬恩眷之萬一。然而資性淺陋。學不得其要。己未有脩德。終無積。常以此爲憂也。爲之如何。請擧示。予曰。論學欲言之直。予實愚憃。敢陳瞽言。幸寬貸焉。尊兄之言。可謂切問矣。而予恐尊兄未知何物爲己。何物爲德也。能知己能知德。而後脩可論也。積可講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說者曰。盡其性了。而後始可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了。而後始可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了。而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其工夫有次第。其造到有漸次。盡一層而後又進一層也。予則以爲。盡其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皆是同一時事。盡人物之性。而方始盡其性也。非盡其性了。而後方去盡人物之性也。盡人物之性。卽是贊化育參天地。有則齊有。無次第。無前後。人而君臣父子男女老幼。物而飛潛動植。各盡其性。而吾性始盡矣。人未盡其性。則吾性未盡也。物未盡其性。則吾性之未盡也。凡講盡性於人物遂生之外。用功於一念動靜之間。而自以爲盡其性者。實非子思子之意也。能知此說。則知脩己之說矣。今兄是國之巨室。而君民士庶皆所資其力。則君民士庶卽兄之己所在也。君非之不格。則兄之己未脩也。民生之不阜。則兄之己未脩也。士風之不淑。則兄之己未脩也。君心莫不正。民生莫不厚。士習莫不美。而後兄之己始得脩矣。若夫不知用力於此者。必也徐其言緩其步。其坐也如土偶人。終日默然。見舜白於蒲團上。如坐禪僧。

如持律師。實不可謂不用其力者也。然而豎儒腐生之所謂脩己。而非堯舜禹湯伊傅周召之脩己也。請論積德爲世之用力於積德者。必端坐于一室之中。讀幾行之腐墨。分錙銖於章句。較分毫於訓詁。統萬殊於一本。散一理於萬事。泝瀠洄洛。比陳偶饒。精極牛毛。密入蠶絲。積塵堆空。論虛說於靈臺方寸之間。夜以繼日。兀兀窮年。亦不可謂不用其力者也。然而斯文村究之所謂積德者。而非公卿大夫豪傑英俊之積德也。德也者。得也。人之得此。喜則笑。哀則哭。是到而知是非。來而知非。抱響影隨鏡照圭合。不假脩爲。不待補湊矣。是故見

君非於政事之間。則必有以憂而謙靜之思必繼焉。所謂德也。見顚躓於士風之際。則必有以憂而倡率之志必從焉。所謂德也。見怨讟於民瘼之中。則必有以憂而惠恤之念必生焉。所謂德也。凡事之接我者。自小而大自緩而急。自微而著。必從吾心之好惡是非而不敢違不敢懈。自時而日。而月而年。死而後休焉。亮所謂積德者。如是焉耳矣。今兄此之不務而徒脩己於一室之動靜。求功於一念之起滅。以爲潛德。以爲默脩。而未聞有一言之格君。未見有一策之施民。則亦可謂失其務矣乎。尊兄請試思焉。坐客曰。吾子之言。不爲無所見然而其受言之量。可謂踰人一等也。而剖舊謬於一言之下。

菅兄資質取謙。有不欲以賢知先於同列者。答曰。請再狂言。以予觀此。則兄輩未知謙之義。謙其未易稱也。古之聖賢。仁加於生民。澤被於萬世。天下推其功。兆庶稱其德。然而其自視欿然。不敢有一毫滿假之意。尙且禮賢下士。廣攬衆益。如此而後謂之謙也。後之所謂謙則不然。其語言厭厭然。其動作愔愔然。居其位而一議未周。召之學。或不至。燕越之甚。而於菅兄之學。或有涓埃之益。則不當復求他說。乃錄蕪言以處焉。正德壬辰六月十一日。丹波幷河亮謹錄。

世。名顯於四方。而自視欿然。一無所有。一無滿足之意。則古人之謙。或可庶幾歟。言未既。菅兄乃奮然而歎曰。切哉言也。悉哉說也。某受羈於儒先之說者久矣。時得教於東牖之間。稍知容疑於舊說。而資性柔暗。切磋無人。先入爲師。舊習作祟。動牽虛渺。卒疎實用。今日獲聽脩己積德之說。親切痛快。實徹骨髓。自覺學問之樞柄眞入手矣。請自今敢竭駑力。鞠躬盡瘁。決不保位素飡。以負今日誨言之意矣。顧子之言之懇。可謂狂瞽之甚。而菅兄不有一毫厭逆之色。反垂勸賞如此。其受言之量。可謂踰人一等也。而剖舊謬於一言之下。又可謂一日千里也。淹留旬日。菅兄待予意極歎曲。講學論業。日夕不倦。益見其志向之厚有不可及者也。歸期日迫。送以高序。予學術朴陋。慚無麗語綺文以報瓊琚。因謂向之所論。其說雖無玄虛之可聽。無高遠之可喜。而與儒者之所講。大相徑庭。然而於禹湯文武伊傅周召之學。或不至燕越之甚。而於菅兄之學。或有涓埃之益。則不當復求他說。乃錄蕪言以處焉。正德壬辰六月十一日。丹波幷河亮謹錄。

辱書審起居佳勝。感慰兼到。見示孟子說數條。困瞶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實否。然而此皆魏罃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深究討事實。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況河內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粟所積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爲惠。愚意以爲。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糴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移執作。得以營

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得以成其開鑿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也。孟子謂塗

之語。以陰消其傲忿之病。此是消導之輕劑也。其藥果敵於病。故纔及于喉。而伏症暴發。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於是孟子亦爲處因用之劑。曰王請大之。此是醫家療病以熱治熱從治之法也。忽彼忽此。隨症改劑。見風使帆。非此等眼明手快。則爭得縛龍搏虎。眞名世之高手。七篇及論語中。多具此機。儒先不理會其意。卻爲擇一箇極穩極當之字。如村學撿庠生之文字。改金根爲金銀也。尙質賢意。

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古註以爲諸侯自取喪亡之道。賢意從古註。愚意亦舊從古註。今因來喻。而益斷朱說諸

侯附庸縣邑之解不可從也。

故國章。今日不知其亡也。朱註爲亡去而不知。賢意從陳伯玉之說。爲不知亡失其官。愚未深領來意之所在也。所謂亡失其官者。其職有闕失之意乎。或謂其官爲同僚權寵所奪乎。大抵來說不見有勝於朱註。其利不十不變其器。其說無大利害。則從舊說爲可也。兄固精別諸說。今斷從伯玉之說。意必猶有明說。蓋愚偶不通來意也。請賜再教。

齊人伐燕勝之章。論文武之事。來意甚見的實。諸儒之說。實含糊不決。皆因不達孟子君爲輕民爲貴之義。然而其說亦實重君臣綱常。而又崇聖賢不富天下之意。此亦一道也。不可輕易說壞也。凡此一段事。古今大議論。此等處實難與拘儒俗士說。又不可爲腐生輕浮輩容易說破爲。眞可與達者言。不可與癡人說也。

或問曾西章。來書論孔孟稱管仲之異。其說甚當。但朱註所載。楊氏之說。亦就本文品題子路管仲。謂之旁論剩語。則可也。未可以鑒斥之也。猶待賢論。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章。來書云。塞于天地之間者。孟子極贊其大耳。非如先儒天人一同。及此氣天地之正氣等之語。甚說來歷也。愚意同來說。每說如項羽云力拔

山氣蓋世。只是自贊其力之強勇。氣之高邁耳。其實山如何可拔。世如何可蓋。堯典曰。洪水滔天。水害雖巨。如何浸天。凡經傳中此等之言。皆是形容張大之辭。事以爲實說。眞癡人前說夢也。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註。我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我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等之語。皆與此同誤。可謂盡論妄說可怪之甚也。賢兄已看破此章之誤。則此等之誤。意已洞然無疑焉。然而中庸之書。稱爲道之蘊奧。而舉世皆爲晦菴所誤。可嘆之甚。故論次附及。

知言節。來意以孫疏爲詳悉。不知與朱說有何異同。孫

疏八九年前讀過。今不記其說如何。此章文意、朱註大抵爲順妥。弊笈今不藏、孫疏。後待撿尋。再答來喻。

鄙答條陳。不敢自是。實希質正。不惜再諭。深望深望。書聊數紙。倦甚。草草奉復。不罪之藏。八月二十五日、并河亮再拜。

性情疑 六條

語孟字義情字條下。不可解者尤多矣。逐條致疑以請質正。

情者性之欲也。以有所動而言。故以性情並稱。樂記曰、感物而動者性之欲也。是也。

動與靜對。今以動爲情。則不得不以不動爲性。苟以不動爲性。則所謂養性盡性者。如何下手。如何做工夫。動則可見。不動之時、虛虛寂寂。何有可見。動是已發。不動是未發。畢竟宋儒已發未發之說也。仁齋痛辯已發未發之說。而今又踏襲故轍。只少改換頭面、

耳。且感物而動者。性之欲也。此語於字義性條下已辯其非。而今復取之以爲解情之證。前後相矛盾。是可疑也。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是性。目之欲視美色。耳之欲聽好音。口之欲食美味。四肢之欲得安逸。是情。

目之於色。卽目之欲視美色也。耳之於聲。卽耳之欲聽好音也。口之於味。卽口之欲食美味也。四肢之於安逸。卽四肢之欲得安逸也。只此一事。豈容性情之別耶。字義以四於四欲字。强生分別。一以爲性。一以

爲性。一以爲情。甚可疑也。

父子之親性也。父必欲其子之善。子必欲其父之壽考。情也。

父子之親是虛。欲子之善。欲父之壽是實。欲子之善。卽是父之親也。欲父之壽。卽是子之親也。亦只一事。詞有虛實詳略耳。譬猶直字。單言則曰直。詳言則有曰有無曰無是也。豈可以言之詳略。別而爲二哉。是亦可疑也。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言或大或小。或緩或急。物各有所好。故謂之情也。

情實也。孟子之意言。物之不齊。或大或小。物之實也。未見有好之意。字義强解。以爲好之義。甚可疑也。

孟子又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言爲人所榮。天下之所同惡。人指我以爲禽獸。非人之所欲。故曰是豈人之情也哉。

孟子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蓋言人見失本心之人。所行類禽獸也。而以爲此人未嘗有才焉者。然而此人性本善。陷溺其心而如彼。是豈人之本實也哉。孟子之意。如此直截分明。未嘗有榮辱好惡。人指我以爲禽獸。非人之所欲之意。是亦以情字强爲好之義。故爲是曲說。亦可疑也。

晦庵以四端爲情。尤無謂。孟子明曰四端之心。而未嘗曰四端之情。可見四端是心。非情。又註大學。指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爲情。然大學亦曰正心。而不曰正情。可見忿懥等四者。是心非情。晦庵以爲心統性情。而以性爲心之體。情爲心之用。故有此說。殊不知心是心。性是性。各有用功夫處。情只是性之動而屬欲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四端及忿懥等四者。皆心之所思慮者。不可謂之情也。而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乃顯然有形者。非心而何。若不謂之心而謂之情。則將指何者爲心。乃悉廢心字。而獨用情字可也。而古人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蓋言情之品有此七者。謂喜怒哀樂愛惡欲卽爲情。則不可也。凡無所思慮而動之謂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設無所思慮而動。則固可謂之情。纔涉乎思慮。則不可謂之情。分限甚明。學者當以意理會。

此一條最露破綻。不可不辨明矣。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不思不

慮。隨見而動。隨感而應。不假一毫思慮安排。豈商量斟酌其可惻隱與。不可惻隱。而後方始惻隱哉。可見四端之心。不必涉乎思慮也。若曰涉乎思慮謂之心。不涉乎思慮謂之情。則四端之不涉乎思慮者。非情而何哉。此不實知性情。而强就言語說辭上。而立言以非晦庵。是以燕伐燕。吾未知勝敗之所在也。且夫四端之不假思慮。仁齋亦言之。於四端之心條下。曰四端之在我。猶手足之具于吾身。不言而喻。不思而到。是言實爲得孟子之旨。而今又自悖其說。而曰四端者心之所思慮者。蓋無實所見。而妄爲之解。故說

彼說此。不免自有此漏洩也。

性情心解

學墮于訓詁。而聖賢之學荒矣。訓詁也者。虛名也。非聖賢之所謂學也。名實之實也。有是實而有是名。未有無是實而有是名者也。今夫黃金白璧。天下之至實也。苟其金玉富有乎我。則雖未辨其名。亦無害爲有實之人也。故務得其實。則略其名。亦可也。不務其實。而徒求其名義。則不可也。古人之論學也。必有其實。非如後世不求其實。而空論其名也。古人論學。其言不一。然其大本專在性情心三者。故宋儒亦已致工夫久矣。其言曰。心者性之郛郭。又曰心統性情。曰性卽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情者性之動也。其目則喜怒哀樂愛惡欲。又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都是情。是皆其所指。雖不甚相遠。而心性情三者。判然爲別矣。予取此說以質之於孟子。其義不同也。孟子答性善之問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如此則性情二者固相混矣。而其下承之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心亦無別矣。且夫惻隱羞惡所謂情也。當曰惻隱之情羞惡之情。而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則情心之別亦已蔑矣。固非如註家之說。判然有區別也。於是自謂。聖賢之教。必務其實。苟得其實。則假使未辨其名。亦無傷爲有德之人也。然而語

而不詳。擇而不精。亦非善學者。其善學者。當求在我者。
固不可以外求也。夫憮然而喜。勃然而怒。愀然而哀。釋
然而樂。愛其可愛。惡其可惡。欲其可欲。此七者我皆有
之。然而欲別求所謂心者。則無形可見。無迹可尋。於
是果知其未始有心情之差也。惕然而惻隱。赧然而羞
惡。遙遙然而辭讓。的然而是非。此四者我固有之。外此而
別求所謂性者。亦無形狀之可見。於是復知其未始有
性情之異也。孟子答性善之問。以情善。則豈外情而別
論性者也哉。惻隱羞惡謂之心。則亦豈外心而別說情
者哉。若註家之說。則以仁義爲性。爲理。以惻隱羞惡

爲用。其意以謂炎上火之用而非其性。潤下水之
用而非其性。炎上潤下之所以然是性。然而火之炎上
也可見。水之潤下也可睹。而至于其所以然。口可言而
目不可見。且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
乃惻也。然而已發之情可見。而未發之性不可見。統斯
二者而謂之心。則吾未知心之所妥帖也。宋儒以性情
心判然爲三。而其實可見者。唯情而已。心與性皆爲虛
名。非止與孟子之旨背馳。徹上徹下之人心。實不相合矣。蓋孟
子所謂性善也者。乃謂情善。卽是四端之心也。吾故曰。
性也情也心也本一物。豈容有二三。然則其所以異其

名者何哉。是因其所指之處。而少不同耳。性者生也。四
端之心。與生俱生也。情者實也。心者體中之名也。凡皆
心也。自其不假人爲而謂之性。（觀天命之謂性。父子之親天性也之類。而可見。）自其情
實無僞而謂之情。（觀此豈人之情也哉。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之類。而可見。）自其以思爲職
而謂之心。（觀心之官則思。及以心爲大體。耳目爲小體之類。而可見。）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
其孰爲心孰爲性爲情。何不思之甚也。予作之解。亦不
得已也。學者由是而求焉。則聖賢之旨。將煥然復明矣。
然空論虛說。捉風摸影。而非一一精體實踐。則亦訓詁
之學也。故曰學墮于訓詁。而聖賢之學荒矣。

天民先生遺稿跋

自宋儒性理之學興而後之說仁義者皆莫不宗焉近來仁齋氏稍知疑其非然其說亦反以仁義爲外而大異于古人之學　先生於是沈潛反覆繹思其眞發明孔孟立言之旨而辨別後世紛紛之惑矣嘗答門人書云復家兄書吐露所見傾廩倒囷無復遺餘矣大凡欲究仁義之說須於此求焉耳　先生之學擴充爲本經濟爲務樂堯舜文武之道講稷契周呂之業竊以聖賢自期望而羞比於儒林之人平居教學者以熟讀語孟尙書要見其大意得其機括其梗槩觀松山陪語孟子未就訂正　先生歿後門人相與校讎裁定唯期無失先生之本旨而已子嘗輯錄此篇名以遺稿欲鍰諸梓以公于世而未果近　先生兄誠所氏著述天民遺言疑語孟字義雜載遺稿於其間而刻之予觀夫二書頗出于門人之說話而誤傳　先生之意者亦不少矣獨此篇則　先生手澤之所存讀者精思於此庶知其旨意之所在矣

享保八年歲次癸卯夏五月朔門人渡邊毅謹識

條答而可知矣性情疑六條性情心解一篇曩時起稿未就訂正　先生歿後門人相與校讎裁定唯期無失先生之本旨而已子嘗輯錄此篇名以遺稿欲鍰諸梓以公于世而未果近　先生兄誠所氏著述天民遺言疑語孟字義雜載遺稿於其間而刻之予觀夫二書頗出于門人之說話而誤傳　先生之意者亦不少矣獨此篇則　先生手澤之所存讀者精思於此庶知其旨意之所在矣

享保八年歲次癸卯夏五月朔門人渡邊毅謹識

附

天民先生幷河君墓表

自孟子歿以來學術遂爲天下裂有學一先生之言暧昧姝姝不復廣求者有黨枯竹護朽骨專其所學嘗其所異者或騖于深玄高妙之域或局于訓詁講說之末皆不足以發明聖經而見諸事業也　先生乎千載之後卓然不羣於好惡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參觀徧考公而且博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於是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　先生諱亮字簡亮其先丹州之桑田人也

天資聰明寬洪容物志氣豪邁果毅有謀其接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平居講究經世之大體討論致治之要道皆原之於語孟與尙書以發露聖人之大業大法　先生初學於仁齋盡究其說然若仁義性情之解不能無所疑於是奮然發憤日夜研究欲自得孔孟之正旨察之應事接物之際觀之起居語默之時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就實商量始得其眞其言曰四端之心卽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卽四端非四端之外別有仁義自其與生俱生而言之則謂之性自其情實無僞而言之則謂之情自其以思爲職而言

之則謂之心。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爲心孰爲性爲情。何不思之甚也。其說簡易直截。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享保三年戊戌四月八日疾卒。享年四十。葬于洛東歌中山之陽。會葬之人皆揮淚曰。自　先生亡。使吾無所倚賴。而生以爲恨。嗚呼　先生自幼居洛。及壯丁考儉齋妣永田氏之憂。服喪通六年。故未求仕。家貧財匱。非有恩威賑濟以親其人。苟不忠實篤行之至。安能使人如此哉。嘗語門人曰。凡天下之事。皆以名責實。故名不可不愼。吾雖講經典。而不欲得村夫子之稱。若揭名榜。吾謂天民者乎。所謂達可行於天下之意也。故門人相與私謚曰天民先生。尊信其學。慕尚其志者。恨惜其不幸早世。而不能見之事業。乃作石以表其墓。

門人　渡邊　毅謹譔

平巖春貞氏有疾擾簣。語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雜以莠稗。飽者不食焉。語孟字義之書者。意之美者也。粃以支離。君子不取焉。惜哉。間嘗竊欲因天民先生之意。而作爲疑語孟字義。芾其莠稗。祛其支離。純之熟之。以成其美之實。僅艸一二條。不幸爲二豎所苦。想必不起。恨是書之不就。志願不遂。吾死吾子必成焉。對曰。才力淺短。未嫻文辭。且予之弟兄。索居三十年。予得亮之學於緘翰之中。纔窺其藩籬。而未達堂奧。烏得勝所屬耶。請擇其人。曰。辭不欲工。以理爲主。文欲適用。非務新奇。

唯當舉吾子之所疑。以述吾子之所信爾。何以辭之爲。曰。予壯時厭宋儒之學。更趨于仁齋先生之門。今特不認背于舊師。而辨其是非也。且亮之晚年。學明德成。固爲衆之所推。以予實寡昧。難兄之質。妄爲之書。恐不免宋呆所謂不善學柳下惠之誚也。曰。無傷也。吾緘聞之於叔父信齋矣。一日信齋與天民共訪仁齋之書窓。談及性理。天民質以其所見心性情三名唯一之旨。問答數四。而仁齋默然。稍久而歎曰。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不能與於此矣。吾子誠間出之才也。吾嘗改字義耳。由此觀之。則今行于世字義之書。多仁齋中年未定之論。而非晚歲既悟之說也。曰。仁齋嘗稱亮以命世之士。予亦與東涯子得共聞之。於其悔悟舊見者。未之有聞也。曰。信齋天質剛直之人也。汗而不至欺我。吾子請勿疑。且孔子曰。當仁不讓師。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道本無二致。眞妄必有指歸。心自有權度。是非豈無稱量。孔孟之道。天下之公道也。孔孟之學。天下之公學也。非仁齋天民之可得而私也。公言之而已矣。天民之言果有墮乎妄。而相悖於孔孟之學。則攘蕩其妄。而顯明其眞者。以爲天民之師友。仁齋之說。苟有近于非而不合鄒魯之道。則辨斥其非。以導達其是者。以爲仁齋之忠臣。而今不於其可疑而論之。不於其可信而著之者。重於背字義。而輕於叛語孟。長於私師門。而短於覺後進。就如仁齋嘗師尚程子。尊信朱子。亦已久矣。至其不得於心之後。慮誤後進之日。痛排深辨。不遺餘力。亦不得已也。如吾子之所病。徒兒女子之所悅。而丈夫不取焉。使仁齋聞之。豈所望乎吾子哉。況於仁齋晚年自咎極艾。以舊見爲誤。思念改正。而未及創焉。而後之門人專挾勝心。附以己見。與仁齋晚年之意。猶有大相繆戾者耶。昔者李讜辨斥師長之惑。明經義。導諸生。如以此爲不弟。則夏后不順前人之欲。抑洪水拯生民。亦以

爲不孝乎。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吾子今除蔓草於塞道。廓狂瀾乎襄陵。亦可謂忠于仁膏功于後學者也。豈敢畏人之多言哉。亡何春貞氏易簀。於是與二三同志。往復討論。續以狗尾。予亦不得已也。然天下之言學也。不歸于朱則歸于陸。出陸則入于禪。各以子車氏之殺爲悅。以鉏商之獲爲不祥。立義之難。從古皆然。況於今世。其孰肯諒之乎。雖以此獲譏笑於四方。吾無辭焉爾矣。享保庚子四月甲辰。丹州幷河永序。

近州 平巖善春貞甫著
丹州 幷河永崇永父校

天道

字義曰。陰陽固非道。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便是道。聖人之所以垂訓者。不在講天之所以爲天之道。而在脩人之所以爲人之道而已矣。故語孟二書。專說仁義。而未嘗有一言之及于陰陽者也。何耶。以天道之於陰陽遠而不測。人道之於仁義近而易知也。夫誠者天之道也。子思孟子之言。至矣盡矣。蓋非爲天

道之說。而爲人道之誠。其身而言焉耳。字義不知用力於此。而以夫所謂非孔子作之十翼爲言。不亦惑乎。姑就其言論之。曰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陰陽便是天道。剛柔便是地道。猶仁義便是人道。而不可謂添得往來不已四字。而後是人道也。其理尤分明矣。夫天地覆載。萬品流形。風雨霜雪。亦無非天道也。豈可謂陰陽固非道乎。若傳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者。其立言之意。夐然別矣。

天道。有流行。有對待。

此原乎蔡季通理有流行有對待之語。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以流行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以對待言。其實一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以流行言。蓋兩儀交感天道亨。山川峙流地道定。仁義相施人道成。所謂通行是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以對待言。蓋陰陽天之所固有。剛柔地之所固有。仁義人之所固有。則又可謂之固有之道。道猶途也。由固有而有通行之名。是猶深山幽谷。嶮岨絕壁。固無路之可通。則人之往來亦無焉不可。偏泥于往來之義矣。

何以謂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耶。此不可以空言曉。請以譬喻明之。今若以版六片相合作匣。密以蓋加其上。則自有氣盈于其內。有氣盈于其內。則自生白醭。既生白醭。則又自生蛀蟫。此自然之理也。蓋天地一大匣也。陰陽匣中之氣也。萬物白醭蛀蟫也。是氣也無所從而生。亦無所從而來。有匣則有氣。無匣則無氣。故知天地之間只是此一元氣而已矣。可見非有理而後生斯氣。所謂理者反是氣中之條理而已。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而再求夫所以爲陰陽之本焉。則不能不

必歸之於理。此常識之所以必至於此。不能不生意見。而宋儒之所以有無極太極之論也。苟以前譬喩見之。則其理彰然明甚矣。

字義天道天命之數條。特由此一條而立言。其意以爲發明道體之蘊奧。足以壓倒宋儒太極之說。然宋儒有理而後有氣。及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等說。釋氏所謂因緣和合是也。字義天地一大匝之譬。所謂四大假合是也。皆非進德脩業之學。濟世利民之事。不急之論。措之而可也。或問。舍天道天命之說。而更復以何理爲道教之根原。曰。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實道教之根原。而不可以他求者也。

字義所謂。一大匝之言。與夫所謂臆度之見。而畫蛇添足。頭上安頭者。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今日之天地。卽萬古之天地。萬古之天地。卽今日之天地。何有始終。何有開闢。此論可以破千古之惑。但可與達者道。不可與癡人道。或謂。既不可謂天地有始終開闢。曰。既不可謂天地有始終開闢。則固不可謂無始終開闢。然於其窮際。則雖聖人不能知之。況學者乎。故存而不議之爲妙矣。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周之確言。最可以破千古之惑而已矣。字義曰。萬古之天地。卽今日之天地。何有始終。何有開闢。此論可以破千古之惑。但可與執滯於無始終開闢。而未能超乎有無之外。惜哉。所以遺存論之妙而有一大匝之說也。

蓋天地之間。四方上下。渾渾淪淪。充塞通徹。無內無外。莫非斯善。

此一節。本乎薛敬軒。上下四方。理氣充塞。無窮盡。無方體之語。然第一條曰。陰陽固非道。今曰斯善。上下充塞。內外通徹。則以陰陽爲在天地之外者乎。果不能黜之於天地之外。則陰陽卽斯善。斯善卽陰陽。當知陰陽便是道矣。若曰陰陽氣也。善理也。則宋儒理氣之說。而仁齋所痛拒而不取也。何其前後混惑如此。

苟以不善在於天地之間者。猶以山草植之于水澤之中。以水族留之于山岡之上。則不能一日得遂其性也必矣。夫人不能一日有以不善立于天地之間。亦猶如是。

此一節。本乎禮記。可謂能述聖賢之旨也。

蓋以有心見天。則流于災異。若漢儒災異之學是也。

詩書六經無一以無心說天者。夫子曰。知我者其天

乎。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書曰。簡在帝心。詩曰。上天甚蹈。則天之有心固無疑焉。若漢儒災異。六天。釋氏三十三天。道家三十六天之說。獨漢儒之陋見耳。寧可復罪聖賢之言哉。

以無心見天。則陷于虛無。若宋儒天卽理也之說是也。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朱子論仁本乎此。則宋儒不以無心見天也。太甚分曉。朱子曰。天卽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則與字義所謂天地之間。莫非斯善。善則順。惡則逆之說。亦何其意之異之有。且曰理字與道字相近。則其於

善字。亦不相遠。若必論之而不止。則不如以誠字立言之的實矣。蓋孔孟之說天也。皆就人事上而言耳。非若宋儒字義所謂天地之間。四方上下。無內無外。莫非斯善之泛然不可把捉也。

學者苟恐懼脩省。以直道自盡。無有一毫邪曲。而後當自識之。非可言語喻也。

天命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是天命二字正訓也。蓋天者專出於自然。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命者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所能及也。

命雖出於天之無爲。實顯於人爲之後。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就全體而言。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就一事而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對擧而互見也。非天與命自有別也。語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是皆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夫子謂之命。孟子謂之天。非獨孟子謂之天。夫子亦或係之天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是也。冉牛之病曰。命矣夫。顏淵之死曰。天喪予。其或曰命。或曰天。其言雖異。其意則一也。或問。書曰。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又云。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皆以國家之存亡。爲由人事者何也。曰。天降喪亂。所謂命

變其說曰。非可言語喻也。則牛上落下。其不自知相爲矛楯何也。

也。然皆出于時君輔相。居其位。尸其事者之所爲也。故賢士太夫。不委之於天。而必責之於人。譬猶看視戚之病。雖不治之症。必旁求良醫。訪詢奇方。藥餌鍼灸。保護救濟。盡其心力。而欲一日得其蘇息以永其命者。人之常情也。豈忍任之於命而坐視其死耶。雖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之謂也。

天猶君主。命猶其命令。天者命之所由出。命者天之所出。故命比於天稍輕。

君者出令者也。令者出於君者也。畏其命令。卽畏君主也。其曰命比於天稍輕。蓋天民遺言下 八 崇文院

非也夫。

經書所連用天命二字。有以天與命並言者。有以天之所命言者。其以天與命竝言之命。卽性命之命。意重。若已者。以主宰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流行言。故以無所謂五十知天命。及死生有命。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類是也。其以天之所命言者。卽與字之意。猶孟子所謂。此天之所予我者之予字。意輕。

經書所出天命二字。或連言者。或竝言者。或單言者。皆由上下之語脈耳。亦非天與命自有別也。譬猶畔逆之跡。而後律其罪之輕重耳。況以一命字。容妄說輕重哉。以先儒之言。有理命氣命之別。字義更立。盧宇實字之異矣。大凡仁齋說性。以大鑒於子思子天命之謂性之意。故今於命字。始爲其地。程子亦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皆指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而言。所謂命者。乃謂上天監臨人之善惡淑慝。而降吉凶禍福。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意蓋謂天命之自天申之。卽畏君之命。於穆不已者。以主宰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流行言。故以無主宰流行之別。斥程朱之說。然豈主宰自主宰。流行自流行耶。字義既曰。雖若有主宰流行二端。其實一理也。今復辨程朱混而一之之言。則與其實一理也之說。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分析太過。猥陋碎瑣。未能斷章取義。求立言之本旨。而眩惑於末說者也。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此以蒼蒼之天。猶且爲主

宰。況可謂維天之命之詩。本無流行之意乎。所謂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爾。

聖人既曰天道。又曰天命。所指各殊。學者當就其言各理會。聖人立言之本旨。蓋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謂天道。吉凶禍福。不招自至。之謂命。理自分曉。宋儒不察。混而一之。鑿于聖經特甚矣。

至誠謂之天道。書曰。天道福善殃淫。是也。自然謂之天命。言吉凶禍福莫之致而至者也。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蓋天道以其常而言。天命兼其變而言。字義以一陰一陽往來不已爲天道。是拘泥於解

道字爲往來不已之義。故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詩人謂之天之命。子思以謂天之所以爲天也。則又當知非天道天命判然有別矣。字義不察。反以宋儒爲鑒。于聖經者尤非也。蓋字義解天道福善殃淫之語。以謂福善殃淫命也。其主宰之謂天。其流行之謂道。剖析分疏。雖若精密。反失本旨。亦已多矣。所謂錙錙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之謂也。

何謂知命。安而已矣。何謂安。不疑而已矣。又曰。伊川云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此看命字甚淺。

吾未知信與不疑。何差爽之所在也。但言有詳略耳。蓋知天命之工夫。非可討求之於陰陽流行之高遠。又非可搜索善於四方上下之冥茫。唯在于學者盡其心。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耳。故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也。

朱註又有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之說。夫所貴乎學者。以其致知崇德。而能變氣質也。倘果若其說。則智愚賢不肖貧富夭壽。皆一定於受生之初。而學問修爲。皆無益於已。聖人之教。亦徒爲虛設。弗思之甚也。

此以言辭上耳。而不察其意也。朱子曰。窮理盡性。則

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橫遏曰。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要之此亦有變。但大槩如此。所謂莫非命也。是也。由是觀之。則其意之所在。亦可知矣。如以辭而已。則字義性解曰。性生也。人與物生而無加損也。此亦可謂智愚賢不肖剛柔一定乎其所生。而習慣培養皆無益於已矣。然以字義論學之言觀之。則此又寧其本旨之意。又有且字義曰。既謂之命。則有不可不順受之意。又有既定而不可逃之意。則非今所能移而何哉。傳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

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其此之謂乎。○或問天道天命之說。天民先生曰。自期年五六十而後。乃以告之未遲也。他日吾子若有所見得。復以語我。故二三門人未聞其說。今姑書所疑。以託諸同志。

天民遺言 附疑語孟字義中

丹州 幷河永崇永父著

道

譬諸扇。其生風是扇之道。紙骨之類是器。猶言炎上是火之道。潤下是水之道也。

炎上是火之道。潤下是水之道。仁義是人之道。而炎上火之所有。潤下水之所有。仁義人之所有也。字義曰。仁義禮智四者。非一人之所有。則火外求炎上。水外求潤下。人外求仁義。豈理也哉。

理

理字與道字相近。道以往來言。理以條理言。

朱子曰。道訓路。大概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北溪陳氏曰。道與理大概只是一件物。道是統名。理是細目。

以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之言觀之。則見理義兩者本自天下之至理。而以吾心即仁義之良心。故理也義也。皆與吾心相適。

仁齋先生嘗每論仁義。取此芻豢之譬。以謂四端在我。仁義在天下。猶口腹在我。芻豢在天下。此又以比

譬之言。直爲實語之謬也。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倘若字義之言。則以爲忠信篤敬成形乎外。與衰布縗於左衽。馬首列於衡軛。無異乎古云聲色溺人。非眞溺以水也。旦晝之梏。非眞梏以刑也。學者宜莫認指爲月焉。遺稿曰。字義之學。只是貪著訓詁。未暇究察。一生精神。專用在故册子上。究竟一無實處。只管說仁說義。未曾知仁義。終身說誠。未曾知誠。蓋觀孟子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之言。則當知義之果不在外而不有斯義矣。

德

謂之德。則仁義禮智之理備。而其用未著。既謂之仁義禮智。則各見於事。而有迹之可見。

倘若此言。則德體也。未發也。仁義禮智用也。已發也。與所謂不可以體用說聖人之學者相反。

若以德爲得之義。則德是待修爲而後有。豈足盡本然之德哉。語曰。據於德。中庸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是等德字。皆有道字之意。便指仁義禮智之德而言。觀其據字入字。可見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夫有一物而後謂之知。又謂之好。若宋儒之所謂。則知好二字。意義不通。

德者得也。仁義禮智是也。仁義禮智者。四端之心是也。四端之心。我固有之。非止待修爲而後有也。夫滔滔襄陵之水。謂之洪水。行潦一勺之水。亦謂之水。巍巍準天之德。謂之大德。不忍一牛之心。亦謂之德。斯德便是人人本然有得於身者。則可謂有一物。故守之不失。謂之據。存此不放。謂之入。又可謂知。可謂好。觀語曰天生德於予。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矣之類。好之字。意義不通。在乎宋儒耶。在乎字義耶。

聖賢之教人。皆因時稱而立言。不異于世俗以自爲之說也。詩書不連言中庸二字。至于夫子子思言之。中庸不言氣。孟子言浩然之氣。豈爲無益於世教哉。老佛之書。亦多言德。豈可以爲美哉。但不在論言之新故。而在論理之當否而已。況於若心字。未嘗不言者哉。

若心本清濁相雜。

此殆性善惡混之說。

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曰。有恒產則有恒心。無恒產因無恒心。曰仁曰矩曰恒是德。心則在處之如何耳。是聖人之所以言德而不言心也。而後儒見心而不見德。故以心爲重。而一生功夫。總歸之於此。所以學問枯燥。

孟子曰恒心。蓋人心之良。是其恒也。若夫爲不善。爲梏亡所使。而放失其心之恒者也。水之就下。是其常也。若在山過顙。爲搏激所使。而喪亡其性之恒者也。

恒心二字。意本連屬。字義强分爲兩事。以恒爲德。以心爲清濁相雜者。大鑑乎孟子之本旨。全歸于楊子之舊窠。曰仁曰矩者。皆不從天而降。亦不從地而生。唯從人心而出。則是心卽是德。德與心未嘗有二也。故子思子曰。尊德性。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則前賢之所既已貴重。而非後儒創爲其說也。

仁義禮智

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充實通徹。無所不至。之謂仁。爲其所當爲。而不爲其所不當爲。之謂義。尊卑上下等威。分明不少踰越。之謂禮。天下之理。曉然洞徹。無所疑惑。之謂智。天下之善難衆。天下之理難多。然仁義禮智爲之綱領。而萬善莫不自總括於其中。故聖人以是四者。爲道德之本體。而教學者由此而修之也。

四端之心。道德之本體。而學者之所當擴充之也。字義所云四者。道德之標準。而君子之所立志於此也。字義輕忽蔑視四端之心。以爲非仁義。故不知其爲本體也。宜哉。夫慈愛之德。遠近內外。無所不至。是博施濟衆之極也。必教學者由是而修之。則遠而難從矣。故夫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是所以近而易入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今反以自己固有四端之心。爲非道德之本體。而更求所謂仁義於天下者。殊異乎聖賢之教誨矣。

程朱諸家。所以不免於仁義禮智之理有差者。蓋爲不知原之孟子。而徒就論語言詞上。理會仁義禮智之理爲耳。

遺稿曰。字義駁宋儒者。不爲無其理。而至乎其所自爲說。又有專靠言詞上。而悖孟子之旨者。怪哉。

謂達之於其所忍所爲。而後能爲仁爲義。則見四端之

心。是我生之所有。而仁義禮智。卽其所擴充而成也。
孟子之意。所不忍不爲之心。固有之仁義。達之於其所忍所爲。擴充之仁義。所謂擴充者。亦無他擧。是心而加于彼耳。初非有二也。宇義但知擴充所成之仁義。而不知其所不忍不爲之心。卽固有之仁義也。知焰焰燎原之爲火。而不知星星之火固是火也。知滔滔襄陵之爲水。而不知涓涓之泉固是水也。嗚呼。仁義禮智四者。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道德者以徧達於天下而言。非一人之所有也。性者以專有於己而言。非天下之所該也。此性與道德之辨也。

遺棄曰。仁齋先生一生工夫。總歸乎此三言。其書數千言。數演是三言。而大訣後學者。蓋道外無性。性外無道。故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尊德性。則道德非性而何也。仁義禮智者。四端之心是也。此心與生俱生之謂性。故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則非一人之所有而何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是性。故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則非天下之所該而何也。宇義所謂。蒼蒼參天之松。森森蔽日之栢。雖寸苗之微。萌蘖之生。松是不謂之松而可也哉。栢是不謂之栢而可也哉。四端之心。雖因其事有大小之異。皆是不謂之仁義而可也哉。凡聖賢千言萬語皆一本。而字義二本故也。且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以爲屬仁義。況於以仁義禮智四者。爲總在外乎。烏可置之勿論哉。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孟子曰。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仁義爲道德之名。彰彰矣。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陰陽天之所固有。剛柔地之所固有。仁義人性之所固有。而爲道德之名。固彰彰矣。知之達。謂通天下之所德。則德不在彼之德。而在我德之之心。是德之非外也明矣。言飽乎仁義也。蓋謂樂道好德。仁義之行。快足於心之意。而非謂道德仁義之在乎天下。猶如肉之陳俎。酒之滿樽。而以手取物。以舌取味。必有得於外。然後爲得也。蓋若德教溢乎四海。禮典流乎萬世。雖似所謂在外。顧揣其本。則皆出于先王一心之經綸也。多少分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凡天下之事。感與應耳。感應無二。在彼謂之感。在我謂之應。其名雖異。其實一也。此無內外之辨也。

自漢唐諸儒至於宋濂溪先生皆以仁義禮智爲德而未嘗有異議至於伊川始以仁義禮智爲性之名白虎通之書東漢諸儒所共議定天下之公論而非一家之私言也其言曰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五常者何也謂仁義禮智信也唐之韓文公原性曰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李翺復性書亦善述其意故鄭景望曰李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其復性書一篇足以蔽韓子一代之文章由是觀之則自六經以降於以仁義禮智爲性之名無復異論矣仁齋先生之學之博無書不讀而今其言

如此所以不免致疑也

蓋觀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及仁義禮智根於心之語以爲仁義禮智是性而不再推到孟子之意所在殊不知其所謂固有云者固與謂之性自不同

聖賢之言皆易直質實豈可待再推而後爲分明哉字義遷就聖賢言語回護自己意見者於此可見矣

蓋孟子之意以爲人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四者人之性而善者也而仁義禮智天下之德而善之至極者也

字義以四端仁義析而爲二以單善者屬之於人性善之至極者屬之於天下夫制雖有大小其爲履一也量雖有多寡其爲穀一也獨至極二字何足以爲別耶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如字義徒識官庫錢之爲錢而不知在紙裏中亦是爲錢也徒識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爲仁義而不識不忍觳觫之一牛不受嗟來之一飯亦是爲仁義亦可怪哉

蓋人之性不善則欲成仁義禮智之德而不得唯其善故得能成仁義禮智之德故謂仁義即吾性可也謂吾性即仁義可也但以仁義爲性中之名則不可也所謂固有者意蓋如此其理甚微所謂毫釐千里之差實在於此學者不可不反復體察焉而其所謂根於心者本非己之眞有也王者之行政也非唯外由仁義而行實根柢於中心而無往而不在仁義禮智故曰根於心其義豈不明哉

倘使固有二字之義果如字義之說則孟子不欲以易簡平正之言開示當時之學者而更欲爲雜三足戴三耳之說待再推補出於數千載之後而其義之

明白也。豈有是理哉。其所謂根於心者。本對霸而言。及童子問論性道教。皆是鑿空解文。牽合成義。遷就之言。周遮之論。與子思孟子之旨。何啻千里。

聖賢論仁義禮智之德。有自本體而言者。有自修爲而言者。其自本體而言者。若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及論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及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及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等語。皆是也。其自修爲而言者。若四端之章。及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等語是也。四端之心。乃是本體。學問思辨。總是修爲。字義以仁

義禮智。在於天下道德之名。而非人之性而立言。故引夫子斯仁至矣之語以實其言。以謂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則仁自外而至耳。是亦似不可謂無其理。然而未識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孟子首曰。天之尊爵也。此專以天之所與我者而言。則可見安宅正路亦必求在我者耳。又曰。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則居仁由義。亦當無復所疑焉。觀君子不仁非禮之事不能爲心。則以仁禮存心之義。亦可見矣。其以禮制心等語。皆求其放心之意。而非外鑠之謂也明矣。苟滯泥乎訓詁。坦然之理。反成窒礙爾。

仁義二者。實道德之大端。萬善之總腦。智禮二者。皆從此而出。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二者相須相濟。而後人道得全。故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生也。孟子亦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其理尤分明矣。而宋儒專謂仁之一事。實兼義禮智三者。其言終爲定說。而學者莫能識其說之誤。孔孟也。自今以往。學者只當按孟子及易中庸之旨。爲之準則而可。

字義。智禮二者。從仁義而出之說。本是中庸孟子之

成語。而其理尤分明矣。然古人之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觀論語以智仁並稱。中庸以智仁勇並言。孟子專以仁義禮智並稱。而可見矣。且宰我問仁。子答門人問仁。多舉道德之旨。又曰。德者仁之總名。則與宋儒仁之一事。兼義禮智之說。實相爲表裏。無復所容異議。若以宋儒之言。爲謬孔孟也。則夫子說仁。多舉道德之旨。亦以爲謬子思孟子乎。字義按中庸孟子之言。爲之準則。則宋儒亦以論語夫子之旨。爲之準則。豈不可哉。夫德之名稱。雖各一定不可易。而相兼相通者亦已多矣。豈若宗廟之禮。朝

廷之班。貴賤之辨。長幼之序。夫。分限嚴密而不可踰越。
宋儒以仁爲性。予深以爲害于道。
以仁義爲非性者。古來荀子一人而已也。故其非二
子之言曰。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是也。非至乎宋始爲
有之。
心
心者人之所思慮運用。本非貴亦非賤。凡有情之類皆
此言畢竟落在乎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蓋水波
一也。善觀水者。必觀其瀾。心性一也。善談性者。必談
其心。故孟子道性善也。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義也。是也。火必有光。心必有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
是也。書曰。克念作聖。詩云。思無邪。其貴思亦尙矣。孟
子明曰。仁人之心也。又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夫詩書六藝。皆是莫不以心爲貴者。天地之性人爲
貴者。以人固自有此心之貴。物無得而加焉爾矣。字
義心本非貴之言。未知何之由也。且夫人心與獸心
相去之遠。不可同日而語也。凡有情之類。豈得能具
人心哉。孟子嘗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與。此之謂也。
聖人貴德而不貴心。
貴德所以貴心也。無物不貫於心。無德不由於心也。
字義析德與心而爲二。以德屬天下。以心屬自己。殊

不知心外無德。德外無心。聖賢垂法萬世者。豈有出乎心外者也哉。且其言曰。論語中說心者。纔三言而已。然皆不以心爲緊要。未加深考耳。

至孟子多說心。然亦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不特說心。曰本心。曰存心。是也。

心本無有不善。其爲不善者。由陷溺梏亡而喪其恒常爾。如不以心爲貴。則孟子何以專立操存求放之教哉。故曰仁人心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人皆有之。豈可謂不貴哉。其謂孟子不特說心者。嗚呼是何言也。

橫渠曰。心統性情。非也。孟子曰。存心養性。又曰。動心忍性。以此觀之。心自是心。性自是性。所指各殊。若以心爲統性情。則單言心而可。既言存心。而又言養性。則其言豈非贅乎。

若以此言推之。則雖夫子亦將不免其疵議。何也。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則夫子單言德而可也。既言據於德。而又言依於仁。則其言亦豈非贅乎。然聖人之言。固不可以侮。則橫渠心統性情之言。亦不可以爲非也。蓋宋儒不知心性情三名一物。而以謂未發是性。已發是情。以心統之。猶仁與芽。常寄寓在一穀種

中。則不可也。

而偏言養性。而遺情字。則其言亦偏矣。

孔門諸子。多問仁而遺義。中庸言智仁勇而遺義禮。孟子自竝言詖淫邪遁四者。而或擧三者遺遁辭。或稱放淫辭。則邪說者不得作。亦皆可以其言爲偏耶。

夫言如此。學者不可執一矣。

論心者。當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本。夫人之有是心也。猶有源之水。有根之草本。生稟具足。隨觸而動。愈出愈不竭。愈用愈不盡。是則心之本體。豈有實於此者乎。今乃以心爲虛者。皆佛老之緒餘。而與聖人之道。不止薰蕕。學之不講。一至於此。可懼也夫。

此一節。可謂能得孟子之旨。而曰是則心之本體。豈有實於此者乎。則天下無實於此心之實者。與前所謂本非實者。頗似相爲矛楯。

孟子之論心。每以流水葫蘆爲比。而未嘗以明鏡止水爲譬。何者可以生物比生物。而不可以死物喻生物也。

宋儒明鏡止水之喻。固非孟子論心之本旨也。然古人取譬之言。其意達而已。不可如是區區拘泥也。觀

易象詩比而可見矣。

蓋孟子之學。本無未發已發之說。今若從宋儒之說。分未發已發而言之。則性既屬未發。而無善惡之可言。猶水之在於地中。則無上下之可言。今觀謂之就下也。則其就氣質而言之明矣。

仁義禮智條下亦曰。若從宋儒之旨論之。則性爲未發。情爲已發。仁之存於未發之中。猶水之在于地中。則不可施澄治之功。纔在發用上。而於其本體。則無奈之何。蓋宋儒未知性情心三名一物。而以性爲未發爲理。情爲已發爲用。是以後之學者。一生之功夫。盡圍于其中。而終遺棄進德修業之先務。

疎外濟世利民之實用。元明諸儒之間。不悅其旨而異論亦多矣。然未有明辨如此者也。薛敬軒曰。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辨其非。然在戰國之時言之。視縱橫之徒爲近醇。字義性與道德之辨。固非孔孟之旨。然不滯於宋儒性理之學。而其辨未發已發之說如此。視碌碌之徒。可謂豪傑之士也。

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其意以爲。鷄犬之無知。固不可告之以善。若人之情雖若盜賊之至不仁。然譬之則悅。毀之則怒。知善善而惡惡。則足與爲善。是乃吾所謂善者也。非謂天下之性盡一而無惡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蓋言人之質性雖有萬不同。皆近而不遠也。以其未始有惡也。若夫爲不善也。習氣使之相遠也。可見性無有不善矣。孟子之意。亦以爲天下之性。盡一于善而無惡也。若夫爲不善也。皆出于陷溺梏亡二者之所爲。而非才之罪也。固非就盜賊不仁心想之中。而擧其善之一邊而示之也。觀水就下之言。而可見矣。今曰吾所謂善者也。非謂天下之性盡一而無惡也。則公都子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宋儒所謂性善云者。畢竟落于無善無不善之說。字義斥先儒之說之非者。可謂明白也。而至自爲說。畢竟同墮在乎無善無不善之旨也。由其不知性情心本一物。而惻隱羞惡便是仁義也。蓋人性之不一。雖固有清濁之異。其善則一也。人心之不同。雖如其面之各殊。其善則一也。人情之厚薄。雖如萬物之不齊。其善則一也。惻隱羞惡是情也。孟子謂之心。故遺稿曰。孟子道性善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其下繼之曰。惻隱之心仁也。是性也。孟子謂之心。故遺稿曰。孟子道性善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其下繼之曰。惻隱之心仁也。可見性情心三名唯一。而非如字義所謂性自是性。

情自是情。心自是心也。然則孟子以存心養性連稱何哉。由其所遇之處。而其目有小異。自其稟於天不一。假人爲。而謂之性。自其委實無僞。而謂之情。自其以思爲職。而謂之心耳。字義之言曰。仁義禮智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也。則不知仁義便是性也。又曰。心本非貴亦非賤。則擧竟落在于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以人心之所同謂之情。則與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及萬物之情。相爲燕越。

人之性有剛柔善惡之不同。夫人能識之。不待賢者而後知焉。若揚之善惡混。韓之有三品之說。是也。然非究

而論之者。雖盜賊之至不仁。然乍見孺子之將入于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性之善。豈能然乎。是孟子論性善之本原也。

孟子道性善也。蓋謂未嘗有惡也。故論其常亦只是善。論其極亦只是善。字義以謂。若揚之善惡混。韓之有三品之說。論其常者也。孟子性善之言。論其極者也。此又調停之言。而都無下落。固非孟子之旨矣。夫性一也。今立常論極論之別。而厭宋儒氣質本然之說。眞可謂同浴而笑裸體者矣。○或有問於予曰。天民先生不答於天道天命之問。何也。予應之曰。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以子貢之聰明高識。尙曰不可得而聞也。則其餘七十子雖與四科之目者。如未及子貢。或不得聞也必矣。然學者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四者。有一能之。則雖未能達天道隱微之理。而進可以獨善其身。而爲人之責塞。學問之實得矣。後之學者。初披卷讀書。則其所講求。不以性命之理。則必以天道之說。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使人凌躐高遠。長浮虛之習。聖人之學。徒爲虛說空論。而無

益乎日用彝倫之實者。坐此故也。曰。然則至於性與天道。學者不論爲可乎。曰。有可以不論者。有不可以不論者。好論天命者。此虛實之分也。何謂可以不論者。好論天命者。多流于卜相。若無極太極天地開闢之說是也。專論性理者。必溺乎老佛。若默坐澄心見性了心之說是也。是皆高遠難知。空虛難憑。雖有所未能通曉。不足以爲重輕。以其無益于經世之業。不切乎行事之實也。何謂不可以不論者。若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是也。古之學者。其所詣既深。則仰之愈高。其自得於己。則言之愈謙。

實知義理之無窮盡也。子貢之所謂不可得而聞也。是也。蓋夫子之言。苟非子夏之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必子思孟子之所傳。亦將雖不中不遠矣。曰。誠者天之道也。及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則書之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詩之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亦皆不過曰誠而已矣。然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積善之家。不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亦有幸而免其殃。若顏子不幸短命。盜跖富有壽考之類。世亦不少矣。是以子夏哭子。伯道無嗣。或未能絕無尤怨之心也。所以非務求天爵而不願人爵者。不

得聞也。夫孔孟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夫子曰。性相近也。以示習相遠之跡也。孟子道性善也。言必稱堯舜。以實之是也。孟子之時。世衰道微。異端竝起。天下之人。唯利之謀。而不自知有仁義。故開示其固有之實。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則其性善之義。固可謂明白矣。然而覩人心之不同。知愚賢不肖之相遠。如其面之各殊。而荀子謂之惡。告子謂之無善無不善。揚子謂善惡混。韓子謂有三品。宋儒謂有氣質本然之別。雖孟子之言丁寧反復無不盡焉。尙未能使數君子無惑。則不可得而聞也之實。亦可見矣。雖然未必無一路之可通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是也。此又不可以他求者也。唯盡其心竭其才。由固有之實。而致擴充之力。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而性善之實可得而知焉耳。天道之至誠可得而聞耳。此遺稿之所以不答於天道天命之問也。

四端之心

字義。始立心與四端之心兩目。尤可疑矣。孟子曰。恒心。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則是心卽是四端。而初非心與四端有二也。但如世云懷貳心之

言。獨有所指而言。非總論人心也。凡人心唯一。未嘗有二。是以左手畫方。右手成圓。人之所不能。此又一心之證也。字義已辨。宋儒本然氣質之說於性條下。其言可謂明白矣。而至自爲說。則割一心而爲二片。尤而效之。不亦異乎。

四端之端。古註疏曰。端本也。謂仁義禮智之端本起於此也。

遺稿之說亦從古訓。

孟子集註曰。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其

所謂發見云者。謂見當惻隱者便惻隱。見當羞惡者便羞惡。見當辭讓者便辭讓。見當是非者便是非也。若此則不見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焉。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是非之心。不由而發也明矣。然而當惻隱之事。日間無幾。動經十數日。亦或無有。至於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然。夫如此。則用功之日常少。而曠廢之日常多。雖欲用擴充之功。其何由而得乎。且又欲擴充惻隱之一端。猶將有力不足之患。況於四端上。逐一擴充之。則將有左顧右眄。應接無暇。不堪其煩之患。孟子之意固不若此之迂。夫四端之在我。猶手足之具于吾身。不言而喻。

不思而到矣。奚竢發見。亦何逐一著意察識之。其不理會孟子之意。特甚矣。象山曰。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豈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其說亦甚過快。而不得孟子之意。則俾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所謂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不忍所爲。不忍所不爲者。卽惻隱羞惡之心也。達云者。卽擴充之謂。蓋謂使惻隱羞惡之心。無所不至。無所不通也。孟子之意。豈非甚明白的當。其用功亦甚親切易簡哉。蓋朱陸二先生。雖皆能尊信孟子。然晦庵專以持敬爲主。象山以先立乎其大者爲要。而於擴充之功。皆未嘗實用其力。宜乎差失若此之甚。

四端之心。有不言而喻。不思而到者。有隨觸而動。隨處發見者。有當逐一著意察識焉者。實用其力於此。則皆無非擴充之事者。王彭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輿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眉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此又四端之事也。況詩書六經。前言往行。皆是無非四

端之事。讀書嗜學者。其心將何如也。且人之在世。一日萬緒。四端之事。無日不有焉。曰動經十數日亦或無有者。蓋不可也乎。字義以仁義爲天下之德。而不知專求之於心。則於擴充之功。未嘗實用其力之謬。不在朱陸二先生而在字義乎。一則曰。當惻隱之事。動經十數日亦或無有。而曠廢之日常多。一則曰。欲於四端上逐一擴充之。則將有左顧右眄應接無暇。不堪其煩之患。一節之中。議論前後。錯戾亦已甚矣。以象山之言。爲甚過快而不得孟子之意。則其不言而喻。不思而到。亦以爲過快乎。排斥朱陸二先生擴

充之說。而舉示自己所見曰。使惻隱羞惡之心。無所不至。無所不通也。然不知其工夫如何。而能無所不至。無所不通耶。又烏得見孟子之意明白。與其用功親切耶。

情

又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大凡推此之類見之。情字義自分曉。

字義以謂。人之所同欲是情也。故引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之語。以實其言。然古人之語。非專以人心之所同欲。謂之情之謂。蓋謂好善惡惡之心。卽世人

之同一實情也。若以同字曲解情字。則與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語意相混。都無下落。餘詳見于性情疑。

晦巷以四端爲情。尤無謂。孟子明曰四端之心。而未嘗曰四端之情。可見四端是心非情。

喜怒哀樂惻隱羞惡之爲實情也。固古今之通稱。而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可見是心非涉乎思慮。字義之言。不出乎其躬行心得。體認精察如此。說見于性情疑。

情只是性之動而屬欲者。幾涉乎思慮。則謂之心。

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橘木仰。梓實俯。金鐵重。羽毛輕。

古人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蓋言情之品有此七者。謂喜怒哀樂愛惡欲卽爲情。則不可也。

有語於弟子者曰。今人以孟子之書爲七篇。蓋言孟子之篇有此七者。謂七篇卽爲孟子之書。則不可也。字義既曰四端是心非情。則無復可指謂之情者。故遷就同情之語。而爲之辭爾。遺稿曰。情實也。見當喜則喜。見當怒則怒。見當哀樂則哀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情實也。語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傳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言情只是性之動而屬欲者。幾涉乎思慮。則謂之心。

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然唯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將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者。語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亦是意也。語曰。才難。孟子曰。性非心乎。與孟子之言。同乎不同。學者察焉。

盡其才。則是皆謂不必用功夫而可也乎。

養其性則情自正。

此狃聞宋儒性情之說習氣。

先儒有約情之語。蓋不理會此意耳。

道德二字。古今之所貴重矣。然德有凉德。有薄德。有凶德之稱。道有詭道。有左道。有小人之道。性善也。而有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時。心良貴也。而有以禮制心。敬以直內之教。情實也。而有哀而傷。樂而淫之過。先儒約情之語。亦不可必廢焉。○遺稿曰。心性情三名而一物。今以漢唐諸儒所傳之目論之。曰仁義者

性也。而孟子謂之心。曰仁人心也。及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是也。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者情也。而孟子謂之性。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是也。好惡者情也。若父在觀其志。及士尚志等語。皆以志於善言。北溪陳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謂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是也。如字義之言。畢竟落在乎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旨。

才

故曰。可以爲善。亦可以爲不善也。

可以爲善可也。亦可以爲不善。不可也。朱子曰。才者性之能也。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是也。語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此以顏子爲才也。又曰。才難。不其然乎。此以舜臣五人亂臣十人爲才也。華陽范氏曰。古之所謂才者。皆兼德行而言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志

特謂之志。則皆以志於善而言。若於不善。不可謂之志也。若父在觀其志。及士尚志等語。皆以志於善言。北溪陳氏曰。才志於利。便入小人路。何哉。

特謂之志。則皆以志於善而言。可也。若於不善。不可謂之志也。不可也。但可考其語意之所在耳。語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又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孟子曰。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是

皆以志之不善而言。則北溪才志於利之言。亦奚謬焉。

意

意者指心之往來計較者言。

意字從心從音。徐曰。見之於外曰意。蓋心之風韻也。所發所嚮所臆念。所計度。涉于意者甚廣矣。聖人之心。自無所偏倚億逆。語曰。勿意是也。伯夷柳下惠。雖優入聖域。或清或和。皆可以清而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無所見其風韻也。若學者。不可不竭盡意思。料度事理。以求其正中也。孟子曰。以意逆志。大學曰。誠意。是也。猶人常言深意。蘊意。大意。厚意。私意。妄意。意志。意念。皆因其所發見。而各命於其意爾。意字。亦是不必用工夫字。

有可不必用工夫處。有可必用工夫處。豈止意字。字字皆然。

良知良能

近世陽明王氏。專講致良知之旨。然而徒知致良知。而不知本之仁義。

王氏以爲。宋儒格物窮理之學。兀然有心於一草一木之察。名物度數之末。則必有不切乎立其大者之本。而舍心逐物泛濫之弊。是以專管歸乎一路。立以致良知之說。固不可謂之無所見。然而若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曰博是約之功。雖多失之於一偏。而非聖賢大中至正之學。亦未始不本之仁義也。字義以析心與德爲二。故亦有是言爾。

丹州 幷河永崇永父著

忠信

學有本體。有修爲。本體者仁義禮智是也。修爲者忠信敬恕之類是也。蓋仁義禮智天下之達德。故謂之本體。聖人教學者由此而行之。非待修爲而後有也。

忠信敬恕孝弟正直之類。乃人人固有之德性。仁義禮智之品目。而皆是同一本體也。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又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語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不以仁義禮智忠信敬恕分而爲二本也明矣。學問思辨存養省察。總是修爲。故聖賢之教。使學者由其固有而擴充焉。修爲焉。以成其大德也。語曰。爲仁由己。是也。字義不知仁義禮智人人固有之德。而忠信敬恕亦是仁義禮智也。其謬爲二本故也。且仁義禮智修爲而言者。而今變所謂喫木饅頭者。而與異端專務清淨。疎外人事者。相去不甚遠矣。

此一節。析理精確。眞不易之論。

誠

程子曰。推己之謂恕。愚以謂推己非恕。乃用恕之要。蓋恕以後之事也。程子所謂推己者。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蓋因夫子子貢問答云爾。然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及乎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而夫子唯曰其恕乎。可也。而不可復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既曰其恕乎。而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其意既重復。故知恕字之義。本非推己之意。

夫子答子貢問曰。其恕乎。而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可見夫子平日教人。丁寧反復。無復不竭者矣。若謂夫子唯曰其恕乎。可也。而不可復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猶如謂夫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必不可如此迂遠。則程子恕字之訓。不可全非。遺稿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周禮疏之訓。其義最盡矣。苟以忠恕爲心。則萬般功夫。總有與物共之之意。而不至獨善其身而止。故持敬致知。皆爲我成德之地。否則所謂喫木饅頭者。而與異端專務清淨。疎外人事者。相

北溪曰。誠字本就天道論。只是一箇誠。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萬古常如此。是眞實無妄之謂也。然春當溫而反寒。夏當熱而反冷。秋當涼而反熱。冬當寒而反暖。夏霜冬雷。冬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之類。固爲不少焉。豈謂之天不誠可乎。

字義。斥北溪之說者。恐于理有礙。夫天道流行。雖間有春寒夏冷秋熱冬暖之變。然於其生長收藏。萬古常如此。是眞實無妄之謂也。猶河流千里。雖屈曲就下。南北無方。終朝宗于海。人性不齊。雖有清濁厚薄之異。悉復歸于善。字義性條下。既論此事。而今不能推其類何也。

所謂誠之與主忠信。意甚相近。然功夫自不同。主忠信。只是盡己之心。朴實行去。誠之者。擇當理與否。而取其當理者。固執之之謂。

誠之與主忠信。其言雖異。其功夫未始不同。所謂擇當理與否。而取其當理者。乃是盡己之心也。固執之乃是朴實行去也。

敬

敬者尊崇奉持之謂。無一謂無事徒守敬字者。

程沙隨曰。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字義之言本于此。

學

夫有充滿天地。貫徹古今。自不磨滅之至理。此爲仁義禮智之道。又此爲仁義禮智之德。所謂道德之爲最尊者是已。

先儒所謂道塞宇宙。古今自不磨滅之至理。只是就人心之固有而言。非若字義之言。舍此人心。而於天地間。別有仁義禮智也。

性之善不可特焉。而學問之功。最不可廢焉。

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皆謂其性善之可以恃也。蓋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如衡焉。而不可偏輕重。否則朱陸相岐。職此之由。可不愼哉。況曰人之性有限。其善不可恃焉。而偏廢尊德性。則與孔門之學。天淵懸絕。

吾故曰。人之性有限。而天下之德無窮。

人之性無有限量。故能成其大德。聖人亦人耳。子貢曰天縱之將聖。則其所性不爲限量者可見矣。性如爲有限。孟子何用說擴充。亦何用說存養。

是孔子所以不以率性爲言。專以學問教人。而孟子所

以屬道性善。而以擴充之功爲其要也。

遺稿曰。此一節。呈露不滿子思子率性之言。孟子性善之說之本旨也。故解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及仁義禮智根於心之語曰。宜再推到孟子之意所在。解率性之謂道曰。爲佛老而言。其附會揑合如是者。皆坐此故也。讀者察焉。蓋古人之所謂學者。唯在循其性盡其才而已。孟子曰。無欲其所不欲。不爲。如此而已矣。其所不欲不爲。即仁義之良心。而吾性之所固有也。無欲無爲。即循其性而不違也。學問之道至于此。而無復餘蘊。故曰自利之心。其未適宜。則不可謂之權也。

經卽是道。旣是反經。焉能合道。

程子曰。權只是經。朱子謂。以孟子之言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今曰經卽是道。則禮亦是道。無復所辨。以語孟之言推之。則各有攸當。

權字當以禮字對。不可以經字對。蓋禮可因時而損益。經歷萬古而不易。故孟子以權與禮相對。而未嘗以經字相對。正爲此也。

孟子之言。答男女授受不親禮與之問耳。非有意撰其字對。蓋言忠信。行篤敬。是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權。豈止禮信果敬爲對。庸言庸德。擧可以爲對。則

深造之道。實體諸心。以求自得之學矣。

權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最是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至當之解。不可更易。蓋言君子遭遇時變。權其輕重。以善合乎道也。徒無其德而專任智術者。君子之所不取也。然無有一毫利己之心。而能合道。則權變權謀。亦無所惡乎智矣。與後世雜陰謀詭計以爲權者。大不同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孟仲子對齊宣王使問疾醫來。雖無有一毫

可見漢儒以經與權相對之至當矣。

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難其人也。非謂不可用權也。先儒以謂權須是理明義精。方可用權。若然則未到理明義精之人。固不易得也。然則與難其人。何有所異同。而可斥將置而不用之失耶。

先儒又謂。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是權。此亦不深考耳。若伊尹之放太甲。固是權。如湯武之放伐。可謂之道。不可謂之權。何哉。權者一人之所能。而非天下之公共。越流俗者固可。若中人之資。以此爲志。必有躓等凌節自立標準之病。不如以君子自期待之無弊。

用下事上。爲臣敬君。經也。以位而言。則桀紂上也。君也。湯武下也。臣也。聖人遭無道之君。處時勢之變。雖出于不得已。其遂至于放伐者。非反經之權而何哉。其謂之誅一夫紂者。以應兆民之望。救四海之溺。義之從道之合也。固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孟子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其放其反。皆稱民大悅。則此亦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則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皆可謂之權。豈可謂先儒未深考耶。遺稿曰。處時變決大事。學問之大用。但其平日固守禮經。篤行信義者能此。

當時藉令湯武不放伐桀紂。然其惡未悛焉。則必又有若湯武者誅之。不在上則必在下。一人不能之。則天下能之。

此一節。自鴻烈解說出來。

君子小人

伊川先生曰。有欲爲聖人之心。而後可與共學。可謂確

學問之道。不爲則已。爲則必不可不尙其志。若中人之資。苟不立其志。則無受誨之地。而不足與有爲。故古之賢者。常患學者不尙其志。夫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以其志意高邁也。齊梁之君。其才皆不及中人。然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王之前。其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是也。所謂羿不爲拙射變其穀率。學者亦不可以不志其正鵠。

聖門所稱君子之道者。亦與稱聖人之道自夐別矣。蓋君子之道。謂平易從容。無過不及。而萬世不易之常法。君子之道。聖人之道。雖有生熟小大之不同。亦無有

參見天民遺言

詩書易春秋

詩書易春秋。則不足。天下之言。於是乎極矣。天下之理。於是乎盡矣。

則不足。天下之言。於是乎極矣。天下之理。於是乎盡矣。

實宇宙第一書也。孟子之書。亦羽翼論語。而其詞明白。

其理純粹。非若禮記諸篇。出於秦人坑燔之餘。而成於

漢儒附會之手。故次論語而其言無詭者。其唯孟子乎。

論語一書。其詞平正。其理深邃。增一字則有剩。減一字

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

大學非孔氏之遺書。然字義所辨。多

大本。至于宋儒。崇信尤至矣。今此一節。固可謂不易

之論矣。蓋自古務著述者。專託深邃于卷端。字義開

卷第一條。論天道。不取徵據於語孟之間。而以其所

云非孔子作之衆辭立言者。恐非膺度。必不離見。

愚謂孔孟言爲學之條目者固多。未聞以此八事相列。

若此甚密。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明夫子教人之條

目在此四者。而無他法也。又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

者不懼。明此三者天下之達德。而進學之敍。無出於此

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明忠恕終身可以行

之。而夫子之道莫過於是者也。

試取字義之言而辨之曰。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

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而夫子以知仁勇三者。爲進

學之敍。則不可特以曾子之言。而斥夫子之言進學

之序也。而又不可以夫子之言。斥以四教之語也。然

則大學八條。中庸九經。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爾。

大學以爲人之進道。若登九層臺。歷一階。又歷一階。而

後進至于臺上耶。夫道非他。卽人之道也。以人修人之

道。何遠之有。

大學之篇。雖非可與語孟並稱之書。然字義所辨。多

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無一以意逆作者之志焉。大

學之八條。皆人生所不能一日廢者。人之進道。豈若

登九層臺。歷一階之功力未至。暫輟以俟其至。而後

又歷一階。而進至于臺上乎。假使大學之作者。愚愚

如今世書生。必不可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發。意未誠。則心可以不思慮。心未正。則身可以不視聽言動。身未修。則可以不事親從兄。承上接下。況齊魯儒生。能熟詩書。其去聖門或未遠者之所撰邪。且其發端。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言。則其先後緩急之序。固自有不可紊者。而其措詞之序。不得不如是也。與孟子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及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之意。何差之有。

書曰。以禮制心。孟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大學乃不

以此爲要。而徒欲無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何哉。

說有朱註之在。

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視。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可謂害道尤太甚矣。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若以大學觀之。則可謂孔子亦不免放心也。

大抵讀書當會其意。不當泥其詞。蓋有不可以一句而泥者。若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是也。有不可以一章而泥者。若恭愼勇直四者。苟無禮以節之。則有勞葸亂絞之弊。可見學莫貴於禮。然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則復有恭愼之貴於禮者。仁知信剛四者。苟不

好學而明之。則有愚蕩賊狂之弊。可見道莫重於學。然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則復有仁信之重於學者。是也。有不可以字同而泥者。若語曰。君子泰而不驕。大學曰。驕泰以失之。孟子曰。士尙志。記云。敖辟喬志。是也。有不可以辭同而泥者。若孟子曰。不失赤子之心。傳曰。猶有童心。語曰。不知肉味。傳曰。食而不知其味。是也。字義未加深考耳。

若孟子之意。正心二字。當施之於民。而不可施之於己。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蓋身者兼心知履行而言。非若魯公之習儀。隋帝之視朝之謂也。人有其身。則有其心。世無離其心而徒有其身者。則身正卽心正也。其心正而可以正民心。其心不正而能正民心者。未之有也。

按明德之名。屢見於三代之書。然三代之書。本記聖人之所行。或以此美聖人之德。或曰明德。或曰俊德。或曰昭德。其意一也。故雖數數見於典謨誓誥之間。然非學者之所能當。故至於孔孟。每曰仁曰義曰禮。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明德者矣。

語孟屢言德。而遵不及明字耳。明德也者仁義是也。仁義明德非有二也。字義曰。聖人之行。聖人之德。非

學者之所能當。然論語鄉黨篇。皆聖人之行也。且二十篇中。說聖人之德者。皆東之於高閣而可乎。其謬以不知尚書實出于六經之上。而儒者之先務也。

又曰。爲人君止於仁。夫孔孟之學。以仁爲宗。而凡學者莫不從事于此。今大學獨屬之於人君。而無爲學者道之者。是亦與孔孟之旨異矣。

仁齋先生嘗辨洙泗言仁論曰。魯論二十篇。從頭至尾。無一言之非仁。南軒唯知言仁之處之爲仁。而不知不言處亦總是仁。而今據仁字之多寡。以大學爲與孔孟之旨異矣者。無乃已謬乎。

非。

令儀令色。巧言令色。一也。詩云。小心翼翼。語曰。鮮矣仁。心一也。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必一也。語曰毋必。又曰。必也使無訟乎。此又可以謂一正一反。必不可無是非耶。不知大戴小戴。共姓殊名。大冠小冠。同字異氏。弗思之甚矣。

今大學不引文武周公之訓。而遠用楚人之言。最不可解焉。

語曰。不以人廢言。如其言之善。則雖出楊墨之口。猶可取焉耳。況楚語哉。字義以明德二字。屢見三代之書。而非之。今復以不引文武之訓而斥之。欲使大學之作者無所出言乎。

又曰。生財有大道。

說見于遺言。

又曰。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張端義曰。大學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文漢儒之言雜入也。

大學本在禮記。則爲一篇書。而不詳出於誰人之手。至於朱考亭氏。始分爲經一章傳十章。經以爲夫子之言。而傳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出於其意之所好尚。而非有所考證而言。

此一節。穩當不易之論。復起朱子。必心伏無辭。陸深曰。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子思。卻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朱晦菴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于理有礙。誠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不免學

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卻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疑語孟字義跋

象山陸氏曰。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群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荊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鄭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爲是。與異己者辨。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

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不可苟合强同此言與今頗相類是故寫此以爲跋

天民遺稿中集其要者亦謂之遺稿門人渡邊毅之所編次也輯錄門人平日所聞謂之遺言予之所述也復取遺稿中疑先儒之說者以立言謂之疑語孟字義平嚴氏記其始予成其終言也稿也疑也皆出於天民之遺意爾應乎書林之需而復書其末云

享保壬寅冬十月朔幷河五一居士志

崇文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２５
作者＝
页数＝７７４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